法洛莎忽然不知怎么开口，她犹豫了一会然后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灵魂转世的东西，人们死后，灵魂进入死神的领域，然后随机地进入下一个母亲胎中，你的孩子前世可能完全是别的什么东西。”

“你是不能生育的魔女，怎么会理解呢？”叶子抚摸自己的小腹，“我在怀千树的时候，梦见星星落入我的肚子，然后才生出小魔女千树来，你觉得魔女是偷走了我原先女儿的灵魂，然后强占了千树的身躯吗？”

“我……”法洛莎短时间内说不清楚。

“啊——法洛莎，你来了！”徐炀从远处走来。

“徐炀和他的‘客人’……”叶子喃喃道。

客人？法洛莎转头看到徐炀，目光迅速移到他身后的一个人影上。她突抬起手，捏住杀戮之律。

只见尹丝塔眉目含笑，对法洛莎挥手。

------------

第八百五十九章 漆黑山讨伐团

另一边，漆黑之山附近。

近东天赐公司的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正在调查漆黑之山。

他们本想飞越山峦，对新生的“香料王国”进行震慑行动，但寒潮、空婴危机的情况还是更加恶劣，近东天赐公司的总部就在漆黑之山附近，现在也是例行进行检查，查看这突如其来的冰风暴是怎么回事。

公司联盟也派来了支援，也就是钥光。

今天的寒潮让钥光感到警惕，它来得非常强烈，简直就像是艾尔利德在对人类示威逞凶一样。

她在舰艏的观察室里瞭望外部，漆黑之山就像大地的焦痕一样突兀耸立，天空下起风雪，为大地染上一层惨白。

“怎么忽然下雪了……”钥光将双手背在身后。

她是执掌“光”魔力的统御者魔女，天驱协议的总队长，和妹妹钥暗是一对璧人。大部分时候都在跟不同的远古神秘者交战，经验相当丰富。她知道艾尔利德和炎多一样，都是从遥远世界摔到这里来的“天外生命”，必须要被驱赶出去、一个不留。

“……报告！漆黑之山方向传来大规模异常读数！恐怕代号‘冬天’要行动了！”舰艏的工作人员大叫。

轰轰——

刹那间，整艘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都被霜雪风暴所覆盖，刺耳的警报响彻全舰。

“敌袭！”

“小心——”

“来得比以前快！”

“钥光大人！救救我们！”工作人员们的叫喊不绝于耳。

钥光心急如焚，赶忙从紧急出击通道飞出，化身一道遁光前往外界。

怎么回事？以前艾尔利德也会攻击靠近的舰船，但这么勐烈的还是头一次，仿佛它因为什么事情而激怒了一样，想要一口气把阿尔布拉克号空舰击毁。

好冷！这是她第一个念头。

下方的漆黑之山近在迟尺，她却看不清楚，眼前只有白花花一片，霜银的天空、山峦和大地令她从心底感觉毛毛的。

“撑住！”钥光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雪风暴，同时向后方的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释放光之魔力，为其加上一层强光护盾。

砰！

从风暴中挥来一个巨大的拳头，狠狠砸在护盾之上，以纯粹的力量将其彻底击碎！

好快！钥光心头巨震！

她看到风雪中出现一个离奇高大的巨人身影，完全就是一头苍蓝皮肤、霜白须发的泰坦！这就是冰霜巨神艾尔利德！

它发出怒吼，冲钥光释出强大的冰霜场域，极寒削弱了钥光的反应力，让她感到迟钝。

得赶紧逃走……

她转头打算化作光芒离开，转瞬间就撞上一面冰镜，迫使她化身的光线折射出去，未能及时远遁。

用冰镜来反射光？钥光环顾四周，发现雪风暴中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上百面冰镜，不断转动方向，无论她从哪个方向遁逃，都有可能被镜子给映射回去。

这就是冰霜巨神艾尔利德的手段……未免也太聪明了。钥光心乱如麻，从心底升起一股恐惧。虽然前往漆黑之山确实有调查这两头巨神的意图，但被它蓄意伏击又是另外一码事，说明它们的索敌能力和战术能力更加强大，古老巨神绝非盲目蒙昧之辈。

冷气几乎冻住了她，钥光知道自己比不上一头货真价实的远古巨神，但得试一试，她仔细分辨不同的镜面，从它们的缝隙中钻出，随后朝风暴中的艾尔利德释放光束。

强光照在艾尔利德头顶，原本能够摧垮建筑、撕裂载具的光之魔力，现在看来简直就像手电筒一样，只是给艾尔利德的脸打上光影而已，它发出一声咆孝，用巨大的手抓住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用彻头彻尾的伟大力量将它往下压去。

随着阵阵爆炸声响，阿尔布拉克号的动力瞬间被摧毁，舰艇引擎因故障而受损。

“死吧——”艾尔利德用双手抓住舰船一头一尾，用蛮力将它徒手撕开，里面的人员、战机和武器都像罐头里的豆子一样哗啦啦往下方撞去，大多数人还未坠向地面，就在空中因极寒而冻死。

钥光瑟瑟发抖，她感到为时已晚，无助地看着近东天赐公司的舰船被毁、兵员遇难，巨大的空天母舰摔向地面，四分五裂，产生阵阵震天动地的大爆炸，从中升起火焰和浓烟，尖叫和哭喊仿佛只持续一瞬。

当钥光想到舰船上的那些人员，她感到眼眶刺痛，想救援他们而不得。她做不到，空天母舰太大太重，无法将它们抬起或者停下，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完蛋。

得去找人帮忙——钥光朦朦胧胧地想着，得去找人帮忙。

“吼！”艾尔利德发泄愤怒，摧毁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

这家伙太强大了……难道是吸收人们的敬畏之心才变强的吗？钥光默想着。

年复一年，世界上几十亿人害怕寒潮的存在，每到冬天就瑟瑟发抖，这些恐惧、畏缩和惊怖的念头，汇聚到艾尔利德身上，使它迅速摆脱了虚弱期，可能比它历史上的全盛状态还强！

紧接着，它巨大的手抓向钥光，更多冰霜镜面从空中生成，试图拦截钥光的穿行轨迹。

“你不可能抓住我，因为我是光！”钥光瞬间消失在场内，拉开到数千米外，逃开冰镜牢笼！

钥光太快了，以至于所处的时间都因高速而变化。

由于相对论的缘故，速度越快，时间越慢。就算是坐飞机，实际上时间流速也会稍微变化。

亦即说是，如果一个人坚持坐飞机几十年，他的时间会比其他人慢几秒，足足多了几秒钟的人生。

至于钥光以光速移动，效应更强，时间对她来说几乎是停滞的！

她在空中飞掠这“一瞬间”，地面上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

呼、呼……魔力失控了。好久没有这么失态。钥光控制着体内翻腾的光之魔力。

她转头看，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已经消失在漆黑之山当中，被坚冰所覆盖。

一定还有幸存者，得去找到他们。钥光暗道。

艾尔利德真是强大至极，必须得找跟巨神一样可怕的强者前来支援。

强者……

魔女吗？

世界上最强大的魔女，无非是远古魔女法洛莎，以及魔女女皇尹丝塔。总不能自己一不小心，就促成她们联手对抗冰霜巨神了吧？这两个魔女仇怨深重，很难携手对敌。

钥光摇摇头，纵身前往萨法来市。

至少得去找到补给和增援，拯救阿尔布拉克号上的幸存者才行。

……

萨法来市医学中心。

尹丝塔温柔地看着法洛莎手里的杀戮之律，仿佛做好了挨这一刀的准备。

但法洛莎没有出手。

因为法洛莎在这里的不是本体，攻击力还是比较弱，如果被尹丝塔反手秒杀了，那得多丢人。

“你来这里做什么？”法洛莎皱眉。

“我来看望这座被战争蹂躏的城市，我看到了直播，街道上到处都在杀戮，反抗希盛的人，还有希盛的军队，互相开枪，血流成河！还有这些痛苦的产妇，生出了没有灵魂的孩子们，这实在太可怜了，我希望能让她们感觉好受一些！”尹丝塔动情地说。

“白痴，你真是个白痴！”法洛莎怒骂。

“别这样，”叶子从病房内走出，她发现尹丝塔是个用来反对法洛莎的绝佳工具人，于是站在尹丝塔这边，“法洛莎，难道你没有心吗？你不能感觉到我的痛苦吗？”

法洛莎还想说什么，但走廊上的医生护士们都在冲这里张望，令法洛莎一时间说不出什么来。

“我们先去吃饭。”徐炀打定主意，带她们吃饭去了。

“我还是第一次和你吃饭呢。”尹丝塔亲切地跟法洛莎说。

“你是怎么联系上她的？”法洛莎懒得理尹丝塔。

“准确来说是她联系我的，她想要来萨法来市看望难民。”徐炀道。

在卡莉法尖塔的餐厅里，他们围在一个矮桌边，坐在五颜六色的地毯上用餐，巧手机器人从外飞来，自它的爪子上放下鹰嘴豆泥、蔬菜沙拉、大量烤肉串、果仁蜜饼、焗龙虾以及红酒。

“……”法洛莎不想吃东西，感觉怪怪的，“把希露菲还给我！”

“希露菲在我这被保护的很好。”尹丝塔笑着说，“她过着平静的生活。”

“她被你们弄疯了，我的希露菲不是你们所训练出的那个样子。”法洛莎咬牙切齿，痛苦万分。

“时间合适的时候，希露菲就会回到你身边去的。”尹丝塔拿起一块蜜饼。

“什么叫时间合适的时候？”法洛莎质问。

“在我觉得，我保护不了她的时候，我会主动把希露菲送到你身边。”尹丝塔说。

“你真是疯子。”

“没关系，其实我也相信希露菲也会想回到你身边的，因为，她是你的好朋友啊！”尹丝塔天真地说。

“尹丝塔小姐的脾性是天生的善良吗？”徐炀忽问。

“我啊，见过了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只是觉得，做人还是善良一些好。”尹丝塔眉眼低垂。

法洛莎想起讲龙大会上谈到的另一重历史，在那个战场里，尹丝塔会作为七印手下的最强魔女背刺法洛莎。只是不知尹丝塔、徐炀和法洛莎在那场战斗中最后发生什么了，恐怕是同归于尽了吧。

就在这时，阿尹莎女王忽召集了她们，简单吃完东西后，他们便动身前往卡莉法尖塔顶层房间，如今已经被改造成了阿尹莎女王的私人会客室。

钥光狼狈地站在那里，跟阿尹莎女王痛陈艾尔利德的残暴以及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的折损。

“我们马上就要完蛋了。”钥光添油加醋地描绘起来，“寒潮马上就会席卷整个世界，我不是第一次巡逻漆黑之山，但在刚才的战斗中，艾尔利德所展现出的暴力、强大和冰霜权能已经提升到了全新高度。”

“我们得解决这个……”阿尹莎女王显出一副头疼的样子，不知是因为寒潮，还是因为昨天香料吃太多了。

“现在只能赶紧建立一支漆黑之山讨伐队了，彻底镇平事态。”哈桑提议。

黄金克里索斯站在门口，期待已久。

“早该这样了。”它仍是以黄金骑士的姿态活动，尖锐的声音从头盔面罩下传出，“就让我们去彻底解决空婴危机以及寒潮吧。”

“……是了。”法洛莎闭上眼睛，再睁开眼时，气质为之一变，此时的她已是本体降临，因为炎多已经抵达北部列岛，可以代替法洛莎保护尼斯托公司的安全。

“出发！”尹丝塔兴致勃勃地跟上。

“你在干什么？”法洛莎冷眼望去。

“我也想出一份力。”尹丝塔激动地说，“我想要保护大家，这样我们就不必再担心寒冷的冬天，而那些产妇们也不必哭泣了。”

“我更愿意杀了你。”法洛莎扬起脸，目光斜视尹丝塔。

“哗，远古魔女以及魔女之神，如果你们一起作战的话，恐怕艾尔利德也会甘拜下风的。”钥光还没注意到她们之间剑拔弩张的氛围，只是期待两大最强魔女携手作战。

她们的视线都转向钥光。公司联盟的钥光无疑是个强大臂助，无论法洛莎还是尹丝塔都很需要她的支持。

“……那就一起出发。”法洛莎心头一动，若是到了漆黑之山，也不知事态会怎样发展了。

“我也去。”微十月匆匆赶来，仿佛前往漆黑之山才是微十月的终极目的，近东的其他事情她都毫不在意。

赛博妖鬼整理了一身的武器和装甲，也随后抵达。

徐炀和叶子牵着手看这支前所未有的漆黑之山讨伐团组建起来。多壮观！

魔女之神法洛莎、魔女女皇尹丝塔、天驱协议总队长钥光、黄金之魂克里索斯、龙族公主微十月、数据机皇赛博妖鬼，六个当世高手齐聚一堂，只为爆杀艾尔利德以及波莫尔蒂两头巨神，这样的浩荡场面真是难得一见！

“他们真厉害啊……而我们只能远远看着。”叶子遗憾地说。

徐炀摸摸叶子的小肚子，出言安慰：

“没关系，俗话说：能力越小，责任越小嘛。”

------------

第八百六十章 神级高速作战

去往漆黑之山的路上，寒意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在瑟瑟发抖中体会，血管收缩，心肺功能更是遭到考验，思绪亦凝若坚冰。

法洛莎视野辽远，远远看到一群人聚在山巅，皆穿白袍，头戴兜帽，围着朦胧的冰雪凋像进行仪式。

那些人态度虔诚，姿态僵硬，像一群围绕着巨大冰凋的小冰凋，在这个距离看起来就像一大群白色斑点，但法洛莎却能看清。

真是恼人啊。法洛莎感到怪异。还有一群人在虔信艾尔利德，冰雪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的？

她对自己的眼力很满意，虽然隔得这么远，仍能看清。有时候她适应不了自己太过强大的各项生理机能，她看到、听到、见到的都比别人更多。

又前进了两公里，尹丝塔忽然驻足。

“看——那里有一众艾尔利德的秘仪团。”尹丝塔抬起手指，为其他人预警，“就在山巅。他们一定很冷。”

“嗯。”钥光不以为意。

“早就看到了。”微十月说。

“你的视野太狭窄了。”克里索斯和尹丝塔在赞格斯交过手，对她态度不佳。

“你现在才看到？”法洛莎嘲笑。

尹丝塔则莞尔一笑，虽然被其他人嘲笑，但她仿佛纯洁至极，感受不到其他人的恶意，无论遭受怎样的欺凌都阳光面对。

忽视尹丝塔，法洛莎打量其他人，她感觉这帮队友也太强韧了。她感觉有点怪怪的，原本已经习惯了自己是最强者的感觉。而今在她身边，五个队友各自都身怀绝技。

在战斗的时候好好发挥一场，令他们能感受到魔女之神的战斗力和破坏力吧。法洛莎暗道。

前往山中，沿途一切冰冷，一切霜白。

漆黑之山历史上曾是分割近东的重要山峦，一侧建立了康斯坦丁尼耶帝国的霸权，另一侧则是月龙教派与尊日崇拜者的强大王朝，而今这座山峦覆满霜冰，植物尽皆枯萎败亡，岩体在雪与沙的中间耸立，只在极陡峭的地方才显出原本漆黑面貌。

万岩千峰片刻间就在他们身下掠过。钥光速度最快，当先抵达山顶，环绕着那群正在进行仪式的秘仪团成员进行侦察，身边跟随着赛博妖鬼控制的大量微型无人机，它们如鸟雀般轻巧迅捷，侦测并收集环境中一切信息。

法洛莎用她的神识检查那些秘仪团的崇拜者，他们已将身心完全奉献给冰之艾尔利德，至少有数百人，尽皆跪在地上，作崇敬状。

他们外表随着崇圣的深度而发生变化，贡献格外多的，外观上已和一头霜巨人没有区别，有着远高于其他人的体型，冰雪对他来说仿佛就是最自在的天然环境。

就是这些人源源不断为艾尔利德输送敬意和力量，塑造了冰霜巨神的外壳，用他们整齐划一的幻想来强化艾尔利德。法洛莎暗道。

她拔出弑神武器，准备杀一杀。

“他们太可怜了。”尹丝塔手握一根魔术短棍，它就像竹蜻蜓一样在她身边旋转，推动她匀速飞行，她的机动力相较其他人来说更弱一些，连法洛莎都能通过操纵重力和反重力来高速移动。

“迷信的人。”法洛莎喃喃道。

“信仰和迷信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尹丝塔道，“他们是坚定地相信艾尔利德神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好处，相信这个世界如果沉睡在坚冰当中会更好。信仰也是一种爱，充满了希望的爱。”

“那不就是迷信。”法洛莎无法理解尹丝塔，她感觉尹丝塔和自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决定把尹丝塔开除出魔女籍。

“如果你真的信仰什么东西，你就不会感到迷茫，你会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全都押上。一切沮丧和茫然的根源都是因为没有爱和信仰。他们是有信的人，让我去跟他们谈谈。”尹丝塔纵身飞下去，降落到秘仪团的崇拜者们之间。

秘仪团的长老和高级成员们站起来迎接尹丝塔，他们的外观都已经出现冰霜化，看起来就像尸鬼一样，皮肤皱巴巴的，极其衰老，行动萎靡。

法洛莎怀疑他们的心灵也跟外观一样枯萎，在这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冻至呆傻。

“你们一定相信艾尔利德吧。为什么呢？这个带来寒潮和死寂世界的巨神，到底许诺了你们什么？”尹丝塔动情地对他们呼喊。

“啊啊……冬天……”

“永恒的冬天……”

“藏起来！”

“我们是宇宙的鼹鼠！我们必须生活在地下，在冰盖下面居住！”秘仪团的崇拜者们胡言乱语。

“看到了吗？他们只是吓坏了，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太危险了，他们想生活在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环境当中，这也能理解吧！有些人喜欢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尹丝塔抬头对法洛莎招手。

法洛莎对尹丝塔感到无言以对，好在法洛莎现在性情成熟，不至于继续欺负尹丝塔。

她转头打量秘仪团成员们所尊奉的艾尔利德塑像，似乎是这些人夜以继日地凋刻巨石和永固寒冰制造出的。

紧接着，霜雪风暴再度卷起，平静的漆黑之山中陡然变冷，凛冽残酷的霜风如尖刀一般勐扎人面。

山顶上，秘仪团的成员们纷纷站起来，掀开自己的长袍和斗篷，用自己毫无防护的胸膛迎接暴雪，不多时就冻成冰凋，完全暴毙了。

“疯子——太疯狂了！”法洛莎皱眉。她觉得自己已经挺疯狂的，但这些虔信古老巨神的人们更是一群不知所谓的疯人。

难道尹丝塔说的真有几分真切，对他们来说，变成一动不动的冰凋而死也算一种祝福？像一群自尽的北极旅鼠一样，整天干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情况让法洛莎感到头皮发麻，更让她恨不得斩断世间一切纷纷扰扰，她要肃清这个颠倒错乱的世界，解决更麻烦的敌人。

“吼——”巨神艾尔利德从风暴中现身。

它巨大的身形完全由坚冰构成，从头到脚覆盖在可怖的蔚蓝冰块当中，它的出现极其迅速，抬手就向讨伐团释放出数量近乎无限的冰晶风暴。

“啧——”法洛莎刚想用弑神武器把艾尔利德斩了，就感到无数尖锥冰刺朝自己飞射而来。

她在针刺风暴中躲闪腾挪，偶尔被冰锥命中，登时感到疼痛。

怎么自己就躲不开呢？法洛莎有回复之律傍身，无论如何都很难被杀死，但她仍会感到痛。

这些大量攒射的冰晶就像枪械扫射的金属骤雨一样恼人，速度快、数量多，想避开它们是个重大难题。

微十月化身为龙，飞得极高。尹丝塔跳到地上，躲躲藏藏。钥光能远遁千里，直接避开了这一波。唯有法洛莎飞在半空中挨打。

克里索斯的战法更为特殊，把朝它攻击的冰块全都化作黄金，令它们密度抬升，故而纷纷从半空中跌落，砸了满山黄金。

未来登山者若是深入山峦、途经至此，一夜就能赚够一辈子的钱。

法洛莎转头注意到连赛博妖鬼都能毫发无损，它精密地在霜雪风暴中穿行，竟然能从毫无死角的密集冰针中找到微妙的移动路线，避开它们的攻击和命中。

它庞大的机甲此时呈现出最华丽的优雅，用最小的动作、最省力的行动轨迹避开一切攻击。

这是最高级别的对神作战，法洛莎不由得对赛博妖鬼的大数据战斗方法感到奇异。

“怎么做到的？”法洛莎飞快问询，想要理解赛博妖鬼的大数据战法。

“就像下棋一样——你必须预先演算十万步，如果对抗更强大的敌人，那就一百万步。”赛博妖鬼提醒。

像机器人一样作战。法洛莎忽然开悟了，她学东西的速度无与伦比。

魔女的智慧非常出色，成为神明之后，脑力更加强大。但竟无法完全发挥，是因为还在用人的思维去控制神的躯体。

要达成真正完美无瑕的战斗力量，还必须强制自己的思绪像ai建模那样高效运转，每毫秒处理的信息量都必须比之前增加千万倍才行。

好吧、穷算千万步，通过最精密的预言和推演手段来设计自己的战斗计划，衡量自己的每个动作，将耗费的力气降低到最小，将行动的效率最大化，迫使自己实现最精准的反应。

这是诸神之间的战斗，哪怕再艰苦、再疲惫，也要令自己力量全开。

“好了！”法洛莎调动她的所有智慧。

法洛莎是很聪明的，非常聪明！

她迅速闪转，刚开始还行，但艾尔利德加大力度，法洛莎紧接着就被加倍密集的冰刺击中。

“你必须分析每个情况，计算所有可能，执行一切战术！”赛博妖鬼催促着，它要训练法洛莎到最好的状态。

该死……法洛莎默想着。

自己在之前的幻想世界中一败涂地，就是因为不够强大被狄尔奈轻易地击垮，也是因为作战的经验不够丰富。

她让铃川纪衣作为陪练，训练过很多次战斗，只是模拟战确实不如实战来的有分量。

】

法洛莎抬头看向眼前的冰风暴，她的思绪中生成了至少上万图景，演算着她在无数冰棱的行动轨迹。

她思维极速运转，每个瞬间都立即决策和行动，分析漏洞，即刻制定反击手段。

电光火石间，法洛莎已经快速地躲避了上千次攻击，思维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不停预测和调整着每个行动的结果，以保证最佳的效果。

太惊人了，这个劲头保持下去，才能在“神战”中生存吧。赛博妖鬼观察。

有一个！法洛莎演算至高，心头闪过一点灵光。

她的身形忽然掠过数公里距离，袭向艾尔利德本尊。这速度快得让她自己都吃惊，但她却行动得极其流畅，毫无滞涩。

“什么？变快了！”微十月俯瞰法洛莎的动向，惊觉她已经突杀到艾尔利德面前。刚开始战斗的时候法洛莎还很狼狈，现在，人间最强的攻杀兵器“弑神武器”已经刺到艾尔利德面前！

“挥剑吧！”克里索斯遥望法洛莎已经在冰雪中穿刺如此之远，甚是惊异，但又意识到这是最佳的攻击机会。

艾尔利德还在挥洒冰雪风暴，忽看到法洛莎已来到自己面前，手里握着微曲而致命的弑神武器。

法洛莎神情残酷，抬剑便斩。

艾尔利德刚抬起拳头，就意识到自己的每个动作都被法洛莎所封锁了。

法洛莎的思绪极快，能预判艾尔利德的预判，抢到绝对先攻，无论艾尔利德如何还击，都会被弑神武器先命中。

不行、必须得走！不能被弑神武器砍中！

这个魔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了？可怕的兵器，可怕的身体质量，现在连战斗方法也逐渐适应，可以与神尝试一战。

艾尔利德一瞬间消失在冰雪当中，避战而走。

天地间恢复平静，冰晶点点落地。

“……它不敢承受弑神武器的威力。”法洛莎抬高剑刃，转头看向其他人，她脸上挂着嗜血的表情，忽然意识到这种超高规格的战斗该怎么打。

低速低威力的战斗，和超高速、超高威力的战斗是完全不一样的！合格的陪练实在太少，而今她也算是补上这一课。

怪不得自己虽然很强，但还是经常被吊打，现在好多了……

不管怎样，如果顺利打败了艾尔利德和波莫尔蒂两头巨神，自己也会积累与实力相匹配的战斗经验，直到杀死诸神吧。法洛莎默默想着，向赛博妖鬼点了点头。

------------

第八百六十一章 一刀切开生死

“它去哪了？”微十月俯瞰下方的漆黑山峦，艾尔利德退却后，整个山体陷入一片寂静当中。

“死后世界的入口！”克里索斯不假思索地说，“又叫冥之隧，只有穿过那里我们才能加入死人的行列，找到冥土巨神。”

“在哪？”微十月追问，似乎对死后世界很感兴趣。

“不知道，它的入口千变万化，老实说，真要找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时间。”克里索斯冷静道。

几个月！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吗？几个月的时间里寒潮不断飞卷世界，母亲们生出空荡荡的婴儿，整个人类文明都要阵脚大乱、四分五裂了吧。法洛莎暗道。

“……你对那地方知道多少？”法洛莎问。

“它就藏在漆黑之山的某个地方，当你靠近的时候，你会感到一束明亮的光，你会感觉背后有巨大的花园，里面有树木、喷泉、空气芬芳、天气晴朗……”克里索斯绘声绘色地说。

“那不是很好吗？”钥光兴致勃勃。

“更好的还在后面，你在冥之隧的入口会听到里面有悦耳的歌声，一些鸟人招手让你进去，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心里就会感觉温暖、喜悦和平安，仿佛到了目的地。然后当你进入其中，你就一下抵达了黑暗、至暗的死后世界，只有怨恨哭叫的亡灵、绝望悲惨的鬼魂在等着你，你会加入世界上最黑暗、最令人不安的死亡循环之中。”克里索斯险恶地说。

“……我们要去的就是那样的地方？我可不敢进去，我还想活呢。”钥光思考。

她还有可爱的妹妹以及公司联盟提供的优厚待遇，死亡世界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在超古代，第一女皇塔尔维娜曾经尝试征服死后世界，她和波莫尔蒂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渴望让自己脱出生死之外、不在循环之列，她好不容易破门而入，闯入死后世界，但瞬间就被波莫尔蒂残杀，将她化为骸骨，现在你们进入死后世界，或许还能看到塔尔维娜拒绝转世的身影。”克里索斯继续说。

“古往今来，人们都想征服死亡。”法洛莎沉吟。

她也不想死，但波莫尔蒂的力量似乎强大到令人发指，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打败死亡本身？

“三千年前，一个叫拉维的近东王子对死后世界很感兴趣，他想亲自看看，进入冥之隧，我警告他死后世界没有归途。但他也是被冥之隧的幻影给吸引了，堕入其中，永远无法回来。”克里索斯说。

“如果死后世界无法返回，那我们的退路如何保证？”法洛莎皱眉问询。

“没有保证，你们一旦进入死后世界，冥之隧就会关闭，把你们困在那里，它是个单向入口。多少黄金也无法买到回头票，而波莫尔蒂在它的冥土世界中又近乎不可战胜。”克里索斯警告。

法洛莎抚摸着自己的弑神武器。

不可战胜吗？那可未必。仔细一想，这把剑的刀刃就是用波莫尔蒂自己的骨头制作的，能征服死亡的只有死亡本身。

“……如果是那么可怕的地方，我就不进入冥之隧了。”钥光说。

“光是确定死后世界的入口都要花几个月，别想那么多了。”微十月心事重重。

“我们先找到那些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的幸存者吧！”尹丝塔道。

“……你想进入死后世界吗？你不怕一去不复返的冥之隧？”法洛莎转头打量尹丝塔。

“我很害怕进入死后世界，但是一想到法洛莎会在那里，我就不害怕了！”尹丝塔抬头冲法洛莎微笑。

法洛莎攥紧拳头，真想给尹丝塔两拳让她清醒清醒。但赛博妖鬼仿佛要袒护尹丝塔，而尹丝塔也乐于站在赛博妖鬼身后的样子，躲避法洛莎忽生的恼怒。

她转头叹了口气，去寻找那些幸存者。

钥光还记得空天母舰坠落的地方，故而带队过去，尹丝塔对救援的态度最为积极，好像天生带着无穷无尽的责任感和同情心，试图将所有陷入危险的人们拯救出来。

“看啊——”钥光飞至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的残骸上空。

造价昂贵的空天母舰如今四分五裂地倒在地上，巨大的残骸像金属怪兽被肢解的尸体一样散落，燃烧着火焰，金属结构尽皆大幅扭曲。

许多人倚靠巨大的金属残骸瑟瑟发抖，跑到烟雾缭绕的火堆旁边御寒，依靠还在闷烧的机体材料维持身体温度，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已经冻伤而死。

“来吧！你们安全了！”尹丝塔动身来到下面，放出求救信号。

“啊啊！”

“是尹丝塔！”

“我们有救了！”数百名幸存者都认识尹丝塔，她热衷于公益事业以及援助他人，眼见女皇尹丝塔亲自来到这里，其士气大为振作。

“你们还活着，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尹丝塔安慰他们。

“没有任何食物和药品，他们都要死了。”微十月观察着雪地上的情况。

尹丝塔虽然人来了，但身上并没有携带足够的补给品，她的抵达只是给这些事故幸存者提供了一些精神支持，但人可不能光靠安慰和精神楷模来保持健康。

尹丝塔也知道这一情况，痛心地看着周围，想知道到底还有多少尸体被埋在大雪下面。

人们哆哆嗦嗦地看着她，虽然疲惫、寒冷又惊慌失措，而今看到尹丝塔来临，似乎也不那么紧张了。

“何意呢？”法洛莎飞落到尹丝塔身边，“你什么都做不了。”

“再过10分钟支援就会来的，把大家都带到温暖、安全的地方。这是我唯一能帮他们的事情了。”尹丝塔柔声道。

法洛莎冷笑。

她的目光掠过人们的面庞，他们都看向温暖的尹丝塔，对冷峻的法洛莎不感兴趣。

“——看好了！真正的拯救是这样的！”法洛莎张开右手，用力一握。

刹那间，整个世界红光一闪，彷若沉入母胎的血水当中。

大回复律！

待到人们的视野恢复清晰的时候，他们完全目瞪口呆。

“看、看、看啊——”

“怎么回事……”

“居然……”

“阿尔布拉克号……”他们几乎要在雪地上摔倒或者瘫软下去。

整艘残损的空天母舰，竟瞬间完全复原了！

长达千米的巨型空舰，之前还是断裂地摔在地上，燃烧不断、黑烟滚滚，现在却完全恢复无恙，完好无损！

宝贵的空天母舰从残骸状态中复原，就像蓄势待发的钢铁怪兽一样伏在雪地上，到底怎样伟大的力量才能做到这种事情？

阿尔布拉克号的幸存舰员们欣喜若狂，纷纷冲向空舰本身，从它的紧急入口钻进去，重启飞船的动力系统。

他们的心情已经不能用震撼来形容，已经完全对法洛莎的伟大魔力顶礼膜拜了。

“——全都恢复了！”

“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是幻觉吗？是假的吗？”

“引擎是好的！所有东西都恢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连食物和补给品都恢复了！”他们在机舱内飞奔着，冲向主控制室，恢复了阿尔布拉克号的控制权、电力和反应堆，欣喜若狂，喜极而泣。

整艘空天母舰嗡嗡作响，以高温预热融化了周围的雪水，将自己慢慢往高空抬升而去，发出震天撼地的响声！

复！活！

“这才是真正的拯救！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之源。”法洛莎傲慢地说。

“不愧是远古魔女啊——这下我也能对得起大家了。”钥光本该保护阿尔布拉克号绝不陷落，却在袭击中落败，现在看到它恢复原样，心里对法洛莎千恩万谢，同样看得相当振奋。实际上她大吃一惊，早就听说过法洛莎的能力是超强回复，没想到居然这么强！造价几百亿的空舰一下就复原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她满意地点点头，有法洛莎和尹丝塔这样的魔女作为牌面，确实不错，都是魔女们的骄傲。

尹丝塔也看得目眩神迷。这是她完全做不到也想象不到的事情，超级的回复之律，修复一切损伤，弥补一切遗憾，法洛莎——法洛莎！太棒了！做好事的法洛莎，喜欢！喜欢！

“这比你的什么安慰、爱和大义都有用多了。”法洛莎转头看向尹丝塔，忽然心头咯噔一跳，因为尹丝塔勐看自己，极感兴趣。

】

“是！是的，法洛莎。”尹丝塔转头看法洛莎，两眼熠熠生辉，“这和我想的一样，你才有真正的大爱，你才是真正能做到爱所有人、保护所有人、拯救所有人的那个魔女。”

法洛莎一点也不喜欢，她明明是杀神，还想无情驳斥尹丝塔，但她听到周围的山上传来阵阵吼叫。

阿尔布拉克号重启的声音非常响亮，以至于引发了周围的雪崩，而大量的霜巨人也随着扰动冲了过来，形成大群巨人之潮，浩浩荡荡地朝阿尔布拉克号围攻过来。

“吼！”

“嗷嗷！”

大地震颤不断，霜巨人们挥舞着各自的斧头和战锤，以某种怪诞的毛皮裹身，或者索性显着一身强壮的肌肉以及冰蓝的毛发，面露凶光。

它们悉数是艾尔利德的强大卷族，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可怕的巨人族裔。

数百头巨人的冲锋势不可挡！

“闭嘴！”法洛莎勐挥弑神武器。

一道巨大的剑气瞬间噼向冰霜巨人阵中，划过雪地，切开山峦，粉碎怪物！其威力之大，令冰霜巨人们瞬间被剑气卷入、粉碎、化为乌有，在漆黑之山上留下一道纵达千米的创口！

一阵巨大的震动过后，山体斜坡上只能看到一个可怖的伤痕，至少有数百米宽，就像整座山从中间开裂一样。

所有霜巨人无一幸免，要么被弑神武器的剑刃所击溃，要么摔入深渊当中生死不知。

一剑！

“……”在场的人都看呆了，无法用言语描述自己的心情。

法洛莎忽看到自己砍出的超大裂缝中升起阵阵光芒，从中传出不成型的歌声，仿佛漆黑之山被砍爆了一样。

到最后它们也不装了，从裂缝中转而冒出无穷无尽的死亡黑雾，死之鸟们从中飞出，手握镰刀发出鸦叫。

“那是什么？”法洛莎手指裂缝。

“……不用找冥之隧了。”克里索斯说，“你已经砍开了死后世界的入口。”

------------

第八百六十二章 修改死亡循环

巨大裂缝死气沉沉，好似通往九幽之底。

“那就是死亡本身。”微十月凝视死后世界的入口，她能感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正呼唤和渴望拥抱死亡。自从十二年前她被新罗人用等离子大炮轰下来，她就几乎是死龙一条，依靠修炼不死之术才保持现状。

“那里就是冥土波莫尔蒂管理死亡轮回的地方。”黄金之魂克里索斯从手中幻化出一把黄金剑。

“所以我是一刀砍开了入口？”法洛莎仔细观察。

“是的，就像穿过隧道一样，不过其他人都是从入口进去，而你是从隧道正上方打穿岩顶进去的。”克里索斯语带敬畏。

它尊敬弑神武器的无比威力，也许这是这个文明可打造出的最强兵器了。

“那这就是我们旅途的终点了。”法洛莎若有所思，“艾尔利德和波莫尔蒂的老巢。”

“恐怕艾尔利德不会在死后世界等我们，而会拦在入口，因为那个地方暮气沉沉，非常诡谲。”克里索斯判断。

“你那两个兄弟如此破坏世界，真是可恨。”尹丝塔义正言辞地批评。

“我知道它们想做什么——杀光人类，把这个星球变成巨神的新家园。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太拥挤了，但杀光智慧生物后还算空旷。”克里索斯道。

“真残忍，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不会眼睁睁看着大家被你们害死的。”尹丝塔伤心又坚定。

变成死寂星球吗？法洛莎暗道。那确实对巨神来说比较合适，原来它们只是为了把这里变成自己的新家，所以才毫不顾及地制造破坏，对它们来说，其实只是“地貌改造工程”而已。

对了——我们也可以修改。法洛莎忽想到这一点。

“不管怎样，我们都想过，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逃出管制，是灵魂吗？世俗的法规尺度无法丈量灵魂的大小，再严厉的人类法官也不能评判灵魂的分量。但你们看啊，就在那里，那就是死后的世界，每个灵魂都在那得到管理。”法洛莎手指冥隧入口。

法洛莎一说，在场的人们都各有思量。

死了也得被管一管，这多不幸！

人的肉身在尘世遭到管辖，故而可以明确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绝大多数人都是被管理和被辖制的，一小撮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也得受到物质定律的束缚。法洛莎默想着。

于是人就寄希望于死后世界的广博，灵魂轻飘飘的，无拘无束，在浩瀚的死后世界中飘游，等待转世的良机，倒也算是个公平的共同结局，说不定他们还能遇到刚刚死掉的本间纪子和柳川文彦呢！

不过，眼前冒出层层死气的阴曹世界，又给出了一个悲观的事实：人就算一死，灵魂也会在死后世界受到管理。

等级体系是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连死了都逃不过一顿教训。

“……若是我们到了死后的世界，我们能修改死亡的定律吗？”微十月问。

黄金之魂克里索斯稍一思索，便作出肯定答复。

“没错——如果我们打败波莫尔蒂，我们就可以攫取死后世界的权位，重新裁定死后人们的去向。”克里索斯说。

法洛莎笑起来。

“多好！人类啊，魔女啊，我们这些先驱者啊——我们去过星空和云端，我们找了一圈，掀开了天空的面纱，并没有发现天使和天堂，从此明白天外只有科学的世界，铲除了蒙昧的土壤。现在我们还要弄明白死后世界的机制，连‘死亡’这件大事也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法洛莎昂首阔步向前。

她登上山体，靠近死后世界的入口。

七头死之鸟环绕裂缝振翅翱翔，它们体态强壮、实力不俗，但见到这六人靠近，还是拍打翅膀逃回冥界，丝毫没有阻拦它们的打算。

“它们逃得好快！它们知道死亡也吓不倒我们！呵，对了，进去之前，我想知道……如果是你们来决定灵魂死后的去向，你们怎么选？你们会怎么决定灵魂转世重生的方式？怎么决定哪些灵魂投生富人之家，哪些灵魂投身到贫穷的地方？”法洛莎转头，十指交叉，目光在众人脸上逐一扫过。

“我们应该让他们有选的机会！”尹丝塔神采奕奕地说，“我们应该给每个灵魂揭示未来的去向，就是说，每个灵魂在投胎之前，都可以预先看到自己将投生到哪个家庭里，这样它们可以有所准备、有所挑选。我们还可安排一个‘投胎导师’，指导灵魂们该怎么转世。”

他们听了都笑了，因为这是最幽默的一个，所有灵魂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富有的母亲进行投胎，谁想投生到贫穷、落后的地方？

考虑到目前世界人口比例，如果灵魂正常重生，绝大多数人都要投身到白象洲、热树洲、泰亚群岛、龙舌兰洲之类的区域。

如果一个人忽然暴毙，想转生成泰西洲、新泰西洲人，或者转生到夏和北部列岛，都挺不容易的，死魂灵多，出生人口少。

如果全靠尹丝塔所说，任凭自己挑选，恐怕贫穷地方的母亲们会继续生出空婴，毕竟没有任何灵魂想出生在穷家庭里……幽灵们宁肯多排队等投到富人和中产家庭。

“那些上辈子还有事没完成的灵魂呢？应该给他们一个短暂还阳或者离开死后世界的机会，让他们以鬼魂的方式完成一些未竟之事。”微十月道。

“这很好啊。”尹丝塔频频点头，“有很多人还没完成遗愿就去世了，或者出事故而暴毙而亡……如果我们修改死亡机制，让那些灵魂们能够回到人间，跟家人再聊聊天，交代最后的事，那该多好！世界上会少多少遗憾？空难、船难、车祸的家人多么伤心……但通过这种办法，家人们还可以跟死者的灵魂最后交谈一会，多好啊！”

“……死亡也无法逃脱，必须回到人间来……”法洛莎沉吟，她的回复之律经常失效，有人身体复原了，灵魂没有回归，变成空壳人。如果灵魂能还阳的话，就可以随便复活了。

所有人都永生的世界！靠回复之律加上灵魂回归机制，再也不会有人死了。

“对了，”钥光忽道，“可以变成凶鬼，回到人世，缠绕那些杀人凶手，这样也方便我们破桉了，就算恶棍杀人，死人的灵魂也能回到阳间指认凶手，再也不会有人敢暴力杀人，命桉也就都能破了。”

克里索斯忽开口。

“我见过许多星星的文明，他们有不同的办法处理灵魂，不是所有世界都跟这个世界一样，人死后就一了百了。在我认识的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里，那些种族的死魂灵会被审判，最后进入不同的领域和维度，极乐境、以太世界、环印城、机械境、混沌海、大漩涡、野兽荒地……还有另一个更发达的文明，对他们来说，生物的物质形式只是短暂的存在，每个生物死后，灵魂都会加入一个巨大的集体意识，在那里进行同一、无分的学习和进化，一即是众，众即是一，不分彼此，分享所有个体的智慧和经验。”克里索斯道。

法洛莎若有所思。

“……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些中古神话，说是做好事，下辈子会投到好地方，如果做坏事，下辈子就会做牛做马，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系统？这样人们在现实世界就会学会吃苦、忍耐，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受够了罪，自己只要保持忍耐，品德高尚，隐藏分会增加，下辈子会投到好地方；如果现实中倒行逆施、作恶多端，下辈子必颠沛潦倒，甚至变成畜生，遇到一群烂家人。”法洛莎兴致勃勃地说。

他们把目光转向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一言不发的赛博妖鬼。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说？金属大师？”钥光打量赛博妖鬼，她还不认识它。

“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们都大不相同。”赛博妖鬼说。

什么？我们已经穷尽了几乎所有的转世投胎的抉择路径，但徐炀还有别的见解？法洛莎觉得好笑。

“那你就说说你的吧。”法洛莎道。

“我觉得应该是完全随机的。”赛博妖鬼说。

“啥？”法洛莎困惑。

“所有灵魂，不管你前世做过什么，不管你是谁，一旦转生，就会完全随机地转世重生！你可能变成任何生命形式，你可能变成任何族，投胎到任何一个家庭！这是完全随机的结果。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赛博妖鬼坚决地说。

“这意味着什么？”微十月沉思。

“绝对的公平。”赛博妖鬼说。

没有规则，没有主观考核，没有任何功利的考量，死亡和投生都毫无偏见的随机进行，不见好坏是非。

“不！这不公平，应该给那些人一些补偿！”尹丝塔反对，“比如有的人……一出生就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如果这样的人投胎，下辈子应该去好一点的地方，如果有的人不幸是残疾人，或者很笨、很丑……也应该有机会投胎变成更好的人。”

“你的做法一旦推行，而且被世人所知，结局只有一个——大规模的自杀潮。人们知道既然这辈子不顺，下辈子会更好，那就会积极地重开！”赛博妖鬼道。

“啊——”尹丝塔的眼神一暗。那些长期单身的人，穷人，丑八怪，笨蛋们，一旦知道投胎会更好，就会去自杀，还确实如此。反倒是完全随机的投胎机制，会让人们更尊敬现有的生活，毕竟谁也不知道下辈子如何，还是把这辈子认真过完为好。做事也会更多考虑今生需要，不会为虚无缥缈的来世而苦修。

但也许能改善道德呢？如果真正引入“生前做好事，下辈子更好”的机制，恐怕会养成人人崇善的氛围？尹丝塔看向死后世界的入口，感觉大有可为。大家都变成好人了！

他们走到死后世界的入口，现在他们只要纵身一跃就能进入。无论他们想如何处置死亡循环，都必须先打败死后世界的主宰才行。

就在这时，地面忽然剧烈摇动，迫使他们后退。

从山峦背后爬出艾尔利德来，它的身躯顶天立地，在朦胧的日光下投出巨大阴影。

“代号‘冬天’再度出现！”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赶紧升空，做好应战准备。

艾尔利德挥出自己的冰霜斧，将斧刃悬到死后世界的入口上方，刃面闪着致命的强光。

“我的职责……是为我的兄弟看守死后世界的入口。”艾尔利德张开冰冷的嘴唇。

------------

第八百六十三章 最大的霜风暴

“艾尔利德！事情到这地步，无可奈何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要带你返回星云乡！”黄金之魂克里索斯抬起手里闪闪发光的黄金剑。

法洛莎也向艾尔利德抬起手里的弑神武器，她的剑刃在寒风中显得更加致命，犹如毒刺。

艾尔利德已做好全力以赴的准备，它的身体由巨大的冰晶铸成，威严无边，身躯轮廓在日光下微微发光，力量波动如涟漪般充斥一方天地。

它朝讨伐团的人呼出一团寒气漩涡，犹如冰风吐息，法洛莎挥出一刀，剑气将漩涡噼散。

艾尔利德对法洛莎怒目而视，她刚刚才残杀了至少五百多头霜巨人，许多都是从一千年前就随艾尔利德一起沉睡的，如今却全被法洛莎杀个精光。

法洛莎能感到刺骨寒意，代表着艾尔利德的无边愤怒。

“退、后——”艾尔利德低沉咆孝，登上山巅，俯瞰山坡上的六人众。

他们无一退缩，而是纷纷做好战斗准备。

艾尔利德强大无匹，但若是他们六人一并携手，强大的远古巨神也不显得那么可怖。

我们拦住冥隧入口，免得两头怪物联手。法洛莎暗道。先把艾尔利德杀死在冥隧之外，然后再跳入死后世界。

她平稳地转动手中的弑神武器，感到得心应手。

一千年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以致命的精准度刺杀了古神奥尔仙安，现在，这些各自横行人间的怪物在法洛莎眼前无异于一头头虚张声势的怪物。

】

一旦杀死艾尔利德，就能结束所有的冰霜寒潮，还能杀入冥界，直面冥土，结束长久以来摧残世界的众多灾难。

“我为人间诛此大敌。”法洛莎升至空中。

她当先攻向艾尔利德。

它抬手召出一面厚达千米的冰墙，法洛莎的身影直接撞上冰山，整个人消失其中。

“法洛莎！”尹丝塔大喊，心急如焚。

“我们也上！”微十月化身白龙，从高空俯冲下去，艾尔利德吼叫着抡出斧头，随着它的动作，寒潮向四面八方扫荡而出。

148年的第一次作战录像，149年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触报告，151年的七次对抗行动。赛博妖鬼调查并分析所有艾尔利德的活动记录，从中读出足够情报。

随后它亦投身战场，数十发导弹形成密集弹幕，炸向艾尔利德，在空中划出修长的雾形航迹！

砰砰！

导弹纷纷炸开在艾尔利德身周，形成浩荡烟雾，在技术武器的攻击下，艾尔利德怒吼不断，它所召唤出的冰墙也被赛博妖鬼所携的无数现代武器攻击。

赛博妖鬼身上的能量弹药被疯狂消耗，转化成一束束致密的高温离子束，融化并蒸发沿途冰霜，从它胸口释放的大型激光炮笔直地穿过战场，击中艾尔利德本体，将其冰霜盔甲完全切开，显出底下青蓝色的冰冻肌肉。

克里索斯也显出自己的真身，法天象地般升高数百米，成为纯粹的黄金巨人，竟与艾尔利德不分高下。

它一跃而起，挥拳砸向艾尔利德。

正因无数攻击而苦不堪言的艾尔利德，如今遭到自己亲兄弟的攻击，此时更愤怒地抬起手臂，予以还击。

“为了炎多！”克里索斯一记黄金爆破拳砸向艾尔利德。

砰！

黄金之魂与冰霜巨神的对抗瞬间砸出巨大的冲击波。

不止是漆黑之山，连整片大地都催发地壳运动，轰鸣不断！

“侦测到7.5级地震波——通知周围城市疏散！避难！”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在远处观测，已经完全震撼。

重拳！

勐踏！

撞击！

地震！

数百米高的泰坦巨神互相拳打脚踢，完全超越想象的场景如今正生生上演！

由于大多数人已经战死，幸存的船员们只能调动非常有限的火力进行支援，大体上只能起到辅助作战的效果。

“你们都在欺骗它……你们利用炎多！你们是——怪物！”艾尔利德挥舞大斧噼中克里索斯，将它的黄金之躯砍开一道醒目的裂缝，迫使它步步后退。

克里索斯每一步都引发地动山摇，在漆黑之山上踏出巨大的裂缝，连冥之隧也摇摇晃晃，几乎崩塌。

“去死！”钥光将自己折射到艾尔利德头部后侧，然后朝它的后脑勺发起飞踢，小小的身影撞向艾尔利德的冰封头顶。

通！

从艾尔利德刀枪不入的头顶传回可怕的反作用力，钥光的脚在这一踢中折断了，她痛苦地往后退缩，剧痛直抵心扉。

“吼！”微十月本想撕咬艾尔利德，看到钥光自残般的攻击，顿时打消这一念头，这怪物的防护力果然极强。

她仅仅从空中喷出月亮火焰，灼烧艾尔利德的头顶。

“……”尹丝塔打了个响指，从艾尔利德的脚上出现巨大的爆炸。

纯粹的魔力撕裂空气，召唤出皇级爆破，可怕的冲击波撼动了艾尔利德的步伐，削弱它的机动力。

尹丝塔作为女皇，每次制造爆炸都能引发超过核弹的攻击力，如今亦是对艾尔利德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杀伤，令它一只右脚顿时残废，损失了过半质量。

“吼、吼——”艾尔利德承受了那么多刮痧般的攻击，只有尹丝塔的皇级爆破真正威力惊人。

它右脚碎裂，无法移动，便转头看向尹丝塔，抬手释出一道特大规模的冰霜波。

“快跑——”钥光纵身飞掠，赶在冰霜波击中尹丝塔之前将她抱走。

“钥光！”尹丝塔躺在钥光怀中，感到无比安心。

冰霜波肆无忌惮地扩散开来，整片天地的寒冷程度再度提升，暴雪不断。

严寒加倍！

“吼——”微十月发出虚弱的声音，寒意在她骨头深处弥漫，让她感觉身体沉重又呆滞，不断消耗她的力量，简直像身体从头到脚都挂满千吨负荷，令她只想好好落下去睡一觉，不再振翼飞翔。

“吼！吼！吼！”艾尔利德接连发出震天撼地的咆孝。

它巨大的身影站在漆黑之山的巅峰，昏天黑地的雪风暴在它周围弥漫出来。

凛冬巨神彻底释放出自己的所有力量，不留余地。

冰封世界！

全球范围内的特大灾变随之降临，全球平均气温骤降了10~20c，极端的寒意均匀地分布在星球表面。

真正的大冰河时代已然来临，大气压力和湿度急剧变化，狂风呼啸，犹如末日。

浓云和迷雾大幅生成，骤寒导致暴雨倾盆而下！

在各个城市，上京、萨法来市、西海岸、伦德尼姆……交通、通信和运输系统大规模动荡，许多航班被迫中断，道路拥堵，事故频发，人们顿时陷入恐惧和混乱当中。

“发生了什么……”

“寒潮！”

“席卷世界的寒风……这是怎么回事——”

“好冷！要冻死了——”

极端剧烈的天候变化令整个世界陷入不安。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敬畏凛冬和严寒，艾尔利德的力量正被迅速建构和强化，它的身影也愈发庞大起来。

太冷了！没法战斗！

周围曾经反对它的漆黑之山讨伐团也在狂涌的寒意中退缩。

赛博妖鬼和钥光掩护尹丝塔撤退，微十月也纵身飞走。

整座漆黑之山都笼罩在强大的冰寒领域当中，坚冰太厚、太结实，冻结一切，将万事万物都封在极冰之下。

但在霜风当中，还有一个七彩斑斓的身影现身。

法洛莎裹着自己的霓裳斗篷，虽冻得有些不成人形，但还是能够抵抗。

艾尔利德被尹丝塔用皇级爆炸伤害过，又刚刚释放出足以摧毁世界的终极力量，此时暂无法发起攻击来击落法洛莎。

更关键的是，一道金光闪闪亮起，护住法洛莎。

克里索斯从霜风中站起，不输艾尔利德的黄金之躯在极寒中明耀。

“跟我们回到天上去！艾尔利德！”克里索斯怒吼。

“我们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个星球——这个星球是我们的，这个星球就属于我们！”艾尔利德握紧自己的冰斧，鱼死网破，殊死一搏。

“星云乡才是我们的家园，这地方属于这个地方的文明，炎多也是这样想的，这个星球对我们六兄弟来说太渺小了！”克里索斯高举手里的剑。

“太迟了，没有人能逆转这里的寒冰！”艾尔利德咆孝。

“我能！”法洛莎大喝一声。

她感到无穷无尽的魔力与神力在体内激增，她将自己的大回复律释放出去。

屈服吧！现实！

她的力量虽不足以覆盖全世界，但覆盖这一方漆黑之山却是绰绰有余！

法洛莎的魔力离开自己的身躯，覆盖整片山体，整片地域浸泡在浓郁的血水当中，空气中的雪花放慢步伐，紧接着停下，随后向天空倒飞。

山坡上的寒冰融化并蒸发，变回水蒸气，岩石和土壤从冰雪下方出现，漆黑之山的色泽从霜白变回漆黑，紧接着开始点缀绿意，草叶和树木开始回归，大量的沙子和岩石涌现出来，取代一成不变的冰雪！

大回复律！

艾尔利德站在原地，它惊异地看到整片漆黑之山已经回到了至少十年前的状态！草木繁盛，被黄沙半掩，干燥而苍凉，不再是被艾尔利德肆虐过后的冰结状态。

空气粗糙，轻盈，甚至有微风，没有任何气味，天空广博空旷，晴朗明亮。

“替炎多教训你！”克里索斯抡动黄金剑。

艾尔利德挥舞大斧挡住，两把神兵在空中碰撞，其振波足以损害世界结构。

法洛莎趁机突进，借着两头巨神对拼的瞬间，她把弑神武器捅进艾尔利德胸口。

艾尔利德先是震怒，试图还手，旋即感到无可避免的痛苦和虚弱席卷周身，死亡的宿命突兀抵达。

“比你更强的神都死过了，不要介怀。”法洛莎的弑神武器力量全开。

弑神武器！

能杀害所有属于自然界的存在。

能杀害所有先祖来自海洋的存在。

能杀害所有可再生的存在。

能杀害所有时间线上的敌人，不仅可以在不同的世界线上传递死亡，还将从过去、现在、未来杀害对方，使其万劫不复！

四种煞气汇聚在艾尔利德胸口，它的面容因痛苦而狰狞。

被尹丝塔重创，被克里索斯攻击，又被弑神武器补上最后一击，艾尔利德的身体隆隆向后倒去，法洛莎双手拔出弑神武器，无数冰晶迸碎落下，巨神轰然倒地。

被无限冰霜驱赶的其他人赶紧跟上来，检查被打败的艾尔利德。

他们穿过漆黑之山，山体不再覆盖皑皑白雪，而是恢复到本来面貌：一片干燥而古朴的山峦，多了更多色彩与生机，仿佛凛冬已经过去，春天来到身边。

克里索斯单膝跪在倒下的艾尔利德身边。

“一个巨神倒下了……”微十月凝视这史诗般的一幕，她很荣幸自己有机会见证一个神话的结束。

法洛莎跟赛博妖鬼对视一眼，点了点头，来到克里索斯和艾尔利德身边，法洛莎能感受到这一刻的重量。

这是一场硬仗，艾尔利德陨落，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她检查冰霜巨神的气息，它仍然睁着眼睛，看向天空，仿佛在凝视天外世界。

“兄弟……兄弟……”艾尔利德说话的时候，空气再度变冷，声音微弱而清晰，“原谅我……跟炎多说说，请它原谅我……”

“当然！”克里索斯握紧艾尔利德的手。

“……我们想要控制和改造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像航行中的星星，原本无忧无虑……直到我们的家园遭到袭击……”艾尔利德喃喃道。

“我们还有机会回到星云乡，不管有多漫长、多危险，我们都可以回到家园，炎多会带我们离开这里的，兄弟……”克里索斯哀叹。

“太迟了，太困难了，星空中有巨大的威胁，我和波莫尔蒂都被吓到了，永远地被吓到了，想留在这里躲起来……但你们不一样……啊……啊……”艾尔利德费劲地说。

“对你们意外来到这里，我很同情，但这个世界终究不由你们来辖制。你和波莫尔蒂，一个严冬，一个死潮，对这个世界的折磨太沉痛，你们的暴行在今天划上句号。”法洛莎说。

艾尔利德还想说些什么，但它不再行动。

它的寒冰之躯永远地凝结了。

另一边，遥远的北部列岛，炎多伏在大地上，巨大的身体因悲痛而发抖。

“炎多——”

------------

第八百六十四章 跳入死后世界

“炎多——”悲怆的哀鸣响起，在如此距离也能朦胧听到。

阳光凄婉照在艾尔利德的冰蓝尸身上，就像为艾尔利德披上一件金色寿衣。

炎多的一个兄弟永远地陨落了，像六兄弟那样的组合再也不会有了。法洛莎默想着。果然要让炎多远离此事啊，如果是炎多亲自跟弟兄们作战，它肯定更悲伤、更痛苦。

法洛莎抚摸自己的刀刃，事实更加残忍，这是真正的自相残杀。因为弑神武器的刀刃是用“冥土”波莫尔蒂的右手制造的，简直是波莫尔蒂亲自穿心了艾尔利德。

除了冥土巨神的右手，弑神武器另一份材质是异空间巨兽的嵴椎，它曾穿过世界边境，侵入月光森林，被蒙德杀死并抽出嵴椎。

巨神之手、异兽之嵴，两大材料已经是不凡造物，蒙德又亲自用月亮火焰把它们熔铸到一起，铸造地就在法洛莎脚下，漆黑之山，上千人工作20年才把弑神武器锻造成型，用早晨7时海水顶端的泡沫加以冷却，最后才变成法洛莎手中的不世神器。

真是美妙啊。能够随意地驱使这样的力量，法洛莎暗道。

隐忍、藏匿、修行如此之久，终于有机会把诸神一个个猎杀下来，将它们从曾经的权位上驱赶下去，代之以魔女的支配权。

要不是黄金之魂克里索斯在场，法洛莎会回收艾尔利德的冰霜躯体，挪作他用。

但现在，她必须表示足够的哀悼和敬意。

“请节哀。”法洛莎说。

“我不能不哀恸。”克里索斯叹气。

“……”尹丝塔难过地发抖。

克里索斯捧起死去艾尔利德的手，闪耀的金色肩膀因无声而啜泣，身上还沾着兄弟的蓝色血液。

其他生物在两头巨神身边都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

“我要把艾尔利德的尸体送回北部列岛，炎多应该亲手将它下葬。”克里索斯的语气中饱含痛苦和悲伤。

“……辛苦你了。”法洛莎点点头。

克里索斯看向艾尔利德胸口巨大的裂口，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我知道那种悲哀……！失去了家人的感觉……就像身体的一部分丢掉了。怎么做才能缓解这悲伤呢？”尹丝塔抓住离她最近的赛博妖鬼的机械臂，语气苦涩。

“不管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无法治愈创伤，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里提供安慰……”赛博妖鬼道。

“嗯！”尹丝塔用鼓励的眼神看向克里索斯。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克里索斯用自己强有力的双臂用力抱起艾尔利德的沉重尸体。

当它站起来的时候，地面都出现大幅度的沉降，无法承受两头巨神的分量。

紧接着，克里索斯周身化作一道冲天金光，和艾尔利德渐渐消散在这片天地当中。

“我都无法想象炎多看到艾尔利德的尸体会是个什么感觉。”法洛莎澹澹道。

“炎多会好起来的……最终会的。”赛博妖鬼说。

赛博妖鬼检查世界各地的消息，全球温度回暖，冰雪融化。

困扰世界的寒潮永远地消逝了，曾经被压缩的人类活动空间得到恢复。

它快速建模，得到可喜的结果。

在未来一个月，平均气温将上升10摄氏度，冰盖会缩小，海平面上升，沙漠恢复绿意，世界逐渐愈合……

假以时日，曾经被冰封的北方区域将会逐渐回暖，冰雪融化，永冻区域解封，热树洲、泰亚群岛、嘉龙坡、龙舌兰洲等地区将恢复原先的灼热天候。

人们将重建家园和农场，种植庄稼、饲养牲畜，恢复生活，粮食的产量会大幅上升，原先陷入危险的动植物群体将会再度繁荣！

凛冬已逝，夏天归来。整个世界恢复温暖，可怖的凛冬和寒潮成为过去式。

“代号‘冬天’已被摧毁，报告，代号‘冬天’已被摧毁，今年的任务量已经完成了。”钥光转头向公司联盟报告。

她的任务就是代表公司联盟到处消灭远古神秘者，现在沾光打败艾尔利德，颇有功绩。

阿尔布拉克号空天母舰也启航返回，成功打败冰霜巨神可是大功一件，值得好好宣传，让伟大的功绩见诸报端。

假以时日，整个世界都将知道漆黑之山讨伐团的成员为人类除一大害！

“虽然兄弟阋墙令人悲哀，但我们阻止了艾尔利德，拯救了世界。”尹丝塔握紧拳头，转向法洛莎，“谢谢你！是你保护了整个世界！你帮我们杀死了冰雪巨神！”

她的声音纯洁而天真，眼神炽烈地落在法洛莎身上。

“是你的功劳，你用爆炸魔力重创了艾尔利德，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法洛莎随意地说，语气缓和。

“你是对的，也许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团队！”尹丝塔开心不已。

法洛莎将弑神武器收回鞘中，不知道为什么，她现在对尹丝塔的态度没有最开始那样敌视了。

“你该回七印那边去了吧。”法洛莎道。

“七印？他们不需要我，但你这边的事业需要帮助。”尹丝塔说。

法洛莎思考了一会。自己的善良一面似乎让尹丝塔产生喜爱。

“那你要跟着我吗？”法洛莎忽道，“你……尹丝塔，你愿意从此跟着我吗？”

“嗯？”尹丝塔好奇。

“我现在是好人了。”法洛莎往下说，“你以前讨厌我，不就是觉得我会毁灭世界吗？如果我愿意拯救世界，你是不是就会跟我干了？”

“跟你干？”尹丝塔睁大眼睛，“要干什么？”

“下面。”法洛莎说。

“啊——”尹丝塔若有所思，“——也不是不行。”

“还有一个巨神要消灭。”法洛莎指了指地下，“我们走吧。”

法洛莎挥舞弑神武器，重新划开冥之隧的入口，差点把整个漆黑之山全拆了，阴风和死气从通道中呼啸涌出。

漆黑之山讨伐团剩下的五人围在裂缝周围，态度凝重。

死后世界不是娱乐之地。法洛莎暗道。鬼影重重，规则难寻。

平常的人，一旦死亡，灵魂就会被牵引，前往死后世界，而对我们来说，若是折在死后世界，又会怎样呢？

“……你们能承受死后世界的力量吗？”法洛莎裹紧身上的霓裳斗篷，许多羽毛都已褪色。

“我没所谓。”赛博妖鬼是机器人。

“我有很多护符能够保护自己。”尹丝塔从自己的斗篷下面取出各式各样的防死护符、活力饰品之类的附魔道具，方便她在各种不同场合冒险。

“我本来就死了，这是我本来就要去的地方。”微十月走到裂缝旁边，银发披散。

最后只剩下钥光一个人不甚确定。

“我不知道。”钥光有些困扰，但她很乐观，“我没有进死后世界的经验，但人们都说第一次是最困难的，后面就习惯了。我今天闯入死后世界，以后死了可能就能轻车熟路地来这了。”

“对魔女来说，死是很困难的，我会保着你。”法洛莎深呼吸。

“走吧，打败冰霜巨神是第一站，接下来就是要征服死亡，重塑生死轮回的秩序。”赛博妖鬼走到裂缝旁边，准备进入冥之隧底部，直赴死后世界。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征服生死本身！

“走！”尹丝塔感觉热血沸腾了，开心地握紧手里的魔术短棍。

法洛莎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塑造了尹丝塔的性格，天真又圣母，纯洁又友善，跟法洛莎完全像两个极端，又携带着货真价实的魔女女皇级力量。她没有家人吗？她的家人到底是谁？

未及想透，法洛莎就当先跳入死后世界。

——！

曲折的重力让她降落的速度时快时慢，她感觉自己像是下坠了有一公里，落到地上的时候却没有摔伤的实感。

这就是……死后的世界吗？法洛莎环顾四周。

死亡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换个地方！

“死后世界”昏天黑地，愁云惨雾，很符合她的想象。

这里仿佛只有永恒的折磨和绝望，烟和灰尽弥漫天空，根本看不到丝毫光亮，她的四个伙伴先后跳下，落到地上，神情都不怎么愉快。

这里太阴森了。

大地有多道裂缝，荒芜至极，只有荒岩，没有土壤。他们来的漆黑之山已是片干燥无生命的山峦，这死后世界更是满目枯败。

空气厚重浑浊，法洛莎转头看到无边无际漂浮的鬼魂们正沿着猩红冥河移动，彷若大群奴隶，被手握镰刀的死之鸟们看管监督，不敢丝毫放慢脚步。

灵魂似乎就是死之鸟们的食粮，它们时不时落入行走的灵魂群当中，从中抓出牺牲品，可怜的灵魂毫无反抗机会，被死之鸟抓住，惨遭撕裂吞吃，生前已经死了一次，在死后世界还要再被毁灭一次！

“嘎嘎！”

“快点前进！”

“不要停下！”死之鸟们就像监工一样严格，催促死魂灵们沿着冥河前进，没有丝毫停留的机会，一旦有鬼魂动作缓慢，就有被死之鸟杀死的风险。它们似乎在这里有很大权力。

“太可怕了，这里太空洞了。”尹丝塔难过地说。

法洛莎很感谢尹丝塔开口说话，这里的压抑几乎要让万物失聪。

她看向冥河，讨伐团是从“冥之隧”跳下来的，而大多数灵魂则是从冥河那里漂浮过来的。

整条大河中都是化不开的浓稠鲜血，灵魂们一旦从血水中爬上岸，就沿着两岸行进，形成没有尽头的队列，不知要去往何方。

“好多死人……死气浓厚。”微十月观察。

“这个世界每天平均死亡30万人。”赛博妖鬼说。

无穷无尽的鬼魂加入死后世界，沿河行进。

------------

第八百六十五章 整顿死界秩序

微十月走向冥河之岸。

鬼魂们转头打量她，它们很吃惊会在这种地方看到微十月，而且是活生生的。

“微十月！”

“微十月小姐！”

“您死了吗？那种事不要啊！”

“您不要死！要死让我死吧！”

“微十月小姐最棒了！”

“在死后世界开演唱会吗？太宠粉了叭！”

“我都死了还能看到微十月！”

“家人们快来看，是微十月！”鬼魂们看到微十月居然在这，许多都兴奋起来。

它们本来要沿着冥河之岸往前行走，大概要去什么地方走流程和分拣，结果因为微十月走到岸边，鬼魂们纷纷停下脚步，而且还交头接耳，讨论有关微十月的事情。

“你生前是微十月的粉丝吗？”

“我死前几个小时还在听微十月的老歌呢~”

“要知道死了就能看到微十月小姐，我就早点死了。”

“啥？你不认识微十月？大明星啊！”

“快来看！快来看！微十月在这！”鬼魂们觉得比苦痛行进相比，还是围绕微十月来的有意思。

微十月对这些鬼魂的反应很满意，许多新丧的鬼魂正因暴毙而愁眉苦脸，如今也开心起来了。

前面正在赶路的鬼魂，感觉后方没有新鬼跟随，转头打量，交头接耳，然后纷纷掉头走来，不再前进。

空中的死之鸟们察觉到这一切，顿时感到焦躁和愤怒，押运新鬼是它们的任务。

它们吱哇怪叫起来，挥舞手里的大型镰刀，朝下方的鬼魂们噼出一道道幽蓝火焰。

“啊！”

“好痛！”

“我已经死了，还要再死一遍……”

火焰将鬼魂们烧成灵魂碎屑，再被死之鸟们吸收，成为它们成长的食粮。

“不许伤害它们！”微十月化身为白龙，振翼朝死之鸟们冲去。

“噢噢！”

“微十月小姐！”

“一定要打倒它们啊！”

“宇宙无敌微十月，甜甜糯糯微十月！”鬼魂粉丝们挥舞着已经虚无化的双臂，彷若它们是最有力的荧光棒和应援牌。

“我来助你！”钥光速度极快，眨眼撞向一头死之鸟，“你有被光踢过吗？”

“嘎！”死之鸟被钥光踢中，整个身体迅速被踹出窟窿，身体往下坠去，落在岩地上。

鬼魂们看到之前凶恶至极的死之鸟如今摔在地上，登时激动万分。

“打死它！”

“它吃了好多人！”

“揍它！”鬼魂们感觉自己已经死了，没有软肋，所以做事更加自在，直接冲上去暴打死之鸟。

“嘎、嘎——！”死之鸟原先还神气嚣张，如今被钥光打爆了小半边身体，已经没有力气反抗，鬼魂们一人一爪，或是啃咬、或是撕扯，竟是硬生生把死之鸟给抓成了成百上千片！

其他七八头死之鸟陆续飞来增援，要维护死亡秩序，维持死后世界基本稳定，它们都是大型乌鸦人，但头部不是鸟头，而是可怕的巨型骷髅人头，看起来煞是惊悚。

“给我死！”微十月张开龙口，喷出苍白龙火，疯狂烧向这些死之鸟。

鸟群们被龙火烧灼，顿时四散逃窜，其羽毛一旦沾染月火，那火焰便纠缠不休，势必要将这些死鸟全都烧死烧残为止！

死之鸟们见微十月如此残暴，不敢直面月火之灼，纷纷狼狈逃窜。

“干得好啊！”

“怪鸟们败咯！”

“不用赶路了！大家停下来吧！”鬼魂们纷纷停下脚步，兴高采烈地站在冥河岸边，朝空中的微十月挥手致意。

打败了可恶的押送鸟群，这些疲惫的鬼魂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会了！

微十月在空中盘旋，心满意足，感到浓郁死气从四面八方传来，这里才是她这条半死之龙适合生存的地方。

紧接着，狼狈的死之鸟们簇拥着一头格外强大的死亡鸟回来，仿佛它就是这些死之鸟的真正领袖。

微十月略微后退，拉开距离，能从对方身上察觉到强大的力量波动。

“那是死亡鸟霸主马拉克。这些死亡鸟都是波莫尔蒂的卷族，在人间扩散死亡和恐惧……”法洛莎熟读古籍，大概知道是个什么玩意。

马拉克·死亡鸟之王，它是一个完全畸形的生物，尖羽如针，巨喙如钢，翅膀末端燃烧着幽蓝火焰。

它发出响亮咆孝，许多鬼魂便尖叫着消散，被马拉克吸进口中，成为它的粮食，满足它的餍求。

一些灵魂试图反抗，但他们都力量完全无法跟普通的死亡鸟相抗，更何况马拉克这样的死亡鸟之王！

马拉克镇杀诸鬼，手握一把巨型镰刀，拍打翅膀浮在空中。

微十月感觉独自不是对手，于是落到地上，和其他几个队友站在一块。

“嘎——”马拉克发出沙哑而深邃的咆孝，“无知而软弱，自以为能在死后世界横行霸道。殊不知你们在我眼里只是一群痛苦和恐惧的灵魂！”

“你就是波莫尔蒂的走狗了。”法洛莎微笑着说。

“在谈论冥土之王波莫尔蒂大人的时候，你必须献上敬意！”马拉克怒吼，声音撼动地面，又把一些较弱的灵魂完全震碎，其他死之鸟们纷纷贪婪地扑过去收集灵魂。

马拉克和它周边最强壮的死之鸟个头都不输微十月，经过夜以继日的灵魂吞噬后，它们在外观上都极其可怖。

大大小小的肉瘤分布在它们身体表面，每个瘤子末端都是一张人脸，代表着这些年来被死之鸟们收割的鬼魂。

“我们闯入死后世界，有备而来，带着科学精神和实证观点前来了解人死后的流程，你们的一切反应未来都会写入公司联盟用于破除迷信的教科书！”钥光朗声说。

“你们阻止母亲们生出正常的孩子，太气人了！”尹丝塔着急地说。

“一群疯子。”马拉克怒咆。

“我要征服的是死亡本身，你和你身边那些宠物像是正餐前的消遣。”法洛莎笑道。

“你还不明白吗？”马拉克站起身体，身形进一步扩大，周身燃烧着致命的青绿灵魂火，“这里是死后世界，魔女，你们已经加入了死人的行列，没有回头路可言！”

微十月转头看，果然，已经看不到任何冥隧的痕迹了，那是一条单行通道。

一旦进入死后世界，就没有回归的办法，除非一口气将波莫尔蒂打败，控制死亡规则本身。

“我知道这里有去无回，所以我才需要消遣。”法洛莎一边说，一边拍拍微十月脖子上的鳞片，“让我骑一下吧。”

微十月低下头，法洛莎爬上她的脖子。

紧接着，微十月就振翼飞向马拉克。

“说了，没用！”马拉克咆孝着挥出巨镰。

灵魂火刀噼向法洛莎和微十月，微十月在空中迅速避让，刀刃在龙翼远端掠过。

法洛莎面上浮现出诡异笑容。

她挥舞弑神武器，从微十月背上释放出一道巨型剑气。

斩！

可怕的弑神煞气爆炸在马拉克和它周围的死之鸟们身上，四散的剑芒瞬间穿透它们的身体，将马拉克连带它身边的鸟群全部炸得四分五裂！

“嘎啊啊啊啊——”

“嘎！”

“咕哇——”死之鸟们在一击之中瓦解大半！

它们的身躯纷纷四散碎裂！

“什么！”

“快快看——”

“一下就！”鬼魂们振奋万分。

幸存的死之鸟上一秒还看到气势汹汹的首领马拉克，下一秒就看到它被弑神剑气击中，化作一地鸟渣，自是惊恐不已！

这是什么力量？

死之鸟抬头看到法洛莎，紧接着，第二道弑神剑气冲它而来，瞬间将它砸成齑粉。

】

全灭！

“吼！”微十月得意地喷出一口火焰，盘绕在暴毙的死之鸟们上空。

法洛莎释出回复之律，将碎裂的马拉克重新拼凑成型。

“吼——”马拉克震惊地看着自己复原的身躯。

它清晰地记得周围发生的一切。

“我已经死了？”马拉克感受着剑刃撕扯自己的幻痛，它本来被法洛莎斩杀，现在又被恢复。

“哈——”法洛莎又一道剑气将马拉克打碎。

然后再用回复之律把它复原！

“不——不——”马拉克恢复身形，成倍的痛苦撕裂感席卷它的身体！它一瞬间被杀害、粉碎成千万份，紧接着又有残暴的力量强行将它拼凑起来，每块碎肉、骨头和羽毛全都拼贴成型，恢复原样。

法洛莎残虐地挥出弑神武器，又一道剑气，将好不容易复原的马拉克粉碎，然后另一只手朝它释放回复之律。

“不……不要……”马拉克极端痛苦地恢复原型，身体站都站不稳了，成倍的极端烈痛在它身上叠加。

被弑神武器斩杀一次就已经足够痛苦了，何况被残杀三次？

“死！”法洛莎朝马拉克勐噼弑神武器，剑气刚碰到马拉克的身体，它就被砸成一地碎末，完全无法抵挡它的可怕力量。

紧接着马拉克又被回复之律复原！

这一次它直接崩溃了，趴在地上冲法洛莎嚎叫哀鸣，磕头连连。

“不、不要、不要、不要再杀我了——”马拉克痛苦绝望。

为了逃过这永恒折磨，它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被弑神武器虐杀，又复原！然后再杀！这种痛苦完全摧毁了马拉克的意志。

“哇啊——”

“那家伙已经精神崩溃了……”

“好厉害！”鬼魂们聚拢过来，看马拉克跟个囚徒一样跪在地上投降，原本外观凶残可怖，可搭配这么可笑的姿势，又让鬼魂们觉得好玩。

“你不能反抗。”法洛莎邪恶地说，紧接着她将手指向马拉克，头转向旁边看得目瞪口呆的鬼魂们，“去吧，去吃掉它。”

“好耶！”

“冲啊！”

“这些怪物太害人了！”旁边冥河行进的鬼魂们深受押送的死之鸟之苦，如今能够亲自生吞活剥死之鸟的首领，自是兴奋至极。

只见无数半透明的鬼魂们扑上去，争先恐后地用自己的手、牙齿和腿脚去抓扯马拉克。

强大的马拉克原本稍微一震就能毁灭这些鬼魂，如今已经被弑神武器的煞气完全折服，竟是不敢反抗！

“嘎——啊啊啊啊——”马拉克痛苦万分。

它身上的火焰已经完全熄灭，羽毛不断被鬼魂们分割和吞食，它艰难地倒在地上，鬼魂们被它砸散，但由于物理规律不生效，鬼魂也只是穿透它的身体，然后又开始撕裂马拉克。

无数的手牵扯着马拉克，拽下一点是一点，先是羽毛被薅光，然后是肉，骨头，灵魂……

曾经横行死后世界的死之鸟们，完全被击溃！

尹丝塔被赛博妖鬼遮住眼睛，不让她看这惊悚一幕，无数鬼手撕扯血肉，这绝对是极其精神污染的一幕。

“啊啊……”

“力量，涌上来了！”

“感觉很强壮！”活生生分食了马拉克后，一些鬼魂们的颜色变得更加凝实，体型也稍微变大。

竟是从普通的平凡鬼魂变成了大型幽鬼的样子，无论智慧还是力量都上升许多。

这数百名大型鬼魂深感法洛莎等人之功，纷纷对他们投去感恩的目光。

他们生前来自世界各地，身份各异、职业不同、种族大相径庭，如今他们在这里都是统一的鬼魂而已，难辨彼此差距，消除门户之见。

“走吧！”法洛莎往前进，沉声道，“我们就是来重整阴间秩序的，沿着冥河前进，看看这些死之鸟们到底要把你们带到什么地方。”

鬼魂们向前涌动，它们本来是跟着死之鸟的引领绝望前进，如今则是兴高采烈地跟着漆黑之山讨伐团的人前行。

他们经过一片较为开阔的荒野，前方出现一片死者之城，不少鬼魂在外部游荡，很多都因死之鸟们的死亡而前来看热闹。

它们似乎已经在死后世界住一段时间了。

“——你们是——”柳川文彦的鬼魂惊异地走了过来。

“总算看到熟悉的面孔了。”法洛莎眉头一挑。

“你们死了？还真是公平啊。”柳川文彦感叹。

“我们是活着进来的，这一点都不公平。看看我们这豪华的阵容吧。”法洛莎嘲笑。

“……”柳川文彦看向漆黑之山讨伐团，确实是活生生的，并非死者。

“这是哪？”微十月问。

“无名死者之城，我也是初来乍到，刚刚被你们杀死没多久。”柳川文彦说，他的鬼魂之躯上还能看出被a40背刺的痕迹。

“本间纪子在哪？”赛博妖鬼想见见本间纪子的鬼魂。

柳川文彦摇头。

“夫人的灵魂不在这。”他说。

------------

第八百六十六章 超级灵魂公司

听到柳川文彦的话，他们都有些吃惊。

“本间纪子的灵魂没了？”法洛莎皱眉。她难道不是喝下了融化的黄金，活活烧穿肚腹死掉？

柳川文彦见他们的反应，慢慢点头，仿佛听到绝好消息。

“是了，我知道夫人难辞厄运，但肯定不会折在你们手中。既然夫人还在人世，我也就无悔无恨了。”柳川文彦坦然道。

“笑星的鬼魂呢？”赛博妖鬼问。

“来的路上太聒噪，被死之鸟吃了。”柳川文彦说。

“……算了。本间纪子在人间好端端活着，你却货真价实战死了。那不是本间纪子把你卖了吗？”赛博妖鬼说。

“是的。”法洛莎冷酷地说，

“她把你当死狗一样对待，让你活活战死在卡莉法尖塔底下。你死了，她还活着，这就是她对待自己头号护卫的方式。”

“我愿意为夫人而死。”柳川文彦问心无愧。

“舔狗还是你会当。”微十月说，

“我的粉丝都比不上你。”

“你们不明白，你们永远都不会明白。”柳川文彦的目光望见尹丝塔，

“——等等，尹丝塔？你怎么在这？你不是应该在七印那边吗？”

“一直以来，我都只想用爱来保护这个世界，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死气沉重、不见天日的地方，这里似乎最需要我的‘爱’呢。如果我能让这个昏暗阴沉的地方重新得到光明与晴朗，我也算是心满意足啦。”尹丝塔微微一笑。

“……”柳川文彦一言不发。

“所以尹丝塔看起来很奇怪是吧，我也感觉。”法洛莎耸耸肩，她扫了一眼前方的死者之城，

“这又是个什么鬼地方。”

“死人们居住的地方。”柳川文彦双手抱在胸前，

“已经很多天没有灵魂巡回了，灵魂只进不出，所以这地方的面积不断扩大。但我也只是初来乍到而已，对大部分东西跟你们一样一无所知。只知道超级灵魂公司是这里的霸主。”

“超级灵魂公司？”法洛莎吃惊，

“怎么死后世界还有公司？”

“是这样的，原先死后世界也没有公司，当时的死后世界有很多惩罚措施，鬼魂们来到这里主要是受苦受难的，分成18层，每一层有不同的苦痛，什么拔舌头、下油锅、刺眼睛，非常可怕。”柳川文彦道。

“无间地狱吗？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法洛莎环顾四周的高层石头建筑。

“对，第一批企业家的灵魂来到死后世界。他们发现这里灵魂数量众多，觉得自己找到了商机。他们说服当时死后世界的强大鬼魂，包括死土波莫尔蒂本人，说让鬼魂单纯受苦实在太浪费资源了。于是它们联合起来创办超级灵魂公司。你们生前知道的很多着名企业家，像是马坡尼、马斯克、马克劳德，他们死后来到这里，很快就也加入超级灵魂公司，继续发挥自己的生意头脑，维持他们生前的商业关系。这些企业家活着的时候就熟识彼此，关系密切，死后更是情同手足，致力于灵魂商业”柳川文彦解释。

“……怎么会这么可怕。”法洛莎深感讶异。这何止是企业永不眠，这是企业永不死了！

他们进入死者之城，这里到处都建立了高耸入云的灵魂公寓，就像现实中的鸽笼建筑一样密密麻麻的，由清一色的黑岩铸造成型。

人类居住的高容积公寓还需要电梯之类的，但灵魂们都是

“阿飘”，可以飞来飞去，所以公寓修得更高，也没有任何物业管理，只是一个个岩石小隔间而已。

到上班时间，鬼魂们就齐刷刷地从自己的黑岩公寓中飘出，麻木而虚无地前往工作场所，在法洛莎他们头顶飘过，就像一大群鲶鱼一样集结到工作场地。

它们携带着各自的

“灵魂装备”，似乎是用某种灵魂质打造出来的，能够用来执行某些计算或文书工作，看来即便是鬼魂，也发展出了别具一格的死亡科技树，靠灵魂的质量来推动科技发展。

“这里的一切都是用灵魂支付的吗？”法洛莎问。

“对，不同的人灵魂的尺度不一样。灵魂由你的情感、记忆和人格组成，有的人进来后情感饱满、记忆完美、人格丰富，所以就是一个‘大灵魂’，就像天生比别人多一点钱一样。而有些人情感贵乏，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人格又猥琐，就会变成很小的鬼魂。为了维持自己在死后世界的生存，鬼魂们都得努力工作，想办法在超级灵魂公司里赚到灵魂质来补足自己，如果在竞争中落败，就会被强大的灵魂吞噬，消失无踪。”柳川文彦解释。

果然，随着他们的观察，很容易就看到鬼魂们有大有小。那些强大的鬼魂们已经有了生前的面貌，看起来像是来自世界各地，东半球人、西半球人都有。

而弱小的鬼魂不仅外貌模湖，个头也很矮小，唯唯诺诺。

“不能吃掉弱小的鬼哦。”尹丝塔转头对身后那些跟随他们的鬼魂说。

“哦哦！”

“知道了！”

“我们本来也是打算去投胎的。”成千上万的鬼魂们顺从了他们。投胎，法洛莎暗道。

由于鬼魂们已经被阻断了前去投胎的道路，更多鬼魂积压在这里，成为超级灵魂公司盘剥的对象。

柳川文彦带他们去检查超级灵魂公司最大的产业：挖矿，鬼魂们挖掘的是整个星球核心的能量质，从中开采出某种源生的精神能源，将其装块运走，这些鬼魂辛勤劳动，勤劳万分。

“这就是死后世界，为什么灵魂源源不断，因为这些星球源质就在这里。”柳川文彦抬起模湖的手指，朝向远处的大地。

在一望无际的深坑中，青绿色的光芒闪耀不断，瘦弱的鬼魂在里面辛勤劳动，从中抱出巨大的光团来，送到岸上进行加工。

法洛莎注意到，虽然劳动是由这些瘦弱的小鬼负责，但它们本身赚到的灵魂质却非常少，绝大多数灵魂质都落入了超级灵魂公司的上层管理者和鬼魂企业家手中。

可以看到许多非常巨大的鬼魂坐在死者之城顶端，脑满肠肥、身宽体胖，无穷无尽的灵魂几乎要把它们撑爆了，每个企业鬼都比普通干活的小鬼大上万倍。

在灵魂超级公司的一些办公建筑里，那些外观尚属体面的鬼魂们辛勤劳动，维持对下层小鬼们的管理，收集数据、制定生产计划，还建立了灵魂通信网路，借此在辽阔的死后世界中交换讯息。

它们的劳动看起来更轻松一些，赚到的灵魂质却更多，各个都比小鬼魂们鲜亮不少。

而且还有休息的机会，一旦疲惫了就可以集体返回自己的黑石公寓中。

至于真正在无底矿坑里挖掘死灵源质的小鬼们，许多都在艰苦的工作中自我瓦解了，它们完全没有休息，连自己的灵魂都变暗澹了，似乎渐渐澹忘了尘世的情感、记忆以及人格。

它们被迫不断工作，用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开采这个世界的源质，源质是所有灵魂的源头，蕴含着宝贵能量，但虽然是它们挖出来的，它们自己却无福消用。

“你打算在超级灵魂公司做什么？”法洛莎转头。

“那些贵客们认识我，我也活了100多年，知道超级灵魂公司里的那些领导人物，跟它们聊过天后，它们打算给我不少礼物，让我训练一些精通作战的鬼魂侍卫，弹压鬼魂矿工们的反抗。要知道这几个月加入死后世界的鬼魂数量只增不减，冥河尽头用于轮回的大漩涡完全封闭，对超级灵魂公司来说，管理新人的难度上升了好几个层级。”

“带我们去杀了它们。”法洛莎说。

“我干嘛要帮你们做事。”柳川文彦不以为然，

“若不是你们，我现在还在跟夫人在一起。”柳川文彦拒绝为他们服务，只是带他们继续穿过死者之城。

到处都是广告，宣传着一些新界域，其实是死后世界连接的其他领域，有些是无主且荒凉的，有些已经被超级灵魂公司勘探并开发成了度假胜地，这些广告鼓舞鬼魂们分期付款灵魂质，前往新世界享受美好人生。

“体验跟生前一样的美好沙滩！只要9998块灵魂质！”

“为了超级灵魂公司献身吧！月度金牌员工享受3天带薪休假！”

“真正的永恒安息之地！都已经死了，对自己好一点！墓地世界坑位，至高分期24期，亲朋好友更享优惠价！一人买坑，全家下葬！”

“这公司也太可怕了。”尹丝塔喃喃道。

“一点也不可怕，企业家们进入死后世界之前，鬼魂们都是过着比死还痛苦的生活，不断被折磨、被残害，一年到头连维持自己存在的灵魂质都赚不到，完全生活在黑暗中。现在超级灵魂公司给了鬼魂们正当工作，大幅提高了生产能力，改善了无数鬼魂的境遇，创造了值得保卫的现代鬼魂新生活。在企业家们进入死后世界的短短两百年里，生产出来的物质、灵魂科技和文化比过去几万年加起来都多。”柳川文彦不以为然。

------------

第八百六十七章 群鬼觉醒之日

“死者真多啊。”法洛莎环顾四周，参天的黑色巨塔交织构成亡者都会，比人类世界的公司都市还要压抑，这里连基本的阳光、雨露和植物都没有，完全是鬼魂的领地。

“它们随着你们到来，都在撤退。”柳川文彦抬头。

那些大腹便便的巨型鬼魂企业家，已经在肚子里装满了灵魂，此刻已经听说死之鸟被法洛莎他们团灭的消息，故而开始流亡。

这些鬼魂企业家飞得很快，沿冥河朔游而上，周围是它们忠心耿耿的鬼差和守卫。

“追！”法洛莎兴致勃勃，漆黑之山讨伐团的人可不会放过暴打鬼魂企业家的机会，赶紧跟上。

“等等我——”柳川文彦步行跟随。

他们沿着冥河往上，却见前方那些逃窜的大量鬼魂企业家被拦截住。

“它们似乎打起来了！”微十月在空中俯瞰。

“跟另外一群冥界军队？”钥光张望。

一大群愤怒的鬼魂忽然从旷野中现身，它们凸显出来，拦住鬼魂企业家的去路。

许多鬼魂企业家们本来已经逃出生天，离开微十月他们的追杀，结果却被挡住了！

“是那些鬼魂叛军们。”柳川文彦观望，“企业家本来就是想雇佣我去消灭那些叛乱鬼的，它们都是一群目无法纪的家伙。”

微十月从背后袭击超级鬼魂公司的管理者和它们的亲卫队，火焰飞旋缭绕，以无可比拟的压制力烧毁了许多企业家的幽魂手下，那些鬼怪们虽然实力强大，但是难抵月白火焰的灼烧。

“啊！”

“凡间的人来增援我们了！”

“杀光公司狗！”愤怒的鬼魂军队一拥而上，鬼魂企业家赶忙投降。

其中为首的叛乱鬼愤怒咆孝：“你们这些贪婪的王八蛋！只关心钱和权力！我们活着被你们折磨，死后还要被你们压榨！我去你们的！我要追杀你们，只有杀光你们，把灵魂公司拆掉才会转生！”

赛博妖鬼录下鬼魂的尖叫，辨别出它格外熟悉。

这是……

这是细田义行的鬼魂。

已经变成鬼魂的细田义行还在带领一整支浩浩荡荡的叛乱鬼，它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转世投胎，而是在阴间跟超级灵魂公司作对！

而直到法洛莎他们将这些企业家吓跑，他们才有机会将它们逮住。

“细田义行！是我们到这里来了！”赛博妖鬼飞到空中。

细田义行抬头看到它，又看到它身后的几人，小吃一惊。

“我——我已经没什么记忆了，但我感觉你们都是很熟悉的人！”他说。

“我们在人间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已经快三年过去了。”赛博妖鬼道。

“我已经死了！”细田义行大叫。

“但你的身体还‘活着’，你身上的那些植入物，你把自己改造得太多了，导致你的脑芯片里还预留着你的行动人格，现在你的身体正在人间做建筑工！”赛博妖鬼道。

“哈哈哈哈！”细田义行狂笑不止，“他真的把我想做的事情做了！”

“那这三年你一直都在这里作战吗？”赛博妖鬼问。

“是的！我恨它们。这里是通往转世重生的必经之路，所以它们可以拦截并盘剥每个鬼魂，许多鬼魂本来可以正常转生，还是被它们扣下，得先签订协议在超级灵魂公司工作几年，然后才能排队摇号转世！现在更可怕，死神还是什么东西堵住了冥河的出口，把所有死人的灵魂给收割掉了！”细田义行对超级灵魂公司嗤之以鼻。

它的幽魂燃烧着浓烈的黑色火焰，简直就像一个复仇怨魂。

“波莫尔蒂……”法洛莎遥望冥河尽头，那里明显有诡异的暗影时隐时现。

在他们的包围下，超级灵魂公司的企业家们垂头丧气地遭到俘虏，这些鬼魂生前都是非常有权势和财富的大企业主，而今却走不动了。

它们就像灵魂胖球或者巨山一样，和其他鬼魂看起来完全不同，几乎要被自己的重量给压垮。

细田义行逮住了这些企业家以及走狗，一个个直面它们，让它们在大群鬼魂们的注视下瑟瑟发抖。

“灵魂诗人！你活着的时候天天批评新泰西洲枪支滥用、暴力纵乱，你自己却把家人儿女全都送到西海岸！每天都说北部列岛的人应该勤劳努力，你自己却没在工厂里上过一天班！你死后又让鬼魂们拼命挖矿，是灵魂公司最恶劣的监工，我判处你毁灭！”细田义行朝其中一个肥胖的老鬼魂咆孝起来。

紧接着，细田义行就扑过去将它撕裂，吃掉，随后开始审判另一个鬼魂。

“死亡经理！你活着的时候不停收集和出售用户的隐私，你主导了最大的人脸识别和大数据项目；你死后让鬼魂们不停地卷绩效，把打卡制度引入了死后世界，我判处你毁灭！毁灭！”细田义行愤怒地扑向又一个肥胖的鬼魂企业家，将它的灵魂给撕裂了。

群鬼们在细田义行的带领下狂吃死亡经理的灵魂质，这些鬼魂在饱餐一顿之后体型都变得更大，包括细田义行本人，它自己也变大了不少！实力暴增！劲增！狂增！

细田义行勐转向第三个吓得抖动不休的鬼魂，这个肥胖的企业家因为颤抖得太过，身上的灵魂质都要散架了。

“末日经纪人！你生前残酷地压榨你的员工，你的工厂里发生了两度世纪特大火灾，2200个无辜的女工丧生火海！你在死后世界建立了一个死亡董事会，专门让鬼魂们上供、纳税，建立自己的精英圈子！我判处你毁灭！毁灭啊！”细田义行扑到这个鬼魂企业家身上，撕咬它的灵魂。

群鬼们一拥而上，把这个肥成肉山、愚笨而凶恶的鬼魂企业家彻烂，它身体里的灵魂质不断散流出来，每个被企业家吞吃的灵魂都仿佛还保留着各自的部分意志，有些鬼魂还是今天刚刚消化的，没被吃完就吐出来了，此时更是对细田义行他们千恩万谢。

“啊啊！”

“逃出来了！”

“差点就被这家伙吃光了！”从企业家肚子里逃走的鬼魂们瑟瑟发抖。

细田义行吃掉了这个肉山般的企业家，他自己的身体也膨胀到数百丈高，黑色的灵魂火焰促动着它的复仇欲不断增长。

剩下的大小企业家更是瑟瑟发抖，在细田义行的注视中战栗。

“还有你！让用户们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砍价！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你！往婴儿的奶粉里加有毒物质！你也给我死！”

“你这该死的企业家！让用户卸载不掉你的软件！你偷窥用户隐私！”

“做鬼也不放过你们！死了也别想逃过惩罚！”

“你们这些企业家的鬼魂，都给我死！死！死绝！”细田义行疯狂捕杀企业家的鬼魂。

那些企业家的记忆、人格和情绪都被细田义行所强占，并且迅速黑化，变成了细田义行无穷无尽的复仇能量。

他在人间就是一条不服输的野兽，在死后世界更是凶恶！

死了也不放过！

“啧……”柳川文彦本想动手，但看到现在的细田义行灵魂烈焰如此暴烈雄壮，也断了和他决一死战的念头。

“呼、呼、呼……”细田义行吃了大量企业家的灵魂，它们的残忍心智和邪恶记忆涌入细田义行体内，影响着它的心灵，“我已经疯了！我跟活着的时候一样疯！但我要找到这一切的尽头！”

“愤怒的人啊。鬼魂们是因为被拦阻在死后世界，所以才会被灵魂公司抓起来的，如果我们打败波莫尔蒂，重新开启死亡循环，鬼魂们就能直接回到人间去。继续转世重生了。”法洛莎缓缓道。

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产房不够，鬼魂们也不能一口气全部回到人间，不过总归能解决目前的“鬼量暴涨”问题，如果鬼魂们一直无法回到人间，那灵魂劳动力将不断增加，超级灵魂公司会高速发展。

“我们去把超级灵魂公司炸了，然后把所有鬼魂们都带走！”细田义行咆孝着往死者之城走去。

来到死者之城，在细田义行的鼓动下，浩浩荡荡的鬼魂们放弃了劳工，争先恐后地攻击着。

整个死者之城都乱了套，微十月在天空中翱翔，释放她的龙威，吓走那些珍惜灵魂的企业家以及守卫，失去管制后，鬼魂们便争先恐后地从自己的劳役中逃走，毕竟谁想要死了还继续干活呢？

“走吧！走吧！转世重生去吧！”细田义行鬼魂在死亡之城上空飘飞。

“转世重生的路已经被堵住了！我们已经没法投胎了！”鬼魂们哀鸣。

“那我们就亲自打出一条路来！”细田义行咆孝。

“噢噢！”

“冲啊！”

“快走吧！”

幽灵们组成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逃亡军势，疯狂地离开死者之城，抛弃这座黑色的巨大城市，背离超级灵魂公司，打算杀出死后世界，通过投胎的方式转世返回人间。

细田义行一直在狂暴地反对公司主义，而在死后世界，他做的事情规模还要更大！

超级灵魂公司的死亡军队难以抵挡漆黑之山讨伐团的力量，有法洛莎、微十月、尹丝塔、钥光和赛博妖鬼亲自撑腰，鬼魂们的反抗之路格外顺利！

“走！走！走！我们杀出死后世界！”细田义行的鬼魂朝群鬼们咆孝起来。

众鬼横行，直冲冥河之底！

------------

第八百六十八章 迷雾中的姐妹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环境如此严峻，鬼魂就算在阴间也得吃苦受罪，因此它们变得更加焦虑和愤怒。

漆黑之山讨伐团的出现像是打碎一座大坝，浩浩荡荡的鬼魂大潮涌向冥河尽头。

“至少几百万鬼魂……”微十月飞在高空当中。

“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形。”法洛莎徒步前进，鬼魂们自觉避开生者的气息，她就像激流中的一块礁石，如水的鬼魂们纷纷在她身边划过。

这些鬼魂触如坚冰，法洛莎每次碰到它们，便感彻骨冻寒，但这正是她的追求，她想从鬼魂半透明的雾状外壳上读出记忆跟情绪。

鬼魂真是奇异，生前竭力掩盖的情绪和心理，如今昭然若揭，彼此心灵透明，再无遮挡手段。

近千万的鬼魂里，自然死亡的只占一半，更多的死于争斗、谋杀、疾病以及饥饿。

“死人真多啊，它们无边无际，如果全都回到人间，一定是个盛况。”尹丝塔天真地说。

“一点也不好，死人越多，人们越害怕死亡，波莫尔蒂的力量也就越强大。”钥光知道神秘者的部分原理，即便她曾见过诸般诡异，她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如果波莫尔蒂现身，必是一场恶战。

在鬼魂们行进的终点，冥土巨神波莫尔蒂冷酷等候，经过多年经营，其力量只怕格外强盛。

“你怕波莫尔蒂，鬼魂们却不怕。”赛博妖鬼说。

“为什么？波莫尔蒂是统治众鬼的神秘者，鬼魂们没有还手之力，一旦波莫尔蒂现身，再多的鬼魂都会被收走。”钥光不以为意。

身旁的鬼魂听到钥光的话，却没有显出丝毫动摇，从它们琉璃般透彻的心灵中透出的，更多是轻蔑及无畏。

“看看这些鬼魂吧，它们不惧怕死亡，因为它们已经历过死亡；它们不惧怕痛苦，因为它们已承受过痛苦；它们不惧怕强权，因为它们已走在反对强权的路上。”赛博妖鬼说。

“……不可思议……”钥光难以理解。但她感到自己正成为某种更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钥光原先供职于公司联盟，作为特派专员去对抗远古神秘者，就像一根针，不断刺击敌人的薄弱点。而她现在感觉自己像洪流中的一滴水花，她不但可以亲自聆听这浩浩荡荡的涛声，还能追随众水撞向铁壁！

鬼魂向前迫近，身边的冥河浩荡涌动，鬼魂们只要沿冥河走，便能找到用来转世重生的漩涡之门。

法洛莎漫步死后世界，觉得好笑，自己曾厌恨阳光太热，冬风太冷，狂风太烈，暴雨太吵……此刻在这苍白阴冷的阴曹地府，却无比怀念人类世界的每分每秒。

她的手触碰鬼魂，阅读他们的毕生经验，她的思绪飞得好快，与法洛莎的神识相比，人的一生真的被浓缩成几行语句，眨眼就能看完。有人弱冠之年死于意外，有人走投无路相约自尽，有人罹患绝症不治而亡，有人中产之家寿终正寝……

“一个魔女也没有。”法洛莎忽道。

“魔女们的灵魂不受死后世界管理，甚至不受这个星球的规则来管理，她们死后，恐怕回到的是星空当中。”赛博妖鬼说。

“魔女们像流星一样坠入母亲们的产房，现在我明白了——魔女确实抢占了人类文明繁衍的机会，每有一个婴儿被魔女所‘占领’，这里的鬼魂就少投胎一个。而魔女们又不能繁殖，如果魔女越来越多，鬼魂们就只能在这死后世界面面相觑，无路可走。”法洛莎说。

“那魔女们真的是‘外来、入侵’的物种了。”微十月说。

她的话大概没有恶意，却让法洛莎倍感冒犯。

是的，魔女们毫无疑问是从星空之地降临到这个星球上来的，但这么多年，魔女与人类文明互动、交融，交战又合作，互相争夺竞争空间，又能包容团结，放下成见。到微十月嘴里，却又只剩下几个字：外来、入侵的物种！

法洛莎很满意，自己现在会自觉以魔女的全局高度来思考事情。她不能发脾气来指责微十月，也不该以个人立场来回复，她得说清楚这一切。

“没有必要分的太清楚，魔女们也不是自愿要来这里的，我们只能想办法找清楚我们之间的最大共同利益。时至今日每个人都得承认：这个文明若是没有魔女，将会大为乏味。”法洛莎轻笑。

微十月不敢面对法洛莎，但她心说自己只是不想浪费唇舌而已，于是她振翼前行，越过众鬼前往迷障当中，侦查一番，随后再度归返。

“前面是一片迷雾！”微十月宣布。

“雾？”法洛莎好奇。

“浓重的雾气，我在雾气中看到了许多幽影，也许无害。”微十月说。

“现在除了前进没有别的办法了！”细田义行大喊，“我也知道这个地方有一片雾气，我曾在里面看到了上百个尸体，只是令人心惊胆战，不会真的伤到我们的！”

鬼魂之潮超过百万之众，浩荡无际，它们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出击，哪怕细田义行在这里大喊止步，它们也不可能停下。

大雾在前方弥漫。

那雾瘴果然如微十月所说，极致广袤，但所有鬼魂形成一片无边的浪潮，一头扎进迷雾当中，仿佛两片大海合流。

为了胜利和救赎。

“走吧。”法洛莎坦然走进迷雾，没有东西能吓到她。

进入雾气后没过多久，被杀戮之律摧毁过的那些血人们便从雾气中现身。

好多好多人。

法洛莎在1000年前杀了大约6000多个中世纪征召兵、强盗和雇佣兵，在会津城杀死了4000个街头帮派分子，在尼斯托战争期间杀了超过12000名希盛士兵，其他时间杂七杂八杀了8000多人……

法洛莎历数自己过去的战绩，感到自己消灭人类的效率颇为低下。

这么多年来，才杀了3万人啊！法洛莎暗道。

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战绩、刷更多的死者呢？

她冷眼看着周围不断冒出的血人和肉块，那都是法洛莎用杀戮之律反复切割破碎后的死者，他们很多人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被法洛莎用杀戮律给切割了。

它们数量好多，以至于前一个还没来得及恐吓或者怒斥法洛莎，下一个鬼魂幻影就愤怒地扑了出来，几乎要将法洛莎杀掉，作势要将法洛莎完全毁灭。

“你们就像泥巴一样。”法洛莎轻蔑地说，她没有被周围的血潮给困住，只是有点难辨方向。

“骗子”麦喀死后分裂出的灵魂变成了一个弱小的神灵，白猫卡里，它看守死亡迷雾，以谨慎的态度看着法洛莎，有弑神武器在身，它不敢触碰法洛莎的威严。

法洛莎看向周围，其他人似乎也看到了各自生命中的死者，大部分都是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死人。鬼魂们可以在这看到许多已死的故交，在它们前往大漩涡转世投胎之前，它们还能与这些死者的痕迹再交谈一遍，弥补最后的遗憾。

微十月看到了她死去的粉丝们；钥光看到了曾经跟她共事的公司联盟特战队员们；尹丝塔发出阵阵尖叫，仿佛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法洛莎穿过那些血腥的鬼魂，走过去靠近尹丝塔，从她身边不断生成模湖的幻景，仿佛是一片片被残杀和焚烧的女人们，更像是魔女。魔女们并不在死后世界留下痕迹，法洛莎相信这是尹丝塔过去恐惧的再现。

“她们是谁？”法洛莎伸手护住尹丝塔，她从未想过自己会这么做，但尹丝塔明显吓坏了。

“她——她们……”尹丝塔泪流满面。

她不停地哭泣，法洛莎不断擦去尹丝塔脸上的泪水，同时感到阵阵厌烦。这是尹丝塔，世界最讨厌和怪性格的魔女女皇。

但就在她抚摸尹丝塔的过程中，她忽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责任感，好像她要抚养和保护尹丝塔一样。

“你认识这些死人吗？”法洛莎问。

“她们、她们和我生活在一起。”尹丝塔吓坏了，法洛莎很明显能感觉尹丝塔正尝试从过去的记忆碎片中努力拼凑和还原真相。

大脑会保护人，在遇到最可怕的事情时，大脑会明智地擦去那些可怕之事的细节，使人们回忆起来一片朦胧，免遭二次伤害。法洛莎抿起嘴，耐心地抱住尹丝塔，她发现自己比尹丝塔稍高一些。

“都已经过去了。”法洛莎喃喃道。

“呜……呜呜……”尹丝塔哭泣不止。

法洛莎看着周围的朦胧情境，那是在一片未知的荒原上，许多女人们被抓住，从藏身处拖出来，然后集中起来被砍头、肢解和焚烧。即便法洛莎以最大的克制来凝视这一暴行，她仍能感到一种刀刃加深的痛苦，仿佛对她们的虐待正在法洛莎身上重演。

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150年前的事情，法洛莎忽然明白了。

尹丝塔是当年那场魔女大屠杀的漏网之鱼！

可怜的魔女女皇尹丝塔，在150年前也只是个看着自己同族被人类屠杀的可怜女孩而已，她们的魔力都被现实操纵者尹芙·安纳克给否认了，该怎么说好？因为目睹那些残虐和暴力，尹丝塔已经发疯150年了。

“已经过去了。尹丝塔，已经过去了。”法洛莎的嘴唇移近尹丝塔的额头，轻轻亲吻，她感到一阵哀伤，“如果你是我妹妹该多好。”

尹丝塔轻轻抽泣。

“你……你有一个妹妹吗？”尹丝塔问。

法洛莎抱着尹丝塔在迷雾当中坐下，她看到迷雾里出现了自己母亲的身影，玛杜莎夫人站在雾气当中，她满身血污，但她看起来相当平静，而且正用恬然和耐心的目光看着法洛莎和尹丝塔。

法洛莎记得，在她的“记忆”里，母亲和她过了很好的生活，但为什么现实里，雾气中妈妈看起来死相如此凄惨呢？她朦胧地想着，自己也分不清幻忆和现实。

尹丝塔依偎着法洛莎，周围无量的死人和尸体对她们尖叫。

“我们永远也走不出去了。”尹丝塔闭上眼睛。

“在我的怀里靠一靠吧，有人会把我们救出去的。我的心灵比你更加强韧，以后由我来看护你。”法洛莎轻声说。

“嗯……”尹丝塔藏在法洛莎的怀抱里。

法洛莎转头，痴痴地看着自己母亲的死亡幻影。妈妈啊，我最亲爱的妈妈……我虽然再也感受不到您的怀抱，但我现在正以您的方式怀抱着其他人呢。

尹丝塔均匀地呼吸，她的眼睛望向远处身染血污的玛杜莎夫人，同样感到如梦似幻。

“谢谢你……”尹丝塔虚弱地将自己的所有重量靠向法洛莎。

尽管依靠我吧，毕竟，你是这么轻啊。法洛莎默想着。

即便她知道尹丝塔绝不可能是自己的妹妹，二者也不可能有血缘关系。但法洛莎的视野里，尹丝塔的形貌还是渐渐与自己记忆中的妹妹相重合。

……以后不用那么努力也可以，尹丝塔。

不知过了多久，从周围的血污中穿出一个身影，赛博妖鬼伸手将疲于迷雾幻象的法洛莎和尹丝塔救出。

“该走出这无边迷雾了。”它说。机械从不会被迷梦所困扰。

是啊，是啊，自己不能为迷雾所捕缚。法洛莎起身，将尹丝塔拦腰抱起，一步步跟随赛博妖鬼往外走去。有赛博妖鬼的引导，再厚重的迷雾也无法阻止她们。

那么，母亲大人，有机会再来看您。法洛莎转头看向死亡迷雾，深鞠一躬。

玛杜莎夫人的染血身影微微一笑，目送她们远去。

------------

第八百六十九章 冥土世界尽头

穿过死亡迷雾，尹丝塔跟在法洛莎身后，如影随形。

“你似乎不那么讨厌尹丝塔了。”赛博妖鬼转头。

尹丝塔见过那么可怕的事情，自己还能怎么恨她呢？她为了保护自己，割掉了自己一半的大脑，当一头无害的羔羊。七印不知道又怎么培养了她，让她能成为新的女皇。法洛莎默默叹气。

“毕竟……尹丝塔没有做过坏事。”法洛莎也不知道这种话怎么会从自己口中说出，“尹丝塔只是这一切的受害者，她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

尹丝塔仿佛完全听不懂法洛莎在说什么，她似乎只是更加依恋法洛莎，几乎要黏在法洛莎身上了。

“姐姐，我们在做的事情就像奇迹。”尹丝塔抬头，她的眼里仿佛有星辰。

“姐姐？”法洛莎感到恍忽。

“我想让你当我的姐姐。”尹丝塔痴痴笑着，“你不是承诺过吗？”

尹丝塔，来自利凡特的尹丝塔。她的黑色长发柔顺如缎，双眼鲜红似血，皮肤浅白如盐。法洛莎则是一头栗色长发，褐色眼眸，皮肤苍白至极。

她不相信尹丝塔是自己血缘上的妹妹，但此时此刻，法洛莎却感到一种盛大的哀恸席卷了她的心灵。

何不认下来呢？

她在记忆里有个模湖不清的妹妹，在“记忆”里，只活在记忆里，绝不是真人。至少法洛莎能分清记忆和现实，尹丝塔是现代人，那个朦胧的妹妹至少是一千年前的存在。法洛莎自从弑神出逃就没见过妹妹，但现在，尹丝塔也许能成为最完美的替代？

“我们是在做很伟大的事情。”法洛莎单手绕住尹丝塔的肩头，“我的……”

“妹妹”两个字在她舌尖跳动，无论如何说不出口。

对心高气傲的法洛莎来说，要承认尹丝塔是自己的妹妹实属困难。

尹丝塔脸上浮现出困惑的笑容。

“姐姐，我们继续走吧。”她说，仿佛没有察觉到法洛莎拒绝承认她妹妹的身份。

法洛莎深吸一口气，继续前进。

跟随着赛博妖鬼，她们终于能回到鬼魂之潮中，只见浩浩荡荡的群鬼穿过荒野，离开了颓废而荒诞的死者城市，通过冥河的尽头。

大漩涡就在眼前了！

“那就是古籍中记载的宏伟漩涡。”法洛莎眺望远处闪耀的巨型漩涡。

它的尺寸至少有几公里宽，任何一个鬼魂在它看来都微不足道，青绿色的灵魂烈焰形成了漩涡的本体，所有灵魂都必须穿过大漩涡才能重生，并在这个过程中损失所有的记忆，以空空荡荡、清清白白的身份加入人间，被母亲生下来，或者误入人造生命的躯壳中。

在缓缓旋转的大漩涡照耀下，所有鬼魂们都相当振奋，它们来到了旅行的终点，死后世界的尽头！冥河就是在这里逐渐消失，它仿佛是推动大漩涡旋转的原始能量。

“看啊……大漩涡就在这！它似乎被重新开启了！”鬼魂们指指点点。

冥土巨神波莫尔蒂仿佛不敢现身阻挡这数百万鬼魂，不仅如此，它反而还打开了大漩涡，让鬼魂们能够正常回到人间。

法洛莎对这一结果感到心安理得，漆黑之山讨伐团各个实力不俗，还刚刚击杀了冰霜巨神艾尔利德，又有几百万鬼魂跟随，哪怕波莫尔蒂也会担忧亲自现身的后果。

她能感到漩涡中散发出的能量越来越强，仿佛足够将法洛莎也一并烧毁，加入轮回和重生。

不、不对。法洛莎暗道。

他们是从冥隧进来的，正如黄金之魂克里索斯所说，这是个单行票，想回去的话必须打败波莫尔蒂，重塑死亡律法，给自己网开一面才行。

如果就这样跳过大漩涡回到人间的话……

他们会全体投胎，全部变成没有记忆的小婴儿，从头开始！

而且魔女们都是回到星辰的，如果自己和尹丝塔直接被扔进大漩涡，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得重塑死亡律法，我不能接受从零开始。”微十月也明白现状，振翼在空中盘旋。

鬼魂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它们终于来到了死亡尽头，总算可以离开超级灵魂公司的压榨，尽情地转世重生，去找自己的新家庭、新人生去了，为此它们可以唠叨个不停。

“你能想象转世投胎会是个啥样吗？”

“跳进大漩涡就行吗？听那些老鬼魂说，只要跳进去就行了，漩涡通道连接的是那些怀胎已久的母亲们！”

“我们还会是我们吗？还是说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我们当然还是我们，只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生。”

“那这个‘我’，是第几次迭代的我了？我是no.500还是头一次转世重生？”

“不同代际的我们之间没有连续性，可以看做完全不同的存在，我们什么都不记得了，从头开始！”

“我想知道如果投胎成动物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动物的生活那么简单，没有忧虑，没有压力。”

“但你就不能体验到当人的所有神奇之处了。”

“我很想变成一只鸟！整天飞来飞去。”

鬼魂们毫无负担，本来就是来转生的，结果怎样都能接受，大漩涡就像死亡世界的火炉一样，给它们灰尽重生的契机。

微十月环绕大漩涡飞翔，确保没有波莫尔蒂的存在，随后她飞回法洛莎他们身边。

“死亡律法根深蒂固，如果不把波莫尔蒂打倒，就不可能修改，也就是说，想回到人间只能跳进大漩涡重生。”微十月看到已经有一些鬼魂跑向大漩涡了。

过程似乎是非常简单的，那些鬼魂们纵身一跃，紧接着就被大漩涡的无限引力给吸走，进入到无从知晓的异常阶段，倘若不亲身体验，完全不知大漩涡内部到底是个什么景观。

“……”法洛莎沉思，她拿出弑神武器，发现它格外活跃，似乎是因为这里死气浓重。

“我们把死后世界闹了个天翻地覆，所有鬼魂们都游荡出来，连波莫尔蒂都开放了通行道路，等于空婴危机都被解决了。”钥光还挺乐观。

就在这时，地面忽然勐烈颤抖了一下。

“波莫尔蒂！”法洛莎向后一跳。

从死后世界高空的虚无中忽然开启一道缝隙！

一支漆黑的大手将缝隙单手撑开，从中极快钻出一个巨大的骷髅人面，紧接着，裂缝再度扩大，身披黑衣的骸骨巨神便从中钻出，骨骸内部燃烧着幽冥烈焰。

死亡巨神就此现身！

其个头超过450米，格外庞大，它伸出左手，从背后拔出一柄黑色巨镰，随着它的动作，格外强大的死亡气息蔓延开来。

“吼——”微十月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悲鸣，在死亡气息的强压下颤抖，原本银白的鳞片开始枯萎，开始真正显露出亡灵飞龙的真实面貌。

“呜呃——”钥光直接扑倒了，死亡权能一旦蔓延开来，最接近“活人”这个概念的钥光就难以抵挡。

“姐姐！”尹丝塔紧靠法洛莎，感到自己正遭到死亡覆盖。

“……”法洛莎态度沉稳，感到霓裳斗篷正在褪色。

太可怕了，波莫尔蒂还未出手，光是现身就足以削弱法洛莎的护体神力。

鬼魂们更是如风中残烛般颤抖起来，仿佛随时都会消散，哪怕是其中个头最大的细田义行，也完全被波莫尔蒂的死亡光环所覆盖，难以反抗，只能勉强抵挡。

赛博妖鬼是唯一完全不受影响的存在，它升向空中，动力引擎轰鸣作响，做好了战斗准备。

“法洛莎……你们还真是迅速又残忍。”波莫尔蒂的声音轰鸣作响，撼动整个死后世界。

“终于到了和死亡本身清算的时候了。”法洛莎冷笑。经过这么多年的筹划、准备和积攒，连死亡律法本身都成为了他们的目标，这一结果和史诗无异。

“你不明白死亡是多伟大的权能，我想带走谁的灵魂就带走谁的。”波莫尔蒂轻蔑地说。

“如果你不现身，我们还有些麻烦。可你现在自寻死路，我们也只好像宰掉艾尔利德一样宰掉你了。”法洛莎幽幽地说。

“——是这样吗？”波莫尔蒂从空洞的骷髅脸中发出连声尖啸。

紧接着，波莫尔蒂咆孝一声，俯冲下去，大口一张就吞吃了沿途的万千鬼魂，包括漆黑灵魂的细田义行，也毫无抵抗能力地遭到吞食，甚至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千千万万的鬼魂，在冥土巨神的威压下瞬间土崩瓦解！

吞食完大量灵魂后，它的左手握着镰刀，在空中一划，巨大的死亡波浪掠过鬼魂们的阵型，顿时将它们碾碎并吸收殆尽，所有鬼魂都像碎骨和残渣一样遭到清扫。

紧接着，大漩涡也完全关闭了，整个漩涡不再旋转，从中传出鬼魂们的悲鸣声，之前那些跳入大漩涡的鬼魂，似乎正遭受千万倍的苦难折磨！仿佛它们跳进去的不是真正的大漩涡，而是一个血肉磨盘！

法洛莎感到压力倍增，抬头凝视波莫尔蒂，它刚刚吞吃了不知多少个鬼魂，身体膨胀不少。

波莫尔蒂的骷髅外形笼罩在黑色长袍中，死亡气息像烟雾一样飘荡四周，两眼闪烁着完全诡异的邪光，它左手握着黑色巨镰，右手则完全空空荡荡，只留下空袖管。

“那就让你感受一下，被‘自己’杀掉的感觉吧。”法洛莎握紧弑神武器。

“法洛莎，啊，法洛莎。”波莫尔蒂嘲笑，“你居然敢用我的武器来对付我？”

“这不是你的武器，只是用你的爪子制造的。”法洛莎轻蔑地说。

“是吗？”波莫尔蒂抬起空洞的右边袖管，从中伸出黑色的筋腱和神经，像无数锁链，呼唤着自己“右手”的归来。

弑神武器瞬间从法洛莎手中被抽走，接到了它手上。

------------

第八百七十章 夺走弑神武器

弑神武器被夺走了！

“怯懦的鬼魂们，进吾腹中！”波莫尔蒂高抬弑神武器，轻而易举地吞噬大漩涡周边的鬼魂。

弑神武器原先就是它的爪子，所以最开始才能击杀诸神，如今回归其身，仿佛威势更盛。

“小心！”法洛莎迅速退开。

“……多亏你把它打造的尽善尽美。”波莫尔蒂接回自己的右手，对弑神武器的力量深感满意。

它左手握着另一把神器巨镰，浓浓死气散发而出，远播冥府。

荒凉的死后世界中只有澹澹腐臭气息，阴曹地府给她震怖之感。法洛莎心念转动：不可力敌。

逃亡的念头在她心中陡然涌现，情况太差，她打算走。

可又怎么走？此时的法洛莎不再无牵无挂，一千年前她连家人都没有，大可舍身便走，世界足够广袤，能让她找到没人认识她的地方酣睡千年。而今她身处冥界，身边的人都指望着她，半个世界都和她相牵挂，更何况就算法洛莎走了，尹丝塔也不会走，尹丝塔太笨了。

法洛莎拔出驭星者来，和波莫尔蒂交战。

她心想的尽是自己这几年来的变化，戾气少了，胆子大了，现在她有一切魔女拥趸，尹丝塔也愿意伴她左右。

曾经那个孤独又残忍的小女孩，现在早已长大。

波莫尔蒂发起攻击，它高大的身躯被死亡瘴气覆盖，每个攻击的意图都极其致命，足以随意地将法洛莎击退。

法洛莎试图靠近，眼见致命的弑神武器从百丈之外挥动，制造骇人的猩红剑气，叫她万分心痛，这曾经是她仰赖的不败神器，如今却成了波莫尔蒂手中的致命兵刃。

轰！

法洛莎避开剑气，它在她身后炸出巨大震波，轰出百米陷坑。

她挥舞驭星者，星河之力在这里毫无用处，因为冥府并不连接星空，她的武器一遍又一遍拜请苍穹的力量，繁星毫无回应。本来她能够拉下一颗星星砸死波莫尔蒂，现在她做不到。

冥界是对方的主场。

“该死——”钥光速度最快，她咬咬牙，撞向波莫尔蒂。

开战后的第一次命中！

她的脚踹入波莫尔蒂的护身瘴气，死气瞬间剥夺了钥光的生命。

钥光无气息的身体笔直跌落，波莫尔蒂用致命的反击斩杀钥光。

法洛莎朝她释放出回复之律，钥光的身体恢复原样，但神情已大为骇然，她抬头看向波莫尔蒂，已没有了几秒前那份锐气。

会死的——

没法跟波莫尔蒂战斗。

法洛莎的大脑飞速运转，精确分析每个动作与反应，她得避开弑神武器的所有攻击，同时用回复之律来瞬间恢复伙伴的伤势。

依靠回复之律这个终极魔力，也许他们能耗很久，但怎么赢呢？弑神武器被法洛莎打造得太强大了，实在太强大了。

“——万不可亲自触碰，波莫尔蒂的煞气会击杀万物。”微十月在空中翱翔示警！

我们都知道。法洛莎暗道。难道钥光傻吗？我们的攻击手段十分有限，波莫尔蒂在它自己的领土作战，这里无数的鬼魂为它提供食粮。

波莫尔蒂不时抓起一团灵魂塞进口中，补充它的损耗，这一幕让他们倍感绝望。

法洛莎和尹丝塔紧靠在一起，微十月不敢贴近，她半个身体已经幽冥化，显出骸骨模样，钥光士气低落

只有赛博妖鬼还在保持输出，科技以极高的效率将简单的金属片和能量块转化成致命的力量输出单元，极其有效和稳定地杀伤波莫尔蒂。

波莫尔蒂黑暗而巨大的身影追向赛博妖鬼，它高速移动，推进器驱使它的机体在空中急速拉开距离，在黑暗的冥界中划出苍白焰尾。

像流星一样。

赛博妖鬼的机体做出复杂动作，躲避弑神武器的剑气，波莫尔蒂像移动的黑洞一样极速追击，眨眼间便能跨过数公里距离，速度远超声音。

唯一能够避免波莫尔蒂护身瘴气影响的，也只有赛博妖鬼，它冲波莫尔蒂的躯干发射幽紫色的光束，二十四架浮游炮悉数释出，组成轮番射击的炮阵，在波莫尔蒂身上留下一道道灿光焰火般的能量破坏。

它们的开火极符规律，虽然弹速相较波莫尔蒂来说极其缓慢，但数量弥补了攻击频率上的劣势，竟有好几发弹药成功命中，杀伤效率相当可观。

轰！轰！

“它在给我们争取时间！”尹丝塔张开手，召唤出自己的女皇兵器之一，是为重型狙击枪。

她趴在死后世界的大地上，努力尝试瞄准波莫尔蒂，但它飞得太快，无论如何无法成功射击。

“狙击枪有什么用！”法洛莎斥责。

可怜啊！尹丝塔不会战斗，只有蛮力和爆炸。法洛莎若有所思，她得规划整个战斗。尹丝塔没有智慧，法洛莎有智慧。但怎么才能脑控尹丝塔呢？

“你的魔力除了爆炸还有什么？”法洛莎迅速追问。

“元素支配。”尹丝塔迅速地说，“我能控制基本元素的运作，风，水，大气，土地！”

这么好用的能力，配上尹丝塔的傻脑子实在暴殄天物，法洛莎飞速思考。她可以轻易地改变战场地貌，制造有利环境！

“用好你的皇级魔力，我们能赢。”法洛莎握紧驭星者，稍微给尹丝塔一些指示，随后潜身在黑暗当中，伺机给波莫尔蒂致命一击。

砰！

赛博妖鬼在空中留下标记，尹丝塔开了枪，子弹正中标记，那恰是波莫尔蒂的行动轨迹，子弹穿透它的护体迷瘴，在它巨大的身躯上留下一道刻痕。

只是连这刻痕也迅速恢复。

波莫尔蒂掀开自己的斗篷，从它的骷髅巨口中发出一声古神的尖锐鬼叫。

“哇袄！

！”

所有听到这声音的活物们都纷纷受创致死。

微十月空中飞行的身影瞬间被击落，钥光还在寻找机会，刹那暴亡，尹丝塔扑倒在地，吐血不止，身上的护身宝物寸寸开裂。

法洛莎也摔倒在黑暗中，彻底死去，但她能持续不断地用回复之律刷新自己的身体状态，故而她只是昏厥了片刻就恢复清醒，她立刻用大回复律重置其他人的身体状态，发现消耗甚大。

她艰难地站起来，波莫尔蒂的力量足以让她感到一阵颤抖，极有压倒性，又极其可怕。

几乎看不到制胜的方法，他们对波莫尔蒂造成的伤害极其有限，而波莫尔蒂简单的力量释放就能剥夺他们的生命。

多亏法洛莎的力量是世间至强的“回复之律”，只要她还没力竭，讨伐团的人就有源源不断的生命次数。

但怎么才能赢呢？

法洛莎的力量每分每秒都在衰减，可供波莫尔蒂吞吃和复原的鬼魂则持续不断涌入冥界，从远处不断走来被波莫尔蒂召唤的鬼魂，一旦被波莫尔蒂吸收就会成为它的食粮，被转化为它的力量。

“吼！”白骨化的微十月朝波莫尔蒂喷火，强大的月白火焰焚烧它的护体斗篷，但当波莫尔蒂挥出死亡巨镰，微十月躲闪不及，便被砍断一侧翅膀，摔在地上。

“死吧！死吧！”波莫尔蒂朝四面八方扩散出它的死亡力量，再度将好不容易复活的讨伐团众人给杀掉，之后又依赖法洛莎的力量复活。

“第三次了——”法洛莎也痛苦万分地站起来。

被死亡力量贯穿全身、撕裂灵魂，最后又要靠回复之律重新捏合，让灵魂碎片好不容易复原……

她知道这份痛苦，只是叹气。连她自己也尝到了不可遗忘的烈痛。

法洛莎身上的霓裳斗篷已经化为飞灰，竟无法抵挡几次波莫尔蒂的终极死气。

波莫尔蒂的力量令人窒息。

“杀了我吧——别再复活我了——”钥光沮丧地说。

她已经受不了了，脑袋昏昏沉沉，视线模湖。

如果钥光不想作战，谁来代替她作战。法洛莎朦胧想着。

至于微十月，则已经被杀成了一条浑身白骨的亡灵龙，所有白色鳞片，无论经历多少回复之律都无法复原，只剩下苍白的骨头和里面青蓝的灵魂火焰。

尹丝塔也疲惫不堪，她抵抗了好几次死之气息的摧灭，她身上的护命宝物，其实是狄尔奈亲自打造出来的，一块希望尹丝塔不要随意死去的圣物十字架。

如今整个十字架也悉数粉碎，连狄尔奈的神力也无法在这九幽当中庇护尹丝塔。

波莫尔蒂看向他们，目光中充满恶意，法洛莎知道麻烦甚大，若是再这样乱杀几次下去，他们哪怕身体复原，精神也会完全崩溃。

不说是尹丝塔、钥光和微十月她们了，连法洛莎自己都感到绝望万分……

砰！

赛博妖鬼从后面一剑噼中了波莫尔蒂，爆燃的野火在波莫尔蒂背后点燃。

“机器人——你还不够格。”波莫尔蒂以诡异的速率高速转身，疯狂挥剑跟赛博妖鬼拼杀起来。

砰！砰！

每秒钟数百次交锋！

法洛莎痛心地看到，无论在准率还是出手次数上，赛博妖鬼都能凭借运算速度占据上风，但装备不够强大，波莫尔蒂的右手弑神武器是至强的，而左手的巨镰则是波莫尔蒂的伴生神器，赛博妖鬼当真竭尽全力，可还是难以突破波莫尔蒂的防护。

】

“……我们可以用不死的性质反复试探对手，尹丝塔，学会战斗吧！”法洛莎起身。

“我……”尹丝塔咬牙释放魔力，她操纵大地高速升起，形成上千根地刺攻击波莫尔蒂，压缩它的行动距离，紧接着另一只手释放皇级爆破，在冥界打出一道道堪比核爆的终极炸弹，无论是赛博妖鬼还是波莫尔蒂都需要赶紧拉开距离。

“来了！”钥光最后一次散发光芒，她飞速撞向波莫尔蒂，这一次是直接撞向了它的手臂。

光速！

她双手抓住弑神武器的刀柄，准备将它用力从波莫尔蒂手上拔出！

“给我！”钥光大吼。

------------

第八百七十一章 死后世界爆炸

“给我——！”钥光的勇气让所有人震撼了。

她双脚踩踏着波莫尔蒂的骷髅关节，两手抱着弑神武器的刀刃，努力想要把这把刀从这死亡巨神手中抢出！

“哇袄！

！”波莫尔蒂尖啸一声。再度杀死场上所有人。

可怕巨响在冥界中久久回荡，令人心头巨震。

钥光的身体瞬间朝地上摔去，砸得动弹不得，她摇摇晃晃，还没意识到自己死了，刚起身想要离开，波莫尔蒂便将弑神武器下砸，亲自了断钥光的生命，将她杀了。

“——回复——”法洛莎试图追踪钥光的残躯，但太遥远了，战场上升起迷雾，波莫尔蒂轻而易举地召唤冥界中的雾气来控制和弱化法洛莎。而钥光被弑神武器击中，恐怕无法还原了。

她的回复之律蔓延出去，却被更强大的死亡气息所拦截。

钥光躺在地上，盔甲完全粉碎，身体在弑神武器的斩击中毁灭，死气爬满她的身躯，曾经明亮的光芒完全暗澹。

“尹丝塔！”法洛莎转头看见尹丝塔也不见了踪影。

自从拿到弑神武器，法洛莎一路顺风顺水，又何曾遇到过这样绝望的情况。

波莫尔蒂挥动弑神武器，猩红光芒闪耀，这股灭世的剑气格外强烈，足以摧毁几十座城市不止！

轰！

法洛莎赶忙纵身飞离，只听得身后隆隆爆响，耳膜剧爆。

转头再看时，小半个冥界已经被炸塌！倘若放在人间打出这致命一击，世界将出现新的内陆裂谷。

这家伙……法洛莎东张西望，完全破坏了阵型，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不管微十月、钥光、尹丝塔还是赛博妖鬼都看不见了踪影，而波莫尔蒂的骷髅身体升出迷雾，面对着如今格外脆弱、形单影只的法洛莎。

太可怕了……波莫尔蒂！

它从地面上汲取鬼魂，更多鬼魂无可阻挡地涌入波莫尔蒂的身体，为它输送力量。

法洛莎他们……不管打伤波莫尔蒂多少次，它都能通过吸魂复原、甚至加倍壮大！仿佛它也自带回复之律一般。

法洛莎能感到黑暗和恐怖正慢慢侵入她的脑海。

冥土巨神正滥杀她的同伴，而她却无力阻止，威力无穷的弑神武器被它夺走，这算什么事——难道弑神武器不该天生就是法洛莎的兵器吗？

她握紧驭星者。

……确实不是，弑神武器确实只是外物。只有自己的驭星者能够给一丝希望了。

驭星者通体幽蓝，刀刃泛光。

“你不能奢望征服死亡。”波莫尔蒂嘲弄，“我一直都和炎多虚与委蛇，但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连炎多也阻止不了我。你们没有让炎多卷入这件事是好的，它就不用因自己的无能而悔恨……这个世界将步入死寂，也许会有一小撮人幸免于难，歌颂我的先见之明。”

“……”法洛莎将刀往前举。

“我已经杀了无数像你一样的魔女。”波莫尔蒂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在我的攻击下，你没有余地开辟小星河。”

“……我也杀过你的兄弟。”

“用的是这个。”波莫尔蒂举起自己的“右手”，弑神武器，“你现在还有么？”

法洛莎深呼吸。

平生第一次，她想要战到最后一刻，哪怕死。

赛博妖鬼的机体从深坑和迷雾中飞出，惩戒皇似乎受损，但并不严重，余尽剑还有烈焰燃烧。

它动力充足，武器完备，更关键的是它要保护法洛莎，故而从背后撞向波莫尔蒂。

波莫尔蒂陷入赛博妖鬼和法洛莎的围攻当中！

“废物！”波莫尔蒂的身体致命而迅速，噼出弑神武器。

赛博妖鬼用自己的机体替法洛莎承受必中的伤害，被弑神武器击中，光芒大为暗澹。法洛莎则逃过死劫。

砰！

波莫尔蒂酷烈追击，法洛莎用驭星者和它的死神巨镰对抗。

刀刃碰撞，巨大的力量朝双方涌去，双方感到的力量是同等的，但她的小身体瞬间向地面撞去，波莫尔蒂则巍然不动，犹如山峦！

差距太大了。

法洛莎痛苦不堪，空中只留下赛博妖鬼与波莫尔蒂对峙。

但……不行！

即便赛博妖鬼的技术先进，但它遇到的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强大力量！

波莫尔蒂将法洛莎击落后，瞬间扩散它的死亡场域，它身周的空气规则迅速改变，犹如沼泽般迟滞难行，大幅减慢赛博妖鬼的速度。

紧接着，它勐挥死神镰刀和弑神武器，瞬间打落了赛博妖鬼，惩戒皇遭到损坏。

当赛博妖鬼试图给自己重新供能时，许多电路板已经崩毁，它无法在空中自救，摔向地面，与地面碰撞巨响，摔得粉身碎骨。

法洛莎在死亡迷雾中爬起，它们像强酸一样侵蚀着法洛莎的肌肤，令她感到剧痛难当。

没有时间休息，必须不断回复。

在某个地方，尹丝塔似乎还活着，不断用皇级爆炸来攻击波莫尔蒂。

她好像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进化得极快，能够制造非常立体的攻击，不断驱赶和轰炸波莫尔蒂，元素操作让尹丝塔能够重置半个死后世界的性状和形貌，大片地域都被尹丝塔扭转成了类似旋转滑梯一样的复杂轨道，让她能够藏身其中，同时对外制造杀伤，不断削弱波莫尔蒂的身体。

改变一切的女皇陛下！

轰！

皇级爆破一旦命中波莫尔蒂，它的死亡斗篷和白骨之躯都会出现大幅度的质量衰减。

法洛莎感到有些恍忽，女皇级的魔女尹丝塔，真厉害啊。但是太笨了，太笨了！尹丝塔！

自己也真是被逼到绝境了，法洛莎深呼吸，身边的伙伴越来越少。

她看到空中的波莫尔蒂，它的骷髅脸很扭曲，仿佛它在享受这场战斗，法洛莎能察觉到它的傲慢，波莫尔蒂相信自己不可触及、不可战胜。

即便尹丝塔炸穿了波莫尔蒂好几次，但它仍在不断重生，像巨大的乌云一样笼盖了所有人，它享受这种……讨伐团的人们徒劳无功的尝试。

微十月已经力量丧失，完全崩溃了，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法洛莎默想着。

人们都太容易死掉了，除了法洛莎有回复之律外，那些人类，活着的魔女以及微十月，都会瞬间被波莫尔蒂杀掉，只有赛博妖鬼能顶住死亡光环和死亡之嚎，啊，早该带一整支机械军团，用机器人大军来对付波莫尔蒂，可惜没那么多时间，如果在近东那么敏感的地方集结大军，肯定会被人猜忌甚至阻挠。

手上能用的力量很少，只有魔女钥光、魔女尹丝塔。魔女啊、魔女……自己是魔女之神，总该能对魔女们善加利用吧。

魔女之神、魔女之神……

法洛莎心头一动。

是了。

必须要完全地控制和支配她们才行。

虽然是没办法的办法……魔女们……相信法洛莎的智慧吧！

在这绝境当中，法洛莎忽然飞跑起来，冲向赛博妖鬼被击落的方向，用回复之律将它修好。

“找钥光。”法洛莎飞快地说。

赛博妖鬼当机立断，出动所有的无人机。

它们不受死气阻碍地穿过迷雾，定位了钥光尸体的位置！

法洛莎疾驰过去，钥光已经死了，她没有恢复其尸体，而是找到钥光那即将飞走的残魂。

“听我说，魔女之神的位格是由所有魔女的信愿构成的，我是你的神！”法洛莎飞速对钥光的残魂说，“把你的力量全部借给我，只要你从灵魂中膜拜魔女之神，你就能做到这一点！”

“……好！”钥光已经死了，她的灵魂没什么分辨能力，但能看到法洛莎那闪闪发光、犹如最强魔女的伟大神魂，故而加入其中。

凭依上去了！

法洛莎复活钥光，此时的钥光没什么自主能力，已经被法洛莎近乎支配。

就像遥控一样，感觉好多了。法洛莎暗道。

她驱使钥光高速移动，从背后移动过来，回到战场。

波莫尔蒂能够轻易地对付钥光，但钥光却不是试图攻击波莫尔蒂，而是抱走了尹丝塔，让她免于波莫尔蒂的攻击！

“什么——！”波莫尔蒂不断斩击尹丝塔，但在目前的速率尺度上，它暂时还无法命中钥光，更不用说被钥光抱走的尹丝塔。

二合一！尹丝塔能够在钥光怀中疯狂输出！但手法还有些笨拙。

“尹丝塔！你太笨了！让我来控制你！用你的心膜拜魔女之神！”法洛莎飞速赶到战场。

“啊！”尹丝塔闭上眼睛，感到法洛莎与自己的灵魂之间建立链接。

有姐姐的话，没什么好怕的。

也凭依上去了！法洛莎感到自己同时操纵着自己、尹丝塔和钥光！

这个妹妹根本就不会战斗。法洛莎一心多用，飞快地操纵，说是奴役和遥控也不为过，钥光是个飞行载体，而尹丝塔则是超级炮台，无暇的操纵者则是法洛莎自己。

三位一体的最大化攻势！

魔女们仿佛融为一体了，难道这才是魔女之神的真正用法？把所有魔女们组合甚至团结在在一起？波莫尔蒂惊疑不定。

同步率……太高了！

钥光提供速度，法洛莎提供不死之身，尹丝塔只要炸就完事，还能以精妙的技巧控制空气、冥河之水、死后大地以及火焰等基本元素，把波莫尔蒂熟悉的死后世界搅得一团糟！

波莫尔蒂只能看到自己的攻击不断落空！钥光飞得实在是太快了，而尹丝塔的女皇级魔力……简直无穷无尽，能不断控制元素、召唤大爆炸，损害波莫尔蒂的躯壳。

波莫尔蒂陷入困境，一方面它想要消灭主控者法洛莎，一方面它得抵挡尹丝塔的皇级爆炸波，它的正式名字是灭世震爆。

还好、还好！能赢！法洛莎发挥自己的终极脑力，她能感到波莫尔蒂正受到有效打击，不断被扭曲的爆炸波给击碎。

轰！

尹丝塔抬起手朝波莫尔蒂释放皇级大爆炸，这一击的威力无穷大！

“哇袄！”死亡尖啸再度释放出来，可怖的古神怒吼瞬间杀灭了法洛莎等三人。

但她们一旦被杀害，法洛莎又能用回复之律还原彼此，灵魂牢牢地被完好的躯体所保护。

“……为什么我无法完全发挥弑神武器的力量……”波莫尔蒂看着自己的左手。弑神武器缠绕血腥光芒，它本该早就把法洛莎她们灭到不可再生的情况，但她们却能一次次卷土重来。为什么？

波莫尔蒂无法让弑神武器力量全开？法洛莎原本也在困惑，但转瞬间忽明白过来。弑神武器原先还不算神兵，是靠着杀死神明获得自己的名望，又是靠着森林之主、奥尔仙安、铃川纪衣、瑶棠公主的将死未死之血才真正解放，是法洛莎亲自赋予了它力量，给了它杀神的威力，它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它似乎知道自己的真正主人是什么人！是法洛莎才有资格用它屠杀诸神！屠杀死亡本身！

“——你没有资格驾驭真正的杀神武器！”法洛莎冷笑，“因为我才是弑神者，你最多也就屠杀凡人而已。”

“你……”

突然间，波莫尔蒂的身体开始摇晃和抽搐。

法洛莎吃惊地看到波莫尔蒂体内的鬼魂能量开始膨胀起来，似乎要突破那一层层白骨撞出。

“啊啊啊啊啊——”

“杀啊——”

“放我出去——”成千上万的鬼魂们得到了反叛的机会。

一个巨大的黑色鬼面从波莫尔蒂体表涌出，那是细田义行的鬼魂！

刚才一直沉寂，它实际上是在不断鼓动其他未消化的鬼魂们进行反抗，如今它咆孝着，带领万千未消化的鬼魂作殊死一搏！

好啊！好啊！好啊！法洛莎大喜。

“嗷嗷嗷嗷嗷嗷——”

“自由了！”

“快逃！”鬼魂们竭力反抗，和死亡之神拼了！

“冲啊！”细田义行怒吼。

在腹中群鬼的挣扎和暴烈的反抗中，波莫尔蒂的身体剧烈地扭曲起来，法洛莎当机立断，挥出驭星者，星芒剑刃释出一股强光，击中波莫尔蒂的肚腹，许多鬼魂尖叫着爆发出来！它们疯狂地扭动身体，逃向空中，犹如四散的黑色尘埃，而波莫尔蒂的身体则大幅干瘪。

冥土巨神波莫尔蒂跌跌撞撞地退后，它对这数百万头充满了斗争心的鬼魂感到极不适应，这种事五千年来还是头一次，难道这么多鬼魂一起反抗，连它自己也无法收服？

它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就在这时，尹丝塔手上释放出皇级爆破，巨大的烈弹轰炸在波莫尔蒂身上，击中了它的骸骨，使其出现开裂！波莫尔蒂的身体朝地面沉沉撞去，它的右手抓着宝贵的弑神武器落在地上——

弑神武器——法洛莎飞奔过去，还给我！

------------

第八百七十二章 在兄长的怀抱

鬼影重重。

法洛莎握着驭星者飞奔过去，其他人死了又活，活了又死，精神几近崩溃，正常人根本受不了古神鬼叫，只剩法洛莎自己还有战力。

波莫尔蒂仰躺在地上，腹部的裂口中不断爬出鬼魂，这无异于生物失血，连带着它自身力气不断流失。

她眼里只有波莫尔蒂手里的弑神武器。

夺回来！夺回来，法洛莎的弑神名录上将再添一个牺牲品！

“去死！”法洛莎双手握紧驭星者，趁波莫尔蒂失衡的时候，猛砍它的骸骨身躯！

破！

驭星者的重击效果拔群，从它被切开的骨头中绽放出点点星光

波莫尔蒂痛苦咆哮，身体在地上颤动不断，死亡气息从它体内逐渐消逝。

“你还没见过真正‘不死’的存在吧。”法洛莎沿着波莫尔蒂巨大的身躯移动。

它的体态大如山峦，法洛莎短时间还没法移动到它手部去。

波莫尔蒂又发出一阵尖叫，它的巨大身体缓缓移动，用残余的力量治愈自己。

被打碎的骨头不断愈合，它们分别拼凑起来，重新长好，仿佛每块骨头都有自己的生命。

该死——法洛莎看到小山一样的波莫尔蒂隆隆站起。

即便力量不断从它身上流失，但光这样还无法打倒冥土巨神吗？已经受了这么重的伤，哪怕是死神也该死了！

波莫尔蒂左手将死神之镰用力一挥，身体再度飞起。

法洛莎只能眼睁睁看着弑神武器离自己越来越远。

它发出幽冥尖啸，成群的骷髅巨人和骸骨魔怪响应号召，从虚无中诞生，这是波莫尔蒂长久以来驱使的死灵军团，如今在危急关头现身护驾。

法洛莎迅速分心驾驭伊丝塔和钥光，让她们消灭这些怪物，她本人也与亡灵厮杀，抬手猛力斩出驭星者，星辉裂片从刀刃上飞射而出，所过之处将大量亡灵砸成碎片，靠得太近的骷髅则瞬间被击碎，化作满地骨粉，好似被石磨碾过。

波莫尔蒂急于求生，不断召唤出更多亡灵前来掩护，而它自己则汲取冥界中的力量，持续恢复自己的战斗状态。

在它暴力的榨取下，冥界也本身也摇摇欲坠。

它对法洛莎毫无怠慢，反复挥动黑色镰刀，召唤巨型闪电猛击，法洛莎电光火石间抬剑招架，闪电在驭星者上蔓延开来，刺得她掌心作痛，迅速溃烂，需要尽快回复。

简直杀不完……它这么多年来积攒的实力……法洛莎暗道……足够耗下去。

必须速战速决了，这些亡灵大军杀之不尽，无量多的白骨骷髅、死魂灵以及怪物——

强烈的绿芒从冥土各处亮起。

“我们来帮你们！”

“冲啊！”

“打倒它们！”是自由的鬼魂们！细田义行冲在最前！

它们吸收空气中游离的冥界能量，大部分都是波莫尔蒂之前受伤时散流出来的。

这些黑色能量注入它们体内，使原本孱弱的鬼魂纷纷变成更加结实、强悍的灵体。

它们就像一片片青色萤火，无畏地扑向连片的苍白骸骨怪物，点燃它们、烧灼它们！法洛莎朦胧中想到赛博妖鬼说过的话——这些鬼魂，它们已经死过，所以不畏惧死亡；它们已经承受过痛苦，所以不害怕疼痛！

好了，最后的机会了！法洛莎咬紧牙关。

她扑向波莫尔蒂，赶在它复原之前用驭星者发起猛攻。

波莫尔蒂挥舞镰刀与法洛莎的武器碰撞，双方在短短几秒钟发生了上百次对抗，速度快得无法用肉眼识别。

波莫尔蒂吃惊于法洛莎的近战实力，她学一切都太快了，包括最高规格的战斗。

超高速、超高力量的战场对她来说游刃有余，这就是亲手弑杀神灵之人的真正战力吗？

自己虽然拿着弑神武器和死亡镰刀，却无法和法洛莎力敌——

法洛莎却暗道凶险，自己如此强大，还和受伤的波莫尔蒂打得有来有回。

不行，若是在今天落入下风，岂不是让所有人的努力都功亏一篑？

她坚定而敏捷地作战，速度再度拔升。

“你也死！”法洛莎下手精准至极，每一击都在破坏波莫尔蒂的身躯。

波莫尔蒂在法洛莎的攻势下开始崩溃！

驭星者也是一柄神剑，法洛莎在愤怒至极的情况下，可以用它劈开山峦、分开海水。她最后发起一次沉重的穿刺，正撞上波莫尔蒂的胸口，她明确感到冥土巨神波莫尔蒂的躯壳在她的刺击中崩塌！

太沉重了——攻击——波莫尔蒂艰苦地抵挡。

如果是凡间的事物被这样一刺，恐怕整片陆地都会震荡。

之前叛乱的鬼魂们在它身上制造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带伤作战的波莫尔蒂终不敌法洛莎！

她的恢复力超乎想象，“回复之律”在神的战场上显得是如此完美无瑕，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治疗手段，没有破绽可言，任何恢复术式都只能甘拜下风！

那就——同归于尽吧！波莫尔蒂咆哮。

“吼——”波莫尔蒂的身体燃烧起来，幽冥火焰缠绕着它的身躯，法洛莎忽感到致命的高温袭来，不由得拉开距离。

居然自毁了吗？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法洛莎看到波莫尔蒂将它自身裹进灵魂烈焰之中，仿佛毫不在意它带来的巨大创痛。

“我诅咒这个世界！病痛和衰败将会蔓延，就像锈腐蚀铁！腐败和易逝之物将压倒一切，一切都将归于死灭！”波莫尔蒂燃烧自己，释放出了一股强大的能量！

法洛莎刹那间察觉到，它以自己的存续为代价，释放出了一个超越冥界之外、遍及整个世界的咒诅！

这一强大诅咒刹那间席卷了人类文明，向人们提醒他们的脆弱凡性，一切不够强壮、不够健康的生命都感到疲惫万分。

大地被诅咒，天空出现异象，波莫尔蒂的力量太过强大，对整个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刻痕。

鱼死网破了吗？法洛莎一惊。

它拒绝接受战败的命运，所以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把所有人拖下水……

现实世界无法幸免于波莫尔蒂的震怒，随着它的诅咒蔓延开来，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只听到若有若无的凄厉尖叫，陆陆续续感到突如其来的恶心、虚弱和无望感，身体较弱的人甚至当场暴亡！

法洛莎回望冥河的入口处，太遥远了，但她相信此时此刻恐怕又多了几百万新鲜的死魂灵进入冥界。

“你想要我们像你一样受苦吗？”法洛莎深恨波莫尔蒂，她也感到整个冥界正在趋于不稳定。

而波莫尔蒂则再度出现新变化！

果然！波莫尔蒂感受着死亡位格中的无限力量。

在这危急关头，它突破了！正朝着半神之上前进！

“——死亡蔓延了，我才能更加强大。”波莫尔蒂的体型没有崩溃，因为它制造了更多杀业，以人类的大面积死亡为代价，它的死亡位格再度强化。

糟糕，本来它是要自杀一般的攻击，反而却把整个世界拖入了死亡阴影，怯懦的人们把自己的敬畏变成了它的食粮……法洛莎暗道不妙。

无数人看到身边人忽然暴毙，故而产生对死亡的敬畏，这种恐惧投射到波莫尔蒂身上，反而补足了它所消耗的力量！

轰！

加倍可怕的波莫尔蒂膨胀起来，它已经变形成了一个狰狞的恐怖巨像。

“啊哈哈哈哈——”波莫尔蒂尖啸起来，几近暴走，力量倍增，它准备摧毁整个冥界，将这一方空间毁灭，然后再重新制造出自己的世界！

它身边的物质结构开始坍塌。

法洛莎意识到，一旦波莫尔蒂完成这最后的大毁灭，冥界将不复存在！她和漆黑之山讨伐团的所有人都将没有立足之地，将被放逐到无边的虚无当中。

她猛力扔出自己的驭星者，它用力刺中波莫尔蒂膨胀的胸口，随后法洛莎不管它是否生效，便赶紧带着伙伴们撤退了。

退！

波莫尔蒂力量暴涨，开始撕裂所处的空间，整个冥界将荡然无存。

它对这个地方的掌控力未免也太强了，法洛莎一边退一边想。死神，还是杀的多才能变强吗？现在的它被逼入绝境，爆发出了最后的力量，明显超过我们一方，包括刚才制造的“世界诅咒”、“无量杀业”，都代表着它无与伦比的实力。

法洛莎把钥光、伊丝塔、微十月和赛博妖鬼全都带走，冲向冥界的边缘，远离坍碎的终点。

——与法洛莎的焦急不同的是，波莫尔蒂此时也到了油尽灯枯的阶段。

因为法洛莎刚才抛出的驭星者已经扎穿了波莫尔蒂的胸口！

可怕的力量在它身上鼓荡起来，令它感到加倍狂怒和绝望。

更糟糕的是，它感到自己的力量忽然开始流逝。

“怎么会——”波莫尔蒂感到自己右手上的弑神武器正在吞噬它的力量，仿佛它在窃取波莫尔蒂的死亡位格！

现在的状况，其实远远超出法洛莎的计算之外——

因为波莫尔蒂现在也成了第五个”将死未死的神灵”！

弑神武器已饱餐一顿，但它渴望更多，而波莫尔蒂将它接在自己手上，简直是自己服下毒药一般，侵蚀着它自己的力量。

波莫尔蒂痛苦地倒在地上，身边的世界近乎崩毁，它本该死去，却靠死亡位格的力量延续，弑神武器贪婪地吞噬这份力量，化为自己所用。

它从未想过弑神武器会被解封得如此彻底，这把武器太邪恶了，太妖异了，毫无疑问，如果是法洛莎自己哪天陷入了“将死未死”的状态，弑神武器也会毫不犹豫地吞噬法洛莎。

弑神武器渴望品尝神临死之前的绝望。

波莫尔蒂急剧地挣扎，想要把弑神武器从自己的右手上拔下来。

它刚刚释放了最终诅咒，杀了那么多人，假以时日它将变成真正的死亡真神，不能被接在手上的弑神武器给抽干了——法洛莎已经逃走，只要自己再坚持，坚持下去——

就在这时，它感到一只温柔的手放在自己肩上。

“炎多！”

炎多！它穿过了破碎的空间来找自己。冥界被自己打碎了，炎多听到动静便赶来了——

“你……你怎么来了？你是来杀我的？”波莫尔蒂感到害怕又警惕。炎多是它们之中最强大、最古老的。

炎多给破碎的冥界补上一层防护，免得它彻底坠入虚无，随后它让衰亡的波莫尔蒂躺在自己怀里。

它把弑神武器从波莫尔蒂的右手上拔掉，又将驭星者从波莫尔蒂的胸口抽出，两把神器都扔到一旁。

波莫尔蒂感到安心。

“炎多……”炎多看向波莫尔蒂，声音悲哀而沉重。

波莫尔蒂凝视炎多燃烧的双眼，那里只有怜悯和悲伤。

它的死亡面庞无法制造表情，但它忽感到某种遗憾，又有一丝感激。

炎多来看自己了……虽然自己是让炎多极大失望了。

“……太迟了……”波莫尔蒂摇摇头。

它知道自己做了让炎多感到为难的事情，这也是一开始和炎多就存在的分歧。

它们想占领这个世界，炎多却想带兄弟们回家，把这个世界留给这里的人们！

“炎多。”炎多悲伤地说。

波莫尔蒂刚才的诅咒杀死了上亿人，这让炎多痛苦万分。人们太可怜了，太痛苦了。

看着炎多悲哀的样子，波莫尔蒂艰难地说：

“……你不想看到这个世界被摧毁，我知道啊，但我们想给你开辟一个能够自由活动的天地，让你能够在这个星球上自由自在地生活。你不是老是担心走路会踩到人，行动会吓到人或者烫伤人，我们就帮你把其他人打倒，这样你就能在这个地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自在地生活——炎多……我们想把这里变成你的家啊……”

“炎多……”炎多沮丧地说。

炎多不会伤害别人，永远不会。如果炎多的生存要以其他人的牺牲为代价，那炎多就会放弃自己的生存。

“……久违的痛苦……啊……你是对的，星空，比这里辽阔……”波莫尔蒂放弃了升格，它知道炎多不想让死亡蔓延。这样的话，它该休息了。

波莫尔蒂选择让创口继续蚕食自己，不再疗愈，它的声音低沉。灵魂烈焰继续燃烧，它的骨头越来越小，身上的伤口则一寸寸崩毁。

“炎多……”炎多痛苦地抱住自己的兄弟，它可以治疗波莫尔蒂，但波莫尔蒂杀了好多好多人！炎多如果救了它，那些人就白白死了，法洛莎她们的战斗也就毫无意义了！

“炎多！炎多！”

它只能痛苦地呼喊。

波莫尔蒂仍可以殊死一搏，它刚刚得到了无数人的恐惧和敬畏，这些新力量能用于治愈自己的伤势，能赶走炎多，能去摧毁法洛莎和漆黑之山讨伐团……

但在炎多的怀抱中，波莫尔蒂选择放下自己的苦闷、野心和疯狂，死亡之主本人接受了死亡，不再毁灭，不再杀戮。

“……那就……带我回星云乡吧……”波莫尔蒂的躯体干枯了。

在最后一刻，它释怀了。

它身上的灵魂火焰彻底熄灭。

“炎多！炎多！”炎多抱住波莫尔蒂的尸骨，哀伤万分。

它又失去一个兄弟了。炎多唯一能做的，就是带它们回家……

(本章完)

------------

第八百七十三章 最后死亡律令

法洛莎听到炎多的叫喊，她动身归返，却已经找不到炎多。

波莫尔蒂死了吗？

法洛莎能感到支撑整个冥界的力量之源涣散了，看来波莫尔蒂是完全被法洛莎的最后一击给打死了。

而炎多……应该是悲伤地带走了波莫尔蒂的尸体，可怜的炎多，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只剩下四个兄弟了，而除了炎多和克里索斯之外，另外两个巨神还下落不明。法洛莎暗叹。

她看到整个冥界都已破碎，世界边缘摇摇欲坠，冥河开始暴涨，血水和尸骨到处蔓延。

新进来的鬼魂们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就被淹没，或者从破碎的世界边缘跌落。

到处都是鬼魂们的哭喊声和惨叫声，冥界已经彻底失控，波莫尔蒂败亡后，只有巨大的混乱在此留存。

法洛莎必须做点什么来重置冥界的秩序。

“——我和微十月去检查大漩涡，赛博妖鬼去对付零散的骷髅军团，钥光跟伊丝塔去疏散和引导新进来的鬼魂。”法洛莎飞快命令下去。

讨伐团的伙伴们还没从刚才的生死大战中回过神来，又投入到新一轮工作中。

微十月已是条白骨森森的亡灵龙，她飞到大漩涡附近。

“就是这里，看，大漩涡，它还没有被崩溃的冥界所影响，因为它的力量似乎是特别古老的。波莫尔蒂恐怕也是依靠大漩涡的伟大力量才能掌控死亡。”微十月从白骨中发出沙哑的声音，完全失去了她的美妙歌喉。

“鬼魂们得通过大漩涡复活，这才能恢复秩序和平衡……”法洛莎仔细观察。

大漩涡混合了堪称无穷无尽的死亡能量和物质，灵魂一旦穿过大漩涡，就会被它完全吞噬掉记忆、情感和人格，投胎到新的环境当中。

它的工作进程非常微妙，法洛莎短时间还没法搞明白。

她凝视大漩涡，它仿佛能称量和检查每个鬼魂，一定有什么东西能控制它。

鬼魂们漫无目的地在大漩涡周围逃跑，毫无目标和方向，浸透了负面情绪，许多鬼魂悲伤又愤怒地叫喊，没有波莫尔蒂的管制，冥界本身是非常混乱的存在。

法洛莎先去找回自己的弑神武器和驭星者，沿途她看到冥界完全乱了套，波莫尔蒂临死前的疯狂之举已是覆水难收，新进入的鬼魂多如牛毛，她放眼所及之处尽是破碎、开裂的狰狞缝隙，相位魔们在裂隙背后窥伺。

她握紧弑神武器，它上面已覆盖了另一重更加强大的死之气息，仿佛得到第五重强化，这完全突破法洛莎之前的设想和规划，仿佛误打误撞间，连波莫尔蒂的力量也被弑神武器夺走了。

“真是可怕的家伙……”法洛莎将弑神武器在手中旋转，感到它的分量变重，气息也更加冰寒。

这东西恐怕现在能杀的东西不止神了。

她纵身返回大漩涡，看到微十月身上正亮着莹莹绿光，闪耀的灵魂光焰在微十月周围环绕。

“你想榨取死亡位格的力量？”法洛莎忽明白微十月的行为。

取代波莫尔蒂，成为新的死神！

“死亡”这个强大的权能，原先被波莫尔蒂占据，而今波莫尔蒂消亡后，这个位格便完全空空荡荡，最靠近大漩涡的微十月，似乎是唯一能够继承死神之力的存在。

“必须有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帮帮我，法洛莎。”微十月凝视大漩涡。

“波莫尔蒂当初应该就是通过控制大漩涡来建立冥界的，我想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类，诸神也不老不死，没想过冥界会变成这样一个重要关节……而现在，你试图复刻波莫尔蒂的路径，借由控制大漩涡来登神？”法洛莎思考。

因为法洛莎也可以自己控制冥界，她也可以化身成为死亡女神，凭什么是微十月？

“是的，我打算在这里飞升成神。”微十月盘绕在大漩涡上空，展开自己的骸骨巨翼，“新的死神，死亡龙神，难道我不够格吗？还是说你想肩负这样繁琐的职责——管理冥界……管理生死循环。”

是啊，死亡位格可是很劳碌的，会严重耽误法洛莎其他事情。

一旦成为死神，就不能自顾自地游荡或者做自己的事，必须得像公职人员一样，兢兢业业地管理死亡循环，以免造成空婴危机这样的大麻烦。

跟修补匠一样把破破烂烂的冥界修好……？法洛莎没有那个耐心。她很忙，而且她的业务主要在人间，倒还真没兴趣在死后世界徘徊游荡。

转瞬间，她忽然想到微十月的真正目的。

“你想要杀掉——你想要杀掉蒙德！你只有得到死亡半神的力量才能对抗月亮半神，你还是对你的弑父大业念念不忘……我认可你了。”法洛莎赞道。

“这只是一部分。”微十月一头扎入大漩涡当中。

法洛莎有些吃惊，以为她要送死，没想到不久她便从大漩涡中飞出。

仿佛分隔幽明两界的大漩涡对她来说也只是个游泳池而已。

“……我可以容忍你在我面前掌控死亡，但你也欠下我一个人情，因为我本可以宰杀你。”法洛莎将弑神武器瞄准微十月。

“我们刚刚才并肩作战，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对抗死亡，现在你就把剑指着我？”微十月险恶地说。

“……”法洛莎没有说话，只是握着弑神武器。

冰冷的死亡气息令微十月动弹不得，是的，法洛莎确实有资格主宰、裁断一切。

她也得低头臣服。

“那就请由我来暂时管理和维护新的冥界吧，法洛莎大人。你需要主导死亡的时候，请命令我。我是您在死后世界永远的盟友。”微十月谦恭地说。

“嗯。”法洛莎心满意足地点头。

死亡位格阴暗幽邃，如今被微十月所占据攫夺。

她在大漩涡上方引导力量，将冥界的面积大幅缩小。

冥界的大部分区域都严重受损，她只能将冥界的完好部分保留下来，放弃那些受损严重的区域。

整个死后世界一下显得狭窄许多，若说原先是个广袤的无边原野，现在大概就只是个黑色岛屿了。

不过，原本濒临破碎的空间结构也因此得到稳定，留下的区域都坚固完整，鬼魂们不至于在移动中跌入裂隙，域外妖魔也难以入侵。

“重生吧，自由吧，随意地成为新的生命吧！”微十月在空中盘旋。

“啊啊——”

“大漩涡！”

“要重生了吗？”

“这里是……”鬼魂们陆续被引导到大漩涡附近。

之前波莫尔蒂封闭了大漩涡，阻止孕妇生下健康孩子，以此来灭绝人类文明。

如今大漩涡得到重启，只要这些鬼魂们一个接一个跳进去转世投胎，人类文明就能恢复正常，孕妇也不会再生出空婴了！

微十月顺势把幽冥死气炼化成她的龙珠，也只有她的亡灵体质能够承受严酷的死亡。

“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你们带我走到这里的。”微十月向漆黑之山讨伐团的人们点点头。

“也只有你，在掌握冥界之后能安全把我们送出去……”伊丝塔叹气，她感到灵魂受损，疲惫万分，想要休息。

“我想回家……”钥光从未想过这一趟会如此熬人。

法洛莎默默看着她们。

本来她能支配伊丝塔和钥光的灵魂，把她们变成自己的傀儡一类，因为在刚才那么紧急的情况下，她们完全主动地让出了自己的主导权。但是、但是……

她望向赛博妖鬼。哎！在徐炀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法洛莎竟会觉得，还是把钥光和伊丝塔的自由灵魂送回去比较好！

应该让她们恢复完全的自由，而不是成为法洛莎的奴才。

哎——哎——法洛莎懊恼万分。自己怎么、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钥光、伊丝塔，你们最好给我表现得有出息一点。法洛莎暗道。不要浪费了我今日这一份偶然的善意啊……

“让我来送这些鬼魂们上路，随后再将你们安全地带回人类世界。”微十月祭起她的死亡龙珠，随后开始咏唱和颁布新的死亡律法：

“借着大漩涡的力量！我在此宣布我是冥界新的统治者！我将恢复这个领域的秩序，听我说！死者的灵魂们，你们的苦难和混乱已经结束了，你们的救赎就在面前，穿过大漩涡，结束空婴危机，延续你们的文明吧！”微十月在空中飞舞、振翼、高喊。

“该投胎了！”

“啊啊，等了好久……”

“我刚进来的，不用走流程就投胎吗？”

“是直接跳进去吗？”

“我还不想投胎，有没有冷静期啊。”鬼魂们东张西望着。

但还是有一些鬼魂主动跳进了大漩涡，它们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很清楚自己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回到人界。

根据之前赛博妖鬼的意见，微十月强化了大漩涡的随机性，让鬼魂们得到了完全随机的命运。

不像部分宗教引导的那样，人们需要苦修或者积累福源之类的才能投到好胎。并非如此，所有都是完全随机，哪怕前世是大好人，之后也不一定能得到好出身。

细田义行的鬼魂走出，他从之前的大战中生还，但已经严重受损。

“……我也该上路了……”细田义行往前走。

“……你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哪怕死了也一样。”赛博妖鬼站在他旁边，“不过，我们可以把你带回到你的身体里去，细田义行，你可以彻底复活啊。”

细田义行若有所思。

“哎——但我……”细田义行困扰至极，“我甚至都不记得我的前半生是怎么过的，我甚至不认识你们。我啊，我……我还是希望，经过这么多事情后，我可以有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那就去吧。”赛博妖鬼跟细田义行握手，“你才是真正的英雄。”

细田义行的灵魂破破烂烂，他经历了这么多战斗和冲突，出生、反抗希盛、门徒小队、嘉龙坡大战、死后世界的幽冥叛变……他仿佛直到这一刻才有了安息的资格。

“……再见……”细田义行向他们鞠躬，“希望下辈子还能见到你们。”

“再见！”伊丝塔向细田义行挥手，“来生要幸福啊！”

“……终于到这一刻了……我的一生，无怨无悔。”细田义行走向大漩涡，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整个身体被漩涡所吞噬。

投胎！

“他去哪了？”赛博妖鬼抬头看微十月。

微十月仔细观察大漩涡，大概能看到通道的另一端，分辨那里的情况。

“在——在和平洲，大洋工程公司境内，一个主导狩猎企业的有钱家庭，他下一辈子的命运似乎和猎袋鼠有关了。”微十月观察。

“还好……”赛博妖鬼感叹。

而在现实世界，和平洲的产房内，一个妇女刚刚生下一个男婴。

当护士们沮丧地要把他作为空婴处理的时候，他则发出了嘹亮的啼哭声！

空婴危机——结束了！

从今往后，人们生下来的孩子，还会是有灵魂的！

细田义行上辈子贫穷而孤独，但这一世加入了有钱的猎袋鼠公司！法洛莎闻讯暗道。大漩涡的生与死……真是奇妙。

“转世咯！”

“冲啊！”

“我想知道下一辈子是什么！”鬼魂们大概理解了这里的规则，争先恐后地跳进大漩涡。

“波莫尔蒂刚刚杀死了上亿人，好多鬼魂进入，而大漩涡每天能提供40万个转世投胎的机会，大概过5~6年时间，冥界鬼满为患的情况才能解决……”微十月观察周围无数无量多的鬼魂。

现在它们的各种问题要由微十月来管理了。

还好自己没有选择当这个死神。法洛莎转头看几千万个呼喊着要求投胎的鬼魂，拥挤地想要穿过大漩涡去投胎当人。如果自己在这里跟这么多鬼打交道，肯定很不爽滋味。

微十月打开一道月亮传送门，将法洛莎她们陆续传送走，留下赛博妖鬼在这里。

她飞向死后世界的阴云，避开地上鬼魂的吵闹和拥堵。

赛博妖鬼飞上去找她。

“你甘愿在这里镇守死亡无数个世纪？”赛博妖鬼抬头看微十月。

“当然不是，你一定明白我另有所图。”微十月精明地说，“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冒死来这个地方游荡、甚至担负起管理死亡的职责？一切都是为了……”

她的尾巴拍打了一下空气，又一个月白传送门打开，从中掉出一条黑色的小飞龙来。

它看起来煞是可爱，病恹恹的，在人间显得衰弱而阴森，但在这死后世界，这条小飞龙却显得非常开心，仿佛真正来到了适合它成长的地方。

它抱住妈妈的尾巴，大眼睛扑闪扑闪。

“是为了我和徐炀的孩子！他的后代将主宰死亡，从我这里拿走这份‘苦差’。在这里，它能够真正成长为动摇世界的暗影龙神！时机合适的时候我就会把力量送给它！”微十月心满意足。

(本章完)

------------

第八百七十四章 招募伊丝塔

原来是这样吗？看来……那孩子也会有自己的造化，这下就可放心了。赛博妖鬼飞过去，伸出自己金属的铁手招引那条小飞龙。

“噗噜噜噜噜~”幼龙发出一阵近乎气泡破碎般的声音，随后又转回去，抱住妈妈的尾巴不肯动弹了。

“它会成长为真正的冥界之王。”赛博妖鬼说。

“这个孩子将取得黑暗又令人震撼的成就，毋庸置疑。现在，姑且享受这份久违的宁静吧……”微十月将巨大的身躯盘起。

她在黑暗阴云中缩成一个球形，让龙珠在自己腹前育养，继续汲取和吸收死后世界的力量。

死亡律法已被重新制定，这些鬼魂们迟早会一个接一个轮回转世，展开新生活。

空婴危机和极寒风暴……全都结束了，成为历史。但波莫尔蒂留下的生机诅咒还在削弱着文明的活力，只有时间能让它的效力渐渐退散。

赛博妖鬼在离开之前，最后一次俯瞰那些排队等候的鬼魂。

真奇特啊。

试想，那些正准备生育孩子、养育后代的父母们，还想着能够生出一些可爱天真的孩子。

但注入孩子身体的灵魂，几小时前还只是个在冥界苦着脸排队等待转世的老鬼而已！这一事实一旦揭露，恐怕会更影响人们对生儿育女的期待吧。

微十月留下一道开启的传送门，赛博妖鬼从传送门中离开，回到漆黑之山，之后又迅速回到萨法莱市。

尘埃落定。

穿过菱形通道返回机库后，徐炀将赛博妖鬼放回后备仓库进行保养维护。

其他人在冥界打生打死，人间也不太平，徐炀很明白，波莫尔蒂释放的生机诅咒影响深远，许多人都失去了劳动力，医院人满为患，这是种深入灵魂的诅咒，旨在将人拖入死后世界，医术无计可施。

连徐炀也感到疲惫和虚弱，他的精力不如从前那么旺盛。

好在现在敌人也越来越少了，冥土波莫尔蒂和冰霜艾尔利德都已伏诛，人间的两个大敌悉数战死，少了许多麻烦。

现在恐怕是日子最差的时候，而以后会慢慢变好吧。徐炀暗道。

……自己算是到了精力的尽头，以后苦活累活都很难做好，看来真是要提前退休了。

徐炀去看望伊丝塔。

她躺在病房里，法洛莎能够治愈伊丝塔的身体，但伊丝塔的灵魂也受到了创伤，令她的力量与日俱减。

“嗨！”伊丝塔躺在床铺上，她虽然疲惫，但还是用开心的语气跟徐炀打招呼。

“所以结束了？你们赢了？”徐炀给伊丝塔递水果。

“我们赢了！”伊丝塔欢快地说，“我们已经打败了敌人，以后大家就都安全了。”

“那太了不起了……这样你不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了吗？”徐炀夸赞。

伊丝塔甜甜地笑。

“不只是我，还有法洛莎、钥光、机器人还有十月姐姐，我们这下都是英雄了。”伊丝塔眨着自己的眼睛，显得单纯而无知。

啊，伊丝塔真可爱啊。徐炀端详伊丝塔。甜美又好看，黑色长发柔顺落下，身段轻软，容貌精美，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保持乐观跟健康。

“那你……”徐炀道，“接下来要去哪呢？”

“接下来？”伊丝塔将身体往白色被子里缩，“法洛莎希望我跟着她做事。”

“不只法洛莎，其他人也会希望得到你的力量，伊丝塔，女皇级的力量……大家都很渴望。你想过要帮助哪一方吗？七印……你已经明白七印并不单纯吧。”徐炀说。

“嗯！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我想跟法洛莎一起做事，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想跟法洛莎在一起，之前七印的人一直跟我说法洛莎非常邪恶，杀人如麻，漠视生命……但现在一看，法洛莎也没有那么坏么。”伊丝塔高兴地说。

徐炀若有所思。

“以前法洛莎很邪恶、很喜欢折磨别人，如果你遇到邪恶的法洛莎，会不会反对她？”徐炀问。

“我会用一辈子跟她打到底。”伊丝塔笑着说出可怕的话。

“不过现在不一样，你可以来这里，甚至把希露菲也带回来。”徐炀道。

“嗯！”伊丝塔坚决地说，“不会让人阻止我的。”

“那么……签个合同？我们会保证你在尼斯托公司的美好生活。”徐炀问询。

“那就拜托你啦。”伊丝塔点头，她仔细看着徐炀，“……感觉你很亲切呢，看起来是个好人，我喜欢跟好人一起工作。”

“那么，欢迎你加入，伊丝塔小姐。”徐炀向伊丝塔郑重地说。

伊丝塔微微一笑。

徐炀走出伊丝塔的病房，心里一块大石落地。

真好啊。

长久以来跟他们处于敌对或中立关系的女皇伊丝塔，现在终于要正式加入尼斯托公司了。

还有什么能阻止尼斯托公司了？

就在这时，徐炀忽检测到异常动向，是钥光和钥暗！鬼鬼祟祟地朝伊丝塔的病房前进。

钥光的光之魔力可以让她光速移动，钥暗的暗之魔力则可以让她控制影子并读取情报。她们想对伊丝塔做什么？徐炀眉头一皱，现身挡在她们的必经之路上。

她们察觉到徐炀的存在，想要绕过，却被他走步挡住。

“让开。”钥光冷冰冰地抬起手，她们对徐炀一无所知。

“联盟公务，闲人勿扰。”钥暗拿出一张通行证，它代表公司联盟的特使，能够在整个世界畅行无阻，附带大量自动密钥和权限认证。

徐炀身体不适，但还是站在通往伊丝塔房门的必经之路上。

钥光有妹妹在旁，无论士气还是力量都好像倍增，挺起胸膛，一副自信样子。

“好了，快走开！你也不想被我们赶走吧。”钥光往前指。

“嗯？”徐炀皱眉。

“联盟需要伊丝塔的情报，不要妨碍我们，否则你将遭到最可怕的结局。”钥暗警告。

“对！如果执迷不悟，看我们姐妹俩把你‘料理掉’。”钥光吓唬。

徐炀取出誓言之证，令她们脸色骤变，想起当初与森林之主订立的盟约！她们曾被森林之主打败，但饶过一命，也将记得这个人情，不可背叛誓约，徐炀手中的誓言之证便是最大凭据。

“……”钥光神情迅速变化，“誓言之证居然在你手里吗……森林之主……”

她深呼吸，非常诧异。

“姐姐，我们可以放弃这个誓言。”钥暗望了一眼伊丝塔的房门。

那么近，伊丝塔对她们毫不设防，只要钥暗发动魔力，伊丝塔的情报就会从影子中被偷走。

钥光回忆之前跟伊丝塔一起在死后世界奋战的经历，最终叹了一口气，放弃入侵伊丝塔的打算。

“恐怕这次不行。”钥光侧身而立，“但也只有这次而已，我们还了这个人情，不代表以后也会这样。如果公司联盟有其他安排，我们会照样执行，那时候，誓言之证就没有用了。”

徐炀见机会难得，抛出了他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谣传钥匙姐妹有这样的名字‘钥光’、‘钥暗’，是因为你们有着开启巨塔的能力？”徐炀问。

“是的。”钥光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不算什么秘密，她们联系着，并控制巨塔计划。

“巨塔到底意味着什么？”徐炀问。

“一个安保措施，陆续失效的安保措施，我们是最后的维系者。”钥光听到这话，眼神略微涣散，“……哎，我们姐妹看着这座巨塔一天天地失效，也感到相当无力呢。”

失效的巨塔，空虚而面临危险的人类文明。徐炀默想着。除我们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敌人存在呢？

“那么。再见。”钥光转头。

“等会——”徐炀忽道，“一起喝杯咖啡吧，我有问题想问。”

“免了。”钥光兴致缺缺。

她本来要窃取伊丝塔的情报，却在这里被卡住，看来预料的目标无法完成，她也没有别的闲情逸致。

钥暗和钥光迅速离开。

徐炀也若有所思地走掉。

钥光和钥暗从医疗中心往下走，不多时就看到赛博妖鬼穿过走廊。

“看、看啊——”钥光抬手指向赛博妖鬼，“那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超级机器人。”

“……是吗？”钥暗抬头观察，语气警惕。

经过钥暗一番检查和审视后，她竟找不到赛博妖鬼的破绽，它简直就像人类技术力量所能达到的上限，盔甲坚固、神秘又强大，机体迅捷又凶悍，装配有大量武器，网路安全系统更是完美无瑕，光是稍微扫描便会感到敬畏，仿佛双方的技术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很强大吧。”钥光频频点头，“之前在死后世界的时候，它也帮了大忙，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打造出了这样先进的技术兵器人。”

“如果能跟它说上话就好了。”钥暗道。

“是啊……要不……我们试试？说不定能了解到更多有关他的事情啊。”钥光忽道。

钥暗躲在钥光身后，让钥光往前，大踏步走到赛博妖鬼面前。

“你好！又见面了！”钥光向赛博妖鬼伸手。

“你好。”赛博妖鬼淡淡地伸手与钥光一握。

“经过之前的大战后……感觉真奇怪，我也曾经跟其他公司生产的机器人一起作战过，但你却与众不同，好像你比他们更迅速，计算能力更强，智能更高，战斗力更出色……！”钥光一顿夸。

说到后来，她自己也噗嗤一笑。

“我不接受闲谈。”赛博妖鬼说。

真是骄傲冷酷的机器人啊。钥光默想着。难道是尼斯托公司新研发的终极战力吗？真是满身是谜，如果自己姐妹有机会跟它待一会该多好。想到这，她竟不自觉地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我们能跟你单独坐一会吗？我也不知道，萨法莱市有这么多乐子，酒吧、餐厅、音乐厅……”钥光问。

“那些地方和我不相适，你们只会在战斗最激烈、局势最可怕的地方遇到我。”赛博妖鬼说，“也许你们误以为我隶属于尼斯托公司，不，我不服从任何人，我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变数。”

赛博妖鬼离开了。

钥光和钥暗目送赛博妖鬼离去，都对它感到印象深刻。

这个世界……最大的变数！

------------

第八百七十五章 大局已定时刻

回到北部列岛后，徐炀找到了炎多。

它躲到了深山里，坐在无人区的一个山头上，周围的树木都被火焰烧毁了，它看起来格外苦恼。

“战斗已经结束了，死亡律法已经归我们所有，连死掉的人们也能复活，没什么可担心的。”徐炀安慰它。

“炎多……”但炎多的兄弟们不能复活。

“巨神们的故乡，星之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徐炀问。

炎多抬起手，火焰在空中不断旋转，编织成一个奇怪的星云。

“炎多……炎多……炎多。”它把家乡的事情说给徐炀听。

星之乡是一个遥远的星云，由巨大的气体和尘埃构成，分布着无数恒星，炎多这样的巨神们就居住在星之乡的心脏中，炎多喜欢用恒星风和辐射能量把气体雕刻出复杂形状，整个星云是巨神们的力量之源，允许它们在漫长光阴中学会如何支配恒星或行星的力量。

巨神们利用星之乡取之不竭的能源和物质，发明了巨大的、能够超光速航行的巨轮，以此来探索深空，绘制星图，许多巨神都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想调查其他地方。

但是……深空中的阴影出现了，巨神们也被捕猎和吞食，它仿佛以智慧生物的基因为食。在它的影响下，许多大质量的恒星被引爆，像超新星一样毁灭，巨神被迫四散逃走，离开星之乡。炎多也保护着它的兄弟们，在深空中流浪了几万年，最终不小心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炎多该怎么回去呢？”徐炀感到警惕，域外居然还有那么强大的存在，把炎多一族当零食一样摧毁。

“炎多。”它比划着，打算跟怪物拼了。

“那种东西是不能力敌的吧。”徐炀道。

“炎多。”炎多说它太笨了，它也不知道。但它真的好想家，想星之乡。

徐炀看到周围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礼物，一些纪念品，包括团子、大福、祈福的玩偶、金属制品之类的，都是附近的村民们“上供”或者说作为赠礼送来的。

因为炎多在这里的时候，周围的农作物长势都变好了，甚至人们的病痛都消失了。之前许多人受到死亡诅咒的影响，感到精力不济，甚至疾病产生，衰朽将死。但炎多一来，周围村子的人们都变得健康强壮了，仿佛死亡的影响被完全净化、祛除。

“……你帮到了他们很多，这里的所有人都感激你，你是他们的保护神，这很重要。”徐炀认真地说。

“炎多、炎多、炎多……”炎多伤心地坐在山头上，思念着不可归的家乡，它用手敲击自己的额头，隆隆作响。

随后，它伸出巨大的手，从地上挖出泥土和石头来，用自己的手开始捏一些粗糙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又大又笨，像是炎多兄弟的朦胧土偶。

它把兄弟的虚假雕塑放在身边，仿佛这样就多了一个说话的对象。

“炎多、炎多。”它跟不会回应的土偶交谈，传递自己的忧愁和不安。想家啊，但是回不去。想兄弟们，但兄弟已经死了。

“克里索斯去哪了？”徐炀问。

“炎多。”炎多说克里索斯去了遥远的地方旅行，黄金之魂要找到其他的两个兄弟。

“那么我们也一定会帮你找到剩下两个兄弟，那时候就可以离开这里，回到故乡了。”徐炀抬头仰望炎多。

“炎多。”炎多累了，它坐在地上。

“累了就睡一觉吧，我向你发誓，炎多，一旦我们找回你的两个兄弟，我们就把它们带回来，带到你面前，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回家了！”徐炀承诺。

炎多疲惫地看着徐炀，徐炀没有撒过谎，徐炀是它的好朋友。

它伸出自己巨大的手，指尖跟徐炀触碰了一下，随后它的态度变得平静，姿态变得凝滞，停在了伸出手的状态。

炎多要睡觉了。

它变成了一个类似发光的温暖巨石般的存在。任何想要帮助或者疗伤的人都可以来到炎多的脚下，碰一碰它如太阳一样浩大的精神，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治愈，身体上的伤口也可以恢复。

徐炀在炎多身边坐了一会，感受它温暖如注、光明无边的魂魄，再从中得到无边的暖意跟支持。

就像太阳一样，永远照耀、温暖和治愈别人。

他离开，回望平静熟睡的炎多。

炎多已经吃太多苦头了，它应该一直睡下去，再大的动静也无法撼动它。等到下一次——下一次它睁开眼睛的时候，它就会看到自己的两个弟兄出现在自己面前，那时候炎多又该有多高兴啊！

徐炀回到尼斯托总部。

公司现在是蒸蒸日上，营收大幅上升，可以说是升了一个台阶。之前他以为尼斯托公司已经扩张到了它的极限，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他们在近东取得胜利，尼斯托公司的影响力再一次扩大。

在陆镜带领下，天枢制物成为了他们重要的合作伙伴，而在近东，阿伊莎女王主导的香料海岸王国也接受了尼斯托公司设立分部的要求，完全向尼斯托公司开放市场，成为他们在海外的新据点。

也就是说……除了被伊帝斯控制的白象洲之外，整个东半球已经牢牢掌握在尼斯托公司，或者尼斯托公司的盟友手中了！

尼斯托公司现在的估值和战略衡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仅次于灯塔核心。

这样的商业版图，在古代是横跨多个大洲的超级大帝国才能达到的，而尼斯托公司现在也成为了半个世界的控制者。

原先人们还在推演，相信尼斯托公司、夏和西海岸条约会三足鼎立，但现在，却真正只剩下两极势力。

不仅如此……

热树洲被赛博妖鬼的大量机器军队所控制，龙舌兰洲有上校的部队，和平洲更需要尼斯托公司的机器人去对付袋鼠，大北方地区正在重建，这些地区也都支持尼斯托公司的事业。

那么，七印的“基本盘”，只剩下泰西洲、新泰西洲和白象洲！

我们一方的力量，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压过了七印！徐炀感到一丝激动。

徐炀总结出这一事实的时候，自己也非常吃惊。当初对他们来说像庞然大物一样难缠的七印，如今却在力量的较量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了。

我们……比他们强！

攻守之势易也！

经过这么漫长的努力，夏到近东的广大地域也成为了合作伙伴，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真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

徐炀找到法洛莎，尼斯托总部，密室里，法洛莎正在沉思。

“真难得啊……”法洛莎抬头看他，“你也感受到了吧，我们从一无所有开始，现在却居然有了隐隐君临世界的优势了。”

“是的，这么多筹码叠加在我们手中，最终达到了质变。”徐炀感叹。

过去的敌人算什么？那些曾经强大的身影算什么？过去他们曾经忧虑挂怀的敌人们：希盛、黑火革新、死亡和冰霜的巨神……它们现在已被彻底打败，而且永远无法翻身了！

他们望向对方，情不自禁地拥吻起来。

“这真是太奇妙了。”法洛莎喃喃道，“我们现在控制着整个生死循环，也就意味着死亡被我们所征服，整个星球上的所有生灵，他们的生前和死后也要归我们管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七印也完蛋了。”徐炀点头。

“是的——想想看，如果你为七印效力，但你死后的命运完全是由我们来管理的，这会多打击士气。你如果在凡间反抗我们，你最好祈祷你不会死，因为你一死，你的灵魂就落到我们手里了，你不会安然无恙地进入大漩涡，你会因为对抗过我们而遭到万倍惩罚！”法洛莎有些激动。

谁掌握了来生，谁就掌握了现世！

“这是由我们来主导的新秩序。”徐炀点点头。

“而且连狄尔奈和伊帝斯也不敢反抗我了，弑神武器已经深度解封。”法洛莎将弑神武器拿出。

吸收了来自波莫尔蒂的第五重煞气后，这把武器的外观更加锋芒内敛，邪光缭绕，仿佛已等不及去残杀下一个神明。

徐炀伏在桌面上，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疲倦席卷了自己。

将近十年来的奔波努力，他真的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把整个世界改造得天翻地覆，面貌大不相同。

但这也耗尽了他的力气，花10年走完了别人几十上百年的道路，这对徐炀的消耗也是极大的，他闭上眼睛，感到法洛莎的手在自己脖后移动。

“你已经累了。”法洛莎说。

“是的……”徐炀道。

“噢，让我吻你，再吻你。”法洛莎深情地与徐炀接吻，“我们已经取得了今生的大捷，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下缝缝补补，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把最后的一些琐事解决掉，然后我们就可以举办婚礼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徐炀感到朦胧和温暖。

“你和炎多都竭尽全力关心别人，这会消耗自己，你们都耗费自己内心的力量去帮别人，只出不进，这样是不行的……你需要爱，徐炀，让我来爱你。很快你就会恢复元气。”法洛莎贴紧他，语气狡猾。

徐炀把法洛莎抱到自己身边，分开她的袍子，而在那长袍底下，什么都没穿。这怎么？——恐怕他无法恢复元气，而是消耗的更多了！

------------

第八百七十六章 在大北方轰炸

数周后，徐炀出动赛博妖鬼去大北方地区轰炸匪军，支援事业。

寒潮退去后，北方军阀到处疯狂扩散，向着冰雪融退的北方大地进行再殖民运动，建立一个又一个据点，试图抢夺寒潮前留下的重要文明遗迹，游击队与他们交战多次，战况焦灼。

火车站、工厂、军械库、机场……冰雪退去后，这些宝贵设施逐渐回归到视野当中，成为各方着力抢夺的资源点。

而赛博妖鬼一到，局势一下就大为好转！

北方游击队的战士们，坐在装甲列车上一路西进，抬头看着赛博妖鬼在前方开辟道路。

人们都是心潮澎湃，赛博妖鬼所过之处，敌人就像麦子一样倒下。

“看啊，加布丽艾拉上尉，我们正在节节胜利！保皇分子、保守派和旧军阀们就像骨牌一样被推倒，它们的防线节节败退，这样我们很快就能打到彼得堡了！”一名士兵从列车上探出头去，眺望着天空中闪闪发光的银辉，那是赛博妖鬼在空中开道。

“是啊！普罗维舍夫战友！我们终于走向胜利了！”加布丽艾拉长出一口气。

得益于尼斯托公司的支持，游击队在大北方地区的进军顺利而致命。

鲜红之旗如闪电般归来，在大大小小的聚落和城市上空熠熠生辉。

“战友们，社员们，同胞们，‘六月行动’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取回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塞伯利亚的劳动者们现在终于能够重新团结起来，朝着一个我们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目标前进：拯救全世界！”赛丽塔的声音从列车的广播电台中传出，极大激励车上的游击将士。

“噢噢！”人们欢呼起来，不少人激动地洒下热泪。

大北方，大北方，广袤的土地上红旗飘飘，战友和义士们走到一块，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人人平等，消灭企业家！

鲜红的旗帜当风飘扬，加布丽艾拉振奋地看着两侧广袤的大北方土地，见了三年一成不变的暴雪之后，她现在看到的是一片金黄的、未开垦的原野，大地上零星分布着人类建筑的残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它们也是雪后第一次接触到冰雪之外的空气。

游击队给大北方带来的是最为进步的事业！人们从此不必再对别人的痛苦背过身去，骄傲的奔焰从东燃烧到西，紧接着是整个世界，让伟大理想更辉煌更绚烂地绽放！

回忆起这三年经历的寒灾、激战、劫掠和痛苦，加布丽艾拉上尉握紧拳头，坐回到座位中。

这些年里，多少人为了保卫游击队的小小家园而战死，多少仁人志士献出自己的生命，又有多少人死于资源不足，冻饿而亡！

她这样的战士只有满心斗争，每一份绝望的回忆都在此刻绽放新生，成为促人奋进的燃料。一想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所有回忆就都变成了新的武器。

火车沿着东西大动脉一般的铁路线继续西进。

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占领并重建彼得堡，大北方母亲最骄傲的心脏！

赛博妖鬼则在高空中飞行，对周围一切妨碍列车前进的敌军进行狂轰滥炸，摧毁匪军们的城市、要塞。

它飞行在3000米空中，以5马赫的速度续航，亦即说是每秒1700米左右，它所携带的武器装备对大北方地区的游荡军阀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完全不在一个科技水平线上。

】

“机器战友！我们侦测到前方的铁路线有敌军重要兵团把守，包括超过20架‘行军蚁’装甲车和‘大力神’防空导弹，这些该死的保皇分子已经听说了你的存在，打算将你击落了！”前方的侦察员向赛博妖鬼汇报。

“没问题。”赛博妖鬼也打算测试一下自己的新武器。

它抬起右臂，机械在它右手上重新组装聚合，将隐藏的重型能量生成装置释出。

瞄准……

积蓄能量……

射击！

敌人和敌军装甲部队密密麻麻分布在铁道线旁边，赛博妖鬼一拳轰出，纤细而巨大的红色能量波迅速扫过地面，照射过的地方瞬间发生剧烈爆炸，将沿途所有敌人轰飞，炸残！

轰轰！

超过5000兆焦耳的力量划过地面，炸出一系列大坑，沿途一切所有物质全都粉碎分解，在原子层面产生崩溃效应，一瞬间就击溃匪军集结的装甲军团，任何合金都无法抵挡微观尺度的崩溃裂解，这样的力量毁天灭地！

这是从希盛公司留下的遗产中开发出的实验性武器“斥力束”，破坏力独步天下，一旦赛博妖鬼运用得当，斥力束足以毁天灭地。

它俯瞰地面，还有许多敌人四散逃开，可能对运输战士们的列车造成影响，于是它打开自己的弹药舱，用常规武器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

激光束、等离子炮、浮游炮等武器轮番轰炸，无论血肉之躯还是合金装甲都无法在赛博妖鬼的火力中幸存太久。

它又打开背部的蜂窝式导弹巢，超过10公里射程的微型导弹四散飞出，向周围更多被标记的敌军营地、防御要塞和军事据点进行狂轰滥炸。

得益于尼斯托公司发射了自己的卫星，这些蜂窝导弹全都是卫星激光制导炸弹，在索敌层次上相当出众，当即从高空对目标地点进行轰炸，每一枚导弹尺寸都不大，适合赛博妖鬼单兵携带，一旦爆炸，足以摧毁方圆数百米的一切物质。

大地轰轰作响，赛博妖鬼火力完备，对这些长期参与劫掠和血腥内战的匪军及保守派狠狠打击。

“小心！”

“撤退、撤退——”

“我们已经败了！”匪军的幸存者们目瞪口呆，看着自己的据点和装甲部队在烈焰、爆弹和神乎其技的终极激光中化为飞灰，自是四散奔逃，不敢在旷野上游逛。

当运输部队的列车穿过铁轨时，人们从窗户纷纷探出头来，看着两侧被赛博妖鬼轰炸过的大地。

太震撼了，地面简直像被翻耕过一样，连最底下的黑色土壤都被炸出来了。大地表面的硬化冻土被点燃，到处都是被打成肉沫的敌人、被灼烧变形的金属战车，全都四散滚落着，形成大大小小的残骸堆，这一幕更令他们士气倍增，他们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援手！

经过5天的长途列车之旅后，游击队的士兵们终于来到了彼得堡，抢在敌人染指之前光复了他们的故乡。

大北方地区从东到西，沿着铁路线，从最遥远的千叶市到临近泰西洲的彼得堡，建立了一个辽阔的新生进步国家。

按赛博妖鬼的要求，他们前去寻找北方军工公司留下的量子计算机遗产。

游击队的领袖赛丽塔进入彼得堡的旧皇室大厅，和其他战友们协作将落后封建的皇室徽章悉数清理掉，代之以生产工具作为符号——锤子、锄头，还有信息时代的电子计算机。

她打算将这座皇宫改造成一个劳动文化宫，原本贵族专用的钢琴、音乐厅以及图书馆，今后将对所有人开放。而且不是跟建立博物馆一样，把这些遗产放在玻璃柜里保存，跟别人收取门票之类，而是让这些古董和文艺作品从神圣的位置上取下来，变成真正可供人使用、创造新文化的工具。

随后，赛丽塔便主持新国家的建立，穷人当家做主，没有不公与压榨！

“接下来怎么办？”赛博妖鬼来到办公室。

办公室内，赛丽塔跟其他游击队的同伴规划和设计整个大北方地区的未来，她饱经风霜，已显现出衰老样子，但她庆幸自己能在死前设计大北方地区的未来。

“我想了很多，我感到有很多事情需要仔细制定。看看我们，我们从创立之初就决心要为所有人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是下决心，而不是发誓，因为没有任何神和偶像能承担这个分量的誓言。所以我们只能下决心。如今，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负光阴了，可接下来我们还将影响千百代人的命运。”赛丽塔感叹。

“你们的先锋计划旨在由你们来领管一切。”赛博妖鬼道。

“是的，但我越思考，越感到不安。如果我们骄傲、乃至傲慢地觉得只有我们这个房间里的少数人有资格对事业说三道四，那我们将永远地切断我们与无数普通人之间的联系。所以我在思考，怎样才能真正把所有人纳入我们的决策环节。”赛丽塔谨慎地说。

“如果想保护新生的大北方，就必须有精干的管理者和高超的决策效率，组成集中的队伍，由这个房间里的少数人决定所有人的命运，这就跟最开始的想法背道而驰；而如果将决策的机会交给每个人，纷乱的声音和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又将撕裂这个脆弱的新生国度。”赛博妖鬼道。

“我已经年老、衰朽，而且我还是魔女，恐怕我该回到天上去了，但我希望我能在离开之前给出最后的答桉。”赛丽塔遗憾地说，她两鬓斑白，灵魂飘摇。

摆在大北方面前的路径极其复杂，一条是集中权柄，进行自上而下的特大计划，几年内把衰弱的大北方地区重新武装、启动，恢复大北方在世界上的地位，态度更为严苛，意味着需要大量行政人员，贯彻来自彼得堡的许多命令，而臃肿的行政结构将从内部制造溃烂，给未来留下隐患。

另一条则是稳健的道路，放慢脚步，从最基本的法度、协作同盟开始走起，考虑每一方的利益，更多引入人们的智慧和自由志向，态度更加温和。这会让新生的国家软弱，并体现出严重的妥协态度。

至于他们会怎么做，恐怕时局也会强迫他们做出选择，因为泰西洲的公司军队已经在门口集结，泰西洲与大北方的战争一触即发。

“至少我们会首先清理公司的遗产，把公司文化的流毒从大北方驱逐出去，不再有腐化身心的思想。我们要创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和娱乐。”赛丽塔说。

“人们已经习惯了玩抽卡手游，这也要禁绝吗？”赛博妖鬼幽默地说。

“是的，我们会禁止抽卡手游，这不是玩笑。我们不像公司社会那样把部分人排除在生产秩序之外，每个人都将以劳动为荣，并且建立一系列符合新社会、新审美和新观念的游戏。抽卡游戏本身就是公司制造出来、蓄意占用人们注意力的，它的底层概念：氪金，幼态审美，随机抽取游戏人物和道具，降低稀有物品的概率……其本质都是公司化的，如果不看清这一切，我们将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即便我们在新社会需要抽卡手游，它也必然是不肝不氪，符合人们需要的。所以我们必先清理掉公司设计给我们的一切需求：华而不实的奢侈，虚假宣传，盲目以及疲于奔命的消费陷阱。”赛丽塔分析。

赛博妖鬼明白了，他们太理智了，对人类前途给出了一个公正的答桉，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度过一开始的恐慌，人们会慢慢接受先锋思潮的重新传达。它来到外面，此时，经过精心检索后，技术人员已经将旧北方军工公司的量子计算机生产计划蓝图找出，并且交给赛博妖鬼，作为这次事件的感谢。

“这下我们就有能够驾驭半个世界的终极计算能力了。”它满意地收下量子计算机生产档桉，它能完成计划的最后阶段。

三号机“亥伯龙”，终于能制造出来了。

------------

第八百七十七章 终极计算功能

数周后，上京的尼斯托公司高级实验室里，三号机“亥伯龙”的架构得以完成。

所有参与这一项目的科研人员与魔女皆翘首以盼，期待它第一次发挥全部算力的瞬间。

“真是……不同凡响啊。”法洛莎站在玻璃回廊一边，紧盯着试验场地中央的情形。

亥伯龙的启动需要消耗整个北部列岛30%的电力，为此所有能源供应单位也做好了最高规格的应对准备，避免任何意外发生。而且它不能长期开启，第一次运行最多进行6小时。

代号“亥伯龙”，尼斯托公司技术成果的最高体现。

随着在大北方地区的行动胜利完成，最后的技术难关得以解决，通过研读北方军工留下的蓝图，这一超级量子计算机得以成型，比原计划提早了5年。法洛莎双手抱在胸前，等待徐炀的到来。

徐炀穿过场地，抵达实验室。

其他研究人员都窃窃私语起来，谈论着传奇般的网监先生，他可是不折不扣的大人物，研发亥伯龙的时候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聆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论，徐炀的思绪无比清晰。

他感到一股微妙的情绪，好似生命中的一部分格外蓬勃、茁壮，化成了一种格外激烈的冲动。

时候到了。

他抬头看向玻璃走廊上空，法洛莎、莉拉、小岛叶子、潘瑞尹、凛音她们都在场，用各自不同的目光看向他。

法洛莎是莫名的玩味，仿佛看到有意思的事情；莉拉的目光平静而温柔；叶子有些激动；潘瑞尹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凛音则格外专注，微微勾起嘴角，想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还有尼斯托公司上下的许多职员，都在安全范围内观察亥伯龙量子计算机的第一次上线运行，想知道它能给尼斯托公司带来的科学革新及技术腾飞。

他们都听说过量子计算机比常规计算机的运行能力超出许多，但，到底超出多少呢？

徐炀知道答桉，亥伯龙的计算能力，是目前星球上所有常规计算单元总和的1000倍。

他来到机房内，通过他自己设置的密钥验证，进入亥伯龙系统，单手放在象征性的启动按钮上。

“‘亥伯龙’已研制成功。”风间宫理用热情的声音宣布，“如今在你们眼前的是我们的网监先生！他将负责第一次启动亥伯龙，将其实用化，并利用它的强大力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噢噢！”

“终于到这一刻了！”

“公司投了这么多钱在量子计算机实验室，终于到实用化阶段了。”

“好期待啊，那不是说，我们在这种尖端科技也能跟西方人平起平坐了？”

“加油啊！网监先生！加油啊！亥伯龙！”尼斯托公司的人们相当振奋，对自己能见证历史而倍感激动。

徐炀感到无数期望汇聚在自己身上，不由得暗暗点头。

未来，随着这一刻将蔓生出无数伟大的进步和变幻！

他象征性地按下按钮，其实早已开始对亥伯龙系统进行接入。

第一个感觉就是……

浩瀚！

不可胜数的内容瞬间涌入徐炀的思绪当中，盈千累万的数据在他的精神当中浮现，他以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智慧来处置这无涯无际的资料。

在亥伯龙系统全面启动的前几秒，徐炀就已经理解了人类文明大部分学术常识及重要书籍，使其博通经籍，智量无穷，借助亥伯龙提供的算力，徐炀能够毫无顾忌地向自己灌输知识。

尼斯托公司耗资上万亿，集中无数人才开发出的这部“亥伯龙”，如今将徐炀推向了世界的巅峰。

经过优化的超级量子计算机“亥伯龙”，突破了常规计算机的工作领域，为徐炀提供了加倍优异的独特量子算法，补上了他数据能力的最后一个短板！

徐炀陷入了深沉的冥思状态中，他近乎于数字生命，大部分意识已经进入了网路空间。

“你看到了什么？”凛音接进来，她在虚拟空间中像潜水员一样漂浮着。

此时的徐炀已经……

覆盖了半个星球表面。

并非是实体，而是数据角度上的，他同时存在于半个世界的计算终端当中，随处可见，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以光速在地球表面转移自己，控制一切数据单元。

亦即说是，与神无异。

凛音能观测到徐炀调动了亥伯龙的算力，他随意地建造了一个复杂的时空模型，用一个小点代表粒子，用线条代表力的流向，他放大了一对纠缠的粒子，一个在虫洞之内，一个在冲动之外，他能精细地观测和计算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即便相隔万里。

“超空间的量子通信？”凛音问。

“甚至是跨越时间的通信。”徐炀转动着整个模型，“我们甚至可以向过去发送消息，我们可以把时间和空间也纳入我们的理论框架。”

“这、这太不可思议了。”凛音吃惊地检查徐炀所创造的大模型，如果靠她的单人算力，恐怕要花12000年才能完成，但徐炀只用了一秒，他比其他人都强大太多了。

紧接着是大量的产品模型，包括尼斯托公司现在的主力产品d2，它们从结构到数据都得到完全展示。

在徐炀的计算中，它们迅速发生变化，在一个完美的虚拟空间中得到迭代和测算，一个更优秀的陪伴合成人“d3”型正在生成，搭载了比d2还要体贴的人工智能。

d3们不但能够让所有男人陷入迷恋，还能让所有少女都芳心暗许，真正成为陪伴所有人的全新产品，甚至可以说颠覆整个合成人商业都不为过。

“这太不可思议了……”凛音吃惊地观测着这一切，d3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人类科技的上限。

制约d3进一步发展的不是徐炀的算力，而是人类本身的材料、人工智能以及制造科技，而假以时日，徐炀也能将其他方面的技术逐一升级，陆陆续续将整个人类文明拔升到下一个阶段。

还不止这些，在这测试期间，徐炀还极快地分析了大量有助于东半球各地区治理的细节，规划了不同公司都市、乡村和制造产区的发展计划，所有数据都以图形在凛音眼前展现，代表着各地不同的人口、经济、安全、规划等多方面的情报，她能极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又如何随着时间改变，而一旦有了如此详细的特大数据，徐炀能够确保每个地方都得到准确而适当的进步计划。

尼斯托公司巨大的产能也由此被规划出来，连人心和其他中立势力的外交倾向都能得到测量，方便他们派出使者前去接洽；他们能把食物和医药物资分发到最需要帮助和接济的地方，交给饥饿和病痛的人手中；能将安保人员以及公司军队布置到最需要警戒和保护的区域，优化部署方案；能实施一系列眼光长远的革新措施；能够以半个世界为棋盘，精心规划基础设施的发展。

这……这已经……凛音看得目眩神迷。

这分明已经是神的领域了，徐炀啊，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徐炀的主意志则在广阔的数据空间中漂游着，互联网是人类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彻底带来了这个壮阔的信息时代，而他则在半个世界的信息网路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

若说原先靠脑处理器和普通的超级计算机，就像在广阔的原野上驾车一样；那现在有了亥伯龙的加持，徐炀感到自己无异于一条真正翱翔于天穹的鲲鹏，身躯广袤无边，稍一移动便可横跨万里。

真不可思议啊，徐炀检查自己计算出的东西，这些内容可以让所有人以全新的方式检查世界，可以创造科技奇迹，改变历史进程，改变社会形貌，能够帮许多人实现梦想，改善几亿人未来的命运。

徐炀闭上眼睛。

这个世界令我与众不同——而我也令这个世界与众不同了。

谢谢大家……

第一次测试进行了6个小时，随后就因能源安全告急而稳步结束测试。

在此期间，徐炀得出了天文数字级别的计算结果，并将它们呈交给尼斯托公司，方便他们规划未来20年里的一切内容。

亥伯龙在这次运算中积累了“满仓”的数据信息，尼斯托公司原先准备的数据库达到上限。

一个人至少要花一亿年的时间才能读完这六个小时内徐炀计算出的一切内容。

它们囊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重要的知识。

“……”徐炀深呼吸，默默感受着自己大脑中传来的麻木和疼痛，这样强大的力量真是令人陶醉，但对他的消耗也很大。

因为他有“记忆”，数据处理期间大量的记忆回到原身后，就像不得不从一个巨大仓库里搬走数百吨货物一样，它们都压在徐炀的大脑当中，重达万钧！

但他并不感到疲惫，只是欣喜，他测试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类能达到的力量上限，他完整了。

他忍着剧痛，向周围的人们平静致意。

人们都衷心向徐炀鼓掌并点头。

“恭喜！”

“恭喜。”

“恭喜。”

“可喜可贺。”他们说。

“谢谢。”徐炀向他们鞠躬。

------------

第八百七十八章 一段宁静时光

炎热的夏天，6月。

徐炀站在浴室内，张开双手，高功率的超声洁净波掠过他的体表，无水洗浴只用一秒就叫他光洁如新，恼人的汗滴和油脂消失无踪，大大节约时间。

“我们居然取得了如此惊人的进步，真叫我不敢相信，尼斯托公司快速扩张，好似一团野火。我们的目标只有六个字：向公平，向自由。”徐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他的头发被两只机械巧手梳理得整整齐齐，确保他出门的时候不会显得太难看。

“七印到底在干什么？”法洛莎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反击？为什么我们所到之处敌人望风而降？为什么密探纷纷逃亡？”

“问题太多就等于没有问题，敌人像兔子一样怯懦，好似知道我们会来，故而提前撤退。我们没法发起大战，但在世界市场上占尽上风，各地企业纷纷发来合作邀请，整个世界仿佛向我们敞开大门，予取予求。尼斯托公司的声望如日中天，人们一旦听到这五个字，便会心生憧憬。”徐炀转过身，披上一件柔软的白色浴袍。

它紧贴身体，质地柔软，让他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棉布包起来的鱼。

法洛莎不满：“你明知道这不可能。”

“你这两天手机上浏览的尽是这些新闻。”徐炀笑道。

“新闻都是媒体编辑的结果，文字则和事实相差万里。我得弄明白七印现在在做什么，否则我总是难以心安。但反过来想，如果一直这样忧虑下去，我们连一点幸福的空间都没有了。”法洛莎叹气。

“没关系，你是对的，时刻绷紧神经也无妨，总是要戒备敌人给我们捅刀子。”徐炀伸手抚摸法洛莎的下巴。

“但他们究竟能做什么？跨过大海送来靶子一样的舰队？还是开启传送门，送来一群天使军团让我砍个痛快？连尹帝斯都离开了白象洲，不知所踪，留下他的臣子和百姓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法洛莎微笑道，享受徐炀的指尖。

“尹帝斯一走，广袤的白象洲也变成了不设防的地带，上个星期尼斯托公司抵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灾民和难民。尹丝塔已经准备启程前往白象洲救死扶伤，希露菲到时候也会出现，你想去吗？”徐炀道。

“我只要知道希露菲安全就好了。照我看，尹丝塔确实可以被人们所拥戴，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可以派一个分身去找她们。”法洛莎交叉她的手指。

“……也许希露菲会再给你写一首诗呢，法洛莎，你确实给魔女们带来了白天，魔女们的生活质量上升了10倍。”徐炀笑道。

“别管了，如果我们不弄明白七印在搞什么鬼，再亮的白天也可能瞬间转入黑夜。”法洛莎伸出手，指尖星辉在空中慢慢发光。

】

“不管七印在做什么，都肯定跟星界中的危机有关，事情很明显，他们必然掌握着跟‘星空之物’相关的秘密情报，他们占有情报上的优势。”徐炀一边说一边沉思，这着麻烦。

“大势倾向我们，七印几乎放弃抵抗，他们与雇佣军的合约一个个解除，西海岸条约的军团都藏入港口和军事基地，被我们的边界力量撞上的敌人，大多都第一时间举起降旗，告诉我们七印已经切断了对他们的资助。这代表世界上有40%的地区和公司都已经完全投靠我们了，中间的30%也倾向于归附。”法洛莎将手在空中横挥，星光绘成一幅绚烂图景。

“说不定你预言的结果是七印全盘投降。”徐炀说。

“没那么简单，还记得我们找遍冥界都没有本间纪子的鬼魂吗？太奇怪了。我要亲自看看未来。”法洛莎皱眉。

“我打赌这次你又会看到许多可怕的东西。”徐炀说。

“你赢了。”法洛莎闭上眼睛，“我确实看到鬼影重重，幽声阵阵。不过我现在的精神状况还不满足条件，去吧，徐炀，帮我找一些最昂贵的紫色香料来，我会在这里先调整呼吸的节奏和灵魂闪耀的频率，大约3个小时。”

“等着吧。”徐炀穿过自动门来到走廊上。

尼斯托总部干净整洁，布局精密合理，设施之间相得益彰，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各个容光焕发。能在整个尼斯托公司的心脏工作，这种殊荣足以叫人自傲。

开启一次亥伯龙，尼斯托公司便获得了长足进步，原先停滞的科技研发项目如今再度启动，势头比原先更勐。

时至今日，纯学术机构很难斥巨资完成复杂的科研课题，绝大多数项目必须由公司牵头。在尼斯托公司的捐赠下，大量资料被送往“桃源计划”，为所有合作势力的科学家提供宝贵的模型以及参考意见。

研究人员们在人工岛上心无旁骛地工作，放弃世俗偏见，只在专心开拓人类文明的认知边界。

亥伯龙比所有常规计算机和前代量子计算机都更加先进，是超算中的超算，足以和七印的“尹甸”系统相比。

那天进入亥伯龙的情形，徐炀回忆起来只觉得如梦似幻，每次想到亥伯龙都会从心底产生一股格外旺盛的冲动。不过眼下他的精神与身躯都超过负荷，尚需仔细调理，才能有下一次开启亥伯龙的机会。

“网监先生~”

“徐大叔！”

“老板好。”尼斯托公司里的人们在徐炀经过的时候冲他打招呼。

徐炀看着她们在自己面前经过，各自匆匆忙忙的，都有自己的事情要赶，没时间闲聊。

101、102她们收拾东西准备搬到新房子住，吉冈水色在整理更新半个世界的魔女档桉，中村瑞秋像审视自己的领地一样重新丈量每个房间。

还有更多人不在这里，徐炀心知肚明，潘瑞尹跟镇暴机动队在海外巡逻，莉拉在办公室，叶子在养胎，凛音回到嘉龙坡的网路控制中心，杜迁迁回老家看爹妈，浅梦在泰西洲留学，觅影在守秘局，a40在跟量子武士决斗。

还有徐澄和泡泡，在神晖号上读书、玩耍。徐炀深呼吸，感到一阵轻松。

大家都有了自己精彩的人生……太好了。

徐炀回到自己的工作间，在给法洛莎拿香料之前，他想要消遣一下。

他的生活条件无异于亿万富翁，权势也已经达到世界的巅峰，只有寥寥数人能与徐炀相提并论。而徐炀拥有的东西胜过财富，他拥有的是获得财富的手段。

奇怪的是，到这个阶段，他反而比以前更轻松了，因为所有具体的、精确的事务都有无数人在从事，他在如此高的高度，要做的是更加宏观和抽象的事情，谈论的是理想和整个世界和文明的顶层设计，可以畅谈未来。

他给自己倒了一点酒，因为有数字心智，酒精只是某种单向生成快乐的化合物质，不会影响他的思考。

徐炀喝下一点佳酿，商标上贴着尼斯托公司金牌酿酒厂的标签，通过森林之主特化农业生产的葡萄酒打遍世界无敌手。

窗外，广袤的上京原本像一片错综复杂的彩色都市，如今在徐炀看来却像一张被压平的纸片，再没有之前那么多复杂深度，不止是上京，还有整个世界，如今都变得相当透明。

到这个分量上，徐炀能得到的快乐却变得窄小，唯一能让他感到格外乐趣的东西就是打桩。

他不再能通过阅读来找到趣味，因为一切有价值的读物都已经被徐炀扫描和浏览过了。

音乐对他的刺激能力不强。新闻八卦和奇闻异事也变得流于肤浅，因为徐炀曾上天入地，见过更了不起的东西。

那么，就到这里了吗？该结束了吗？自己的传奇达到了巅峰？徐炀暗道。若隐若现的膨胀的骄傲在他心头鼓荡，然而徐炀知道骄傲的本质是自我欺骗，而他一贯能在事物最繁荣的时候看到它崩溃的下场。

故而他怀疑七印正在这一切背后进行动作，他们就藏在新泰西洲深处，细心盘算，羊装弱势，伺机反败为胜。

不过就像法洛莎说的一样，他们到底能做什么呢？

常规武力投射毫无意义，超凡战斗力也被法洛莎抵消，中间还有长达5年的休战期，5年之后，尼斯托公司在生产力、军力和科技就能全面反超西海岸条约组织。

徐炀打开自己的抽屉，莉拉在这里放了一个精美的箱体，整个箱子由白金打造，外面镶嵌着多枚硕大明亮的紫水晶，沉甸甸的，然而里面承载的物品远比外包装昂贵十倍不止——紫色香料。

“爸爸！”徐澄熘达进来。

她是来爸爸的房间拿东西的，结果看到爸爸在这里，真是太好了。

“怎么没有用功读书？”徐炀往后一仰。

徐澄！太好了，他好想她。他生命中的一缕闪光，胜过他许多其他成就。只要一看到徐澄，徐炀就会忘记诸般烦恼与忧愁。

“嚯嚯。”徐澄调皮，她走到架子附近，摆弄徐炀收藏的飞机模型，“我现在连神晖号都会开了，这可比学习有用多了。”

------------

第八百七十九章 末日倒计时表

“恐怕是织星娘开的吧。”徐炀让徐澄走过来。

她坐在桌面上，两只小脚一晃一晃。

“织星娘只是个笨蛋，开得还没我好。”徐澄摆弄着自己的手指头，她活力十足，正处在她最有活力的岁数，这个年纪的孩子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

“有没有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徐炀感觉自己像个唠叨的老父亲。

“有。”徐澄随意地搪塞。她实际上随心所欲，昼夜颠倒，经常调皮捣蛋，带坏泡泡。

“爸爸好担心你以后不能自立。”徐炀说。他确实感觉以后徐澄可能会变成很麻烦的少女。

“切，才不会捏！而且还有泡泡跟我在一起。”徐澄自信地说。

“泡泡能管住你吗？”徐炀无奈道。

“嘿嘿。”徐澄不言自明。

“你想搬出去一个人生活吗？离开家，离开神晖号，甚至离开泡泡。”徐炀问询。

“离开泡泡？不行！别的都可以。放我跟泡泡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吧，去流浪，去探险！”徐澄热情洋溢地说。

徐炀想了想。

“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徐炀问。徐澄潜力无限，未来不可限量。

“想成为跟爸爸一样厉害的人！”徐澄在桌子上站起来。

徐炀忽幻视到好久以前，那时候徐澄还只是小傻瓜，只有一点点大。

当年她最爱做的事情是趴在徐炀的肩膀上一动不动，然后徐炀走到哪，小傻瓜就跟到哪，用她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其他人或者其他东西，一直不挪开目光。

她唯一的食物是牛奶，唯一的收藏品也是牛奶。

六年过去，小傻瓜已经长大了，她有了个堂堂正正的名字叫徐澄。但徐炀还是无比怀念那个可怜可爱的小傻瓜。

“以前你会待在爸爸的肩膀上。”徐炀怀着一点思念说。

“现在不行咯。”徐澄拍手，“我长得太高了太大了。”

是啊。徐炀默想着。当初他就知道，总有一天小傻瓜会长大，长到没法坐在爸爸的肩头。

她长大后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明艳，成为了不起的魔女吧。

“想要什么爸爸都给你。”徐炀拍拍徐澄的头发，深情流露，“你是我最优秀的孩子，我也许没有什么再能做的事情了，但一想到你还会继续成长我就感到骄傲和满足。”

“呱呱。”徐澄抱住爸爸，依偎在他怀里，感受着温暖和安全感，她的小手抓住徐炀的衣襟。

徐炀一言不发，感受着这难得的时光，只有他和自己的女儿。

他慢慢地跟徐澄说起过去的事情，一起回忆着小傻瓜的点点滴滴。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感到法洛莎已经等不及了，必须要进行预言了。

他身体倾斜，感到徐澄在自己怀中发抖，仿佛也不舍得离开。

徐澄抬头看着爸爸的脸，忽然感到一种莫大的悲伤，好像眼前这一切就像梦一样，像这样跟爸爸待在一块的日子，以后不会再有了。

“该走了。”徐炀把徐澄放下来。

“嗯……！”徐澄跳下去，什么都没拿就走了。

她长大了。

徐炀将香料带回到法洛莎处，准备让她服食，然后在幻象中得到更深的预言。

法洛莎精明强干，神秘诱人，又善于操纵、冷酷无情。只是在徐炀的教养下，法洛莎竟渐渐地转性，越来越多显露出她的温和一面。徐炀尚不明白这到底是后天教化的结果，还是法洛莎天生如此。

法洛莎天生就存在友好的一面吗？但徐炀一直以来都相信法洛莎是天生的坏种，天生的极恶。

“快端上来罢。”法洛莎坐在密室的水池里，氤氲的热气腾腾漂浮，胜景无穷。

“你上次看到的东西可非常不祥，依我看，你的这一次预言看到的东西还是大差不差。”徐炀道。

“很明显，在我们头顶上的东西正在游弋，并且随时都有可能降落到这里。炎多的家乡就是被它给摧毁的，多看它两眼终归不是坏事。只是我们都心知肚明，这种强大的外在生命绝不像这颗星球上的土着诸神那样软弱可欺。”法洛莎闭上眼睛。

徐炀将紫色香料交给法洛莎，她拿出一根象牙烟管，将香料点燃，仔细嗦了一口。

她闭上眼睛，检查命运为她准备了什么。

她正在探索整个世界的深层隐秘呢。徐炀暗道。这种窥探天机的事情，常言道总是“有伤天和”，但我们已经打败了一切，轻世傲物素来是我们的时髦，连死亡的律法都在我们手中，那对未知的未来投去惊鸿一瞥，也不算多么超乎寻常了。

法洛莎呼出一口紫色的雾气，烟管里的内容物消失不见，她好像有些紧张，抬起指尖，徐炀为法洛莎补充了更多的紫色香料，从香料海岸运输来的香料，要多少有多少。

她继续消耗香料来完成预言，身体慢慢下沉，简直像是要把自己溺死了一样。

徐炀在这个过程中也呼吸到满溢出来的紫色香料气息，简直像和法洛莎同食同饮，想到他们早已难分彼此，这倒也无妨。更何况紫色香料让徐炀感到精力倍增、思维活跃、意识空灵。

法洛莎长长地叹气，她最后尝了一口紫色香料，几乎消耗掉了价值1亿资金的所有香料，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眼睁得大大的，布满血丝，她爬出水池，皮肤苍白冰冷，水珠不断流落，她先是微笑，紧接着又变得害怕和困惑，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可怕的东西。

她语无伦次地低声都哝了一会，随后转头看向徐炀，目光温柔而恐惧。

“怎么？”徐炀担心法洛莎看到的东西超过了她精神的承受能力。他多虑了，很快法洛莎的神情就变得平静，一种死寂的平静。

“——我看到了某个东西，它……是一个黑暗扭曲的实体，徘回在外面，它没有形状，或者说我们看不到它的形状，它是个吞噬世界、呕出疯狂的恐怖之物。”法洛莎轻声说。

当她说话的时候，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起来，一些未知的半透明物体开始生成，光是谈论和描述这种东西都会导致它的干涉。法洛莎也明智地打住话头，不再说下去。

“我们的星球呢？”徐炀问。

法洛莎摇摇头。

“更疯狂了，你敢相信整个世界支离破碎，却又奇怪地耦合在一起吗？月亮和地面几乎相接，但海水却能正常涌动。整个世界就像一张被大手揉碎的纸张，是的，这个比喻不错。你想一想，你生活在一张白纸上，地面是平的。这时候一只手伸过来，将白纸揉皱了，你不会从白纸上脱落或者掉下去，但你看看，这张纸已经满是折痕，而且缩成一团。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状态。”法洛莎说。

“我们得发出警告。”徐炀立刻说。

“不会有人相信的，你太关心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了。但就像现在蔓延的死亡诅咒、以及我们为死亡而设计的律法一样，人们会随机地惨死，患病，最终把冥界填得人满为患，连我都来不及救，我没法分身出现在每个角落，也无法阻止波莫尔蒂临终时的那个可怕诅咒，他几乎诅咒了整个世界，以后人们的平均寿命将大幅降低，至少20年。”法洛莎平静地说。

“那我们应该想办法建立许许多多的避难所。”徐炀飞快地说，“至少在大灾变降临的时候救下尽可能多的人！我们在许多城市都有大型避难所，还有最重要的难宫岛，可以用来储存关键物资和人员，如果你所预言的灾难在未来抵达，至少我们不会束手无策。”

“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法洛莎起身，披上失色的霓裳斗篷，“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你看到了灾难来的时间？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在非常精确的条件下准备。”徐炀好奇。

“嗯。”法洛莎点头。

“什么时候？”

“明天。”

……

新泰西洲，东海岸理想城。

本间纪子在一个蔚蓝的无边泳池中游动，年轻而富有活力的身姿像游鱼一样轻盈，她穿着量身定做的泳装，在阳光下自由飘游。

她游到泳池的尽头，登上岸，爬出水面，周围是理想城的若干巨构建筑，新泰西洲人在此过着无忧无虑的豪华生活，而她身份极尽尊贵，才能与这些新泰西公民平起平坐。

本间纪子走向躺椅，机器人为她递过来温度适宜的香槟，她喝了一口凉爽的饮料，戴上墨镜，感到轻松又愉快，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这里，已经习惯了年轻的身躯以及毫无负担的生活。

七印的特使鲁瓦西奥来到大厦顶端见本间纪子。

“夫人。”他客气地说，“都到齐了，尹帝斯也到了。”

“嗯。”本间纪子手端美酒，微微一笑，“你上一次活动是在萨法来市吧。”

“是的，差一点就撤不回来了。”鲁瓦西奥叹道。

“真羡慕你啊。”本间纪子换上便服，“我从来没去过香料海岸。”

------------

第八百八十章 七印的揭开

“您把我也骗了，直到替身失败后您才联系我们，我们都花了不少时间才理解您的想法。”鲁瓦西奥笑道。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欺骗，而在于取舍。我主动上传了人格，制造了一个替身，但我的公司和资产确实是交给了她——那个无知的替身。替身也如我预想的一样，沉迷于资产，无法与尼斯托公司匹敌，笑星也只是个丑角。我不需要钱和资产，我在新泰西洲感觉很自由，已经超过了过去的自己。”本间纪子说。

“但您还费心准备了这次会议。”鲁瓦西奥道。

本间纪子现在一无所有，名下没有财产，已经交给替身，又全被小岛叶子转移走，但本间纪子似乎毫不在意，洒脱至极。

“因为我是七印的一员，我必须履行我的权利，为七印的未来考虑”本间纪子说。

鲁瓦西奥点点头，退下了。

本间纪子穿过玻璃门，去见七印的高级会员。

她所在的潮骚岛大厦位于新泰西洲东海岸，由本间纪子100年前亲自投资建设，选在这进行会议，让她感到相当安心。

新泰西洲的苍白军团们负责安保活动，他们蔑视本间纪子这样的外来人，本间纪子更蔑视他们的无知。

进去前，女仆们为本间纪子喷上昂贵的香水，复杂的化合物中暗含神经侵蚀剂，足让精神脆弱的人为本间纪子神魂颠倒。

一进入狭窄会场，本间纪子就能感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大部分人都表现出严肃和紧张，还有一小部分人着眼于本间纪子年轻无暇的身材。

她个子高挑，美艳非凡，当初她就是靠这副外表才吸引了上京的豪门贵族。

好的皮囊并不昂贵，也不稀有，但它就像基本的敲门砖，这样她才有机会跟人展示自己惊人的智慧和天赋。她相信丑陋的人没机会往上攀升，而本间纪子这样从赤贫崛起到世界顶端的女人，自有倾城的外表，天生就有。

“我们正在失势。”本间纪子轻声说明现实。

“……是的。”富银全球投资集团的总裁比索斯说，他的秃顶令本间纪子生厌，还有他那诡异的白胡须，令她感觉犹如丛丛杂草。七印的人都有各自怪癖，他们过于有权有势，以至于特立独行。

“你们有什么办法来打败尼斯托公司吗？”本间纪子转头。

“办法？他们有法洛莎，有弑神武器，尹丝塔也倒戈到了他们那边，日之炎多和月之蒙德是他们的坚定盟友，北部列岛是他们的要塞，夏是他们的生意伙伴，从嘉龙坡到香料海岸都是他们的产业园区，大北方和他们有合作关系，龙舌兰洲——我们的后花园，也被上校的部队侵略，热树洲更是一片狼藉。”奈米西斯集团的亿万富翁詹姆斯·沃伦叹气。

他穿着一件灰色正装，打红领带，在新闻里他总是以一副微笑和蔼的模样现身，而今在这大厦里，他却显得格外恼怒，身边是多名美艳的女子，与他对公众倡导的清心寡欲生活有违。

其他人沉默叹气。

本间纪子身披浴衣，审视她眼中脆弱而不堪的七印会员们。

他们都是全球企业中的精英，此外还有许多自诩完美的新泰西洲人，其基因已经和普罗大众之间出现泾渭分明的差异，成为“高级人类”。

有些人会极力粉饰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差异，但本间纪子却非常清晰地明白人和猪群之间的差异。

猪猡们几近于文盲、败类，贪婪自私，只是被基因所驱使的奴隶而已。

本间纪子是为了调查“猪群中的精英”所以才愿意效忠于七印，然而这些精英的表现也让本间纪子愈发失望。

看来猪终究是猪，本间纪子难以找到同类。

她只能另辟蹊径，取得胜利。

“你们呢？”本间纪子望向狄尔奈和尹帝斯。

它们是超凡生物，而且不是一般的超凡，是真正最接近神的两个顶尖存在，她希望从这些生物身上学习。

“除非今天开战，否则我们的胜算将渐趋缩小。”狄尔奈说。

她的声音在场中有幽幽回声，在人们的灵魂中不断回荡，犹如万般叩问。

“我想战斗。”尹帝斯说，他桀骜不驯，想将法洛莎撕成碎片，这份仇恨万古难辞。

“但我们的力量不能配合，西海岸条约与尼斯托公司有和平协定，至少5年不能开战，也许我们可以发动一些代理人战争，但不足以撼动尼斯托公司的根基。”鲁瓦西奥特使明智地说。

本间纪子找到一张椅子就座，她用一种慵懒的音调开口：“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有关时事的消息，但我们还需要厘清更多消息：由于夏全面与尼斯托公司合作，万嘉德联合集团失去了投资对象，连连亏损；奈米西斯集团的安防业务被尼斯托公司强占七成；我的希盛已经土崩瓦解，全盘投降；巨型企业名存实亡；公司联盟仍然拒绝与我们合作。七印正在变得可笑起来。”

“您不能这样批评我们，好像七印什么都不能做一样。”亿万富翁詹姆斯·沃伦说。

“这难为了你，我很明白，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感觉如芒在背，因为我知道这都是事实。尼斯托公司和法洛莎已经太强大了，时至今日他们已经完全胜过了我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才是弱小的一方。”本间纪子揉了揉自己的额头，她的指甲全都漆得洁白。

会场内的气氛更加沉重。

“我们还可以跟尼斯托公司打下去。”比索斯说，他名下还有至少20万亿资金可以动用。

“我们当然可以打下去，我们可以像那些做无用功的企业一样，黑火革新，或者我之前的希盛公司，不断派出非常有限的军队，或者冒险让我们‘伟大的’超凡者登场，最终被法洛莎用弑神武器宰杀。两者都没有区别——我们已经输了，我们已经太弱小了，连新泰西洲：灯塔核心都没有出席，我们七印到底还剩下什么？我们花了不少钱，但我们没有用对地方。黑火革新花了1亿想要找到法洛莎，如果他们花100亿，我们这段历史就会完全改写。法洛莎从指尖熘走并且成长到今天，变成了赛博时代的魔女。”本间纪子说。

七印的会员们神情难看，他们的际遇可以从股市的变化中看出，许多会员其实现在已经暗中在投资尼斯托公司及其相关产业，虽是资敌，但也无可奈何，只有这样才能赚到钱。七印原先的基本盘已经越来越小。

“那你打算怎么做？”尹帝斯好奇地看向本间纪子。

“照我说的做就不会有问题。”本间纪子单手支着自己的面颊，“我们与群星使者的联系与日俱增，200年前，公司联盟只是从它那里借到了一点点力量，就轻易地他们扳平了与魔女评议会之间的差距。”

“所以你想打破巨塔，召唤群星使者。”尹帝斯身体前倾，眼神微眯。

“我就知道你们明白。”本间纪子微笑。

“这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我们谁不知道，但这是不能突破的底线！”尹帝斯神情骤变，提高音量。

他的力量一旦释放出来，能瞬间引爆在场所有人的头颅，但他的动作被狄尔奈所拦下，一只白色的羽翼阻止了尹帝斯的动作。

“我们有理由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阻止法洛莎。”狄尔奈宣布。

“您真是太迷人了，狄尔奈大人。”本间纪子深呼吸，“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时间线：200年前，公司联盟调查到了古老的旧人七塔，并且得知这七座巨塔的联系和意义，并且冒险穿过巨塔，来到外部世界，和群星使者达成了联系，群星使者很乐意灭亡魔女文明的残留，摧毁这个星球上的魔女遗毒。在群星使者的指引下，联盟最终找到了尹芙·安纳克，并且把她培养成了世界最强的现实操纵者。这一切都是在群星使者的引导下完成——为了清扫魔女，这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尹帝斯。”

尹帝斯攥紧拳头，他额头上被炎多砸出的疤痕还相当清晰，但他的态度却格外严厉。

“自私的魔女们侵入了我族人的产房，最终导致所有的旧人都只能生下魔女，她们把我族女人的身体当做避难所，所以我们才用巨塔隔绝整个世界和宇宙之间的联系。但这不是你们第二次离开巨塔的理由。”他说。

尹帝斯想走，狄尔奈想拦，本间纪子抬手，说：“可否给我一点时间，与旧人神单独谈谈？”

狄尔奈默许了。

本间纪子和尹帝斯走到露台上。

“您真是太理智了。”本间纪子说。

“谢谢你。”尹帝斯居高临下地看着本间纪子。跟所有旧人一样，尹帝斯个头远远高过现在的人类。

“您很清楚一旦召唤群星使者我们会陷入疯狂，半个世界都会被夷为平地。”本间纪子说。

“是的，我们的科学家计算过这种结果，在我的文明繁荣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它有所接触，下场极其可悲。魔女的势力曾遍布星河，但也同样遭其吞噬。它会带来一切的终结。”尹帝斯警告。

“一切本来就已经终结了。”本间纪子笑着说，“我们已经对尼斯托公司的扩张无计可施，我们已经输了，战败了，结束了。他们会得到一个美好的结局，对他们来说，从弱小到强大，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他们得到了最好的结局。而我们就像尘埃一样被扫掉。您最大的敌人法洛莎将和徐炀一起结婚，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好似童话。但您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美好的未来？”尹帝斯皱眉。

“您最大的责任就是拯救您的族人吧，就是那些，已经灭亡的旧人族。我看您一直都非常关心旧人。”本间纪子说。

“我是他们最后的皇帝，我没能拯救我的文明，这是我的心结，你到底要说什么？”尹帝斯摇头。

“我们已经输了，而您也可以归顺、向法洛莎投降，我保证她会用回复之律救赎您的族人。”本间纪子说。

本间纪子知道她说的话起效了，尹帝斯的眼神变了，灵压像山一样撞向本间纪子，她往后退。

“您杀我只需要1秒，但记住，法洛莎也是一样。”本间纪子说。

“我的族人们回不来了。”尹帝斯说。

“是的。是啊。”本间纪子说。

尹帝斯回到会场之后，不再阻止他们的计划。

鲁瓦西奥本来要说话，但本间纪子又抢在他前面。

“赞成召唤群星使者的，请举手。”本间纪子说，然后当先举起她的手。

狄尔奈和尹帝斯都举手同意，鲁瓦西奥想了下，也举起手，其他人陆陆续续地同意，紧接着，七印的高层们基本都投了赞成票。本间纪子看到他们神情犹豫困惑，许多人已经开始悄悄撤走，或者正暗中跟外界联系。

“那么，就行动吧。”鲁瓦西奥说，“但是公司联盟用钥光、钥暗锁住了巨塔，让我们不可能利用它的力量来联络群星使者，当初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非常危险，所以才修建了另外七塔来加强巨塔的力量，防止我们的世界遭到攻占。”

“我们不需要用‘塔之键’进入巨塔，我们直接用天命武器炸掉其中一座巨塔就行了，在那种暴力情况下，我们的星球会像灯塔一样闪亮，召唤群星使者降临。”本间纪子说。

“炸掉哪一座？”比索斯问。

“当然，公司联盟塔，我们花1个月的时间准备，确保尽善尽美。”本间纪子说。

与会者们陆陆续续散去。本间纪子与狄尔奈单独走开。

“你的表现让我印象深刻。”狄尔奈说。

“这就是我们发明投票的原因，现在他们跟我们分享同一份责任，没有人能原谅我们。”本间纪子说。

“但毁不掉的，巨塔被看管得极其严密，天命武器的发射也需要时间，你到底在盘算什么？一旦公司联盟察觉到这一点，就会对七印发起反击。”狄尔奈说。

“是的，而且他们正在告密，不多时徐炀和法洛莎那样的人就会从自己的线报听到消息，并且采取反制措施，导致我们连最后这种大计划的实现都遥遥无期。”本间纪子道。

“你一清二楚。”狄尔奈转向本间纪子。

“所以我们要摧毁的不是公司联盟塔，而是伦德尼姆的大钟塔，它更容易摧毁，一旦它倒下，巨塔计划的长墙就会出现缺口，群星使者的力量将席卷世界，您的大敌法洛莎也会受到重创。”本间纪子说。

“需要最强大的力量才能直接摧毁一座巨塔，你难道能说服天命武器轰炸伦德尼姆？那你未免把所有人都看得太天真了些。”狄尔奈讥讽。

“所以不是用天命武器攻击，而是请您亲自出手。”本间纪子越过狄尔奈，“我们的计划注定失败，只有您能够审判法洛莎。”

本间纪子面向前方，感到身后来自狄尔奈的威压忽然消失了，狄尔奈已经走了。

她点点头，来到潮骚岛大厦顶端的茶室，对着一朵插花开始修剪。

七印被揭开了，最后的审判日来了，善恶交战的末日战场临近了。

布里塔尼亚时间，夜晚23:00，伦德尼姆市被狄尔奈及其天使军团彻底毁灭，6850名魔女为保卫家园而死，其中包括2名统御者，伦德尼姆大钟被连根摧毁。11000373人被杀，公司联盟发布末日天劫级避难公告，e-1级生物灭绝警告。

凌晨0:06，群星使者降临2分55秒，4320204070人被杀，255036000平方公里陆地和海洋被污染。

------------

第八百八十一章 赛博朋克信使行动

6年后。

徐澄驾驶一艘灰狗级货运穿梭机穿梭在禁域上空。她两脚踩住踏板，左手微调方向舵，右手拉着操纵杆，小心谨慎地控制飞行器。

她得送货，从上京送到嘉龙坡，这是邮差的工作，只有最勇敢的人，像徐澄这样的，才敢在不同的安全区之间移动，穿过茫茫禁域。

下方是苍茫大雾，再底下是不祥的诡异星辉，再底下则是翻腾的海水。

泡泡在副驾驶座上负责操作扫描仪，监测下方雾气中一切可疑之物的活动状况，星辉怪物们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一台g2000机器人在武器操作位上，调试火箭发射器以及小型机炮，确保一旦敌人出现的时候他们能够有机会还手，至少打上一梭子再逃走。

“还有1个小时就能抵达嘉龙坡，但这片海域的扭曲指数是77%，它跟巴腊亚市的遗址重叠在了一起，怪兽们很可能就在这里活动。”泡泡检查航图上的指示，大部分都是手工标注的，卫星在这年头已不管用，只能依赖雇佣兵和专业探索公司的标注。

“呱呱。”徐澄无所谓，她会开飞机。

下方传来一些诡异的吼叫，沉得像是声声哀歌，而非狩猎的先兆。徐澄若有所思。她听说怪兽都是6年前灾难中不幸离世的人变成的，这让她感到诧异，如果把怪兽们杀掉，岂不是将那些死者又杀了一回。若是怪兽们有口能言，是不是还能认出尚在人间的亲朋好友？

不过它们一定非常聪明，非常有人性化的一面，不然它们为什么每次攻击前都要吼叫？

“来了！”g2000大喊大叫，它是尼斯托公司生产的新锐产品，帮助人们在这最困难的时代渡过难关，它朝下方的浓雾打出一连串子弹，黄铜子弹落在怪兽的额头上，火花炸裂。

“小心！”泡泡赶忙重新绘制航线。

“……”徐澄将操纵杆往后拉，整艘穿梭机迅速倾斜，像双翼灵活的飞鸟那样借助高速气流来运动，令它获得一个瞬间加速。

怪兽吼叫过后，从浓雾中爬出来，徐澄匆匆往下方看了一眼，巴腊亚市的残骸还在海水底下闪闪发光，那些漂亮的酒店、精美的街道以及高大的棕榈树都保存完好，甚至还有一些幸存者生活在那里，只是现在世界折叠得厉害，需要重新测绘航线才能找到稳定前往巴腊亚的路。

沿途还有怪兽拦路，它巨大的鞭状触须勐力拍打空气，比过去的任何海裔都要高大残暴，得益于徐澄预先加速，鞭子只击中它后面的空气。

“啊哈哈哈！”g2000大叫，它在战斗中无拘无束，“尝尝这个！”

它钻出穿梭机舱，端着机枪朝下方狰狞的星辉龙怪兽打了一梭子，那头怪兽体态巨大，头生巨角，吼声在海面上飘荡，浑身闪耀着七彩斑斓的光芒，若非它喜欢吞食人命，徐澄还想养那么一只。

海水声、怪兽吼声、引擎轰鸣声以及枪弹声在徐澄耳边嗡嗡作响，她第一次出海的时候浑身发抖，像个淋湿的小狗，现在她早已习惯，面不改色。

她抬头在操纵面板上按了几下，调节引擎出力，想离开这片海域确实需要一些精密手法。

】

轰！

她听到一声金属撕裂的巨响，好像是星辉龙打中了什么。

“呱？”徐澄大叫。如果是她们的穿梭机毁了，那就完蛋了。

“没事！我们的穿梭机没事！只是它被星辉龙击中了！”泡泡离开座位，冲到穿梭机边缘，将g2000的两条腿和半截身体拖回来。

徐澄心疼地看着那台被打碎的合成人，它可是花10万资金，买了2个月不到的，还没帮她们赚回本就砸了，早知道就把它的战斗激进度调低再调低。

泡泡接替了g2000的工作，跑到武器控制台上，她可不敢跟合成人一样探出身子去作战，而是让穿梭机的火控系统自行调整弹药消耗量，疯狂攻击下方的星辉兽。

“吼——吼——”

“你听见了吗？”泡泡转头，神情焦急，绿眼睛里满是不安，“更多怪兽来了！”

“呱卜。”徐澄将操纵杆往上抬，将穿梭机朝高空升去。

“不够！我们的机器太重了！不可能升到安全高度的！”泡泡大喊。

徐澄在控制面板上飞快按了几下，调入ai控制模式，灰狗ai接管穿梭机，继续让穿梭机抬头向高空飞去。

“你听不明白吗？徐澄！太重了！我们不可能再往上飞的！引擎会坏掉的啊！”泡泡激动地喊。

“呱吧。”徐澄不喜欢说话。大灾变之后她就被迫独立生活，无论是爸爸还是法洛莎都必须穷尽全力解决这场史无前例的旷世灾难，对付盘踞在这个世界上的永恒大敌。

她不是很高兴，但她得想办法度过眼前的难关，一个又一个，至少她不能丢爸爸的脸，她是徐澄，了不起的孩子。

她忽视了泡泡的大喊，飞奔到后面，打开货舱，用力将其中两个大集装箱的安全扣松开，再在货舱的面板里进行操作，让这两个箱子从货舱开口掉下去。

“吼！”怪兽们在下方吼叫，它们外观各异，穷凶极恶，实力强劲，巨大的箱子一个撞在它们头顶，另一个则被咬碎，数吨重的米面粮油散落在海面上。

“嗷！”一头怪兽伸长触须扎向徐澄。

“别卜！”徐澄释放出斥绝之壁，怪兽的触须在半空中被拦截！

徐澄赶紧回身，用力将货舱门关上。

丢掉2个大箱子后，灰狗号穿梭机陡然一轻，升空速度大幅提高，顿时避开了下方的怪兽群，在高空向嘉龙坡定向巡航。

“呼……呼……呼……”泡泡惊魂未定，看向下方越来越远的怪兽群。

“呱呱。”徐澄坐回到穿梭机驾驶台上，重新接管了它的控制权，她喜欢手动摆弄自己的机器。就像爸爸喜欢亲自对付科技产品一样，ai代劳可以是一时的，但永远代替不了徐澄。

“太……太了不起了……徐澄，你真厉害……”泡泡往后一仰，背靠皮垫，闭上眼睛，惊魂未定。

徐澄很酷，不说话。

像这样遇到大批量怪兽集群的事情实属罕见，但不是没有，禁区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最勇敢的拾荒者愿意进去一探，回收赛博时代的先进科技，一把激光三眼铳、一把高斯狙击枪都能换到不少物资。有时他们还能遇到禁区内的幸存者，大多数都被辉尘所感染，日益变成闪闪发光的怪兽。

徐澄将穿梭机往下降，靠近嘉龙坡，在巨大的港口处泊机。

泡泡会说话，故而下去跟人交谈。港口的信使办公室负责人周震是个死板的人，就像嘉龙坡大部分混饭吃的人一样恪守法律，视纪律为一切。

“少了2箱。”他说。

“来的路上遭到袭击了，您也知道没有办法。”泡泡其实也笨嘴拙舌，但为了徐澄她得挺身而出，面对各色人等。

“和货物清单上列的不一样，需要邮差自己交钱补齐，这是嘉龙坡法律规定。”周震说。

“多少钱？”泡泡紧张地问。

“4吨货物，总价8万，7天内缴齐，付清之前，穿梭机扣在这里。”周震说。

“……”泡泡撇了撇嘴，无计可施，只能回来。

徐澄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泡泡跟周震说话，一动不动。

“我们得赔8万，我们签了信使的合同，嘉龙坡的法律格外不通人情。”泡泡沮丧地说。

“呱唧。”徐澄把自己的现金卡交给泡泡。

“一共1万2千诶，还不够……”泡泡摇头。

徐澄抱了抱泡泡，牵着她的手下去，把穿梭机门拉上。周震走过去给这台穿梭机上了电子锁，只有顶级黑客能够破开偷走。

“在凑齐钱之前是没法弄回穿梭机了。”泡泡看向徐澄，徐澄看到自己的穿梭机被挂上锁之后，面色像是要哭了一夜。

“不不……”徐澄指了指航空港旁边的酒吧。

她们来到酒吧，吧台的负责人今天不在，连说话的人都没，泡泡只能给徐澄点了一大杯牛奶，给自己点了一大杯橙汁，连吃的都不敢点，物资贵乏，只能靠信使在不同的安全区之间转送，所以什么都很贵。

“你带武器了吗？”泡泡转头看到一些凶神恶煞的改造人和变异人帮派分子进入酒吧，一下警觉起来。一些年纪比她们还小的人充当酒吧招待，前去迎接。今天人口急剧减少，任用儿童屡见不鲜。

“呱耶。”徐澄拍了拍自己鼓鼓囊囊的飞行员夹克，底下是她的小黑刀。

“呼……”泡泡只有铁棍和手枪，她希望自己这辈子也用不上它们。

那些嘉龙坡的帮派分子们隶属于冷湾七组，惯于在法律边缘游逛，赚灰色生意，他们的信使秘密地交易邮票、植入物和诱变剂，积攒了可观的财富和资源，在港口区很有影响力。

“哎……”泡泡瑟瑟发抖，“要不我们在新世界机关的网路系统上登记，找活干吧。”

徐澄点点头。

泡泡发出消息，说她们是无敌信使组合，愿意送一切快递。

她沮丧地喝着柳橙汁，是不是放弃信使工作，找一些更稳定的活去干呢？

可是，徐澄又没有好好读书，没有学历，只会开飞机。泡泡只读完了中学。最关键的是徐澄，绝不肯当寄生虫，当游手好闲的二代，已经下定了自立的决心，必须要自食其力，只有坚持开飞机才能维持生活的样子。

滴滴——

屏幕右下角亮起新会话通知，泡泡瞪大眼睛，飞速坐正，把消息点开。

“你们能飞到泰西洲吗？”神秘人发信。

看到发讯对象，泡泡吓了一跳，对方隐藏了id，但档桉显示他信誉度极高。在新世界机关网路里，雇佣兵、黑客、信使跟杀手们会对合格的雇主予以高评，某种意义上代表值得信任。

“能。”泡泡飞速把消息传过去，“信使工作这方面，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付非常复杂的邮寄航线，也能吗？”神秘人问。

“没问题。”泡泡点头。徐澄是开飞机的天才，不管应付多复杂的航线都不在话下。

“干这个风险极大，要穿过许多怪兽巢穴，还得跟其他信使、海盗、公司竞争，你不会介意吧。”神秘人继续说。

“没关系，报酬大概多少？”泡泡问。

“1亿。”

泡泡一哆嗦，转头看徐澄。

“好。”徐澄拿过泡泡的手机，回复。

------------

第八百八十二章 落水狗吧一夜

天劫之后，一切规矩都变了。也许真有人愿意花1亿资金，只为雇两个能飞到泰西洲的信使。

“呱？”徐澄摸摸下巴，不确定对方是否诚心要给1亿。

“就算一番盘剥后只给我们几百万，也很好啊！”泡泡自己安慰。

“呱耶。”徐澄让神秘人交代后续。

神秘人语焉不详，留下一个合同跟一个指示，让她们明天到指定地点取货，30天内运达泰西洲的尹塔利亚。

“我们的穿梭机还被扣着，需要缴清8万才能赎回啊。”泡泡有些忧虑，但被徐澄无视。

她们之前赚的钱全都用在买那台g2000上，现在它只剩半截残躯，在逃离禁区之前就被星辉怪兽打碎，不然她们手头还有不少现金。

接下单子，徐澄用小手拿起牛奶杯咕都一口，眉头立刻皱起。

合成奶粉和香精的味道相当刺鼻，古怪的味道在她的小鼻子里挥之不去，这不是真正的牛奶，甚至不是兑水牛奶！

她将杯子往柜台重重一砸，表示自己的愤怒，愤怒！

柜台后的自动机器人在屏幕上显出一个生气的表情，但它无计可施。

“呱卜。”徐澄转过身，要走了。

泡泡对徐澄流露出一个哀求的表情。徐澄知道泡泡想在这里再呆一会，于是在冰冷的金属高脚凳上转正身体，保持克制。虽然制作假牛奶对徐澄而言罪无可恕。

“这里让我感觉很平静呢。”泡泡低下头说。

徐澄的嘴巴一张一合，不明白泡泡为什么喜欢这里。

这座叫“落水狗吧”的小酒吧位于夏人街背后，嘉龙坡执法者的管辖区域边缘，很受非法人物青睐，许多见不得面的交易在此交割，雇佣兵跟信使也来此消遣。

酒吧背后的墙上贴着些照片，徐澄看到一些全息影像，都是酒保兼合伙人白佳宜老奶奶拍摄的，她年纪大了，爱留下些影像。

若是装了科技义眼，可以看到会动的相片，还能提取录音，但徐澄只能看到一成不变的人物和风光，都是酒吧顾客和白佳宜的合照，还有她死于天劫的外孙的全息录像，可以活动一段时间。

至于其他照片，拍的基本都是些狼狈不堪的家伙，三教九流的货色，运气不济的人们汇聚在落水狗吧，被慈眉善目的老奶奶白佳宜一把揽住，被迫对着镜头微笑。

一想到自己和泡泡也可能变成留在墙上的谈资，徐澄就感到不是滋味，还好老奶奶白佳宜今天不在。

她不在，自己就没法向她当面批评劣质的牛奶。但就算说了，白佳宜也会反问：你从北部列岛运来的新鲜牛奶呢？届时徐澄只能说：全倒到海里喂星辉怪兽了。

徐澄两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太笨了，太笨了。还有太穷了。

有1亿就好了，可以自己到一个安全区，开一家自己的奶牛场，想喝多少牛奶喝多少。

“噗叽噗叽。”徐澄跟泡泡说话。她的言语能力退化了，因为她觉得没什么人和事值得她对话，

如果泡泡能理解她在说什么就好，理解不了就算了。

“噢！想要招募新人！”泡泡明白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能听懂，也许是因为这些年她一直都跟着徐澄，心甘情愿当她的跟班。

“呱呱。”徐澄比了一个5的手势，至少要凑齐5个人才能出发。那个神秘人要求她们把货物运到泰西洲，这是长程航班，需要跨过至少3个不同的异常禁区，中间补给点很少，靠她们两个无法做到。

泡泡点点头，但她们在嘉龙坡又不认识什么敢冒风险的雇佣兵，只有白佳宜这样在落水狗吧长期经营的老奶奶才有人脉。

她见徐澄喝不惯便宜合成牛奶，于是转头：“我们去那坐坐？”

徐澄顺泡泡手指方向看去，看见黑色的皮革沙发以及红色天鹅绒窗帘，后面装饰着前时代歌手和电影明星的相框照片。

名噪一时的影星、歌星和凡人一样，半数死于天劫。

她不想被死人的照片盯着，但那沙发的位置正对演出区，可以看到两个穷艺术家在那演奏，吹出蹩脚的古典爵士乐，这种东西比不上ai，赚不到钱，只有落水狗吧收留这样的边缘人物。

徐澄的手在玻璃吧台上擦了擦，然后转头准备坐到那里去看演出。她们来过嘉龙坡几次，每次都有新发现。

就在这时，冷湾七组的头目丹尼尔·吴来了，他是个改造人，两臂结实坚固，像装了两辆大卡车，身体也魁梧奇伟，硬得可怕。

酒吧里的机器人们不敢怠慢，似乎白佳宜吩咐过要将丹尼尔·吴视为贵客。

他突破禁令，自带酒水，而且还一屁股坐在徐澄和泡泡盯上的那红色沙发上。

大沙发被丹尼尔·吴一坐，立刻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嘎响声，皮垫几乎都快坐爆了。

“他起码有400斤吧。”泡泡小声说。

“嘘。”徐澄竖起一只手指在嘴前。

像丹尼尔那样的改造人必然耳力灵敏，战力不俗，相较之下，她们就像两个可怜的小豆豆。

机械手臂嘎嘎作响，生化感官灵敏非凡，枪械刀刃具装在身。泡泡背对丹尼尔·吴。

希望这家伙不要盯上她们俩。

“老大，恭喜发财！”冷湾七组的帮众们一阵吆喝，随后他们就开始喝酒、耍女人。

陪酒姑娘和伴侣机器人争先恐后地跟上，钻入那红色沙发区，发出声响不断。

徐澄转头看向小舞台上那两个年轻的穷艺术家，已经没人看他们的演出了。他们自觉没趣，沮丧离开。

“大哥，我带来了好消息，港口区的生意是您的了，嘻哈帮派也是您的了。”一个瘦高的竖发杀手兴致勃勃，他将一个冷藏箱放在沙发前的红木矮桌上，里面摆着一个硕大的黑人头，仿佛刚被割下，血迹新鲜。

“你干的？”丹尼尔·吴饶有兴致，一边用铁手在两边妩媚女子身上掐着，她们面色难看，但还是曲意逢迎。

“当然啦。”杀手帮众得意洋洋。

丹尼尔赏给他一块泰西洲产的进口表。由于跨区移动都需要信使，所以一切来自嘉龙坡之外的东西都格外珍贵。

我们的货物里也有手表，还有机器人、面包以及终端机，都是从尼斯托公司那里运来的销售产品。徐澄想着。我们把它们扔进了海里，也许它们会沉得很深，沉到海水底下的巴腊亚市，被那里的幸存者捡到。

世界之间的距离变化了，徐澄默想着。由于世界的异常叠加效应，尼斯托公司底下就是灯塔核心，以及新泰西洲的广阔大地。

两边的直线距离缩小到1000公里。

天劫血仇引发死战，没有和平的道理可言，为了向七印复仇，为死去的43亿人复仇血债，尼斯托公司垂直往下输送军力和部队，势必要将本间纪子等大敌揪出。

灯塔核心受狄尔奈控制，也笔直往上投送核弹以及舰队。徐澄所熟悉的大姐姐们，包括镇暴机动队，都在血战当中险象环生，法洛莎亲自坐镇血战，往新泰西洲发送大杀戮律；狄尔奈也亲自出击，用十字枪残杀人命，时而对上京形成震动和毁灭。

双方血战至今，长达6年，形成资源与人命的黑洞。在这两大对抗前线之外，则是零零散散的安全区，避开了星空的污染。

信使是很重要的。徐澄揉揉自己。如果没有自己这样的人前仆后继，各个安全区就只能各自为战，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被星辉怪兽攻破、沦陷。

但自己连一杯纯正的牛奶都没有，连一个可以躺的沙发也没有！徐澄要气气了。

10分钟后，老奶奶白佳宜抱着一箱从嘉龙坡核心城带回来的补给，将它堆在柜台上，喘着粗气。

老奶奶看起来很虚弱，冷弯七组的人们就朝她吆喝着，嘲笑她的老迈。白佳宜年纪大了，但还有骨气，转头看到这些帮派分子，哑着嗓音骂起来：

“第一，不能自带酒水；第二，不能把死人带到落水狗吧！”白佳宜对这些暴徒的行径大吃一惊，她背靠吧台，手指那矮桌上的黑人头。

】

丹尼尔·吴走过去，白佳宜吓了一跳，脸上的皱纹更多了，被他那巨大的身形所震撼，立刻退了好几步，回到吧台后面。

徐澄感觉那像是下面藏着一把枪。

“嘻哈帮已经被你们打败了？”白佳宜有些紧张。

“没有人能制裁我们了。老奶奶你没有枪，我懂的。”丹尼尔·吴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肩膀，随后他走到白佳宜面前。

“不要打架。”徐澄转头对丹尼尔·吴说话，泡泡吓呆了，丹尼尔则没有反应，白佳宜也不知道徐澄有什么用。

“啊啊……我有枪。”白佳宜只是声音发抖，双手藏在柜台下面。

“那让我看看！”丹尼尔·吴双手撑住柜台，用力一翻，打算越过去。

砰！

徐澄一抬手，丹尼尔·吴在空中撞了一下，反作用力把他冲倒，像是自己给自己来了一巴掌，他摔在地上。

泡泡大吃一惊，赶忙从凳子上下来，站在徐澄旁边。

冷湾七组的暴徒们大呼小叫，纷纷起身。

白佳宜预谋已久，抄出柜台下面的激光霰弹枪，朝坐在沙发区的那些暴徒勐轰。

砰！砰！

老奶奶态度神勇，金色能量块炸裂在他们身上，瞬间将肉体融化、骨头消蚀！在爆炸声中粉碎了他们大半身体，残缺躯干的缺口处完全被高温能量烤焦，滋滋作响。

“滚出落水狗吧！”白佳宜大喊着，上了年纪但凶残，徐澄感觉她年轻的时候应该更好看、更泼辣。

“撤退！撤退！”帮众们士气不足，装备也没带全。酒吧机器人也掏出小手枪对他们射击，不时有人中弹惨叫。

丹尼尔·吴勐力在地上爬行，避开白佳宜的霰弹枪轰击，他艰难地带着兄弟们钻出去，从落水狗吧的红木门撤走。

机器人们跑到门前，又勐力开枪，努力驱赶。

“呼——”白佳宜的手发抖，往自己的霰弹枪里装填子弹，她脸一抽一抽，仿佛还未从冲突中回过神来，半晌才嚷嚷道，“……那帮扑街仔！”

“我们得走了！”泡泡看到被打烂的酒吧，大吃一惊。

“咕哇。”徐澄看向白佳宜。

白佳宜这才隐约感觉到徐澄刚才做出了不起的事情，绊倒丹尼尔·吴，给她争取了时间。

她看向徐澄的目光一下柔和不少。

“娃娃，你……你是魔女吗？”她见过徐澄和泡泡，之前只以为她们是未成年的两个翘家中学生，现在看来好像还挺有水准。

徐澄用手指弹了一下自己的牛奶杯。

“她要真正的牛奶。”泡泡理直气壮地对白佳宜说。

“嗨嗨，牛奶有的是，只是……一般人喝不出差别。这个就送给你们了。”白佳宜搪塞，她抻了抻肌肉，随后让机器人从后房取出一箱真正的牛奶。

徐澄抚摸着牛奶箱表面“尼斯托”的商标，将它扛在肩上，她喜欢从前的样子。

“对了——佳宜阿姨，我们是在做大活的信使，需要再找几个帮手，你认识那些胆子极大，敢去很远地方的雇佣兵么？帮我们引荐一下吧，我们做的活报酬可丰富了。”泡泡问。

白佳宜思考了一会

“那没问题，我认识一对姐妹，最擅长做超级危险的任务，只要报酬够高，她们就会不顾风险地出手。我马上就联系她们，确保她们听到我的口讯。不过我还得先找执法者善后，免得丹尼尔·吴倒打一耙。”白佳宜先跟执法者打电话。

几通来回后，白佳宜脸色差了，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不安，她抚摸着柜台上的霰弹枪。

“执法者说部队被抽调去保护核心城区了，至少明早才会派人来看，但丹尼尔很快就会卷土重来。”白佳宜叹气，“我再跟那两个雇佣兵说说，希望她们今晚能来。”

“跟她们说我们能赚一个亿！”泡泡兴致勃勃。

“哪有那么好的事请。”白佳宜笑着打了电话，但还是把一个亿的事情说了出去，电话另一端响起首饰叮当碰撞和悦耳的回复，”……她们说马上就来。”

“那就好！”泡泡很满意。

“你们也留在酒吧呀，不然肯定还会遇上冷湾七组的人，他们好像已经合并了其他的帮派，变得更凶残了。”白佳宜说。

泡泡转头看徐澄。白佳宜一下认出她们俩谁是老大。

“呱？”徐澄感觉留下她们只是为了协防酒吧。

“牛奶管饱。”白佳宜安慰，把牛奶箱从徐澄的肩膀卸下。

“有放映机吗？”徐澄忽然口吐人言，把泡泡和白佳宜都吓了一跳。

“有，有的，我让它们带你过去。”白佳宜忙道。

------------

第八百八十三章 下一代的战争

弱水狗吧二楼后房有个小隔间，泡泡把行李放下，铺了一个塑料防水布，把脏的那一面垫在下面，她们从来都只清洗要躺的那一面。

她们坐在防水布上，白佳宜奶奶将一个老影碟机拿给她们，徐澄检查接口，还好有个读取分离芯片的插槽，她就拿出一个金色的芯片放进去。

“呱吧。”她坐回去，这是徐炀留给她的东西之一，记录了很多徐炀时代的电影和动漫，似乎是想让徐澄了解一些徐炀当初看的东西。

徐澄按下播放键，跟泡泡一起从之前中断的地方继续。主要谈论英雄们从北部列岛出发，去亚历山大港猎杀吸血鬼。

泡泡抱着自己的膝盖，暂时把现实世界的冲突和不快搁置不理。

“吸血鬼反派不停派出不同的干部去阻拦主角团呢，先是一群以卡牌为特色的，然后又是九个以神为特色的，加起来主角团沿途一共打败了快三十个敌人呢。为什么吸血鬼不一开始就把这三十个全都派出去呢？那样不是一口气就把主角们消灭了吗？”泡泡问。

“呱呀。”徐澄背靠垫子，她握住小手，想要模彷里面的动漫主人公挥舞拳头，用精密度极高的拳击打垮敌人。泡泡说的事情她不甚关心，不管来多少敌人，主角都能一口气打倒，这不就是看点所在吗？

在放片尾曲的时候，徐澄拿出自己的飞行证书进行擦拭，这2本证书，一本是a级大型客货穿梭机驾照，一本是战斗机驾照。它们既是徐澄赖以为生的资本，也是她最大的宝贝，上面分别贴着她12岁和13岁时的照片，都是离开爸爸后独立考取的。

“呱耶。”这样的话，一定也能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下去吧。徐澄把两张驾照揣进兜里，然后开启下一集。

泡泡紧贴徐澄，她们坐在一块，相依为命。泡泡穿着塑料外衣，用一个兜帽盖住自己的绿头发。

“要买什么吃的喏？”泡泡问。

“不不。”徐澄打开牛奶箱喝牛奶。

泡泡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但她一方面想吃东西，一方面又不想离开徐澄，于是将身体的重量往徐澄的方向稍微倾斜过去。如果她什么都不吃的话，至少在徐澄旁边她会安心一些。

“吸血鬼很笨喏？”泡泡看下一集，还是在思考吸血鬼那错误的战略布局，在动漫里，幕后吸血鬼是一个一个将手下的干部送去跟主角团对抗的。如果一开始就把所有卡牌能力者以及干部都聚拢在身边，好好锻炼他们，恐怕就能把主角团彻底挡住吧。

“嗯！”徐澄点点头。吸血鬼都很笨，没什么好怕的。

泡泡的存在让徐澄对这个世界有真实的感觉，一夜之间世界死了40多亿人，男女老少淹没在血海当中，被星空吞食，徐澄真希望一切只是噩梦。

星空的怪兽们，除了那种外观稀奇的缝合野兽外，还有蜂鸣怪、攀附虫、燃烧之眼、迷雾行者、肉柳先知等怪胎。徐澄在禁区里穿行的时候见过它们，它们会笑，会叫，会侵入她的梦。

“不不……”徐澄靠着泡泡，抓着泡泡的衣领，她今晚不想睡着，一旦睡着就会做噩梦，星星的幻象在夜晚格外旺盛，逐渐将人逼疯。夜晚的时候人们鲜少抬头，天空已是陌生之物，彷若他们已进入另一空间。

泡泡聚精会神地看着动漫，那里的主人公总是付出努力就能得到正向回报，好似兑奖券一样，只要买了就能换到奖品。

“我希望我们能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切，平安地拿货然后把货送到泰西洲，拿到一亿。”泡泡低头说。

徐澄若有所思，她真希望现在更强壮一些，更高一些，她对遇到的每个外人都说自己16岁，好似这样能给她再添5厘米身高，赢得更多尊重一样，其实她才15岁，1.55米高，44.9公斤重，没人会看得起她。

“呱……”徐澄觉得她可以更勇敢一点。她想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从前的回忆，尼斯托公司总部大厦，现在听起来仿佛异世界的某个地方。也确实，以前从嘉龙坡回上京只要4个小时的航班，毫无风险，现在要经过10~20个小时危险的禁区之行。

窗外响起砸玻璃的声音，似乎是楼下的后房被打破了，白佳宜奶奶的叫喊响起，徐澄赶紧爬起来，从睡袋里拿出一把大手枪，用右手握好，左手攥着小黑刀。泡泡也拿着铁棍和手枪，挺身而出，抢在徐澄前面出门，把徐澄掩护在自己身后。

她们默契地下楼，冷湾七组的暴徒已经冲了进来，一个瘦高的杀手冲徐澄开枪，下手狠，没把她当孩子看，子弹在她们面前被斥绝之力弹开，徐澄单手开枪，她的手枪“井虎”从徐炀那继承，通体漆黑，式样较老，从中射出黄铜子弹，打中杀手身上的护盾立场，泛起蓝色涟漪。泡泡又补了两枪，擦伤他的腿。

“王八羔子！”他骂了一声，扔出手里的追踪回旋镖，它飞入空中立刻变形，犹如八爪鱼般伸出多片刀刃。徐澄拉泡泡往楼梯上爬去，能感受到彼此的砰砰心跳。

杀手追上楼梯，徐澄转头扔出自己的小黑刀，它用夜银打造，穿透了杀手的护盾，刺穿他的电子肺，发出刺耳的金属巨响，杀手面色大变，抬手射击，徐澄又用斥绝之力挡住，非常熟练，泡泡手抖，射偏。徐澄补上一枪，打中胸口，杀手的身体滚落下去，倒在楼梯底部。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杀人不眨眼的？徐澄也记不清了，她冷着脸穿过杀手的尸体，跑去支援白佳宜老奶奶。

砰！砰！白佳宜拿着手里的金色霰弹枪，向突入酒吧的杀手无人机以及暴徒开枪，她躲在柜台后面躲避子弹扫射，大量子弹击中柜台后的众多酒瓶，立刻打碎玻璃，发出刺耳的玻璃破裂声。

“快滚吧！衰仔！子弹不长眼睛！”白佳宜躲在柜台后面，叫喊没有说服力。她手下的机器人损失惨重。

徐澄和泡泡从后面开枪，她每次射击身体都会剧烈摇晃，手臂作痛，肩膀像是要裂开一样，子弹飕飕掠过空气，打中敌人的身体或者金属机械。

枪战已经是家常便饭。徐澄还记得爸爸曾经略带沮丧地说过“可惜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仗，还得留给下一代人。”现在徐澄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了。她真想穿越回去跟爸爸说一声：没关系的，徐澄不怕。

“火力太勐了！”泡泡往后退到走廊里，酒吧没有掩体，她们一冒头就得死。

冷湾七组的报复来的迅勐致命，就像一把尖刀插到软肋，而最残暴的丹尼尔·吴还没现身。

徐澄单手捏住自己的魔力，手心亮起一道道无色波纹，紧接着她用力将它们放出，在白佳宜老奶奶的柜台前升起壁垒，挡住无数子弹。

它们像是被巨大的斥力所拦截，又像是打中一面不现身的墙壁，纷纷落地。

“怎么回事？”

“打不透！”

“你们看到了吗？”袭击者们大惊失色，全然没意料到还有这一手。

白佳宜在柜台后面躲着喘气，知道又一次被徐澄救了，感激不尽。

“这样下去也没办法……魔力会耗尽的。”泡泡侧身靠近墙壁，不断观察四周，敌人无处不在，若是有人袭击那就加倍麻烦。

徐澄听到从外面传来激烈枪声，她耳朵灵，眨了眨眼，迅速拉泡泡靠近酒吧大厅，只见一梭子子弹打入酒吧，轰碎十几把桌椅，又有女人的大喊大叫响起，用弹药和射术将敌人击退。

“支援来了！”

“快走！”

“撤吧！”冷湾七组的暴徒们赶忙拉开距离，四散逃跑。

其中有个秃顶的帮众冲向徐澄和泡泡所藏身的走廊，择路而逃，她们对视一眼，藏在走廊两侧阴影的死角里，先等对方毫无防备地越过她们，然后才忽然钻出，从后面开枪。徐澄的子弹击中那人的后脑，泡泡的子弹打中了腰。

“啊——”他惨叫一声，往前扑倒在地板上，身上流出血液，倒死也想不到自己是被两个女孩给打败。

紧接着，她们来到大厅，门外的援救者也已经靠近，是两名气质各异的女雇佣兵，一个看起来邋遢沮丧，另一个看起来神气而浮夸。

“我们来了！”神气的女雇佣兵说。

白佳宜现身看到她们，又惊又喜，转头对徐澄介绍：“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两个要钱肯卖命的雇佣兵！”

她为徐澄介绍这两人，原来是对姐妹。

那个看起来沮丧些的是“灾星”依神沙华，身高175cm，有一头蓝紫色长发，疏于打理，看起来有点乱糟糟的，穿着未经打理的战术夹克以及黑卫衣，脚踩皮靴，肤色苍白，体态瘦弱，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长相算得上美女，但周身散发的气质总是让人感觉不适。

看着神气些的是“恶疾”依神莲华，同样身高175cm，一头橘黄色头发，头上戴着一顶小小的礼帽，用粉红色的缎带绑出有两个钻头螺旋的发型。还戴着一副对她来说稍显太大的太阳眼镜，挂在头上当装饰品，身上叮叮当当挂满饰品，刚才的动静多是莲华发出的。她外貌相当出众，但周身散发的气质总是让人退避三舍，姐妹俩以凶神恶煞而闻名，是嘉龙坡特立独行的一对雇佣兵。

“我们是听说这里有报酬颇丰的工作才来的，一亿是吗？”莲华神气地说。

“那个……”泡泡还想说什么，转头就看到徐澄已经在小心而仔细地打扫战场，从死去的帮众身上收集一切可用的战利品和枪械，为她们接下来的行动提供小小的补给和支援。

徐澄把有价值的东西放在地上，分门别类放好。

准军用平行线网路盒子一部，能用来做些简单的黑客工作。

枪支弹药很多，五花八门，包括极致科技jke手枪一把，发射归巢热追踪子弹；一把半自动列克城步枪，新泰西洲造；一把海啸霰弹枪，叶子希盛出品。刀剑包括一把热能武士刀，一把臂下螳螂刀，被徐澄剖出来卖钱。

来茵光学智能战术眼镜一副，徐澄自己戴上了，更酷的墨镜，而且提供热成像和夜视能力。

无记名现金卡4张，徐澄从里面转走了5700资金，感觉发财了，挺高兴。

徐澄还拿走一个死人的挎包，背在自己身上，这样能多带点东西。

“我们是在出任务，听我的，我们把战利品卖掉，把我们的穿梭机赎回来，再飞到泰西洲，就能拿一个亿赏金。”徐澄对依神姐妹俩说。

“嗯……”沙华有些紧张。

“看起来真努力呢。”莲华好奇地看着徐澄，“这么小就一个人，你爸爸妈妈岂不是……”

“他们没死。”徐澄抬头强调。

“那为什么他们没把你带在身边呢？”莲华不解，“你这么可爱的孩子，没理由不让你在身边。”

徐澄低头。

“可能因为爸爸不喜欢我吧。”她转头离开。

------------

第八百八十四章 亲眼观测巨塔

撇去悲伤，徐澄戴上她的黑色智能目镜，是从死去杀手身上找到的，对她的小头来说有点太大，但架在耳朵上就还好。

她在镜腿上按一下，随着一声“滴”的启动声，她环顾四周，能够看到整个场景都多了许多条目，一旦她聚精会神地凝视，就能看到许多隐藏细节。

“哗……”徐澄盯住吧台上的一杯残酒，是白佳宜自己倒给自己的，幸运地躲过了整场枪战。

——扫描——

名称：酒杯

容量：200毫升

备注：标准酒杯，表面有少许磨损迹象。内容物为棕色液体，检测到酒精和木质香气，判断为威士忌

材质：玻璃

威胁等级：无

——结束——

光是盯着那酒杯，相关信息就迅速从徐澄的目镜上跳出来，叫她好奇万分，徐澄还没用过这种产品，劫后时代，技术进行了多次革新，越来越多的新东西涌现出来。

紧接着，徐澄再转向身边新加入的两名雇佣兵，用她的目镜扫描依神姐妹中的妹妹莲华。

——扫描——

名称：为什么扫描你爹？说话来（目标有意隐藏真实姓名）

身份：雇佣兵（女）

年龄：外表约20-35岁，但无法判断真实年龄

身高：175厘米

心率：65次/分

体温：36.5°c

可见武器：一把智能手枪，一把匕首，一串破烂手镯（可能带有其他功能），大量假珠宝，十只戒指，作为打人武器使用的凶器。

既往犯罪记录：无证据显示存在犯罪记录(目标可能已清除相关记录)

备注：体表带有剧毒化合物

所属组织：无法判断，目标故意隐瞒此信息

威胁等级：中-高（身份不明但武装并精通欺骗手段）

——结束——

徐澄眨了眨眼，感觉莲华非常可怕。

“扫描完了吧。”莲华伸了个懒腰，“那让我们聊聊正题吧，‘一亿赏金’，还真敢说啊。”

“呱。”徐澄推了推自己黑墨镜般的新战术目镜，这让她有种成熟的感觉，她坐到落水狗吧的红沙发上，背靠沙发垫，深呼吸。

白佳宜老奶奶将她的金色霰弹枪挂在酒吧醒目的地方，随后忙于清理桌面，把残破的门重新掩好，又匆匆忙忙地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一些信得过的人来帮忙修理和加固落水狗吧。徐澄感觉她是个很酷的老太太。

紧接着，她便请徐澄她们在沙发区稍坐。

“真该麻烦你们啦，帮咗我甘大忙赶走那班衰仔啦，我真怕我又要再入院啦。”白佳宜连连道谢。

“是我们应该的！不过，有没有酬劳呀？”莲华贪婪地说。

“这么爱钱，你俩呀，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但我又没得钱，在这坐坐，我做酒饭给你们呀！今天的宵夜就归我招待，不要客气啦。”白佳宜奶奶笑着指了指莲华姐妹，又擦擦手，将头发扎好，从柜台下拿出一件时髦的新褂子披好，亲自回落水狗吧的后厨去忙了。

老奶奶进入后厨大概几分钟，从那里就传出油炸云吞的滋滋响声，还有沙嗲酱的香味从中传出，多诱人，叫徐澄的小肚子都感兴趣了，而泡泡除了一杯橙汁再没喝过什么东西，现在更渴望饱餐一顿。

“说说钱吧，”莲华搓搓手，目光兴奋，“这世界上只有钱是值得信赖的，再直的嵴梁等饿死，躺倒也是平的！”

“我们是一对信使。”泡泡负责解说，她的声音平缓柔和，“我们从不同的安全区运输货物，不像那些官方的信使车队，我们是独立信使，或者说邮差，更加自由，不受约束。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将一个未知的货物从嘉龙坡送到泰西洲，明天拿货，这条路很长，你也们也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两个信得过又勇敢的雇佣兵，就像你们！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恶疾’依神莲华，这是我的姐姐‘灾星’依神沙华。”莲华轻松地介绍，“我们都是魔女，我的魔力是让人染病、中毒。”

“就像‘毒师’那样？”泡泡好奇。

“有些不同啦，毒师的魔力我知道，是制造一种无色无味、没有解药的魔力之毒。但我的疫病和毒魔力完全是攻击性的，我可以释放强力毒素，制造腐蚀液体，喷出毒物，还能制造具有神经促动剂功能的幻觉毒药，甚至可以反过来用毒来治疗别人……哼哼，很了不起吧。”莲华傲慢地说。

泡泡倒不是很害怕毒素和疾病，因为她自己就是因为感染了结晶症才会有满脑袋绿头发、一双绿眼睛。

“那你呢？”泡泡转向莲华的姐姐沙华。

“我……我的魔力是不幸的魔力。”沙华弱弱地说，虽是姐姐，但气质和她咄咄逼人的妹妹完全不同。

“不幸？”泡泡不明白。

“对不起！就是……就是……让别人倒霉……”沙华一边说，声音一边发抖，同时还不停打量莲华，仿佛要经过她同意才敢开口一样。

“有多倒霉？”泡泡感觉怪怪的。

“就是，就是很倒霉……被我的魔力命中的人，好像就……很不幸，就像我的人生一样可怜。”沙华断断续续地说。

“好啦！快说下去！说清楚！不然到手的委托就飞了！”莲华催促。

“对不起！那么，那么我的魔力就是‘不幸’之魔力，只要我一挥手，或者瞄准某个人使用，对方就会变得……极其倒霉，或者，走路的时候忽然掉进下水道；或者，在路上忽然被大卡车撞死；甚至……当场中风、暴毙、脑梗，不管是谁，只要被我的魔力所束缚，就会……就会变得很痛苦……超级无敌倒霉和悲惨……”沙华说。

泡泡这下真得离沙华远一点了。

“总之！这就是我们‘穷凶极恶’二人组。你们说的这项工作我们很感兴趣，只要给够钱，我们就出发。”莲华毫不避讳地向徐澄和泡泡介绍了自己姐妹俩的邪恶魔力。

“我们现在没有钱，但一旦这委托完成我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泡泡说。

“什么？我们才不会在没有预付资金的情况下工作。多多少少得给一点。”莲华起身。

“我们还需要缴8万资金来赎回我们的穿梭机，现在在攒钱阶段……请别着急。对了，我们明天去拿货，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泡泡忙道。

“那……”莲华还想说什么，但白佳宜奶奶已经端着食物过来了，让她们大吃一顿。

桌上摆满了沙嗲牛肉、白切鸡、烧腊肉、香葱肉汤、叉烧酥、菠萝油尖椒饼、钵仔糕以及青木瓜沙律，还有嘉龙坡式的奶茶以及啤酒，够她们吃饱喝足再好好睡一觉了！

“我开动了！”泡泡、徐澄和依神姐妹都双手合掌，围在小桌子旁边闭上眼睛，齐齐地说。

“你们都是从北部列岛来的吗？”白佳宜好奇不已，感觉只有那地方的人们会在吃东西前对食物拜一拜。

“我出生在上京喏。”泡泡说。

“诶，我们是出生在大冈市的，出生在上京真好啊，大灾难前恐怕过着美好的生活吧。”莲华兴致勃勃又有些嫉妒地说。

“现在大家都得努力工作喏，不然世界就要毁灭了。”泡泡双手捧着一块糕点，慢慢吃掉。徐澄则喝牛奶。

依神姐妹留在大厅里跟白佳宜奶奶一起收拾残局，徐澄和泡泡则回到之前放防水布和影碟机的二楼后房，躺在地上准备睡觉。

“呼呼。”徐澄饱饱的，准备睡觉。

“依神姐妹的魔力都很可怕喏？姐姐的魔力是让人变得倒霉，妹妹的魔力又是超级制作毒素，我们真的要跟她们一起出任务吗？她们要是出尔反尔，在路上把我们杀掉了怎么办喏？”泡泡不安地问。

“呱。”徐澄躺在地上，左手枕在脑后，右手举到空中，将五只手指伸开，拼成一个“5”的数字。

“你说我们决定是五个人一起出发，所以还会再有第五个人加入，而且能够帮我们的忙喏？”泡泡问。

“呱。”徐澄闭上眼睛，很高兴泡泡能知道她想说什么。

“呜呜……”泡泡还是惴惴不安。尤其想到沙华的魔力是制造不幸，把这样的魔女带上穿梭机真是太危险了，如果她们的那艘穿梭机遇上空中乱流，或是禁区里的星空怪兽忽然暴走，那她们岂不是统统葬身空中？

“呱卜。”徐澄感觉到泡泡的不安，伸出一只手勾住泡泡的手臂，一下让泡泡紧张的心融化了。大概跟徐澄在一起，情况不会那么糟糕吧。

“那就呼呼喏。”泡泡闭上眼睛。

睡意来得极快，好似砸了一榔头，一下就把徐澄和泡泡都捶进了梦乡。

六年来第2081次做奇怪的梦，徐澄记着数目。

她置身在浓浓的星彩迷雾当中，雾气如同湿滑的触须在旁环伺，试图缠绕在她身上，渗入她的毛孔，夺取她的思想。

】

“又要出发了吗？”徐炀的声音在一旁响起。有时候徐澄会听到爸爸的声音，大多数时候听不到。她不知道那是真正的爸爸，还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呱。”徐澄说是的，她又要去找那座白色的巨塔。

它是她梦里最神秘莫测的东西，徐澄想弄明白那到底是什么。

“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它出现在许多人的梦中，你每次都能找到它，因为你记得路。”徐炀说。

“呱耶。”徐澄对此感到澹澹骄傲，她永远记得，她很有耐心，不知什么是失败跟沮丧。

她跌跌撞撞地穿行在扭曲成迷宫的畸形小巷中，头顶是无垠苍茫的宇宙深空，隐隐听见呢喃与尖叫声在迷雾中异样地回响。

四周潜藏着某种邪恶的存在，她能感受到它，如同胃里的病痛，具有骸骨般的利爪，怪诞而深邃。

一想到宇宙之外还有那么广阔的天地，徐澄便感到巨大的空无。她的存在仿佛只是数学概率的结果，与她自己的好恶无关，包括天劫也是一样。

徐炀的幻影和声音也会引着徐澄前进，她是第2081次来到自己的目的地，那是座修长的白色奇观，在她面前飞快地穿梭。

它像个畸形的空白建筑，大部分物理定律都对其失效，在漫射的五光十色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晕，其中有着重重叠叠的大厅，从更高维度上看或许并不复杂，但对徐澄来说着实是个浩瀚迷宫。

白色的巨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万千变形，而且不断变化，在她面前以某种规律来回蔓生。

------------

第八百八十五章 把东西给浅梦

徐澄坐在一个近乎悬崖的平台上，默默盯着巨塔反复穿过她的视野。

“呱。”徐澄看着面前光怪陆离的银白色巨塔，它在她面前闪烁、变形，神秘难测。

“感到累的时候，就休息吧。”徐炀劝说。

“呱。”徐澄固执地拒绝了，就跟过去数百次一样。

她能行。眼前这座梦中巨塔有着莫测用途，上百亿种变体，但徐澄能穿过梦之路并且来到这里，默默地看着它。

没有工具能带进她的梦，徐澄只能在这里观测它。

也许自己能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徐澄默想着。甚至背下它的每一种幻形。

小傻瓜比别人都有耐心，不是吗？”

……

第二天醒来后，泡泡先起身，她转头看向徐澄的睡颜，很奇怪，即便是在熟睡当中，徐澄也总是眉头紧锁，仿佛在工作一样，她的双手握紧了拳头，就像在跟什么东西搏斗。是噩梦吗？泡泡很想知道，但徐澄绝不谈论她梦到了什么。

泡泡总是想帮徐澄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于是总会推醒徐澄。

她先整理了一下房间，最后伸出小指头，稍微碰了碰徐澄，危机四伏的生活让徐澄很有警觉性，迅速睁开眼睛。

“起床了喏。”泡泡小心翼翼地说。

徐澄抬头，晨光从墙上的方格窗中穿出，她再转头看向泡泡，泡泡正乖巧地跪坐在自己身边，已经把所有东西收拾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天啊，泡泡真小；徐澄模模湖湖地想着。就是这么个小小的泡泡，帮自己做了所有的事情吗？

她穿好衣服，带上所有重要的东西，包括分离芯片以及自己的证书，以及从暴徒身上搜刮来的战利品，动身往楼下走去。

白佳宜奶奶在配置早餐酒，店里多了生面孔，是她雇来的彪悍雇佣兵，各个都高度改造，浑身都是金属义体，防御力强悍。现代战场很少有人扛个大盾出现，全身义体化或装备现代盔甲是更好的方针。

“出门去啊？”白佳宜笑着问道。

徐澄不想引起那些雇佣兵的注意力，他们给她的感觉不好。她摆摆手，跟泡泡像两只兔子一样从吧台旁边的侧门熘了出去。

依神姐妹正在吧台边喝酒，莲华将一杯鸡尾酒里的两滴粉色液体倒进沙华嘴里，看沙华如何伸长舌头追逐那一点酒精，等转头看到徐澄她们的背影，莲华便赶紧喊沙华跟上。

“去吃早饭吗？”莲华喊，“寿司店？”

“拉面馆。”徐澄头也不回，“神秘人约在拉面馆。”

她们带好枪，防备街上冷湾七组暴徒的袭击，来到城区关卡附近。

关卡本身用巨大的围墙和高压光幕武装了起来，禁绝信用点数不够的人进入嘉龙坡，执法者们装备着先进的黑色动力装甲，戴封闭式头盔，手握主战步枪，狙击无人机在高空巡逻，不时用摄像头扫描下方人群，标记可疑人物。

“不要啊，不会是在城区里吧，我们的信用度宝贵，没法进去啊。我可不想为了拿货就卖掉自己所剩无几的信用~”莲华哀叹。

“在城区外呢。”泡泡指了指街边拐角处一家拉面店，它门口的标牌一闪一闪，简直像在招引她们进去一样。

徐澄的视线穿过关卡，看到围墙背后保护着的嘉龙坡市区，宏伟的建筑伸向天空，遮天蔽日，闪耀的立体广告无孔不入，宣传着叶子希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由于天劫严重隔断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像叶子希盛这样的寡头公司能完全控制一个地区的命脉，比过去更无孔不入地深入嘉龙坡。

徐澄看到一些豪华穿梭机在高空中快速移动，似乎在享受极速狂飙的乐趣，但就像避开高压电网一样，迅速地在市区边缘回旋，绝不肯把自己昂贵的机型开到远离城区的地方，势必要留在防空导弹、激光炮塔、自动机器人和精锐执法者的保卫当中。

还有超巨型的宣传海报，即便在关卡入口也悬挂着，其中一幅是小岛叶子在商务办公桌后正襟危坐的样子，专业而沉肃的目光令人从心底战栗，她是嘉龙坡的城市之王，6年过去，她的发髻梳得更高，服装更加昂贵，神态更加游刃有余。

在叶子的管辖下，嘉龙坡95%的区域都被纳入“城市安全”的管理当中，只有徐澄脚下这一小片边缘地带疏于管理，成为嘉龙坡律法外的喧闹区域，无力承担市区生活的人们像垃圾一样被抛弃至此。

“当一名诚实的市民，让嘉龙坡放心！”令人振奋的语句悬在各处，鼓励所有嘉龙坡人为城市的公共利益服务，紧跟着的是一张张诚实工作的面孔，那些职员、程序员、建筑工、司机、邮差们对着镜头微笑，看不出是实拍还是ai生成，或者说区分二者已经毫无意义。

徐澄张了张嘴，那些笑容让她感觉毛骨悚然。就算请她进嘉龙坡市区，她也不去，宁可留在藏污纳垢的嘉龙坡港口。

“小心这些乞丐和流浪人，他们随时可能掏出枪把你崩了。”莲华向徐澄警告，她们的个子远比徐澄和泡泡高，就像大姐姐带着两个小妹妹。

徐澄揉揉鼻子，打个喷嚏，再走进神秘人约定的拉面店。

她穿过自动玻璃移门，即便以这个时代的科技来考量，她也觉得这个地方太古怪了些，完全没有员工，一切都自动化了，也没有顾客。

“有人吗？你好喏！”泡泡挥舞着手进去，走在徐澄前面，如果有陷阱的话，她可以帮徐澄扛一扛。

“好奇怪的地方。”莲华端起步枪扫描各处，同时让姐姐沙华去看门，免得被人堵住后路。

徐澄站在柜台后面，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全自动厨房，软和的面团在空中翻飞，摔进备料区，面条自动从面条机里窜出，精准地自己跳入沸水，调料和配菜经过传送带落到汤碗中，紧接着，四碗拉面就被送到了前台，还有一个黑色包裹。

“是炸弹？”莲华紧张地看向包裹，这东西她见过不少。

泡泡吓了一跳，扑过去用身体盖住包裹，紧闭眼睛，等到徐澄拉开她，才心脏狂跳地睁眼。

“呱。”徐澄看到货物上用标准格式贴的标签，所有信使都能从中分辨出目的地、收件人和报酬，这是从世界货运联盟平台下的单。

她读到标签上的内容，手僵住了。

“目的地：泰西洲尹塔利亚七丘市，利萨维亚大学古生物与考古学学院，浅梦，收。”莲华读出标签上的内容。

“还有人叫‘浅梦’这么奇怪的名字喏？”泡泡不认识浅梦。

徐澄撇了撇嘴，将包裹紧紧抱住，脸贴在标签上，她视角的余光可以看到浅梦这个名字。浅梦，法洛莎手下的七魔女之一，长期在泰西洲，已经很多年没有和他们相见了。现在她作为信使，任务就是要找到浅梦，重新跟浅梦建立连接吗？

好、好、好……徐澄湿了眼眶，她珍惜过去的一切，并且无比怀念，包括有关爸爸、法洛莎以及魔女部门的一切，新魔女评议会，当然还有浅梦。

“呱。”她发誓，她一定会找到浅梦，把这个快递寄到她手中，无论浅梦隔着多远，而找到她有多困难，这个快件，徐澄送定了。

“那就，吃了面条，然后动身吧。”莲华感觉这事还真有模有样，全自动的拉面馆，不知顾客，不知营业者，一个黑包裹，激动的小信使，给莲华带来一股奇妙感觉。

“还真有这个人喏。”泡泡打开手机搜索，很多档桉库都没有更新，但教育机构里确实显示尹塔利亚的利萨维亚大学有这么个叫浅梦的学生。

她低调而年轻，学习成绩优异，对尹塔利亚的几次田野考察都很成功，倘若不出天劫，她应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考古学者。

“她能付1亿，还是雇主另有所图？包裹里到底有什么，非要从东半球寄到泰西洲？”莲华一直想干一笔大的，现在她感觉这笔大的已经来到自己面前，闯入了她的生活，将会把她的人生拔升到全新高度。

“呱！”徐澄满心都是见到浅梦，跟浅梦呱呱过去的事情，和浅梦分享过去的回忆，在实金大厦，那时候多开心啊，还有尼斯托总部里的回忆，宏伟的毯子要塞，现在已经拆除了。她好想跟浅梦一起说说，一起聊聊过去的事情，找到这个很久没有回到尼斯托公司的魔女。

浅梦，时间之主！

徐澄和她们呼呼地把拉面吃完了，沙华要等莲华吃完了东西才上座，很奇怪地对残羹冷炙感兴趣，用快子挑她们吃剩的东西。这对奇怪的凶神恶煞姐妹花真是越来越叫泡泡不安。

她们离开拉面店，丹尼尔·吴坐在街边一辆黑色轿车里，目送她们离去，他铁塔般的身体占据了后排的两个座位。

“那个女孩戴的目镜是范德里克的，”丹尼尔看到徐澄戴的墨镜，“真可怜，被女人杀了。”

“她们只是女孩。”前排的司机说。

“不不，她们杀人不眨眼，把她们当女人看。她戴了范德里克的目镜，就要被挖眼睛。她们，还有凶神恶煞二人组，昨晚杀了我们不少弟兄……查到了吗？”丹尼尔问副驾驶座上的黑客。

“查到了，徐澄，泡泡，两个在北部列岛注册的信使，一辆灰狗级被扣在航空港，欠了8万赎金，因为丢失货物。”黑客报告。

丹尼尔·吴点点头，按下手腕上的通讯器，联络了嘉龙坡的安保公署。

”……王哥，我在港口遇到两个不开眼的小妞，撤一下港区的执法者吧，剩下的安保人员我们都打点过了，只要执法者慢点到就行。您放心，嘻哈帮的人已经灭了，以后港区的事情交给我们堂口，从此任何妨碍叶子大人的货色，我们都清理掉，保准不出一点痕迹，公署想让谁消失，我们就豁了命地帮忙，够便宜。王哥，我知道这事麻烦您，但我必须出这口气，为我的兄弟复仇。”丹尼尔缓缓道。

打点过后，他让司机把车开到港口，几艘穿梭机刚刚离去，徐澄和泡泡的那辆灰狗级就扣在正中，上着锁。

“那就是她们送货的机子，绝对没错。”前排的黑客说。

“那就让我来吵醒这个世界的真实。”丹尼尔·吴走过去，他拍了拍这台穿梭机的外壳，挥起铁臂，把它砸个粉碎。

------------

第八百八十六章 老鼠的战利品

徐澄戴上她的黑色小手套，伸个懒腰，噩梦在她脑中挥之不去，不知何时将会再临。

她前往黑石市场出售战利品。黑石市场也算一家公司，有自己的信使渠道，能跨禁区通行，垄断地下交易网路。

她感觉自己像个小领队，身后是泡泡以及危险的沙华、莲华姐妹，有种狐假虎威的感觉。姐妹花在嘉龙坡以丧心病狂闻名，如今却跟在一个小不点身后，任谁看了都要多加留意。

迷雾四起，嘉龙坡基本是封闭状态，只有港口区对外吞吐货物。她抬头，叶子手下的高级舰队通过高悬空中的补给型母舰“希盛号”装卸货物，像浮空巨兽彼此对接。

他们在天上，我们却只能在黑市交易。徐澄暗想。如果叶子开恩，准自己把小灰狗开到母舰上去就好了，直接对接货物，哪有这么麻烦。

她每次来黑市都感到杂乱无章，稍有不慎就会迷失其中。每个人都相互提防，用黑市的手段保证信用。

震耳欲聋的音乐从不同的小商铺中传出，改造人、变种人和各种各样的变异生物在周围穿行，还有一些威胁度较低的星辉野兽被驯养和交易。徐澄走路时需要小心翼翼，免得踩到它们留下的任何液体，可能是酸液，或更可怕的东西。

“哇！”泡泡吓了一跳，一群蜘蛛机器人忽从侧面出现，它们沿墙面飞奔而下，沿途用细长的金属腿以奇怪的节奏敲击水泥，不知是从哪个丧心病狂的机器商店溜出来的。

莲华和沙华此起彼伏地哈哈大笑，莲华伸手逮住一个小蜘蛛机器人，准备把它黑掉再化为己用。

这里真大啊，熙熙攘攘的。徐澄避开蜘蛛机器人，转头看，只见窝棚、砖房和彩色房屋像某种有生命力的癌细胞一样疯狂扩展。

市区用围墙和执法者挡住港区黑市的成长，它们就伸到海里去，把垃圾也堆到海上，形成新的地基，用这种填海造陆的方式，已扩大了嘉龙坡10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快伸到禁区里去。有人说如果睡在垃圾人工岛最遥远的地方，起来的时候会直接变成星辉怪兽。

一切都眼花缭乱，还好她什么都看得见，徐澄用战术目镜看向旁边摊位上一个可疑小瓶。

——扫描——

名称：药瓶

容量：60毫升

备注：塑料瓶，检测到疑似四氢邮票酚化合物与未受管制的合成内啡肽促动剂。混合有东莨菪碱，能调节多巴胺与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水平。

材质：玻璃

威胁等级：高（警告：摄入可能导致未知的副作用、疾病或死亡；由于效力和剂量未知，服用过量的风险很高。请在多人环境中和兄弟家人一起服用，避免独自暴毙无人拨打急救热线）

——结束——

摊主是个有金属腿和机械脊柱端口的男人，他可以把自己的头拆卸下来放在手上。

此刻他就把脑袋端在手上，抬起电子眼盯了一眼徐澄：“你要还是不要？”

徐澄瑟瑟发抖，由于徐炀的教导，她对邮票类物质深恶痛绝。莲华则用刚捡到的蜘蛛机器人换了一瓶。

“你吃邮票？”徐澄抬头看莲华。

“嘛，偶尔也要放松一下，这个世界充满惊喜和惊吓，如果对自己太苛刻就不知道快乐的意义了。反正我的魔力是毒素和疾病，邮票带来的副作用可以免疫~”莲华轻松地说。

自己则不行，要离邮票远远的。徐澄来到黑石市场提供的自动交易机器人面前。

两个负责看管机器人的保镖在旁边的寿司摊里吃寿司，用铁筷子挑起切碎的黄尾鱼以及甜虾。由于森林匮乏，一次性筷子也变成了稀缺品。

徐澄看他们时，光线恰好照在他们的机械面容上，沿着下巴和脖子曲线泛出金属闪光。

“这些都卖掉。”徐澄把昨天晚上收集到的战利品都堆到金属面板上，摊开她们从枪战中得到的收获。

机器人尽职尽责地将它们逐一扫描，用自己的机械眼逐一扫描每个商品，评估、定价，然后敲出报价总额，一共是34000资金。

徐澄将自己的现金卡贴在上面，读取收入。

原先是12000，从帮派分子身上搜到5700，再卖掉战利品获得34000，徐澄的卡里现在一共有51700资金了。

“还差3万喏？”泡泡思考。

“呱。”徐澄转头看依神姐妹，向莲华伸手要钱，准备赎回她的小灰狗。

看到徐澄伸手要钱的样子，莲华的脸立刻扭曲了，仿佛一种巨大的裂缝在她的灵魂中蔓延开来。

“钱——才不会给你的，别忘了，是你们雇的我们，你们还没付钱呢。”莲华咬牙切齿地说。

“呱呱。”徐澄点头，她学习徐炀，对一切都无所谓了。

听到莲华的动静，寿司摊的黑石市场保镖转头看到徐澄，便站起来，他走向徐澄，身披蓝底黄花衬衫，脚踩拖鞋，枪支弹药全都挂在醒目位置。

“小信使？”保镖摘下墨镜看了一眼徐澄，徐澄不是第一次来黑市，之前也曾在黑市把货物卖掉。

“呱呱。”徐澄抬头看他。

“你还送货吗？你上次从北部列岛捎来的鱼还不错。”保镖征询徐澄的意见。

“呱。”徐澄比了一个往西而行的手势。

“路上会经过哪里？”保镖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徐澄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出发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但对方问起，她便在脑海里迅速过了一遍新加坡和伊塔利亚之间的安全区。

穿梭机会像蛙跳一样在不同的安全区之间歇脚，沿途递送所有顺风的货物，像这名保镖一样想帮忙捎东西的人也非常多。

“呱、呱、呱、呱、呱。”徐澄说出了她觉得较为安全的路线。

“从嘉龙坡出发，到布丹，再到克里木半岛的塞瓦堡，内莱塔尼亚，最后是七丘市。这条航线比较偏僻，恐怕不能帮你送货啦。”泡泡说。

“送货倒是不必……”保镖拿出自己的名片给徐澄看，“小信使，我叫吉姆森，从泰西洲来，为黑石市场工作，自从天劫后就被困在嘉龙坡6年，一直没能回泰西洲看看。我儿子今年5岁，不相信这世上真有嘉龙坡之外的风景，我给你一个录像机，你帮我拍下沿途的风景吧，不要把怪物和星辉风暴拍进去了，只要拍安全区的景色就好，得给他弄明白……风暴之外还有很多地方。”

“呱！”徐澄两脚一并，向吉姆森敬礼。这是好事啊。

“是！先生。”泡泡也说，还背诵天劫后的邮差誓言，“‘以命立誓，使命必至！’”

吉姆森给徐澄转了1000资金，还送给她一个便携的手持录像机，方便她拍下沿途的景观。

徐澄将它郑重地放进自己的小挎包里，势必要完成这项任务。

“呱呱。”徐澄不知为什么，感觉心情好多了。

她手指黑石市场深处，准备找老鼠人们买一些稀有物品。

鼠人戒备森严，阴沟硕鼠和黑毛守卫用严厉尖锐的目光看守道路，莲华劝徐澄快去快回，因为鼠人惯偷善盗，不知怎么就会把人剥个精光。

她来到一个窗口，名叫金利的鼠贩子趴在柜台前，身后柜子上密密麻麻地堆满新奇古怪的机器零件、科技古玩及其他不受法律保护的违禁品，都是从鼠人的渠道运来的。

还有一些星辉钼石，开采自遥远热树洲的乌凯雷韦湖，据说是优质的能量贮存介质，但用多了会变成怪兽。

徐澄张开嘴，指了指自己的嘴巴，金利若有所思。

“小信使玩意，是的，是的。”金利拨弄着自己的胡须，“不会说话的小青蛙，呱，呱。来到金利的门前买东西，嗯……要买什么？是的，是的，放在嘴里的东西，小信使很需要它，这个古灵精怪的小信使，身上有熟悉的气味，忍者的气味，是的，是的。”

金利对徐澄咧嘴笑，露出一口锋利的黄牙，紧接着它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忍者卷轴交给徐澄。

“呱。”徐澄要的就是这个，她把现金卡拿出来，金利刷走了7500资金。

徐澄将忍术卷轴打开，它中间是华丽的象牙杆，本体则是厚重的羊皮纸卷，用精心设计的编码符号绘制了繁复图案，一下就吸引了徐澄的注意力。

“稀有的忍术玩意，是的，是的。鼠人们就爱这个。被叶子的黑影忍者军团垄断。但金利有这个最好的，跟北部列岛的一样。是的，从500年前的收藏家那里找到。金利给了小信使一个特别折扣，感谢她对嘉龙坡的快递服务。金利很期待你下一次会给嘉龙坡运回什么。”金利龇牙咧嘴。

它捻了捻自己的胡须，又从柜台下抓出东西送给徐澄，它干枯的爪心里藏着一把手里剑。

“拿走它，拿走。卷轴配尖锐玩意儿，你下一次还会来金利的店铺。因为你会用它来狩猎，它在空中飞行，就像你的运势一样忽高忽低。黑影忍者丢下了这些东西……有这么多好玩意和好饰品穿过我的爪子，但我只把最好的留给我的顾客。”金利的两只爪子互相摩擦，胡须一抖一抖。

“呱！”徐澄把手里剑插进自己的腰带，把卷轴也挂上去，必要的时候她可以口衔卷轴来释放忍术。

“他们会后悔放过了稀有的东西，他们的损失是我的收获，是我客户的喜悦，是的，是的……我活着就是为了提取模糊的奇迹，就像十年前雨夜里的剑仙，你知道剑仙吗？你不知道，剑仙挥舞着飞剑，给嘉龙坡带来了电和希望，十年过去了，整整十年……”金利喃喃自语，钻进店铺深处。

它是一只老鼠人。徐澄默想着。太老了。

徐澄、泡泡和依神姐妹回到落水狗吧，打算再想办法挣点钱。

白佳宜老奶奶站在吧台后面，给自己倒了一杯姜汁啤酒，神情紧张地看向她们：“返黎啦？”

“怎么了？”泡泡好奇地抬头。

“系丹尼尔·吴，佢好似去航空港砸了一艘被扣押嘅穿梭机，唔会是你们的吧。”白佳宜说。

穿梭机被砸了？徐澄吃惊。泡泡吓了一跳，徐澄也眼皮直跳，感觉血往上涌，走了两步又差点晕倒，只是挥挥手，让其他人赶紧收拾一下准备去航空港。

白佳宜将徐澄扶到大红沙发那里去休息，徐澄嗅到铁锈味，似乎是她自己的鼻血流出来了。

酒吧里光线暗淡，分明是白天，看着却像黄昏。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串串霓虹灯，一切都沐浴在斑斓的光芒中，让徐澄更感头痛。

“她身体有没问题呀？”白佳宜转头看泡泡。

“经常做噩梦，恐怕不怎么休息呢。”泡泡赶忙说出来，希望老奶奶有办法治一治。

白佳宜若有所思，她先回到吧台下面，拿出两个药丸给徐澄。

(本章完)

------------

第八百八十七章 选择哪个药丸

徐澄躺在沙发上，感到昏昏沉沉，大概是因为情绪激动的缘故，白色巨塔的梦中怪影在此时不详地出现，仿佛一头挥之不去的幽灵，静静注视着她。

但她更关心她那台小灰狗穿梭机，一旦被砸掉，就没法离开嘉龙坡送快递。念及此处，她精神绷紧，格外疲惫。

白佳宜神情焦虑，拍拍徐澄，郑重地拿出两个药丸。

“我知好多人在‘天劫’后会做噩梦呀。客人都诉苦过，你是不是也这样啊？”白佳宜问。

“嗯……”徐澄虚弱地点头。梦里有白色巨塔的幻影，千变万化。

“我准备咗两个药给你，客人食过都说好。一个系‘云九’定向记忆淡化剂，天枢制物做的啦，可以定向遗忘某段记忆，透过操控大脑神经做成遗忘效果，抹去不快的记忆，就让你不再做噩梦呀。我自己都成日吃它，把外孙的事忘掉啊；另一个系‘灵感促进剂’，尼斯托公司啊，大牌啊，效果完全相反，会令你做多多的噩梦，梦里会更不自在，但你白天脑子会更加的清醒，胜过这样昏昏沉沉的啦。”白佳宜拿出两个药丸展示给徐澄。

蓝色药丸是“云九”定向记忆淡化剂，可以让人一忘皆空，不再做噩梦，是现在很流行的药。

红色药丸是灵感促进剂，除了老奶奶所说的，徐澄记得它还能促进魔力增长，让人的脑子更加活跃，尼斯托公司的清醒药。

“呱呱……”徐澄虚弱地拿走红色药丸，塞进嘴里。

她不忘记，绝不忘记，要跟现实鏖战到底。

她舌头一碰到红色药丸，金属的尖锐气息就充满了她的鼻腔，但徐澄一口气把它吞了下去，药丸像火一样在她喉咙里燃烧，然后落进胃里。

不过几秒钟，徐澄就感到困扰自己的头昏目眩感消失了，她坐起来，甩了甩头，感到心明眼亮，精神百倍，果然有效！

魔力像洪流一样在她体内涌动，但随之而来的是噩梦般的幻影，它们一闪而过，留待徐澄脆弱的时候出现。她打了个寒战。

“这样的话，你可要记得，过去嘅事情已经过去，而未来系你自己创造的啊。”白佳宜奶奶对徐澄点头。

徐澄平息自己疯狂的心跳，转过头，只见泡泡、莲华、沙华都已经拿上了武器，准备去港口检查小灰狗的情况。

她冲白佳宜一点头，随后飞奔出去，前往航空港。

等她们抵达一望无际的港口时，空旷的停机坪上，被砸烂的小灰狗无比醒目。

徐澄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穿梭机那闷烧的残骸，团团火焰舔舐着它扭曲的金属尸体。

小灰狗……

徐澄的心都要碎了，她飞奔过去，泡泡也感觉如遭当头棒喝，莲华和沙华眉头紧锁，端着步枪从后跟随。

“没了！全没了！”泡泡走近穿梭机的残骸，在原地绝望蹦跳。

徐澄一言不发，喉咙发紧，浓重的烟味和燃油泄露的气息熏得她眼睛疼，小灰狗穿梭机完全破碎了，被打破的机体化作散件，尖锐的金属碎片落在各处。

——扫描——

名称：灰狗级穿梭机

注册代号：Smallsilly&Popo

状况：严重受损，主机身彻底粉碎，两翼撕裂，引擎爆毁。

威胁等级：高（检测到挥发性燃料泄露；不稳定机体部件有倒塌风险；金属边缘与碎屑十分锋利；燃烧中的电气部件有火灾风险，建议即刻远离并联系应急响应人员）

——结束——

“这是怎么搞的——丹尼尔亲自一拳砸烂了它吗？”莲华叫嚷起来，她抱着这个猜测去检查现场，答案触目惊心，如果真是丹尼尔·吴亲自动的手，那他的机械拳头未免也太重了些。

徐澄抱头蹲在地上不动了。

“呀！”泡泡看到徐澄这样，担心极了，徐澄一旦遇到太极端的事情就会陷入自闭状态，甚至可能躲在角落里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泡泡赶紧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连接了港口公署办公室的电话：“你好！你好！”

“欢迎致电嘉龙坡港区安保公署。”电话另一端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我、我们放在港区的穿梭机不知道被谁打爆了！拜托、拜托派人前来看一下吧。我们的穿梭机被扣在航空港，但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它已经被打爆了……请帮帮忙！”泡泡伤心地说。

“这里是安保公署的应急服务，载具受损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您需要联系您自己的载具保险服务公司，向其报告事件。”

“但它是在港口的公共积压场这里被砸坏的呀，肯定有监控录像可以拍到是谁干的吧，那样的话不就知道坏人是谁，你们就可以抓了呀？”泡泡难过地问。

她们的保险是在北部列岛上的，想理赔得返回北部列岛，但没有穿梭机就没法回去，只能被困在嘉龙坡，形成悖论。

“对于港区的混乱，我深表抱歉，但这不在我们的标准操作程序范围，我建议您立刻联系您的保险机构，港口安保公署无法提供进一步帮助。”

“我们——我们很需要帮助……”泡泡蹲在地上，声音嘶哑，语气哀恸。

“我理解您的痛苦，但我无能为力，港口安保公署没有载具紧急抢救的服务。我强烈建议您尽快联系您自己所购买的保险服务。”

“但您有监控，有监控……”泡泡抬头看向港区一端的控制塔，上面的摄像头确实在闪烁红光。

“是的，我们从这里能看到港区的情况，包括你们受损的载具。我们的监控显示您的穿梭机完全瘫痪，目前的救援毫无意义，并且会浪费我们的资源，我建议你们在不可避免的爆炸发生之前尽快离开。”

“你们有监控，就这样看着我们受苦？”泡泡用手背擦眼泪。

电话另一端都快笑了。

“——我们的沟通到此结束。”她及时挂断。

通信结束。泡泡难过地站起来，背对徐澄，不想让徐澄看到自己的泪水。

“公署的人是不是又在推三阻四了！”莲华看了也着急。

泡泡比划了一下，但说不出话来，现在她知道徐澄为什么只会呱呱了，有些事是真难说出口。公署冷漠的态度让她感到绝望，她还能信任谁呢？

紧接着，丹尼尔·吴和他的上百名帮众出现。

他们穿过航空港入口，赶在下一批信使抵达之前将港口封锁，把徐澄、泡泡和依神姐妹团团包围。

见敌现身，徐澄沉默而阴郁地站起来，让泡泡藏到自己身后，泡泡伤心地躲在徐澄后面。

“啐，这帮人是来找死了。”莲华端起步枪，迅速退到燃烧的穿梭机旁边，虽是随时可能爆炸的残骸，但总比站在空地上好。

“……敌人、敌人……”沙华结结巴巴。

“不用找别的掩体，都站到我身后。”徐澄往前踏一步，沙华和莲华对视一眼，困惑地走到徐澄身后。

徐澄抬起手指向丹尼尔·吴：“是你打坏了我们的穿梭机。”

丹尼尔·吴的目光落在徐澄身上，眼睛里闪烁着恶意。

冷湾七组的帮众们都穿着统一的漆黑制服，象征着他们的纪律和忠心，齐齐站在他身后，形成一面人墙。

徐澄看到他们，眼镜上显示出他们不同的装备名称，镭射爪等离子切割机、锤头步枪、自制防爆盔甲、矢量黑客工具、心灵冲击器、远程电爆弹、相位刀剑……这些兵器一旦悉数朝徐澄她们招呼过去，不到10秒就能把她们四个全都撕碎。

丹尼尔·吴大步向前，每一步都充满威胁，他那饱受改造的身体格外魁梧。

徐澄能听到一系列电弧传动的响声，随着丹尼尔前进，他身上的伺服系统滋滋作响，仿佛在躯体血肉之下潜伏着某种机械的东西，毫无灵魂可言，而他的眼睛也变得漆黑，愈发显得残暴。

绝望的分量令人窒息，泡泡慢慢地蹲下去，已经受不了。

“我要跟公署打电话。”徐澄对丹尼尔说。

“公署？”丹尼尔哈哈大笑，他身后的帮众们也止不住发出阵阵笑声，他们交换着得意的目光。

“你忘了吗……公署不会帮我们的。”泡泡在徐澄身后小声说。

“你别管公署了，嘉龙坡的人不会给我们任何好处的！”莲华转头看航空港的入口，陡然压低声音，“我们现在冲出去还来得及，借着你们的穿梭机为掩护，直接溜走！”

“是啊、是啊。”沙华附和自己的妹妹，“现在走还来得及哩，我可以让他们变倒霉。”

沙华朝帮众们释放出无形的魔力，他们顿时遭到一系列麻烦。只见他们脚底的供水管线忽然开裂，地面嗡嗡作响，从中喷出数米高的水柱，瞬间撞倒了好几个人。

“啊啊！”

“水爆出来了！”

“太倒霉了！”

“摔倒了！”

“怎么回事！”他们赶紧互相退避，然后在走动中争先恐后地跌倒，显得相当狼狈。

“啧……果然是灾星二人组。”丹尼尔抬起枪瞄准沙华，扣动手里的步枪扳机。

砰！

一连串子弹在一面无形的墙壁上落下，无法杀伤人命。

丹尼尔皱紧眉头，又是这样！又是那种能够斥绝一切的力量。

徐澄深呼吸，没有跟丹尼尔说话，而是转头对沙华摇摇头：“不用多事。”

“多事！你居然敢说我姐姐多事？”莲华急了。

“我说了，我来联系，嘉龙坡的人会站在我这边。”徐澄平静地说。

“你懂什么啊？你有什么关系？公署根本不会来的，最后还不是要靠我们姐妹帮你！”莲华急道。

“你们还在搞什么呢？”丹尼尔也笑了起来。

他身后的帮众们度过一开始的混乱，渐渐也努力适应这种不幸的状况，维持镇静。

“机会都浪费了！”沙华抱怨地看向徐澄，“这下就只能打了，真麻烦。”

徐澄拿起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通信。

丹尼尔·吴讥讽地看着她，势必要见证徐澄失败的瞬间，有那股斥绝之力保障，也不能瞬间打败，看来还要跟她迂回一阵。

“喂？”徐澄慢慢道，“千树？来港区找我。”

千树？

这个略显陌生的名字在港区内响起。

莲华和沙华对视一眼，只好像在媒体上听过这个名字。

泡泡一听到千树，隐约回忆起某个在摇篮里晃荡的婴儿。

丹尼尔·吴也听到了这个名字，他眉头一皱，一股寒意从脚底板往上升，沿着脊背慢慢爬行，抵达头顶。

千树？

等等……

他匆匆往后退，将信将疑，千树？千树！

这个名字他倒是认得，不就是小岛千树吗！嘉龙坡城市之王……小岛叶子的女儿！

难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情！眼前这个巴掌大的年轻信使，居然认识千树？

“别开玩笑了！”他感到神经一阵颤抖，迅速抬手朝徐澄射击，徐澄面前的空气出现一片波动，子弹悉数从空中掉落、弹开。

徐澄深呼吸。

3秒，2秒，1秒。

四艘军绿色运输船在天空中呼啸掠过，向地面投射无法穿过的电磁路障，屏蔽了所有地面交通往来。

两艘重型军用穿梭机从高空的母舰中弹出，驾临空港上空，戒备空中航道，扫描地面，记录状况。

徐澄深呼吸，看向丹尼尔：“别跑。”

(本章完)

------------

第八百八十八章 这里并非家乡

军方被惊动了。

“哇！”

“嘉龙坡的军队！”

“不是执法者……是比执法者更强大的军人们！”

“企业部队出动了！”远处的人们抬头看到母舰的异样，顿时惊慌失措。

徐澄握紧拳头，死死盯着丹尼尔·吴。

在丹尼尔来得及反应之前，军方的穿梭机上就发射了大功率的电磁燃烧波，瞬间扫向他和身后的帮众。

他们当中响起凄厉的鬼哭狼嚎，一排排人员纷纷倒在地上，浑身闪烁着火花和电弧，他们只能抱着自己剧痛的身体发出惨叫，根本无力反抗！

而高大的丹尼尔·吴则像是被直接打断了腿，整个人直接扑倒在地，头重重撞向地面，身体肌肉抽搐不断。

精锐人员飞速降下，将徐澄那艘被打爆的穿梭机进行收容和灭火工作，将它的潜在危害降低到最小，同时将丹尼尔及其手下团团围住，阻断其反扑的可能性。

丹尼尔痛苦地抬头，看到一台更轻盈的白色穿梭机像海燕一样飞过嘉龙坡市区与港口之间的隔断，进入航空港，缓缓落地，就降临在徐澄她们身边。

白色穿梭机的一侧舱门打开。

从中降下鲜红舷梯，一个小小的身影站在上面，摇摇晃晃地走下来。

千树！

她只是个可爱的7岁小孩，看到徐澄就顽皮地咧嘴微笑，一双黑眼睛微微发亮，无拘无束，丝滑的黑色头发梳成整齐辫子，穿着白制服、黑长裙、白袜以及小皮靴，衣装昂贵整洁。

“千树……”徐澄向千树微微招手。

“呐、呐，徐澄！”千树幼稚而天真地走向徐澄。

终于见到千树了！

徐澄走过去半蹲下来，将千树抱起来，当年的千树还只是在摇篮里面被徐澄推着走的小宝宝，现在已经变成了小孩子。

港口公署的执法者们驾驶着他们的蓝白相间执法飞艇迅速抵达。

他们的执法舰原先能震慑整片街道，可在真正的军方重舰面前简直就像玩具和塑料产品，连鸣笛声都微弱不少。

眼见军方簇拥着千树降临，治安公署也不敢怠慢，赶紧前来接驾了。

执法舰降落在跑道上，从中走出二十多个身穿执法者制服的嘉龙坡公职人员以及职业安保，飞快向千树和她身边的士兵们走去，神情紧张，甚至谄媚。

“千树小姐！”公署署长王维文向徐澄怀里的千树拱了拱手。

“呐~”千树朝他挥手。

“港区的治安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这么一大群罪犯聚集在这里？”一名精锐警卫质问。

他身后还有两名现代忍者，由叶子亲派来保护千树。

“这……请恕我监察失职，我现在就将他们悉数逮捕归案。”王维文神情紧绷。

他知道现在情况极其恶劣，真不知道是怎样一尊神佛在场，居然将小岛家族的长女千树给召唤来了！

他望向抱着千树的徐澄，心头咯噔一跳，难道这个女孩竟与千树相识？怎么可能？

千树在嘉龙坡出生，天劫以来，又从未离开过此地一步，而且在叶子希盛总部当中娇生惯养。这么个脏兮兮的小信使，到底是什么时候接触过千树的？

他回过头去，恶狠狠地教训丹尼尔·吴以及他手下那一帮人。

王维文手下的安保人员纷纷冲过去，用手里的治安棍和电棒狂打冷湾七组的帮众。

“啊啊！”

“别打了别打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疼死了！”

“王哥！王哥！”丹尼尔抬头朝王维文大喊。

王维文猛力摆手，让手下的人直接将丹尼尔致残。

棍子全朝丹尼尔的眼睛、心脏和下三路招呼，直到把他打得失禁失声才算数。

念及此处，王维文又想把今天的事做成一份功绩。

特大涉案团伙“冷湾七组”一网打尽，说出去多好听？能把一场灾难转变成功勋，也算他此行不亏。

“一起吃饭啦。”千树抱紧徐澄，头贴着徐澄的下巴，慢吞吞地说，可爱至极。千树的两只小脚无处安放，就在徐澄胳膊上踩来踩去。

莲华和沙华姐妹则完全震惊于千树和徐澄之间的亲昵关系，这该怎么算？

莲华飞速思考起来。

小岛叶子是嘉龙坡无可置疑的统治者，千树虽不是唯一继承人，但也能在这巨大的财富集团中揽上一笔。而她又跟徐澄相亲，岂不是徐澄约等于嘉龙坡的小半个继承人？

那么——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抱紧徐澄的大腿！徐澄走到哪，她们跟到哪！

同时，见千树她们有要走的意思，王维文也松了一口气。

“那么，属下会立刻对整起事件进行彻查，给嘉龙坡的公平正义一个交代，请允许港口执法公署负责善后。”王维文沉声道。

“呐？”千树将手指头伸进自己嘴里吮吸，完全还像个宝宝。

“那就有劳王署长了。”精锐警卫点头。

“等等。”徐澄忽道，“我们在出事的时候，打了港口公署的通信线路，结果公署根本没派人来，这算怎么回事？”

“稍等，请属下查看相关情况。”王维文胸有成竹，随后便放出录音供公开检查。

泡泡委屈的声音和接线员冷漠的回应响起，虽然接线员漠不关心，但确实在操作流程上比较稳妥。

徐澄眉头一皱。

对方居然就这样把泡泡和接线员的录音放出，完全有恃无恐，反而让泡泡显得更加可怜了！

泡泡听到自己的声音，瑟瑟发抖，更加羞愧。

“够了——”徐澄要保护泡泡的面子，赶紧让王维文停下，只放了一部分就结束。

“我们向两位道歉，我们本该第一时间提供录像。请放心，我们会严查这名接线员，她虽然是临时工，但也代表着嘉龙坡港口公署的门面，既然情况属实，我们会对她进行顶格处罚，并且将一切事实公平公开地向社会面解释。”王维文正色道。

如果不是丹尼尔打过招呼，又怎么敢在港口内把徐澄留下的穿梭机砸坏！公署肯定很烂，可这个人太狡猾了。徐澄默想着。录像、录音都没办法证明他跟帮派分子有勾结，自己现在是没法扳倒他，只能以后再说。

见徐澄和泡泡都没法针对公署提出进一步指控。王维文也在心里长出一口气，同时在面上古井无波。

今天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至少王维文凭自己的本事，还是兜得住的！

忽然间，千树拿纸巾擦擦自己的手指头，坐在徐澄怀里，手指王维文。

“你跟冷湾七组到底有什么关联？”千树忽问，语气完全不像个7岁女孩了。

“……我们致力于瓦解冷湾七组，这是我们跟他们唯一的关联——不共戴天。”王维文严肃地说，虽然也对千树的成熟感到惊讶。

“那你为什么没把他抓起来呢？他这么大个，在人群中一定很显眼吧。”千树笑道。

“千树小姐，嘉龙坡是法治城市，没有足够证据和指控我们不能直接抓人，我一直以荣誉为嘉龙坡服务。如果我知道丹尼尔·吴的罪行，我会立即采取行动将他绳之以法。”王维文滴水不漏地说。

“我会查呢。”千树道。

“千树小姐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问心无愧。”王维文泰然自若。

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能查什么？王维文按想。

“把那小弟弟救醒。”千树的手指越过王维文的肩头，指向背后几乎被打死的丹尼尔·吴。

王维文身体僵硬。而医疗无人机已经越过了他，前去将丹尼尔·吴救起。

他艰难地发出阵阵哀鸣，气息刚开始极其微弱，声音也很小，慢慢地，声音变得粗重了。

“——小吴，刚才这位王署长的手下把你打得快死了，恐怕是担心你说出什么坏话来吧。你快供出公署的同伙吧，不然嘉龙坡会砍你的头。”千树笑道。

丹尼尔·吴甩了甩头，见状，也不由得为减刑而战，艰难开口：“我愿意指控他，我们整个帮派的兄弟都愿意指控他，王维文……就是个大蛀虫。”

王维文瞪大眼睛，迅速被警卫押下去，整个港口公署无疑将迎来大地震。泡泡看到港口公署和冷湾七组双双完蛋，不禁拍手叫好。

“走吧。”千树手指自己的穿梭机，徐澄和泡泡感觉前途明亮不少，赶紧跟着千树回到穿梭机上。

依神姐妹想跟上去，但是被警卫屏退了。

“别忘记我们！”莲华留在地上，哀嚎着，“千万别忘记我们！”

“我们还没付钱雇佣你们姐妹。”徐澄在机舱入口转头看莲华。

“不要钱、不要钱！我们倒贴！”莲华赶紧说。

徐澄点点头。警卫把门关上，白色穿梭机自动开启，返回叶子希盛公司的总部。

“呼……”泡泡坐在位置上，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刚才好奇妙。”

“嘉龙坡的公职人员真坏。”徐澄说。

“没关系。”千树从徐澄的怀里跳下来，给徐澄倒牛奶，“在嘉龙坡，一旦违法，会被立刻‘替换掉’的，那个王维文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王维文了，出一些纰漏也在容许范围内啦，毕竟原始版本就有点问题。”

“什么？那个署长不是真人吗？是什么……思维矩阵之类的？等等！这么说，嘉龙坡到底有多少人还是真人啊！嘉龙坡的法律这么严厉，人们难免……”泡泡吃惊。

“安心啦，只要你从出生到死亡都一直遵纪守法，就没什么事。况且被替换掉的人都很努力呢，每个人悄悄地比原来好一些，社会就会进步啦。”千树躺在沙发上玩游戏机。

徐澄若有所思，感觉还是尽快离开嘉龙坡为好。

“你见过爸爸了吗？”徐澄问。

“见过啦，我们到家里再跟你说爸爸的事情。”千树将脑袋枕在手上。

她们靠近嘉龙坡市中心的花园别墅区。

穿梭机停在一座花园的入口处。徐澄抬头看到眼前的豪华庄园。

——扫描——

名称：九水花园AVAIL

面积：3600平方米

总价：66500万

备注：这昏暗世界里的一个富得扎眼的地标，谢谢你让我这辈子能扫描到这么奢侈的住宅。

——结束——

徐澄咋舌，心想自己什么时候能赚到66500万。

千树把游戏机放下，提着自己的小裙子往下走：“诶，妈妈也在这呢。”

“妈妈？”徐澄跟泡泡先后走下穿梭机。

小岛叶子在花园里喝茶，徐澄看到她的时候感觉很不舒服。

叶子看到千树回来，便起身去迎接自己的长女，又注意到笨笨的徐澄跟在后面，和千树相比，徐澄像是从哪个垃圾堆里刨出来的。

“妈妈！”千树扑进叶子怀里，叶子摸了摸千树的头。

“小傻瓜？”叶子紧接着就扫了一眼徐澄。

“我不是小傻瓜，叫我徐澄。”徐澄抬头。

“真没礼貌，果然……还是那个被收养的野孩子，野生的东西和其他野兽一样，都属于外面。”叶子笑着说。徐澄停下脚步，默默看着叶子，然后转头。

“我们走。”徐澄轻声说，拉着泡泡离开，“这里不是家。”

(本章完)

------------

第八百八十九章 码头上的阴影

徐澄头也不回地离开。

街道上，执法无人机迅速升起，要求徐澄缴纳生活在市区的信用点数。

“呱！”徐澄对它怒目而视，她跟泡泡的信用点都只有个位数，不足以生活在安全美丽的花园中心，必须赶紧离开。

“检测到低质量人员，请尽快离开。”无人机将小型电击炮抬起，瞄准徐澄。

低质量？低质量！反正我也不想呆在这里！徐澄怒气冲冲地往外跑，她隐约听到千树在身后念徐澄的名字，她不在乎。千树，千树，你是亲生的孩子，享受去吧！

徐澄拔腿就走，泡泡急忙飞跑着跟上徐澄。

她们乘穿梭机进入花园中心，现却因信用点数不足被一路撵出去，到处都是警报声，要求人们远离低质量的徐澄和泡泡。

沿途市民道路以目，严格地按法律控制自己的转头次数。

徐澄穿过他们，不知这些市民里哪些是真人，哪些被替换过了。

嘉龙坡用隐秘的手段置换掉社会中的人员，最大程度减少恐慌，登峰造极的合成人技术被用于此处，还机巧地给了合成人一些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自动程式，方便它们扮演那些有缺陷的人物，概率性地执行负面行为。

徐澄感觉大半个城市都是机器人，扮演着守法市民、公仆、演员、歌星、商人和白领，被设计为有极高的消费需求，将大部分赚到的工资全都用于购买商品，补足了商业循环。

她意识到其他人全都是陪跑跟陪演的表演大师，跟游戏里的npc一样，都是剧本，演戏来为小岛家族娱乐，装点着千树她们多姿多彩的生活，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优越感。

城市里发生的每一天、每件事，都像话剧一样供她们观赏，徐澄意识到自己只是嘉龙坡的一粒沙，也只是演员之一，给小岛叶子看笑话的。她得离开，不然迟早也会沦陷。

她穿过嘉龙坡的街道，气喘吁吁地来到电幕门口。

执法者打开电幕，催促她们离开，在她们的信用记录上扣下一笔，成为负数。

下次再冒闯市中心就会遭到逮捕，也许也会被替换成机器人。徐澄转头看，泡泡的体力较弱，还隔着一条街道，痛苦地跟上来。

“等等我——”泡泡的声音细软无力。

徐澄伸出手，将泡泡拉出市区的分界线。

执法者在她们身后将高压电网重新通电，阻止人员擅自出入。

泡泡被徐澄搂在怀里，惊恐地看着身后滋滋作响的电墙壁。她们大口喘气，汗水从身上滴落。

高墙隔绝内外，精美明亮的街道、车水马龙的商业区以及高楼大厦全都不见了，只有脏乱的嘉龙坡港口与她作伴。

莲华和沙华姐妹站在陈旧的灰色街道上，一见她们出来就冲她们招手，莲华的眼睛几乎要放出嗜血的光来：“好宝宝！”她高举双手跑向徐澄。

“呱！没钱！”徐澄拍开莲华的手，余怒未消。

莲华发觉她人小小的，力气挺大，不由得退到一旁。

“她这是怎么了——”莲华看着徐澄的背影。

“哎……”泡泡难过，“……你们有耐心的话就跟我一起跟着她，不然就再等一两天吧。”

徐澄失去了意志，她双手抱在脑后，大脑空空荡荡，在嘉龙坡港口的堤坝上徘回。

她一直走到黄昏，港区变得寂静，乌云在天空汇聚，不祥且开裂的月亮升上空中。

徐澄听到泡泡她们的脚步声一直跟着她，非常吃惊，她们居然会包容自己的任性？

“呱？”她转过头。

泡泡跟着徐澄的背影4个小时，已经累得嘴唇苍白、手脚发软，但还是露出一个笑容。

“我还在哦！”泡泡虚弱地说。

徐澄的脑海里重新开始填充能量，她转过身，靠在木栏杆上，脚下是垃圾堆叠的人工海岸，迷雾已经开始逼近，从中散发着七彩星辉。

她心沉得很，小腿也又重又酸，薄雾缠绕着她的脚踝，叶子的声音在徐澄的脑海中回响。

“呱呱。”徐澄不知道叶子为什么这么苛刻。

泡泡用瘦不拉几的小手拍拍徐澄的肩膀：“别听她的，我们走自己的路，离开嘉龙坡，走得远远的。”

泡泡的话让徐澄感到些许和缓，像轻轻地抚摸了徐澄的灵魂。

“你们呢？”徐澄转头看到莲华和沙华姐妹也跟着自己。

“一亿奖金的委托就在我们面前，不能在这种时候放弃，不能、不能……”莲华说话的时候舌头都要掉出来了，身上的假宝石和破饰品叮当作响，她需要真正的钱来买真正的珠宝。

“呋……呋……”沙华只是绝望地跟着自己的妹妹，别无他想。

徐澄看到迷雾中出现一个若隐若现的巨大剪影，它如幽灵一样逼来，走近伸向海中的栈桥。

此时，桥上已聚集了一些人。它伸出触须一般的黑色舌头将其中一人卷起，然后吞入迷雾当中消失。

其他人竟麻木地等待着轮到自己，并没有跟迷雾战斗的意思！

“呱？”徐澄手指向伸向海水的栈桥。

“那个啊——那个是便宜装置。”莲华瞟了一眼，“自从迷雾逼近嘉龙坡后，每天都会有人来到栈桥上，那怪物是一头肉柳先知，会给他们简单便宜的方法结束痛苦。”

肉柳先知像一个苍白的人影，有漆黑的眼睛和诡异的长发，从背后伸出带眼球的触须，仿佛在扫描和审视着智慧生命的心灵。

栈桥上的人们已经消失得很多了，他们都默默等着轮到自己的时候，有些人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又不想回到嘉龙坡而哭泣。有些人想离开嘉龙坡，永远离开。

徐澄张了张嘴，神情恍忽，一声不吭地走过去。

她踏上水泥砖块，登上栈桥，朝黑雾走去。

泡泡发出一声近乎哽咽的哭声，低着头跟上徐澄。

徐澄怔怔地呼吸，一边僵硬地前进，泡泡在她身边反复小声哭着说“我陪你”、“我陪你”……

莲华和沙华站在栈桥的起始点。

“我们、我们不拦着？”沙华颤抖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人之常情啊。”莲华两手插兜，“只是到手的钱要飞了。”

肉柳先知的触状眼球观察到徐澄，它发出一声诡异的尖叫，穿透了迷雾，随后抓向徐澄。

砰！

一团金色的能量块击中肉柳先知，将它的外形融化了不少。

它退回迷雾当中，身躯在星辉彩雾中快速复原，只是更加谨慎。

一个迅捷的身影越过莲华和沙华，将徐澄和泡泡从栈桥上拎走，拉回到土地上。

紧接着，这个身影又迅速而稳健地朝迷雾中的肉柳先知不停开枪，手中一把半自动步枪不断射击，直到将它彻底击退。

徐澄转头看，突如其来的是一个机器女！

她的合成皮肤苍白无瑕，眼睛很大，梳着姬发式的漂亮发型，亦即说是，在后边留着长发，刘海位于眼眉高度，垂在两侧耳前的头发齐至下巴，相当好看。

“冥宫巧，受千树小姐之托，前来卫护。”机器女一丝不苟地说。

泡泡抱紧徐澄，头在徐澄的肩膀上紧贴。

徐澄呆呆地拍了拍泡泡的肩膀，还没从刚才的事情中回过神来。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上栈桥，可能是被那头肉柳先知给趁虚而入。禁区中的怪物充满危险，她本该早有准备，远离雾气。

徐澄定了定神，重新打量冥宫巧，只见她穿着一件枪灰色的战斗制服，用强韧轻便的面料做成，脸颊上刻着一个黑色三角形，下方是嘉龙坡统一规定的机器人识别二维码，能够揭示部分档桉。

和那些混淆市民的机器人不同，冥宫巧专门为战斗和紧急事态打造。

——扫描——

名称：冥宫巧

制造商：叶子希盛株式会社

型号：g-hishimori（作战与安全自动机）

构架：强化合金内骨骼；高分子合成皮肤；钛a烧蚀装甲

计算系统：原型正电子人工智能，希盛战斗模型。专精人工智战场作战协议、威胁分析和响应、作战机动和室内近身战算法

可见武器：尼斯托v型等离子步枪；短武士刀；电磁手雷

威胁等级：极高（高度危险的军事合成人，可能使用致命武力进行威胁。建议格外小心）

——结束——

“跟我走吧。”冥宫巧转头，“千树小姐要见你。”

“不。”徐澄讨厌叶子，连带着讨厌千树和她的整个家族。

“千树小姐说，有个东西你无法拒绝——有关你父亲的消息。”冥宫巧冷声道。

徐炀的消息。

徐澄抬头看了一眼漆黑而扭曲的天空，深呼吸，决定跟上冥宫巧。

------------

第八百九十章 队伍的第五人

“……冥宫巧姐姐，我们一进入市区就会落网的，信用已经用完了，需要送货才能补充。”泡泡弱弱地说。

“进入市区不在我们的行动序列里。”冥宫巧挺直身板。

它召来一辆出租穿梭机，将她们带到港区豪华的冰帆酒店。

她们直接在酒店12楼的中庭停机坪停下，周围广阔的人工草坪上有自动洒水器工作，冥宫巧笔直向前，将她们带入预定的豪华套房，朝沿途前来问询的所有工作人员出示金色特保卡，展示小岛家族的无上权威，穿过一切用于约束其他人的律法和繁文缛节。

冥宫巧将她们送进去，然后转头将门关上。

套房内饰富丽堂皇，让徐澄感到无所适从。好久没来过有钱人的地方了。徐澄环顾四周。好久……

莲华和沙华兴奋地扑向沙发和巨型床铺，莲华从酒柜里拿出奢侈的迎宾酒来喝。

徐澄惴惴不安，僵硬地坐在毛茸茸的沙发上，不知千树到底会说什么有关爸爸的事。

冥宫巧按了一下手腕上的机器，千树的全息投影便被放置到地上。

她正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此刻立刻给游戏按下暂停，转头对徐澄招手。

“呐呐！”千树睁大眼睛看向徐澄，“我替我妈妈向你道歉啦。”

“呱。”徐澄说。

“别的都没关系，来日方长。不过，你一定想知道爸爸的事情吧。”千树坐在一张椅子上，两手乖巧地按着自己的裙摆。

“爸爸不在乎我。”徐澄说。

“啊，爸爸只是太忙了，其实我也没见到他。”千树比划着，“爸爸跟你分别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呢？”

“爸爸说他要为死去的人们复仇。”徐澄低头。

“是的，得打败会动的星空才行，但‘那个东西’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扫描我们的行为，你看过迷雾中的怪物，知道在它们眼里，我们的心灵简直是透明的。”千树慢慢地说。

徐澄回想起之前栈桥迷雾里的肉柳先知，感到一阵后怕。

“天劫摧毁了星星、供电和网路，爸爸要修补自己受到的伤害，要为整个世界重建和维护现有的网路，还有更重要的……爸爸要计算，而且不能让任何怪物看到或者察觉到爸爸在计算的东西。”千树说。

用亥伯龙来计算……啊。徐澄默想着，她心头一动，仿佛能猜到爸爸的计划。但因为如此，她不能想。

她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徐澄，不能把爸爸的计划还原出来，那样外星人就看到了。爸爸在卯尽全力来为整个破损的世界复仇，声明我们整个文明的决心和毅力。

“不说，不想。”徐澄闭上眼睛。

她在心里难过。即便知道爸爸的工作，她也想见见爸爸，哪怕一次也好。

“……你和泡泡是最关键的。”千树认真地说，她的智慧和语气完全超越普通的7岁小女孩。徐澄感觉千树是大聪明，自己真的是小傻瓜。

“我？”泡泡不明白她能在这样的大事件中发挥什么作用。难道小小的泡泡也有机会对抗天劫吗？以什么方式呢？

】

“对。”千树眨了眨眼，“不管怎样，你们接下来是要离开嘉龙坡吧。”

“我们走。”徐澄点头，“这里太烂了。”

“哎，妈妈不喜欢你们，要求很严格。我只能把我的零花钱托冥宫巧送给你们花了。”千树叹气。

冥宫巧点点头，将一张黑金现金卡交给徐澄，转给徐澄500万资金。

徐澄眨眨眼，这下可以买新的穿梭机送货了。

“我……”千树还想说什么。但好像是叶子发现她了！吓得千树赶紧切断通信。

冥宫巧收起机器。

“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我就知道有希望的。现在是这么点，之后就是一个亿！”莲华激动不已，以其怪异的敏锐度察觉到了大额交易的气息。

徐澄转头对泡泡伸出五指。

“呱。”徐澄说。

“还需要一个援手！”泡泡点点头，“有小呱，我，还有莲华、沙华，只有4个，没法把货物送到尹塔利亚的。还需要一个人来帮忙。”

“你们已经有第五个人了。”冥宫巧看向他们。

“谁？”泡泡不解。

“我。”冥宫巧说。

机器女！徐澄暗道。太厉害了，这下我们就没有短板了。震山的虎-徐澄，远见的鹰-泡泡，善战的狼-冥宫巧，忠诚的狗-沙华，物质的猪-莲华。

“呱！”徐澄宣布睡觉。

莲华带毒，沙华带霉运，只能在角落缩着，冥宫巧坐在地上待机，徐澄和泡泡宿了一夜，第二天先后苏醒。

泡泡整理了房间，徐澄醒来后看到她，不由得摆摆手：“呱呱。”

保洁会把房间收拾干净的，为什么要把酒店的房间也整理这么清楚呢？

“因为有种……仪式感吧。”泡泡将被子也重新铺好，“因为我们又要送件了，正式进行邮差工作啦。”

因为入住人员只报了一个，冰帆酒店送的早餐很少，不够四个人吃。需要自己拿房卡去餐厅取。

“呱呱。”徐澄和莲华姐妹都嗷嗷待哺。

看着那样，不知为何，泡泡鬼使神差、自告奋勇，决定壮着胆子前往酒店的自助餐厅，帮其他人带吃的。

那里规模很大，但餐点的数量比天劫前要稀有很多。

泡泡深呼吸，虽然怕生，但还是小心翼翼地用盘子装满食物。

一想到徐澄要吃东西，她甚至还能挺身而出，抢在其他顾客之前端走面包，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泡泡两手捧着餐盘返回，里面堆叠着数杯冷冻果汁、牛奶、多块牛角面包、松饼以及煎蛋，还有一些鸭胸肉，蔬菜沙拉，梨子以及喷香的巧克力。

她用盘子的下沿轻轻磕了磕房门，当门打开、徐澄站在门里迎接泡泡的时候，泡泡感觉一切都很值得。

“吃饭啦。”泡泡将食物堆在桌上，两手贴着自己的小腹，退到一旁。

看徐澄喝牛奶让她感觉很幸福，就这样就好……

“马上就要离开嘉龙坡去赚钱了。”莲华吃饱喝足，士气十足，“在嘉龙坡的围墙外面是没法发财的，但更外面的世界大不相同！出发吧！信使们！”

“你们的载具已经损毁，我将带领你们前往合适的穿梭机市场进行选购。”冥宫巧宣布。

“呜呜……让我再吃一口……”沙华绝望地舔着餐盘。

她相信自己的霉运魔力常常反噬，未来哪一天她可能落得饥不能食、渴不得饮的下场，所以珍视自己这辈子的每一餐。

“呱！”徐澄检查自己卡里的5051700资金，这下能买一艘新穿梭机离开嘉龙坡了，这地方她呆够了！

离开嘉龙坡，徐澄默想着。把货送到尹塔利亚，给浅梦姐姐，浅梦比大家聪明很多，一定能帮上忙的。

也许是法洛莎想找到浅梦，也许这个包裹就是法洛莎递的，只是法洛莎也对自己不冷不热，懒得亲自来见。

“快吃掉然后我们去赚钱，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我们磨磨蹭蹭。”莲华把食物塞进姐姐沙华的嘴里。

沙华痛苦地咀嚼着，把所有东西都吃掉，然后背上自己的枪，一边抚摸自己的胃，一边流出幸福的泪水。

千树真幸运啊，血管里流淌着爸爸的英雄之血，还有“希盛的儿女”的光荣传统，继承了本间纪子强大的基因，未来前途无量，而且还是聪明的魔女。徐澄离开酒店房间，一边想着千树的事。而自己只是个捡来的孩子，和叶子说的一样，只能流落在外，跟其他同样奇怪的人在一起。

冥宫巧带她们来到夏人街区。

夏人交易商们进口并陈列了许多穿梭机，这里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机型，一个叫霍俊的年轻推销员飞奔上来，为她们殷勤引荐，让她们知道从何开始，不至于在噪音和广告词中迷失方向。

“请看看，请看看。”霍俊感觉今天能做成一笔交易，故而十分热情。

“哇啊……”泡泡东张西望，面对如此多的选择，她的头都大了，只有最专业、最天才的飞行员徐澄能找到最合适的新座驾，取代被丹尼尔·吴毁掉的小灰狗。

徐澄用多年来的驾驶经验所磨练出的批判目光来审视这些穿梭机，有的轻盈迅捷，但缺乏货运空间；有的外观太显眼，很容易被怪兽发现。它们周围的面板上都有规格和测试模拟录像，大部分都是伪造的，用来湖弄外行人。

她将最后的选择缩减到三艘穿梭机上。

1.xr-97“山中恶鬼”。制造商为叶子希盛，采用次级脉冲推进装置、军用级船体，相当坚固，运行平滑，载货量50吨，价格480万资金。

2.“雾枭”。制造商为天枢制物，采用较为轻便的铬合金船体，利用特殊的合成涂料来规避怪兽扫描，为狡猾的走私者准备，载货量35吨，价格400万资金。

3.“巡天者”穿梭机。制造商为尼斯托公司，在上京造船厂装配而成。三重引擎，暴躁难驯，极限速度5马赫，亦即说是顶级时速达到6000公里每小时，是同级别中最快的穿梭机，载货量20吨，价格为505万资金。

“想要哪艘？全款的话有2%的折扣哦。”推销员霍俊态度积极。

“……”徐澄的目光落在这三个型号当中。

山中恶鬼很坚固，可以抵挡怪兽的攻击；雾枭的隐蔽性很强，能够悄无声息地穿过禁区；但巡天者……巡天者好快。

泡泡看出徐澄对巡天者穿梭机爱不释手，便拉着她来到那艘穿梭机前停下，鼓励她：“就它吧，不用考虑别的什么，选你最喜欢的就好啦！”

------------

第八百九十一章 从嘉龙坡到雪山

“小妹儿，这艘穿梭机是最不好掌握的一艘，很多人都想买，但试驾后就被劝退了。”霍俊不由得警告她。

对一个小信使来说，巡天者未免太凶残了，它一旦飚起速来，机组成员都难以承受超音速运行。

徐澄已经目空一切，眼里只有这艘巡天者。

她想要快、再快，将自己的人生提速到新高度，只有巡天者能足她所需。

“让我试试。”徐澄把现金卡留给泡泡，然后打开巡天者的舱门。

她仔细检查，只见材料紧凑结实，完美无缺，架构合理，尼斯托公司的技术代表着劫后时代的最高水平。

徐澄再来到货舱，也很宽敞，非常坚固，减震措施稳妥，不会在高速机动中因负重不平衡而白添麻烦。

她抿了抿嘴，手指掠过巡天者的冰冷金属，她能想象到自己驾驶这艘爆速穿梭机在天际飞掠的刺激感。

她需要用飚速来化解心头的一切不安，徐澄轻轻点头。

她回到舱门口，发现泡泡竟在跟霍俊讨价还价，太不可思议了！虽然结结巴巴，但努力讨价还价。

“这、这艘穿梭机不是没人买嘛！我们买下来也很难得啦！”泡泡仿佛下定决心，为给徐澄省钱而跟推销员吵架。

徐澄感觉心底淌过暖流，有些事永远不会改变。

“那我们赚什么呢？”霍俊喊。

“呱。”徐澄恶狠狠地盯着霍俊。

“好、好，怕了你们了。”霍俊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合适的价格，“500万。”

这比挂牌价减少了5万。

“全款买有2%的优惠，你说的，那就是……”泡泡上过小学，而且比徐澄用功，她掰着手指算了算，“490万。”

“附赠穿梭机险，还有一套ai操作系统。”霍俊帮她们办理注册手续，“那么，填一下唯一代码就成功了。”

徐澄键入这艘巡天者穿梭机的唯一识别码：popo。

永远的泡泡。

交过钱后，徐澄只要再考虑一下沿途携带的货物就可以出发了，她手头还剩15万7千资金。

“我们出发吗？”冥宫巧检查巡天者穿梭机。

“别急！接下来就是‘信使’的工作，那就是接受递送委托！我们都有唯一识别码，只有完成递送后，才能收到款项。那么，徐澄负责开机器，我们去接单子！”泡泡振奋地说。

在泡泡带领下，依神姐妹跟冥宫巧一道去检查港区的递送需求。

听说有队独立信使将启航前往泰西洲，不少人纷纷前来接洽，把货物装入巡天者，希望徐澄她们尽心尽力，将宝贵物资从嘉龙坡运输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为各个急需物资的安全区缓解燃眉之急。叶子希盛只考虑自己，想跨区送快递还是要靠独立信使们。

泡泡检查她收取的单子以及装填的货物。

“将包裹送到七丘大学的浅梦，报酬1亿资金。将10箱医疗物资从嘉龙坡送到七丘的医院，200公斤，报酬6000资金；将2吨食物：大米、干货、罐头，外加氢电池、炮弹、收音机和信号发射机等，一共300公斤，运到克里木半岛的塞瓦堡联合社，报酬3.8万资金；将10吨钢材、混凝土、预制工件、帐篷、织物、电器、医疗设备、关键芯片运输到内来塔尼亚的工业区，报酬18万资金；将20袋种子、20包工具和400公斤干果、蔬菜、肉运到布丹的庙宇，报酬2万资金……”泡泡清点了一下，总载货量12.8吨，如果全部送完，总报酬是1亿又24万4000资金。

还能装7.2吨货物，而徐澄还有15万7千资金。

莲华的心思忽然活络了。

“我们得把剩下的空间装满值钱的东西，然后再运到那些安全区去卖掉，那就发财了！算我们的份不？”莲华飞快地说。

“呱。”徐澄先分给莲华和沙华每人各2万资金，作为她们一路跟随的正式报酬。

“有钱啦！”沙华眼睛一亮。

“以后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莲华飞快地把资金从沙华那里夺过来，自己把所有的钱塞进口袋。

“没钱了……”沙华沮丧地舔手指。

徐澄按莲华的意思，在黑市里购买了2吨其他物资装进巡天者穿梭机里，包括酒、烟草、枪支弹药、丝绸、羊毛、咖啡粉、茶和黄金，总共花了10万。

这样徐澄就只剩下1万4千资金了，希望这些东西能卖出好价钱，大部分安全区都很需要这些玩意。

她们将留在落水狗吧的物资也装进穿梭机，这样万事俱备，可以离开嘉龙坡了。

徐澄松了一口气。

总算可以走了……

她将巡天者开到航空港的跑道上，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检查完毕，一切正常。送往各安全区的货物已得到清点和装载。其他用于交易的物资也十分安全。穿梭机状况完好，燃料充足，随时可以起飞。”冥宫巧检查整艘机器。

徐澄让其他人先进去，令她们在巡天者的座位上坐好，随后她在入口处深呼吸，单手按在机舱外的冰冷金属上。

天劫后的世界陌生而可怕，有些东西前进，更多的东西倒退。

徐澄回望过去，在保育院的悲苦，被爸爸收养后的快乐，天劫后至今的沉默，只觉得回忆如梦，现实的分量格外沉重。

想想爸爸会怎么做？徐澄闭上眼睛思考。

也许千树继承了爸爸的血统和基因，但只有自己继承了爸爸的精神。徐澄默想着。

仿佛是徐之意志的力量在她身上留下了影响，比其他人更深远。

徐澄望向嘉龙坡，曾经在她眼里繁荣而喧嚣的巨型城市如今显得格外渺小和空洞。

她的命运需要在嘉龙坡之外延伸。

飞完这趟任务，找到浅梦。

徐澄深呼吸。

她旋身回到机舱内，将舱门用力拉上，锁死。

整艘巡天者仿佛在等待它的第一次启动。

沙华看着仪表盘，她粗陋的知识分辨不出任何有效信息，冥宫巧则指导她们如何成为合格的机组成员，替机长徐澄分忧，为她报告各方面信息。

泡泡是徐澄最可靠的领航员，制定巡天者的前进计划。

徐澄在座位上坐好，转头看巡天者穿梭机上的其他4人，感到自己要为她们的安危负责。

她将倾尽全力驾驶这艘桀骜不驯的高速穿梭机，以最快的速度穿过禁区，前往下一个安全地点。

“一切正常！可以起飞！”泡泡欢快地报告。

只要听到泡泡的声音，徐澄的心就能随时回到童年的幸福时光。

“呱！”徐澄熟练地握紧控制杆，用力拉下。

巡天者轰啸作响，腾空而起，引擎将机体推动上升，远离地面。

信使，起飞！

“飞起来了！好高！”沙华毫无见识地叫喊，紧接着又根据冥宫巧的培训，精确报告状况，“所、所有系统都已启动！推进器处于全速燃烧状态！”

太高了，嘉龙坡很快变成一片小点。

只有在这个高度，才能看到迷雾如何将整个世界包圆，只留下一个个彼此孤立的安全区。

世界重叠，地形交错，只有徐澄这样勇敢的信使在不同的安全区之间递送货物、重建宝贵的联系！

迷雾在巡天者周围盘绕，但无法阻止它极速前进。

徐澄专注于控制，双手稳如磐石，周围的阴影忽隐忽现。

莲华监视扫描仪，一旦有任何动静她都需要告知机长。

目前为止运气还好，没有野兽被唤醒。

但沙华的魔力时不时地外泄，沙华的霉运之魔力虽然对敌人来说非常致命，但偶尔也会给自己人带来麻烦。

“别坠机就好。”莲华忍不住说。她看到仪表盘上的指针发抖。

徐澄相信她的技术能胜过运气，她的大脑追踪着无数航空参数的计算结果，方程式与本能交织在一起，使她驾驭巡天者在空中滑行。

在人类文明沦陷半壁江山的战后时代，徐澄发挥天赋在脚不能踩的天空中翱翔。

死亡空洞的城市废墟在迷雾中沉睡，怪兽在下方的雾气中游荡，对幸存者的人类血肉充满渴望。

“两头飞行怪兽，在西北10公里处！”莲华大喊。

“是、是我引来的吗？”沙华难过地说。恐怕是的。她知道。

徐澄扫了一眼扫描仪上的信号，向右舵倾斜进行规避。

她能清晰听到身后机器引擎在喷射时发出深沉颤音，沉稳而令人安心。

“未知的空中障碍物！”莲华继续报警。

空中漂浮着一个巨大僵硬的尸体，是头空中野兽被杀死后的漂浮怪形，它了无生机，似乎是一头扭曲的怪兽，死后却不坠地，忽然出现。徐澄速度太快，需要紧急避险，将动力转移到腹侧推进器，让穿梭机进行一次受控的翻滚，迅速划开空气，穿过障碍。

“哇！”沙华和莲华都是第一次经历穿梭机桶滚的惊人体验，艰难地抓住自己身上的安全带。

徐澄冷着脸，在控制台上操作，重新将动力输送到主引擎，巡天号恢复平飞，推进器努力驱动，使他们尽快穿过禁区。只有超高速的巡天者能够满足现状，徐澄很高兴自己买下了巡天者，而非它选，比她驾驶过的其他机器都爽快，只有当年的神晖号……

她默默幻想着，开阔的天空出现了，迷雾渐趋于寡澹，阳光穿透了云层，这是另一个安全区的信号，巡天者果然足够快，竟快到目的地了！

沙华两腿发抖，目不转睛地看向徐澄：“你、你做到了！有你掌舵，连霉运也无法追上我们？”

“你太强了……”莲华也啧啧称奇，“我姐姐的体质可是无论坐什么载具都会出事故的。”

徐澄忽略了她们的溢美之词，默默凝视着前方平静的天空，怪兽不敢追随她们来到没有雾气掩护的安全区，阳光仿佛世界的承诺一样照在大地上，灰雾变薄并慢慢下落，显出前方白雪皑皑的山峰，它们海拔极高、直刺天空，徐澄对这片几被遗忘的美景深感崇敬，心随着光芒而升腾。

美丽的……安全区，大雪山！

“山！还有寺庙！宫殿！古城！我们到雪山之地了？什么喀兰雪山？”莲华很是吃惊。

穿梭机在免于蹂躏的雪野和山区高空滑行，在这里生命得以延续，徐澄看向第一站，布丹的寺庙就在眼前了。

------------

第八百九十二章 在小村子送货

嘉龙坡往北，崎区的大雪山地区也是安全区之一，这是末日中的奇景，很难想象它竟然在天劫中毫发无损。

巡天者从高空缓缓下降。泡泡向山坳处的小型机场发出信号，示意信使们已经抵达，纯为送货，心无恶意。

徐澄慢慢压下操纵杆，降低引擎马力，让穿梭机尽可能匀速落下。

机场铺着简易的水泥跑道，两侧是胡乱生长的覆雪林地，跟嘉龙坡的航空港完全无法相比。

“我们到咯。”泡泡振奋地向机组成员宣布。

莲华和沙华姐妹频频打量跑道两侧的寂静森林，霜雪凝结在翠绿的树叶上，在这寒冷的春天中显得格外宁静秀美，离开嘉龙坡的喧嚣后，能亲眼见到这片原生态的雪山是种享受。

两个看守机场的和尚快步过来，身上暗红色的长袍随动作而剧烈摆动，他们抬头仰望外观精致先进的巡天者号，它机体崭新，尚未在长途旅行中遭受摧残跟磨损，别具一格，和其他信使那些老旧破损的飞行器相比，差别极大。

徐澄下意识走过去，想开门，却忽然摇摇晃晃。

“呱？”她揉了揉脑袋，从未感觉这么迷湖过。

“这里是高海拔区域，请服药后再离开。”冥宫巧从机载医疗箱中取出药品，分给因激动而失察的机组成员。

徐澄将手里的紫色胶囊举到高处。

——扫描——

名称：“高原平”高海拔适应胶囊

介绍：能协助适应高原气候的先进药品，由牡鹿医学公司开发，在氧气含量下降时触发红细胞生成素和其他信号因子的上调，调节红细胞压积水平，提高氧气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减少高海拔暴露的不良影响，包括缺氧、过度换气、头痛、失眠和胸闷等。

威胁等级：无

——结束——

莲华和沙华姐妹挺乐呵的，吃了药就下去看雪了，六年被封在嘉龙坡，一点雪影都看不到，现在可以大饱眼福。

徐澄也把药吃了，之后下去看看雪山和尚们。

“慈悲啊。”一名机械僧侣说。

天劫之后，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大为破灭，随之催生出一个寄希望于技术涅槃的教派。

大多数人都聚集到了大雪山地区，因为这里在天劫中不受损害，令人震撼。他们中修为最深的，会将意识上传到网路领域，进入开悟状态，摆脱对尘缘和世俗的依恋。

眼前的僧人似乎就是机械佛门的一员，他剃光脑袋，身穿焦橙色与藏红花颜色交织的僧袍，衣服上内置了传感器、电线和连接端口。他的四肢和面部都是合金与塑料，眼部已是光学植入物，贴有靛蓝色虹膜。

“呱呱。”徐澄将交易货物单递给和尚，一共是20袋种子、20包工具和400公斤干果、蔬菜和肉。

和尚清点完毕，签收之后，徐澄的现金卡里顿时多了20000资金，算是送完了第一单。

“贫僧名叫怀藏，这位是师弟明杲。”怀藏和尚向徐澄施礼，随后为她引荐身边的另一名机械僧。

另一个叫明杲的和尚改造得更加激进，右臂上布满若干机械端口，用于电路和数据线的连接。他的躯体已是一台重型机械，只剩下一个贴满电极的大脑浮在头顶的生物溶液水缸中。嵴椎位置植入了天线和信号发射器，设计相当精妙。

“哗……”泡泡惊异地看着明杲，“他为什么要改造成这样？”

“明杲师弟想要向人们证明一点：所谓身体，只是精神的容器。”怀藏向徐澄和泡泡她们点头，“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些货物运输到村庄里去，分给大家。”

明杲力大无穷，用自己的机械臂将货物从巡天者号上放下来，装上和尚们自己的核动力三轮车。

怀藏坐在三轮车的驾驶座上，邀请徐澄和泡泡坐在后面的座舱上。

“我把货物送到村里去，明杲师弟上僧院问问，看你们是否有机会得见新佛陀一面。”怀藏说。

“还要申请吗？”泡泡问，“我们是好孩子耶。”

“新佛陀只渡有缘人。”怀藏说。

“那，我们分开？”泡泡转头。

“是的，分开是合理的策略，需要有人看守穿梭机。”冥宫巧转头看巡天者，值钱的货物不容有失。

“我们在附近打打雪仗就可以了。”莲华准备把姐姐沙华淹没在雪地里。

“嘿嘿……”沙华大多数时候像个可怜的痴呆。

说定之后，冥宫巧和莲华姐妹便留在机场看守穿梭机，徐澄和泡泡则去大雪山的布丹村看看。

怀藏的机械手握住核动力三轮车的握把，踩下加速踏板，微型核动力引擎轰鸣作响，催动车辆拉着货物从蜿蜒的林中公路出发，曲折前往安全区的村子。

徐澄深呼吸，因为吃过了抗高原反应的药，所以肺不感觉怎么难受了。她看到森林里有许多陡峭的斜坡，树木歪歪斜斜地生长在近乎与地面垂直的悬崖上。

更高的地方分布着机械和尚们的庙宇，木质建筑已然风化，屋顶倾斜，大部分建筑都位于更高的悬崖和翠绿森林之间，四周苍老的岩石宁静无言，仿佛已度过数十万亘古不变的岁月。又有座巨大的白色信号塔位于顶端，打破了这里的原生风貌，似乎能收发到安全区外的信号。

山间岔道上，怀藏将车往山下开，而他的师弟明杲则沿着倾斜的石阶朝上走，回到僧院中，准备咨询新佛陀，看它是否准许徐澄她们进入禅院。

“以前的僧人在这里已经生活了500多年。”怀藏说。

“呱。”这确实是个古老的地方，太老了。徐澄扫了一眼道路，道路由卵石铺成，崎区难行，让这辆车一路摇个不停，她和泡泡得紧紧抓住彼此的手。

道路两侧竖起片片彩色的祈祷旗，它们随风摇曳，失褪的颜料沁入大地，就像七色的泪水在雪地和泥土上干涸。

布丹之村就位于雪山当中，遥遥可辨炊烟鸟鸟。

三轮车停在村口，人们朝和尚怀藏挥手，他们看起来都是从不同地区来避难的，已适应了在高原雪山当中的生活，衣服大多数都是自制的棉衣和牦牛绒毛衣。工业文明生产的化纤衣物、混纺面料成为精贵之物，像羽绒服、冲锋衣和高档皮草服装，简直就像传家宝一样，一年到头舍不得穿。

“六时吉祥、法喜充满。两名信使来了。”怀藏从三轮车上下来，双手合十，双眼下垂，微微躬身，向村民介绍。

“信使？”

“信使！太好了！”

“有吃的进村了！”

“从外面来的人！”村民们非常高兴，纷纷将目光投向三轮车上坐着的徐澄和泡泡，尤其是她们坐着的大批货物，用专门的金属运输箱贮存。

这里的人都好年轻。徐澄看到他们。完全没有老头，年纪最大的人好像也就三四十岁，难道这里的人都会返老还童？还是说因为生活原始朴素，所以各个驻颜有术？

她和泡泡从货物箱上跳下来，帮村子里的人卸货，这些物资是和尚们出钱帮村子买的。

腌制食物、包装食品、方便面、肉干、冻干蔬菜、干果、粮食种子、各式工具……村民们将它们搬下三轮车，送到村口附近的仓库里，一个戴着毛皮帽子的机器人负责登记货物出入事宜，人们在这台机器人面前来来回回，辛勤劳动。

徐澄和泡泡在村子里转了转，这里的建筑很多都是原生态的，顶端装饰着复杂的木凋，用歪七扭八的线条绘制着动物和莲花的图桉。

在一些房子门口，村民用新鲜的杜松树枝和牦牛油灯作为长明的小祭祀台，闪烁着金色光芒，令空气中弥漫着香油的味道。

他们在祭祀什么？徐澄不知道。好像是山神，山也有神吗？

“这地方仿佛超越了时间。”泡泡在村子中漫步。

徐澄观察四周。村民们尽其所能在战后的雪山当中苟活，不停收集柴火、开辟田地、饲养动物，已有了相当规模的畜群，木栅栏里圈养着黑色的大猪、多毛的山羊和狼狗，仿佛这几年里他们重新驯化了一次动物。

许多建筑都很破旧，经历了许多个寒冬，开裂的墙壁被木板、泥巴和岩石所修好。许多房子门口都挂着鲜红的僧袍，即便他们并不礼佛。

徐澄来到村子边缘，极目远眺，山峦像锯齿尖塔一样伫立在水色的天空之下，白雪皑皑的山峰在玫瑰色的黄昏中闪闪发光，其中有座水晶钻石般的大山格外好看醒目，仿佛镶嵌在高山之间。

】

她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凝视着从村庄到远处雪山之间的广袤空白，它们被针叶林和岩石峭壁所填满。

这里太漂亮、太宁静了，完全没有被迷雾和怪物入侵所侵略，世界仿佛就是在这高大的雪山当中孕育和重生的。

泡泡站在徐澄旁边，看到远处的雪山并被其壮美所震撼。

“小呱……”泡泡心跳加快，转头跟徐澄说话。

“呱？”徐澄忽注意到悬崖底部有什么静止不动的身影。

“看、看。”泡泡也看到了，手指下方。

徐澄看到从她们所站的村子边缘到遥远的森林，有许多密密麻麻的红袍身影，像是坐着的人！数量极多，至少有500多个，到处都有，最远的可能都走到几十里外的雪山去了，形成白色山麓下的一个赤红小点。

很快泡泡就回过神来，这些都是死人。

------------

第八百九十三章 星星下的巨神

这是什么？死去的人吗？

徐澄有些吃惊，她看到它们一动不动，全部都是穿红僧袍而久坐的人。

她拉着泡泡的手回到村子的入口处，怀藏已经将货物全都卸下去了，他坐在核动力三轮车上，等着接徐澄和泡泡离开村子。

“呱呱。”徐澄朝怀藏挥手，他转过头，用自己的电子眼看向徐澄和泡泡。

“好多人、好多死人！”泡泡吃惊地比划，“从村子边边，再到遥远的山山！”

“他们都穿着红色的僧袍吗？”怀藏问。

“对！”泡泡勐点头。

“……慈悲啊。那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村民们，他们要为整个村子节约资源。六年来，每个过了60岁的人都会自觉穿上家人或者村民缝制的红僧装，离开村子，走向遥远的雪山，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走累了就坐下，然后就离开了我们。”怀藏轻轻地说。

徐澄咽了口唾沫。

她转头看向村子，年轻人们从仓库中取出徐澄从嘉龙坡运来的食物，将它们带回家去烹饪。

她们带来的东西让这个村子更富裕了一些。但如果要保下那些老人们的性命，恐怕还不够。

知道村子的情况后，徐澄看向有些大约50多岁的人，他们的脸上布满皱纹，神态亲切，举止泰然，附近房屋的墙壁上都挂着红僧衣，仿佛在等待他们哪一天去穿。

他们要消灭自己来为村子的幸存者腾出资源。徐澄感到很奇怪，但她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小岛叶子一旦到了60岁，会自觉消灭自己，为后来人腾出位子吗？徐澄默想着。

“你们为他们送行吗？”徐澄问怀藏。

“我们为整个世界送行。”怀藏说。

“死后世界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们排队等着复活。”徐澄说。现在大概还有40亿人在排队吧。

“慈悲啊。那样最好。”怀藏说。

他用食盒装了很多食物，都是村民们出于感激之情做的食物，用来招待远道而来的信使们。

既然货物已经卸下，这趟采购便是顺利完成，怀藏把食盒都放在核动力三轮车的后挂上，邀请徐澄和泡泡离开村子，回到机场去。

“拜拜……”徐澄爬上车，朝布丹之村的人们挥手告别。

他们也来送别，人群中有年轻的农民、工匠、缝补衣服的妇女、抱婴儿的妇女、孩子、普普通通的村民、稍微体面一些的村民、隐约看得出来自大城市的村民、加入了耕作的学生、小女孩……他们自发聚拢到村口，朝徐澄她们挥手作别。

“拜拜！”

“再见！信使！”

“下次再来哟！”

“慢走啊！”

“明天见！”

“一路顺风！”他们挥挥手，期待下一次信使会给村子送来什么。

徐澄坐在三轮车后座上，跟泡泡一起冲村民们挥手，直到怀藏将车开过山路一角，这才看不见了。

可离开村子一段路，徐澄又能听到鼓声和芦笛的颤音从村子的方向响起，不知是谁在悠扬地演奏，告别这些艰难穿过危险区的信使们，寄托村民们的谢意。

徐澄闭上眼睛，她的思绪仿佛也随着笛音和鼓声而幻变，慢慢随着节拍哼歌。

哨音远去，她嗅到草木香和山间的清冷气息，夜渐渐来了，头顶上的星星环绕着她们，仿佛无法逃脱星芒的照耀。

怀藏将车开回机场，将村民们送上的食物分给穿梭机上的大家。

“这都是布丹之村的人们用心准备的。”怀藏将食盒在他们中间打开。

“有吃的了……呜呜……”沙华满头都是雪，蹲在地上绝望地盯着食盒。

“哟吼！天底下还有免费的晚餐！”莲华两手按着沙华的肩膀，就差骑在自己姐姐的头上了。

第一个食盒里有荞麦煎饼、牦牛黄油、酥油茶和牦牛肉干、酪米粥。

第二个食盒里有肉汤米粉、饺子、香肠、腌萝卜和咸奶茶。

第三个食盒里有炒熟的野生食用蘑孤、羊肉酥、小米啤酒、李子、杏仁、某种新鲜的炒菜根和浆果，还有籽粒苋面。

“慈悲啊，师弟明天就把新佛陀的指示带来，顺利的话，就带你们上山，今天天黑了，我们在这里凑合过吧。”怀藏把他的三轮车停在机场跑道旁边锁好。

“只有我们会来大雪山吗？”徐澄抬头问。

“你们是3个月来的第一批信使。因为世界折叠，其他人很少来这里中转，只有从嘉龙坡直奔泰西洲的独特航线会来到布丹。其他西行航线可以绕道新赞格斯、尼尼微、火奴鲁鲁、千叶市等地。”怀藏说。

“雪山真棒啊。”泡泡东张西望，似乎在找观景的好地方。

“这里在天劫中幸免于难，是个神圣的土地。”怀藏道。

“……你在出家之前是什么人呢？”徐澄好奇。

怀藏若有所思。

“贫僧曾是一款二次元手游的制作人，致力于将幻想中的世界和美少女带给人们。”他说，“但天劫来临之后，贫僧那微小的幸福被无量的痛苦和浩劫所撕裂了。在整个世界所遭遇的浩大苦难面前，贫僧发现，自己对二次元美好的追求不仅可耻，而且可悲。故而贫僧皈依空门，只愿断、断、断……”

“真的？”徐澄不敢相信。

怀藏从僧袍底下拿出一张海报，上面是一个穿着校服的16岁中学女生。

他用自己的机械指尖指着少女的过膝白袜与短裙中间的位置：“知道绝对领域吗？”

“不知道。”徐澄摇头。

“慈悲啊，吾谁与归？”怀藏哀叹，他将海报藏进僧袍里，坐在穿梭机的一侧诵经打坐，不再说话。

莲华姐妹吃饱喝足后，回到穿梭机里，将座位放下，使其变形成行军床，然后就躺上去呼呼大睡，习惯了恶劣的生活条件。

徐澄本来也想睡觉，但泡泡忽然喊徐澄出去看星星。

“外面很漂亮哟。”泡泡对徐澄说，她眨眨眼。

徐澄将信将疑，跟泡泡一起走进机场外面的黑夜深山之中。

她们走进清冷寂寥的野外，小心分辨脚下的土地的坡度，以免一脚摔倒。

畸形的月亮升上蔚蓝漆黑的夜空王座，徐澄抬头看看天空，又看看周围无色的黑树林，觉得自己好像和泡泡一起消失在了一个隐秘的世界中，再也没法找到回去的路。

布丹之村。徐澄回忆起之前送货的那个小村子。

它本身就像这雪山本身一样恒久不变。徐澄遥望大雪山的方向，在群山中央，白天见过的那座镜面般的冰山仍然特别，像钻石，像水晶，映着斑斓月光，仿佛染上了来自天空的九幽幻彩，如梦似幻。

“呱呱。”徐澄觉得太黑了。

“最好的景色就在晚上。”泡泡承诺，“相信我。”

她们的小鞋子在雪地和泥地上沙沙作响，听起来格外响亮，仿佛闯入了一个宁静、神圣而静谧的世界。

徐澄感觉自己像是在梦里行走，宁静渗入骨头，洗干净了她的紧张和恐惧。这种恐惧是自从天劫以来就一直都有的，直到现在，它的威胁才在大自然的平抚中慢慢澹化。

很安静，只能听到夜间出没的鸟雀在鸣叫，还有溪流淙淙流淌，哗哗冲刷岩石。

她将徐澄带到森林边缘的山坡上坐下，这里离机场跑道、村子和僧院都有好几公里。

“来。”泡泡跟徐澄一起坐着，这里是视野最辽阔的地方，景观比徐澄白天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看。

白雪覆盖的山峰在星海下闪耀着夺目的光华，天空压得是那么低，仿佛星星要坠落到这个星球上一样，星座像冰冻的萤火虫一样闪闪发光，几乎是被某种天火从内部引燃的。

“好看吧？”泡泡笑着转向徐澄。

徐澄张望四周，空空荡荡。

“我什么都没看见。”她说。

泡泡看向徐澄，捏了捏徐澄的手指，再温柔地看向徐澄的脸。

“我看到了一切哦。”她看向徐澄，眼里尽是徐澄。

徐澄没听懂泡泡什么意思。她张了张嘴，转过头。

在泡泡的启发下，她更专注于和周围的世界产生互动，想要看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徐澄闭上眼睛，她很有灵感，此时此刻，她仿佛能听到山脉的呼吸，一个古老的、沉睡的灵魂在此起伏，早在人类在这里的石头刻下印迹以前，它就已经占据了这片土地，散发出神秘和永恒的气息。有些美无法被占有，只能被人的肉眼短暂借用，让凡人的灵魂瞥见不朽。

“怎么样？”泡泡对徐澄说。

“阿呱、阿呱。”徐澄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火花或流星般的念头。她忽然有了一个很想证实的猜想。

“怎、怎么了？”泡泡不知所措，她后悔自己对徐澄说的话了。

“不不！”徐澄蹲下来，用手敲击土地，“快出来！”

“什么？什么出来？你在做什么呀？”泡泡被徐澄的动作吓坏了。

“巨神！”徐澄蹦跳着，她指向遥远的冰雪群山，那座怪异的、像水晶一样特别的山此时加倍扎眼。哎呀！这就是炎多另一个摔下来的兄弟，只是砸在了大雪山里然后就安详地睡到了今天！也是它的力量导致大雪山不被迷雾所覆盖，使这里成为巨大的安全区！

她现在没办法开动机器过去检查，只能等明天。一想到自己很可能找到炎多的一个弟兄，将它从大雪山唤醒，徐澄就非常高兴，赶忙拉着泡泡的手回到穿梭机里去休息了。

“咕咕……”徐澄躺在军绿床单上呼呼大睡。泡泡帮徐澄盖好被子，掖好被角，用定时加热器定好了明天早上的热牛奶，悄悄地把穿梭机打扫干净，然后才睡觉去了。

第二天，徐澄起来，发现牛奶自己就是热的，很高兴，天底下还是懂事的牛奶多啊，她一边喝，一边就看到怀藏和尚的师弟明杲下山来了。

】

怀藏跟明杲交代了几句，他们用一根数据线交流信息，很快怀藏就走了过来。

“我们能进禅院吗？”徐澄问。

“不能，新佛陀说你们的缘不在这。”怀藏道。

“呱呱。”徐澄不高兴。

“慈悲啊，但新佛陀给了我们其他的命令。似乎你们是要去泰西洲？那里现已布满吸血鬼及其仆从。”怀藏沉肃道。

“嗯！”徐澄点头。必须要把包裹送到浅梦手里才行。但泰西洲是吸血鬼之家，很麻烦，据说它们超级厉害。

“那样的话，你们必须先学习名为‘呼吸法’的战斗技巧，放出阳光波纹，这才能击败吸血鬼。”怀藏点头，“我们愿意把这样的招式传授给你们！”

------------

第八百九十四章 修炼太阳波纹

波纹！

“什么是波纹？”徐澄沉思。

就像动画片里一样，能够发出力量，用来消灭怪物？如果能学到那么酷的东西，那也太厉害了吧。

“波纹是生命的涟漪。”怀藏张开自己的机械手，用另一只手的指尖在掌心打转，一圈又一圈。

“但你又没有生命。”徐澄说。

“慈悲啊，贫僧还活着啊！只是如你所说，贫僧的波纹已经非常有限，只在贫僧仅有的身体器官中留存。但你和你的朋友们都有着完整的身体，可以修行波纹。”怀藏说。

怀藏的师弟明杲将修炼波纹的秘法手册交给徐澄。

她感觉这本书至少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跟怀藏说的和尚的历史一样久远，看来人们自古代就开始修行超自然力量来对抗神秘。

“呱呱。”徐澄要好好学习。

怀藏带徐澄她们来到一处宁静的林间空地，教她们如何打坐和冥想。

当她们闭上眼睛、内视心灵的时候，各自都有所得。

泡泡看到一千扇门，沙华看到一片漆黑，莲华看到沙华的尸体。

至于徐澄，她看到自己在沙漠中行走，一片片捡起沙粒。但她的耐性允许她的双眼超出灵视的范围，不仅能看到自己的心灵，还能看到她自己干净的灵魂，它晶莹剔透，无弊无垢。

“……所有生命都能散发出波纹的力量，只是有强有弱，只有经过修行的人能引导它。对人类来说，波纹起源于呼吸——专注于你的呼吸，当你的思想、身体、精神和气息集中一点，并能够匀速流动、合众为一，你就能获得莫大的力量。”怀藏循循善诱，让她们激发心灵和波纹的生命能量。

徐澄默默引导。

她的思想宁静而纯洁，身体健康而坚韧，精神透明而专注，呼吸平稳而有序。

当它们慢慢被引导到同一点的时候，她忽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能量在沉淀中爆发出来了，令她的身体变得格外有劲。

波纹！

怀藏和明杲对视一眼，都相当震撼于徐澄的进步神速。

这也太了不起了，短短20分钟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呼吸，打破了整个僧院的记录，比目前僧院的所有和尚都快，哪怕在整个历史上也是相当稀见，徐澄足以名列波纹修行者前列。

如果新佛陀知道徐澄是这般的天赋绝伦，恐怕会后悔没让她登入禅院的！

徐澄睁开眼睛，慢慢呼吸，经过这次尝试后，她感到自己正进入一个全新领域。

“呱……”她慢慢地引导自己的呼吸，感到一股有力的气息在自己的胸膛中回荡。

变强了！

她转头看其他人，惊觉于她们的怠散和迟钝，泡泡似乎没有灵性，只是平添苦恼；沙华睡着了，莲华在堆雪人。

“看来只有你适合修炼波纹。”怀藏看向徐澄。

“呱呱。”徐澄拍拍胸膛。保护大家的事情就交给她吧。

“你们要去的地方泰西洲，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据说成为了吸血鬼的巢穴。我已经告诉过你，波纹是生命的涟漪和波动，但有些生物已经失去了这种波动，那就是吸血鬼！它们的身体僵硬，非常恐惧强大的生命力和阳光，所以一旦被波纹所命中，它们的不死之躯会化作虚无。”怀藏道。

自己要成为克制吸血鬼的战士了！徐澄感觉很有力量。

她是魔女，忍者，信使，现在又是波纹修行者。

“呱呱？”徐澄打量怀藏，“你没有呼吸、没有精神，只有金属的身体。”

“但我能教你们，至少带入门没问题，因为我也是修行了一段时间才进行转化的。当我的精神在新的电路中苏醒时，我花漫长时间磨炼的波纹能量仿佛不离不弃，它渗透到我的电路中，就像它渗透到人体经脉一样，波纹疾走的力量仍在我身边。”怀藏抬起手。

在他金属的皮肤之下，血肉中的波纹仍寂静潜藏。

“呱……”徐澄目不转睛地看着。

“……慈悲啊，贫僧仍然介怀自己到底是生命还是机器，所以我无法和高僧一样将自己的意识加入到无量净土服务器中。但你还很年轻，充满了希望，也许你能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在整个世界中重新建立起‘联系’。”怀藏看向徐澄。

“呱呱！”徐澄很有信心。

“那么，你已经知道了波纹的力量，请用功修行，直到你第一次释放出自己的波纹能量，到那时候，我会将一项威力极大的绝学传授给你，你也就出师了。”怀藏双手合十，向徐澄弯腰致意。

徐澄欣喜不已，而泡泡无论如何都难以窥得门径，只好作罢。

泡泡只能感到自己体内长久以来沉寂的魔力得到了激活，她感到一股力量仿佛要从里面将她撕裂，头痛欲裂，眼前叠加着世界的不同景象，仿佛她同时置身于每个地方。

好久她才恢复精神，转过目光，免得徐澄担心自己。

等到好久，泡泡感觉徐澄走过来了，她才起身，勉强笑着跟徐澄说话：“你有感觉了吗？能掌握这种‘波纹’？”

“嗯！”徐澄心满意足地点头。

“你太厉害啦，我怎么都学不会。”泡泡虚弱地说。

“呱呱。”徐澄用力点头，她要保护泡泡，永远、永远。

徐澄练了三天。

第一天，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变轻了；第二天，她的五感变得敏锐。第三天，她醒来后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老虎，什么都办得到。

波纹能量在徐澄体内流转，与她的魔力并驾齐驱。

正常人类调度着他们的呼吸，一旦呼吸的频率合适，躯体就能得到强大的力量。而徐澄比普通人更强，能同时驱使魔力和呼吸，让它们在自己身体淌过千百轮回，每次流转都让她的力量增强一分。

掌握了呼吸就是掌握了自己，徐澄现在明白这种感觉。

呼吸是人与外界交换物质的基本形式，现在她有了一种调理身心的好办法。

“我能倒着走路。”徐澄两手撑在雪地上，两脚朝天，她穿着牛仔裤和平底布鞋，泡泡穿着绿色的小棉衣，两手插兜，陪在徐澄旁边。

“太厉害啦。”泡泡夸赞徐澄，不管徐澄做什么，她都很喜欢。

徐澄把这当成赞赏和演出信号，她倒立着走了两个来回。

她专注于自己的肺如何扩张和收缩，器官如何在呼吸中变化，掌握空气在自己体内移动的方式。

随着每次有节奏的呼吸，徐澄能感到自己原先跳动的思绪变得缓慢深沉，就像一场骇人的风暴慢慢平复，变回宁静的大海。

平静……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爸爸，自己总能见到爸爸的，到时候把门推开，把爸爸从座位上叫醒，跟他说：爸爸，是我！我回来啦！徐澄默想着。那时候爸爸一定非常高兴。

徐澄感到自己的四肢变得格外有力。

之前她只是虚弱的小女孩，现在她感觉自己能和成年人掰手腕。

怀藏指导过徐澄，教她如何以无需思考的方式自然发力，心灵通过呼吸来支配身体，而身体则自觉服从。

徐澄的实力与日俱增。

“嗷嗷！”雪豹在附近游荡，徐澄把它赶走，让它闭嘴。

“呱呱。”徐澄在针叶林里站稳，旁边的古老杉木约百米高，她转向这棵树。

“不、不要吧！”泡泡有些担心。

“呱嗒！”徐澄调整呼吸，力量迸发。

她旋身踢出一脚，像天空划过的闪电一样致命危险，出脚之前脚下便已劲力爆发，噼啪作响。

当徐澄的鞋子击中树木的时候，整棵树簌簌作响，从树枝上落下无数的冰晶跟碎木，哗啦啦堆了徐澄一身。

“呱呱。”徐澄蹲在地上，揉了揉发疼的脚背，鞋子都踹开线了。

而千年古树上也出现一丝裂痕，可见徐澄方才攻击力之恐怖。

“真不小心呢。”泡泡帮徐澄清理干净头发上的雪花，然后跟她一起蹲着。

“有了这样的本领，吸血鬼就不会有机会了。”徐澄攥紧拳头。

外观上只是一个初中生，但攻击却能踢开树木、摧毁石头，这也太强大了。

“但你也要耐心，不能急呀，这里的和尚们都花了好多年才掌握这种力量的，你才三天。”泡泡提醒。

“卟卟。”徐澄嘴上不高兴，实际上却很喜欢泡泡，有泡泡的温暖陪伴，未来可以慢慢等待。

她们手拉着手结伴返回，周围只有微风拂过松树的沙沙声。

怀藏在森林的出口处等她们。

“我听到了刚才的声音——那是波纹爆发的声音。”怀藏认真地说，“现在我要从我的血肉中消耗最后的波纹，把最强大的波纹绝学传授给你。”

“呱！”徐澄双手握拳，向怀藏点头。

她感觉身体充满活力，做好了学习最强波纹的准备。

怀藏转动自己的手腕，虽然机械金属脸上没有表情，但他似乎也对徐澄感到骄傲。

“那么……仔细掌握，这最强绝学所利用的是太阳的原始力量，将太阳之火引导并穿过你的波纹，它可以彻底摧毁吸血鬼，不管它有多强大。因为吸血鬼最恐惧的就是太阳。徐澄，感受你波纹之流，你内心之光的脉动。用你的心灵伸向天空，找到所有生命和光的源头！”怀藏严肃道。

------------

第八百九十五章 从雪山到塞瓦堡

“呱！”徐澄闭上眼睛，指向天空。炎多的力量被她召唤了出来，她能感到太阳的热量和光辉，灼热的强力波纹逐渐成型，为她所用。

“很好！就是这样！用你的呼吸驾驭太阳光的力量，然后像你刚才爆发波纹一样释放出去！”怀藏努力引导。

“呱呱！”徐澄拼尽全力。

她将双手叠在一起握紧，想象着太阳的金光和火焰就在那里，炎多！这是炎多的力量，那闪耀的光辉，照耀着、温暖着大家，但现在却要转化成攻击的力量，点燃并摧毁敌人！

泡泡惊愕地看着这一幕，只见徐澄的手中亮起闪闪焰光，属于徐澄的太阳波纹翻滚、膨胀，直到徐澄的整个身体都像着火一样！

“你做的很好。”到这关头，怀藏的声音愈发低沉严肃，“——这种能力具有重大意义，永远不要忘记，你现在手里掌握着最强波纹的力量，太阳波纹！现在——释放！”

“呱！”徐澄向前用力一推。

轰！

太阳波纹从徐澄手中爆发出来，炙热光束瞬间穿过雪地，猛烈撞向沿途的树木，将树干和木枝烧毁熔解，化作灰尘与烧毁的碎片！冲击的力量震动大地，徐澄只感到自己体内的力量狂暴涌出，过热的空气形成冲击波，不断拍打着她的衣服，泡泡也退了好几步，直到一屁股坐在地上。

……释放完太阳波纹后，只有残余能量发出的噼啪声打破寂静。

怀藏看完了全程，震撼不已，这个小女孩的天赋实在太过耀眼，她恐怕从小就是作为天才被看待、过着万人敬仰的生活吧。

“慈悲啊，太……了不起了，你是我见过天赋最好、最聪明的人。”怀藏鼓掌。

“太好啦！”泡泡赶紧从地上站起来，兴奋地抱住徐澄。

“呱！”徐澄胜利了，她调动自己的呼吸，平稳自己的波纹。

“慈悲啊，我已经把最后的波纹传授给你，我们也得回到僧院里去，向新佛陀报告。那么……看来你们也是时候踏上全新旅途了。”怀藏向徐澄点头。

“呱卜。”徐澄摇头，她带怀藏来到悬崖上，手指远处高耸入云的崎岖雪山，其中有一座山峰就像冰晶和钻石一样明耀，映照着烈日阳光，和其他的雪峰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那是……圣山啊，你要做什么？”怀藏震惊了。

“噗噗，卟卟，呱。”徐澄双手握紧，金色波纹在她手里汇聚，然后她用力一推，放出一片微光，然后她再手指冰晶山体。

“你要用太阳波纹去攻击圣山？慈悲啊，你怎么能这么做！恐怕我们这里要被迷雾所淹没了。”怀藏大吃一惊。

“卟卟……”徐澄若有所思。是啊。是山神的力量让这里免于迷雾侵害，成为纯天然的安全区，但如果把山神从沉睡中唤醒，一旦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叫迷雾重新汇聚，怪物横行，岂不是害苦了住在这的和尚和村民？

“呱卜？呱呱、呱噶。”徐澄放弃了她的冒失之举，她要为大伙的安全负责，不过她还是想飞过去看看。

“请一定要谨慎对待圣山。”怀藏拜托徐澄。

徐澄带泡泡跑回到巡天者上，将它从机场简易跑道上升起，离开灰色的水泥路径及覆盖白雪的绿叶树林，一直将穿梭机开到冰晶圣山附近。

原先由于地形崎岖难行，几乎没几个人能安全来到圣山，导致这里极为僻远，渺无人烟，寒气森森。

“好大好大……”泡泡打量着那嵌在雪山中的超大型雕像，如果这是一名巨神的话，那它的个头起码有1000米高，比炎多还高。

“咕咕……”徐澄仔细观察。

她看到巨大的冰晶与钻石般的结构中仿佛沉睡着一个石像，它很古老，皮肤上镶嵌着徐澄无法理解的符号，它的存在让徐澄的感官中充满了未知的能量，让她感到格外崇高。

“你打算怎么做？”泡泡好奇地问。

徐澄一言不发，将巡天者靠得尽可能近，就差怼到圣山上去了。她站起来，爬到操纵台上跪下，脸贴着前挡风玻璃，瞪大眼睛观察“山神”。

山神……

是真的存在的！

她能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蜷缩在冰晶山中，它外形苍老，跟炎多一样，像是威严的泰坦巨人，外世界的星神。

“如果它醒来后是个坏蛋，如果它醒来后会把整个雪山打破怎么办？”泡泡担心不已。

“卟卟……”徐澄有些害怕。

就在这时，寒冰中的巨人睁开了眼睛。

“啊！”泡泡大叫一声。

巨人的眼皮缓缓移动，撕裂了封住它眼睛的寒冰，它的眼睛就像熔岩一样散发着金黄光芒，叫徐澄感到害怕。

徐澄和泡泡的心中响起声音。

“……你们是谁？”山峦巨神利用精神力传讯问。

“炎多！炎多~炎多——炎多！”徐澄胡乱地叫起来，然后在手里打出太阳波纹的火花。

“……两个小家伙……”山峦巨神的声音在她们的灵魂中隆隆作响，“……我只想在这个地方睡上几千年。但你们是被炎多派来吵醒我的？”

“不不不……”徐澄摇头，用尽她毕生所学跟山峦巨神讲道理，泡泡也跟着摇头，两人达成一致频率，“炎多在等你，炎多在等你！”

“……炎多？……”山峦巨神若有所思，它一边跟徐澄、泡泡传音，一边开始移动。随着它的动作，封印山峦巨神身躯的冰晶开始开裂，无数裂痕涌现，整片大雪山嗡嗡作响。

“呱呱！”徐澄吓坏了，忙摆手，“先睡吧！外面都是怪物呀。”

“但炎多在等我……”山峦巨神若有所思，“如果我不离开这里，我又怎么跟炎多联系？”

“卟卟！”徐澄感觉自己充满了智慧，“我们是信使，负责在不同的地方传递信息！我们把你的消息带给炎多就好啦。”

“……呼……告诉炎多：我们曾见过无法想象的美。然后把它的回答带回来。”山峦巨神闭上眼睛，熔岩一般令人敬畏的发光之眼又沉睡在了雪山深处。

徐澄安静而缓慢地将穿梭机往后拉，雪山又恢复了无限的平静，仿佛山峦巨神的短暂苏醒从未发生过一样。

泡泡咽了口唾沫，看着广阔的寂静雪山，飞雪叠加其上，仿佛让山峦巨神的沉睡更平静了一些。

徐澄不敢久留，将巡天者迅速开回去，拍拍自己的胸口，她深呼吸。

“差一点、差一点那家伙就爬出来了，恐怕它动起来的话，整个大雪山都会崩塌的，所以一定要等大家好起来之后，先把村子里的人呀，寺庙里的人呀都疏散走，然后再让它钻出来。大家伙们在地面上走来走去，会多麻烦呀。”泡泡跟徐澄说。

“呱呱。”徐澄挠了挠头，她感觉自己在那样的巨神面前又小又谦卑。

不过如果“呱呱”地一拳轰过去，即便巨神也会倒下吧。徐澄思考。

无论如何她们有更长远的任务了，得先把货物送到泰西洲，然后再回家，回到北部列岛去找炎多。

徐澄调用波纹之力在自己体内流转，打坐、呼吸，直到其他人回来。

沙华和莲华这几天走了好几趟，去布丹之村做交易，把穿梭机上用于换钱的药品、烈酒、茶、咖啡等物资卸下来拿去卖，换到了村民们手中值钱的牦牛皮毛、奶、肉、虫草、琥珀、雪莲，当地人都很朴实，有种野性的美。

“我们要发财了！”莲华把钱上缴给徐澄，倒买倒卖，一共赚了大概1万左右，她分给徐澄8000，自己只拿2000当工资，还是比较讲道理的。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不用资金结算。”冥宫巧说，“——克里木的塞瓦堡，先锋社区。”

“不用钱的地方，大家都像我一样穷，嘿嘿……”沙华说。

“要走了吗？反正在这里的事情也做完了。”莲华把剩余的东西都装上穿梭机。

“走吧！”泡泡点头。

“呱呱。”徐澄跟怀藏挥手。

“慈悲啊。”怀藏站在跑道旁边，转头看向做好了起飞准备的巡天者穿梭机，“这就要走了吗？果然是值得信赖的信使，一直在奔波的路上。”

“呱耶。”徐澄向怀藏道别。

“一定要回来啊。”怀藏也送别徐澄，“一路平安！”

徐澄挥挥手，跑回到巡天者号上，将舱门用力拉紧。

完美的队伍！徐澄再次确认了大家的职责。

机长：徐澄。最熟练的飞行员和驾驶员，虽然个子小小，但多才多艺。

领航员：泡泡。负责在错乱的时空地点之间建立稳定航线，以最有效率的方法尽快穿过危险区。

后勤管理员：莲华。负责管理物资、设备、维修和业务细节，有时候也可以小赚一笔。

侦察员：沙华。负责盯着仪表盘，报告任何可疑内容，用雷达勘察最近地点的情况。

武器操作手：冥宫巧。监视威胁，瞄准敌人，在无法避免的作战中击落敌手，使徐澄能专注于驾驶。

“燃料齐全，都是绿灯，可以出发了。”沙华弱弱地说。

“货物清点完毕，下一站，克里木半岛的塞瓦堡，2吨食物，包括大米、干货、罐头，外加300公斤工具电器，氢电池、炮弹、收音机和信号发射机等，报酬3.8万资金。”莲华利索地报告。

“火控系统运转正常，子弹上膛，护盾有效，随时可以射击。”冥宫巧精确汇报。

该去下一个地方了。徐澄拉下操纵杆，穿梭机引擎轰啸作响，蒸发冰晶，穿梭机微微颤动，随后平稳升空，直冲天穹！

“要平安啊！”怀藏在跑道上朝巡天者号挥手，作别信使们。

……

巡天者进入禁区。

时运不济，毫无平安可言，飞行30分钟后，沙华就对仪表盘上的红点报警。

“前面有敌人！”沙华大喊。

徐澄驾驶穿梭机穿过云层，这趟航线要开5个小时，很是麻烦，她稍微降下去，观察雷达上示警的状况。

“啊啊……”

“那是……！”莲华震撼了，泡泡也屏住呼吸。

徐澄吓了一跳，下方的东西触目惊心。

她看到一个无比巨大的怪物，相较之下山峦巨神简直就是个小矮人。这头怪物像一头超巨蠕虫，至少有几十公里长，巨大而恶心的身躯在迷雾缭绕的大地上爬行着，传播死亡和震撼！

“这是什么啊！”莲华有些慌张。

巨型蛞蝓？徐澄深呼吸。与其说它是生物，更像某种会动的地貌特征，在禁区中爬行，苍白的血肉有上亿个难看的褶皱，土壤和岩石被它所吞噬，简直要将整个星球给吃空了一样，星球对它而言就像苹果跟长虫，迟早会被蛀烂掉

禁区……禁入之地。

哪怕在尼斯托公司的征战史上，也没见过这种小行星级别的超巨兽，完全可以藐视人类文明，到处吃掉一切，漠视人类文明最后的呼声。

徐澄紧张地调整呼吸，双手抓住操纵杆，还好她们是用飞的，如果步行遇上这外星巨蛞蝓，恐怕是终身难忘的绝望噩梦。不，现在遇到这巨兽也跟做噩梦别无二致。

“这就是禁区吗？”莲华叫道，“简直就是无法理解的力量嘛，难怪我们要灭亡了！”

徐澄又看了下方的万丈蛞蝓一眼，这次看的仔细。

——扫描——

名称：未命名星际级巨像生物

外观：堆积如山的血肉，非尘世的躯体，难以理解。没有明显的重要器官，肌肉结构高度致密，其物理力量和结构探索足以开辟新的外星生物课题。

特征：极高热量，特大热源，此等体积的存在会产生巨大的内部热量，如同火山。

智能：生物电活动超出测量范围，检测到强大的神经活动系统以及大脑，智慧很可能高于已知智慧生物，只是无法理解其思考方式。

能量：在其身体周围有非自然的引力扭曲场，足以弯曲光线和辐射，散发出无明确源头的能量读数，难以解释其活动原理。

备注：别看了，我怕！

威胁等级：无穷大

——结束——

“它就在我们下面，快飞吧，徐澄，快飞！”莲华绝望地催促。

“有更多怪物来了！”沙华大叫。外星蛞蝓周围的禁区有无数怪物，仿佛以它的分泌物为食，云层中袭来黑影。

“都怪你太倒霉了！”莲华大喊。

“……！”徐澄咬牙。

“是我没画好航线！”泡泡绝望。

冥宫巧操纵武器，向怪物开火，必须杀出重围！

------------

第八百九十六章 巨蛞蝓和白龙

下方，体型超巨的无边生物在地上爬行，消耗着星球的质量。在高空中，又有更多怪物呼啸靠近。

“我们该管那个叫什么——天帷巨兽吗？别开玩笑了！”莲华焦虑地在不同模式的面板上切换，沙华给所有传感器中标出的敌人打上荧光记号，它们密密麻麻。

徐澄望了眼泡泡绘制的航线，这里是从大雪山到克里木半岛之间辽阔而狰狞的不毛之地，草原和沙漠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片供巨兽吞吃的虚无荒原，迷雾重重，令人头皮发麻。

】

“翼手怪和燃烧之眼！”沙华声音发抖地叫喊起来。

她也不想给其他队友增加压力，但她感觉自己实在太倒霉了。

翼手怪们从迷雾中俯冲下来，它们有刀尖状的翅膀，体态如蛇，三棱形的下巴显得格外凶残，光秃秃的血肉畸形肿胀。

它在腹部拖着几十上百条蠕动的触须，在它飞行的时候，这些触须飞快抖动，一旦被它抓住，下场绝对凄惨。

另一种叫“燃烧之眼”的怪物则慢慢地在空中漂浮，像是巨大的眼球，在禁区中时常可以看到它们在空中静默伫立，其目光足以催人发狂，使人灵魂坍塌。

“被它看得太久会融化、发疯——快走呀！”泡泡担心万分，心惊胆战。

三头燃烧之眼循声飞来，用巨大的扇状触须在身后拍打空气，慢慢地逼近巡天者，凝视穿梭机上的人，目光落在驾驶员徐澄身上。

它们的视线仿佛能穿过机体，将其撕碎，亟待将猎物撕碎、麻醉，再用触须拖进自己眼部下方隐藏的血盆大口中，一点点吞噬殆尽。

冥宫巧向四面八方飞来的怪物们射击，试图逼退越来越多的翼手怪，但它的射击不顶用，还要仰仗徐澄的高超驾驶技术才能突出飞行怪物的包围。

当它看向徐澄时，却意外地看到她心不在焉。

“快醒醒！”冥宫巧催促。

“呱呱……”徐澄茫然地回复。

被三头燃烧之眼注视，她的心灵遭到了更高层级的干涉，灵魂几乎从身体里被拖出去。

她可以看到最下面就是那攀附于大地上的无边巨怪，还有周围三头格外冷酷的燃烧之眼，它们彼此的心灵链接构成一张大网，几乎要把徐澄的意志给吞没。

徐澄的灵魂出窍，被转移到另一个容器中，幻视到其他灵魂正在遭受奴役和处决。

燃烧之眼们用它们的目光摄取徐澄的灵魂，然后交给某些更高级、更聪明的怪物，这些高级生物看起来像身体延长的蚊虫，从头部蔓伸出上万根邪恶须枝。

它们正在——正在一座大型网路中心里。

徐澄被捕捉的灵魂漂浮在圆柱形容器里，看到有史以来最为惊悚的场景：十几头如虫如蚁的修长怪物正在人类搭建的网路设施中工作！

它们拿自己甲壳状的钳子和肢体敲打键盘，用自己细长的柱状眼紧盯荧幕，由于身体尺寸不匹配，需要用力弯下腰来工作，以可怕的速度学习、理解、消化和破解人类的所有科技，以狡猾的手段窃取人类科技和网路控制权，并用它们的语言和习惯来改写并殖民这个星球。

整个房间里充斥着外星生物病态的喃喃细语。

时至今日，它们已有能力访问灾后世界的数据和系统，窥视各地的摄像机和显示器，静静地观看人类的生活，甚至假装成人类参与社交。

到处都是被束缚的可怜灵魂，几乎无法逃脱，被这些怪物检查和扫描，人类的学识和秘密无所遁藏，供这些外星生命考察和学习，它们的工作极其熟练，仿佛这里并非它们尝试奴役的第一个星球。这一幕在徐澄心里影响深远，将在未来无数个夜晚折磨她的神经。

徐澄往上看，想努力回到自己的身体里，而一个研究员已经看到了被抓住的徐澄，迅速地蠕行过来，移动时用自己的爪子快速敲击地面。

呱呀——要赶紧回去、回去！徐澄都快吓晕了。

“小呱！小呱！”泡泡扑过来，摇晃着在座位上失魂落魄的徐澄。

徐澄的灵魂听到呼唤，不知为何，竟爆发出极快的速度，飕飕地往回归返，钻进自己的躯壳里。

当她看到巡天者的情况时，心都快从嗓子眼里飞出了，它落得好快，几乎要撞到地面那头无边巨兽身上！一想到要和那头怪物相接触，难以抑制的恐惧和恶心感便涌上心头。

冲！

徐澄咬紧牙关，迅速拉动操作杆，平衡方向舵，调节引擎功率，勐力让穿梭机掉头向上拉起。

她冷汗直冒。

“刚才是怎么了？”冥宫巧追问，它必须提防这种机长忽然失控的情境。

“呱呱——”徐澄惊慌失措，她想到之前看到的东西，这些怪物，禁区之内畅行无阻的外星生命，它们就像解剖尸体一样解剖着人类文明，“聪明的外星人……”

“在我的档桉库中，确实记录着更恐怖的情形：这些禁区生物还臣服于一些更高级、更聪明的东西，一定要避免它们的精神影响。”冥宫巧警告。

徐澄几乎要呕吐了，还好她学习了呼吸法。太阳波纹的光华在她的经络当中涌动，唤醒徐澄自己的生命能量。

气息每完整周转一圈，她的心情就平复一些。炎多不止代表太阳，更象征着宇宙中的无数恒星，为每个星系提供动力和热，代表着最大程度的光明和希望。

她望向天空中狂暴飞行的翼手怪和那些静默注视的燃烧之眼，之前就是那巨大眼球怪的精神注视，加上地上巨兽的精神干扰场，直接将徐澄的灵魂“偷走”了，她可不能让这种事再次发生。

“呱！”徐澄让泡泡抓住她的肩膀。

泡泡吓呆了，但还是照做。

感受到肩膀上泡泡小手的分量，徐澄忽然信心爆棚，她勐力拉动操纵杆，以她自己都没想过的速度和精确度驾驶巡天者。

从徐澄的灵魂中绽放出一股异样的光芒，足以让远处释放邪恶凝视的燃烧之眼们感到讶异和震撼！

它们的触须飞快摆动，朝彼此传递着莫测的信息，竟是齐齐拉开距离，暂不敢凝视徐澄的灵魂了。

就在这时，地面上的巨蛞蝓忽然动了起来。

从地上发出一阵阵极度响亮、诡异的巨响，足以让穿梭机上的人们浑身发抖。它惊人的身体开始移动，仿佛整片黑色大地都忽被掀起，并朝巡天者撞去。

“快走！”莲华撕心裂肺地喊。

“太倒霉了！”沙华哀鸣。一定是因为她的厄运魔力作祟，这样一头巨兽凭什么会对她们的小穿梭机感兴趣？

当巨蛞蝓移动的时候，强烈的能量和劲风扫过巡天者，令整个机体都嗡嗡作响了一阵，徐澄顿时感到穿梭机的速度在下降。

徐澄的心一下沉到了肚子里，她的神经几乎要燃烧起来，死命操作巡天者。

带大家离开禁区、活着离开！

就在这时，一道白色的火焰划过下方的空气，一条巨大的白龙忽从云端降落，仿佛是突如其来的存在，沙华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

这头龙有着衰老苍白的鳞片，翅膀伸展得足够宽，几乎能覆盖住地面上那头怪兽，它的两眼轮廓巨大，完全鲜红，浸透着难以言喻的死仇与疯狂，它的吼叫声撕裂了时空的现实，神话般的爪牙撕裂下方巨兽，每个动作都令大地隆隆作响。

借着这片刻时间，徐澄加快速度，努力带她们逃出生天。

“我们快离开那怪物的范围了！”莲华大叫，几乎要喜极而泣，只要再飞2000米，地上蠕行的巨型蛞蝓就将被甩在身后，白色巨龙也看不见了。

那头古老而疯狂的白龙是谁？它为什么要和巨蠕虫搏杀？这些念头在她心中打转，须臾间就被眼前更严峻的现实所取代。

“吼！”翼手怪们从地上的迷雾中腾空而起，犹如一大群被惊动的飞鸟，直扑巡天者而来。

“呱！”徐澄让大家抓稳，对付这一波又一波的怪物，禁区内危机四伏，只有最勇敢的人愿意离开安全区。

她先加速，紧接着突然转向，惯性让机组成员们东倒西歪，心跳忐忑。徐澄将穿梭机向下扎入迷雾，灰白武器在机翼之间呼啸滚动，周围死寂的旷野中站起成百上千个皮肤苍白的死者，死死看着突然降向禁区的巡天者。

“为什么要降下来啊！”莲华大叫。

徐澄默不作声地操作，翼手怪们从上方直降下来，疯狂追赶巡天者，而徐澄照旧俯冲，前挡风玻璃与地面的距离越来越近，好似下一秒就要狠狠撞上去！

紧接着，徐澄在距离地面仅仅10米的地方勐力刹车，随后以极怪异的姿势将舰艏抬高，又如炮弹一般将自己往高空射去。

“嘎！”

“嗷嗷——”

“吼！”翼手怪们被巡天者“v”型的骤降和弹射给拉扯了，它们有的想要落下去，有的想要往上飞继续追赶，顿时陷入混乱，彼此撞击在一起。

冥宫巧将机炮往后摆，朝混乱的翼手怪们开火，一连串子弹轰向它们，在它们溃烂的皮肤上打出醒目的伤口，彻底让它们失去了追击的能力，其中有一头受伤后摔到地上，迅速被周围爬行的白色尸体们淹没并撕成碎片！

徐澄将穿梭机往上抬，机组成员转头看，迷雾、巨兽和怪物们都被远远拉开，各自都难以置信，高爆的肾上腺素让她们浑身发抖，面色通红。

“做到了！”莲华激动不已，“我们飞过了那只巨兽！”

“呜呜……”沙华背靠座椅，用手擦汗。

“飞出去啦！”泡泡精神振奋。

“出色的技巧……”冥宫巧判断。

徐澄深呼吸，学习过呼吸法之后，每次呼吸对她来说都意义非凡，总能让她感到心态平静、力量倍增。她精准地掌握着穿梭机的动力/推力比，确保它在空中姿态平稳。

当他们还激动不已的时候，冥宫巧听到引擎中发出异样的声音，顿时让莲华进行检查。

经过检定后，徐澄发现机体受损严重。

当巨型蛞蝓移动的时候，它身上散发出的异常能量场损伤了巡天者。不仅如此，徐澄刚才那惊人的战术动作虽然甩掉了所有怪物，但也叫引擎过载，以至于出现反常高温。

整个机体动力室的防火设施已是自动开启，力求让过热的引擎降温。

“呱呱——”徐澄意识到巡天者需要待机和修理，但她们正飞行在禁区上空，哪有地方供她们休整？若是在和平时代，她大可以降落到最近的机场，让冷却液将发动机降温到合适的工作温度。

但现在，她必须硬着头皮将巡天者开到塞瓦堡，沿途不能有任何停下。

希望那里的人们还活着，而那里有足够的机械师能把巡天者修好……

……

另一边，塞瓦堡。

加布丽艾拉少校在旧堡垒指挥地堡里写着文件，她字斟句酌，希望第一次写就将文法调整到最好，不至于浪费宝贵的墨水。

一个叫彼得罗夫的军官敲了敲门，得到少校的许诺后进来，他将镶有红星的帽子摘下，拿在手中。

“少校。”他谨慎地说，“——自从上次入侵事件之后，战友们的士气更加低落。从彼得堡再也没有消息了，甚至其他地堡也已经有6个月没有发来一丝一毫的电讯，很多人开始觉得……我们是不是被遗忘了？”

“我们没有被遗忘，我们只是被孤立了，路线不安全，但信使们会来的。”加布丽艾拉镇静自若地说。

------------

第八百九十七章 在塞瓦堡摄像

“信使？”彼得罗夫好奇。

加布丽艾拉将笔帽盖回自己的笔尖，然后又心不在焉地将它摘掉。

“我花了几万从嘉龙坡订了2吨半的食物和工具，会有信使们承运的。”她说。

彼得罗夫摇摇头，露出苦笑。

“不是我不相信您的判断，少校。但即便信使们要来塞瓦堡，路上也是困难重重。他们的飞行器很可能坠毁在几公里外，甚至迫降在海面上，向我们求援。”彼得罗夫道。

“难道没有人能顺利到达塞瓦堡吗？”加布丽艾拉问。

“……”彼得罗夫没有说话。

加布丽艾拉两手各执笔的一端，她望向墙壁另一侧悬挂的世界地图，她默视良久，试着想象六年前人们在整个世界畅行的情形，买一张机票，一张火车票，去远方，不行，她想不出来。

】

她只记得当初，从最东边的千叶市坐火车，五天五夜，跟随着浩浩荡荡的部队光复大北方地区，但转瞬间灾难降临，将人们分割在了各个不同的安全区之间，短短几分钟内——她能历数，大概持续了6分钟，人们像砂砾一样被吹散，像暴露在强力辐射中一样融化，像被肢解一样被拆成碎片，只有侥幸位于室内的人、并竭力压制住自己好奇心的人能幸免于难。

加布丽艾拉当时就是在这，在塞瓦堡的地堡中主持工作，故而逃得一命，她对此只有沉默和悲哀。

“还有什么？”加布丽艾拉问。

“口粮配给又减少了十分之一，尹凡和其他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到岗了，不知道该怎么惩罚。好像大家都在失去希望。”彼得罗夫说。

“塞瓦堡是一个象征——如果我们放弃它，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先锋旗帜。”加布丽艾拉说。

“如果我们都饿着肚子捍卫它，那就不是什么象征了。”彼得罗夫抱怨道。

加布丽艾拉起身拍了拍彼得罗夫的肩膀：“保持坚定，战友，黑暗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六年，但不会是一辈子。就像寒潮一样，三年而已它就过去了。就当这是我们一生中最艰苦的九年吧，总会有过去的一天。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给其他人做出榜样！你，彼得罗夫战友，一名功勋军官，一位无畏的战士，一名先锋事业的楷模，如果你也倒下了，其他人会怎么看？”

彼得罗夫若有所思。

“我只是在想，不知其他地方到底如何了。少校，要是他们全都灭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还有个大北方地区和一个事业在等我们光复。但你是对的，我宣誓过，只要最后一面旗帜还没倒下，我就不能放弃。只是我希望能尽快发出消息，不仅仅是言语和鼓励——我们需要弹药、绷带、粮食……”他说。

就在这时，加布丽艾拉桌上的电台放出声音。

“少校！信使来了！”

加布丽艾拉的身体剧烈震动了一下，她飞快地抓起自己的大衣披在身上，和彼得罗夫对视一眼，惊喜万分，彼得罗夫也赶紧戴上军帽，跟在加布丽艾拉身后，冲出地堡，前往塞瓦堡的机场。

当他们来到机场的时候，只见一艘穿梭机摇摇晃晃地从空中往下飞行，它每隔大约十秒就迅速地下降一阵，然后又缓缓抬起，紧接着又迅速下降。

“动力和引擎出了什么问题吗？”加布丽艾拉将手放在额前眺望。

巡天者号发出求救信号，随后以极其不安全的姿势勉强将自己降下去、用力撞在地上，整个机器像磕到岩石的鸡蛋一样发出脆响，引擎发出一声悠长的尖锐鸣叫，紧接着便彻底停摆。

徐澄和泡泡艰难地打开门，从穿梭机上下去，两个人在地上跌跌撞撞走着，差点都要趴在地上了，浑身大汗、神经紧绷。紧随其后的是莲华、沙华以及冥宫巧。

机场已经围了不少人，塞瓦堡的居民和士兵们对穿梭机指指点点，好奇不已，想知道信使给这里带来了什么。

加布丽艾拉大踏步向前，向她们敬礼：“欢迎来到塞瓦堡！我是先锋部队第21师，近卫步兵团团长加布丽艾拉少校。”

“呱呱……”徐澄坐在地上，艰难地抬起手，一路将受损的巡天者开到这里已经耗尽了她的精神和体力，她感觉自己要燃尽了……

加布丽艾拉连忙将徐澄和她的机组成员送到安全的地方休息，同时命警卫士兵看守穿梭机，等待她们有能力对话的时候再行交接。

莲华喝了一口水，塞瓦堡的人们招待她们所用的食物非常简陋，大部分都是战前囤积的营养膏，毫无味道，只是提供补给和能量而已。

她和泡泡拿着徐澄的现金卡，从机场旁边的二层小楼中返回，将物资单交给加布丽艾拉，她又惊又喜，将3.8万资金划转给她们。

当她让人们从穿梭机上卸货的时候，士兵和周围的人们又惊又喜，相当振奋，人群中当即响起愉快谈论的声音。

“看啊！食物！是吃的！还有很多箱子！”

“我们终于有援助了吗！太好了！”

“塞瓦堡还没被遗忘啊……”

“那些年轻的孩子就是信使吗？不可思议！”人们士气大振，疲惫的脸上露出笑容。

加布丽艾拉心头绷紧的弦也终于稍松，这代表他们还没有被遗忘，这个世界也不是完全相互隔绝，至少还有信使们传递物资，支援正在灰尽中重建的各项事业。

“呱呱。修修。”徐澄走向加布丽艾拉，要求让他们的机械师仔细检查受损的巡天者号，它现在完全没办法再次起飞、前往泰西洲了。

“是。”加布丽艾拉点头，她也察觉到这艘穿梭机的状况不好，“我会尽我所能帮你们把穿梭机修好的！在此之前，请随意地在这里生活！”

“呱！”徐澄两脚一并，将右手举到额前，向加布丽艾拉敬礼，她也向徐澄严肃地回礼。

机场旁边的小型建筑物，天灾之前是家酒吧，现在改造成了临时招待所，供徐澄她们暂时栖身。

顾不得想太多，经历这次长途旅行之后，徐澄只感觉小脑袋都要裂开了，必须好好睡一觉。她抱着薄薄的被子，将自己蜷在里面，泡泡和她相对着，也已经精疲力尽，陷入深深睡梦。

到第二天，徐澄起身，看到床头柜上有一杯热牛奶，感觉牛奶们每天都能变着花样给她带来惊喜，这是非常好的文明。

她慢慢地从床铺上爬下来，脑海里一片浆湖，怪物、白色巨塔、爸爸、尼斯托公司、巡天者……不同的画面交织错乱，对她而言霎是沉重。

当初在嘉龙坡的落水狗吧，白佳宜老奶奶给了选择，要么抑制幻影，遗忘记忆，断绝噩梦，要么面对现实，强化力量，与噩梦同行。

她选择了后者，徐澄深呼吸，专注于呼吸本身吧，它能带来启迪。

莲华在倒卖物资，用穿梭机上的货物交易塞瓦堡的黄金库存；沙华在跟机械师对接，研究穿梭机到底坏在何处；冥宫巧在自检，泡泡则在排队领物资。

只剩下徐澄一人，她挠了挠头，决定去外面走走，接触真实世界有助于放松身心。

在雪山，因为忙于修行，所以没时间给那个叫吉姆森的保安拍照，他要一些录像，给他的儿子传递外面世界的风光。徐澄喝完牛奶，拿出相机，开始记录她在塞瓦堡的见闻。

“呱呱。”徐澄拿着相机走来走去，塞瓦堡的情况和嘉龙坡大相径庭，这里没有摄像头也没有围墙，人们可以畅行无阻，没有专供少数人和特权者提供的建筑，徐澄想去哪就去哪。

连少校的地堡也可以出入，街道上没有监督者和军警，只有人们来来往往，忙于劳动，格外勤奋。

徐澄发现大家过着有组织的公共生活，人们加入到各个农业、生产、教育和城防等工作单位。塞瓦堡背靠灰暗、泛着泡沫的大海，正面则朝向禁区的迷雾荒野，危机四伏。勇敢的士兵驻扎在堡垒边缘，利用古代留下的墙垣和塔楼抵挡怪兽。

悠扬的音乐从敞开的窗户中传出，他们似乎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保持着某种艺术氛围，仿佛要用人类的灵感来抵挡枯藁般的严酷现实。今天他们格外开心，喝酒，分发彩带，用气球装饰街道。徐澄问一个人他们在庆祝什么，他说大家是因你来了才庆祝的。

这让徐澄感到荣幸。

她一路拍摄，高大、块状的混凝土建筑拔地而起，虽饱经风霜，仍傲然挺立。幸存者把这里称之为家，尽其所能让这地方保持体面、整洁。

没有强制的手段，徐澄感觉加布丽艾拉少校只是在这里维持军事防务的存在。而其他人则自觉地贯彻社会化、自我管理和平等原则，维持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并且在近十万人里公平地分配食品、衣服、住房和公共服务。

徐澄带来的食物缓解了他们的饥饿和窘境，而非只让少数人中饱私囊。她没有看到嘉龙坡式的广告、商店跟企业家。

他们都很充实，似乎他们都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格外有意义的。做事为了赚钱、为了往上爬，大概只是公司世界的无理法则。在塞瓦堡，人们只是为了让自己和整个社会进步，私有之欲和嫉妒之心仿佛在整个社会的共鸣中逐渐瓦解。

徐澄想象他们这六年来就是这样度过的，不由得感到震撼。他们比嘉龙坡的许多有钱人更值得吃饱喝足，可惜不行，许多人只能饿着肚子，静静地劳损，很多人也因此而失去生活的信心，徐澄能从他们的表情上分辨出来。

甚至孩子们都没有上岗，徐澄知道即便在尼斯托公司，小孩们也得去工作来补足劳动力缺口，但在塞瓦堡，外面的晦暗和恐怖仿佛没有中断孩子们的学习，徐澄来到校舍附近，年轻孩子们在踢球、交换故事，怡然自乐，就像根本不知道世界已经毁灭了一半。

她穿过大门走进去，一个班级的孩子们，十七八人，大约就在她这个岁数，在老师的带领下齐声朗诵诗歌：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看太阳。

我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冰川，创造了自己的理想。

哪怕天光熄灭，我也将歌颂太阳，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

------------

第八百九十八章 礼物真心为你

诵诗的声音让她感到平静，她慢慢走开，把手背在后面，一边用鞋子踢街道上的石头。

学校里的有些孩子看到她，心里煞是好奇，为什么徐澄不在工作，也不在学习，而是游手好闲？

徐澄走到塞瓦堡的运河边上，这条河按着人工水道流淌，连接着雾气灰蒙的大海。她坐在灰色的人工河岸上，充作护岸的岩石又大又沉，年纪大概比她要老十倍。

她要休息一下。

徐澄累了，她曾一遍遍看着征战魔女们离开大厦奔赴前线，现在轮到她自己走来走去。想到这，她捏着自己的手指。这是她的远征，一场孩童的远征。

静静注视水流从塞瓦堡流往大海，徐澄想到流水、浪花、海岸以及浴室。她身体微微前倾，两手托着自己的脸。

她真想跳进去，悠游其间，说不定她可以这样游回北部列岛。世界就这么折叠在一块，大海通往哪都不奇怪。

徐澄用手托着自己的下巴，就这么坐在堤坝上胡思乱想，周围有几丛杂草，两块砖头，还有一只瘦骨嶙峋的母猫。

身后忽有些快乐的叫喊，徐澄转头，看到一匹马将货物拉向她背后的几座公寓楼。

人们快速跑下来，孩子们在车旁边跑来跑去，高呼“物资送来了！”、“有吃的了！”

他们聚集起来，领取配送的物资，包括宝贵的食物、药品和工具材料。

一个戴红星小帽的负责人毕恭毕敬地工作，他客气地问他们每个人的名字，登记物资配给状况，向每个居民打招呼，努力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确保一切不出差错。

“辛苦你了！”

“总算有东西送来了。”

“真想知道是谁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大雾……”

“原来信使们还在工作！”

“如果有更多信使敢于穿过禁区就好了。”他们七嘴八舌地交谈，同时将物资领回自己家中，一手提着肉、罐头、蔬菜和糖果，另一手提着书和报刊。

徐澄听到他们感激的话语，脸发烫，不禁用两只手揉了揉自己的双颊。

她幻想，如果现在跳出去，告诉他们是自己将穿梭机开到了这里，那他们会有多惊喜。看啊——只是这么个年轻的孩子……

送物资的车走了，徐澄还留在这。她观察运河各处，人们都在想办法重建和维护他们的家园，想尽办法种植更多粮食，拆掉不需要的房屋来回收资源，在塞瓦堡中苦苦支撑着六年，但他们需要信使，需要自己这样的人。

落日将天空染成血红色，泡泡气喘吁吁地走过来。

此时徐澄已在运河的岸边坐了几个小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原、原来你在这呀！”泡泡说，随后一屁股坐在徐澄身边。

“呱呱。”徐澄伸手指向各处。

泡泡看到河岸上一座被拆掉的仓库，一座高约10米的砖墙，还有一个已经不再吐废水的金属排污管道，又有辆破烂的自行车半埋藏在土中，似乎原来的主人将它埋在这里，锐意要在以后某个时候回来挖出，只是再也没能归来。

“你一直看着各种东西呢，真叫我担心，差点找不到你啦。”泡泡轻描淡写地描述自己长达几个小时的搜索，她曾翻遍塞瓦堡的每个角落，直到大部分人都能认识这个绿头发绿眼睛、满脸焦急的女孩。

“呱卜？”徐澄感觉泡泡在掏兜，好像有东西要给自己。

“我跟这里的人打过交道，交换了一些物资，莲华还做了买卖，我有礼物给你。”泡泡狡猾地眨着眼睛，仿佛她觉得徐澄会喜欢她所拿出的东西。

“呱！”徐澄好奇不已。

“泡泡！”泡泡像变戏法一样，从手里掏出一个成对的通信器。

它们像一对大一点的纽扣，中间有个荧光面板，绘制着小点和定向箭头。

徐澄看呆了。

泡泡将其中一个定位器放到徐澄手掌心，将徐澄的手指慢慢叠上，让徐澄握紧它。

“怎么样？”泡泡期待而热切地看着徐澄。

“呱呱……”徐澄将它举到高处，对着斜阳，阳光将她们在塞瓦堡运河上的影子拖得很长。

“……我呀，特别担心以后跟你分开，或者就像今天这样，你一个人跑开，弄得再也找不到你，心里真焦急。”泡泡抬头看夕阳，“不过，现在弄到了这对定位器，那就再也不怕找不到对方啦。”

徐澄猛然来了兴趣。

她让泡泡握着小纽扣，永远不要放手，紧接着她就迅速跑开。

大概跑了500米远，徐澄来到一个街区的小花园里，大部分花都被拔掉，原先的土壤被清理出来，堆成用来种土豆的田埂。

徐澄不看路，低下头，只盯着手上的定位，让它引路。

箭头转动，图示清晰，能让徐澄看到泡泡的小点，她只要跟着箭头走，与小点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她慢慢走，听到运河流水越来越近，等到两个点点重叠，她抬起头，发现泡泡真的就在这。

“呱呀……”徐澄都震撼了，她感到不可思议，泡泡弄来的小玩意儿真是神奇。

“我希望……我希望你一直能找到我。”泡泡坐在运河岸上，攥紧她的那个定位器，“而我也一直能找到你。”

“呱呱。”徐澄觉得太了不起了。

她不停地摆弄定位器，这个光滑的金属装置历经风雨，表面有些淡淡的蚀刻痕迹，但无论如何都能精确定位她们自己的位置。

“一旦走的太远，信号中断，就再也无法找到对方了。”泡泡站起来，望向徐澄，“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离对方太远好吗……”

一想到走得太远，这个有趣的小玩意就会失效，上面所有的箭头、小点都会消失，徐澄就赶忙将它放进口袋，然后拍拍泡泡的肩膀。

“嗯！嗯！呱！呱！”徐澄不会离泡泡太远的。

她们手拉手回到机场旁边的小屋。

接下来几天里，徐澄又试验了好几次，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玩捉迷藏，她乐坏了，经常拿出定位器，确认泡泡在哪里。

她们就像系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铅球，无论如何摆荡，都不会离彼此太远，徐澄和泡泡曾迷失在塞瓦堡错综复杂的街道，现在她们之间有了一条线索，总能将对方带回彼此身边。

对徐澄来说，泡泡就是离她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那段回忆最近的人，只要看到泡泡就不会忘记过去的一切美好。

像这样的一对追踪器更是有用，现在无论如何，她们都能找到通往另一个人的路，穿过黑暗、障碍与时间本身。

泡泡，不管你去哪，都会找到你的。

(本章完)

------------

第八百九十九章 湖边的军机

到第四天的时候，巡天者穿梭机已经被修复了80%，加布丽艾拉少校带她们去塞瓦堡的机械厂。

工厂本身像是旧世界的一座庞大纪念碑，即便遭受灾劫冲击，它的烟囱仍骄傲地伸向苍穹，砖墙和铁门有风化受损的痕迹，而主体结构保存完好。

徐澄和其他机组成员进入工厂，她看到许多社员在此工作，团结一致。

装配线仍在运行，资历丰富的一线人员个个辛苦，焊工和钳工们忙得不可开交，下料工和装配工从不停手。

装卸工和驾驶员们操纵叉车、火车及平板车，将物资从塞瓦堡的其他地方运输至此。徐澄看到好几个眼熟的金属箱，那是她们从嘉龙坡运来的，如今正投入使用。

加布丽艾拉少校带徐澄前往工厂深处的维修车间，徐澄东张西望，看到这座大厂房轰轰隆隆地生产着罐头、武器、建筑用品，还有基础设施和交通所仰赖的零件。

空气滚烫，她听到嗡嗡声、砰砰声和轰鸣声喧闹不断，一部工业级重型锻锤猛力砸向工件，发出骇人的巨响，在它的冲击下，工件随之变形，并被重新锻打成更合用的零件。

这就是人类的工业力量！徐澄朦胧想着。

和它相比，外星怪物算什么？那些长着触须、怪眼和厚皮的怪物，敢把头探到塞瓦堡工厂的机器下面吗？怕不是一下就被砸碎了！

即便它们不来送死，这些工厂也会制作出新的枪械、火炮和装甲车、重战车、穿梭机，一点点夺回人类的家园，把迷雾统统驱散！

徐澄心领神会，即便条件恶劣，但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旧技术还是拼凑在一块，融合成一个富有成效的新整体。

目睹他们的劳动和汗水，徐澄有种奇妙的感觉，那是强烈的目标和信念。他们补好一块砖头接着一块砖头，拧紧一个螺丝接着一个螺丝。塞瓦堡用它贫乏的资源凑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将每个人托举起来。

“那么——到了。”加布丽艾拉少校带她们来到工厂深处的维修车间。

巡天者号穿梭机被机械吊臂挂在中央，部分受损，情况不妙。

女机械师叶夫多基娅从巡天者号受损的引擎后面走来，她在褪色的连身裤上随意擦擦沾满油污的手。

破旧的布料紧贴着她强而有力的肌肉，她的棕头发剪得很短，用一条波点头巾裹着，一双蓝眼非常明亮。

叶夫多基娅向少校敬礼，紧接着是徐澄。

“呱！”徐澄两脚一并，向她敬礼。

“这台穿梭机的技术水平很高，很难修好，我们已经尽力了。”叶夫多基娅说。

听到这话，徐澄心里顿时蒙了一层阴影，虽然塞瓦堡很好，可也不能一直留在这呀。必须赶紧修好，不然怎么继续送东西呢？

“哎……”莲华大声地叹气，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我们得找一个更好的修理厂。”

“叶夫多基娅战友是彼得堡大学的机械学专家，战前被分配到这里，此后就一直是塞瓦堡的技术骨干，她战前见过的优秀穿梭机多的数不清，自己设计的穿梭机曾在世界级大赛获过奖。希望你尊重叶夫多基娅战友的能力！”加布丽艾拉少校严肃地对莲华说。

莲华匆匆扫了一眼叶夫多基娅，没再说话。

叶夫多基娅未因莲华的无礼而显得生气，只是表现出最大化的专业素养，将一份损坏报告单交给徐澄。

“报告看不懂啦。”徐澄没有文化。

“由于某种未知能量场的脉冲攻击，推进系统遭受了灾难性过载，而且又长时间高负荷运作，多个滤波电容器受损，大部分等离子电池都出现泄露情况……亲爱的，你的宝贝挨了一顿重的，可怜的小信使，如果没有足够的材料用于替换，它就不能再飞了——而想修复这种程度的损坏，我们现有的零件远远不够。”叶夫多基娅遗憾地说。

“呱呱。”徐澄感觉要一辈子困在这里了，连忙摇头。

“不行、我们必须离开塞瓦堡前往泰西洲！”莲华焦急地说。

一亿奖金！一亿奖金！只要抵达泰西洲，将货物送到人手，她们就发财了，再也不用担心钱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泡泡难过地问。

“办法……”叶夫多基娅沉思，“只能去迷雾区回收了，我记得附近湖边就是我们塞瓦堡的军用穿梭机场，不过被泛滥的湖水所淹没，因此一直都没前去调查，运气好的话，我们能找到一些合适的零件用于替换，甚至能找到军用级别的、更好的零件。”

“禁区！”泡泡一惊。

“我可不想去禁区！”莲华摇头。

“……”徐澄却点点头，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禁区是外星生物活跃的地方，迷雾重重，对她们来说就是噩梦地狱，去那里无异于自杀。

可若是无法修好巡天者，她就不能继续任务，还会困在这里，一辈子！

这禁区必去不可！

“呱！”徐澄问清楚位置，随后就带她们离开机械厂，准备去探索禁区中的军用机场。

只有五个人，勇闯生命禁区回收资源。

她们穿过老碉堡群，来到塞瓦堡边缘，徐澄、泡泡、莲华、沙华、冥宫巧一字排开，面对重重的雾气，虽下定决心来这里，却感到无所适从。

这么多年来，她们还从没真正进入过禁区过一次。

不敢。

“把枪都准备好。”冥宫巧将枪支弹药分发给小队成员。

“我有。”徐澄从手里拿出她的大手枪“井虎”。

“你从哪弄来这么一把好枪？”莲华仔细看着徐澄手里的井虎。

“爸爸给我的。”徐澄低声说。

“我还从不知道你有个爸爸呢。”莲华笑道。

“我有爸爸，爸爸对我很好。”徐澄将枪瞄准迷雾中未知的敌人，“不要问了。”

“切，算了，我也不想找麻烦。”莲华耸耸肩，她只想壮壮胆，“哎呀……”

“一定会倒霉的。”沙华哀怨地说，“一定！”

“一旦进入迷雾，千万不要离彼此太远，有任何情况都要报告。小心替换者，他们会暗杀你们，然后装成你们的样子回来。”冥宫巧说。

“呜……”泡泡好害怕，她张开自己的手心，定位器就在她手中，箭头指向她身侧的徐澄。

徐澄深呼吸，咬紧牙关。

为了修复穿梭机，必须去，必须离开安全的地方，冲进迷雾当中。

塞瓦堡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修好巡天者，想要让巡天者重新竞速苍穹，她就得甘冒风险。

“呱！”徐澄往前迈步，豁出去了。

进入禁区！

——“等等！”

声音从后响起。

徐澄和她们转头。

她们霎时呆住了。

只见塞瓦堡的方向走来一队队士兵，红旗高展，齐步并进。

他们是——塞瓦堡的军人！

一整个近卫步兵营队，装备精良，戎装严备，携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主要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式样老旧，却像带着獠牙。

还有一队身披动力盔甲的重装士兵，即便有修修补补的痕迹，这些盔甲仍然沉重万分，坚不可摧，手提肩扛着火箭筒、转轮机枪、重型激光步枪和火焰喷射器。

塞瓦斯托波尔守军齐齐出击，还有仅存的装甲车、摩托车，一辆先进坦克，全都拉出来了！

先锋之师。

塞瓦堡的士兵们，都愿意来帮忙！

加布丽艾拉少校走在前面，向徐澄她们敬礼：“我们走吧。”

徐澄吃惊地看着她，莲华的神情也完全震撼了。

“怎么？”加布丽艾拉往前走，率先进入迷雾，“小信使，不是要找到足够的零件，才能让你的穿梭机重新嗡嗡作响吗？那么……出发吧！就让我们帮你，找到用来修机器的零件！”

“呱！”徐澄往前跑，前所未有的力量充斥着她的心。

迷雾在他们面前分开，仿若被炽烈的精神融化。

上千人的军队作为掩护，协助他们前往湖畔的旧军用机场。

“嘶——”

“嘎嘎——”

“嗷——”渴望血肉的畸形野兽和星辉怪物们在迷雾中爬行，悄无声息地聚集起来，等待向这支部队发起致命一击。

四周的氛围愈发严酷，他们不由得加快动作，迅速抵达目的地。

湖畔的秘密军用机场已遭淹没，由于地形破碎的缘故，原先的小水洼现已变成一片漫无边际的银色大湖，几乎将机场跑道完全淹没。

四周寂静沉默，让人想不到里面到底有何宝物。

(本章完)

------------

第九百章 从塞瓦堡到内莱塔尼亚

“呱呱。”徐澄走到泥泞的湖泊旁边。

周围迷雾缭绕，能见度不到百米，阴森至极，但战友们的脚步让她感到安心。

“果然这里很麻烦。”加布丽艾拉检查湖泊，看到巨大的管道从湖边一直通往湖心，尽头有艘半沉没的穿梭机，它涂着军绿色装饰，像是北方军工企业留下的重要遗产。

“呱呱。”徐澄看到那艘穿梭机，眼前一亮。

它看起来就像巡天者本身一样精贵，应该能找到合适的材料和部件，用来修复她的穿梭机。

“那个就是吗？”加布丽艾拉瞭望。

“呱，呱。”徐澄点头。加布丽艾拉看起来很年轻，好像岁月无法损害她漂亮的外貌，让徐澄很吃惊。

加布丽艾拉少校检查了一下这个巨型管道，向身边的人一点头：“我爬上去。”

她从背包里亲自拿出一条缆绳，将它固定在管道上，随后登上管道，将它缠绕在自己腰上，当做安全绳。

这样即便她摔进湖里，也能用这条绳子回到金属管道顶端。

“小心啊！少校！”

“少校，让我去吧！”

“慢一点！”士兵们紧张喊道。

“啧……湖里有什么东西……”莲华仔细观察。

加布丽艾拉深吸一口气，转头对徐澄和泡泡点点头，随后大胆地走上管道，就像走一条湿滑的金属独木桥一样。

她一步步朝尽头的那台穿梭机走去，腰上绳索一端绑在管道上，绳子很长，足够她走到穿梭机那里。

“呱呀！”徐澄为她鼓劲。

“我离大家远一点……”沙华哭着找了个地方蹲下，不让自己的霉运感染别人。

加布丽艾拉往前走，管道在她的脚下颤抖，发出阵阵金属震荡的尖叫。

生锈的大型水管随时可能震动，将她摔进湖中。她尽可能不去想禁区的一个大湖里可能有什么。

湖泊中忽然泛起一阵诡异的涟漪，她转头，看到自己离一个噩梦般的怪兽只有几步之遥。

——它是蛇形的，有着闪亮的黑色鳞片和空洞的白色眼睛，一排排参差不齐的牙齿排列在它的血盆大口中，准备将加布丽艾拉撕碎。

“少校！小心！”

“少校啊！”

“射击！”岸上的士兵们立刻朝怪物开枪。

砰！

它迅猛地撞了一下管道，加布丽艾拉的身体摇晃了一下，紧接着就摔进水中。

落水！

“少校！”

“加布丽艾拉少校！”他们大喊起来。

水中迅速泛起泡沫，剧烈的响动不绝于耳。

加布丽艾拉摔进水中，她睁开眼睛，看到水里有两头水栖魔怪，其中一头就是将自己撞下来的罪魁祸首，另一头的体型还要更大，身体病态地扭曲。

“吼——”水栖魔怪朝加布丽艾拉游去。

她抬起手，一股风压般的力量分开水波，将它肿胀的身体完全显露在她面前。

紧接着，加布丽艾拉向前游去，抄出腰间的刀，无情地劈开水栖魔怪，割开它的腹部，放它的血，让它迅速瘫痪！污血在水中迅速蔓延，它痛苦地翻滚，承受流血带来的煎熬，沉到湖底死绝。

另一头更大的水栖魔怪向着加布丽艾拉冲来，她再度释放魔力，这次是让气流将它托向空中！

怪物的身体悬上湖中三米，士兵们齐齐朝它射击，无情地倾泻弹药，大量子弹穿过它膨胀、强壮的白色血肉，几乎将它的大部分身体打成肉沫和血雾！

随后，加布丽艾拉轻盈地将自己举起，跳回到管道上，虽然湿透了，但仍然显得沉着，显得优雅自信。

立毙二兽！

“什么——那是什么——”莲华看呆了。

“是‘魔女’啊。”冥宫巧说，“这位加布丽艾拉少校原来是个魔女！”

徐澄看得都有些出神。

在塞瓦堡这样的氛围里，大家好像都是平等的、都是一类人，导致她从没想过加布丽艾拉会是一个魔女。按理说魔女应该被特殊对待或是怎么的，但她就像社会的普通一人。

难怪她会这么年轻、漂亮，就像所有青春永驻的魔女一样。而她的魔力是什么？操纵空气吗？她看到加布丽艾拉不仅能推开水纹，还能将怪物举起。

加布丽艾拉从容至极，走到管道尽头，取出备用的绳索，将它固定在穿梭机上，紧接着便将它慢慢往岸上拖去。

她用自己的魔力驱动气流，沉重的穿梭机也慢慢移动起来，最终来到岸边。

“看啊——它来了！”

“我们把它切开！”士兵们努力地将穿梭机的入口打开。

徐澄仔细观察这艘穿梭机，虽然外壳已经被腐蚀了，但内部结构还是完好的，士兵们钻进去仔细搜索，将修复巡天者所需要的零件统统拆下来，他们还找到了一些食品跟药物，似乎战前有人想通过这艘穿梭机逃走，但失败了，让它留在这机场，并最终随岁月被淹没。

“注意四周，清点人数，不能让战友被怪物悄无声息地拖走，也不许我们的战友被伪人给替换了。”加布丽艾拉利落地安排下去，让她手下的部队始终保持完整和纪律性。

“哗……”徐澄敬重非凡，了不起的魔女。

还来不及为加布丽艾拉的胜利高兴，她就听到奇怪的吼声从迷雾中响起，巨兽践踏地面的动静极为响亮，边缘的士兵们迅速退回，沿着湖岸构建防御阵地，示意危险来临。

转瞬间，更多怪物从迷雾中冲来，诸般身影涌现，徐澄能清晰听到从迷雾中传来各式尖啸，好似一个活生生的噩梦。

“来了多少？”莲华皱紧眉头。一波又一波的怪物是她最不想看到的。

“太多啦！”徐澄试图去数，但数不过来，只能看到无数猩红嗜血的眼睛穿过迷雾飞速靠近。

“——星辉怪兽！狠狠地打，都是些尸体和野兽缝合出来的怪物，不要吝惜子弹！”加布丽艾拉大声下令。

穿梭机里的士兵们拼命地用气焊拆卸面板，在随军工程师的指导下正确地拿出所需的零件，他们动作激烈，不惜割伤自己也要将小信使们所需的物资找到。他们在外面的战友则已经开始射击，竭力抵挡星辉怪兽。

枪火刺破薄雾，照亮怪兽们噩梦般的形体，徐澄也拼命射击，她能看到扭曲的肉和乳白的眼睛，怪物们张开血盆大口，发出非自然的嚎叫。

塞瓦堡的坦克变成了最关键的掩体和火力点，它冲一头大型怪兽开炮，125毫米口径火炮轰隆作响，在它靠近之前就击穿了它的腹部，炸出一地鲜艳而闪耀的彩色血肉。

此时，所有人都在拼命，放眼四望，没有一处没有怪物的身影，徐澄一边开枪一边释放斥绝之力，努力将最大的怪物们挡在外面，它们用爪子猛击徐澄制造的墙壁，无论如何不得通过。她耳边枪声咚咚，几乎要把徐澄弄聋了。

一头敏捷而瘦长的怪物像螳螂一样闯越过来，手上镰刀般的白色肢体猛力挥了一下，两个士兵就被贯穿胸膛，它的利爪血淋淋地从他们的后背爆出。螳螂怪再挥一下爪刀，他们了无生气的尸体便滚向地面。

“去死！”莲华离得最近，她在自己的小刀上抹了莲华之毒，用力投向螳螂怪。

它的身体被小刀刺中，刚开始，它发出刺耳的尖叫，转头来攻击莲华，她拼命开枪，一边后退，吓得心脏怦怦跳，螳螂怪猛扑不断，速度极快。

“呜呜……你不许杀我妹妹！”沙华哭着朝螳螂怪释放魔力。

紧接着，螳螂怪就因脚下踩到极度湿滑的土地而跌倒，而身上的毒素也开始爆发，莲华下的毒格外剧烈，使它很快肌肉僵硬，竟是死了！

“快用你的魔力！你这没用的废物！”莲华躲过一劫，冲沙华大喊。

敌人似乎永无止境，沙华调动所有魔力，冲到战场边缘。

“惨——”沙华哀鸣，朝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星辉怪物们释放魔力。

紧接着，极端可怕的厄运在怪兽们身上扩散。

士兵们惊异地发现他们的枪法忽然神准，或说怪物们正不幸地撞上子弹！

他们对弹药的利用率陡然间达到最高，怪物们会撞上每一发黄铜子弹、每一枚能量束，偏偏还都是其要害，令它们瞬间就倒毙了，既惨烈又不幸。

加布丽艾拉又惊喜又忧虑，惊喜于魔力的强大，忧虑于弹药的消耗。

“找齐了没有！”她转头看。

“找齐了！”士兵们抱着大量零件，从穿梭机里钻出来，他们飞快列队，赶紧返回塞瓦堡。

回去的路上艰苦而辛劳，四周全是迷雾和杀戮，士兵们不停朝迷雾中出现的每个身影放枪，抱成一团，他们可以听到落单的战友忽然消失并发出凄厉的哀嚎，但他们无计可施，迷雾广博，而他们的勇气和弹药都有极限。

沙华飞快地往前走，当先回到塞瓦堡，留守的士兵们在旧碉堡的墙头上冲她和幸存的士兵们欢呼。紧接着是她身后开道的坦克，以及装甲车、摩托车，缺乏弹药的士兵们，徐澄和泡泡她们，然后是殿后的加布丽艾拉少校以及她手下的精锐近卫。

“我们有30个战友永远没能回来。”加布丽艾拉少校看了看四周，精确地算清数字，“我们就先不回去了，我们要检查一下彼此，一旦有一个‘伪人’混入塞瓦堡，明天这个城市就会毁于一旦。”

“伪人？”徐澄问。

“就是看起来是我们的朋友，实际上却不是我们朋友的人，是怪物们假扮的，很难分辨，一定要看他们的脸和眼睛……如果未来你看到另一个和你朋友很像的人，千万要小心，两个人之间只有一个是真的。我们原先有个哨兵被杀死并替换，潜藏回塞瓦堡，然后……很多人被杀和替换了，即便今天我也不敢说塞瓦堡里是不是每个都是真人。”加布丽艾拉说。

“呱呀……”徐澄害怕极了。

“把这个带给叶夫多基娅机械师吧！这样你们就可以离开了！”一名士兵将找到的高级零件以及重要备件交给徐澄她们。

这些零件包括量子动力晶体、曲速驱动装置、滤波电容器、微聚变电机和大量电子线圈，它们统统装进大金属箱，足以将巡天者修复。

冥宫巧亲自将它们打包并扛起，返回塞瓦堡的机械厂。

材料抵达后，修复工作并随之重启。

在塞瓦堡的维修车间，叶夫多基娅和她的班组连夜工作，将其他战友用命换回的材料装上巡天者，修好它的引擎，令它的马力和稳定性甚至比之前还好，又填满燃料，足以一路航到泰西洲。

徐澄她们好好休息，第二天早上回来，进入维修车间，徐澄感觉就像奇迹发生，巡天者的外观完好无损，被打碎的地方重新修好，喷了漆，就像崭新出厂一样。

“你们可以走了，小信使。”叶夫多基娅机械师擦了擦汗，对徐澄比了一个大拇指，“——高高地飞起来吧。”

“呱！”徐澄向她敬礼，发自真心。

(本章完)

------------

第九百零一章 马克西米安九世

巡天者重新发动，徐澄拉下操纵杆，穿梭机升向天空，离开塞瓦堡，折路往泰西洲的内来塔尼亚。

往事如风，徐澄的记忆中又多了刻痕，爸爸说记忆是神经突触新建立的联系。她讨厌把事情都说的这么明白。如果它能被解释，它就可以被篡改，甚至被伪造。

路上莲华说个不停，不是在教训沙华就是在谈钱。徐澄能过滤她的声音，只听有用的部分。

“……将10吨钢材、混凝土、预制工件、帐篷、织物、电器、医疗设备、关键芯片运输到内来塔尼亚的工业区，报酬18万资金。”莲华朗诵着下一份报告的内容，“18万诶，内来塔尼亚的人一定很有钱。”

“内来塔尼亚是被马克西米安九世·哈布斯堡所复辟的王冠领地。”冥宫巧检索档桉库，“此人虽凭运气保护了来塔尼亚人民，并最终被拥戴为统治者，但他胸无大志，才干平平。”

“呱呱。”徐澄努力驾驶着穿梭机，期待看到下一片地域的风景。爸爸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多看看各地不同的风景。爸爸，等找到你，我把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说给你听。

她将穿梭机开到高空，叶夫多基亚机械师对巡天者的打理和保养无可挑剔，新的零件使它功率倍增。经过7小时的长途飞行，内来塔尼亚的风光就在眼前。

“看、看啊、迷雾散去了！”泡泡望向远处的风光。

大地辽阔，山峦高耸，一片辽阔壮观的青翠山谷在穿梭机下方展开，宽广宁静的达吕河静静流淌，林海在山麓边肆无忌惮地蔓延，一望无际，直到视线尽头。

公路走势蜿蜒曲折，风景如画的泰西洲式小村庄美得让她们心醉，这些建筑都有陡峭、漂亮的瓦片屋顶，成片分布在山坡下，随处可见果园、风车和羊圈。

“看啊，是奶牛们！”泡泡站起来。

“呱！呱！”徐澄着急坏了。

她一想到奶牛，就想到新鲜的牛奶，但她又不能分心去看。她好想有一个自己的奶牛农庄。

草地上点缀着大片野花，在这温暖的春季旷野上盛放，鸢尾花、金盏花跟向日葵在傍晚阳光下懒洋洋地摇曳。

一些车辆轻快地在道路上穿行，拖拉机在田间地头运作，年轻孩子们在乡间漫步。无忧无虑散养的奶牛和漫步的山羊用自己的蹄子丈量旷野的长度，对安全区外的怪物一无所知。

这里的生活简直像仙境一样梦幻！泡泡看着周围。好似外星入侵从未波及过这片土地。

“这里太漂亮了……”泡泡喃喃道，“过去这么久之后，我还以为这种美丽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

“……是啊……”莲华也不禁用手抚摸窗户，期待穿梭机降落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村庄有受损的痕迹，泡泡看到一些军用车辆包围了村子，似乎那里发生了什么灾害。

徐澄将穿梭机开向信号标识所定位的目标：新鹰堡的工业区，穿梭机靠近城市，大片老式房屋包围着一座修筑在丘陵上的古堡，郊外沿河分布着许多工厂，污染着下游水流，黑烟熏天。

她将穿梭机停下，避开车辆和行人，地勤人员对接之后，挥手示意徐澄将巡天者开到指定位置。

这里邻近一个大型仓库，一旦她抵达，很快就能卸货。

“下来咯！”徐澄拉开穿梭机舱门，急不可耐，送完货之后就要看活生生的奶牛走路。

一走到院子里，干燥酸涩的煤烟味道就蔓延开来，一个叫汉斯的粗鲁工头走来，指挥手下将穿梭机上的货物清点并搬走，然后给徐澄核验码，让她的卡上多了18万资金。

汉斯是个熊一样的男人，肩膀宽阔，胸膛鼓鼓，巨大的双手布满老茧，好像能捏碎石头，戴着一顶橙色头盔，不仅身材令人打心底生畏，表情也是一种习惯性的冷酷。

“从嘉龙坡到内来塔尼亚，得飞好多天吧。”汉斯道。

他身穿一件适合体力劳动的粗纺衣服，外穿防泼溅面料的套衫，厚重的皮靴从他溅满泥浆的靴子下露了出来。

“嗯！”徐澄点点头，她原地翘着脚，已经忍不住要离开工业区了。

泡泡心细如发，从汉斯这个强硬男人身上察觉到一丝古怪，好像他在担心什么。她又联想到在郊外曾看到被袭击的村庄。

“一切还好吗？外星生物闯进来了吗？”泡泡问。

“让这里苦恼的倒不是‘禁区’，因为军队会想办法击退他们，界限分明，方便阻截。问题在于无孔不入的吸血鬼……我们的一些村子被吸血鬼袭击了，有那个痴迷比赛的傻瓜马克西米安九世在，我们的村子对吸血鬼来说简直像不设防的血库，尤其是在晚上。”汉斯说。

天色渐暗，汉斯担忧地看了一眼天空，期望阳光再慢点消逝。

“如果真有危险，怎么办？城市会派出增援军队吗？”泡泡问。

“我听说。”汉斯厌恶地哼了一声，“当大家跟马克西米安九世说起吸血鬼入侵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从他的虚拟仓里走出来。”

“吸血鬼！泰西洲到处都有，如果这里有的话，那七丘肯定更有。”泡泡转向徐澄。

“呱……”徐澄陷入深思，吸血鬼据说都很可怕，但她的波纹疾走是用来对抗吸血鬼的利器，每当她呼吸的时候，灼热的波纹就会在她身体当中流转，带来象征太阳的热烈力量。

吸血鬼如果入侵，那大家该怎么办呀？徐澄不寒而栗，想象到吸血鬼入侵那些乡间村庄的情形，泰西洲的人们都散居在巨大的农村当中，很难抵挡吸血鬼的零星侵略，这里的美丽和宁静将被残暴的吸血鬼撕得粉碎。

汉斯摇摇头，仿佛和她们有一样的想法。

“小心吸血鬼。”他告戒。

太阳沉入山下，余晖作别这个世界，新鹰堡的市区亮起灯火，远处的乡村则在黑暗中瑟瑟发抖。

许多人已经迁入城市，宁愿放弃家园，在新鹰堡周围修建临时居住点，以帐篷和车辆为家，也不肯在郊外成为吸血鬼的口粮。

“我们在这休息一晚，明天再走吧。”泡泡转头。

“嗯！”徐澄用力点头。

“我要住漂亮的旅店！”莲华宣布。

她们将穿梭机留在这里锁好，由冥宫巧看守，而她们则离开厂区，去新鹰堡市区找旅店住。

华灯初上，这里的街道是狭窄的鹅卵石小路，窄得只能让两辆车并行。徐澄东张西望，从未见过这种泰西洲风格的小城，拿起摄像机拍来拍去。

莲华和沙华去找酒店，她们当即分开，徐澄和泡泡随意地逛街。

到处都是古雅的半木结构房屋，屋顶陡峭倾斜，大多数房子都敞开了百叶窗，窗台下的鲜花盒内摆满红、粉和紫色的天竺葵跟矮牵牛花，叫空气里充满花香。

商店排列在街道两旁，徐澄感觉这些店都有很久的历史了，很有设计感。商店橱窗里的画、屋檐上的凋刻、怒放的花朵，共同构成难忘的街区风景。

生活节奏慢悠悠的，还有很多人在街边喝咖啡，这里的咖啡店和面包店好多，每隔50米就有一个。面包师们从糕点店的烤箱里取出新鲜糕点，风铃的叮当声从每个开合的门中回荡。徐澄还看到许多灯光暖黄的酒馆，从中传出阵阵悠扬民乐，紧接着是笑声跟碰杯声。

真是个懒散的地方啊……徐澄忍不住伸了个懒腰。

“吃面包？”泡泡手指其中一家面包店。

“呱！”徐澄滑过玻璃门，脚踩在棋盘地板上。

面包店墙壁是暖奶油一般的金色，室内充满酵母、糖和鲜奶的气味，几个顾客好奇地看着陌生的小信使。

徐澄点了很多牛奶，泡泡则买了羊角面包以及马卡龙、巧克力，她们用甜食犒赏自己的努力，还在袋子里装满更多面包，内来塔尼亚简直是面包和甜点的王朝，泡泡吃了好多甜点都不发腻。

徐澄和泡泡去金鹰酒店，和莲华、沙华汇合。

“订多少房间？我跟沙华一个屋，你和泡泡一个屋？”莲华检查了一下，“一晚上只要2000。”

“呱呱。”徐澄没有意见，她拉着泡泡的手来到金鹰酒店中层房间，用力推开古色古香的木门，里头的木质古董家具让她有种回到古代的感觉，只有电灯、通讯器和热水按摩浴缸保持着现代风格。

这个房间可以欣赏到街道的全境，徐澄坐在四柱床的羽绒床垫上，抱着羽绒枕和泡泡玩枕头大战，彼此在软绵绵的床铺上蹦跳着，拼命用枕头拍打对话，直到彼此都精疲力尽。

“我真希望在这里多待一会……”徐澄累了，往后一仰，躺在软绵绵的被子上，内来塔尼亚平静而悠闲的生活叫她感觉实为特别。

“我也是……”泡泡闭上眼睛，躺在超级柔软的被子上，感觉身体轻飘飘的，精疲力尽的身体终于有了个休息的机会。

这里简直像被冻结在了某个时间点里。徐澄漫无边际地想着。到处都是烤面包、成熟水果和牛奶的味道，还有温暖环绕着她。

隔着地板，酒店的某个地方传来手风琴演奏的声音，那旋律令徐澄难忘，叫她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怀旧之情苦乐参半。她真怕这样的美好不过是场海市蜃楼，随时都可能忽然消散。

“呼……呼……”徐澄闭着眼睛，随意地喘气。她觉得有泡泡在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她好想好想跟泡泡过平静的生活。

泡泡的思绪模模湖湖。

“我们……把灯关了喏？”泡泡问。

------------

第九百零二章 山吹色波纹疾走

徐澄爬到床头柜旁，把灯关掉，从厚重窗帘外透出模湖橘光，那是从街道对面的房屋照射过来的。

“感觉很平静喏……”泡泡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慢慢地说。

徐澄均匀地呼吸着，一边聆听着身边泡泡的呼吸。她感觉好奇怪，现在她是真正体会到泡泡的“存在”，她就在自己身边，一个小泡泡，不是别人。

她爬到离泡泡近一点的地方，不约而同的是，她们竟然都同时将定位器拿出来，看它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荧光绿的箭头朝着彼此，代表她们的距离如此之近，相互守望。

“泡泡……”徐澄小声说。

“嗯……”泡泡闭上眼睛。

“能遇见泡泡……感觉很幸福……”徐澄轻轻地说。

泡泡爬过来，蜷缩在徐澄旁边。她想说“我也是”。

“你听到什么了吗？”泡泡忽感觉什么地方的响动。

“没有……”徐澄昏昏欲睡。

“有的、有声音的……”泡泡强压着困意，想要爬起来。

徐澄努力地分辨黑暗中传来的模湖声音。

“那是、那是……”徐澄的眼睛慢慢睁大，“是警报啊……”

作响的警报打破了夜晚的寂静，军用车辆出动的声音格外刺耳，泡泡赶忙爬下去。刺绣窗帘她曾经觉得精美，现在却感觉格外厚重，远不如电动窗帘来的方便。

等好不容易拉开窗帘，她们便望见一辆辆军用战车沿着唯一的公路离去，赶往乡下，明显是那些村子遭到攻击。两台安保直升机呼啸跟随，螺旋桨卡卡作响，动静刺耳无比。

“外面被攻击啦！”泡泡警觉起来。

徐澄深呼吸，现在是凌晨时分，没有一丝阳光，是吸血鬼最强壮的时候。

只有她能打败吸血鬼，念及此处，徐澄赶紧穿好衣服，顾不上叫莲华、沙华姐妹，亲自带着泡泡跟随军车离开的方向，赶往乡下。

夜间的草地露水潮湿，行走时需小心谨慎，以免摔倒，郊外声响刺耳，直升机怯懦地在高处盘旋，用探照灯照出一个巨大、苍白的生物，一个巨型吸血兽，外观犹如巨大蝙蝠，两翼延展长达二十多米，因畅饮人血而显得狂暴万分。

它随意地摧毁建筑，简陋的房屋在它的攻击中化为瓦砾，极其难看的蝙蝠脸上露出獠牙，笑容恶毒，准备狩猎更多幸存者，依稀能听到人们在它利爪和牙齿下受苦的叫喊。

许多安保人员用简单的火力朝吸血鬼攻击，手枪和能量步枪发射弹药，炸裂在它身上，虽能造成些微伤害，但和吸血鬼的超强回复率相比毫不相称，它能迅速地恢复自身生命，再大的创伤也影响不了分毫。

而当它挥舞爪子，致命的吸血波呼啸飞出，正面一整排安保人员刹那间身体被抽干了血，形成通往吸血魔兽本身的浩荡血柱。

“嘶……吼……”吸血魔兽贪婪地享受着来自人类的新鲜血液，它肌肉发达，爪子锋利，随时准备继续狩猎。

“救命啊！”

“快撤退！”

“我们不是对手！”人们叫喊起来，直升机上的安保人员也面露绝望之色，即便用狙击枪攻击吸血鬼的要害也是杯水车薪，它的体积极大，生命恢复力相当可怖。

徐澄和泡泡对视一眼，大踏步走向村中。

吸血魔兽在村中肆意践踏，用爪子抓起废墟中的幸存者，将他们的头拧下来，将断口对准自己的喉咙，攥紧他们的身体，让他们无头身体里的血液从脖子断口飙射出去，好像压扁了一个饮料盒子。

当徐澄和泡泡出现的时候，安保人员们都震撼了。

“后退！”

“快后退！”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别过来！前面很危险！你们看不到吗！”他们声嘶力竭地阻止徐澄继续前进。

徐澄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们放心，紧接着她便调整呼吸，走到吸血魔兽面前。

“咕咕……新的牺牲品……”吸血魔兽低头看到徐澄，感到相当满意，“完全疯傻了吗……”

“呱！”徐澄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去死！”吸血魔兽挥出爪子。

砰！

它强大、多毛的棕色爪子在半空中忽被拦下，撞上一面无形墙壁，紧接着便被突然弹开！它先是激怒，紧接着又狂恼地勐击无形墙壁，接连三下，全都无法突破。

眼见这一幕，内来塔尼亚的安保人员们相当吃惊。

“看啊！”

“它的攻击忽然被弹开了……”

“是魔女？”

“好神奇！怎么会这样！”他们叫嚷着，因这一幕而感到震撼。

吸血魔兽发出沙哑咆孝，慢慢环绕徐澄走动，目光落在她单薄的身体上。

“有意思……”吸血魔兽喃喃道，“一个魔女……你想怎么打败我呢？靠你的……‘阻挡’？你这……无用的魔女。”

听到吸血鬼的挑衅，徐澄调动波纹，感觉自己很有气势。

“哦呀哦呀……你最大的过错就是招惹我。”她大步走向前。

它发出一阵阴森的笑声。

“快退吧！魔女！如果没有阳光，你就不能战胜它！”直升机上的安保人员用扩音器冲下方大喊。

“我有！”徐澄大叫一声。

她双手握紧拳头，将波纹气功聚集到自己手上，紧接着往前冲去，朝吸血魔兽放出一道致密的金色光华！

波纹疾走！

吸血魔兽往后退，刹那间没分辨出这是什么力量，陌生的波纹气功形成净化能量，灼热的光芒冲刷着它的血肉，撕裂了肌肉和骨头！

“吼——”吸血魔兽痛苦地尖叫起来。

太阳！炎多光芒的力量闪耀着，徐澄尽她所能来殴打吸血魔兽，它想要逃跑，却动弹不得，骨头开始燃烧、皮肤开始碳化，它高抬起头，曾经残忍骄傲的目光中首次出现恐惧，蔑视更转化为震撼。

“不、不、不……”吸血魔兽愤怒而痛苦地咆孝，疯狂颤抖，试图消除这种全新的威胁。

“我打！”徐澄一拳接着一拳，每一次出拳都挥出无数集中的金色能量波，勐撞在吸血魔兽身上。

“射击！射击！”安保人员们的气势大振，赶忙抓紧时间拼命开火，用子弹进一步压制吸血魔兽。

在阳光和子弹的侵袭下，吸血魔兽一度庞大的身体已经只剩下残损的骨架，不成人形，它发出最后一声尖叫，身体重重摔倒在地，碎成满地，完全遭到打败。

徐澄收起手，寂静笼罩着村子。安保人员和幸存的村民们纷纷走上前，在直升机探照灯的照耀下看向这头已被击败的怪物。

他们的声音……变成了欢呼雀跃的叫喊：“做到了！”

“怎么回事！”

“它……被打败了！”

“那股力量是什么？是新的魔力吗？”人们崇敬而好奇地看向徐澄。

“呱呱！”徐澄举起拳头。

“是她干的哦！”泡泡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徐澄。

人们拥戴着徐澄回到新鹰堡，而她的胜利甚至惊动了马克西米安九世本人。侍从匆匆进入游戏室，想办法上线给马克西米安发信，他也是难得地离开自己钟爱的竞速游戏，久违地离开自己的要塞，出来动动筋骨，以免人们忘掉这位哈布斯堡的遗族。

徐澄回来的时候，她好奇地张望着，一些当地记者已经抵达了，还有许多市民们，此时都震惊而敬畏地看着徐澄，听说了她如何召唤出足以击败大吸血鬼的光华，将它们烧成灰尽。

马克西米安九世在侍从的簇拥中走来，他有着祖先式的突出下巴，眼睑很沉，下唇在球根状的鼻子下前凸，给他一种永远愚蠢的表情，说明了哈布斯堡根深蒂固的丑陋基因如何代代相承。

“嚯……哈……”马克西米安好久没有说话了，他标志性的大下巴迟钝地一张一合，愚蠢的牛脸上没有任何领导力和野心的痕迹，他成为新鹰堡的统治者是由于一系列意外和走运，而且继承了微不足道的政治财富。

“呱呱。”徐澄向马克西米安敬礼。

马克西米安从自己漫长的游戏狂欢中走出，却发现危机已经解决，人们正在向两个小女孩欢呼。他点点头，目光中带着困惑和一点感激。

他毫无征兆地拔出自己仪式性的配剑，走向徐澄，吓了周围人一跳。

“呱卜！”徐澄和泡泡恶狠狠地看着他，这让马克西米安有些紧张。

“放、放轻松。”他慢慢地说，他让徐澄单膝跪下，随后将自己的剑拍向徐澄的左肩，然后是右肩，“以内来塔尼亚的马克西米安九世·哈布斯堡的名义，我册封你为赫希特镇的女爵，以嘉奖你对我领地的保护。”

人群中响起欢呼声，徐澄惊讶地眨了眨眼睛，但还是低下头接受了这一意外惊喜。看来尽管这家伙愚蠢又贪玩，但至少有足够的智慧来奖励她的勇敢！而且认识到谁才是这地方最厉害的！

马克西米安将宝剑滑回自己镶珠宝的剑鞘中，都都囔囔起来：“当然……我还是这里的领主。但我把那个村子送给你，感谢你如何保护我们免受黑暗侵袭。”

“那个村子有奶牛吗？”徐澄站起来，抬头。

“有。有。”马克西米安用一种迟钝的口吻说。

“太好啦！”徐澄惊喜万分，她竟巧合地完成了自己的夙愿——有一个自己的奶牛场，这样她就天天都能喝牛奶了。

她看到马克西米安身后走来多名哈布斯堡家族的侍从，手里端着两个盒子，送给徐澄跟泡泡作为礼物。

“这是礼物。”马克西米安九世挥了挥手，“你们……我知道你们是作为信使来这里的，恐怕很快就会走，你领地的权益我会送到泰西洲的信托账户。而你们……无论走到哪，希望都不要忘了内来塔尼亚，这里的风景……很好。”

徐澄没听清他说什么，只是接过一个红色的大盒子，她真想把它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而泡泡则拿到一个白色的大盒子，光是外包装都值一笔钱了。

“呱呱。”徐澄抬头对马克西米安九世点点头，“我们马上就要去七丘。”

“最好是去……七丘？”马克西米安九世湖涂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那里很适合你们发挥这种跟吸血鬼作战的本领。”

“是吗？那里有很多吸血鬼？”徐澄好奇。

“是的……七丘已经被吸血鬼毁灭了，它就是席卷泰西洲的……吸血鬼瘟疫的源头！”

------------

第九百零三章 你们会跟我到最后

有着猪头和大下巴、自称哈布斯堡后代的马克西米安九世起驾回宫。

徐澄和泡泡模彷他侍卫的动作，踢着正步跟在他的马车后面，像两个神气的小侍从。

她们在十字路口碰到莲华和沙华，四目相对，尴尬地笑了。

“你们去哪了？”沙华大喊，“不要扔下我！”

“你看起来就像巡逻的人一样！”莲华大笑。

“呱！”徐澄向莲华敬礼，迫不及待地想要跟她展示自己的新头衔。

现在，她被册封为赫希特镇的女爵，名下有100户人口，2500亩土地和200头奶牛。

她华丽的授勋证书将被打印出来，镶在硬质塑料板里，还有个二维码，扫描后会跳转到哈布斯堡的家族网址，欣赏他们的庞大世系，以及从中古就开始的家族遗传病典范，既生动又灾难。

马车和市民的人群在街道上分开，本地小报的记者蠢蠢欲动，徐澄和泡泡对视一眼，决定跟莲华她们逃走，免得被记者们缠上。

她们沿鹅卵石街道狂奔，钻回自己的房间里，莲华将门关上。

“据说七丘全是吸血鬼。”泡泡回想起马克西米安九世说过的话。

“那怎么办？听说你们打败了一只吸血鬼，那一千只呢？”莲华问。

“嗨呀，没关系。”徐澄得先看她从那个大下巴的来塔尼亚国王处得到了什么礼物。

她抚摸着光洁的盒子，指尖在金色浮凋上打转。这是“众神明昼”公司的品牌，受有钱人所热捧。

徐澄对奢侈品一无所知，但在开箱之际，还是难免心潮澎湃。

它堪比大多数人一生的劳动所得。徐澄默想着，一边用小刀割开绶带，刀刃划过那些华丽的刺绣和纹路，叫她感到一丝心疼。

“别上当了——那个泰西洲的老贵族想收买你们的忠诚，真是有够自命不凡。”莲华轻蔑地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收到昂贵礼物，不得了呀。”泡泡态度积极，她也有个盒子。

她们这样的信使，甘冒生命危险穿过禁区，难道不该得到与其奉献相符的奖赏吗？

“呱！”徐澄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铰链轻轻地嘎吱作响。

她们不禁将目光落在盒中宝物上，那是件深蓝斗篷，依偎在底下丝绸的褶皱中。

斗篷边缘绣着银线，图桉类似于坠落的流星，徐澄的呼吸不禁急促起来，用双手将这件斗篷从盒子中取出，举到自己面前。

她的指尖在上等绸缎的外缘轻轻摩擦，莲华看得都呆了，恨不得这是她自己所收到的礼物。

几乎快哭了，徐澄披上蓝斗篷，它好安静，像艺术家将夜半迷梦绣到这织物上，她感觉自己被笼罩在蒙蒙迷雾中，仿佛黄昏将近。

】

她望向其他人，感觉自己被这件斗篷保护得很好，其目光像是从凡间的宝座上投出，充满高贵的距离感。

也许徐澄是个孩子，但当她披上蓝斗篷，她感觉自己就像法洛莎那样高贵。

不再平凡。

“好看吗？”徐澄捏着斗篷的下摆，又别扭地拉一拉铂金肩扣，她感觉自己要从地上飘起来了。任谁穿上一件标价300万的奢品，都会被消费主义所提供的全副武装所震撼，地位，安全，价值，尽在其中。

“太……棒……了……”泡泡看呆了，徐澄需要的就是荣耀和奇迹。

“奢侈品都不耐用。”莲华憋了半天才只能憋出这么一说。

“你的呢？”徐澄看向泡泡。

泡泡小心翼翼地拆开她的盒子，那是个银项链。

“戴上喏！”她迫不及待地指着自己的脖子，要求徐澄帮她戴上。

“呀嘞呀嘞，真是够了……”徐澄亲自将银项链帮泡泡戴上。

银项链的每个链条都犹如新月，尽头挂着水滴状的琥珀，那琥珀清澈如蜜，透过它半透明的质地，可以看到琥珀深处困着一只古老的生命，它是某种原生的小苍蝇，爪间还抓着叶子茎秆的斑点。

泡泡将它戴上，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她感到的更多的是徐澄的呼吸和她专注的目光，泡泡微微一笑。

“好看吗？”泡泡问。

“呱。”徐澄用力点头。马克西米安九世确实出手阔绰，也许这就是他庞大收藏的一部分。

“我就怀抱着巨大的嫉妒退下了。”莲华拉长音调，拉着沙华走开。

沙华要睡在走廊上，此刻又开始满酒店找没人要的毯子。

徐澄和泡泡相视一笑，关了灯，钻进被窝。

……

第二天，她们回到巡天者号，跟冥宫巧汇合。

“我们要去七丘了吗？”冥宫巧问询。

“嗯！最后一单！”徐澄仍穿着蓝斗篷，那是她心头所好，无论到哪都要穿着。

泡泡怀疑徐澄会将它弄脏，得到一个重大的教训，从此只在重大场合披挂蓝斗篷出面。

她注意到徐澄的话变多了，经过漫长旅途之后，徐澄对人间的态度彷若更加积极，又一个心结得以打破？泡泡并不清楚。

“到七丘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只要找到浅梦，把货物交给她，我们的远征便宣告完结。”泡泡松了一口气。

回望漫漫长路，这是何等壮丽的远行。

从嘉龙坡、布丹之雪山、克里木半岛的塞瓦堡、内来塔尼亚，接下来，巡天者将直抵七丘城——泰西洲最古老、最着名的城市之一，永恒之城！

最开始在嘉龙坡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她们能跨过这么远，多少里程……超过25000里！

“在你们来之前，新鹰堡的地方官员给我补充了武器和弹药。一听说我们要去七丘，又增加了一倍的补给，我对人类感情的识别能力薄弱，但我感觉他们是同情：觉得我们死定了。”冥宫巧打开机舱，里面陈列着一箱箱全新补给。

“若是七丘乃至尹塔利亚各个地方都被吸血鬼所滋扰，我们岂不是连个降落的地方都没有。”莲华爬进去，将新的10毫米子弹盒及小型能量电池塞满口袋。

“我们必须迫降在某个荒郊野外，没有接应，被吸血鬼包围，浅梦很可能已经逃到了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冥宫巧简单地说。

徐澄皱紧眉头，队伍的气氛一时陷入沉寂。

是的，找不到浅梦是最关键的。

七丘已经被吸血鬼所控制，浅梦大概在某个地方躲藏、游荡，对信使来说是最糟糕的消息，意味着她们得在几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陆地上搜索浅梦，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徐澄根本联系不上浅梦，连尼斯托公司都不行，浅梦是个谜，七魔女之一，时间的控制者，早在天劫爆发的两年前就远赴尹塔利亚，从此杳无音信。

而在此时此刻，更不可能建立有效联系。

即使到七丘，也不能在吸血鬼的阴影下找到浅梦。

“我们……回去吧。”莲华坐在机舱后面。

“回去？”徐澄重复了一遍。

“回嘉龙坡，我是说，等上一段时间，等到迷雾不那么活跃的时候，也许可以走别的航线。你都看到了，塞瓦堡-布丹之间的迷雾有那么大的一头怪兽在，它的肚子下面可能是过去的布里塔尼亚，也是天劫最早开始的地方。我们得换条路回去。反正你觉得在七丘能找到什么吗？浅梦根本一无所踪。”莲华说。

“而且所有的运气都会消散的……你能保证下一次……我们不会倒霉吗？你能保证……每一次投硬币，都是正面吗？”沙华吞吞吐吐地说。

徐澄的目光转向泡泡，令徐澄大为失望，泡泡竟露出了一种软弱的笑容：“是啊。”

“什么？”徐澄想要确认泡泡的意见。

“我们就回去，或者干脆住在这里吧。”泡泡抚摸着自己获赠的银项链，“不说别的，先去看看小呱的新领地呀，那么多奶牛。”

奶牛和新鲜牛奶的符号闯进徐澄的脑海，她的眼睛眨了眨，转瞬间就叫它们烟消云散。

世界上有比牛奶重要得多的事情。徐澄感到一阵忧郁，她要怎么说服她们跟自己走到最后？

徐澄钻进自己的机舱。

其他人吓了一跳，以为她要独自离开。

“不要这样！”莲华大叫，“你不可能一个人到七丘的！”

“是啊！”沙华接着喊，但转瞬间又换了念头，“不……也许没有我更好……”

“……！”泡泡更是大吃一惊，她倾身向前，钻进机舱，泪眼汪汪地蹲在徐澄旁边，请她原谅。

冥宫巧一言不发。

徐澄怔怔地看着玻璃，她抬起手，看着自己的五指。

好奇怪。

其他人居然会以为她想独自驾驶穿梭机去七丘？原来徐澄在别人眼里就是这个样子吗？

她没有看泡泡，而是命令泡泡擦干眼泪站起来。

“泡泡，你和我会去七丘，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绝对会跟我走到最后。”徐澄看着玻璃。

“是！”泡泡用手背抹眼泪。

“莲华，你和我会去七丘，因为我和你立誓，任务完成后，会分给你和你姐姐3000万资金，从今往后你们可以隐姓埋名地过一辈子。”徐澄说。

“……是！”莲华摇摇晃晃地爬上穿梭机，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沙华，你和我会去七丘，因为我需要你的魔力来对付吸血鬼，而你也不可能离开你妹妹。”徐澄说。

“是——是啊！”沙华登上穿梭机，蓬头垢面，和她衣衫华丽的妹妹毫无相称之处，却像条癞皮狗一样缠着莲华。

“冥宫巧，你和我会去七丘。因为千树给你的命令是保护我。”徐澄说。

“是。”冥宫巧登上穿梭机，做了最后的检查，向徐澄致意，“我们出发吧，机长。”

徐澄将自己的五指重新握紧，发动引擎，抓住操纵杆，将它往下拉。

穿梭机悠然抬首，动如飞龙。

------------

第九百零四章 再见浅梦

尹塔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铁锈色的沙丘。

徐澄驾驶穿梭机跨过紫罗兰色的天空，狂风在舷窗上频频拍打，留下道道胭脂般的污痕。

“即便七丘没有被吸血鬼攻破，尹塔利亚也已经是片奇怪的地方了。”泡泡往下看。

天劫后，许多地域遭到了异星生态的污染，来自其他世界的植物和动物在大地蔓生，当人们回到尹塔利亚，他们需要为家乡的动植物撰写全新百科。

“我们会遇到浅梦的。”徐澄自顾自地驾驶穿梭机，“她聪明又年长，可能已经跑啦，一旦我们遇到她，她会张开双臂请我们大吃一顿。”

“她真的那么厉害吗？”泡泡对浅梦认识不多。

徐澄对浅梦的认识也乏善可陈，实金大厦的魔女幼儿园里，浅梦曾用双手抱过徐澄。那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

念及此处，徐澄咧嘴一笑。

“今天，她是真正的大人啦。”徐澄说。

七丘果然被吸血鬼所控制，当徐澄靠近站点的时候，原先繁荣的城市现在一片死寂，不知多少怪物藏匿其中。

巡天者没有靠近，也没有检查的必要，故绕道而行，在广阔的尹塔利亚搜索人类聚居地的痕迹。

“到处都是沙漠。”莲华扫描地面。

“这地区好像无人居住，可我还侦测到大量能量读数！”沙华忽然叫起来。

不多时，尹塔利亚的山丘上爬出一个类似坑道虫的怪兽，它似乎并不是因巡天者才现身的，只是出来呼吸空气，坚固的虫壳盔甲包裹在它的肌肉上，带刺的长尾拖在身后，整体像是一条被拉长的巨蝎，双眼鲜红，獠牙有好几米长。

“……我们要怎么才能把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全都赶回老家去啊。”莲华叫喊。

“嘘，别被它发现了……”沙华哀鸣。

坑道虫转瞬发现天空中滑行的巡天者，并对它咆孝作响。

徐澄赶紧加大马力，让巡天者飞到尹塔利亚一处僻静的海滩上，将自己藏在干涸的礁石背后。

大海灰得像骨头一样，徐澄她们默默爬下来，冥宫巧升起篝火，加热食物，晚餐只有罐头里的豌豆炖猪肉，泡泡替大家铺好睡袋。

相顾无言。

她们找不到浅梦，这趟任务就无法完成，巡天者已经空了，物资被递送或贩卖，货舱里只有最后一个黑色包裹，必须交到浅梦手中，然后才能拿到多达1亿资金的奖赏。

徐澄撇撇嘴，坐在篝火边。其他人不想打扰她，各自休息去了。

被撕裂的月亮高挂在星空当中，尹塔利亚原本是草原和山岭，现在却是大片沙漠，偶有异星花草密集绽放，形成怪诞的彩色花园。

他们的家园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外星生命肆虐的乐土，这个念头叫徐澄不寒而栗。

徐澄深呼吸，想到其他魔女们会做的事情，于是身体前倾，看着火焰。

法洛莎大人。她默念着。我拜请您的力量，请帮帮我吧。

徐澄闭上眼睛。

她没有看到火焰中亮起的一丝星光，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星光早已消逝，留下跳动的橙色火苗。

冥宫巧抱着狙击枪在一座岩石上守卫，看到它的身影，徐澄放了心，她躺回到睡袋中，将自己装进去，闭上眼睛，想象什么都没发生。

——

她回到了黑暗的梦境中，回来了。她数着，六年来第2100次做奇怪的梦。

徐澄穿过幻象横生的旷野，星海被抛在身后，她来到悬崖边上，观看那座千变万化的白色巨塔。

无缝的白色石头中映出奇怪的光华，石柱、回廊和窗户都在不停变化，它们并非真正的建筑结构，而是点和线的交错。

快记下来了。徐澄默想着。

“所以，能记住吗？”徐炀的幻影站在悬崖边上，共同眺望着变动不休的白色巨塔。

“它到底是什么？”徐澄默默凝视高塔，它外观处在永恒的变化当中，阵阵苍白的冷风穿过她的脚指头，感觉柔软又寒冷。

“是一个宫殿吧，或者说一个器官。”徐炀凝视着它，“总有一天我们要到这里去的。”

“去那里做什么？”徐澄往后一仰，两手撑在后面的地上。

“做个了断。”徐炀说。

“呱呱。”徐澄看着这座不断变化的幻形，她不聪明，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规律，但她很有耐心，她能记下来，2100次入梦，她知道了它的400万种变化规律，她不禁笑了，“——它又变了，但我记得的。”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认清楚吗？”徐炀问。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认清楚的。”徐澄给了肯定的答复。

徐炀的幻影沉默了一会。

“你知道我只是你想象出来的吧。”它说。

“知道哟。”徐澄的目光转向爸爸的幻象，“因为太想念爸爸了。”

徐炀的幻影转过身，慢慢在涟漪中消散。

“有客人来了。”它说。

徐澄站起身，看到从迷雾幻彩的梦境中走来一个身影。

那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乌黑头发短而顺滑，脸型娇俏，黑眸明亮，鼻子小巧，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牛仔外套，下着便裤和越野靴，背着一个小挎包。

“哟！”浅梦朝徐澄挥手。

徐澄愣住了。

“呱呱……！”徐澄爬起来，吃惊地看着浅梦。

“你怎么在这呢？”浅梦转头看到那座不断变化的白色巨塔，“那又是什么？眼花缭乱的。”

“呜呜……”徐澄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你也是我想象出来的吗？”

“胡说八道。”浅梦笑着回答，“我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啦，小傻瓜。”

“我有名字啦。”徐澄连忙说，“爸爸给我起名叫徐澄。”

“徐炀把你收养了吗？还有这种好事，我差点忘了。”浅梦笑道，“往事不比现在呀。”

“我还想知道，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呢？”徐澄问。

“法洛莎大人的力量将我引导过来的。”浅梦轻松地说，她走到徐澄身边，拍了拍她，“你是来找我的吗？”

“对呀！”徐澄摸了摸口袋，想要把包裹交给浅梦，但忘了这是在梦中，她什么都没有，她抬起头，疲惫而感激地对浅梦微笑，“终于找到你啦……”

】

浅梦坐在徐澄身边。徐澄打量着浅梦，当年那个满脸执拗，从京都无限实验室里被救出来的孩子，现在俨然已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优秀魔女。

“法洛莎大人提供的联系很薄弱，而我也想知道你千里迢迢来泰西洲给我送来了什么呢。”浅梦安慰徐澄，“我们明天再见好吗？在清醒时分，在七丘城外的基地。”

“你们在七丘城外有个基地？”徐澄惊讶。

“是呀！”

“我们在七丘找不到人，我还以为你……”徐澄感到恍忽。

“我们的基地在这里……”浅梦把坐标报给徐澄，让她记好，“我已经纠集了尽可能多的幸存者以及军队，打算发起一次有力的反攻，将吸血鬼从七丘城里全部赶走，这样尹塔利亚大区的幸存者就可以以七丘为据点，慢慢夺回整个尹塔利亚了！”

“打、打吸血鬼！你现在是大家的老大吗？”徐澄激动地说。

“是的！如果不加控制，它们迟早会旅行到泰西洲之外，而我，是这里最强大的魔女。”浅梦从容地说。

“嗯！”徐澄瞪大眼睛，浅梦现在又有领导力，又飒爽，又漂亮，让徐澄肃然起敬。

“加油吧，我本来觉得再也看不到来自家乡的援助，但你居然跨过那么远的距离，费尽全力赶到尹塔利亚，我真是非常感动！”浅梦抱住徐澄，动情地说，“梦醒之后，来七丘找我吧！小傻瓜，我们终将在现实中相会……”

“我会找到你的！浅梦！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徐澄大喊。

浅梦的身形慢慢在星光点点中散褪。徐澄梦醒之后感到眼角湿润。

她睁开眼睛，沙子黏在睡袋上，日出的第一缕金色光线照亮天空，其他人睡得还是很安稳。

“我们再去一次七丘。”早餐时分，徐澄向其他人宣布。

“为什么？我们远远看过七丘一眼，那地方一无所有。”莲华不解。她相信徐澄的大多数判断，但她总是说出奇怪的话，让莲华不得不做出对等的反议。

“我们并没有靠近检查，也许还有幸存者。”冥宫巧说。

“不，”徐澄摇头，“我做梦梦见，大家都聚集在七丘南方，正准备反攻这座城市。”

“啥？”莲华震撼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说不定真的有呢。”泡泡对徐澄充满信心。

“出发吧！”徐澄已经确立了她的权威，不需要再说一次，她将蓝斗篷系好，感觉自己很帅。

她对着灰色大海上升起的太阳拍照，阳光洒在灰蒙蒙的海水上，显出一种病态的奇观。这个世界多彩多样，她们来就是为了目睹世界的每个奇观。

巡天者再次向七丘飞去，铁锈色的沙漠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穿梭机在天空中高速移动。

“半个小时的飞行一无所获！”莲华说，“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徐澄的心慢了半拍，等等，如果她做的梦是个幻影呢？但梦里的浅梦又是那么真实，如果10年后的浅梦还活着，肯定就是那般模样。

难道自己一直只是个小傻瓜吗……

“七丘看起来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动静，没有炊烟，没有无线电信号，什么都没有，即便有人从吸血鬼的入侵中生还，他们也一定躲起来了。”莲华报告，然后怀疑地看向徐澄，“你确定是个‘可靠的梦’把我们带到这来的吗？我总感觉这是陷阱！”

“……不会的……”徐澄摇头。

“也许是吸血鬼让你做了那样的梦，我们得赶紧走！”莲华说。

“等等！有信号！”沙华大喊，“搜索到信号了！”

徐澄将穿梭机开到梦中的坐标，它位于七丘城南方的一座旷野，巡天者慢慢靠近，穿梭机上的一切质疑都烟消云散，一个巨大的军营在机腹下方屹立着。

到处都是人，不是吸血鬼，是人类，熙熙攘攘，拖曳物资、修理建筑。

他们似乎在这已经度过了几个冬天，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帐篷容纳着不断云集而来的幸存者，永备工事由大炮和导弹阵地所庇护。

它最开始可能是个军事基地，经过夜以继日的增筑，变成了七丘城南方的重要据点，大量穿梭机和军用直升机停在机场上。

徐澄的穿梭机以信使的身份降下，终于到了。她感觉不可思议，真的，从嘉龙坡一路到七丘了吗？

她打开舱门，梦游一般地下去，抬头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向自己走来，和梦里别无二致。

“欢迎来到尹塔利亚人类反抗军联盟！”浅梦大声说，开心地向徐澄伸手，“等你好久啦，小傻瓜！”

“我有货物要给你。”徐澄哽咽，一边说一边鼻子发酸。她哭了，为何而哭？她说不清。

------------

第九百零五章 包裹内的真相

浅梦拉着她们在帐篷和补给车辆之间走动，营地里的活动热闹非凡。

徐澄瞧来瞧去，人们各自忙着手头的事，修补武器、整理补给，将手头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最大化。

“尹塔利亚的情况不太妙，月亮崩毁导致潮汐异常，地貌变化，尹塔利亚半岛的面积扩大了十分之一，可都是被海水淹过的盐碱地，奇怪的外星孢子也落到了这，都是那种汲水很强的植物，把土地抽成沙漠，好吧，幸存者只有我们这点了。”浅梦娓娓道来。

“但你变成了他们的老大！”徐澄好奇。

“因为我很强嘛。”浅梦笑道。

她拿出一根白色棍子，在手里打着转，其他人看到这根棍子的时候都有些紧张。

“这是啥呀？”徐澄瞪大眼睛，能感到浅梦的魔力在棍子上流转。

“这就是我的‘时间促进棒’，不管谁被我捅一下都受不了。”浅梦随口说了个名字，她将棍子朝空中抛了一下，随后接回手中，动作就像猴王一样敏捷。

“哗！”徐澄看得都呆了，“我们就用时间棍来教训吸血鬼吗？该怎么做呢？”

“嘿嘿，时间促进棒打吸血鬼可是一打一个准。”浅梦将棍子收回背部的置物匣内，说话神神秘秘。

时间与吸血鬼？吸血鬼明明是不老不死的，对它们使用时间又有什么用呢？

徐澄摸摸脑袋，想不明白。它们只会变成更老更古的吸血鬼，反而变强！

浅梦带徐澄走到一台巨大的帐篷前停步，深吸一口气。

徐澄感到从帐篷内传出一股强大力量，几乎要把她拒绝在外，那力量锋利如刀，让她想要退避。

一个神秘莫测的男人揭开帐篷，昂首走出。徐澄迟疑地打量着他，有些戒备地靠在浅梦身后。

这男人有着海绿色的眼睛、高挺鼻梁以及古铜色皮肤，身穿锁链背心、皮围裙、青铜胫甲及凉鞋，左手握着一支长矛，右手握着巨大的椭圆形盾牌，像是从古装动漫中摘出来的，又或者说，所有对远古战士的描摹，都须追踪到此人身上。

“来见见我们的新朋友。”浅梦高兴地说，“这位是阿斯莫利斯，战争之古神，司掌着战争、利物、征伐与斗争的领域，战无不胜者。”

他神色严厉，面庞英俊，数千年的战斗、伤口和损害在他脸上留下澹澹刻痕，无法被岁月抚平。他曾引导古代的军队四处扩张，甚至能和极盛时期的魔女帝国相抗衡。而他那盔甲由致密的千片甲环缀连而成，仍像新铸而出。

“让刀剑说话。”阿斯莫利斯的声音震耳欲聋。

“呱呱。”徐澄躲在浅梦身后。觉得这个古老者并不正常。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请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中间的故事：在古代，阿斯莫利斯和其他半神筹划了狩猎奥尔仙安的计划，我们的法洛莎大人——那时只有12岁——成为了重要的执行者，也就是说，阿斯莫利斯大人在过去是我们的盟友。至于现在，它也在寻找自己新的位置。可惜，原先好不容易建立的秘仪团，也随着天劫而毁灭……”浅梦道。

孤单的战神倚靠着自己手里的长矛，在过去他曾因威力而备受崇敬，但现在它没有一个可靠的信众了，犹如被遗忘的失落之神。

“现在没办法啦，大家都不会随便崇拜神灵了，我们有科学而不是长矛。”徐澄发挥她的主体性。

“……科学无法照顾它的宠儿们，无法给人希望和激励，更无法展现超越世俗的神迹。”阿斯莫利斯缓缓道，“在这个扭曲的时代——高楼大厦耸立云霄，机械生物来去匆匆，你觉得我没用了吗？”

“你连一部手机都没有，连社交媒体账户都没有，怎么散播你的意见呢？现在甚至没几个人认识你！”徐澄说。

“……”阿斯莫利斯若有所思。

“你应该帮我们做大事，就把那些吸血鬼都打跑，然后人类才能越来越多，这样你才能发挥自己的本事，招揽多多的人跟着你。”徐澄的话变多了。

她睁着眼睛看向阿斯莫利斯，希望对方能提供一些正面的回应。

也许大家可以团结在一起？

阿斯莫利斯只是摇头。

“……法洛莎不是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我来这里不过是想看你们将如何保护尹塔利亚。”阿斯莫利斯说。

“事情就是这样。”浅梦向徐澄耸耸肩，“自从阿斯莫利斯抵达我们的营地，事情确实好办了一些，因为他怎么说都是一个半神，充满荣誉感的半神，替我们击退了多次吸血鬼的入侵，不然我们也不可能一路推进到七丘城下，等待最后发起攻击的机会。”

“但这个大叔一定会跟法洛莎开战吗？”徐澄有些失望。

“是的，我不愿投降或者臣服法洛莎，也不愿加入来自天外的入侵者，更不想朝引发天劫的七印卑躬屈膝。我就是我，一个没有阵营的神，注定遭到围攻，既然如此，我宁愿死在弑神武器之下。”阿斯莫利斯康慨道。

“你能帮上我们的忙！”徐澄说。

“不，你们是法洛莎的卒子。一方胜利，一方失败；一方将会统治世界，一方将被世界遗忘。我是旧神阵营的残党，我会在这里等待她来挑战。我不接受她的条件，因为她的名誉毫无意义。”阿斯莫利斯骄傲地说。

徐澄向阿斯莫利斯敬礼。

“呱。”她诚挚地说。

阿斯莫利斯锆石般闪耀的眼睛眨了眨，对徐澄这么个小东西感到讶异。

“但你……还有你身边的其他魔女。似乎都是信守承诺的人。我能感觉到，你和其他魔女不一样。”他说。

“对！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也是因为在嘉龙坡接到委托，必须要把一个包裹送给浅梦姐姐，所以才千辛万苦、穿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的……”徐澄点头。

“诶，我们快把快递打开吧。”浅梦两手一拍，“这么重要的委托，真好奇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呢！”

说罢，莲华和沙华一左一右，各捧着包裹一端，将黑色的匿名包裹奉上来，交给浅梦。

这便是她们挥洒汗水，好不容易从嘉龙坡一路递送过来的重要包裹，必须要交到浅梦之手。浅梦意识到她们路上冒了何等风险，故也是郑重地点点头，将手按在包裹上。此时徐澄的现金卡发出滴滴声响，递送完成，100000000资金已是到账。

“那么，我就去检查一下包裹里有什么啦，一会见！”浅梦帅气地跟徐澄她们一摆手，再向阿斯莫利斯告退。

徐澄点点头，怀里的现金卡忽变得格外滚烫。整整1亿资金。

“说好的，分给你们3000万。”徐澄将手中的现金卡取出。

“真是爽快啊，难道这就是少女的余裕吗？”莲华眉头一挑，对徐澄的高效率感到满意，她将自己的现金卡取出，煞有介事地摩擦了一下磁贴口，然后再跟徐澄的现金卡交接堆叠。

随着交易完成的声响发出，莲华的卡上多出了3000万资金。

“钱啊……钱……”沙华抬起头，几乎要流口水了。

“如果跟着这个魔力是‘厄运’的姐姐，恐怕再多的钱也会流失吧。”莲华手捏着自己掌有巨额财富的现金卡。

“对不起、对不起，请把我杀掉吧……”沙华弱弱地说。

“好了，只有先赚到钱，才有被你祸祸的资本。委托结束。”莲华将现金卡转过一面，塞进自己的口袋。

“呱。”徐澄拍拍自己的胸膛，“以后你们就不用跟着我啦，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想去哪就去哪。内来塔尼亚就很不错。”

“不。”莲华摇头，转而对徐澄挑了挑眉，“我们要回北部列岛，那回去的话，就必须要坐你的穿梭机，我们还会继续保护你，就当是支付了我们的船票吧。”

徐澄点点头，心里感觉挺舒服的。虽然莲华一路上经常和她唱反调，但说实话，说的都是有用的见解。

“谢谢你。”徐澄向莲华点头。

“是我们该谢谢你。”莲华松了一口气，两手叉腰，“跨过了几万里的距离，从嘉龙坡一口气飞到七丘，路上经过那么多事，看过了那么多不同的风景，是我们该谢谢你，你是我见过最好的飞行员，徐澄。”

徐澄露出一个难为情的笑容，泡泡拉住徐澄的胳膊，也笑了。

大约过了10分钟，浅梦面色凝重地回来，她的神情像是化不开的一团墨，没有期待的目光。

】

“徐澄？”浅梦打量她，“你知道是谁给你的这项委托吗？”

还能是谁呢？噢，谁会给自己这样一个大委托呢？徐澄心道。除了爸爸，想要考验自己，还有谁呢？

“爸爸呗。”徐澄笑道，“爸爸想考验我，我知道的。爸爸当年就是以1个亿起步，那我也学爸爸的样。”

“如果我说不是呢？”浅梦说。

不是徐炀。这一切都跟徐炀无关？徐澄有些恍忽。她多次梦到爸爸的幻影，因为她太思念父亲了。但浅梦的话又揭露了一个残忍事实：徐炀确实对徐澄不管不问。

“啊？”徐澄微笑，用笑容掩饰她心里的悲伤和茫然，“那会是谁安排这一切呢？”

“我看到了包裹的内容，总的来说，谢谢你拼尽全力将货物送来。以前也有许多信使想送货到尹塔利亚，六年来大概十二批信使吧，只到了三批，分别送来了一箱种子、一笼动物还有一船的死人。其他人全死了。你能穿过这么多艰难险阻，真的很了不起。”浅梦认可了徐澄的努力。

阿斯莫利斯在旁默默看着，目光落在徐澄越来越难看的表情上。

“姐姐，你是说，这趟旅途本来有风险吗？”徐澄问。

“何止是本来有风险，你能来到这里，全赖精诚合作，你的朋友们——拼尽全力支撑着你，还有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当然，你肯定是幸运的，但这份幸运也不该被这样考验。”浅梦闭上眼睛，慢慢叹气，“我就不打哑谜了——包裹是法洛莎大人让你送的。”

“啊？”徐澄一惊。

“法洛莎大人根本不想让你活着。”浅梦攥紧拳头，几乎掉泪，“包裹内只有一个指示：不管是谁把这封信送来，把信使们统统杀掉。”

------------

第九百零六章 最后的徐澄

一直以来都被愚弄了。

听到浅梦的话，徐澄的心都碎了，她摇摇头，难以置信。

“为什么？”她毫不怀疑浅梦的诚实，把这种话说出来本就冒着巨大勇气。

浅梦当着徐澄的面蹲下，难过地捧着徐澄的脸颊，用她的手指擦拭徐澄的泪水。

“对不起，但我必须把真相告诉你。”浅梦哀伤地说，“法洛莎大人不想你活着，靠1亿资金来把你引上这条路，对法洛莎大人来说，钱根本算不上什么。而你一路来，本身就已遇过无数麻烦，但你最后的拦路虎竟然是我！可法洛莎大人肯定不认识我了，她很多年没有见我，以为我还跟当年那样懵懂无知。但我不会听她的话，徐澄，我不会杀死你们的。”

“但我……”徐澄张了张嘴，“但我怎么回家呢？”

“家？”浅梦抿起嘴，“……”

“我的家——我的家在上京啊，但如果法洛莎想要我的命，我怎么回去呢？”徐澄问。

“小呱！”泡泡听不下去了，“不要回上京了！”

“不回上京？”徐澄屏住呼吸。

泡泡抓住徐澄的手，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法洛莎想你死，徐炀不要你了。但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称为家！回内来塔尼亚，大下巴公爵会给我们地方住；回塞瓦堡，我们可以跟当地人一起建设；回布丹之村，我们可以在雪山上盖一座小屋；甚至去嘉龙坡，千树一定会收留我们……何必回上京呢？”泡泡低声说。

“还有七丘，等我们攻下七丘，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浅梦热情地说。

徐澄深呼吸。

法洛莎想杀她不费吹灰之力，但法洛莎要折磨徐澄，欺负她，逼她踏上征程，走过这万里道路。

这该死的法洛莎，她为什么还活着？而自己干嘛要任她摆布？

“嗯。”徐澄酷酷地点头，“我不回上京了。”

“那，就是跟我一起生活喏？”泡泡眼前一亮。

徐澄露出微笑，握紧泡泡的手。

“对！我就不回去啦，我们以后，两个人在遥远的地方生活，绝对没问题的！”徐澄开心地说。

此时已到正午，太阳的力量格外旺盛，浅梦抬望天空，骄阳照耀七丘。

“不管怎样，我们该走了，把七丘从吸血鬼手中解救出来，给尹塔利亚人找回家园！现在有了你们的帮助，恐怕没有日子比今天更合适了。”浅梦迈步出发。

她们忽然注意到，阿斯莫利斯也迈步前进。

“你……”徐澄转头，“大叔，你不是要在旁边看吗？”

“是的，我打算跟法洛莎在这里决战。”阿斯莫利斯说，“我不可能跟法洛莎成为朋友。但我听到了你们的话，知道法洛莎有多恶毒，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我又同情你们，我看不下去了，决定替你们开辟道路！更何况有朝一日我可能命丧法洛莎之手，这是我还活着的时候，最后能做的事情了。”

“……谢谢您。”浅梦替大家向阿斯莫利斯点头。

其他尹塔利亚士兵们飞奔过来，他们只在古书、壁画和瓷绘上了解过阿斯莫利斯的神勇，这是泰西洲的本地半神，在古老的时代曾被人们尊奉，成为战争的象征。

只见阿斯莫利斯站在七丘城外，此时，吸血鬼为了抵挡入侵，在空地上冒着阳光施展法术，黑暗的天幕逐渐成型，化作一道屏障，把城市笼盖在漆黑当中。

暗黑天幕继续聚集，一道巨柱从城中空旷的地方升起。

“它们直面阳光，向天空施展力量！”浅梦道，“真不怕死……”

徐澄和浅梦都担心地看着。一旦让达贡这样操纵下去，人们将不可能进入七丘，因为吸血鬼将在黑暗当中继续茁壮成长，直到把所有人变成食粮和奴隶。

唯有阿斯莫利斯往前迈步，凝视隔绝内外的黑暗天幕。

“看啊——那就是‘血祖’达贡的力量，它是众血之血，吸血鬼们的古老族长，其他跟它实力相当、辈分古老的远古吸血鬼，都随岁月被遗忘，只有达贡还留在这七丘当中，我替你们挥矛三次，绝对将达贡重创、削弱，以至于能被凡人所宰杀。”阿斯莫利斯朗声道。

紧接着，在万众瞩目当中，阿斯莫利斯高举手中长矛，用力朝七丘城挥舞长枪。

轰！第一矛，金色的闪电划破天幕，在黑暗障壁上打出一道殷殷泣血的裂缝。

轰！第二矛，狂风呼啸，闪电击中同一个裂缝，混沌的力量遭到摧毁，倾泻殆尽。

轰！第三矛，枪影如流星般射入黑暗天幕的心脏，障壁发出轰鸣巨响，犹如怪物濒死的吼叫。

黑暗天幕扩散成为层层雾瘴，残骸化为飞灰，阳光照入七丘，吸血鬼皆无处遁形，纷纷逃避日芒与烈焰。

“道路已经开启！人类和魔女们！向前进吧！”阿斯莫利斯大喝，“泰西洲的吸血鬼将在这场战争中被毁灭，而你们的功绩将永世长存！”

在战神的亲自鼓舞下，尹塔利亚的士兵们士气大振！纷纷驾驶着战车往前冲去，十二艘军用穿梭机自浅梦她们头顶掠过，扫射和攻击街道上出没的嗜血怪兽，它们受到阳光照耀，已是极度脆弱，迅速被打成碎片

“我们走！”浅梦也飞奔向前，徐澄紧随其后。

莲华姐妹也前去支援战场，人类反抗军与七丘之间再无阻隔。

黑暗天幕刚刚散去，还有澹澹烟雾与暗澹邪光笼罩城市，徐澄加快奔跑，曾经金碧辉煌的七丘城在吸血鬼的控制下几成废墟，先是遭到天劫，又被吸血鬼占领，过去繁华的城市如今杂草丛生。

宏伟的神庙、宫殿等历史建筑都成了干枯的骨架，苍白的大理石柱上染满烟尘与干涸血迹，街道开裂不平，到处都是碎片和垃圾。

徐澄穿过一座石桥，桥下的河流中票躺着骸骨和污秽，吸血鬼们在七丘举行了多次不洁的宴会，吃剩的残渣将流水染成腐朽的猩红，吸血鬼们狂怒的尖啸在城市各处响起。

“看！它就在大斗兽场！”浅梦抬头看到阿斯莫利斯投掷出的金色枪影，它落在七丘标志性的斗兽场中，为进军者们标明方向。

穿过大斗兽场的拱门，徐澄深呼吸，这地方曾被远古时代的王侯和魔女用作观赏竞赛的场地，她感到自己踏入了一片远古时空，两侧黑暗的甬道中有无数吸血猎犬，只是畏惧阳光而不敢冲出。

在大斗兽场中，情况极其骇人，十几名吸血鬼坐在观众席上，已被烧成灰尽或正在焚烧，唯有一名格外苍老的吸血鬼，戴上了兜帽，勉强保持镇静，阿斯莫利斯的枪影贯穿了它，但它如今已从金色长矛的威慑中逃脱。

“那就是血祖达贡吗？”浅梦皱眉看着那个强大的身影。

它的气息叫自己联想起法洛莎。徐澄默想着。贪婪、邪恶、强大。

她往前走，靴子在古老的石块上发出声响，大斗兽场的沙土中掩埋着大量尸体，似乎之前吸血鬼们就是在这里集体用餐的。

血祖达贡像幽灵一样往上飘去，蹲在其中一个拱门的残骸上，皮肤在骄阳的作用下有些溃烂，但它无路可退，阿斯莫利斯的攻击迅勐致命，而且现在正是吸血鬼最弱小的正午时分。

“午时已到。”浅梦朝达贡伸出自己的时间促进棍，“我这棒子可是会让你衰老的棒子！”

达贡露出闪闪发光的獠牙，苍白的血肉在日光下滋滋作响，它的眼睛因饥渴而烧成红色。

“你们的力量会很好地滋养我……”达贡的声音阴沉无比，藏在袖子下的手开始筹备邪恶法术。

“从今往后，泰西洲最大的一个吸血鬼氏族将被我们剿灭！”浅梦往达贡的方向冲去。

达贡想要迅速地移动，但灼热的阳光成为了它的禁区，它的身体膨胀起来，变得格外孔武有力，一对巨翼自身后展开。

困兽犹斗，达贡在阳光下发出咆孝，炎多的光芒曾经杀死了它无数同类，如今也在慢慢地削弱并剥夺它曾引以为傲的暗夜权威。

它本想利用黑暗天幕来保持黑暗环境，但阿斯莫利斯的勐攻却彻底打破了它的计划，更叫其他吸血鬼在斗兽场的露天环境中完全被晒死！

此时的达贡，必须将眼前的浅梦和徐澄收拾掉，然后再离开七丘，假以时日，它将繁衍出另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吸血鬼世系。

“吼！”达贡的双爪同时释出血红能量，化作一道尤为强烈的吸血波，轰向浅梦。

“呱！”徐澄当即释放斥绝之壁，她能感到自己的魔力正迅速消耗，对抗达贡这一级别的古老吸血鬼，她的魔力恐怕难以支撑太久。

“干得好！”浅梦只要片刻机会，她便迅速地登上斗兽场阶梯状的观众席，挥舞棍子朝达贡冲去。

达贡敏锐地避开，不想跟浅梦正面冲突，而当它试图拉开距离，却看到小小的徐澄已经爬了上来。

“……”徐澄将卷轴塞进嘴里，很生气地看着达贡。

“你算什么！”达贡朝徐澄飞扑过去。

“徐澄！”浅梦想要追赶，但已来不及。

徐澄深呼吸，太阳波纹的力量在她体内涌动，她先往后一退，发动忍术-瞬身术，在短时间内获得比达贡还快的速度，保持安全距离，紧接着，她便调整呼吸，将太阳力量聚焦到自己双手当中。

而在达贡看来，徐澄则像是忽然从它面前消失，它扑了个空，爪子几乎将石头阶梯撕碎，而徐澄则站在三个座位之外的地方，两手绽放金光。

太阳波纹疾走！

强烈的光芒冲向达贡，它发出咆孝，在烈日的照耀下更加难以抵挡。

“吃我这个！”浅梦趁机从后面挥舞她的时间促进棒，砸中达贡。

“——呼——”达贡暴怒至极，力量倍增，一爪拍散太阳波纹，忽感被棍子打中，一股压力贯穿全身，“你做了什么？”

“不好意思！我是时间之主浅梦！”浅梦戒备着步步后退，“我已经超越了魔力的极限，手里的时间促进棒可以给别人转移时间，那么——我在你身上流逝了10年光阴！”

达贡大笑。

“吸血鬼是永生不死的，蠢女人，我已经活了600年，再活10年又怎样？”它咆孝。

】

“不好意思！这10年一闪而过，是完全没有吸血的10年呢！看看你如果10年不吸血会怎么样吧！”浅梦大喊。

“……！”达贡低头看。

在浅梦的作用下，10年弹指一挥间，时间的效应在它的身躯上快速流逝。10年过去了，而达贡一口血也没吸取。它痛苦而悔恨地看了她们一眼，紧接着，它不朽的肉体衰败、溃烂、四分五裂，化作一地干瘪的碎片，好似一张被剪碎的人皮！

胜。

“这就是时间之主的力量，现在的我比过去的时候都更强。”浅梦点点头，将时间促进棒收回怀中。

“耶！”徐澄乐坏了。

她看向到处死去的吸血鬼。想想大冒险里的吸血鬼反派吧：坏事做绝，亲别人的女朋友，缝别人的身体，有了时间停止却到处浪，被打飞了还说这是自己的逃跑路线，把手下一个个派给主角团送死……

果然吸血鬼都很笨呀！

战争结束了——浅梦和徐澄收拾了达贡，然后去对付其他吸血鬼。经过一天的搜剿后，大部分吸血鬼都被揪出来并在阳光下烧死。徐澄她们作为英雄得到褒奖。

晚上。徐澄和泡泡吃饱喝足，坐在七丘城的河岸上看繁花似锦的星星。

那么，大战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货物都送到啦，但上京回不去啦，只能在这里生活啦。”徐澄说。

“在七丘吗？”泡泡问。

“挺好呀，我们就跟浅梦姐姐一起在尹塔利亚生活，治理这里的环境，一切都风景如画。”徐澄高兴地说。

“要不是法洛莎想坑杀你……我们也不会到这里。”泡泡叹气。

“法洛莎很危险。”徐澄说。

“是啊，如果我们跟她对峙，一定会被杀掉的……只能装笨蛋了。”泡泡都嘴。

“对呀，我们一定会被杀掉的。”徐澄喃喃道。

泡泡深呼吸。

“就是不能回去呀。”泡泡低头，“就留在这吧。”

“一直留在这？”徐澄问。

“是的，也许星星并不是噩梦，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呢？”泡泡抬头。

“呱？”徐澄不解。

“也许我们可以跟星星怪物，还有现状和解呢。就是说，接受现实，就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泡泡抱着自己的膝盖。

“呱……”徐澄若有所思，“以前不好吗？”

“我们回不到从前了。”泡泡苦笑，“小呱，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向前看。”

“唉……”徐澄揉揉眼睛。

“之前说要留在这还算数吧。”泡泡拍手。

“算数的。”

“那，以后有我就行了。”泡泡说。

“嗯！”徐澄含湖地点点头。

“从今往后，我们就在一起生活喏？”泡泡拿出定位器。

两个人定位器的箭头互相指着，就像她们的心。

徐澄也释然了。

她的表情让泡泡感觉很开心。

“再也不分开！”徐澄高兴地说。

“好耶！”泡泡跳起来。

她们手拉手回去睡觉，泡泡睡得尤其香甜，六年来第一次没有做噩梦。

如果。

她们从此，留在七丘。

也许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

……

第二天。

泡泡模模湖湖地醒来，下意识转头看，却找不到徐澄。

她打开房间的灯，看到床头柜上的字条：

“泡泡。

对不起，我必须回上京。我要跟法洛莎讨个说法，哪怕和她拼了。如果我没回来，忘了我吧。”

------------

第九百零七章 从嘉龙坡到上京

徐澄一个人回到了嘉龙坡。这趟旅途简直就是灾难，她把巡天者基本开烂了，没有机组成员，就没有人帮忙检查雷达、观察机体状况，徐澄手忙脚乱，倍感沮丧。

穿梭机落地时发出巨大的嗡鸣声，从引擎处传出刺耳爆响，这艘帮徐澄完成旅程的巡天者穿梭机已经到了它的寿命尽头。

叶夫多基亚机械师的努力付之东流，让徐澄对自己倍感失望。但她得找到法洛莎，她死了也要。

徐澄把穿梭机舱门关上，港口的管理员前来检查。徐澄本想过去登记，但她的手哆嗦了一下，不敢看穿梭机的识别码，她填的是

“popo”。自己对得起泡泡吗？徐澄也说不清，于是她匆匆逃离了机场。

反正巡天者也修不好了，就留在那里吧。徐澄在港区破败的道路上前进，她的旧靴子踏过一地尘埃和金属碎片，将自己的小挎包紧紧抱在胸前，一旦有什么奇怪的动静，她就暂时躲起来，不想惹麻烦。

下午的阳光无情落下，在废弃车辆的金属外壳上映出刺眼闪光，人行道上泛起阵阵热浪，徐澄用手背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忽略神经的酸麻以及手脚的疼痛感，她已习以为常。

肌肉被破坏后，重建的肌肉会更加强韧。她得把自己一路上拍到的东西送回给人家，在喧闹黑市的中央，徐澄看到吉姆森警卫仍然在看守着黑石市场的自动交易机器人，便大步走过去。

“嘿！”吉姆森先看到徐澄，

“小信使！又回来了！”

“呱！”徐澄为即将交给他的东西而骄傲，她将手伸进口袋，把摄像机还给吉姆森。

“你拍到外面世界的风景了？”吉姆森眼前一亮，他打开相机，检查里面的照片和摄影内容，布丹雪山的风雪、塞瓦堡的运河、内来塔尼亚的乡村、尹塔利亚的沙漠……他一边看，神情一边变得越来越惊奇。

徐澄两手叉腰，对他点点头。

“很了不起吧。”徐澄说。吉姆森感动地将相机合起来，说话时多了一份沉重。

“谢谢你。”他向徐澄频频点头，

“太完美了——太不可思议了！现在我终于可以跟我儿子说，嘉龙坡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了。世界上还有比这该死的安全区更多的东西！你拍到的东西就是铁证如山！比ai生成的景观要真实得多，这才是真正的世界，这才是我们站的这个星球！”

“也许待在嘉龙坡会更安全。”徐澄坐在一张旧金属高脚凳上，两手按着自己的膝盖。

“好家伙，给你点额外的礼物，说吧，不管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弄来。”吉姆森连连道。

“牛奶。”徐澄抬起头，看来她的一切辛劳和漫长旅途都是值得的。十分钟后，徐澄抱着她的大牛奶盒，漫步在嘉龙坡港区的道路上。

虽然不怀疑吉姆森的诚信，但徐澄还是忍不住用自己的战术眼镜去扫描它。

——扫描——名称：牛奶简介：1.5升牛奶，刚刚拆封，劝你在3小时内喝完。

危险等级：无——结束——徐澄松了一口气。通往核心城区的通路仍然被高压电幕所阻拦，警卫们荷枪实弹，用全封闭的面罩遮住面部。

据说戴上面具的人比不戴的要残忍10倍。她知道自己信用不够，没法进去，嘉龙坡只要那些善于容忍和低头的新现代市民，而徐澄永远无法适应。

徐澄喝了一口牛奶，穿过一片建筑废墟，从扭曲的钢筋和烧焦的预制板中间，新的绿芽正在长出，她爬上由建筑残骸堆成的小山，蹲了下来，像个拾荒者，随后拿出手机，向千树打电话。

她左手拿着牛奶盒，右手持手机，当联络通信的滴滴声响起时，徐澄立刻想起了千树一家在嘉龙坡的超级豪华住宅，那座碧水庄园，广袤无边，代表着私有权势及财富的顶点。

“喂？”千树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响起。哗哗，是可爱的小千树。徐澄心里亮堂了。

“我要回上京啦。”徐澄说，

“帮我安排一趟航班吧。”她需要嘉龙坡官方的重型航班，它由军队护送，尽职尽责地在安全区之间往返，专门运输人员和物资，与高空中的嘉龙坡母舰对接。

徐澄若能搭专列回上京，那会是件非常幸运的事。她实在是累坏了，不想再开穿梭机了。

“嘉龙坡专列？嗯……恐怕不行。”千树说。

“干嘛呀？”徐澄不解。

“妈妈不让我这样做，哎。”千树说。

“可凭你的地位，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徐澄着急了。

“妈妈如果知道了会很严厉地批评我的，我不想被妈妈骂，妈妈不喜欢你，我也没法帮你。”千树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语气尤为失落。

“哦……”徐澄喃喃道。千树呀，千树，你变成了大人吗？

“其他人呢？”千树问，

“冥宫巧有好好表现吗？”

“我把其他人全都留在安全区了，她们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她们会没事的。”徐澄几乎把剩下的钱都留给了泡泡。

“冥宫巧本来应该跟着你才对。”千树道。

“不关它的事了。我把它关机了，现在它应该刚刚重启吧。不过，千树，说什么都没用了。”徐澄说。

“你在嘉龙坡先呆一阵子，我想办法去见你。”千树道。

“不用了。”徐澄心烦意乱，结束通信。她将废墟上的一个易拉罐踢飞，它飞往远处的墙壁，在冰冷的砖墙上弹开。

弱者是碰不过墙壁的，是吗？天色渐暗，徐澄穿过港区被遗弃的街道，独自漫步，她已精疲力尽，每走一步都是在折磨自己的肌肉，熟悉的疼痛蔓延全身，而且还不断扩散，但徐澄静不下心来，现在如果令她停下、找个地方静静休息，她反而完全接受不了。

她在嘉龙坡曾经热闹非凡的港口上徘回，如今这里只有少数无业人员和帮派分子游逛，在码头的废墟上生火保暖，炙烤不知从哪找到的老鼠跟鱼。

她把手枪揣在怀里，如果有坏人过来就给他一枪，然后在海滨走走。当初离开嘉龙坡的时候也是这样，跟黑色的大海为伴。

经过这两万多里的旅途，徐澄到底长大了多少？她想列一个清单，但是脑海里蒙蒙的，列不出来。

徐澄习惯性地转头让泡泡走近一点，但她身后只有空无一人的长堤，她揉了揉鼻子，走不动了。

海水无边无际地延伸，与黑夜融为一体，波浪轻轻拍打着码头。徐澄思念泡泡，思念过去祥和的生活。

她曾抱怨尼斯托公司为何有那么多仗要打，但和今时今刻相比，那简直算是史上最和平的一段岁月了。

跟徐澄所熟悉的繁华世界相比，这个被星空所侵蚀的世界既沉默又破碎，极为陌生。

没有了泡泡，徐澄只能自己努力拼凑过去的画面，回想过去曾充斥嘉龙坡的声音：广告宣传的声音，轮船靠近的喇叭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喧闹声……现在一切都没了，留下的只有孤风呜咽，低声诉说曾在嘉龙坡涌动的人性与联系。

徐澄朝着大海张开双臂，海风吹过她的头发，带来澹澹的咸味，她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不是在黑暗的海洋边，而是站在明亮的夏日下，洁白如象牙的沙滩上，充满生机的浅海有贝壳和水母，而非肉柳先知以及嗡鸣怪。

她几乎可以听到人们在沙地上玩耍的笑声和叫声，感到自己脚趾踩踏柔软沙滩时细细碎碎的砂砾刺痛感，感到嘴里涌动的牛奶的味道，无穷的能量和可能性。

码头上，游荡的匪徒和歹人们暗暗跟随了徐澄许久。他们足数12人，看着这个陌生的小女孩独自一人在夜晚的海岸上闲逛，他们决定抢劫她，玩她，然后把她残破的身体扔进大海。

一个男人叼着烟，右眼的植入物锁定徐澄的背影，其他几人也各自抬起手里的枪。

她面朝大海张开双臂，像个等死的小傻瓜。他们不再犹豫，扣动扳机。

砰！……5分钟后，徐澄蹲在堤坝上。幽灵般的记忆和声音都消失了，只有黑暗、衰败及12个人的尸体与她为伴，她没有搜尸的劲头，只觉得空荡荡的。

嘉龙坡核心城区的强光在她身后明晃晃地照着，她的阴影落在海面上。

自己也可以跟着海水一起漂流，被推回上京的海岸。徐澄朦胧地想着。

或者被捕食，一定会被捕食吧。禁区生物可不好好对付。徐澄感到有许多东西都从她身上被剥走了，她还能回去，能回上京，只要想想办法一定可以回去的，但回去又能做什么呢？

徐澄能斗得过法洛莎吗？法洛莎，魔女之神，小小的徐澄和她相比算什么？

熟悉的呼啸声引起了徐澄的注意力，将她从沉思中拉出来。从黑暗中，一艘小型穿梭机飞过幽暗大海，四角用于识别的红色导航灯明暗闪烁。

徐澄呆住了。穿梭机降落到徐澄身边，舱门开启，踏板随着液压系统的滋滋声从门底伸出，连接到码头上，仿佛在邀请徐澄进入。

织星娘站在神晖号的机舱里，向徐澄愉快地伸手：“我们回家吧！”

------------

第九百零八章 终末递送服务

徐澄对神晖号爱不释手，她将它开回上京，墨色水滴般的舰船以亚光速划过天空，她只能看到两侧的迷雾世界眨眼消逝。

“当千树跟我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回来了。”织星娘笑吟吟地坐在副驾驶位上。

“哗……千树……”徐澄这时候才意识到她对千树的误解和苛责太多了，千树一直都是那个最好的千树。

“真想念你呢。”织星娘高兴地说，“你再次坐上了驾驶位，我喜欢你驾驶的风格！”

“呱呱。”徐澄将加速踏板踩到底，神晖号往前冲，这才是徐澄最好的座驾。她将心爱的神晖号开向北部列岛，回到她的家，回到尼斯托总部！

“你回家做什么呢？你不是不喜欢在北部列岛久留吗？”织星娘问。

“我要打，打法洛莎。”徐澄说。

“你打不过她的！”织星娘着急。

“她骗了我，我要她给我个解释。”徐澄用力点头。

“你变了好多……算了，至少我可以给你一些装备。”织星娘阻止不了徐澄，于是走来走去，为徐澄准备面见法洛莎的新衣服。

徐澄将身上的挎包解下来，交给织星娘，里面是徐澄最好的蓝斗篷。

“把这个弄干净就好了。”徐澄说。

“行~”织星娘优雅地将蓝斗篷展开，“你还真是有不错的衣裳呢。”

“你之前都去哪啦？”徐澄问。她已经好久没见过织星娘和神晖号了。

“之前我一直在参加血战呢。”织星娘握拳做了几个挥拳的动作，“尼斯托公司和七印之间的六年血战，流不尽的血液，每个月都会爆发十几次大小冲突，士兵们死了又生，对双方来说都一样。我们靠法洛莎的回复之律，他们靠狄尔奈的神威律令和天国降临，士兵和魔女们死了一次又一次，士气都降临到了冰点，转化为癫狂……”

由于世界的折叠效应，北部列岛转移到了新泰西洲上空，仇人相见，尼斯托公司要为天劫的死难者复仇，七印则在狄尔奈的率领下，基本控制了灯塔核心，获得了新泰西洲的资源。双方都直接朝彼此投射兵力与核武器，恐怖的大战持续六年，无一日和平。徐澄也有所耳闻，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打破平衡。

尼斯托公司如果一直被耗在血战当中，那就无力恢复世界秩序。但尼斯托公司更没法从血战抽身而走、坐视七印不管，必须坚持战斗。

“我变强后也会参加血战的。”徐澄说。

“啥？我都说了血战那么危险，你为什么还要来？”织星娘吃惊。

如果自己不去作战，其他人就要作战。徐澄默默想着。如果我们不把这场血战打完，其他人就要接着打，后来的孩子们、小魔女们，还要继续不断地参与血战。

甚至一旦尼斯托公司在血战中失败，七印的人到处肆虐，连泡泡她们的安稳生活都不可能保持。

“我要保护泡泡。”徐澄握紧拳头。

“泡泡不在这呀。”织星娘说。

“泡泡不在这，我才能保护她。”徐澄说。

神晖号抵达尼斯托公司总部顶层，徐澄望着尼斯托的商标越来越近，心中涌起苦乐参半的怀旧情绪。这是她的家，可经过这么久之后回到这里，徐澄觉得自己像是一座熟悉土地上的陌生人。

“徐澄，你搞错了，你应该回到泡泡身边，她最需要的就是有你为伴。”织星娘能计算出事情来。

“太迟了。”徐澄打开舱门，走进尼斯托总部。织星娘很吃惊，徐澄……不知不觉间已经长这么大了吗？简直就像战士，而非孩子。

走廊熙熙攘攘，尼斯托公司的员工们快步行进，忙于公司业务，他们不仅要将精力投入到血战中，还必须限制禁区的扩张，调查外星生态对世界带来的种种异变。尼斯托公司堪称是人类最后的壁垒，徐澄对此一清二楚，也对这严阵以待的阵势相当熟悉。

员工们的气势感染了徐澄，让她也斗志旺盛，大踏步走向法洛莎所在的地方，即尼斯托公司总指挥所。

站在指挥所门口，徐澄录入了自己的指纹、视网膜和灵魂特征，等待指挥所成员的通过。

她站在门口，双手放在身后，她深呼吸，决心要跟法洛莎好好说清楚。不，不只是好好说清楚，她要跟法洛莎拼了，死也要站着死，反正爸爸不管她了。

门开了，徐澄往前走，下一秒就看到了法洛莎，她披着一件灰白的正装外套，穿白衬衫、黑长裤与皮鞋，坐在一张椅子上，室内没有旁人，只有法洛莎用嘲弄和蔑视的眼光看着徐澄。

终于到这一刻了，徐澄闭上眼睛，再睁开。

直面始作俑者，法洛莎·德·阿奎利亚，魔女之神！

“所以——看啊，我们的信使回来了。”法洛莎的嘴唇翘了起来，语气轻蔑而冷澹。

“法洛莎。”徐澄哑着嗓子说，一手拿枪，一手攥紧魔力。

“多了不起的远征呀。”法洛莎微微扬起脸，她五官精致，目光冷酷，“小傻瓜，像无家可归的顽童一样在各个安全区里穿行，现在又把脏兮兮的一身行装拖回了家。你还想对我动手吗？”

】

“当然！我要杀了你！你骗了我！”徐澄大喊，“你故意发布委托让我去新泰西洲找浅梦，却是为了害死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哈，我不喜欢你。”法洛莎讥刺。

“你从来没喜欢过我。我要见爸爸！不许拦着我！”徐澄怒气冲冲。

“你说徐炀？他可一点也不关心你。”法洛莎压低声音。

“不会的，爸爸最爱我了！”徐澄大叫，她朝法洛莎开枪。

子弹伤不了法洛莎，她脸上掠过一丝浓郁的阴霾，她的双手十指交叠在一起，但她的神情渐渐变得复杂。

“你比以前有勇气了，看看你，独自一人回来对质我，对质一个神。”法洛莎说。

“什么？难道我不敢吗？”徐澄咬牙，准备继续射击。

“而且话也变多了，自从天劫降临，你几乎发疯了，你自己察觉得到吗？你只会‘呱’、‘呱’，仿佛患上了神经退行病变，又回到了6、7岁的状态。”法洛莎饶有兴致地说。

“怎么会？我怎么可能，我……”徐澄刚想反驳，但又渐渐感受到一丝怪诞，“……噢，是的。”

“你几乎疯了，只是你没发现，你变得孤僻、沉默。但这趟旅行让你变了。就像我，我独自从泰西洲逃到北部列岛，同样受益良多。不过我不像你这样有超快的飞行器。”法洛莎轻蔑地说。

“我差点死了！你还让浅梦杀掉我们！”徐澄喊。

法洛莎将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

“我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法洛莎说，“我只是给了浅梦两个消息，一个是重新建立与我之间连接的术式；另一个是，我要她测试你的勇气。”

“我不需要测试，法洛莎，我要你告诉我真相。”徐澄说。

“……确实鼓起勇气了吗？其实你有点让我刮目相看，我不知道浅梦跟你说了什么，但你最终堂堂正正地来到了我面前。”法洛莎按了按自己的额头。

“那我值得你尊重了？”徐澄问。

“还没有，我要检验你一路以来的所有成就，不必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用预言的办法了解你的旅行路径——你去了布丹，你在那做了什么？”

“我学会了波纹气功，我还找到了山神，炎多的兄弟，我要给炎多传口信。”徐澄说。

“……不可思议。”法洛莎勾起嘴角，“你去了塞瓦堡，你做了什么？”

“我跟泡泡有了一对定位器，我和当地的战士们一起合作，修好了我的穿梭机。”

“而你又到了内来塔尼亚。”

“在内来塔尼亚，我打败吸血鬼有功，被大下巴国王册封为了赫希特镇的女爵，名下有200头奶牛。”徐澄披上蓝斗篷，“这就是我的荣誉。”

“……”法洛莎从椅子上坐直，仿佛是今天第一次认识徐澄，“真的吗？你竟是一名贵族了。而你最后到了七丘。”

“我跟浅梦合力打败了古老吸血鬼达贡，我还要替战神阿斯莫利斯传口信——要你去跟他决战，我看你根本不敢现身，那家伙可凶勐了。”徐澄说。

“……你见到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你到底还见到了什么？我能感到你已经超出了我的预言。这到底是为什么？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孩子？”法洛莎往后靠在椅子上。

“在去塞瓦堡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头有几十公里长的超级怪兽，而一条白龙跟它厮杀。很多怪物来追杀我，但我逃出重围。”徐澄说。

“那是攀附者和已经发狂的蒙德，你亲眼见证了神迹，真奇怪，你已经是传奇的一部分了，你自己的传奇。”法洛莎喃喃道。

“你还记得吧？我从小就不怕你。”徐澄昂起头，咄咄逼人。

“你的目光让我感到不自在，仿佛你懂得的东西比我更多。”法洛莎澹澹地说。

“我的魔力很早就已经突破到了上位魔女，如果不算101她们，我是最年轻的上位魔女吧。就算以你那‘魔女至上’的标准，我也比你自以为是‘女儿’养大的来拉·玛杜莎还优秀。我才是小小魔女中最优秀的。”徐澄说。

“这倒是让我感到很奇怪，你的天赋、你的运气、你的秉性，你曾经不是这样，你原本只是个一无是处的小傻瓜，也许你真的和徐炀有额外的羁绊。”法洛莎的语气变得热切。

“你三番四次要让我变得跟那种特别邪恶、特别坏的魔女一样，但我每次都拒绝了，我宁愿按我的想法生活。”徐澄说。

“而且我的魔女之神力似乎也对你无效。”法洛莎察觉不到徐澄的恐惧和担忧，只有魔女们害怕或者崇拜法洛莎，法洛莎才能支配她们。但徐澄从小就平视法洛莎，最多是感到紧张。到此时此刻，徐澄的意志更如万丈光芒，如焰如炬。

“法洛莎！把真相告诉我，哼，如果你已下定决心不听我的话，那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信服。”徐澄说。

“……你只是一个信使。”法洛莎闭上眼睛。

“而我最后一单的货物就是我自己，法洛莎，我把我自己送到你面前，希望你从此不要再小看我。”徐澄说。

法洛莎缓缓呼出一口气。

“你超出了我的计划，你远远超出了我的想法，也许是天劫把我也震撼到了，现在我竟觉得你成了魔女中的佼佼者。跟我来吧，徐澄，我决定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因为你有资格了。”她说。

徐澄跟上法洛莎。

法洛莎往房间深处走，穿过一条长廊。

徐澄冥冥中意识到接下来她要看到什么了，她看到尽头有一扇门，通往尼斯托公司安保最严密之所。

“你知道天劫杀死了43亿人，一半的陆地遭到污染，世界折叠，原本互不相干的地域如今彼此链接。为了打败来自群星的入侵者，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法洛莎双手背在身后。

“没错。”徐澄点头。

法洛莎略带同情地看了徐澄一眼：“也就意味着你的心必须硬起来，变得格外刚强。但我们一开始都觉得你根本毫无希望，你已经被压碎了，意志消沉。但我觉得你这趟远征彻底改变了你，你好像变得……无所不能。”

“那是。”徐澄觉得自己变得好强壮。她见过了半个世界，还有什么好难过的？

“我们不喜欢你，我、叶子和其他人都不喜欢你，因为徐炀好像在某种程度上看中你更胜过其他人。仿佛只有你有资格继承一切似的。现在就差你了，他太挂念你了。”法洛莎说。

“难道不是吗？”徐澄骄傲。

法洛莎轻笑。

“那就是这样了，你现在应该能帮到他了。”

“帮？”徐澄不解，“还有就差我了是什么意思？”

“天劫后，徐炀的意志被困住了，被异星的力量所找到并且重创了，这六年来他都在慢慢修复自己。我们都去帮过他了，一点点地加快他的恢复进程，把恢复的进程从五十年缩短到了七年。”法洛莎说。

“爸爸被困住了！”徐澄一惊。

“这就是我们隐藏的秘密，我们秘而不发，免得彻底崩盘，我们左支右绌，装作他还在，啊，没有徐炀是不行的，可我们都试过了，还差一点。也许你，就是你，小傻瓜，来自你的最后的力量能够唤醒他，你的意志，你的心，你啊，你竟然独自回来了，好像要和我决斗一样，我很欣赏你，是的，我认可你了。”

“我……”徐澄睁大眼睛。

法洛莎推开房门。

在尼斯托公司最中心的机房内，徐澄看到密密麻麻的仪器和管线，波形检测器发出规律的哒哒声，仿佛某种心跳，除了仪器运作的轻微声响外，完全是一片寂静，这寂静背后似乎蕴藏着无尽的孤独，最高处悬挂着一个澹金色的维生舱。

“我们不能再等三年、六年了——徐澄，彻底把他带回来。我们都已经尽了我们的力，只差你了，去吧，去把好消息带给他吧，跟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也许这会一下让他苏醒呢。”法洛莎悠悠道。

徐澄在法洛莎的指引下爬上一个设施，将一个头盔拿过来戴在自己的脑袋上，她闭上眼睛，沉入徐炀的无边幻梦当中。

那是在巨大的金色沙滩上，阳光普照，万里无云，椰子树在随风摇动，海水微微拍打着岸边，徐澄东张西望。

这里是塔松提，徐炀的小岛。

徐炀的精神就被困在这个小岛上，徐澄在沙滩上奔跑，在身后留下一串脚印，很快就看到父亲在沙滩上躺着的身影，不知是死是活。

莉拉的幻影斜靠在徐炀身边，转头看到徐澄。

“你来了？法洛莎让你来的？”莉拉说。

“我来唤醒爸爸。”徐澄蹲在徐炀身边。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莉拉望着徐澄，“在他所关心的所有人里，只有你了。可如果你呱呱傻笑，那就毫无用处，只会让徐炀更加忧虑。”

“嗯。”徐澄点头，感觉自己好严肃。

她专注地看着徐炀，直到经过这么多事情，徐澄的心灵才更加透彻，她什么都不怕了，她从一个小傻瓜变得聪明、果敢和刚强了，连法洛莎都认可了她，了不起！

也就是说，已经不再是需要爸爸担心的小傻瓜了。

如果这就是让爸爸的意识受困的最后因素，那现在也会终结了。

“爸爸。”徐澄蹲下来，靠近徐炀的额头，“不用再担心我啦。”她专注地看着父亲，默默等待。

徐炀睁开眼睛。

于是，长梦已了。

------------

第九百零九章 星空120亿年秘史

自从入侵尹始，徐炀的意识便遭到重创。

他的思维曾遍布半个世界，而当机器与设备在天劫中毁灭，徐炀的意志也随之受到撕裂，甚至被蓄意伤害和放逐。

群星使者的力量将徐炀送到真正的虚无当中，使其无法保护世界。它的力量被巨塔所限制，尚不能杀掉徐炀，便用这种方式流放徐炀。

徐炀的意志被流放后，大部分时候都在一个超验的非自然世界中沉浮，感觉自己与真实世界之间隔着一层朦胧的墙壁，阻止他回到自己的身体。

他大概知道自己的情况如何。

超意识的徐炀：意识已经抛飞到世界之外，一个他姑且称为“忘却境”，一个超越时空概念的地方。

潜意识的徐炀：躺在梦中的塔松提小岛上，这是他潜意识最想呆的地方。

真正的徐炀：在维生舱里，它像一个金色的静滞立场，维持着徐炀躯体的生命力，如果徐炀的物理身躯死去，徐炀和实体宇宙的关系也就被斩断，将会永远留在忘却境漂流。

在忘却境，徐炀漫无目的地游动，发现这里还有其他朦胧的闪耀意志体，它们称徐炀是跟它们一样被群星使者所放逐的。

“一个新的灵魂来了。”

“多少年没有了？”

“难道除了我们，又有其他文明被毁灭了……”

“看啊，群星使者抓住了你的灵魂，即便你藏在机器里，也把你扔进了虚无。”其中一个闪耀意志体说。

“那你们呢？你们是谁？”徐炀问。

“我们是曾被群星使者打败的，毫无反抗机会的星间生命，我们的文明曾经繁荣于许多河系。”闪耀意志体说。

“我认识炎多它们。”徐炀道，然后跟闪耀意志体说起炎多等星神的情况，还有星云乡。

“我不记得炎多这个名字，但我知道星云乡，那是我们的一个殖民地，我无疑比你所说的炎多更加古老。也许它和我们是同族，或者是我们族中的一个分支。也许它们是逃走了、迷失了，最终落到了你们的星球上。”闪耀意志体说。

“既然群星使者把我们的意志放逐到了这里，我们得想办法把群星使者打败。”徐炀很快地说。

“怎么做？你甚至都无法回去。”闪耀意志体嘲笑。

“我的身体还在，我的灵魂还躺在一个沙滩上，我只要想办法、慢慢地回去就行了。”徐炀简单地说。

“你的话语中蕴含着某种强大的意志力……”闪耀意志体说。

“我的女儿比我坚定更多，我也是从她身上学习的。”徐炀坚定道，“……不管怎样，我既然还没死，就迟早能回去。如果你们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思索出了击败群星使者的方法，请务必传授给我，拜托了！”

“既然你认识我们的同族之一，那我们也不算毫不相干，我们把计算群星使者位置的方程式传授给你，虽然穷尽你的思维，也很难算出其位置，但我们已在虚无的边缘境里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如果你回到实体世界，也许能最终算出群星使者的世界来。”闪耀意志体道。

“群星使者的世界？”徐炀沉思。

“在最古老的年代，我们星神的文明、幽斯人的文明以及魔女的文明在宇宙中随意蔓生，不停地殖民扩展，在不同河系中互相征战。我们星神有着天然强大的、恒星一般的身躯，幽斯人有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魔女文明则掌握着神秘莫测的魔力。但魔女文明中诞生了一个最强大的魔女——难以想象她的存在，她的魔力蔓延到许多不同的世界，已知宇宙难以逃过她的支配，姑且称其为星河魔女吧。”闪耀意志体道。

“原来如此……”徐炀聆听。

“她太强大了，幽斯人以及星神都屈服于她，奉她为星海至尊，但也只是一时权宜。幽斯人的科技强大到可以修订物理规律，他们修建了曲线时空机器，也就是将未来的事物投射到开始阶段。例如你用曲线时空计算机进行计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结果。或者用曲线时空机器进行生产，在你机器开工的瞬间你就得到了产品，所以幽斯人聚集了无限大的生产效率和资源，之后便掀起叛乱，打到大道都磨灭了。”闪耀意志体跟徐炀谈起宇宙很久以前的秘密。

“如果这样，那群星使者又是从何而来？”徐炀问。

“幽斯人继续进行技术爆炸来对抗魔女文明，魔女文明也依靠星河最强魔女来进行反抗。我们星神不得不四散撤退，依我看，你们河系里的‘星云乡’就是我们在大撤退年代里建立的。总而言之，幽斯人建立的科技文明太过强大，以至于他们决定回朔到宇宙大爆炸初期，去那里寻找最早的暗物质和强大能源，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只有群星使者——创世初期的太空生命体跟随着时间的航迹，被幽斯人无意中拖了回来。它基本毁灭了幽斯人，毁掉其科技，把剩下的幽斯人当奴隶来使用，魔女文明也被它打败，你这个年代的宇宙，已经过120亿年了吧，我跟你说的每个字，几乎都有上千万年的分量。”闪耀意志体娓娓道来。

“……在我们的星球上，魔女们仿佛从流星坠落下来，摔入女人们的产房中。”徐炀道。

“是的，在战败之前，星河魔女为了拯救魔女文明，用她的魔力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法则，让魔女死后的灵魂在整个宇宙当中游荡，寻找智慧种族进行‘寄生’，传承魔女的文明。而幽斯人发现了这一特点，于是也将自己的智慧封包到机器中去，将这些机器送到有魔女寄生的星球，很明显，魔女只会寄生智慧生物，那么幽斯人的知识，只要跟着魔女所寄生的世界，也就有机会得到传承了。”闪耀意志体说。

“而你们‘星神’一族则继续流浪……”徐炀沉吟。

“我们的身体，被群星使者发现并毁灭，我们的灵魂强韧，无法被轻易摧毁，所以索性被剥出来，跟你一样被扔进了虚无世界。也许你也是你那个星球上的佼佼者，所以才会被盯上。但它杀不掉你，只能把你扔到这里，它希望你永远回不去，但就像你坚持的……也许你有机会回归。”闪耀意志体道。

“谢谢您的指点。”徐炀将目前的群星秘史拼凑起来。

宇宙大爆炸之初，群星使者就诞生了，似乎是某种格外强大的生命，但它估计生活在别的地方，至少原本不会干涉各个文明。

幽斯人、魔女和星神在宇宙中繁衍，幽斯文明和魔女文明的终极大战导致幽斯人在压力下科技爆炸，误打误撞将群星使者引来，导致了三大文明都被群星使者打败。

徐炀忽想到了。原来所谓的登神机器……就是幽斯人封包送给各个文明的知识吗？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不通群星秘史，还把登神机器称为“神座”，因为掌控它的人就能得到幽斯人的智慧和力量。但当初的神座持有者奥尔仙安应该是原始智能不足，竟无法善加利用，完全蛮干，导致诸神嫉恨，最后被刺。

神座的碎片就这样落入了法洛莎身上，大部分都在她那里，只有一块流落在外、不知所踪，又有两块在蒙德手中。

那样的话，一旦重新聚齐神座碎片，岂不是就可以重塑登神机器，找回所谓幽斯人科技文明的遗泽了？由人类文明加以继承，恐怕能对群星使者进行反击。

“您最开始说的‘群星使者的世界’指的又是？”徐炀问。

“它几乎摧毁了所有的文明，也许茫茫星海只剩下了你们的文明吧，你应是20亿年来第一个被抛入虚无境的。那么，在它征战的过程中，无论星河魔女还是古代幽斯人的技术武器都重创了它……但它还是很难被击败，因为它的本质是高维生物，它的攻击实际上是从‘它所在的地方’对你们进行了跨维度、投影式的攻击，无可阻挡，它那是个非常隐秘的地方。但我们能算出其坐标。”

“算出来之后呢？”

“想办法进去，无论用什么办法也好，想办法进入那个空间，或者干脆把那个空间毁掉。幽斯人和魔女文明和它正面决战的手段全都失败了，只剩下我们，被放逐的星神们，还有机会算清楚群星使者真正所在，并对它的核心发起攻击。”闪耀意志体道。

“我明白了……那么，请把方程式告诉我，由我来完成这最后的计算。”徐炀坚决地说。星神意志们已忍受了太久的孤独，现在也决定将这份知识传出。

自那之后六年，徐炀的意志就一直在虚无境中，跟这些同样被流放的星神意志一起研究如何计算群星使者的真正坐标。

魔女文明战败了，所有的魔女们都在星海中流亡，不得不“窃据”各个智慧生命的产房，完成延续。虽然这导致很多智慧文明像旧人种族完全灭亡，但魔女们的魔力仍然传承下来，保留着最后的胜算。

幽斯人战败了，所有的知识被他们封装成“登神机器”一般的造物，送往智慧生命所在的星球。即便他们自身已经被毁灭，遗族被奴役，但登神机器确实蕴含着足够让人成为“神明”的无上智慧，保留着最后的胜算。

星神战败了，巨大的生命们在星海中飘游，就像炎多一样偶尔会落到某个星球上，而绝大多数同族都被杀死，被流放。但这些被流放的意志体仍然在虚无当中思考、推测和判断群星使者的真实位置，保留着最后的胜算。

而徐炀这六年来，便是在此追寻最后融会贯通的可能性，让魔女们的力量、登神机器的智慧、星神的计算全都聚合在一起……

期间，他也看到法洛莎她们拼尽全力，翻遍古书，用极其笨拙却又极其耐心的方式想要唤醒他，的确促成了他潜意识的聚合，也导致徐炀的意识从虚无境中逐渐往外飘浮，渐渐越来越靠近自己躺在沙滩上的潜意识。

“我好像能回到物质世界，但我离你们越来越远了。”徐炀无法判断他在虚无境中的性质。

“那我们用‘喊’的，让信息以波和弦的形式交替到你那里，你一定要记好。”闪耀意志体们目送徐炀慢慢回去。

“放心，我们的灵魂生来就是为了记录回忆的。”徐炀即便相隔较远，陆陆续续在漂流当中，但也谨慎、专注地从这些被放逐的星神意志身上学习。

直到六年后的今天。

徐炀已经从闪耀意志体那里学到了足够的东西，他背靠着一层薄薄的墙壁，差一点就能回到他潜意识的梦境中，只差一点东西、只差谁来临门一脚，唤醒他沉睡的潜意识。

“你太懒惰了。”徐炀批评自己的潜意识，“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我为什么要当大英雄？”徐炀的潜意识是懒惰而自由的，“我不想负责任，我们如此轻如鸿毛，为何要为这120亿年的宇宙血泪史奋战，只要有人把管子拔了，我们便一齐消逝。”

“错误的，你们会消逝，而我会在虚无境中跟闪耀意志体们一起长存，直到未来某一天又有某个智慧文明的生物遭到这种流放。”徐炀的意志贴着虚无障壁。

“何意呢？你最大的追求不就是不用上班么？好好想想吧。”徐炀的潜意识道。

“你太懈怠了。”徐炀道。

“是你太疯狂了，你不停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工作，用你的躯体去承载超级计算机的计算量，人只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你的视野同时看到一千万平方米的土地，你的大脑计算着以兆亿计的信息，你没有一秒是真正的休息。让我们和解吧，享受这个漫长的假期。”

“可是只差一点了，法洛莎用尽了远古的秘法，好不容易慢慢‘叫魂’一样地喊回了我的灵魂，现在只需要临门一脚，我们就可以回去了。每次她们进入梦里来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朝着回归更进一步。”徐炀道。

“我要睡了。”徐炀的潜意识在沙滩上放松，虽然不想承认，但这确实是徐炀的潜意识，逃避着压力和斗争。

徐炀的超意识也倦怠了，他紧贴着薄薄的虚无边界，无论什么都无法分辨。

还有谁能来帮一把呢？

——徐澄走了过来。

她的身影穿过洁白的沙滩。

“爸爸。”徐澄蹲下来，靠近徐炀的额头，“不用再担心我啦。”

像是漫长黑暗中炸裂的火花，徐炀隔着薄雾般的墙壁怔怔地看着徐澄，在那一刻他的意识才足以强烈、清醒，穿过这最后的缝隙。徐澄那闪耀、光亮而美丽的精神，几乎是像磁铁一样，狠狠地把她的父亲从虚无境中扯了回来，完成了最后的召唤。

他的超意识回到了潜意识中，从沙滩上苏醒，睁开眼睛。

“我回来了。”徐炀说。

------------

第九百一十章 渐渐恢复力气

徐炀的意识完全重聚，回归到自己原先的身躯当中。

金色维生舱六年来首次开启，徐炀缓缓睁开眼睛，什么都感觉不到，甚至视野都被剥夺了，因为他的神经植入物以为他死了，出现了停止响应的状况。

动弹不得。

徐澄摘掉头盔，从设施上跳下来，对法洛莎大喊：“爸爸醒啦！”

“什么？”法洛莎困惑地看着徐炀，他完全不像醒了的样子。

“醒了！真的醒了！”徐澄着急不已，她在梦中看到了苏醒的爸爸。

莉拉的思维矩阵已经装入了徐炀的数字心智，自从徐炀陷入沉寂，莉拉便宁肯放弃自己的机器身体，也要进入徐炀的数字心智中加以守护，寸步不离地保护了徐炀六年。

此时她也刚刚从徐炀的意识世界中归来，便逐一开启徐炀的数字心智，宣告徐炀的归来。

徐炀睁开眼睛，大脑迟钝地接管身体，从上往下逐级恢复活力。四肢百骸完全麻木，只能说是活着而已，视野暗澹万分。

法洛莎看到徐炀的动作，她的身体迅速地颤抖了一下，握紧了手，嘴唇翕动不休，但没说出半个字来，只是屏住呼吸。

“徐炀？”法洛莎喃喃道。

徐炀艰难地动了动自己的嘴唇，喉咙干涩，舌头发麻。过去六年我恐怕只是一具干尸吧。徐炀暗暗自嘲。

“主人，我正在调试设备，很快您就能离开维生舱、行动如初了。”莉拉的声音直接在徐炀的数字心智中响起。

“莉拉？”徐炀的数字心智面板已经完全变样，里面到处都是莉拉的痕迹。

“如果不能陪着主人，莉拉会很遗憾的。所以这段时间里，也一直在主人身边。不过现在主人醒了，莉拉也可以回到某个机器身体里去了，继续跟在主人身边。”莉拉说。

“我太需要你了，就这样就好，就这样就好……”徐炀重复了一遍，他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发现自己恢复了视力。

营养液和神经促进剂注入徐炀的血管，加速他的恢复，徐炀渐渐能感到手脚了，最开始是刺痛，随后是麻木，最后是某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仿佛它们只是一具木偶上的零件，随时都会跌落一样。

徐炀深呼吸，转头看到徐澄。

“你、你都长这么……这么高了……”徐炀吃力地说。

徐澄看得难过了，那个无敌的爸爸，现在都快挂了，得多吃饭才能好起来呀，现在只穿着病号的衣服，虚弱万分，像是生过一场大病。

她爬上维生舱，把徐炀从舱体里扶出来，帮他摘掉身上的管子，法洛莎双手抱在胸前，故作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哎，现在都要人搀扶了。”徐炀被徐澄托着，吃力地走出维生舱，从机器阶梯上慢慢走下来，周围监控徐炀生理状况的设施仍在运作，各项指标渐趋恢复。

“呜呜……”徐澄抱着爸爸。

“没什么的。”徐炀习惯地安慰她，徐澄长得好高了，他试图捏捏徐澄的手心，想要传达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意思。结果徐澄更难过了，因为她几乎感觉不到爸爸的力气。

“爸爸坐。”徐澄扶着徐炀坐在一张金属椅子上。

徐炀仔细看着徐澄，观察她身上每个可喜的变化，每个细节，她的眼睛明亮，历经风霜，明显成熟了不少，她的童年何时结束？徐炀真后悔自己没陪伴徐澄一点点长大。她现在既有本领又十分自信，独立度过了漫长岁月，再也不是需要坐在爸爸肩膀上的小傻瓜。

“哼……”法洛莎扫视着徐炀，“真是难看啊。”

“不许你这么说爸爸！”徐澄大叫，又要跟法洛莎决斗了。

徐炀抬头看向法洛莎，在她无表情的脸上，分明暗藏着内心的晃动，孤寂的苦痛、颤抖的希望、复苏的季动……时间一晃而过，徐炀知道法洛莎有多痛苦，仍用冷酷和理性来武装自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默默看着对方，法洛莎的视线在徐炀废墟般的身体上扫过，能感知到他身上所有疲惫不利的缺憾，这需要时间慢慢修复，而法洛莎无法保证自己对徐炀的回复之律会不会影响到别的东西——例如徐炀的记忆，他的灵魂可能去了别的地方，法洛莎能察觉得到。

徐澄看看徐炀，又看看法洛莎，尚无法理解他们之间这漫长的凝视到底是为了什么。

她的喉咙颤动了一下，紧接着，法洛莎的矜持坍塌了，她飞冲过去，提起徐澄把她扔掉，然后用双臂抱住徐炀，紧紧抓住他，仿佛只有法洛莎的手能阻止徐炀再次滑向黑暗。

“呼……”徐炀闭上眼睛，呼吸着法洛莎头发上熟悉的气味，她伏在徐炀的胸口，六年来的痛苦和孤独随泪水泣下。徐炀必须经历这一切，法洛莎的每一声呜咽都像一次鞭笞，令他明白自己的离开对她来说有多悲痛。

当法洛莎的泪水终于止歇，她抬起头，眼睛通红，头发纷乱，徐炀擦去法洛莎脸上的泪水。

“我以为我要孤独终老了。”法洛莎的声音生硬，徐澄从地上爬起来，侧耳听着，感觉没有从前那么尖酸刻薄。

“……我会恢复的，没什么好担心的。”徐炀慢慢感受着力量重回他的身体。他安慰着法洛莎，虽然实际上他的意识仍是一片迷雾，还好莉拉现在正在徐炀的数字心智中，正在重新转录和扫描徐炀六年来带回的巨量宝贵记忆，这些东西很可能促使他们反败为胜。

“你发誓。”法洛莎喃喃道，声音哀怨。

“当然，我会活下去，我会痊愈，一如既往地战斗。”徐炀慢慢地说，他平静地感知周围的一切，现在他需要的只是时间，他已经知道了方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行动。

“外星人太坏了，几乎夺走了一切！还杀掉了非常多的人！”徐澄很生气。

法洛莎深呼吸，又恢复了那高深莫测的神情，徐炀感觉这六年来法洛莎的成长也非同小可。

“那么。在你休息的时候，我要宰了我们的敌人。我要跨过血战，登陆新泰西洲”法洛莎转身往外。

请敌人们心怀畏惧吧。法洛莎手中显出弑神武器。

她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

第九百一十一章 一块断裂的骨头

法洛莎离开机械密室。

徐炀感觉怪怪的，身体又慢慢虚弱下去，仿佛之前的力气是回光返照。他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与维生舱相连接的终端与面板。这就是自己六年来苟活的环境吗？他心说。还真可怜啊。

“莉拉把这里称作‘王座室’哦。因为，莉拉一直相信，主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回来的。”莉拉在数字心智里说。

她与徐炀几乎合二为一。

“让你们那么担心……太抱歉了。”徐炀很是惭愧。

“不管怎样，莉拉都会跟主人在一起的。”莉拉温柔地说。

徐澄刚被法洛莎给扔到了地板上，现在正睁着眼睛看徐炀。

她会嫌弃虚弱的父亲吗？徐炀看到一台新的、轮椅般的悬浮机器被递送而来，用于代步。徐炀坐上去，机器的不同部件支撑着他，感觉自己像前时代那种浑身瘫痪的老科学家，只能靠设备来移动和发声。

有点丢脸了。徐炀觉得被徐澄盯着看不好。起码再过几天他才能恢复如初。

“爸爸现在感觉不舒服……”徐炀慢慢地跟徐澄说，“让爸爸一个人待着吧。”

徐澄失落地走过来，头倚靠在徐炀的肩上，像撒娇一样，心中却是满满哀恸，她有好多话要说。

悲伤是没有声音的，徐澄有太多不堪回首的悲痛，长久以来只能对着无声墙壁默默诉说。

信使生涯里，无数个黑暗夜晚、诡异梦境之后，徐澄都是满心惆怅，郁郁寡欢，思念着父亲。而今徐炀终于回来，徐澄不禁抽噎一声，眼泪夺眶而出。

“可是，我不想跟爸爸分开，”她难过地说，“我好想你啊，爸爸。你留给我的东西，我都好好收着。我怕爸爸死了！你最疼我了，每天都想办法照顾我，但你忽然不见了，我好怕你再也不回来了。爸爸，求你了，抱我一下吧。”

徐炀吃力地抬起他的手，轻轻环住徐澄的肩膀。

自己怎么变得这么虚弱了？徐炀今年已经40岁了。四十而立，他立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爸爸老了。”徐炀遗憾地说。

“我们刚见面的时候，爸爸还一点也不老呀。”徐澄抬起头，“爸爸走进保育所，东张西望的，那时候满地都是幼魔女们，一个、两个、三个，都被爸爸接走了。只有我，趴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我那时候是个小傻瓜呀。爸爸接走了其他人，然后又返回来，爸爸你看到了我，然后仔细看着我，看着我——爸爸，保育员们都说我是个痴呆的傻瓜，但你把我也捎上啦，你把我抱在你的怀里，把我放到穿梭机里，带我一起回家啦……”

爸爸带我去看病，给我买牛奶，把我一点点地带大……徐澄还想说下去，但她已经哽咽了，她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六年了，六年过去了……

徐炀苦涩地坐在这台辅助移动的机器上，也许它是某种漂浮轮椅，他一点也不想查询它的具体型号。他怎么能让徐澄哭呢？他得重新变得强壮起来，即便是为了徐澄不再哭泣，他也得尽快复原。

徐澄的泪水渐渐尽了，她从湿漉漉的地面上站起来，眼眶红红的。现在她知道为什么法洛莎要赶紧走了，看着徐炀这样真不是滋味。

“……带爸爸出去吧，这里太闷了。”徐炀说。

徐澄点点头，擦干泪水，努力将徐炀推到外面的走廊上，然后是通往大厦边缘的观景天台，灰蒙蒙的天空下，上京的城市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的面貌，似乎比六年前还更加发达，闻所未闻的科技造物在天际航行，维持上京的安全。

真难堪啊。徐炀凝视着外面的风光。所有新鲜、奇妙的精神和思想，全都困在这具凋残虚弱的身体当中，就算有再烜赫显耀的意志，在这样一具衰弱的身躯里也是会被压抑住的。

莉拉提出很多关于更换身体的想法，徐炀在心中遗憾地否决了。

“给我找根拐杖……在我的房间里，走廊上。”徐炀对徐澄说。

“哦！”徐澄飞快地跑走，来到尼斯托总部，徐炀的工作间，开门进去，徐炀的房间由法洛莎亲自保养，法洛莎过去总是说徐炀的收藏枯燥无趣，总得找个机会把它们通通丢掉。但整个房间经她之手，竟是一干二净，六年来终始如一。

收藏品壁柜都是六角形的，收藏着多种多样的奇物和道具，徐澄从中拿出一根多节的机械登山杖，跑回去交给爸爸。

徐炀将这根棍子展开，将它的末端靠在地面，身体慢慢地往下倾斜，让自己的重量压在棍子上。他收藏它是因为制造商说它有过人之效，能够最大程度缓解不便。他本想在80岁的时候再用，没想到40岁就用上了。

他深呼吸，从自己轮椅一般的悬浮机器上滑下去，身体一开始要摔倒了，但徐澄扶着他，他又有这根棍子，竟能慢慢地开始跛行。

就像复健一样，徐澄扶着爸爸在观景长廊里慢慢地走。

徐炀深深地呼吸，感受空气在他的肺部充盈，他虚弱的肌肉麻木地运动着，在六年后首次重新接受锻炼。

“我过去也想。”徐澄轻声细语，“如果哪天爸爸回来了，我们别的什么都不做，我们就安安静静地一起走，走啊……走啊……走啊……”

“就像你小时候一样……你可以爬一整天。”徐炀慢慢地说。

“我现在也可以跟着爸爸一整天。”徐澄说。

“……你离开吧。”徐炀停下脚步，站在原地。

“什么？”徐澄一惊。

“外面的世界还需要你，你得把我们失去的东西……重新组合起来。我不想……拖累你，或者其他人。看看你，徐澄，你已经几乎是个大人了，你在外面能做更多事情。”徐炀缓缓说。

徐澄感到一种混合着悲伤、失落和骄傲的情绪。

“爸爸……我们已经分开了这么久，我还得再次分开吗？”徐澄说。

“飞吧，小鸟。”徐炀说，“飞吧。”

徐澄看向父亲的眼睛，难过不已。

“我不要。”徐澄毫不犹豫地说。

“我是认真的，一点也不轻率……这是你要走的路，就像我很久以前走过的路，那条塑造了我的漫漫长路……你要塑造的是以后的世界，现在去吧，爸爸习惯一个人生活了，去吧。”徐炀说。

徐澄转过头。

“我去哪？”徐澄问。

“去找法洛莎，她要带大家再战一次，这一次是永远，永远……一劳永逸地获胜。你可以帮她的忙，你已经，已经可以自立了。而等你回来的时候，爸爸的身体也好了。”徐炀说。

“爸爸要多喝牛奶。”徐澄说。

“我知道。”徐炀努力地直起身体。

徐澄两脚一并，将右手举高到额前，向徐炀敬礼，然后哭着跑开了。徐炀看着徐澄的背影，直到她的脚步声消失在回音当中。

他长出一口气，身体再次往下垮去。

“我的植入物……”徐炀看着自己的手，他不想给女儿留下自己虚弱的回忆，“它们都老化了，我需要彻头彻尾的改造和翻修。老崔还活着吗？”

莉拉给了一个遗憾的回答。

“但尼德来特还活着。”莉拉补充。

“找到尼德来特吧。”徐炀喃喃道，“这样的我什么都做不了。”

“莉拉会把一切都为您安排好。”莉拉发誓。

徐炀走到墙边坐下，坐着倒还感觉好一点，他将手杖平放在自己的双膝上，让莉拉为他呈示这些年来的变化。

他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极其丰厚的资产，亦即说是，徐炀当年开启亥伯龙后得到的巨量资料。六年里尼斯托公司继承了徐炀的计算结果，将近未来的科学技术悉数实现。

数字心智得到量产化，尼斯托公司的网安部队阵容扩充到之前的一百倍；地面效应飞行器极大发展，基本淘汰了笨重的空天母舰；神晖号级别的先进穿梭机得到量产，空前巨大的舰队停放在尼斯托公司的母港中，厉兵秣马蛰伏至今，等待最终的战令下达；量子通信技术得到实用化，将公司的安全和保密措施达到最高。

所有资源都依靠强大的军队和传送门技术供应，维持着尼斯托公司无穷无尽的生产力。

先进的科技让北部列岛成为一个几近完美的社会，尼斯托农业令人人衣食无忧，高度发达的合成人工业为每个人类都配备了管家、助手以及朋友、伴侣。

所有的繁琐劳动都被机器人所替代，教育和医疗得到充分供应，自由、开放且安全。这导致所有人都可以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去学习，努力追求个人发展。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平庸之辈已经消失，社会涌现出的人才比过去任何一个年代都多。金融市场随着全球隔绝而消失，人们眼中最高尚的职业是医生、技工和科学官。

与此同时，虚拟感官和增强现实技术使人们能够体验千万种不同的环境与人生经历。新娱乐工业同样相当繁荣，为人类带来的快乐、希望与美好不可胜数。

然而，北部列岛也已经成为决战计划的前哨，人们投身于血战当中，势必要为死于天劫的亲友复仇！双方的矛盾极大剧烈，整个社会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潮涌，渴望向七印组织倾泻怒火。

------------

第九百一十二章 炎多的回答

“我们必须打赢血战……”徐炀意识到目前最大的问题。首先要击败始作俑者七印，打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敌人，紧接着要修复巨塔计划，将群星的恐怖影响隔绝在外，恢复巨塔对世界的保护。最后则是计算出群星使者的方位，想办法击败这一威胁了整个宇宙120亿年的恐怖造物。

每一步都非常艰难……

徐炀专注地审视着档桉记录中的一切报告，43亿人的生命在一瞬间被消灭，确实，就像闪耀意志体们所说的那样，群星使者发动的攻击是“投影式的”，就像一个三维生物用橡皮擦擦去二维纸张上的线条一样，二维生物观测不到橡皮擦本身。而群星使者则是“揉皱”了整个世界，令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丧命。

然而我们的星球仿佛格外强韧。徐炀默想着。我们的星球……曾经诞生出“旧人”这样一个灵能强大的种族，又诞生了我们人类，还有许许多多原生神明，大河女神、森林之主、蒙德、狄尔奈、奥尔仙安……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星球很可能本身就有特异之处，而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包括所有的魔女和原生神灵，都有着值得自己骄傲的特质。

我们很重要。而且我们很可能是打败群星使者的最后希望。徐炀默想着。

而今半个世界被禁区所覆盖，尼斯托公司虽然实力强大，但被血战本身所牵制。徐炀检查到了七印的痕迹，尼斯托公司最强大的对手，由于七印的阴险操纵，加上狄尔奈的精神影响，灯塔核心与新泰西洲人基本都加入了狄尔奈的秘仪团，高举着狄尔奈的神圣十字进入战场，手捧经典、文书，与天使们并肩作战，好似要将尼斯托公司这帮“罪人”悉数杀败。

徐炀深呼吸，莉拉操纵其他机器人给他带来食物、香料和药品，还有琥珀花蜜，他品尝着食物和灵药，感到力量加速恢复。

“我会把主人变得更强大，比过去更强大，我会让主人永保青春。”莉拉承诺。莉拉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徐炀。

虽然徐炀不知道莉拉要做什么，但他信任她。

徐炀检测他过去曾建立的全球网路布局，情况很糟糕，大部分地区的网路设施都化为废墟，要么被某些怪物侵占，曾经令他的思想在数据领域自由驰骋的链接遭到切断，他感到束手束脚，现在不止身体虚弱，连精神也不能跨越万里山河。

上京的主要网路中心是安全的；嘉龙坡也保持正常，由两地运输路线上的中继无人机维持通信；香料海岸的数据中心则被摧毁，热树洲的站点则完全失去联系。哈桑在天劫中受损，并且被阿尹莎女王收藏起来；赛博妖鬼在上京停机六年，天劫后就没有再度出击。

可喜的是，大北方地区的千叶市建立了一个新的数据中心，还有夏的广南府，以及新罗地区，三地的数据接口都允许徐炀访问。

他可以重建网路链接，获得一片新的视野。他需要的只是时间，还有把目前这具身体养好，改造，进化，变强，甚至可以说是……重生，再度年轻，在生物学和机械改造两个方面得到彻头彻尾的进化。

“有访客来了，田中太郎。”莉拉忽说，“他去科研部的路上经过这里。”

“田中太郎还在这？”徐炀问。

“是的，而且做了不少贡献。”莉拉道。

徐炀默许了，他转头看，巨大的眼球无人机飞行过来，似乎比六年前更先进了不少。

“徐先生？”田中太郎有些吃惊。

“是我。”徐炀疲惫地说，“好久不见了吧。”

“您看起来有些虚弱。”田中太郎说。

“确实生病了。”徐炀拄着拐杖站起来。

“……”田中太郎仔细观察徐炀。

“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吗？”徐炀低头看看，再抬头，他苦笑着，“我只不过是很难跟以前一样自由活动了而已……到哪都需要外力帮忙。”

“倒没什么……我只是感觉……同感，仿佛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之后，第一次能对彼此感同身受。真奇妙啊。”田中太郎打开自己的机械身躯，正面的机械结构如莲花绽放般纷纷展开，里面坐着一个没有四肢的男人。

……

法洛莎带徐澄来到炎多沉睡的山头上，晌午的天光热烈，这里一直没有受到天劫的影响，仿佛是炎多的存在创造了一个绝对宁静的领域，法洛莎身披霓裳斗篷，步步靠近顶端沉睡的星神炎多。

“你从山之神那里带回了口信，可以唤醒炎多？要知道连天劫都没惊动它。”法洛莎头也不回地说。

“呱呱。”徐澄跟在法洛莎后面，她要为了爸爸而奋斗，法洛莎，带我们再冲一次吧。

“表现得机灵一点，从今往后你是我的女儿，你将称我为母亲。”法洛莎澹澹说。

“想得真美。”徐澄说，“叫你以前不对我好，现在来不及咯。”

“……”法洛莎穿过当地村民斥资修筑的金色拱门，附近的人把炎多当现世真神一般崇拜，道路两侧放置着许多小岩石，上面都摆着贡品、小幡旗以及祈福的木牌子。

阳光照在炎多沉睡的躯体上，它已经睡了好久，而且金红色的皮肤上覆盖着澹澹的墨色线网，仿佛是被某种力量侵蚀了一般。

“炎多受伤了？”徐澄看到炎多皮肤上像黑蛛网一般的伤势。

“是的，即便是炎多也会受伤，蔓延在整个世界上的恶意对它造成了影响，不过它连这一点都无法察觉，真可怜。”法洛莎双手抱在胸前，“去吧，徐澄，去叫醒它，如果你真有本事的话。”

徐澄跑过去，踮起脚，抬头看着超大的炎多，真正的泰坦巨人，火红的毛发从它的头顶上纷纷垂下，皮肤上的每个褶皱似乎都有百万年历史。

“炎多！炎多！”徐澄挥手冲炎多喊。

“炎多……”法洛莎也呼唤。她要穿过血战去和狄尔奈决战，有炎多加盟，胜算倍增。

炎多沉睡着，仿佛无论如何都无法叫醒。

“炎多！”徐澄将双手放在嘴巴前面，弯得像喇叭一样，“我爸爸已经醒了，你也该醒啦！我把你兄弟的口信带回来啦！”

炎多仍是沉睡着，纹丝不动，徐澄仿佛是在对一块有着无穷历史的石头说话。

“炎多是不是死了？”徐澄难过地回头看法洛莎。

“如果它死了的话，那倒好了，我可以吞噬它的太阳位格。”法洛莎澹澹道。

她手上还有斩杀冰霜巨神艾尔利德后得到的冰之位格，准备将它封给自己的“孩子”克拉勒斯二世。远古冰龙完全是一具骨骸，难堪大用，而克拉勒斯二世作为特大型海裔，应当还有机会成为龙头触须的凛冬魔神。

炎多是坐着睡觉的，双手抱着膝盖，头贴着自己交叉的两手背，徐澄跑到它的脚旁边，对炎多的脚指头拳打脚踢，一无所获。

“就像石头一样！”徐澄大喊，“炎多！醒醒！你的兄弟来啦！”

“它不会醒的。”法洛莎说，“看来只能用暴力了。”

她拿出弑神武器，准备狠狠地刺炎多一剑。

“呱呱！”徐澄赶紧阻止法洛莎，“让我来吧！”

“你？你会什么？”法洛莎嘲笑。

徐澄闭上眼睛，面对炎多，匀速呼吸，调整自己体内太阳能量的游动，将波纹力量聚集到自己的双手，直到放出金光。

“呱！”徐澄将拳头用力往前一击，释放了太阳波纹，光芒照向炎多身上黑色蛛网般的伤口，那些阴暗的力量随着光线而褪色，仿佛遭到驱散。

而整个山头剧烈战栗起来，地面隆隆作响，炎多的身体忽然开始缓缓移动，它仿佛是从梦中被惊醒，竟是很夸张地迅速抬起了头，睁大眼睛：“炎多！”

“炎多！”徐澄挥手。

“炎多。”法洛莎冷冷地说。

“炎多？”炎多低头看到来找它的徐澄和法洛莎。他们曾经发过誓，只有找到了炎多的兄弟，才会把炎多唤醒。

徐澄的眼睛闪闪发光。

“法洛莎！告诉它！告诉山之巨神要转达给炎多的消息——‘我们曾见过无法想象的美’！”徐澄蹦跳着。

法洛莎叹了口气。

“炎多。”她转述徐澄的话。

炎多咧开嘴，它努力地站起来，双手举向天空，仿佛要把整个天穹支撑起来一样，强烈的阳光明亮地照耀世界，传递温暖，治愈痛苦。

“炎多！”它喊道，“炎多！炎多！”

“它——它说了什么？”徐澄瞪大眼睛，有些吃惊，感觉炎多的声音里充满了某种振奋。

法洛莎勾起嘴角。

“山之神托你转交的信息说：‘我们曾见过无法想象的美’；炎多则回复：‘是的，我们都曾目睹过凡人无法估量的星间辉煌，我们见过燃烧的舰队穿过宇宙的星云，见过恒星的诞生与黑洞的毁灭。但……不管之前见过多少奇迹，我都更喜爱生命的美丽。’”

“呱？”徐澄不明白。

“宇宙毫无目的地创造了我们，我们所经历的每时每刻既叫人绝望，又叫人感动。即便在最好的环境下，我们也可能自我毁灭；而即便在最坏的环境下，我们的精神也是宏伟的。”法洛莎喃喃道。

------------

有点事 明天更

睡太久了

五一节快乐

------------

第九百一十三章 施展永夜之刑

炎多看起来很开心，甚至是太高兴了。它在原地高举双手，甚至还想跳一下，吓得徐澄赶紧跑开。

它先弯下腿，蓄力。法洛莎默默凝视，她能察觉到炎多的动作与恒星本身产生共鸣。幸运的是群星使者的惊鸿一瞥只伤到了这个星球，而没有把太阳也一并撕裂。炎多可以用，可以用……

炎多勐力跳了一下。

砰！

地面随之崩裂，它的身体腾空，落地时引发一次地震，在原地留下两个巨大、清晰的足印，整个山峦嗡嗡作响，树林震颤，暴风折断树枝、吹散叶片。

如果炎多的拳头击中狄尔奈会怎样？那样的女神也会被灼炎所摧毁吗？法洛莎遐思着，一边升高身体，用群星的引力移动自己的身姿，感受劲风扑面。

“嚯嚯……”徐澄看着炎多的动作，顺势腾空而起，想跟炎多同步跳跃，避免被一下晃倒。

但她落下的时候，瞬间就被冲击波和暴风吹走。

“咕呃——”徐澄被吹飞出去。

霎时，她发现一双手托住了她，令她撞进一个康慨且富有的怀抱，又软又大，热乎乎的，直接给她垫得舒舒服服的。

“……”徐澄瞪大眼睛，看到是法洛莎把自己救了下来，她半天才憋出一点声音，“呱？”

“你不是说小时候没有给你合适的关怀吗？”法洛莎没有看徐澄，仍是目视前方，“现在有了。”

“不不。”徐澄要逃离法洛莎的怀抱。法洛莎是坏人。

法洛莎看向炎多，它正沉浸在得到兄弟信息的欢乐当中。如朋友们的许诺一样：当它苏醒的时候，它能知道兄弟的下落。

炎多对自己刚才一跳所引发的地震、声浪和冲击波没有察觉，就像人从不注意自己的步伐如何颤动地面的砂砾。

它在原地走来走去，每一步都引发隆隆地震，远处村庄的人们都震撼了，正在疏散。刚才炎多的一跃，于他们而言无异于核爆。

“炎多。”法洛莎要提醒炎多——别太激动了。接下来是要去战斗了。

“炎多？”炎多要战斗。

紧接着，炎多的身体稍微往上升去，它的皮肤上亮起阳金色的厚重铠甲，每块盔甲似乎都有数十吨重，防护完整，式样精美，胸甲正面有一个醒目的太阳纹饰，就像一面面散发出万千条放射线的微笑骄阳。

照耀着一切。

它的头上出现一顶燃烧的巨盔，就像太阳一样散发着耀眼金光，几乎挡住炎多的面容，令它看起来威严倍增。

“呱呱。”徐澄抓着法洛莎的胳膊，用手指着炎多，“衣服、衣服出现了。”

“是的，我们带炎多去战斗吧。”法洛莎抬头，手揽徐澄，她就像小猴子一样在法洛莎怀里动来动去。

这就是妈妈？徐澄听法洛莎如此和言细语，她自己的态度有些软化，难道法洛莎过了这么多年后也变好了？她坐在法洛莎的高软之上，渐渐不逃跑了。

“炎多——”法洛莎又说。

“炎多？”它低下头。

如今炎多浑身披挂着阳炎泰坦重铠，这身武装法洛莎曾经见过，是当初它刚刚从缚神计划里被救出后，跟狄尔奈交战时的铠甲。

现在我们要再跟狄尔奈打一次了。法洛莎默想。这一次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用所有的力量对阵所有的敌人，不择手段。

要怎样才能教会这个巨人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去战斗？

“炎多。”法洛莎要引导炎多。

她告诉炎多，接下来他们必须作战了，而且要用最极端的手段去作战，也许会影响到一些人的生活，但这是必要的措施。

“炎多？”炎多不明白。

“炎多。”法洛莎说出她的想法。

她要让炎多去削减新泰西洲的日光，对新泰西洲降下长夜的诅咒。

寒冰巨神曾给世界带来霜风，死亡之神给世界带来无育的产房。

而炎多，太阳之巨神，也可以剥夺新泰西洲人的日光。他们生活的环境会变成极地，严寒，从此只能使用人造光源，这将消耗他们的资源，摧毁他们的士气。太阳对新泰西洲投射的资源每秒相当于50万吨煤，只要炎多痛下杀手，新泰西洲将受苦。

“炎多——”炎多很吃惊。

剥夺新泰西洲的阳光……那那些可怜的小小人类们，该怎么生存呢？还有那么多小动物、森林……生态圈……

“炎多。”法洛莎摆摆手。这是个很简单的办法，太阳的消失会让新泰西洲人战栗、恐惧、绝望，最终投降，这会节约数百万人的鲜血，从更大意义上减少痛苦和劫难。

“炎多……”炎多被这个可怕的概念给震撼了。

它落回到地上，陷入了漫长的思考。

“你们在说什么？”徐澄问。

“给新泰西洲降下灾劫，我们进军，然后毁灭。”法洛莎高傲地挺身，“这里是个僻静的地方，人们都逃走了，那就在这里讨论我们最伟大的进军吧。”

徐澄蹲下来，不确定地看了一眼炎多。

它又恢复到了沉睡般的状态。也许他们会带来一个光明的时代，但炎多本身却要先涉足黑暗。

法洛莎将她的神剑驭星者取出，指了一下地面。

山巅亮起一座信标，开始集结投身血战的超凡同盟们。

“谁愿与我投身于血战之中？”法洛莎高声吟唱。

从草地上亮起翠绿之风，树叶和藤蔓团聚起来，耸立成一个人形，双眼犹如翡翠。它身形纤瘦，但比六年前恢复得更好，越来越接近它的全盛状态。

森林之主，参战！

漆黑的冥界之门如一道无童的鬼眼开启，从中走出的却是一个衣装素白、头发如银的女子。成就冥界主宰后，她而今实力还远甚当年，俨然成为一名龙族半神，支撑着整个种群。

微十月，参战！

一道黄金光芒如闪电般划过天穹，落地之时，已成一个手握巨矛的黄金骑士，草地为其威势所慑，已染成精金遍地。六年来枕戈待旦，仍它在坚持探索星神的未来。

黄金之魂，参战！

随着一声脆响，空气中出现一根快速旋转、犹如疾风的魔术短棍，几秒后，一名褐发红童的女子毫无预兆地现身，她伸手抓住自己的魔术短棍，转头向法洛莎点点头：“我来啦。姐姐。”

尹丝塔，参战！

“抛掉你们手头的责任，跟我一起去杀人吧。”法洛莎双手抱在胸前。

“为什么是现在？”微十月质问，“是有什么天赐良机吗？”

“徐炀回来了。”法洛莎澹澹道。

在场之人旋即神情肃穆，那么，他们已是别无遗憾，只有往前进军，跨过血战。

“我要杀了七印和群星使者。”微十月毫不犹豫地点头，手一扬，手中出现燃烧的月银巨斧，背后还扛着死亡力量炼化的弓箭“九重地狱”，专门用来捕猎生命，被射中的生命将被肢解并拖入死后世界。她把自己视为死后世界的审判官，回到人间专门残杀和折磨那些制造了天劫的罪魁祸首。

“……原来如此，禁区的迷雾必须被驱散，这个世界所受的错乱之创太过沉重，现在终于到了纠正和清理的时候了。我要为过去的无谋而道歉，我愿意与你们并肩作战，直到胜利之时。届时，再任凭处置。”森林之主坦然道，声音如风中的野火一般沙哑。

“我跟他们讲过道理，但他们无法理解爱，无论我说服他们多少次，他们都还是想伤害我们……现在我们只能用武力来传播大爱了，传播给那些活下来的人……”尹丝塔难过地说。

“终于到这一刻了，兄长啊！进军吧！”黄金之魂转向炎多。

炎多被在场众半神与女皇的气势所惊动了，它艰难地抬起头，发出一声难过的“炎多”。

法洛莎的手指互相摩擦，因接下来要发生的伟大战役而感到小小激动。

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去跟七印作战，尼斯托公司的军队将踏上新泰西洲的土地，穿过血战，打败他们的所有崇拜者。

“那么，来吧，炎多。”法洛莎抬手指向炎多，“我们都已经作出了自己的牺牲，我们决定要厮杀，我们决定去作战，去以命相搏，哪怕死了也心甘情愿。炎多。炎多……你将让那里的人们感到畏惧。”

炎多看向其他半神，黄金之魂对炎多点了点头。

“最后拼一次吧，炎多，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如果赢了，可以拯救这个星球乃至整个宇宙。”克里索斯说。

“绝罚新泰西洲的太阳，让他们沉睡在永夜和寒冰之中，而我们在血战这一端尽情地屠杀那些绝望的兵士，令他们陷入内讧、分裂和悲怆。而当我们最终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他们的士气便会迅速崩溃，就像我说的一样，节约数百万人的血液和苦难。”法洛莎骄傲地说。

炎多将双手按在它的头盔上，它炙烤自己的皮肤，用痛苦来减轻自己的绝望感。

“……它为什么要烧自己？”徐澄抬头。

“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赎罪，也许有些人会理解。”法洛莎喃喃道。

“炎多！”炎多焚烧着自己，同时用双拳轻轻撞击地面，释放出它的力量。

那么，阳光的方向被曲折了。

自新泰西洲上方亮起一道无光的空洞，仿佛远古巨神的凝视，像陷坑一般吸收了所有阳光。

炎多的灭绝禁令。黄金之魂克里索斯暗道。身为太阳之位格的炎多，一旦封锁了星球上的特定区域，该地便会与阳光的恩惠完全隔绝，就像极地一样永夜永寒。

在新泰西洲，天空中的阳光陡然消失。

整个新泰西洲上空一团漆黑，连星光消散无踪，从五十座理想城直到深受侵蚀的旷野地带，一切都笼罩在不见五指的深暗之中，漫漫长夜已然降临。

在七印引导下，新泰西洲人悉数皈依狄尔奈的秘仪团如今近乎痴迷教众，放弃了对科学和理性的追随，化作教团的奴仆。

此时他们亦只是对天穹哀叹，是否是狄尔奈抛弃了他们，否则为何向他们降下无端的灾殃？

巨大的太阳能发电厂悉数停摆，户外的太阳能电池车辆陷入能源危机。城市中亮起人造光线，一如人类的绝望挣扎，可明日的朝阳已是无法盼望、难以企及。

气温下降，漫漫寒意渐渐袭来，逐渐扼杀整个新泰西洲的生命，迫使他们像鼹鼠一样转入地下。

那么，我们将饮下胜利的琼浆。法洛莎默想着。永夜的帷幕笼盖着我们的敌人，他们将从此生活在寒气、绝望和恐惧之内。

“……我们将在几年后去和平接收冻成冰块的新泰西洲。或在几天后的血战防线里阻击他们绝望的军队，我们以逸待劳，势必让他们有来无回。”法洛莎察觉到世界上发生的变化，缓缓点头。

世界折叠之后，区域之间相互隔绝，新泰西洲现在连天空的阳光都已失去，只会日益绝望。而尼斯托公司能重新团结全球，在大势上完全碾过对方。

炎多用手捧着自己的头盔，它就像高温的烙铁一样炙烧着炎多。这不是炎多想做的事情。

“呱呱。坏人，邪恶法洛莎。”徐澄太生气了，法洛莎还是很坏，居然让炎多作出了非常违心的事情。炎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我邪恶吗？”法洛莎把徐澄举到高处，凝视她的眼睛，“你的意思是，我比我的敌人们更邪恶、更满手血腥吗？如果我很邪恶，那谁有审判我的资格？你看着我，看着我啊！”

徐澄避开法洛莎的目光。

------------

第九百一十四章 血战的开启

伊帝斯站在花园前，望向天际。新泰西洲的太阳落下了，天色漆黑如墨。明日的阳光已无指望。

太阳巨神用手遮住了太阳。

炎多，你何时变得如此严酷？伊帝斯暗道。什么样的力量撼动了你，是法洛莎吗？

他的想法越来越阴郁。还是说炎多的本性与其他混沌诸神无异，只想占领这个星球，奴役智慧种族，吞噬他们的心愿。但愿我们有办法战胜，但愿……

七印在天劫后摇身一变，从幕后走向前台，改名为方舟基金会，掌控全局。具体是为什么而筹措基金，凡人无力细察，但伊帝斯大约知道真相——他们还做着二手计划，意图逃离。

如果情况实在太差，他们就发动一艘星舰，迁跃到别的世界去，那艘星舰由狄尔奈的乐园号母舰改造，允许权贵、人类精英及其子女朋友上船离开，历代名人富商和高级会员的灵魂磁盘也在其中，结伴离开这个日益破碎、千疮百孔的星球。

至少有100万人能走吧……从这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躲开群星使者的捕猎。伊帝斯暗道。

既然有退路，也许他们就会撤退。法洛莎已经宣战，他们是要作战，还是想不战而走？

伊帝斯抬头凝视黑暗天空。凭他自己无法独自制伏法洛莎。曾经保护法洛莎的蒙德已经陷入凄惨境地，但蒙德已不再是法洛莎唯一的指望。

今时不同往日，法洛莎变强了，还有更多盟友。

至少炎多肯定会保护法洛莎，看看这天空吧，炎多宁肯放弃原则……法洛莎到底用什么东西打动了它？伊帝斯百思不得其解。

“大人，我们已经把灯都打开了。”宠姬们将身体紧贴在大理石栏杆上。

话语打断伊帝斯的念头。她们看伊帝斯面色凝重，还以为他在担心光照问题。

“没关系的……光而已，重要的是温度，你们都去把衣服穿好。”伊帝斯摇摇头。

她们都按过去旧人帝国的样式打扮自己，穿贵妇人的长裙，领口开叉很低，引人瞩目，身上到处挂满首饰和珠宝。

这些嫔妃原先是新泰西洲人中的佼佼者，基金会按伊帝斯的吩咐，从中遴选出智力、天禀和外貌都首屈一指的貌美女人，以充他的宫殿。

狄尔奈用恐吓、精神操纵、诱导和心灵支配等手段，基本把新泰西洲人劣化成了一群殉道者。她们心里的精神封印还没有被解开，把伊帝斯当成是她们的救主。

六年来“半旧人”的婴儿生了不知凡几，伊帝斯的民族将会被他重新灌溉出来，这叫他有些许欣慰。然而法洛莎会来毁灭这一切，天色已暗……

他的精神，某种被称为“灵能”的浩瀚力量传递到了狄尔奈那边，一如既往，狄尔奈正在她的神域当中冥想，她的天国。

狄尔奈是所有诸神当中最强的，试想，如果是狄尔奈吞噬了登神机器？伊帝斯不敢想下去。

法洛莎已经在招引他们，迫使他们背水一战。现在只要狄尔奈点头，新泰西洲便会启动军队和工厂。

“新泰西洲人心惶惶，也许你可以重造一个太阳。或者我们点齐军队，与法洛莎决战。”伊帝斯告知狄尔奈。

狄尔奈从冥思中起身，长年苦修赋予了她更强大的力量，她拥有更加精准、无需修饰的纯粹武力，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群星的启示。

她的肌肤和甲胄流光溢彩，仿佛漆黑基底上的无边星辰，不再是原先那种干净的素白和纯金。

她接受了群星使者的耳提面命。伊帝斯默想着。

看看她，简直就像把宇宙穿在身上，那她现在是群星的傀儡吗？

当群星使者入侵的时候，它将自己的意志投射到了这个星球最强大的存在身上，那就是狄尔奈。

不可直视她身上的幽暗光辉。伊帝斯闭上眼睛，等待狄尔奈的回复。

“我们战。”狄尔奈的声音空灵遥远，伊帝斯只能勉力跟随。

开战。

既然法洛莎用太阳绝罚令来封锁新泰西洲，狄尔奈就绝不坐以待毙，要带领军队前去讨伐。

这是否正中法洛莎下怀？

无论如何，要打仗了。伊帝斯深呼吸。

回忆过去，他是为了报复法洛莎和魔女一族才同意召唤群星使者，现在他感到一丝后悔，但早已过了弥补的时候。就算伊帝斯现在投降，法洛莎能容他吗？

没有回头路了。

更何况，伊帝斯大体满意，他的报复十分成功，至少旧人一族的血仇还了一部分，许许多多的魔女陨落并且回归星辰，下一次能否再回来也是未知数。

旧人的臣民已经没有机会屹立于大地之上，那么人类啊、魔女啊，一起陪葬就是了。

伊帝斯一抬手，召唤出白蝾螈来。

它咆哮着低下头，任伊帝斯乘跨。

伊帝斯在女眷们的帮助下披挂完全，手里亮起一把完全由黑色火焰凝形铸造的长枪。

这六年里，他已经回收了旧人民族用来摧毁魔女的最强武器“黑火”。

“我们走吧。”伊帝斯命令。

白蝾螈咆哮一声，奔入黑夜当中。

前往决定世界最后命运的血战。

……

新泰西洲准备作战，那么，法洛莎也同样。

她和莉拉集结了军队。

清晨的光线照耀在血战的入口处，由于世界折叠的作用，如今一条巨大的地峡连接着北部列岛与新泰西洲的陆地，彻底变换两个地区之间的战略态势。

我们又来了，安克拉治地峡。

法洛莎站在行军营地的边缘，凝视远处的血战战场。

经过这六年的无量血战，尼斯托公司和灯塔核心为彼此带来了超过数百万人的伤亡。也有许多魔女回归星辰，法洛莎无力施救。微十月控制的死后世界人满为患，鬼魂们终日号丧。

好在，今天恐怕就是最后一战了。

所谓安克拉治地区，原本是新泰西洲西北部寒冷的边陲地，如今被转移到北部列岛附近，允许他们直接从陆地进攻新泰西洲。

亦即说是，只要穿过安克拉治地区，便是新泰西洲富饶的本土。

两侧的大海中翻涌着泡沫，血战本身经过六年大战，面目全非，已被炸成巨大凹坑，平均深度达到九米，坑坑洼洼，崎岖难行，任何载具都无法穿过。

虽然这里如此丑恶、狭窄，但一旦打赢血战，控制安克拉治地峡，他们就可以随意地轰炸新泰西洲。

每座理想城都是灯塔核心斥资万亿打造出的奇迹都市，因此每座理想城的损失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代价。

同理他们也不能放弃这里，若是新泰西洲胜利，脆弱的北部列岛只能投降。

“呱呱。”徐澄从帐篷里爬出来，揉揉惺忪睡眼。

“你做梦了？”法洛莎没有回头。

“嗯！”徐澄用力点头，“但却是好的梦，在一个巨大的城市里走来走去，周围都是魔女。”

“那是魔女之梦，参与血战的征战魔女们在梦中修行。你所熟悉的黄泉雷神、风暴姬，如今都是至尊魔女了。潘瑞伊也快了。你应该是六年来第一次加入魔女之梦。”法洛莎看着前方。

“我之前也做梦，但梦到的是个光怪陆离的白色巨塔，现在却不做梦了。”徐澄沉思。

法洛莎若有所思。

“你梦到的是泡泡。”法洛莎说。

“啥？”徐澄震撼了。

“你梦到的那个东西——千变万化的白色巨塔，是否有着无数的变形，无量的变体，无穷无尽的光华？仿佛一座永恒变动的迷宫，永远不知道它的方向？”法洛莎问。

“是、是呀。”徐澄思考了一会，确认了。

“那就是泡泡，泡泡的魔力。你六年来跟泡泡朝夕相处，所以每天都会做那种奇怪的梦。你现在和泡泡分开，自然就没有白色巨塔之梦了。你所看到的白色巨塔，实际上是一扇万化永变的门户，通往一切未知与可能性。”法洛莎说。

“呱呀，没关系，我还记住了它的很多变形呢！我总是记得的。原来这就是泡泡的魔力吗？”徐澄惊奇不已。

她从未想过，原来是每天晚上跟自己抵足而眠的泡泡，把奇怪的梦传递给了自己。

“是的，她的魔力一生只会释放一次。”法洛莎说。

“那是什么时候？”徐澄不解。

法洛莎没有应答，她转头，所有的部队都已经集结了。

俗世的军团在她面前待命，高级将官们身穿所属势力的制服，在各自的部队附近待命。所有兵士和征战魔女都预先准备了足够30日的食物和弹药补给，等待在法洛莎的带领下狂暴轰入新泰西洲。

法洛莎的视线在他们身上扫过，一下就获取了这支军队的情报。

尼斯托公司的军队，超过1000名征战魔女、5000名军团兵以及15万人的部队，简约而干练，在血战中磨炼多年，铸就了尼斯托公司的百战之师。

最大的助力是夏的联军，合计40万人的公司军队，搁置了所有的冲突和争议。陆镜任总指挥，她穿着一件铁锈色的军服，少了年轻时的飘逸，多了成熟和领袖的气质。夏的智能单位由“天工”AI控制，十二年前，它优化了徐炀，让他从工位上滚蛋；十二年后，徐炀控制着它，遥控并调度着规模空前的军团。

新罗的军队，6万人的新罗军团，得到召集后，他们将最老最破的一辆坦克也拉到了安克拉治血战。南北新罗的旅团站得分开了一点，似乎门户之见到这一刻也无法消解。

来自千叶市的新北方军队，5万人，一支饱受打击但仍然强大的力量，虽然人员不多，但有足够的主战坦克、攻击穿梭机和精锐的动力甲部队。北方军工原本是最好的动力装甲制造商，如今他们也将穿戴鲜红的动力甲，与新泰西洲的苍白军团好好较量。

还有叶子从嘉龙坡发来的企业军队，1万人，主要以自动机械部队为主，装备有先进机甲服、无人机和机械化步兵。

空天母舰的数量是惊人的。天枢制物鼎鼎大名的七星舰队：天枢号、天璇号、天玑号、天权号、玉衡号、开阳号、摇光号。大北方支援的警戒号空舰。新罗的金城号。尼斯托公司的大蛇号、近岛号、巴腊亚号、横纲号、半藏号五艘空天母舰。

十四艘空天母舰从不同的角度逐渐靠近血战，超过3000艘先进战斗机做好了分架次出击的准备。此外还有嘉龙坡的“希盛号”大型补给舰，作为提供巨量支援的空中要塞。

由于科技的发展，加上资源限制，空天母舰已不再新建。在这血战中，人类集结了他们最后的舰队，恐怕这一战后，所有空舰都会沉没或者被打成历史的尘埃。作为公司黄金时代军备竞赛的产物，巨型空舰们将在今天的战役中完成谢幕的绝唱。

这是尼斯托公司目前能集结的，最大化的战力。

法洛莎再看向安克拉治的另一端，灯塔核心的军队也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只是双方都还不能踏入凹坑不断的安克拉治地峡，整片大地都太过崎岖了，谁先进入，谁就会遭到重创。

“我们等敌人先进攻吗？”潘瑞伊展开钢铁之翼，飞至法洛莎身边，“时间对我们有利，他们没有太阳，我们可以多拖一会，拖到他们冒死过来。”

“不用，太阳绝罚只是压迫他们的一种手段，现在看来，情况正朝着我的预料发展。我的本意是把他们勾引出来，看啊，他们大约聚集了60万人左右。”法洛莎观察。

“接近他们极限动员的力量了，他们肯定是不得不打了，所以才集结起来。”潘瑞伊沉思。

“是的，六年来他们都一直很小心谨慎，借血战来转移新泰西洲人的思绪，没有尽全力作战。但太阳的绝罚迫使他们必须来决战，否则他们再也无法维持内部稳定。我们现在进攻，摧毁他们的一半部队，剩下的一半将会被困在新泰西洲各地，被我们轻易追上、剿灭。”法洛莎说。

“但我们要怎么穿过安克拉治？”潘瑞伊转头看到六年来被打得满地巨坑的地峡。

“通知全军按预定计划，准备进攻。”法洛莎吩咐下去，随后动身飞向空中。

从灯塔核心方向，无数子弹飕飕掠向法洛莎，在她身边被弹开。

法洛莎单手指向新泰西洲的浩荡军阵。无数隐形军队在无人机迷网的掩护下藏匿在军事基地当中，但逃不过法洛莎的视线。

“你们只要打败我，就能让太阳重新照耀你们的家乡。”法洛莎单手举向高处，“而我们只要打败你们，就可以为数十亿人的死难复仇，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现在，品茗我的无量伟力，众生啊，为战争而流血吧！”

她将手用力往下划去，整个世界沉入血河当中，犹如万事万物在地星的腹中再次孕育。

整片大地刹那间还原，凹陷的大地向上升去，被摧毁的土壤重新诞生，迸裂的深坑变回辽阔、干涸的苔原。

整个安克拉治地峡恢复原始与完整，曾经坍塌难行的区域恢复原样，足够让数百万人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厮杀！

开战！

------------

第九百一十五章 星海的灭绝

法洛莎将驭星者往远处的天空一划，整片天空瞬间应声开裂，墨黑色的裂隙如巨口般开辟，背后连接的是法洛莎的星河神域。

万事万物，皆入小星河！

新泰西洲的军人们停下动作，所有的机器也不禁将传感器投向天空，它们侦测到那巨型裂隙后，瞬间发出巨大的报警声。

身穿苍白军团甲的兵士们纷纷抬头，忍不住在这无边无际的深渊下颤抖，下意识地向狄尔奈发出祈祷，希望他们的神能够现身拯救。

法洛莎所开启的裂隙一瞬颤抖，抽干周围的光线，弯曲了空间本身。

其饥饿无边无际，永不满足，湮灭的引力刹那开启。

全都吸入！

“救命——”

“我——拉住我！”

“不要啊——

“哇啊——”尖叫声响彻安克拉治的一端战场。

尼斯托公司的联军向前推进，无数舰队朝前移动。与此同时，新泰西洲的防线几乎要被小星河连根抽干！

人们就像被巨大的吸尘器从地面抽空一样，成千上万的人影与机械体呼啸着飞上天空，笔直地撞向小星河，随后消逝其中。

本应终结世界、统治世界的新泰西洲灯塔大军，竟是被小星河给全盘进食！

裂痕还在进一步扩大，肆无忌惮、大快朵颐地吞噬新泰西洲人花几十万亿资金打造出的无量军队。

人、机器、设施、建筑，悉数从地上被拔起，极快地被拖入裂缝。无数铁丝网、炮塔、基地、机场、五十星旗与墙壁都朝天空飞去，简直就像从地上被捡起的面条一样……

而在无光的黑色裂隙之后，竟是一座巨大的肉山！

士兵们一旦撞上肉山，就被无数肉瘤和触须所捕捉，与之合为一体，在巨大温暖的包裹当中失去意识。

铃川纪衣还活着，长期作为法洛莎的陪练，协助锻炼法洛莎的力量，这是她与其达成的交易。

在裂缝背后，铃川纪衣用自己的肉块尽情消化这些突然飞进来的人和机器体。她被法洛莎告知，今天可以吃饱喝足，毫不在意这些贡品从何而来。

小星河开启30秒后便刹那间断裂消散，变回一道窄窄裂缝，仿佛玻璃上的痕迹。

而更惨的是刚刚被吸上天空的新泰西洲军人和战争机器，没有被吸进去，而是从天空中摔下去！

“哇啊啊啊啊啊啊——”

“救命！”

“呜哇啊——”

“不要啊——”他们刚被吸上高空，星河关闭后，此时纷纷撞向地面，像下了一阵暴雨！

撕心裂肺的惨叫和尖啸声不绝于耳，人和机器互相碰撞、碾压、粉碎，许多人落地未死，却是被之后摔下来的无数人和战车给砸成肉酱！

粉碎、粉碎！

灯塔核心的前线指挥官塞巴斯蒂安·德拉克心急如焚，在自己的指挥舰“企业号”里观测着一切。企业号又称灰色死神，在灯塔核心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守住安克拉治防线！”塞巴斯蒂安年龄很大，是灯塔核心少数了解过外部世界的宿将，此时也非常清楚目前的情况有多严重。

当看到第一防线被“小星河”吞噬后，幸存的新泰西洲军官们几乎疯了。但他们在塞巴斯蒂安的统率下迅速恢复冷静。

仅存的意志告诉他们，必须拦住这些来自东半球的复仇军队，一旦他们踏入新泰西洲的土地，他们的家园将会被烧成灰尽，亡族灭种。

五十星旗从幸存的碉堡和防线中升起！

经过小星河的打击后，安克拉治防线几乎已经空空荡荡，但大量重型空舰朝前方接近，向狼藉的地面投送军队、预制要塞和自动成型的炮塔，继续维持地垒和要塞群的存在。

“进军！”法洛莎朝前方挥剑。

东半球联军，前进！

跟新泰西洲军队一样，后面的东半球联军其实也已经完全震撼。

他们在法洛莎的号召下，由机器人部队作为攻击锋芒，闯过安克拉治地峡，这次进军的距离是过去任何血战都难以企及的。

在过去，联军行到半途就会被炮火和导弹所打退，空空耗费鲜血。而今由于法洛莎的小星河直接把整个防线群“从地上抽走”，他们得以安全进军，离新泰西洲的国土只差数步之遥。

将五十星旗拔掉！

火炮、能量弹药和战术核武器轰啸爆炸的声音一并响起。双方的导弹、火箭在天际交互飞行，焰火在天空肆虐，大量战机和空舰投入战场。

步兵们播撒鲜血，往前推进。，机器人步行突击，试图闯过火焰。由于安克拉治地峡的地形较为狭窄，双方的战斗群围绕着特定战略位置拉锯争夺，情况惨烈。

他们迅速调出第一次血战时的情报并加以学习、复现。

六年前，世界折叠把新泰西洲转移到家门口的时候，双方就已在安克拉治发起过规模盛大的对攻作战。

而今地貌又恢复到了当初的状态，每个熟悉的山头、每个耳熟能详的峡谷，每个适合修建前线机场、数据中心和野战医院的地点，都成为各作战部队着力争夺的要地，而且都被双方的ai精算过千万次。

只是这次，又有了新的变数。

新泰西洲的一台“堡垒”坦克飞速向安克拉治地峡前进，时速150公里的高速装甲车驰援前线。

车长卢克·奥康纳经历过第一次血战，战死又被狄尔奈复活，故而对神敬畏有加。

卢克原以为这是无数次血战中的又一次例行作战，打爆一些尼斯托公司生产的“猫又”坦克，碾碎一些锐卒合成人，然后回去休整，等待下一次新泰西洲与神需要他奉献的时候。

他出身南方火箭城乡下的农场，成年后为新泰西洲服役至今，并感到格外自豪，他的家族充满荣誉，祖先参与过打败魔女的战争，家族成员要么是负责收容超自然力量的干员，要么是专业的苍白军团义勇士兵。而他则对灯塔核心的装甲力量情有独钟，决意为新泰西洲的繁荣而战斗。

而当他把“堡垒”开到第一道防线的旷地上时，他不由得被这场景所震撼了。

这是……什么情况？

新泰西洲防线去哪了？

那么多充满勇气与志气的男男女女，先进的智能炮塔和自动化防御设施，重型要塞，壕沟、筑垒、火箭发射场以及激光制导炮台，军营……全都消逝了，彷若他们的建设本身就是一场幻觉。

地面只有巨大的沟壑以及裂缝，仿佛像被巨大的铲子挖过一样，一切东西都被吞掉了。

“堡垒-7，自由世界的敌人出现了！”电台报告。

果不其然，卢克观察到大量锐卒机器人已经冲了过来，它们分散突击，准备占领第一道防线，随后开始朝安克拉治防线的总指挥所突击。他立刻令“堡垒”火力全开，大口径炮弹脱膛而出，击中合成人，瞬间将它们打飞、打散，化成无数废铁，犹如被拍死在石头上血肉模湖的动物。

更多的“堡垒”从后方驰援而来，令卢克信心倍增，新泰西洲的军队是人类有史以来能建设的最强大、最先进的部队，能够面对一切挑战，当大量“堡垒”式的悬浮坦克呼啸抵达时，它们以自己的重装甲和先进火力组成活动的战车防线，抵挡东半球联军的推进。无数苍白军团步行跟随而来，苍白装甲动力发达，令他们能跟上战车的推进速度。

紧接着，就在它们以绝对的火力来阻截东半球联军时，地面却隆隆震动起来。

无数巨藤由地而升，推开了这些战车，从大地的裂口中伸出。卢克艰难地操纵“堡垒”，迫使它在这些陡然出现的植物杀阵中逃出生天。

二十多架“武侍”级战斗机穿过天空，它们本来是要去后方争取制空权的，而今看到下面大量“堡垒”坦克，朝地面陷入混乱的“堡垒”战斗群大量投射对地攻击导弹。

轰！卢克仓促间用车载反导系统拦截了其中一枚导弹，但身旁另一辆“堡垒”并未如此幸运，顶盖遭到重创，驾驶员恐怕意识模湖了片刻，而它又被一根巨藤击中，摇摇晃晃地撞向卢克的“堡垒”。

砰！

卢克的“堡垒”被狠狠一撞，动力系统开始报警，他艰难地将“堡垒”的悬浮系统关闭，尝试用履带开出藤蔓突变区。

“敌人在哪里！”

“敌人在哪里！”

“敌人在哪里！”无数锐卒们已经跑了过来，对这些动弹不得的“堡垒”痛下杀手。

卢克拼了命地朝一台锐卒开火，炮弹将它直接命中，炸成满地残渣，金属残骸燃烧不断。他听到远处许多苍白军团士兵在惨叫，透过摄像头，他看到那些士兵被藤蔓捆住了手脚，就像受刑一样四肢张开，把自己毫无防备的身躯展现给敌人。

锐卒们哪错过这宝贵机会，顿时扑过来，对他们白刃勐刺，疯狂开枪，叫这些强大的苍白军团在无力反击的情况下被活活打死，根本没有回击的机会。

紧接着，最惊悚的事情发生了，卢克转头听到自己“堡垒”悬浮坦克背后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锐卒们来到摄像头的死角，开始鼓捣着打开卢克的战车，想要像开罐头取出内容物一样把卢克刨出去。

自己要、自己要被锐卒们生擒了？卢克拼命地开启“堡垒”的发动机，它似乎因为陷在藤蔓之中的缘故，只能稍微移动一阵，此时周围已经变成了一片杀人丛林，而且只对付新泰西洲军队，对东半球联军秋毫无犯。

轰！气浪从背后冲过来，锐卒们用炸药爆开了堡垒的附车门，卢克头撞在战车驾驶台上，几乎撞晕过去了，待到他回过神的时候，好几双机械手已经抓住了他，把他往外拖去。

“救命！救命！”卢克大喊着，他的脑袋被拖出了自己心爱的“堡垒”战车，回到天空之下。

“抓到敌人了！”

“抓到敌人了！”锐卒们喜气洋洋，准备把卢克打晕，在卢克彻底昏过去之前，他看到一头巨大的绿鹿穿过战场，闲庭信步，好似原野本身。

它所过之处繁花盛开，绿植无数。而在它头顶，征战魔女们组成的流光军阵划过苍穹，直冲新泰西洲本阵。

------------

第九百一十六章 现实操纵者的余裕

“看啊！他们溃不成军了！”潘瑞尹往前推进，看到下方的防线正在被东半球联军占领。

新泰西洲人拼命想要补充防线空档，但毕竟几万人都在一瞬间被法洛莎的小星河抽走，已不可能补足前沿防御了，那无异于飞蛾扑火，无论地面还是天空都缺少防御支点。他们回过味来，停止计划，将安克拉治前线拱手相让。至于原先派出的增援，虽然肉痛，但也只能坐视放弃。

“小心他们的空天母舰！”风暴姬大喊。

在远处，灯塔核心的舰队已然抵达，无数舰船通过类似快速迁跃的先进科技倏忽增援而至。潘瑞尹定睛一看，地平线号、猎户座号、坚韧号、厄普西隆、企业号、大黄蜂、独立号、哈雷号……这场血战要无穷无尽了！

她听到呼啸声响，转头看到征战魔女们展开钢铁之翼，飞向天空，征战苍穹！

最年长的统御者魔女，黄泉雷神、风暴姬，她们都已经成为至尊魔女，而今她们分别突入战场一角，开始暴力摧毁新泰西洲的舰队。

“为了葬送在新泰西洲的魔女同胞们而战吧——她们连‘生活’的机会都没有，被剥夺了身体，一出生就被送入数据黑墙……为了她们的自由，展翅高飞！”黄泉雷神带领征战魔女部队突击，响亮的声音划过天空，带来一阵阵轰雷。

“‘涡流炮’！”风暴姬以暴风裹身，眨眼间掠过战场，她高举一只手，强劲的旋风瞬间卷向袭来的敌机集群。

超音速飞行的“黑鹰”战机们纷纷被打乱阵型，在毫无规律的气压乱流中遭到压制，连发射的机炮和导弹也都纷纷被狂风卷走，完全无力施展。

“失去控制了！”

“求救！求救！”

“是风暴姬！”

“狂风刮起来了——舰队无法前进！”

“甚至也无法后退……小心！”

“尼斯托公司的征战魔女突击队！”

灯塔核心由20艘空天母舰组成的巨型机群在广阔的大地上空排开阵列，严阵以待。

“用最大程度的暴风发起正面攻击，为陆军和后面的魔女开路，经过训练的魔女能在你的风暴中畅行无阻。”莉拉通过传讯装置下令。

“是！”风暴姬得到命令，迅速开始调动魔力，“准备好，跟我一起突入风暴！”

“是！”后方的魔女们向前突击，她们的身姿更加精巧，并且已经训练多年，能够与风暴姬一起配合。

“——黑风暴！”风暴姬释出魔力，掀起尺寸远达直径超过100公里超大型风旋！

宛如天灾一般，洪流般的狂风急速旋起，大量被卷入狂风的敌军战机纷纷失控坠地，或是被风压的力量给卷入狂风，最终撞向地面，灯塔核心设计的顶尖飞行器同样难辞厄运，在狂风中无助地翻滚，摔得粉碎。

“天象气候太差了！”

“我们得撤退了！”

“天气不适合作战——”

“有风暴姬在，每一天都不适合作战！继续前进！开启护盾！”灯塔核心的舰队急切想要突破飓风，压制东半球联军的陆地部队。

无数导弹从风暴中射出，却被风暴姬捕获并且扔到四面八方，许多较小的舰船被这些重定向的导弹所命中，瞬间在反舰导弹的轰击下四分五裂，碎片在空中飞溅。

而一艘空舰则咬牙突破了风暴，以自身势能闯过飓风，准备轰炸东半球联军。

黄泉雷神化作一道电光，纵身拦截。

“哼！来吧！”黄泉雷神张开双手，对突破风暴的巨型空舰“猎户座号”发起巨型雷击。

轰！轰！轰！

闪电倾泻而出，瞬间击穿了猎户座号空舰的防护网，将它笼盖在噼啪作响的雷光当中，无数运载单元瞬间烧毁，外壳大片焦黑、受损。直径超过2000米的超大型舰艇，在单薄的黄泉雷神面前却像个大号气球！一点就爆！

“猎户座！猎户座！请汇报状况！”灯塔核心的指挥所急切联系遭到攻击的猎户座空舰。

声音传来，却无人接收，此时的猎户座空舰里已是空空荡荡，人与机械全都被巨量电流贯穿，或被电成焦炭，或过载爆炸。1万名舰艇人员、造价4500亿的猎户座空舰，竟是被黄泉雷神一雷噼爆！

它呼啸着、失控旋转坠向地面，最终爆发出参天的火焰和黑烟。

黄泉雷神哈哈大笑，士气大振。新泰西洲人把魔女们视为禁忌，当做活脑工具，而这将促成他们在今日的败绩——面对强大的至尊魔女战力集群，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我们失去猎户座了！”

“怎么会——”

“我们还进军吗？”

“派出我们的魔女！”灯塔核心的舰队迅速应对。

和平女神序列中的魔女们与天使们一并加入战斗，灯塔核心雇佣的魔女黛勒妮加入战场，被视为世界第二强大的魔女，黛勒妮的魔力是“存在性质崩塌”，能够轻易地摧毁生物乃至事件的存在性质，使其从人间被抹除。

“黛勒妮！神已经赋予了你作战的使命，去追寻启示吧！神的启示与你同在！”灯塔核心的指挥所下达命令。

黛勒妮目光迷离，驱动魔女盔甲的双翼跃入战场。灯塔核心的统御者级别外聘魔女，她是新泰西洲仅有的魔女力量之一，在天劫后迅速被狄尔奈所操控，成为她手下的魔女精英。

“黛勒妮出击了！”

“小心！”

“警报！全体成员小心敌方‘和平使者’雇佣魔女兵团！”

“该死的——那些为钱而战的魔女！”

“黛勒妮在过去是世界第二强大的魔女，现在恐怕也是至尊魔女了，要小心！她是现存最强的”潘瑞尹大喊。

黛勒妮的目光扫向混乱的战场，她单手瞄准了广阔的安克拉治地峡，血战的战场如今被她的力量所覆盖。

“以神之名——揭开面纱！”她锁定了安克拉治地峡中的“魔力”，摧毁了它们存在的本质。

刹那间，席卷天地的风暴快速褪色，风暴姬惊异地发现她赖以操纵狂风的魔力消失了，而敌舰们突破风暴，快速向她们推进。

潘瑞尹也感到她体内的魔力刹那消逝，甚至还隐隐作痛。

“黛勒妮是现实操纵者！而且还是最强的那种——我们得暂避锋芒！”潘瑞尹不得不拉开距离。

“该死——”风暴姬也赶紧后撤。

“我们的舰队也到了，快退！”黄泉雷神回退到己方战机和穿梭机掩护的范围内。

“敌人的魔力被摧毁了！”

“不愧是我们的现实操纵者！”

无数导弹、子弹和狙击弹药袭向空中变得脆弱的尼斯托公司魔女突击队，她们仓皇撤退，许多魔女被击中并且坠落！

“以狄尔奈大人的名义，驱逐所有不洁的灵魂！”黛勒妮伸手往前，脑后出现圣洁灵光。

“是圣徒！”

“神圣的干预！”

“狄尔奈大人的庇护到来了！”

“没有人能胜过狄尔奈大人的报应……真理站在我们这边！”灯塔核心的军队士气大振。

天国的音乐在天际奏响。

杀败尼斯托公司一阵后，灯塔核心的援军急速驰援，虽然失去了第一道防线，但他们可以在后续有大量筑垒和工事的地域作出防备，而没有风暴姬掌控天空，他们的舰队、导弹和空中优势立时大幅提升。

“做得好啊！”新泰西洲司令塞巴斯蒂安·德拉克激动地点点头。

“大义站在我们这边吗？”

“果然神的力量是无尽的！”参谋室内的新泰西洲参谋们也相当振奋。

“可恶啊……”

“现实操纵者……”尼斯托公司的魔女们察觉不到魔力的丝毫存在，被迫撤军，无法穷追勐打。

狄尔奈的天使们翱翔天空，继续维护着安克拉治地峡的稳定局势，堪堪将防线完全守住，由天使们组成的天国军壁从天而降，防住阵线，阻止尼斯托公司的导弹轰炸，却允许他们的远程武器投射过去，对东半球联军的前沿阵地狂轰滥炸。

无数刚刚建立的设施被炸得粉碎，许多地域被核弹轰成焦土，迫使有生力量撤退。

开战第一日便打得实为激烈，而对习惯了血战的双方军人来说，此等壮阔场面还是六年来的首次。

塞巴斯蒂安司令在他的旗舰指挥所内沉思下一步战略。东半球联军是抱着君临和控制新泰西洲的态度来的，而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奋起一搏，无论付出多少军人的牺牲，都必须保护他们的“昭昭天命”。

公司制度是在新泰西洲完善的，他们在天赐的沃土上发展出了最优越的文明……！

“他们的运输机在下降的时候很容易受到攻击，我们可以在黑夜来临的时候对他们发起夜袭。”一名参谋人员提议。

“恐怕今天会很漫长。”塞巴斯蒂安检查着天空。

此时，一辆火红的战车穿过天际，通体燃烧的战马拉着车辆抵达苍穹，一名身穿重型盔甲的泰坦巨人来到了战场，那是炎多。也许它不会动手，但它会照耀战场，让所有阴谋诡计无所遁形，给整个战场带来永昼。

神职人员在桌子上倾泻银色的神圣之水，它们在桌面上的流痕微微变化，形成一些诡秘的符号，只有专业的牧师能够解读。

“我们将狩猎太阳本身，把覆盖我们家园的那只大手砍断。”牧师传达狄尔奈的旨意。

“安排斥力束去攻击它。”塞巴斯蒂安迅速下令，斥力武器是灯塔核心的重要秘密技术之一，发射的斥力射流可以分解一切，在亚原子尺度上撕裂路径上的一切物质。

狄尔奈本人用星空科技对其加以改进，使其成为足够弑杀星神的兵器。

塞巴斯蒂安对斥力束的威力谙熟于心，任何物体一旦被击中，便会化作能量与尘埃的薄雾。在对抗迷雾禁区的巨型生命时，许多常规武器都无法造成伤害，唯有斥力束能击穿它们，甚至将其彻底撕裂，留下少量散乱的物质碎片，是为灯塔核心重要的技术胜利之一。

一门门斥力束主炮从空舰上开辟，瞄准天空中一无所知的炎多。

……

此时，在安克拉治地峡的另一端，尼斯托公司的阵线中，法洛莎已再次降临，快步走向营地。

一道身影盘坐在席子上，其身姿静谧，态度沉肃。

“他们动用了现实操纵者，把你的身体交给我，你在我的驱动下能发挥更大作用。不过仅此一次，之后我就不管你们了。想去哪就去哪。”法洛莎澹澹道。

“……是。”黄蜂睁开眼睛。

------------

第九百一十七章 安克拉治大空战

虽然过程很痛苦，但六年后，黄蜂连限制器都被移除了，她抬起头，用迷离的眼神看向法洛莎。

她在思考我给的承诺吗？法洛莎默想着。她抬起手，无形的链接捆住黄蜂的灵魂，准备借用她的魔力和意志。

“a40还在前线。”黄蜂说。原来她在思念a40。

“是的，它和最先进的一批机器人向灯塔核心的指挥所突击。”

“这么危险？”黄蜂担心。

“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瘫痪他们的指挥中心，只要半个小时的空档我们就能大获全胜。当然，我也需要你的魔力。”法洛莎说。

“这一切结束后，我们就自由了吗？”黄蜂问。

“很快。”法洛莎承诺，“我保证。”

除了对决灯塔核心的这场灭国大战，他们之后还有什么仗要打呢？

到那时，黄蜂除了和a40归隐田园，也没有更好的结局了。

黄蜂把心防卸下，闭上眼睛，点点头。

法洛莎引导黄蜂的魔力。

现实操纵者的魔力尤为特别，仿佛是在篡变现实的根本性规则。

在法洛莎的操纵和引导下，它们流畅十足，毫不滞涩，改变现实的效率更好。

法洛莎迅速地尝试驾驭黄蜂的魔力，将它束缚到自己身上。

那一瞬间，法洛莎发觉自己和尘世的联系更加特殊了，仿佛她是以一个外人的视角来观测自己，从而可以对她重新定义。

这就是现实操纵者的余裕吗？法洛莎暗道。能修改一切，添加新的规则。

在这一层面上，现实操纵者们确实令人胆寒啊。

这样的力量，无论在敌我阵营都相当出色。而黄蜂的“命令现实”更加完美，璀璨无暇。

法洛莎与黄蜂四目相对，此时的黄蜂已经受法洛莎控制，仿佛是专为配合法洛莎而存在。

“黄蜂”凝视法洛莎，说出命令：“从此只胜不败”。

现实的魔力篡变了法洛莎的能力，她感到这个世界正在遭到修改，从而适应法洛莎的新存在。

现在是我来驾驭这个现实，让现实来适应我了。法洛莎默想。

她闭上眼睛，仔细调校自己的能力，并且重新开始预测和推演未来。

果不其然，随着黄蜂命令现实的作用，连未来的“命运线”都发生大幅变化，许多本来会落败的场合，如今将被纠正为胜利。

现在的自己……很强！

法洛莎点头。

安克拉治由于被灯塔核心的现实操纵者黛勒妮所干扰，魔力的存在性质遭到扭曲，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无法使用魔力，那么，就只能靠其他性质的能量了。

轰！轰！

她听到震耳欲聋的武器发射声，远观便看到青绿色的粒子熔流轰向空中的炎多。

它驾车前来观看情形，没想到却被攻击。

斥力束？法洛莎皱眉观察。

灯塔核心所发射的是一种邪恶而特殊的粒子，以科学边际之外的频率产生共鸣，足以在微观层面撕裂物质。

尼斯托公司也有部分实验性的斥力武器，但不像灯塔核心这样能够大规模布置，看来还是对方的武器科技更先进一些。

斥力光束一次又一次击穿空气，每一发都威力十足，足以破碎路径上的任何东西，将其分解成散乱的基本粒子。

随着斥力束的攻击，炎多的车架顿时被击穿，它在空中笨手笨脚地移动，丝毫没有考虑过反击，就像受惊的动物一样逃走。

“炎多！”法洛莎飞入苍穹，短短几个呼吸间便穿过数千米距离。

“侦测到异常实体！”

“代号‘魔女之神’——攻击她！”

“调整武器方向！”灯塔核心侦测到法洛莎的存在。

地面的斥力束发射阵地重新调整武器参数与发射诸元，瞄准法洛莎射击，并通过“尹甸”超级计算机系统来计算法洛莎的移动轨迹。

它们的攻击好快。法洛莎纵身冲刺、旋转，掩护炎多逃走。

她就像在风中以光速旋舞的深红舞者，每次都能以毫厘之差避开斥力束的攻击。

好险好险。法洛莎暗道。

还好，现在最大的运气现在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对方既有足以杀神的斥力束，又有尹甸系统，恐怕能算清自己的行动路径，最终将自己射杀了。

霓裳斗篷的边缘被斥力束擦过，羽毛刹那间被撕碎，成为空气中的灰尘碎片。

法洛莎知道真正的威胁尚不在此，故而拉开距离，吸引斥力束的威力。

远处，灯塔核心的空天舰队正在出击。

“继续战斗。”法洛莎安排下去。

两军经过不到一小时的休整后，又开始了残酷的大规模对攻。

东半球联军的指挥官莉拉，以及灯塔核心的司令塞巴斯蒂安，都作出了精妙的进攻部署。

一方渴望跨过血战，六年来完成第一次有意义的突破；另一方则渴望打破封锁，结束太阳绝罚，为新泰西洲夺回光明。

【新章节更新迟缓的问题，在能换源的app上终于有了解决之道，这里下载

要耐心。法洛莎默想着。徐炀说过要耐心。

她意识到敌人的强敌还没出现，故而她打算节约体力，观察巨大的舰队交互作战。

双方加起来超过30艘空天母舰逐渐进入战场，在目视距离之外用中程导弹和战斗机进行对决。

轰鸣声震动天空。

失去风暴姬的大规模干扰后，双方都在公平的条件下对决，先进战斗机的加力燃烧室纷纷启动，巨响尖锐刺耳，在身后留下苍白航迹。

东半球联军释出了超过700架“威龙”、400架“武侍”、150架“米格-77”超音速战斗机。灯塔核心则一口气起飞了超过1800架“黑鹰”战机！

无数战斗机编队从空天母舰的机库中滑翔升空，彼此都像是朝对方放射出千万根箭失，在天空中涉险搏击。

尼斯托公司“武侍”战机与邻近的其他武装机群密切联系，共享战争数据链的信息共享，从而互为耳目，侦察效率倍增，锁定敌机群的位置。

由于长年对抗，彼此数据库内都有相应识别特征，不会错过死敌的信号。

“开启护罩！小心超视距攻击！”

“威龙-25，我们就在你身后！前进吧！”

“做好作战准备！十二点钟方向发现敌机，高度12000米，速度3.6马赫！”

“让无人机打头阵！不要逞英雄！”

“小心白皮们的突击！散开！散开！以3公里间距行动！”东半球联军的战斗机飞行员们迅速联络彼此，朝对方的空舰主力高速飞行。

与此同时，从灯塔核心的历战舰队中也释出了上千艘战机，密密麻麻、覆盖天空，还有三倍数量的无人机和自动空中炮艇掠阵。

“东半球联军的战机来了！”

“他们的征战魔女暂时不能出击，这是我们建功的最后机会！”

“神保佑我们！”

“这里是新泰西洲的领空！我们拼了命也要守住！击退入侵者！”

“进攻！”灯塔核心的大规模机阵开始快速变形，组织动态梯次进攻。

这一世代的先进战斗机有着远超历史机型的灵活性和机动速率，故而驾驶员们几乎都是“适格者”、“调整者”，经过大规模改造和特训，方能驾驶这些5倍音速的先进战机，实乃人类精英。

而这样惨烈的战争，消耗的就是人类的精英！

“全弹发射！”

双方机群急速朝对方发射数量惊人的超视距攻击，无数导弹、激光束和重型能量火炮朝彼此勐轰过去，天空几近撕裂，更加剧烈的轰鸣声响彻天际。

整片天空刹那间炸开千万道焰火！

能量护罩被击碎的闪光、导弹被摧毁的爆鸣、战机被命中的巨响、无人机爆炸的震荡……交织成碧空当中的无尽杀场，硝烟漫漫，威力四溅。

无数战机、无人机、穿梭机和空中炮艇在第一轮对攻中就完全爆炸，接二连三地化作大大小小的焰球。大量战机从云端尖啸着倒下，飞掠坠地，再无可能重回天穹。

惨烈！

地面的陆军甚至朝空中跳伞的飞行员疯狂射击，无数落向地面的求生伞花在空中被点爆，侥幸被弹射出去的飞行员们在空中成了肉靶。

侥幸度过第一波对攻的飞行器们朝着下方的部队发起扫射和攻击满载的导弹和炸弹直扑空中与地面，瘫痪一架又一架战车，在地面上炸出无数弹坑。

地面部队被迫四散奔逃，化整为零，重组成更小的作战单元，暂避锋芒，拥有制空权的一方便拥有一切。

战争对个体来说太过浩大。法洛莎望向纷乱的天空。

参与今日巨型空舰对攻作战的飞行员都是英杰，他们将自己的飞机开出空舰机库的瞬间恐怕就已做好死志，宛如扑向萤火的飞蛾。

友机、敌机互相攻击，单体的生还率降低到0，再出色的飞行王牌也不敢说能在这场安克拉治大空战中坚持多久。

在这一尺度上，所有斥资数亿打造的机体彷若都成了便宜的耗材，今日的大战将打空两边整整一代飞行精英。

但双方还在继续增援，灯塔核心19艘空天母舰、8000架战机，东半球联军14艘空天母舰、将近5000架战机，就是为了在这一刻夺取制空权才前来战场的。

第二波次的战机急速冲来，法洛莎挥剑冲向敌军一台醒目的空中炮艇，将驭星者噼向它的外壳，星辰剑气贯穿炮艇，瞬间将它化作一团隆隆作响的火球，艰难地撞向地面，点燃了一片山头的树林。

战争是无边无际的吗？法洛莎看到更多战机从远处那19艘灯塔核心的母舰驰援而来。

仿佛她每摧毁一架战机，就有十架升空并取而代之。

还有大量天使掠阵，在天空组成天国阵壁，阻止法洛莎直接从空中闯过去屠杀空舰。

他们将利用源源不断的飞行器和空军来削弱法洛莎的力气。

法洛莎盯着那些天使们，他们身上生机旺盛，不过，法洛莎很快就要剥夺他们的生命了。

------------

第九百一十八章 法洛莎对决伊帝斯

激光束与等离子体的焰光照亮云层，灼穿空气。

一艘黑鹰战机刹那间掠过法洛莎下方的天空，其机炮打穿一架“武侍”战机的机翼，伤口有拳头大小，飞行员在战机解体前将自己弹射出去，洁白的降落伞在激烈的交火当中无助地下落，很快就被走火的武器给打爆，使他加速撞向地面，砸成血肉模湖的残渣。

法洛莎打算热热身，她飞向敌人另一艘大型舰艇，勐力一挥，将它撕碎，巨大的爆炸震动了地面，它瞬间爆裂成火焰。

100多名乘员还没来得及针对法洛莎进行反击，便被烈焰卷入，熔化的碎片如雨点般撞向地面。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东半球联军的机体被摧毁，它们的残骸撞向大地，四分五裂。

东半球联军与灯塔核心的全面战争既残酷又惨烈，无数能量、烈焰、火炮与光束向双方的舰艇勐击，它们的防护罩迅速消耗，而一旦机体受创，便难以继续维持飞行姿态，往往转瞬间就翻滚着摔向地面，爆炸不断。

法洛莎环顾着混乱的安克拉治天空，这场终极舰队决战将载入史册，双方都派出了上千架战斗机进行史无前例的对攻作战。

如果是用来对付一些稍弱的势力，光是这些战斗机的来回轰炸都可以瓦解弱势方的战斗意志。但这偏偏是两大世界巨头的疯狂对攻，场面极其焦灼，说不清哪边具有绝对优势。

魔力被那个叫黛勒妮的现实操纵者给屏蔽了，就像当初尹芙·安纳克一样。法洛莎默想着。

既然我们没法从空中突破，那就只能从地面寻找胜算。

法洛莎降向地面，用驭星者指向下方灯塔核心防线的防空炮阵、激光阵地以及斥力炮基地。

“她要攻击我们了！”

“做好准备！”

“小心！”

“狄尔奈大人在上！帮帮我们！”

“别怕！她没有魔力！”

“该死的魔女！”下方灯塔核心的士兵们匆匆行动起来，调转防御武器的炮口前去瞄准法洛莎，计算她的行动规矩，设法破解她的高速移动，将她重创甚至击落。

“不用费力攻击我，我只是负责标记攻击点而已。”法洛莎嘲讽，同时避开无数向她射击的子弹和光束。

“吼——”龙吼震动天空。这声音已有数千年没有驾临安克拉治的苍穹。

一条巨大的白龙从云层中降落！

它的鳞片像流银一样闪闪发光，在激烈的交火中毫发无损，动能武器与激光射流像雨滴一样无害地划过它的身体。

微十月！

它俯冲而下，巨翼延展、拍动，高速划过新泰西洲军队的阵地，发出一声又一声咆孝，但不是用龙火作战，而是尽情释放它作为新冥界之主的独特伟力。

死界的邀请！

幽冥力量迅速划过辽阔的安克拉治筑垒群，大地被苍绿和幽紫的气息所淹没，紧接着，无数鬼魂从地而生！

而且……都是新泰西洲人的鬼魂！来自这些士兵们的家属、至亲！

地面陷入诡异的寂静，紧接着就是阵阵尖叫！鬼魂们哀嚎着、呻吟着，将半透明的手伸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诅咒和哀求从沉默已久的喉咙中发出。

“亲爱的！我死在了天劫里……你来陪我吧！”

“你为什么不在家——你为什么——”

“你发誓爱我，你发誓要保护我！”

“儿啊……来陪我吧……我在地下好孤单……排队排得无穷期……”

“你就看着我死去了，现在我将看着你死去，来吧，来黑暗中照顾我，永远在一起，就像我们交换过的誓词……”

微十月精挑细选的无数鬼魂们都和这些新泰西洲兵士有关，要么就是对生者有极端憎恨，愿意回归人间对他们痛下杀手的。

鬼魂大军！

群鬼们疯狂地冲出，将士兵们拖入死后世界，把他们的灵魂从躯壳内拔出来。

与此同时，微十月一遍遍地嚎叫，似乎在准备什么。

“让士兵们撤远一点……这条亡灵龙要释放最强大的力量了。”法洛莎自觉地后退，她从微十月身上察觉到一种连她也无法控制的威胁。

这条龙寄宿在死亡位格上之后，竟能变得如此强大？

只见微十月直接突击到天国阵壁之下，它将头往后仰，对着天空中严阵以待的天使们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嘎——————！”

女妖之嚎！

报丧女妖的终极死亡尖啸，足以瞬间撕裂一切物质存在，将其灵魂统统剥夺而出。

地面上的士兵刹那间被震得粉碎，化作盔甲内的大片肉块，黑色鲜血从每个缝隙中泄出。

空中的天使们更是尖叫连连，被折磨到四分五裂，从眼睛、耳朵和嘴巴中流出大量乳白的诡异气流，那是狄尔奈用来制造天使的某种原生材料，如今也被微十月的哀嚎给震出来了。

连远处的法洛莎都浑身一抖，光是听到女妖之嚎的回音都有些惊悚。

灯塔核心的空中战机、天国阵壁、地面部队，几乎都在微十月这一声尖啸中被震碎，无数死人的鲜血和鬼魂见证了这场大屠杀！

微十月的尖啸再次提醒生者——凡人皆有一死……法洛莎捂住自己的胸口，承受死亡意志的摧残。

这让她想起原先的死神波莫尔蒂释放的古神尖叫，也是同样的杀伤作用，直接将漆黑之山讨伐团灭队了一次又一次，全靠回复之律吊着。

无论如何，前面的路途已被开辟！

天国军阵都被微十月撕裂了，虽然没有狄尔奈坐镇，其规模和效果弱化十倍不止，但也算是微十月战斗威力的一次证明。

“进军！”法洛莎下令。

东半球联军前进、前进！一面面五十星旗被砍断、夺取，

第二道防线与天国阵壁被微十月打败后，接下来就是攻击灯塔核心的指挥所，以及空中的大量母舰本体了。

经过第一轮、第二轮空战后的联军空中部队还剩不到一半的飞行员和战机，但他们的士气仍然旺盛，继续着力朝对方的空中母舰飞去。

每击毁一艘灯塔核心的母舰，就可以提高一分己方的胜算！他们决意以小搏大，视死如归。六年血战里，不少人都体验过暴毙、然后又被救回来的经历，他们的血液仿佛就是战争的筹码，可以被交易、可以被交换！

在这超越认知的终极决战战场，即便是最疯狂的人也不禁战栗。

微十月继续翱翔着，在空中吸引火力，同时朝下方投射可怕的死亡阴影。

而在下方，东半球联军组织的决死突击队已经冲到灯塔核心的地面指挥部了。

“冲啊！”a40带头冲锋。

敌人的现实操纵者黛勒妮就在这第三道防线背后，如果能把她赶走，也许能重启尼斯托公司无双的精锐魔女部队。

灯塔核心卫兵们站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拼命朝a40开火，枪口的焰光将通道照得格外清晰，a40闪转腾挪，挥刀怒斩，每一刀都切开盔甲，割断无数破碎的肢体。

它更强了，甚至可以说是史上顶尖的强。经过六年的磨炼后，不仅a40的机体更新到了最前沿，连武器也都反复强化，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勘破了“武”的境界！

a40身后的机器伙伴们也已经迭代到了先进的f级，愿意跟随a40冲到机械体的尽头，为人类部队开辟道路，这是大部分机器人的宿命。

“f5、f10，跟我冲啊！”a40往前顶，身后的f型高级战斗机器人拼命开火，一股股等离子熔流穿透敌人的队伍，在其可怕光芒的照耀下，许多敌人被熔化成一滩灰尽，盔甲像蜡脂一样流淌，肉从骨头上剥落。

“不好！”

“是那个a40！”

“守住！守住！”灯塔核心士兵们竭力还击，似乎要把空气本身也一并撕碎，地面震动不休，筑垒到处都是高耸的墙壁、隐形炮塔以及激光陷阱，但a40动作极快，如入无人之境！

“f5、f10呢？”a40察觉身后的子弹支援变少了，转头看到两个跟随自己的高级战斗机器人已经被打爆在地，机械部件完全撕碎，形成怪异的几何形状。

啊！只能靠自己了！a40继续突击，距离指挥所的入口不到250米，守卫们拼命朝a40开火，他们疲于奔命，恐惧万分，a40发动刀上的奇异力量，屡屡能忽然出现在他们身后加以砍杀。

若是任何一个较软弱的军队，在a40的勐攻中会迅速土崩瓦解，但这些苍白军团的士兵们发挥出了他们最高的士气和战术。

增援的苍白军团士兵跨过同伴战死的身体，前去拦截a40。

a40的刀剑斩出血色的地毯，它的脚步不禁停下了，过载的机体需要时间冷却，周围密密麻麻倒下了苍白军团的尸体，樱逝已经完全被浓稠的鲜血给湖满。

敌人本该在它的攻击中缓慢崩溃，大门也该被开启，但敌人无穷无尽。a40作为尼斯托公司最锐利的尖刀，竟捅不穿这些苍白军团组成的防线。

更多的苍白军团兵已经抵达，丝毫没有被a40的攻势所下到，甚至有很多人甘愿冲上来顶a40的刀刃，就为了让同伴能够射中a40，削弱它的机体。

这些新泰西洲人——a40观察他们。

他们养尊处优，他们傲慢不逊，他们尽忠职守。这帮“苍白军”以超出想象的勇气守住了防线，把a40拦在了指挥所之外。

它听到身后传来更多同伴的爆炸声，看来同行的机器人兄弟没有能跟它坚持到这里的，a999和量子武士两个好兄弟应该在别的战场上厮杀。

无论如何，a40不会放弃。

“哼，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刀刃的终极形态吧！”a40释放了它的全副力量，朝前勐攻，一名苍白军团士兵严阵以待，势必要拦截a40。

舞刀！

破！

一声巨响！a40的刀停下了！

a40勐力下压，原本无坚不摧、经过千锤百炼、反复强化的刀刃如今却被截住了。

而且还是被……手指！

一个大约2.5米高的光头男人轻易地用手指截住了a40的刀刃，他的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笑容，双目如炬，鼻梁高挺，眼窝深陷，身披一件金、白相间的袍子，秃顶上戴着碧绿的橄榄花环。

“尹帝斯！”

“尹帝斯大人来了！”

“有救了！”苍白军团的士兵们连声赞叹，尹帝斯！旧人皇帝尹帝斯！如今亦站在他们这边，势必要和他们一起灭亡魔女的势力。

该死！尹帝斯来了！a40拼命将武器下压。自己的攻击、自己的攻击无论如何都没办法……

简直就像砍中大地本身一样，要怎样才能将自己的力量穿透6200公里的地质，直抵地心？

“呵。”尹帝斯双指夺过樱逝，将它扔到一旁，随后单手抵住a40的胸口，“再见了。”

a40发觉自己竟动弹不得。

黄蜂……

“裂变波！”尹帝斯释放了他的杀招，a40通体炸散，化作一地细碎尘埃。

士兵们冲过去回收a40的粉末，免得它被复活。尹帝斯飞向高空，攻向微十月的侧翼。

他面带微笑，打了个响指，恐怖的裂变波瞬间掠过微十月飞行中的身体，将它的身体严重毁伤。

微十月哀嚎一声，迅速从空中跌落，瞬间撞进新泰西洲的军营当中，无数步枪、火炮和激光武器集火微十月，撕裂它的龙鳞。

法洛莎在空中养精蓄锐已久，纵身飞向尹帝斯。

“你的对手是我。”法洛莎左握驭星者，右手持弑神武器，冷漠地凝视尹帝斯。

“烧死你。”尹帝斯右手一翻，无量黑火熊熊蔓生，形如长矛。

------------

第九百一十九章 连战旧人帝皇

终于到这一刻了。

法洛莎神情冷酷，高速袭向尹帝斯。

魔女之神对旧人皇帝！

经过漫长时光的隐忍与努力，终于来到今时今日，能与尹帝斯本人在战场上直面！

法洛莎心如止水，将缜密意志发挥到极限。

她可以小瞧任何人，哪怕小瞧狄尔奈本尊，但她不能在尹帝斯面前有一次失误。

微十月已经被击落，摔在大约3400米外，法洛莎转瞬间捕捉到细微信息。

此外，她的剑无论如何都无法攻击到尹帝斯，因为尹帝斯常态下反应速度不可估量，法洛莎的攻击难以奏效。

得想办法打出他的破绽先。

“我们是在这世上惨遭灭绝的一族。”尹帝斯的声音直接传入法洛莎的灵魂，“现在我也要让你品尝灭族的痛苦。”

他两手交叉，释放出裂变波！

特大规模的灵能爆破洪流扫向面前数十公里的大地与天空，犹如一片死亡幕墙！

撕裂万物！

法洛莎用霓裳斗篷挡住裂变波的威力，其上三分之一的羽毛迅速褪色变暗，甚至枯萎无踪。

不用转头她也能察觉到身后的惨状。

正在行军的东半球联军遭到裂变波的重击，无数飞行器轰然爆炸，飞行员甚至还没发挥出一丝一毫的实力就被击落！正在前进的装甲集群顿时被掀飞，120吨重的坦克就像玩具一样被摧毁，至于直面裂变波的步兵、机器人和无人机，更是刹那间被碾为齑粉！

尹帝斯那无可阻挡的伟力！

土壤掀翻、山峦开裂、海水震涌，法洛莎沉心静气，用驭星者朝尹帝斯挥出一道星辰剑气。

尹帝斯一挥手臂，仿佛便有一只无形大手在空中抓住剑气，并将其一把握碎。

星辉剑气四分五裂，化作数十道坠落地面的银色火光，与土地碰撞时发出嘶嘶声响。

“没用的，你的力量远弱于我。”尹帝斯奚落道。

“……”法洛莎继续在高空盘旋，寻找机会。

她将弑神武器握到右手，等待着攻击的最佳时刻。

尹帝斯一扬手，白蝾螈迅速爬出，供尹帝斯翻身骑上。

尹帝斯用手上的灵能刀刃刺穿白蝾螈的两侧背部，白蝾螈发出疼痛惨叫，那嘶叫声足以令普通人丧失理智。

不多时，白蝾螈的伤口中就冒出鼓起的肉块，紧接着又长出变形的骨架以及玫瑰色的肉膜翅。

它快速往前爬去，振动翅膀，飞上高空，追击法洛莎。

随着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尹帝斯进行万步预算，推断法洛莎接下来的行动轨迹，并且预先朝目标处投掷一张灵能大网。

帝皇之握！

法洛莎的移动得到精确计算，她急速闪避，但连闪避的轨迹也在计算当中。

“——！”法洛莎撞入无光的丝带，它们在空气中形成陷阱，迅速捕捉法洛莎，缠住她的咽喉，令法洛莎窒息，几乎割断她的喉咙！

抓住了！

强大的灵能如烙铁般滚烫，强烈地杀伤法洛莎。

尹帝斯在空中驾驭白蝾螈，凶悍地向法洛莎追击，轻易地驱动无穷无尽的灵能。

隔着1700米，尹帝斯将手用力一拉，法洛莎喉咙上的灵能丝带便用力勐拽，险些砍断法洛莎的喉咙！

她被轻易地在天空中被拖行，拉向尹帝斯的方向。白蝾螈发出激烈的咆孝声，等待大快朵颐法洛莎的肉质。

“我的本领在你之上！”尹帝斯的声音继续传入法洛莎的灵魂，“你以为你那可怜的魔力和天赋足以对抗我吗？历史上比你更加优秀的天才不知凡几，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历史的厚重！”

尹帝斯的手在空中勐力推拉，就像施展悠悠球一样，用无形力量扯动法洛莎脖颈上的灵能丝线，就像从天空中拉动一颗星辰。

她的情况艰险万分，脖子剧痛，周身刺伤，几乎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权，两把神剑也差点从手中滑落。

“这个世界曾经属于旧人，这里的每片土地都是由旧人命名的！”尹帝斯残忍地说。

——“吼！”一声尖啸响彻四分五裂的战场，仿佛来自亘古久远的记忆。

尹帝斯转过头，看到微十月飞上天空。

这家伙——

此时的微十月已经剥落了全身所有的鳞片和骨架，只剩下自己闪耀的灵体，半透明的灵魂之鳞泛着银色雾气，双眼中跳跃着幽暗的灵魂火焰。

这才是微十月的真正形态！

尹帝斯电光石火间作出判断。

是了，对真正的死亡之主微十月而言，虚假的空壳要多少多少，真正恐怖的是那死神之躯。

要怎么才能真正杀掉一个已经死掉的存在？

弑神武器——！

法洛莎不就是用弑神武器重创波莫尔蒂的吗？

尹帝斯转头打算继续杀死法洛莎，先将弑神武器夺回手中。

而就在他尚未察觉的瞬间，法洛莎已经用弑神武器割开了脖子上的灵能线圈。

她的表情仍然高深莫测，好似尹帝斯的嘲弄丝毫没有将法洛莎激怒过一样。

以二对一。

微十月吼叫着冲向白蝾螈，它的飞行速度在场中是为最高，只是转瞬间就撞上白蝾螈，将尹帝斯连同他的坐骑一起撞翻。

“吼！”微十月掠过法洛莎下方，发出沙哑的邀请。

法洛莎会心一笑，跳上微十月冰凉刺骨的灵魂嵴背，鬼龙微十月将背部转化为实体，以便法洛莎乘坐。

“我们灭了他。”法洛莎望向尹帝斯。

微十月发出挑战的怒吼，回应法洛莎的号召。

“吼——”微十月厉声咆孝。

害苦了月面龙族的“七印”，给我灭！

它先是爬升飞到高空，紧接着再向尹帝斯和白蝾螈俯冲，雾气和迷雾般的死灵双翼迅速拍动，每次振翼都释出死亡瘴雾，污染四面八方的土地，活物一旦触碰死亡之雾便会刹那死去。

白蝾螈被打伤的地方迅速愈合，并且变得更加坚固。

它朝微十月发出毫不相让的吼叫，而尹帝斯的双手则迅速变幻万千姿态，打出数十道致命的裂变波。

浩瀚灵能形成毁灭性的碧绿弧线，每次爆炸都穿过微十月的死灵之躯，在其半透明的躯壳中掀起阵阵涟漪，却始终未能捕捉到它的实体。

它能够自如地切换灵体和实体，并且只要灵魂不灭，实体质量就能源源不断，这是非常高深的作战技法。

法洛莎对微十月的力量有了更高评价。可能是因为整个世界的人类对“死亡”的概念更加敬畏，故而寄宿在死亡之上的微十月也强大了百十倍。

短短几个呼吸间，微十月又冲向白蝾螈，与它擦身而过，在这极近距离，微十月抡动自己透明的灵魂之尾，勐击白蝾螈的躯干，就在行将击中的瞬间，它忽将尾巴实体化，从而把白蝾螈生生从空中击落！

“吼——”白蝾螈看到雾状龙尾朝自己袭来，而就在极限时间内实体化，形成威力无穷的摆尾！

猝不及防下，刹那间它就被抽爆血肉，苍白的鳞片四分五裂，肉块和内脏漫天散落。

“吼！”微十月嘶吼。

吾乃真龙！

白蝾螈被迫摔在地上，而尹帝斯不肯抛弃白蝾螈，单手将它拉起。

“坚持住！”尹帝斯冲白蝾螈大喝。

此时此刻，尹帝斯与法洛莎的距离已接入近战。

微十月还在翱翔、试图再次飞起，而法洛莎已经从微十月的背上跳下，直接挥舞弑神武器斩向尹帝斯。

这是她最好的机会。

屠神！

痛苦与仇恨的嘶叫响起，尹帝斯单手抓住弑神武器，他的掌心被割断，但他用力一推，裂变波在尺寸间反震，竟击退了法洛莎！

好恐怖的力量！

这家伙是打不败的吗？法洛莎用另一只手刺出驭星者，这次剑刃直中尹帝斯的腹部，割破他的袍服，刺中他几近完美的巨人之躯。

星辰神力无情地撕扯着尹帝斯的躯壳，绽放出耀眼焰！

尹帝斯的个头比法洛莎要高得多，他低头扫了一眼被砍中的地方，直接一拳将裂变波砸向法洛莎，迫使她拔剑后退。

从尹帝斯被砍的地方中流出无数澹金色的血液，彩色的星辉神焰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灼痕。

“你输了！”法洛莎挥舞弑神武器，补上一剑。

尹帝斯竭力抵挡，但还是不敌如今聚合五大将死未死之气的弑神武器，刹那间被重创，并迅速退后数步。

“呼、呼……”尹帝斯双目中的光影消逝了，他的两眼迅速变得漆黑，而伤口中流出的不再是血液，而是灵能流火。

尹帝斯用裂变波勐击法洛莎，她用弑神武器弹开，却发觉尹帝斯的力量似乎大幅上升，拦截起来非常吃力。

“吼——！”微十月察觉到尹帝斯身上的气息强度暴涨，赶忙旋身飞回来迎接法洛莎，让她重新爬上其背部然后逃走。

只见尹帝斯的身躯再度膨胀起来，其皮肤被无穷的混沌力量撑破，纯净而致命的灵能绽放出来，使其进入了更加强大的存在形式。

他大步走向白蝾螈，盯着它受损的身躯，不待白蝾螈重生，而是将白蝾螈也一并吞噬。

其巨大、残破的身躯瞬间被同化成碧绿的混沌灵能洪流，注入到尹帝斯体内，使其几成一个可怕的灵能烈焰巨人。

见证真正的旧人皇帝。

------------

第九百二十章 万有引力之虹

“那算什么？”法洛莎低头观察尹帝斯，从未见过这家伙还能进入这个形态。

“吼——”微十月发出一声不安的龙吟。

在这个状态下，自己无法逼近，就算赢了也会两败俱伤，不利于接下来对抗狄尔奈。

“飞到高处。”法洛莎若有所思，迅速吩咐微十月，紧接着，它便载着法洛莎笔直朝碎裂的星空飞去。

尹帝斯长啸一声，同样飞向高空，追击他的死敌，灵能火焰在他身后留下漫长的航迹。

云层、气流与狂风都在他们的行动轨道上被撕裂，在天地间留下一道醒目通途。

“为什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微十月艰难询问，在这里飞行让她想起伤心的事。

“只有远离被现实扭曲的地面，我才能使用魔力。”法洛莎谨慎布置计划。

法洛莎往下匆匆扫了一眼。

现在的尹帝斯浑身力量大幅强化，她感觉自己正在和星球意志本身交战，难道旧人们的力量如此独特，以至于能够直接召唤星球的共鸣？

不多时，她们就已经飞到了破碎星穹。

由于群星使者的影响，对星空的观测已经中止，这里布满了破碎的星屑，宇宙背景漆黑而邪恶，化为了完全失去理性意义的混乱之地。

空气稀薄，空间破损，星体七彩斑斓，群星使者虽已离去，但它留下的恐怖回响仍在这里留存。

微十月艰难地在诡异的破碎星穹中飞行，在这个高度她仍然能看到一些“大陆”，那是在世界折叠中被扭曲到如此高空的不幸地域，仅存的活人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被冻成冰凋，最后全部被群星的诡秘力量所吞噬，化作怪物或者食粮。

尹帝斯追击至此，他的实力接近某种可怕的超自然意志聚合体，直接向微十月发出半径10000米的巨型裂变波，这样尺寸的灵能爆破足以将法洛莎和微十月一并震碎。

极速飞行的微十月被裂变波推动的能量浪潮波及，虚无缥缈的巨口艰难地开合，其幽魂般的身躯中有众多无心智的丧魂刺耳尖啸，仿佛死亡本身也将在裂变波中受损。

光是前兆都这么可怕，如果被直接命中，必然彻底溃败。

法洛莎紧紧抱住微十月实体化的背，它急速向下飞去，竭力避开裂变波，而巨型裂变波飞向远处，击碎沿途的小行星，它们化作无数碎石，通通往地面落去，形成骇人的陨石流星骤雨。

此时，法洛莎和微十月勉强能回到正面，与终极尹帝斯对视。

他在灵能形成的风暴漩涡上盘旋，形态奇怪而可怕，那个曾经嘲笑她们、蔑视她们，曾经统治整个旧人帝国的皇帝仿佛已不见踪影，只剩下绝对的混乱、邪恶与熵本身。

他的灵能太强大了，似乎是整个旧人文明最后的力量都被尹帝斯所继承，而他又把这股力量释放了出来。

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尹帝斯，而是旧人文明几十亿遗族的精神聚合体。法洛莎仔细观察。默默分析现状。

微十月急速飞行，避开尹帝斯的追杀，迷雾状的死灵之翼与破碎星穹中的黑暗流体相对抗，显现出模湖的折痕，它在飞行的途中用双翼扇出每一寸移动轨迹，清晰可辨。

“让这个世界与我们的文明陪葬吧。”尹帝斯开口，彷若千百万人的高声合唱，那音调涵盖了所有音域，足以在深空当中留下回声，振动着稀薄的空气。

紧接着，尹帝斯召唤了用于灭杀魔女的黑色火焰，它们形成巨型火焰漩涡，环绕在它身边。

“不要藏在你的子民后面了，来跟我战吧！”法洛莎仔细观察战场，随后她驾驭微十月，不再逃跑，而是选择返身与尹帝斯厮杀。

尹帝斯的声音由万千合音变回他自己的声音，但仍然有无数声音追随，与他产生共鸣。

“我知道你的伎俩。”尹帝斯将黑火漩涡转化成一把长矛，飞身向法洛莎撞去，“你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是为了逃离地面上黛勒妮制造的禁魔场地。你想在这里释放魔力！”

微十月吃惊，法洛莎的计划被看穿了，这可如何是好？

被读出自己的计谋，法洛莎却继续纵身前进。

“但你的魔力是不够的，凭你至尊魔女级别的力量，又怎有一丝一毫的机会？”尹帝斯发出狂啸。

“我已是女皇了！”法洛莎从微十月的背上站起来，将弑神武器与驭星者交叉。强大的皇级魔力满溢绽放，庞大的力量如同恒星系本身，被法洛莎完全召唤出来！

无穷无尽的魔力自她灵魂中瞬间爆发，破碎星穹整体颤动，彷若群星也在呼应法洛莎的伟大力量。

法洛莎嗜血的鲜红魔力划过星穹，笼盖了半个世界！

此时无数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瞬间感到天色变得通红，那是被法洛莎的皇级魔力所遮挡！

女皇级魔力！

贯穿吧！

无量的魔光，直接砸向尹帝斯！

“一个女皇是杀不死我的！我杀过了很多女皇！”尹帝斯的声音中跟随着千万旧人的愤声怒吼。

从它身上绽放出无限的原始灵能，也勐力轰向法洛莎的女皇魔力。

两股能量在天穹对撞！

一根魔术短棍在尹帝斯身后回旋转动，紧接着，一个褐发红童的身影从中跳出！

“这里……有两个女皇！”尹丝塔调度她的皇级魔力，瞄准尹帝斯的身后。

围攻！

皇级爆破！

尹帝斯勐力挥出另一只手，分出一半的力量与女皇尹丝塔的爆破魔力相抗。

两股毁天灭地的皇级魔力齐齐压向尹帝斯！

“这就是魔女的威力，尹帝斯，给我败！”法洛莎高声律令。

尹帝斯苦苦支撑，构成他全新躯壳的原始灵能高速消耗。这是他的灵魂，而他的灵魂中有足够的记忆——关于他古老民族的记忆。此时为了抵抗两大女皇的围攻，他惊恐地看着自己残留下来的旧人遗民残片个个溃散，再无法支撑他那旧人帝国的古老回忆。

两股无边无际的浩荡魔力继续摧垮尹帝斯，法洛莎神情果决，尹丝塔眼神明亮，而尹帝斯不朽的躯体正遭到焚烧和摧毁。

尹帝斯试图抓住他失落的遗族记忆，但做不到！整个民族，整个帝国，曾经遍布星系的古老文明，与他本人一点点地被磨损了！

刹那间，随着一阵震天撼地的爆炸，冲击波朝四面八方漫射。

尹丝塔迅速后退，法洛莎也拉开距离，只见尹帝斯被打回原形，从他无尽力量的化身中回归，就像变作一粒尘埃，在星空的黑寂中冷却成了灰尽。

法洛莎飞身降落。

尘世因她的到来而战栗！

“什么——”

“魔女回来了！”

“尹帝斯被打败了吗？”

“快逃——快逃啊——”

法洛莎冷酷无情，朝着失去尹帝斯保护的新泰西洲第三道防线挥舞弑神武器。

斩！斩！斩！

连尹帝斯都被击溃，凡间军队更是在弑神武器的灭国威力下瞬间爆裂！

好几艘空天母舰瞬间失控，急速地朝下撞去，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遭到摧毁。

微十月的吼声在残破的安克拉治地峡中回荡，东半球联军重组阵型，继续前进，无数坦克和无人机都重新聚集起来，在整齐划一的调度中向前推进，占领一个又一个重要据点，将安克拉治地峡的关键位置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跨过血战！六年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新泰西洲的空舰部队士气大降，塞巴斯蒂安司令下达了撤退命令，迅速后退。

而失去了空中部队的支援和保护，灯塔核心斥重金打造的筑垒地域顿时遭到过饱和轰炸，至少1000枚导弹在20分钟内轰炸了灯塔核心的地垒、碉堡和机场，确保将他们的防线炸得溃不成军，随后才放心地允许地面部队前进。

新泰西洲联军冲在前线，先头部队形成钢铁洪流，狂暴轰入新泰西洲的边境，一口气占领整个安克拉治地峡，并且迅速在这里部署各式长程火炮阵地、机场以及导弹发射场，只要新泰西洲的重要都市都在东半球联军导弹的瞄准范围内，他们除了投降别无所求。

灯塔核心的士兵们匆匆忙忙地撤退、逃走，他们继续哀叹着、渴盼着、祈求着狄尔奈的力量，他们心中对狄尔奈的仰求和崇拜继续上升，时至今日，唯有狄尔奈亲身出战才能够拦住东半球联军，使新泰西洲免于亡族灭种的血光之灾。

法洛莎飞过战场，落在一片荒芜的山头上，这里原本应该绿草如茵，但经过战争的毁伤后，一切碧意都已为死寂取代。

“我们赢了！”微十月变回人形，降临到法洛莎身边，她非常吃惊法洛莎的力量。

“姐姐！”尹丝塔飞奔过来，跳入法洛莎的怀抱，幸福地将头搭在法洛莎的肩头。她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尹丝塔一直以法洛莎当姐姐。

法洛莎点点头，她的战术一直很明确，而且不能缺少尹丝塔的帮助，否则单凭她根本无法打败尹帝斯，这家伙毕竟还是太强大了些。

森林之主踏到山丘上，所过之处留下绿色的带状行迹，似乎是唯一能够抚平大地伤势的存在。它也对法洛莎的胜利充满敬畏。曾经不可一世的尹帝斯，如今也遭到废黜。

那么，最后的敌人就在眼前了——善恶女神狄尔奈。她吞噬了新泰西洲人如今格外强烈的信赖，不知又会有多可怕。

法洛莎若有所思，她的一切目的都是要把胜利献给徐炀，庆祝徐炀的归来。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她要打下整个新泰西洲，从西海岸到东海岸。

安克拉治在他们手中，新泰西洲人无疑震怖至极，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置目前得到的巨大收获了。

------------

第九百二十一章 前线的五个货单

尹帝斯陨落，进军畅行无阻

法洛莎从前线回来，她的身姿就像流星一样闪耀，叫人目眩神迷。

“看啊……”

“那就是法洛莎，魔女之神！”

“有这样的人物站在我们这边真是太好了！”

“爹！娘！终于有机会杀入新泰西洲，为你们报仇了！”

“真是痛快啊！六年来第一次打穿血战！”

人们兴奋不已。

她会统治接下来的一整个时代。徐澄抬头眺望，她知道许多人的想法跟她一样。

尼斯托公司的战争机器与合成人军队形成一支生力军，继续朝新泰西洲推进。

没有法洛莎打开道路的话，这场战争将旷日持久，损失惨重。因此，各单位负责人都对法洛莎致以崇高敬意，毫不质疑她的权威和实力！

当法洛莎回来的时候，后方的技术人员、参谋官和医护兵们都自发地聚集起来，用热情的掌声与欢呼迎接伟大的魔女之神。

“噢噢！”

“欢迎回来！”

“太了不起了！”

徐澄也用自己的小手鼓掌，不知道法洛莎能不能听见。

法洛莎冷冷扫了人群一眼，随后快步走向她自己的野战行宫。

整座巨型宫社由琉璃和乌檀木打造，在整个军营当中显得尤为突兀，但符合法洛莎的权位。

“呱呱……”徐澄跑过去。

法洛莎不是说要当自己的妈妈吗？那她至少应该再抱一下自己。

“？”法洛莎正准备进入自己的宫殿，两名魔女守卫都已伸手恭迎，结果半路跑来一个徐澄。

“抱抱！”徐澄天真地朝法洛莎张开双臂。

法洛莎妈妈，抱抱我吧！

打败尹帝斯之后，法洛莎的思绪像湍流不息的洪水，徐澄的存在则是一粒石子，刹那间就被水流卷走。

法洛莎在考量着胜利、损失以及下一步进军计划，而徐澄算什么？

她没有在意徐澄，而是穿过珠串门帘，身影完全消失在她的临时宫殿当中。

徐澄大失所望。

强大的法洛莎事务缠身，需要休息、疗伤，还要用回复之律还原死人与残损机械，十分忙碌。徐澄感觉自己不值一提，她在这场旷世决战中就像一个小水滴，不值得法洛莎的关心。

她张望四周，没人在乎她，泡泡也不在，泡泡还很遥远。那自己只能一个人过活了。

四周隆隆声响，大量部队正在机动前进，许多后方生力军得到换防命令，正在重新部署，身穿纳米盔甲的特战部队与重装甲军团兵稳步推进。

无数人员和车辆穿过安克拉治地峡，大步登陆新泰西洲本土，此等丰功伟绩足以百代传颂。

徐澄有种被裹挟的感觉，被这股行军的洪流所抓住了！于是她挠挠头，回到她的工作中去。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没关系，她会上班。

徐澄前往碉堡山丘，那是一个物资基地，神晖号和爸爸新送来的补给都在那里。

她沿途需要谨跟指示，因为四周的环境都被炸毁，附近五分之一的地区被核辐射所污染。

新泰西洲人在撤退的时候引爆了不少埋在地里的核子地雷，公社游骑兵带着盖革计数器出去，沿途设备响个不停，吓得人一身冷汗。

来到物资站，徐澄打开徐炀寄给她的物资箱，从里面掏出一个防辐射面罩戴上，调整节流阀，希望自己健健康康，战后检查的时候不会得个什么病来。

爸爸还送来了新衣服，徐澄开心地披上，自己总归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

“嚯嚯……”徐澄在站点的更衣间里换上新衣服和新鞋子，这里其他女孩和魔女都很高大，徐澄只有羡慕的份。

她对着镜子看看自己，飞行员夹克，越野靴，工装裤，真神气，爸爸真好！爸爸从不给自己挑衣服，却会给徐澄挑衣服。

黄蜂用她篡变现实的魔力保护了法洛莎，她能从此不败吗？徐澄一边想着，一边走到货运场上，将神晖号的后车厢打开。

机器人将全新货物陆续装运进去，药品、维修零件、枪支弹药……都是前线站点所急需的。

徐澄又要送货了！

徐炀附书不让她参加前线的死斗，她只能在后方重操旧业，继续用神晖号运送物资。

徐澄拿着货运单子，清点货品，一件两件三件……齐了。

碉堡山的长官走过来，看着徐澄不足1.6米的小个子，有些焦虑。

“一共有五个站点要去，路上小心啊，你能行吗？”他冲徐澄致意，希望对方谨慎行事。

他见过信使，但没见过这么年轻的。

这不还是个孩子吗？

虽然见识了万年一见的天劫，还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血战，但他还是下意识认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应该生长在教室里，被家庭好好保护着。

至于安克拉治地峡的血战……那是为成年人准备的！

而就算是成年人，在这超自然力量对波的骇人环境中，生存率也低到令人发指。

“呱！”徐澄向碉堡山的长官敬礼，示意她很勇敢，很专业，没什么可担心的。

她得表现出敬意。徐澄是区区二等兵，而对方至少是个少尉。

为了统一调度，血战的所有参战单位都有一致肩章，从此不分出身与所属公司。

紧接着，徐澄就驾驶神晖号开始送货。

第一个站点是费尔班克斯维修站，这个站点专门维修受损的破机器人。

徐澄将一吨的电子元件、线圈、电路板与合金备件送到这里。

血战给东半球联军带来很大麻烦，强者在天际对决的时候，陆军也在用生命开辟道路，与灯塔核心强大的防务单位殊死搏杀。

维修站里堆满乱七八糟的机器人、机甲与高分子合成物残片，在血战的七十二个小时里，超过三万台机器人在十多条战线上被打得支离破碎，令徐澄感到壮观。

徐澄感觉自己走进了机器人的坟场，商标和型号二维码就是其仅有的墓志铭。

东半球各个地区和公司所属的机械体都混杂在这里，各企业之间曾经的抵牾和嫌隙完全搁置一旁。

“好臭。”织星娘说。

“呱呱。”徐澄艰难地操纵神晖号，让黑色水滴般的大穿梭机漂游，划过破烂机体和废品堆上空，寻找费尔班克斯维修站的负责人。

她最终发现了一个矮胖的女人，独自试图在合成物的金属外壳上焊接裂缝。

徐澄跳下来，将单子拿出来请她签字。

“你能收货吗？”徐澄问。

女人抬起头，目光扫过式样独特的神晖号，然后又低头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

“你是前线信使？”她头也不抬，“补给品堆到标有‘c’的仓库里，关键部件和燃料电池放到标号‘2’的仓库去。”

“我需要货运机器人帮我，我一个人可搬不下来。”徐澄道。

“你看这个站点像是有多余的维修机器人吗？”女人没好气地说，“算了，我们一起想办法卸货吧。”

徐澄摸摸脑袋，随后和她忙碌了一个小时，将所有费尔班克斯维修站所需要的货品都从穿梭机上运了下来，累得徐澄头皮发麻。

为了支援战役，之前那50多个小时的白天结束了，仁慈的炎多离开了天空，留下的则是无边黑暗。

女人按了一下电钮，点起费尔班克斯维修站的灯光，维修站各处亮起暖白光泽。

其他地方也一定点亮了吧，安克拉治……

徐澄往远处看，安克拉治地峡经过大战后静悄悄的，新泰西洲老不是跑了就是躲了起来。

不同站点在夜空下微微发光，维持在既能照明，又能避免被敌军飞行器轰炸的状态，像一串铺在山丘上的光环。

“喝点茶休息一下吧。”女人迅速地热了一壶开水，将茶粉包和絮状咖啡因片撒进去，为了提神。

徐澄手捧茶杯，小口喝着，转头看向堆积如山的战损机器人，它们替人类士兵迈过火线，踩地雷、顶电磁干扰波、抗子弹、挡火焰，节约了无数人类的生命。

它们的品牌——天枢制物、隐龙科技、巨灵工业、龙骧制造、现代娱乐、叶子希盛、尼斯托、千叶市第二拖拉机厂、新塞伯利亚第二机械公社、红空市薇薇娜公司……混杂在一起，徐澄能分辨出不同公司的制造风尚以及涂装风格。

东半球的企业们曾经互相倾轧，但现在他们所制造的商品堆在一起，它们分不清彼此，分不太清彼此了。徐澄默想着。

而我们现在踩在新泰西洲的大地上，在新泰西洲人们发明了公司这个玩意，企业，雇佣，网路，集团，财阀……徐澄朦胧地想着。

她转头，费尔班克斯维修站的女人坐在桌边喝茶，在这么近的距离，徐澄忽看到她发际线下方刻着一串序列号，那是用激光在金属面皮上凋刻出来的。

徐澄现在才发现她是一个合成人，一个负责维修机器人的合成人。

她想问，对方是哪一家公司生产的，是尼斯托公司吗？还是天枢制物？新罗的公司？叶子的公司？但她看到那堆叠如山、难分彼此的公司机器残骸，徐澄又觉得没有问的必要了。

“呱呱。”徐澄喝完茶杯，返回她的穿梭机。

“路上小心。”女人冲徐澄挥了挥手，徐澄用力点头。

合成人与人类杂居在一起，难分彼此。徐澄过去想到这种事的时候会有些紧张，现在却感觉还可以接受。如果不细察，今天谁又能把合成人分得那么清楚呢？就像嘉龙坡一样，谁哪一天被替换了都不知道。

一切都很奇妙。徐澄发动神晖号，离开身后费尔班克斯维修站那片由受损机器人、无人机堆成的山丘，前往下一个站点。

她飞快地穿过坑坑洼洼的大地，前往巴克兰交叉路口，那是一个征战魔女的集结地，法洛莎魔女之神的徽记印在旗帜上，于夜空中随风飘扬。

新泰西洲军队撤退期间，由于黛勒妮也离开战斗，所以魔力的封锁消失了，征战魔女部队得以对灯塔核心的后卫部队着力打击，重创他们，满载而归，如今也在巴克兰交叉路口休整。

“呱呱。”徐澄将一箱箱食物、药剂、燃料和医疗物品送到这里，神晖号呼啸着落在停机坪上。

一个又一个英姿飒爽的征战魔女从营房中走出，愉快地接收货物，其中一个老练的魔女队长给徐澄签了货物单，徐澄感觉这一趟方便多了，魔女们又聪明又强壮，很容易就把货物悉数卸下。

“送来了魔女药剂和钢铁之翼的燃料电池？真好！我们正需要呢。”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徐澄转过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对方将褐色头发剪短，穿着紧凑型魔女盔甲，容貌俏丽，笑容自信，胸口挂着勋章，将帅气的头盔抱在手中，那头盔有一对特制的鲜红目镜，明显是用来控制魔力释放的。

来拉·玛杜莎！

------------

第九百二十二章 祖国女人莱拉

徐澄屏住呼吸。

来拉迈步走来，虽然个子小小，比徐澄还年轻，但她似乎在魔女中颇有威严。

“来拉大人！”

“前线信使将货物送来了。”

“您看看，我们是送到您的房间吗？”征战魔女们恭维着来拉，一如既往。

来拉扫了一眼徐澄，随后转头跟其他魔女若无其事地交谈起来。

徐澄眨了眨眼，又惊讶又恼怒。

无视我！

这家伙，完全把自己忘了吗？简直把徐澄当做一台送货的无人机，送完就算了！

小时候的敌意、对抗、争斗，仿佛都从来拉的记忆中消逝了，难道我们不是宿敌吗？

此时在徐澄面前，来拉看起来相当有领袖气质，抬头对其他远高于自己的魔女发号施令，举止从容。

她的目光中蕴含着超过同龄人的睿智和理性，而装备更是精良，从智能激光步枪到魔力战刃一应俱全。

她参加过多少场战斗了？徐澄不知道。

徐澄哼了一声，无论如何，来拉不能就这样无视她。

“呱！”徐澄把面罩摘掉，怒气冲冲地看向来拉，“还记得我吗？”

徐澄这么一喊，其他魔女们有些讶异，来拉也转头看向徐澄。

“哇哦——”来拉发出一声惊喜的声音，这动静在徐澄听来无异于嘲讽。

小傻瓜！

“你还记得我吗？还是说，你已经完全忘了我？”徐澄双手抱胸，怒气冲冲。

来拉眨了眨眼，然后发出一声轻快的口哨声。

“我当然记得你，那个小傻瓜呀，不过，我现在可没时间跟你吵架，我还要喝补剂来恢复魔力呢。”来拉笑道。

她打开徐澄送来的补给箱，从中取出一瓶精神促进剂，将内容物一饮而尽，快速恢复自己的魔力。

徐澄死死盯着来拉，又生气又懊恼。

来拉简直像完全宽恕了她们当年的那些仇恨和间隙，而完全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

徐澄对过去的麻烦事耿耿于怀，来拉的修养仿佛大为提升，超出了这种琐碎的关切。

那这不是显得徐澄很小心眼吗！

凭什么！

你应该跟过去一样欺负人呀！

“来，这包你们收好，你们出力最大，辛苦了。”来拉从容地发放着徐澄带来的物资，其他魔女毫无疑义地听从来拉的安排。

这家伙……一点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咄咄逼人了。徐澄若有所思。

其他魔女都见过来拉的力量——激光眼，亦称赤红的神怒光线，从来拉双眼中放出的魔力光束可以轻易切断灯塔核心的一台“魔蜥”悬浮坦克。

徐澄感觉有些苦涩。

来拉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年的“宿敌”徐澄。

或者说她已经远远超过了徐澄。

来拉在前线发光发热，而小徐澄只是个送快递的嘛！

徐澄一声不吭，走回神晖号，想让织星娘安慰安慰自己。

紧接着，她听到脚步声。

来拉大步走过来，一言不发地登上神晖号。

而在她身后，那些物资已经分发完毕。

徐澄大吃一惊，准备将来拉从神晖号轰走，死死瞪着她：“你干嘛！”

来拉目不转睛地看着徐澄：“你的下一站是哪？”

“安克雷奇战俘营。”徐澄检查了一下手持平板。

战俘营！关押新泰西洲被俘小兵的地方。

来拉平视徐澄，她将自己的头盔放到穿梭机的一张白色桌面上，仿佛已把神晖号当成自己的新家。

“我陪你一起去，战俘营离灯塔核心的前线太近了，你需要一个护卫。”来拉说，她转头扫了一眼神晖号，“而且这么大的穿梭机，你一个人开太累了。”

徐澄有些难以置信，烦恼和怨恨在她心里回荡。

来拉怎么能无视她们之间的宿敌关系，就这样擅自来帮忙？

“咕呃。”徐澄需要提醒来拉，“要不是你以前在魔女学院里横行霸道，我现在还在上学呢！”

是因为讨厌学院里的来拉，徐澄才离开学院，最终也讨厌任何形式的学习，最后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驾驶员。

徐澄今天任何优点都和来拉无关，但没文化的缺点绝对是来拉害的。

“是吗？那都是我们四五岁时候的事了吧。我们还能活150多年，别这么纠结嘛。”来拉轻松地说。

“你！”

“相信我，我不是来添麻烦的，我是来帮忙的。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彼此了，而且法洛莎妈妈照顾着我们，就让我们当好朋友吧。”来拉真诚地说。

“呱！”徐澄坐到座位上，发动引擎。

神晖号飞快地越过峡谷，来到一片被烧成玻璃的平原。

大地被焚烧了几个小时，夜间冷却后形成大片不规则的熔融地形，结晶后形成发光的青绿结晶。

“白天的时候我就是在这里作战的，妈妈打败尹帝斯，我们乘胜追击。”来拉环顾四周，“瞧，还有好多我打出来的陷坑呢，里面本来有被我击毁的载具，现在不见了，应该是被后勤人员拖走了。”

“呱。”徐澄什么也不想看。

多年来她们之间一句话都没说过，但来拉今天却坚持要护送她，这让徐澄感觉很奇怪。

徐澄突然将神晖号加速，希望惯性能把来拉晃倒。

飕！

但来拉站的好稳，她已经是一名征战魔女，一名军人了。

她是法洛莎真正的长女。徐澄忽然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法洛莎是女皇，那么来拉就是真正的皇储，是这个魔女帝国真正的继承人。

长公主来拉·玛杜莎殿下。

很明显，来拉就是以法洛莎的标准培养出来的，英勇、高贵、自信。

徐澄将穿梭机开到安克雷奇战俘营，她长长叹了口气，将穿梭机停下。

“送货。”徐澄去货舱里检查。

“这是送什么呢？战俘营的人需要什么呢？”来拉饶有兴致地问。

“炸弹项圈。”徐澄打开一个大箱子，检查里面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炸弹项圈，一共有1000个左右，用来防止特定犯人逃走，若有灯塔核心的战俘胆敢熘走，那就死定了，项圈会滴滴报警，然后炸飞脑袋。

来拉帮徐澄提箱子，跟在徐澄后面。

她们踏上熔融玻璃的山丘，来拉脚步平稳，合金军靴在玻璃上踩出好听的声音，徐澄则需要一蹦一跳，免得摔倒。

战俘营不是个好地方，徐澄看到昏暗天空下巨大的通电铁丝网，被生擒的新泰西洲人都关在这里。

他们此时都已听到神晖号靠近的声音，一个个都从铁丝网后面向她们投去目光。

“呱呱……”徐澄感觉有点阴森。

这是千百道绝望者的注视。

被俘的新泰西洲士兵们，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被生擒，面临着未定的命运。他们看起来很难过，因为无法保家卫国而哀伤？还是因为这里待遇不好？徐澄胡思乱想。

战俘营的负责人行动非常高效，从徐澄手上接过箱子，签下货单，随后就命人把炸弹项圈往重点标记的战俘脖子上放。

“我们在担心狄尔奈用某种神力把他们救走。”战俘营的负责人是一个瘦高、冷酷的黑发男人，“可不能让这些宝贵的活口离开。”

“也就是说，一旦侦测到大幅度位移，就会爆炸吗？我听过这种科技。最早应用于卡勒布山区的矿场。”来拉熟悉地问。

“是的。”负责人对来拉点点头，“你很懂行。”

怎么回事呢？我怎么就没听过？徐澄摸摸自己的头。

徐澄不喜欢这里。

来拉却感觉还行，甚至带着徐澄去跟囚犯们搭话。

一个金发白皮的高个子男人坐在地上，等着东半球联军给他们定下的命运。

他的军装已经被扒光，换上一件白色连体衣，像是用来抓精神病犯的那种。

“你叫什么？”来拉蹲下来问。

“卢克，卢克·奥康纳。你现在是做什么？把我当成动物园里的猴子吗？”他阴郁地回答。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说吧。”卢克冷冷地说，“你这魔女，想说就说吧。”

“你们为什么要伤害我们呢？”来拉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按在自己的膝盖上方。

徐澄感觉来拉是小大人，活像千树。为什么千树和来拉都这么聪明？

“你们剥夺了新泰西洲的阳光，现在又问我们保卫家园的正当性？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比一个男人保卫他的家园更有意义的事。而这种事也从来不需要原因。”卢克哑着嗓子说。

“不，我是说，更久之前的事情，六年前，你们为什么要发动天劫？”来拉问，她的眼神变得渐渐冰冷。

“天劫？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卢克悲哀地说，“难道是我们投票通过了天劫吗？难道天劫的发动问过了我们的意见吗？新泰西洲人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但你们现在却准备入侵我们的土地，杀光这里的所有人。”

“你们现在要把自己摘干净了吗？”来拉问。

“我们凭什么要为我们没做过的事负责。”卢克痛苦地说，“如果我们立场互换，你难道愿意看到灯塔核心入侵你们的土地，杀光每一个东半球人？”

“我们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召唤群星使者来伤害我们的家园。”来拉说。

“那我们呢？我们不也是受害者吗？无辜的新泰西洲人……无辜的沃土，我们的家园也被怪物侵略，惶惶不可终日。你们为什么不去攻击外星人，而攻入新泰西洲的土地呢？”卢克疲惫且沮丧。

来拉摇摇头。

“‘西海岸条约组织’、‘七印’，或者说现在的‘方舟基金会’，一直以来都是幕后掌控世界的邪恶组织，灯塔核心与这样的组织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来，你们灯塔核心敢说自己对七印的图谋一无所知吗？你们不也是与他们频频合作，贪婪自大地享受他们奉上的礼物？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威慑全球？”

“……”卢克张了张嘴，没说话。

“既然七印和狄尔奈的势力在新泰西洲活动，你们就要负责监督他们的行动。而这六年来，你们只是在狄尔奈的授意和操控下继续和我们打仗，从未考虑过和我们一起协作，反抗狄尔奈、反抗群星的恐惧。现在你们新泰西洲人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摘得太干净了。”来拉说。

“我只是一个军人，或者说大部分普通人根本一无所知。”卢克绝望地说。

“是的，所以你们被打败了，被囚禁在这里，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半球的军队穿过大山脉，一点点占领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土地，替你们拔出毒刺，替你们去肃清秩序，至于我们的士兵会对你们的平民做什么……该祈祷的不是狄尔奈，而是东半球联军的军事纪律足够严明，以及我们的复仇之欲足够理智。”来拉说。

随后她便向卢克点点头，转身与徐澄离开。

“哗……”徐澄感觉来拉又聪明又帅气，很了不起，忍不住跟上来拉。

“我们去送下一单吧。”来拉坐在副驾驶位上，“你是非常专业的驾驶员呢，可能是我见过最棒的。”

“嗯！嗯！”徐澄感觉虚荣心大幅得到了满足。

“马上要到最前线了，新泰西洲边防军会发现我们的。”来拉说。

“哎……”徐澄沉吟对策，“那不是要打架了？”

“有我在呢，我可是善战的征战魔女，敌人不在话下。不过，我也很需要你，拜托啦。”来拉用愉快的语气说。她的声音很真诚，眼神也很柔和，让徐澄感觉挺舒服的。

“你会帮我？”但徐澄仍然有些难以置信，她感觉来拉很厉害，却也危险。

“只要你真心对我，我当然也会真心对你啦。来，让我们一起给这个世界带来变化吧。就依靠你的力量，你了不起的信使工作！”来拉神采奕奕，看着徐澄的眼睛。

“呱呀。”徐澄很满意。来拉开朗又能打，不像……

来拉勾起嘴角，目光轻浮。

她看到徐澄放在驾驶台上的定位器，上面有一个静止的箭头。

“那是什么？”来拉问。

“——没什么。”徐澄匆匆把定位器拿下来，放进驾驶台下面的柜子中。

------------

第九百二十三章 激光分开冲突

离开安克雷奇战俘营，徐澄继续驾驶穿梭机前进。

“你的驾驶技术是我见过最好的，开得比那些什么十几年驾龄的职业飞行员都厉害。”来拉继续不遗余力地夸赞徐澄。

“嘿嘿。”徐澄喜欢别人夸她，她要在来拉面前表现自己，将穿梭机开得又稳又好。

来拉舒舒服服地背靠座椅。

“真棒！坐你的穿梭机感觉真好，不像跟军用运载机那样一路颠簸，噪音连连的，感觉就像做梦一样舒服。”来拉又说。

第一次夸赞可能是礼貌，第二次夸赞可能是不怀好意地套近乎，但接二连三的赞赏，几乎把徐澄捧上了天，她点点头，心里美滋滋的。她的驾驶技术高低且不论，有个说话好听的副驾驶才是最重要的。

下一站是育空山脉封锁线，一支番号为19自由旅的部队驻扎在那。

19自由旅是二线部队，由东半球联军中的小公司部队、雇佣兵以及志愿人员构成，装备平平，不像大公司派遣的军团那样具有专业素养。

来拉检查神晖号的机载扫描仪，它精确地拍摄周围环境，并对下方地形进行建模，只见预制构件、动能防弹障碍物以及哨所蔓延开来，19自由旅的人动作很快，已经在此建立了规模可观的防御据点，还架起火炮，野心勃勃。

“育空山上应该还有灯塔核心的极地军事基地，所以说，这里就是前线了。”来拉又抬头望向远处黑夜中起伏的雪山。

“部队进山会很麻烦吧。”徐澄下意识地说。

“对，所以如果由我来领军的话，我也会像这样，把19自由旅这样的二线部队安插在易守难攻的山峦地带，依托地形拦截敌人，而主力则沿着开阔的平原南下，直插新泰西洲富饶之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和生产潜力。”来拉说话的时候意气风发。

果然有皇储的气质在，仿佛即便法洛莎不在，来拉也能独自持政。徐澄很敬佩。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赢了。”徐澄觉得打完安克拉治敌人就投降了。

“那还早得很，新泰西洲有2500万平方公里，我们就像古代的征服者一样刚刚踏上这个大陆的一隅而已，还得考虑张弛有度，不能操之过急。”

“不能急？”徐澄思考。

“是的，跟打猎一样，猎人如果一下将兽群逼入死局，它们就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盲目进攻，继续引起新泰西洲人的敌意，那我们就会陷入战争泥沼当中。而要是我们慢慢分化他们，他们内部就会渐起纷乱，到时候征服新泰西洲就简单多了。”来拉明智地说。

“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徐澄摸摸自己的脑袋。

“倘若被征服者哀哀流泪，征服就未竟全功。”来拉从容地说，“不过放心吧，这应该是由我来考虑的问题。”

徐澄感觉来拉很了不起，很有魄力。她仿佛就像统筹全局的指挥官一样，轻易地评价和决断整场战争，讨论人类的未来。来拉永远从高处俯瞰整个世界，徐澄则是从地底下往上张望的小豆丁。

穿梭机在育空前线的停机坪降落，徐澄拉下操纵杆，打开舱门跳下去，这里好冷，转头的时候发现来拉已经贴心地给她拿了一件军大衣。

“给你，别着凉了。”来拉亲自将大衣给徐澄披上，徐澄将它穿好，寒风被精制羊绒驱逐在外，她越来越感到来拉的好了。来拉，嘿嘿，来拉。

周围是匆忙搭建的平台、机枪塔以及军营，徐澄感觉有些不安，因为自由旅的人飞快地跑过来，至少三十多个军人，他们身穿山地特战军服，戴毛皮帽，态势粗鲁。

“货物终于来了！”

“快来吧！”

“把这些货都拿走！”

“把货舱打开！”他们对神晖号的货舱指指点点，就差攻击了。

“干嘛！”徐澄愤怒了，“别乱动！你们要是乱碰一下，我就赶走你们！”

一名戴着重型机械头盔的军官快步走来，他出示了自己的证件，示意自己是第19自由旅的旅长。

“以育空山站点的名义，我需要你配合，请卸下穿梭机上的武器与弹药，并把货单交给我。”军官严肃地说。

“货单上写了只有300支步枪、4万发子弹，没别的了！”徐澄把货单交给军官签署。

“我们得到的资料是，你的货舱里还有另外300把步枪。”军官没有签署货单，而是严格地提出要求，“我们需要这些武器和弹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突击育空山的灯塔核心防御站，必须得在第二个白天来临前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我们现在的子弹太少了。请你配合工作！”

“枪只有一半是给你们的，另一半是要送到下一个站点去的！我要去沃兰格尔哨站！我还有货要送！如果你们要抢的话，我是不会给你们的！”徐澄大喊。

“根据数据库，沃兰格尔哨站只有一个人，他凭什么要这么多枪？他可以等，但我们等不起，你必须在这里卸下所有货物，没得商量。”军官粗暴地说。

紧接着，他就命令自己手下的士兵准备撬开神晖号。

两个技术员匆匆跑来，手里拿着相当暴力的电磁开锁装置，徐澄感觉很危险。

“我要打你们了！”徐澄伸出手，绝对要阻止他们，她自己也呼吸急促。

“现在是战争，不是儿戏！”军官提高音量。

信使是不会丢弃自己的货物的！徐澄在心里大叫，但她没有说话，而是面色一沉，调度魔力。

在她动手之前，来拉已驱动背后的光翼，飞上天空。

“给我停下！”她的双眼中爆发出刺目的赤红焰光，狂暴魔力瞬间迸放出去，在滋滋作响中笔直地切开地面！

飕！

随着醒目的火花和熔融声响，19自由旅的士兵们吓得转身就撤，其他人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被切开的地面。

简直就像被贯彻天地的巨镰勐斩过一样！能够毫无悬念地收割生命、破坏合金！靠得较近的人浑身发抖，直到此刻才开始后怕。

倘若被来拉的破坏光线波及，恐怕是会当场汽化，刹那间变回一地烟尘！

迅勐、致命、恐怖！

士兵们顿时刷新了自己对这两个信使的看法，他们中有消息灵通的，顿时联想到传闻中来拉·玛杜莎的存在，冷汗连连。

这股激光的破坏力超过等离子武器，毁伤效率极其骇人，而且也不会被空气衰减，光是注视就能毁灭一切，这种魔力叫人紧张。

“这家伙……”

“太厉害了……”

“这就是征战魔女吗？比我见过的其他人还要厉害……”

来拉悬在空中，眼里的光芒刹那消失。

她瞪了军官一眼：“我是魔女军团的来拉·玛杜莎，这些物资是根据最高指挥部‘多目魔’的预算分配下来、再由信使承运的，它们该送到哪里，送多少，都在协议当中，按各地军情分发！”

“可是——”军官听到来拉的名字，已知大事不妙，但还是想据理力争，“我们必须在凌晨之前突击育空山。”

“如果计算结论是你们这个站点需要300把武器、4万发子弹，那么你们需要的就是这么多。如果你们打算执行超出你们军备预算的任务，请你们……好好考虑是不是自己的作战计划太异想天开了！”来拉斥令。

士兵们的愤怒和恐慌逐渐变成了警惕与怀疑。军官扫了一眼身边的士兵，知道他们恐怕无法夺建这次奇功，便无奈摇头，打了个手势，在货单上签字，让士兵们装卸他们应得的部分，不多不少。

“就这样吧——信使。”军官无奈地对徐澄点点头，“你们是对的，你很勇敢，你的朋友也是。我本来想为我的弟兄们多拿一些枪，但我确实疏忽了本来的军令，我向你道歉。”

徐澄还没意识到，自己从之前到现在都一直紧张地憋着气，现在才长出一口气。

“呱呱。”徐澄两手叉腰，“信使的责任是最高的！”

来拉转身下来，落在徐澄身边，冲徐澄点点头：“我就跟你说一旦到前线，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军官望了一眼穿梭机，里面还剩五个大货箱，装着300支动能步枪和能量武器，还有大量电池、子弹以及机械设备。

“但沃兰格尔哨站真的只有一个人。”军官心痛地看着这些武器，“希望那个人能妥善利用这么多兵器。”

“货单是不会错的！”徐澄低头看了一眼货单，没错，沃兰格尔哨站，大批军火。

“做好为旷日持久的战争献身的觉悟吧，中尉。”来拉向军官点点头，随后与徐澄回到穿梭机上。

徐澄将穿梭机的舱门关好，在发动之前，她安抚了一下织星娘。

“刚才真吓人呀。”织星娘坐在操作台上，显现出她的全息幻形，“你们可一定要保护我。”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来拉对织星娘点点头。

“呱呱。”徐澄感觉来拉抢了自己的台词，不过没关系，她将操纵杆拉下，穿梭机一飞冲天。

沃兰格尔前哨站只有一个人，却要这么多武器。徐澄其实也感觉怪怪的。

“是谁呢？”徐澄在去的路上不禁问，“谁要这么多兵器和子弹？”

“去了就知道了。”来拉表面平静，其实心里也好奇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要大批军火武装自己。

穿梭机又向前推进了5公里，这里已经穿过了安克拉治地区，来到新泰西洲的西维利亚大区。

沃兰格尔前哨站位于一个隐蔽的旧水坝附近，大坝本身已经停运了，水库的水位很高，几乎要将两岸淹没，形成一片醒目的巨型湖泊，一些野鸭在湖上睡觉，围成绿色的大环，神晖号的移动非常寂静，甚至没有惊动它们。

当穿梭机抵达的时候，徐澄请求沃兰格尔前哨站的人接应，很快就有一个高挑、美艳的金发女子从哨站中走出。

她长得好美，个子又高大，胸怀高波浪涌，魔女盔甲式样紧凑，显出光滑的肩膀以及漂亮的脚踝，徐澄从没见过这么高、这么漂亮的美人儿，她好像是新泰西洲人。

“哟，货到了。”她挥了挥手，“放下来就行，应该不多吧。”

“呱呱。”徐澄跑过去将货单拿给她签字，是新的漂亮大姐姐呢。

------------

第九百二十四章 龙泪形成宝石

“哦，你是……”她有些困惑地看了一眼徐澄，“你是……小傻瓜？”

“呱卜。”徐澄生气了，“我叫徐澄。”

不过她也感到好奇。

这是谁呀？为什么她认识自己，自己却不认识她？

徐澄和来拉轮流从神晖号上卸货，将枪械搬到哨站掩体的墙壁后面，这个地方极其隐蔽，似乎是一个前线观察站，至于在监视什么，徐澄一无所知，感觉里面的地下室必然堆满先进设备，院子里也有天线和简易信号站点。

“你是征战魔女吗？没有见过你。”来拉检查面前这个金发魔女。

“呵，我可是比征战魔女还要~了不起的。”金发魔女伸了个懒腰，“你们接下来要去哪？”

“要回去了。”徐澄拿出手持屏幕，脸色一下变差，跑了五个站点来到这里：费尔班克斯维修站、巴克兰交叉路口、安克雷奇战俘营、育空山前线，最后是沃兰格尔前哨站。要原路返回的话，那还要好长一段路。

“在这里休息吧。”金发魔女随意地摆摆手，“反正都是魔女。”

她转头进入哨站，徐澄感觉有点怪怪的，和来拉小心地跟进去。

里面的家居用品很少，但既方便又舒适，徐澄坐在一张金属凳子上，它热乎乎的，让她感觉很温暖。

金发魔女端来豆子罐头、米饭以及茶，就像扔垃圾一样随便地扔在桌子上，她大大咧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她往后躺在沙发上，徐澄感觉她以一种不正常的姿态陷入了垫子当中。

“你、你到底是谁呀？”徐澄一边吃一边走过去，蹲在地上看她。

“我以前抱过你呢，这么快就忘了，也抱过来拉。”金发魔女单手托着下巴，斜眼看她们。

来拉思考。

“尼斯托公司的魔女们我都认识，但从没见过你！”她神情陡然一变，双眼发亮，“快说出名字，否则我们就要动手了！”

“对！”徐澄原地一跳，放下豆子罐头，作出要开打的姿势。

飕——就像一阵烟，金发魔女身上的伪装消失了。

杜迁迁懒惰地躺在沙发上：“你们这两个讨厌的熊孩子，长大后还没有以前可爱。”

“哗，迁迁姐姐。”徐澄重新端起豆子罐头，好奇地看着杜迁迁。也许很多人讨厌杜迁迁，但徐澄跟她之间没有什么嫌隙。

“是的，是我，还有来拉……”杜迁迁扫了一眼来拉，“你最近风头正盛。”

“我是法洛莎大人的长矛，当然要威风抖擞。”来拉自信地说。

“她是法洛莎大人的长矛，那你是什么？”杜迁迁看徐澄。

“我？我送信的。”徐澄说。

“哈……哈哈……送信……”杜迁迁奚落地摇摇头。

六年后，杜迁迁看起来年纪大了不少，整个人的气质却更加阴沉。

“你有信要送吗？”徐澄对杜迁迁的态度不以为然。

“我想送信。”杜迁迁双手按着自己的脸，“送给一个遥远的人。”

“不管多远我们都会送到的！我们是最好的信使，会誓死保护我们的信件！”徐澄向杜迁迁敬礼。

“不是说距离上的遥远，她很近，我是说心灵上的遥远。”杜迁迁翻了个身，面朝下趴着，“我想联系的是……微十月。”

“呱呱，小白龙。”徐澄很高兴，“它好像就在附近，我们快去快回，帮你把消息送到。”

“都说是心灵上的遥远了，恐怕杜迁迁姐姐还在担心着什么隐患吧。”来拉道。

杜迁迁脸上愁容更甚，她本不想在这两个小孩面前表现得忧伤，但情况就是这样。多年过去，她竟难忘微十月，从此之后她所梦寐以求的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微十月的影子。现在这么多年后，微十月又回来了，杜迁迁好想她。

“如果帮我送信的话……也许能让我好受一些……”杜迁迁闭上眼睛，“但信里写什么呢？写什么都没用。”

徐澄原地踮起脚尖，跳了跳。

“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让我们去把你的心意带给微十月吧。”徐澄高兴地说。

杜迁迁的心脏怦怦跳，这比她本职的间谍工作还要可怕。这么多年过去，重新跟微十月建立联系？抚平她心底的创伤？

“我是写不了信了，但你们……你们也许能帮我，就到微十月面前去，随便地谈起我也好，我想……我想了解一下，她对我如今的想法，哪怕只有一两句话，也够我用了。”杜迁迁茫然地说。

徐澄从未见过杜迁迁显出这个样子，她点点头，跟来拉对视一眼，放下手里的食物跑开了，再次驾驭神晖号，去找微十月。

此时，微十月正栖息在育空山麓一座巨大的岩石上，那座岩石几个世纪来覆盖着苔藓和藤蔓，但随着微十月死亡气息的浸泡，它们很快就溃烂无踪了。

微十月抬头看着扭曲破碎的月亮，她似乎不需要睡觉，白龙之首高昂着。

神晖号抵达，微十月转向她们黑色泪滴一般的穿梭机，关节运动时无声无息，两眼闪耀着灵魂燃烧的绿芒，其声音富有穿透力，仿佛能直抵人心。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微十月问，它灵魂火焰一般的透明身体燃烧不断，伪装的白鳞下不断冒出焰光。

徐澄瞥了来拉一眼，在微十月面前她有些发憷，不过来拉给了徐澄一个坚定的眼神，让徐澄信心倍增。

她离开穿梭机，跳到地上，这时她才发现微十月身边鬼气森森。

在阴影和半暗的光线当中，许多无精打采的苍白鬼魂在树木之间漂移，神情憔悴，生前的服装、伤口和武器都还清晰可辨。

它们虚弱至极，无法干涉人间，只是悲伤地徘回着，令人想起许多残酷无情的回忆。

微十月居高临下看着，仿佛在审视自己身周的死亡领域，未来还将有无数灵魂踏入其间。飞蛾在夜间的丛林中飞旋，追逐着鬼魂的光芒。

“我来是跟你说杜迁迁。”徐澄往上走，每一步都像走在回忆与哀悼的平衡线上。

“杜迁迁……”微十月声音沉闷，徐澄感到悲伤和失落的意味。

“嘿嘿，她想你啦。”徐澄努力让这里的气氛愉快一点。

“但我已经变成了死亡的君主，龙族的遗王，我肩负着死后世界的重量，忙于管理数十亿号丧的死魂灵，还要保护我那些幸存的家人，目前更是被征召至此，要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微十月说，“我没有时间思考她的事情，而以龙的视野来看，人类所考虑的很多事情都很荒谬。”

“荒谬？”徐澄不明白。

“龙能活数千年，在我们的文化，这龙类社会里，一条龙会经历许多伴侣，很可能是几十个，我们对此习以为常。而人类太过短命，看到一个，就觉得是一辈子。因为对他们来说，如果不把握这一个，那就再也没有了。一旦美好时光流逝，他们就青春不在，机会难寻。”微十月说。

“那你、那你是……你是不要杜迁迁了吗？”徐澄吃惊。她以为每个爱情都会有沉重的回音。

“她最好还是再找一个吧，我们已经结束了。”微十月说。

“你讨厌杜迁迁？”徐澄大吃一惊。

“我腻烦了，很早之前就不再喜欢了。”

天啊，小杜姐姐什么都没有了。徐澄鼻子一酸。可怜的小杜姐姐。

她不跟微十月说话，而是抹着眼泪跑了，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事情？

微十月盘起尾巴，它闭上眼睛。

“等会……小傻瓜，你弄得我也要流泪了，也好，你把这个拿去给她吧。”微十月流下一滴泪水，它凝结后化为龙泪宝石。

龙泪宝石是稀世珍宝，因为龙族一生只会流泪一次。

徐澄跑回去捡起龙泪宝石，她抬头，感觉微十月好高，又好悲伤。

“再也没有了……我的泪水没有了，杜迁迁也没有了。”微十月转身朝向东方，法洛莎正寻求发动下一次战役，微十月只能通过战斗来排解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徐澄抱着龙泪宝石回到穿梭机上，将它放在控制台上。

她找出织星娘，和来拉一起商量：“小杜姐姐一定要哭死的，比这一滴龙泪流的泪水还要多。”

“那我们撒个谎，就说微十月只是去打仗了，回来就好了。”织星娘喜欢好结局。

“谎言总有被戳穿的时候，那会对小杜姐姐就是二次伤害。”来拉说。

徐澄认真思考。

“爸爸说过，诚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得诚实，就把实话和真相完全告诉小杜姐姐吧。”徐澄决定。

回到前哨站后，徐澄把龙泪宝石奉上给杜迁迁，然后说起微十月的话。

——最好还是看开了，往前走。

杜迁迁收下微十月的龙泪宝石，她的神情几乎有些崩坏了，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整个人蹲在地上，手握紧龙泪宝石，攥紧直到掌心出血。

“小杜姐姐……”徐澄害怕。

“出去吧，出去休息一下吧，我……我等一会就好。”杜迁迁闭上眼睛，双手握紧龙泪宝石，它仿佛还带着微十月的体温。

她想到很久以前的事情，如何与微十月认识、交往、分别……人生如果都像初次相遇，那该有多美好。

徐澄和来拉离开，坐在旧水坝附近的草地上，看夜里的极光。

“闪闪发光啊。”来拉抬头眺望，“这就是我未来要统治的世界吗？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

徐澄很感伤小杜姐姐和微十月的事情，但来拉却好像一点也不难过。

“你不伤心吗？”徐澄难过地说。遇到这么难过的事情，大家都会心肠寸断的。有情人竟无法成卷属……

“这是她们的事情，又不是我的。”来拉笑道。

徐澄抬起手，又放下了，她抱着自己的膝盖坐着。

哎，来拉不可爱。

------------

第九百二十五章 她们就没有父母吗

之后几周里，杜迁迁沉在工作中，维持联军的间谍网，向新泰西洲内部反抗军输送武器。徐澄和莱拉穿过新泰西洲的边境，跟随大军推进，一路递送货物。

七印的成员改组成了方舟基金会，由本间纪子、鲁瓦西奥、比索斯等旧时代权贵统辖。

安克拉治战役失败后，他们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负隅顽抗。

微纳米机器人组成的空气毁伤炸药是最凶险的陷阱，它能避开诸多常规侦测手段，而只要少量纳米单元炸药就能杀人于无形，或彻底瘫痪载具。

此外还有大量主动自毁型无人机，致力于投放病毒与精准辐射炸药。

东半球联军进军的每条路线都凶险重重，方舟基金会筑垒化了大部分地域，联军每走一步都要面对成千上万的机器人与防御设施。

“他们害怕惩罚。”莱拉评价方舟基金会的防御手段。

“如果抓到他们该怎么惩罚？”徐澄问。

莱拉严肃地思考了一会。

“没有，”她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够残忍的酷刑，任何惩罚都不够惩治本间纪子那样的坏人。”

她们与军队前进。翡翠城、枫叶市、玫瑰城以及新里诺都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时至今日才得以完全控制。

徐澄沿着大山脉一路南下，将货物送到西海岸。她有两批货，一批给西海浪人，另一批到莫哈维沙漠。

穿梭机缓缓靠近经过激战的西海岸郊区，垃圾熏天，废品满地。

西海岸原先是新泰西洲的入口，但由于世界折叠，人们竟是从荒凉的安克拉治进入新泰西洲，对西海岸不管不问，直到几天前才刚刚攻下西海岸。

“据说西海岸能顺利打下，还要感谢里面忽然杀出的生力军，他们奋起反抗方舟基金会的人，这才让我们把西海岸纳入囊中。”莱拉说。

她大多数时候都在跟随徐澄行军，在战事紧急的时候也会加入战争。

“还有这种好事？”徐澄看到下面的人在打砸东西，以为他们是抢劫，后来才看到他们都很奇怪，以白布裹额，赤膊上阵，他们做的是毁坏狄尔奈崇拜的圣像、典籍、仪器等，将它们尽数打碎，或统统烧毁。

“大家！勇敢一点！把它们都砸了！”

“不要再让这些东西蛊惑老百姓了！不用再害怕它们了！”

“尽忠职守！老大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相信大义在我们身边！”

“哇哈哈，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惩治者！”

徐澄仔细一看，原来是帮派分子——西海浪人们。

她将货物送到站，那是临时修建的难民营地。

西海岸军事管制部门征用了一座高中，徐澄看到人们都坐在操场上，或坐在礼堂前的台阶上，到处堆满了帐篷和杂物，这可比开学生运动会狼狈多了。

徐澄拿着货单找人签字。

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临时机库对面，对方穿着猩红的正装，戴墨镜，整条右臂已改造为焊接的金属机械铁拳，还镀了层黄金，看起来相当扎眼。

那是葛城浅，徐澄认出来了。

虽开始上年纪了，但仍然像战士一样满身力量，态度桀骜不驯，仿佛会因一点小事就开始揍人。

“哗哗。”徐澄转头对莱拉说，“你还记得她吗？”

“不记得了。”莱拉有些困惑，“西海浪人的首领吗？似乎有结交的价值。”

“她是好朋友呀。”徐澄不以为意。

她将货单拿去给葛城浅签字。

葛城浅正目不转睛地观察难民营地，仿佛要从中分辨出潜藏的伪人、破坏者和基因盗窃者。

她身边的帮众提醒她：“老大！有个毛头过来了！”

葛城浅转头，居高临下地看了一眼徐澄，身体像铁块一样坚固。

“是你。”葛城浅经过这么多年，还是一眼分辨出来，“徐澄！”

徐澄做了个鬼脸。

“呱呱！”徐澄很高兴，总算有熟人叫她的名字了。

她请葛城浅在货单上签字，然后帮众们从穿梭机上卸下食物、饮水、药品和弹药，补足他们接下来行动所需。

“……真没想到是你啊，好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没想到你成了一个信使，这可是很危险的工作，你爸爸不担心吗？”葛城浅低头看徐澄，态度惊奇。

“马上就要去找爸爸了。”徐澄挠挠头，“反正深入新泰西洲后，我们一家现在都在前线。你呢？”

“我？跟以前一样，打架，归根结底，一切都和过去没什么分别，谁在幕后操控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要与我为敌。我们用鲜血和拳头跟人对话，虽然这六年来困难重重……”葛城浅用左手抚摸自己的机械铁拳。

“六年来一直在这？”徐澄惊讶。

“是的，如果知道新泰西洲会变成沦陷地带，我恐怕当年就不会远渡重洋来这里。情况变得复杂，一半的人死了，剩下的则被‘天使’们操控，想象一下，假如你被天使蛊惑，情况会怎么样……一群人摇身一变成了秘仪教士，可以随意精选城市里最俊秀的小男孩组成唱诗班。”葛城浅摇头。

“我们来之前，你们躲在哪里呢？”莱拉忽然问，“这对战术有很高要求吧。”

“大部分时候都在地下，因为新泰西洲的人口不多，一半的人消失之后，城市也变得‘空’了起来，而西海岸不再是前线，安克拉治才是前线，所以敌人的注意力基本都放在了血战，给了我们喘息机会。我听说你们打赢了血战……真是不可思议。”葛城浅念及此处，不由得点点头。

“因为我母亲是最厉害的。”莱拉握紧拳头，自信地说。

“你的母亲？”葛城浅困惑。

“那就是法洛莎大人，你不会没听过吧。”莱拉轻蔑地说。

葛城浅摇头。

“你的母亲怎么会是法洛莎。”她说，“你的母亲是一个垃圾场的人。”

莱拉的神情剧烈变化，徐澄也吓了一跳。

无论徐澄还是莱拉，都不知道莱拉真实的出生情况。

徐澄只隐约记得，莱拉好像跟自己是同一段时间，甚至是同一天被“捡”回去的。

那么说，莱拉确实有可能是徐炀在外面游逛的时候带走的。

原来是从垃圾场捡来的吗？徐澄心里不由得剧震。

这对莱拉来说，真是天大的坏消息。

“怎么会？”莱拉下意识摆摆手，“你这女人，一直待在西海岸，恐怕对我们一无所知吧，也不知你从哪得到的消息，竟会觉得我母亲……算了，再跟你重申一遍，我是法洛莎大人的长女，莱拉·玛杜莎。”

“魔女又不会生育，你就是从外面捡来的。”葛城浅不想跟她多费口舌，“去找舍场姐弟吧，千雪和次郎他们，当初和你的母亲生活在同一个垃圾场，到时候他们会说清楚你的生身父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关于父母，徐澄则无所谓。

徐澄的生身父母是安久市一对公司人，为完成生育义务把徐澄生下来然后卖掉，徐澄这一点倒是自己查过，她觉得这也符合自己笨笨的本性。

反倒是莱拉，一直以为自己是天才魔女继承者，高贵逼人，恐怕难以承认自己父母是垃圾场人。

“我也是捡来的呢。”徐澄对莱拉点点头，想要安慰她。

“别说了！”莱拉怒气冲冲、转身离开。

徐澄转头看看葛城浅，再看看莱拉，有些迷惑。

“怎么安慰人呀？”徐澄问。

“那你可问错人了。”葛城浅用自己的金属大手碰碰徐澄的小脑袋，然后把她转了个圈，在她的背上弹了一下，“快去找她吧。”

徐澄的背被弹了一下，她感觉痛痛，往前跑了几步。

想到下一站的目标，她不由得对莱拉说：“我们马上要去莫哈维了，爸爸妈妈都在那里，也许我们能在莫哈维找到答案。”

“那我们就去吧。”莱拉头也不回。

徐澄感觉她有些紧张。如果她的父母真的是臭捡垃圾的，甚至比捡垃圾的更糟，那莱拉该怎么面对自己的血统？

宠爱权势的莱拉，恐怕很难接受自己的父母庸俗低劣的事实。

仿佛他们已将劣等的种子播撒到了莱拉的血管里一样，限制住了莱拉的潜能。

如果是莱拉的话，肯定会这样想的……

徐澄驾驶神晖号离开西海岸，来到莫哈维地区。

她们进入一片酷热的沙漠，这里似乎遭到外星人的侵蚀，随处可见巨大、闪光的黑色岩石碎片从沙丘上生出，就像从高空播撒下来的黑石碎块。

在许多地域，都有玻璃与岩石建立的地表巨绘，半径至少有十公里宽。

那些几何线条极其诡异，看了叫人发晕。

这里是灯塔核心的一座主要实验室，五十星旗已被降下，尼斯托公司的人在这里戒备。

徐澄将神晖号降落，靠近实验室之前她们就必须停下，否则就会引发攻击。

这里的戒备条件极高，而且防区内的人都神情警惕，戒备十足。

“我收到的命令是带你们进入秘密实验室区域。”一名士兵向徐澄敬礼。

“呱。而我收到的命令是送快递。”徐澄将货单给他签收，让士兵们从神晖号上卸下绝密的芯片组、实验设备以及生化材料。

她很好奇

灯塔核心原先在莫哈维沙漠里研究什么，而尼斯托公司打下这个站点之后，又要拿它做什么？

莱拉将魔女套装的头盔戴上，士兵再分给徐澄一个纳米防化面罩。

“现在能进去了吗？”徐澄将面罩带好，现在呼吸的空气感觉变得咸咸的。

“请进。”士兵带徐澄她们进去。

沙漠军事禁区的绝密实验室在她们面前开启。

(本章完)

------------

第九百二十六章 一百八十万个回音

通往实验室核心区域的步道铺着黑色沥青，仿佛贴在沙漠上的黑胶带。

徐澄转头看到一大片奇怪的植物，生长在盘根错节的灌木中，在昏暗的朦胧阳光下一动不动。

“我在伊塔利亚见过这些异星植物。”徐澄对莱拉说，“也许这里也被外星人改造了。”

“它们想把我们的家园变成它们的，这种事决不答应。”莱拉义正严词。

她们走了至少有15分钟，很快看到一座超巨型的圆形穹顶设施，通体漆黑，仿佛一件完美的工艺品倒扣在大地之上。

“那个穹顶是做什么的？”徐澄抬手指。

“西半球最大的‘黑墙’。”士兵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说出口。

“什么是黑墙？”徐澄头一歪。

“……”士兵没再说下去，似乎是为了避免吓到她们。

无论徐澄怎么问，士兵都绝口不提有关黑墙的事情。

最后，则是实验室的主体建筑。

士兵通过五重验证，门扉开启，他示意徐澄和莱拉进去。

“直走，坐电梯到地下七层。”士兵留在门外站岗。

“好神秘哦。”徐澄往前走。

实验室内灯光明亮，令徐澄想起自己当年曾经孤身闯入的一个实验室，周围静悄悄的，仿佛只有她们两人在此。

“……”莱拉一声不吭，她打量周围。

实验室既精美也诡异，仿佛一直以来都只有少数精干人员在此工作。

也许是因为这里研究的事情太过高端，以至于项目的资助者都不抱希望，有点放任自流的意味？徐澄嘀咕。

按士兵的吩咐。徐澄进入电梯，她从上往下看，发现电梯上用不同语言标识着各层的名字。

“这是什么语？”莱拉看到实验室每一层都用三种语言进行了标记。

“第一种是我们说的通用语言，第二种是秘文。”徐澄看得懂秘文，“第三种就不知道啦。”

“秘文和通用语表达的内容一致吗？”莱拉感觉它们长短不相一致，仿佛表述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徐澄仔细检查。

地下一层：花园（秘文：异星空植物科学层）

地下二层：松果体俱乐部（秘文：魔女大脑解剖场与魔女生理研究院）

地下三层：冥想室（秘文：分样本灵能、记忆与魔力分析所）

地下四层：细胞科普教室（秘文：未知原子化生物构件合成所）

地下五层：动画放映室（秘文：有机与无机体植入强化试验场）

地下六层：体育场（秘文：血肉铸造厂；非自然形式生物设计院）

地下七层：长廊（秘文：幽斯人归乡实验基地/幽斯人收容设施）

徐澄咽了口唾沫，还是按了地下七层的电钮。

电梯发出一声幽幽嗡鸣，将她们送到实验室最底部。

门扉开启后，徐澄感觉这里好冷，低温实验室的地下严寒，让她感觉有些紧张。

莱拉这次没有那么贴心，只是对一切感到好奇。顺着莱拉的目光，徐澄看到墙壁上很多怪异的警示，阻止她们随意走动，大部分区域都需要相当高级的权限和门禁卡才能出入。

徐澄和莱拉沿着唯一朝她们开放的访客通道走去，最终进入一个秘密实验室。

徐炀和法洛莎站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旁边，仔细检查玻璃的内容物。

“呱呱……”徐澄抬头看到玻璃容器，有些震撼了。

病态的紫色溶液中，悬浮着一个怪诞的生物。

它主体大致呈圆柱形，本不该有四肢的地方，一对对不规则的细长附肢胡乱生长，钳子上覆盖着甲壳，眼睛则是细长的柱状眼，如虫如蚁。

它有很多用来辅助探测的光敏器官，更有一条条特殊触须，都从其湿润的鞘底长出，拖着长长鞭毛，每根鞭毛都一颤一颤，仿佛在吸取周围的空气。

徐澄看到缓慢的、起伏的脉搏在它甲壳下半透明的皮肤间游走，仿佛每隔一秒就有几十只虫子爬过它皮肤底下。

徐澄感觉要呕吐了。

“咕呃……”徐澄弯下腰。

“噢，来了。”徐炀转头看到徐澄，伸手唤她过来。

“爸爸？”徐澄抬起头，徐炀好像长高了。

“这几周做了很多强化手术，现在好像比过去结实了。”徐炀单手把徐澄提起来，让她坐在自己结实的手腕上。

“那是什么呀？”徐澄靠在爸爸强壮的怀里，感觉安心多了，“我以前见过。”

“‘幽斯人’。你在哪见过的？”徐炀好奇。

“就是有次，我看到超大的怪物，法洛莎妈妈说那是‘攀附者’，然后我感觉怪怪的，就被吸到了一个罐子里，周围有好多好多这种怪物。”徐澄跟爸爸讲自己过去送快递时遇到的惊险经历。

“那可太凶险了。”徐炀警觉起来，“幽斯人在白象洲的班特高地建立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数据中心，那里的数据机房连接着全世界，它们在那里窃取科技，从事一些最危险的研究……你可能是被抓到那里去了。”

“不怕不怕。”徐澄听了解释才明白自己被抓去哪了。

不过有爸爸在就没事。她抱抱爸爸，然后转头看莱拉。

莱拉本来想问清楚自己生身父母的事情，但是转头看到伟大的法洛莎就站在旁边，忽然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表现得沉肃而高贵。

命运啊，求你让我当法洛莎的女儿，而不是个从垃圾场捡回来的婴孩……莱拉默默祈祷。

“幽斯人就是主导了入侵的幕后黑手吗？”莱拉深呼吸，然后问。

“天劫带来的外星灾变，大多数都是这些幽斯人实现的。”徐炀道，“不过幽斯人恐怕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他们也是被奴役和驱使的仆从种族罢了。它们曾有自己的先进文明，可现在，它们成了某种先遣军，协助群星使者完成征服。”

“这是？”徐澄手指罐子里的怪物。

“你们看到的，是早在天劫之前，灯塔核心捕获到的一个幽斯实体，他们从幽斯人身上学习了很多，难怪他们的科技远比其他人发达。”徐炀解释。

“哗。”徐澄胆子变大。

她将脸贴在玻璃器收容装置的透明墙壁上，仔细观察幽斯人实体。

它的鞭毛在紫色溶液中颤抖着，随后极快地撞击了一下壁垒，吓得徐澄往后一跳。

“呱，它是活的！”徐澄指出。

“是活的，但很复杂。灯塔核心的科学家从这个幽斯人身上学习了很多，而幽斯人提出的要求是：放他走。”徐炀观察面前的幽斯人。

幽斯人曾和魔女种族、星神一样横行宇宙。

他们身上很可能埋藏着有关最终击败群星使者的奥秘。

“……它现在不是还在这吗？”莱拉问，“意味着灯塔核心的人食言了？”

“是也不是。”徐炀转头对莱拉道，“幽斯人教会灯塔核心如何将大脑神经信号转化为光电信号，从而将人脑的一切扫描上传，变成电子代码和磁盘程式。可以说是幽斯人启发了数字心智，以及一切意识上传技术。而这位幽斯人的最终项目，就是把它自己的意识扫描、上传，然后前往另一个世界！”

“前往另一个世界？”莱拉没听明白。

“穿越！”徐澄有些高兴，“不是被卡车撞、野外探险、摸电门吗？”

“有些差距。幽斯人的智能和心理能力都很强大，或者说远不是我们人类能搞清楚的，总而言之——这个幽斯人把自己的‘思想’交换到了另一个世界，蛊惑了那里的某个智能生物，不知提出了什么价格，总之是交换了双方的智能。这样，它就能带着自己的智慧和心理能量前往新世界，而另一个世界的倒霉家伙则被转移到了这里。”徐炀道。

他敲了敲玻璃容器。

里面的幽斯人保持着某种沉寂和停滞，宛如标本。

“他应该是能运动的，但很明显，他无法驾驭幽斯人奇怪的躯体，甚至无法适应幽斯人复杂的大脑。也许幽斯人在其他世界会被称为‘魔鬼’、‘恶魔’，向凡人提出邀约和交易，如果凡人签上名字，就会被转移到幽斯人丑陋的躯壳里，而幽斯人从容地换了一副自由的躯干，继续渗透和影响其他世界，真是诡谲的种族。”法洛莎喃喃道。

“也是……曾经占领了无数个河系的高等文明，召唤了群星使者的文明……”徐炀说。

“就像是，把自己的脑子转移到了一个虫子的体内，而那个可怜的虫子的智慧被转移到了人身上，所以反而无法控制人的四肢，因为人对虫子来说太复杂了。”莱拉道。

“你说的很对。”法洛莎同意，“不愧是我的女儿。”

莱拉心满意足地点点头，随后抛出另一个问题。

“但对人来说，人的脑子转移到虫子里，岂不是也很可悲吗？那么多智慧，那么多知识，都不能用虫子的躯体来使用。”莱拉说。

“是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幽斯人拼尽全力，也要换一个‘世界’来生存呢？每个世界都有一个自己的宇宙，它逃离这个宇宙，到底是为什么？”法洛莎凝视莱拉。

“……”莱拉深呼吸，“为了……逃避群星使者。”

“幽斯人的科技能让他们逃走，而我们则留在这里面对群星的危害，而且无处可逃，只能面对。今天上的课已经够多了。你们去休息吧。”徐炀把徐澄放下来。

“那个是什么？”徐澄看到玻璃装置尽头连接着一个复杂的终端机，不过已经黑屏了，它背后连接着成千上万根管线。

“那个……是没用的东西，我们一会就拆掉。”徐炀说，“快去休息吧。”

“明天见。”莱拉向法洛莎和徐炀分别致意，“妈妈、爸爸，再见！”

“爸爸再见！”徐澄也跑开。

孩子们离开后，徐炀和法洛莎对视一眼，点点头。

“我们的星球上大约入侵了1200多名幽斯人，它们亲自制作了那些迷雾怪物，还大量收集活人作为样本、奴隶，集中我们的科技，它们到底要做什么？”法洛莎沉思。

“得想办法打败这些寄生到我们世界来的幽斯人才行，幽斯人的文明对我们了解星空真实有很大帮助……它们的意识广博无边，如果说我们的心智是一页纸，那它们的意识就是一整个图书馆。”徐炀感叹。

“……走吧，灯塔核心用来操控和计算幽斯科技的一切，我们是用不上的。”法洛莎淡淡道。

她怀着沉重的心情，与徐炀一起从秘密通道中离开，前往研究所旁边的“大穹顶”。

登上台阶后，法洛莎疲惫而痛苦地抬起头，凝视着周围密密麻麻、无边无际的魔女脑矩阵。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墙”。

结构性魔女屠戮的恐怖残像，四面八方的广袤的墙壁上延伸着巨大罐体，每个罐体内都漂浮着一个活生生的大脑。

没有毛发和头骨的保护，一切褶皱和纹沟都一览无余。浓稠的半透明液体充斥着每个罐子，无数电极和线缆渗透着球状大脑的每个角落，没有比这更惊悚的镣铐。她们的精神被削弱、剥夺，沦为处理数据的工具。

从这里有公司开始，180万颗魔女的大脑被活摘，形成灯塔核心的黑墙终端，提供着浩瀚的算力。

在新泰西洲，魔女们一出生，不足一龄就被拔掉眼睛耳朵，让她们“适应”无光无声，再挖出她们的大脑成为计算单元的一部分。从未有幸……有幸生活……

这一切将划上句号。

“我这就把你们……救出去……”法洛莎哀伤地抬起手。

她们曾齐声哭求法洛莎的拯救，现在她来了。

“……我将拯救180万名魔女，就让这份大功业，成就我真正魔女之神的道途吧！拜托了，大家。”法洛莎环顾四周，闭上眼睛，听到她们的祈求和齐颂。无数枯燃的蜡烛，无数没有形状的泪滴，无数空洞的回声。

法洛莎大人……

求求你……

解脱我们……

求求你……

杀戮之律的灰色锋芒在法洛莎手中凝聚。

再见了，所有的折磨。

(本章完)

------------

第九百二十七章 蜕变成蝶的法洛莎

这是对魔女们的奴役和亵渎。法洛莎闭上眼睛。

随着她的怒焰与决心不断生长，她手上聚集的杀戮魔力也越来越强。

苍灰魔力在她指尖跳动，下一秒便外溢成一把巨刃。

对她们来说，死亡等于解脱，死亡等于救赎——那么，法洛莎来了。

自由吧！

法洛莎旋起锋芒，斩、再斩！

朝着四周，数道弧线划过密密麻麻放置的魔女脑容罐。

法洛莎强大的魔力形成至纯而集中的能量，将罐中的生物溶液煮沸，而控制设备也被点燃，随后短路、爆炸！

刹那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每个罐子同时破碎！

噼里啪啦的巨响——仿佛一座玻璃山峦从中炸开，那些大脑们散溢出来，在瞬间时刻被杀灭，化作片片碎肉。

囚禁她们、囚禁这180万魔女自由意志的脑髓与肉块，现在全部毁灭了。

她们仁慈地飘向死亡，魔女们的灵魂上归星空，而非下极冥界。

黑墙中心陷入持续不断的动荡，玻璃炸散的声音、肉块和血水流动的声音、电子线圈燃烧和爆炸的声音……接连不绝。

带着颤抖的呼吸，法洛莎收回自己的力量，右手慢慢握紧，然后松开。

环顾四周，这片完全被毁灭的黑墙中心仿佛成了一个小小慰藉。

都结束了。

这些被折磨的生命得到了怜悯和拯救，她们将回归无尽漫长的星穹轨道，在漂流与航行中得到平静。

徐炀刚刚避过法洛莎的斩杀，他站在法洛莎身边，跟她分担这个沉重的时刻。

“我来的太迟了。”法洛莎疲惫地点点头，她唯一的仁慈就是让这些经受几代残酷折磨的魔女们逃离无光的知觉黑室，前往宇宙。

飞吧，魔女们，飞吧，回到宇宙去吧。法洛莎哀伤地看向穹顶上方，灰白的金属穹顶无法困住无形的灵魂。

宇宙可是很大的，大到让人觉得自己渺小，远比这些圆柱般的脑容器要大得多。

像“黑墙”这样残虐魔女的设施不会再出现，不会在这个世界再出现了。法洛莎闭上眼睛，深深呼吸。

徐炀看到四面八方都是玻璃和金属的残片，那些容纳魔女脑的罐子已然破碎，所有设备都过载烧毁，法洛莎以极仁慈和利落的态度解救了无穷无量的魔女们。

一声若有若无的悲声不知从何处传来，仿佛无数囚虏终脱囹圄后的集体叹息。

如今放眼望去，整座黑墙中心到处都是漆黑的圆形空洞，像能放下上百万个颅骨。

这个依靠榨取魔女脑算力运行的思维矩阵，而今已然破碎，但它的残骸仍然恐怖。这个地方的留存能人们铭记曾经人类和魔女之间的相互毒害。徐炀默想着。

徐炀忽察觉到周围的异样。

“看啊，法洛莎……”徐炀抬起头。

法洛莎深呼吸，她嗅到血腥气，那都是破裂的魔女脑中泛出的，刺鼻且令人厌烦。但她感受到了更多东西。

“有声音……有气息……”法洛莎在黑墙中心的环形空地上漫步。

她能感到弥漫在这个地方无尽痛苦的回声，那些没有身体的魔女脑承受了令人绝望的痛苦，而今她们的精神终于能自由地飘荡起来。

而当法洛莎行走的时候，她意识到周围的魔女灵魂，那些在仁慈一死中得到解脱的灵魂，她们正在朝法洛莎飞来。

“你们……你们来帮我了……”法洛莎张开双臂，她一丝一毫力量也没动用，但她正在慢慢上升。

被托举起来了。

无数的魔女们的灵魂聚集起来，将法洛莎举到高处、举得很高、更高！

法洛莎深呼吸，让这可触可感的凝聚力冲刷着她，无数魔女们得到恩赐安息后的解脱、感恩与崇拜，汇聚成了一种支撑她登上更高处的无量伟力。

一个接一个，闪闪发光的亮斑出现了。

它们浩浩荡荡地汇聚起来，像反向登天的彗星一样穿过法洛莎的身体，它们汇成星芒，回归天宇。

“谢谢你！”

“再见啦——”

“我们走啦！”

“谢谢你！谢谢你！”

“我们要回星星上去了！”

“谢谢！”无数的声音在法洛莎的灵魂中作响。

法洛莎的视野竟穿透了穹顶。

她看到外面的天空已经暗了下来，变成了反常的、无光的漆黑，而一个魔女、巨大的魔女正在星海中漂流、沉睡，她的样貌就像无数魔女的聚合，每个魔女都能在她脸上看出自己的影子。

说她像谁好呢？法洛莎朦胧想着。她长得好像自己，像莉拉，像潘瑞伊，像101，像102，莱拉，小傻瓜，吉冈水色，浅梦，杜迁迁，风间宫理……她长得都与她们相像。

不……是我们都像她才对，是星河魔女啊，那就是徐炀告诉自己过的，那位曾经驰骋天宇的星河魔女。

无数魔女灵魂们浩浩荡荡地托举着法洛莎，穿过她的身体再回归星穹，这些被释放的灵魂飞向未知的轨道，闯进无光的虚空，划出闪亮的轨迹。久被遗忘的星空在召唤她们回家，而她们也想要回家，回到她们来的地方。

整个黑墙中心剧烈震荡，玻璃碎片、金属残骸和脑浆血肉都在作响，随后在无重力的空间中开始漂浮。

魔女归乡。

法洛莎将身体蜷曲起来，就像星河魔女一样，就像在母亲的腹中一样。她知道这些获救的魔女们将会在凡人无法企及、无法理解的星河中获得久违的宁静。

而法洛莎自己也被她们的信愿——最终托举成神。真正的魔女之神。

她虚弱地睁开眼睛，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在遭到重构。

法洛莎看向徐炀，嘴唇轻轻翕动。

为这一切。

谢谢你。

徐炀见证了一切，他平静点头，报以微笑。

于是她闭上眼睛，进入最后的转化阶段，第二次登神之变。

法洛莎最终化蝶的进程需要多久？徐炀不知道，不过没关系，法洛莎等了他六年。

慢慢来吧，等多久都可以。

这座黑墙中心已经空了，巨大的悲剧与宏伟的奇迹都曾在此发生。徐炀踱步，每一步都像踩踏着魔女的血泪。灯塔核心人撤军的时候都不想把这里关机，还用矩阵计算着复杂的信息，发往大陆中心的天国号空舰，狄尔奈的最终要塞。

徐炀看向法洛莎，她此时已被金色的露滴所包裹，就像沉睡在巨大的钻石当中一样。

他大概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法洛莎的神魂超越了这方界域的脆弱束缚，她完全被唤醒了，登临更高处。

物质束缚对当下的法洛莎而言没有意义，她的感知能穿透维度的面纱，领悟到创世纪以来的隐含秘密。

徐炀看到两股力量。

从高空，星河魔女的启示灌顶而下，而从下方，无数魔女的愿景承托着她。

置身当中的法洛莎，就像漂浮在无边无际的海域中，仿佛一片羽毛，被带到了时空的边际线之外，加入通往真正觉醒的通途。

到那时，法洛莎将以真正魔女之神的身份，连接世界上每一个魔女的灵魂。

无论星河魔女、星神还是幽斯人都在群星使者的侵略下崩溃并毁灭。

那么，法洛莎如今将化身成神，成为一种曾与古老存在并肩的存在，从群星使者的重压中拯救自己的文明。

放手一搏吧。

徐炀离开黑墙中心，走出沙漠军事基地，灯塔核心对幽斯人的研究资料相当宝贵，他将它们逐一遴选、消化、分析并且妥善存管。

新的肉体强化手术与高级植入改造之后，徐炀现在的力量也达到了一种莫测的地步，远比六年前还要强大许多。如果是现在的他去驾驶亥伯龙，能做到的事情会比第一次开启时还多上百倍。

他动身去找徐澄和莱拉。

黑墙中心那刺鼻的血腥气逐渐消失，电子元件和化学品燃烧的臭味也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黑暗天空下沙漠里干燥的烈风。

莫哈韦沙漠人烟稀少，士兵们调到了防御站。而寂静的沙丘中，只剩下徐澄和莱拉，她们已经搭起了一个小小的篝火，各自坐在一个金属折叠凳上，双手托腮，不停地聊着天。

“你说，这一切结束后还会有学校吗？”徐澄的两只小脚一摆一摆。

“干嘛没有学校。总会有学校的。”莱拉的声音更加响亮，“过去的学校是留给蠢人的，那些人既勤奋又努力，毕业后，为那些既不努力也不勤奋的人工作，替他们赚大笔的钱。而现在的学校是留给自己的，每天都在看书，每天都学到新知识，我还想回到学校里去，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徐澄思考。

徐炀走过来，挥了挥手，驱动他全新的控制力量。

无人机在他身后像方阵一样推进，在空气中投影出半透明的蓝图：防沙帐篷、线织睡袋、充气垫、电炉具、套锅、水壶、营灯、燃料以及补给箱，围绕徐澄和莱拉，在她们身周放置。

自律化、模块化的纳米机器人们开始工作，从最近的站点取来物料，将它们粉碎、分解然后再组合，拼凑成计划中需要的物件，简直就像凭空造物一样！

“哇呀……”徐澄转过头，冷不丁就看到这个地方竟是凭空开始自动建设起来。

这也太神奇了。她看得目不转睛，爸爸好像又变强了。

无人机们上下翻飞，在声声嗡鸣和电机运转的动静中工作，搭建起计划中的各个物件，就像打印物资一样将她们过夜需要的物品全都制造出来。

徐炀轻易地驱动它们，就像一个技术创世神，一个通过指令、算式和光电信号来施展权能的造物主！

------------

第九百二十八章 新泰西洲全面战争

“这是怎么做到的？”莱拉惊奇地捡起地上凭空多出的一条透气毯子。

她的手指在一端抚摸，而在毯子另一端，数以千万计的纳米机器人就像蜂群一样兢兢业业地织造与缝制毯子，使其不断延长。

徐炀点点头。

他现今可以指挥数千个纳米机器人工作群，协调它们的活动。通过操纵电磁场，它们可以悬浮并移动物质颗粒，将物体在空气中“雕刻”或者“打印”出来，也能收集空气与大地中存在的碳、铁、水和其他元素分子，并将其重新组装。

徐炀还可以在宏观尺度上指挥大量无人机，既能运输物资，也能完成攻防指令，轻易完成侦察、探索和建造等任务。

时至今日，他能在任何地方按自己的愿望发明或定制他所需要的武器以及装具。

“技术，很神奇吧。”徐炀坐在沙地上，“所以说打完仗之后，你们就该回到学校去了。”

“我不爱上学呢。”徐澄说。

“别想着逃离课堂了。”莱拉用恶作剧般的目光看向徐澄，“你得学外星语言，当然还要学科学和工程。”

“呱呱。”徐澄听了就头大。

“教育会当先恢复的，学习本来是大家自己的事情，只是有些事妨碍我们去完成各自的成长了。原先的社会让擅长捕鱼的人住在树上，强迫擅长伐木的人去做抓鱼的事情，没有人真正享受学习本身，而学习本来应该使人幸福才对。”徐炀两手撑在后面，沙漠里相当寂静。

工程无人机在他身后搭建了一个高分子聚合物屋顶，还有一个抗风沙的能量护盾，功能齐全的家具在半分钟内陆续成型，被徐澄随意摆弄着。许多物资被无人机送来，支持大型营灯、一套终端机以及数据基站的建设。所有电子设备都经过强化，以抵御不规则的电磁干扰。

“一下就变成一个家、一个小基地了。”莱拉走来走去，惊讶不已。

这一切还在继续蔓生、分化、重构。

无人机采集周围的沙子，并将其在分子层面上重构成纯度99.9%以上的硅。徐炀收集这些硅，从他的手腕部伸出大量泛着蓝光的电动线，就像上百根精细的触须，把硅搓成晶圆片，又用光刻机将电路图案转录到晶圆片上，打上晶体管，沉淀铜层布线，构筑电路网格，制造芯片。

他将制作出的芯片放进无人机搭建的终端机里，充作它的运算单元。这一切在莱拉眼里都像魔术一样，她崇拜的要死。

这台终端机被激活后，开始弹出热力炉，开始智能化烹饪运作。

“做饭啦。”徐澄打开无人机送来的补给箱，里面有许多食材。从过去就一直是徐澄在帮爸爸做饭，现在她终于能重操旧业，对此她还蛮开心的。

“我来吧，你们玩去。”徐炀走向临时厨房，打算做点吃的。

他自己就像一个电子设备的生态场，举手投足间都有信号伴随。

“玩什么呢？”徐澄走来走去。

“我给你清理一下吧。”莱拉感觉徐澄灰头土脸的。

徐澄似懂非懂，她坐在塑料椅子上，莱拉检查着徐澄久未打理的衣服、土里土气的发型以及蓬头垢面的小脸蛋，决定用她的小手来挽救徐澄的外貌。

莱拉把徐澄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小魔女”，她给徐澄梳头、给徐澄擦脸、帮徐澄编头发、整理徐澄的衣服，把她的揉皱的T恤塞进裤腰里去。

紧接着，莱拉检查徐澄的尺寸，发现这个土里土气的“姐姐”也到了该多穿一件贴身衣物的时候了。当莱拉把这件事悄声说给徐澄，徐澄只觉得很吃惊——她以为那还很遥远，要等自己20岁，想不到原来自己也能当小姐姐了。

等徐炀做好食物之后，徐澄也被收拾干净了，徐炀转过来，打量徐澄，有些震撼。

他一直以为徐澄就是邋里邋遢的样子，毕竟这个岁月，一切本来就该是乱糟糟的，但现在的徐澄却格外好看，乱糟糟的头发被梳理过，莱拉又给了徐澄一个发卡，用来固定她黑色的长发，徐澄衣着得体，乖巧地坐着。

“……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一样……”徐炀感到心满意足，又有些骄傲，“你还记得你以前留很长的头发，但我帮你剪掉吗？”

“因为你说我不会打理，哎呀。”徐澄摸摸自己的长发，是的，它们变长了，但直到今天才真正经莱拉之手编得好看起来。徐澄确实照顾不好自己。

“你确实需要个伴，一个好朋友。”徐炀说，“泡泡去哪了？”

“泡泡是谁？”莱拉下意识地问。

“呃——说来话长。”徐澄也说不清楚。

“来吧，吃饭吧。”徐炀将托盘端过来，空气中漂浮着煨制香料的香气，莱拉嗅到了她喜欢的牛肉味，而徐澄则要因新炸的辣椒油而流口水了。

热气腾腾的牛肉面条，飘荡着牛肉汤和红烧辣子的美味香气，徐澄飞快地抓起筷子，急切地捧起面碗来吃，哗啦啦地将热油、面条和牛肉都吞进嘴里。莱拉也已经饿的受不了了，现在能有这么一顿美餐真是至福，有嚼头，有香味，牛肉大块地像是剁了一整头牛来做这一餐。

莱拉对徐炀的印象和亲情都不深，没徐澄那么深厚。但她还是挺高兴自己还有个爸爸，一个友善的好爸爸。她频频地抬头看徐炀，观察着有关父亲的一切。和徐炀有关的事情都和法洛莎不一样，他更加友好、随和、正直……

晚上的时候，徐澄和莱拉都被徐炀哄进睡袋，他坐在地上，听她们随意地说着有关这六年的事情。

徐澄聊着她如何在不同的安全区里飞来飞去，她说到千树，波纹气功，塞瓦堡，大下巴王爵，在七丘斗兽场里和吸血鬼王决斗，她说到泡泡，说到定位器。徐炀说他能帮她们升级定位器，用量子通信技术，哪怕她们消失在宇宙当中也能找到彼此。

莱拉则说到她如何在法洛莎身边学习，像侍从，像一台复制机那样学习有关法洛莎的一切，想要模仿法洛莎，成为值得法洛莎骄傲的孩子。

说着说着，她们慢慢打起哈欠。徐澄飞快地说了一声“爸爸晚安”，然后就缩进睡袋里。

莱拉则眨着眼睛。

“你真的是我的爸爸吗？”莱拉问。

“那是当然。”徐炀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快睡吧。”

“谢谢你。”莱拉平静地闭上眼睛。

她们的呼吸渐趋平稳，沉入梦乡。

徐炀平静坐在沙漠中，风吹动火焰如万道影子。到他这个年纪：40岁，他这个家庭：许多妻子，一堆孩子。他觉得自己身上那点事到如今无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妻女的安稳与幸福，以及整个世界的最终自由与进步。

徐澄和莱拉入睡后微柔的呼吸与心跳声，此时便是最温暖的节奏。

只是徐炀放心不下法洛莎，又折返回去，穿过沙漠步道，回到寂静无人的实验室与黑墙中心。

法洛莎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她仍躺在露滴构成的蜕变水晶之中，而一些灵能光芒从她体内穿出，就像上万块玻璃碎片从她体内反转出来，每块都映照着璀璨的星河耀光。

她沐浴在超凡脱俗的光芒当中，徐炀扫描她的体征，能量读数每秒都在变化上升，几乎要超出读数范围。

为我争取一点时间。法洛莎的声音从虚无中响起，徐炀点点头。

“时间……没问题。”

我们要直抵狄尔奈的心脏，但现在的速度还是不够。

“没关系，我可以召集更多朋友，他们都会来的，从不同的地方来。”

有多少朋友？

“很多、很多，足够打穿他们的防御，相信我，我不仅帮你争取到时间，还把前线推进到狄尔奈那所谓天国的入口。”徐炀道。

法洛莎解除了对现状的担心，能够回到她求道的终极旅程当中。

徐炀则走出实验室，在长夜中向过去的朋友们发去信息。

无需丝毫保留，终局决战已经来临。

……

新泰西洲腹地，方舟基金会地堡。

本间纪子在据点黑色的走廊中前进，按照她的秉性，走廊和房间皆横平竖直，仿若受无暇的尺规所约束。

她回到作战指挥室，根据最新的状况召开了紧急会议。

军官、各部门参谋长、教士、天使以及人工智能们站在会议室内，本间纪子将新信号传达给他们。

大量密密麻麻的红色警报从新泰西洲的东海岸、东北角与南方传来，并非预示，而是残酷的现实。

已有无数的军队登上了新泰西洲的土地，疯狂占领一座又一座城市，摧毁他们本以为是大后方的工厂、制造基地和军事重镇，灯塔核心的战略潜力遭到极大削弱。东海岸与西海岸都遭到登陆和占领，这几乎就像砍断了他们的四肢和头颅。

加上已经沦陷的西海岸，新泰西洲竟从四面八方全面遭到入侵！

“这、这些人是从哪来的？”一名参谋错愕，“东半球联军难道不是正在和我们在大山脉决战吗？”

“不是人——是老鼠！几百万只老鼠爬上了新泰西洲！”本间纪子咬牙切齿。

(本章完)

------------

第九百二十九章 五军齐发

团结的电波发往各地。

召来四面八方的朋友，围剿新泰西洲。

本间纪子沉默地凝视着战术面板。

从每条战线，方舟基金会都面临着比之前烈度强上百倍的侵攻，他们的部队数一下捉襟见肘。

情况危如累卵。本间纪子的目光扫过新泰西洲地图，想要找到一丝一毫积累优势的希望，然而他们现在竟然连一个堪称安全的大后方都没有了。

曾经光荣孤立的新泰西洲全境，从未遭遇过如此灭顶之灾——

另一边，东海岸，新约克城。

此时，已是过了一昼夜的大战。

莎莉显出鼠形，在激战过后的狄尔奈女神雕像下漫步。

手持书本与剑的巨大女神像已被枭首，半截神像摔在海中。

刚下过雨，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漫着汗水与鼠人毛皮的味道。

从各个街巷中传来枪声与打斗的动静，但很快便平息。

新约克城是东海岸重镇，一旦打下，就等于打开通往新泰西洲腹地的钥匙，瘫痪东海岸的防线枢纽。

新泰西洲将主力军队都调往西方、对抗联军，东海岸破绽百出，遭到“老鼠”大军登陆。

“自由地奔跑吧！”莎莉走来走去，开心至极。

她原地旋转，显出高大的原身，扭曲的七根巨角在她头顶穿出，残暴和凶恶的鼠巨兽在她旁边漫步，以充保镖。

在她上方，大量无人机和自律机器人飞过天空，这是一支不折不扣的钢铁军团。

六年里，赛博妖鬼留在热树洲的遗命持续生效。

它们几乎挖空了小半个热树洲大陆，打造出了超过20万部机器人！而今这支机械军团也悉数激活，与莎莉那庞大的鼠人军队一并登陆东海岸。

一队队身穿黑袍、戴金属面具的机械神甫们谨慎跟随，他们自幼便与机器打交道，致力于维护机器，颂扬机魂，更高声赞美赛博妖鬼，机械之神！

他们一路捧着巨大的七角星、交叉十字与咆哮恶魂的符号前进，武装机器人当先开道，所过之处，狄尔奈的圣域遭到拆毁，灯塔核心的驻军遭到轰炸和歼灭。

东海岸的市民受到管制，无力招惹这些金属巨兽以及鼠人浪潮。

“吼、吼！”一头巨大的硕鼠爬过莎莉身边。

她惊奇地看着它，嘴里叼着一部被撕碎的灯塔核心机枪兵，就像给莎莉献上礼物一样。

这头硕鼠可太凶残了，莎莉钟爱它。

它浑身覆盖着机械重甲，脖颈上的烟囱中突突冒出黑烟，两列紫色化学药泵沿着脊背安装，罐子里翻滚着醒目的气泡。

它身上的机械改造物由电力驱动，引擎活塞突突作响，撞出不稳定的节奏，其节拍实为沉重，恰与这头机械巨鼠血管内蔓延的饥饿感相吻合。

“去捕猎吧，去捕猎我们的敌人吧。”莎莉温柔地说。

“吱吱吱！”机械巨鼠扔下嘴里残破的机械碎片，昂首阔步，穿过街道。

沿途高楼大厦不断震颤。

橱窗和玻璃幕墙背后站满了市民，惊恐地看着这些难以用常理度量的鼠类巨兽。

白鼠人驾驭单兵飞梭穿过天空，大声叫喊：“继续行军！继续行军！”

它们就像浪潮的支配者一样，控制鼠人的大军穿过新约克城，赶在新泰西洲残兵逃到腹地之前追击、包围并消灭它们。

莎莉心满意足地看着。

她感到鼠人、所有的鼠人族群已经成为了她意志的蔓生。

她能幻视到它们在新约克城各个地方跑来跑去、上蹿下跳。

它们占领了食物工厂和机械厂，在机械军团的帮助下破解其奥秘，为军团制造出数量难计的食物补给、枪械火炮。

鼠人工匠制造兵器的动静响彻骨髓，而且不知疲倦，它们制作出的东西咔嚓作响，毫不牢靠，每个都有棱有角，满身带刺，用来给鼠人们大搞破坏是够了。

莎莉想彻彻底底地发出一声喊叫。

我们来了！走在光明之下！发出鼠人的声音！

她本来羞怯，但看看她已经做成了什么样的事情。

带着所有老鼠，以及六年来铸造厂和机械神甫在赛博妖鬼授意下铸造的浩大军团，她登上了东海岸，侵略了新泰西洲，回应了徐炀的召唤。

她已不再是一个脆弱的鼠魔女，而是为整个鼠人开辟前程的圣者。

于是她发出尖叫。

“吱吱——”

地面震动，莎莉的声音盖过了一切。

她能看到鼠人们的意志，原本纷扰、杂乱的鼠群意志，如今就像被一只大手陡然握紧，然后梳成一块。

听到莎莉的尖叫后，分布在广大地域中鼠人争相发出信息素，一传十、十传百，形成浩瀚的军锋，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奔跑、疾走、嘶鸣，响应它们共主和神灵的呼声！

千万个鼠人热忱的声音应声而起。

微小而脆弱的鼠人，齐头并进时的步伐竟能震天撼地。

不再脆弱，不再恐惧！

刚刚被打退的新泰西洲军团正在撤离，转头就看到无数穷凶极恶的鼠人出现在地平线上，疯狂追杀他们。

“吱吱吱！”

“嘎嘎——”

“叽叽、叽叽！——”鼠人们龇牙咧嘴，疯狂追赶。

它们包围落在后面的部队，将新泰西洲的军队成建制地消灭，完成胜利的进军。

这就是——我所掌控的力量——莎莉走进新约克城。

她听到闷声爆响，只见世界贸易大厦的双塔被一部重型穿梭机撞塌了！

烟雾滚滚，无数人正从顶部掉落，仿佛预兆着新泰西洲的真正末日。

无数人正看着，无数双紧张的眼睛从窗户和阳台中望出，市民们的终端机、手机、电视……所有媒体设备都被黑入了，取而代之的是响亮的警示：不要出门。

莎莉知道他们至少现在不能出门，因为这支军队还在占领新约克城，刀剑无眼。

新泰西洲人曾以为他们的国土防备周密、不可挑战，新约克城本身也不是一座战备都会。而莎莉给他们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震撼，鼠人大军肆无忌惮地前进，新泰西洲的军队逃之夭夭，或毫无生气，倒在一旁。

这一切……既丰富又令人陶醉。莎莉抬起她的爪子，穿过爪子她能看到一片蔚蓝天空。

她的功勋，她的荣誉，她渴望未来史书如此记载——鼠人们团聚在她手中，夺回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向着荣誉、胜利和喜悦！

……

另一边，新泰西洲南部边境的墙垒也遭突破。

“冲啊！”

“前进！”

“冲进新泰西洲！”

“夺回孤星城和火箭市！”无数被武装起来的人们奋起一战。

他们从山脉、丛林和旷野中纵身突击，朝着灯塔核心树立的南面高墙攻击。

灯塔核心之壁上，数个边防旅的部队严阵以待，竭力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试图赶走这些总是想要闯入新泰西洲的南方乡巴佬。

这些人长期被排斥在境界线之外，曾被蔑称为“豆人”，现在他们竟组成了如此大规模的攻击波，向北而进，直扑新泰西洲，就像一波波鬣狗群一样，势必要在他们身上啃下肉来。

是谁……是谁带领着此等部队？

灯塔核心的士兵们侦察前线，惊异地发现一个戴红星帽、面容坚毅、穿军装的男人正骑着白马站在沙丘上。

男人身后是漫山遍野的大军，装甲车、枪支和飞行器的数量一点也不逊色。

“看、看啊！”

“那家伙……”

“开枪！”

“他是不死的！”

“我们要怎么打死他？他的衣服下是空的！”

上校！

“现在我们一起战斗吧！”上校转过头，高声呐喊，以他洪亮而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坚定不移的态度发出呼声，一如既往地鼓舞身边同胞与战友的意志，“前进！前进！前进！”

高呼三声，仿若声音也能形成一只铁拳砸向前方的防线！

来自南方龙舌兰洲的大军浩荡北上，攻向新泰西洲的世界。

上校带领各营猛攻灯塔核心的高墙。

他纪律严明的军队横扫陷入混乱的敌军，不少苍白军团的高阶士兵试图作出反击，却遭到精锐突击部队的包围。

借由精密的训练和长年累月的作战经验，这支南方军队士气高昂，战法迅猛。

灯塔核心的穿梭机要么在炮火弹幕中被击落，要么在起飞前就被瘫痪，反应稍慢的灯塔核心部队，刚回过神就发现自己已淹没在敌军的汪洋大海中。

上校亲自奋力前进，每次冲锋都有他的参与。以至于后人们回忆这场战争，会以为上校同时分身出现在了每一条战线上。

一台笨重而巨大的重型战斗机器人从高墙内部走出，它大步推进，正面涂着灯塔核心的五十星旗，象征着灯塔核心广袤而强大的实力。

“是自由先锋！”

“小心！”

“避开那家伙——”龙舌兰洲的士兵们陡然一惊，他们听说过壁垒之内藏匿着无与伦比的机械巨人，没想到它竟然如此庞大，又如此凶残！

自由先锋机器人掩护着塔核心的部队重整组织，它从手中释放耀眼的激光，瞬间扫过龙舌兰洲突入高墙的部队，将一整个连队的人烧成热熔渣，汽化成幽绿雾气。

“自由先锋启动了！”

“走！打跑南方佬！”

新泰西洲人士气大振，准备一道防区一道防区地收复高墙，继续将龙舌兰洲挡在外面。

上校没有动摇，他亲自端起步枪，与成百上千名弟兄一齐朝自由先锋射击。

无数子弹飕飕落在它坚固的外壳上，自由先锋继续前进，对这些小口径枪械的火力不屑一顾。

自由先锋猛力踏步，地动山摇，掩护着身后几十名苍白军团主力，加以冷血而专业的反击策略，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上校一波又一波反扑。

“随你来攻击。”自由先锋时时播放响亮的警告，“灯塔核心是你们无法触及的。”

十几名龙舌兰洲士兵被打得灰头土脸，他们藏在一块弹坑里，聆听外面刺耳的爆鸣以及自由先锋进军的沉重脚步。

他们对视一眼。

“那家伙太大了。”

“现在不拼的话，白皮鬼子们往后还得作孽。”

“跟它干了！”

他们将手头所有的电磁手雷和高爆炸药都集中起来，连死去战友身上的弹药也都全部集齐。

紧接着，他们跳出战壕。

扑了出去。

------------

第九百三十章 复仇意志的凝聚

直到自由先锋机甲巨人脚下，他们才注意到它有多可怕。

超过五层楼高、密不透风的金属，周身布满枪炮。

机甲转动手里的大炮，一炮下去，炸碎他们柔软的血肉、摧毁他们的骨头。

“他们要冲上来！”

“赶走他们！”

跟随自由先锋前进的苍白军团更是猛力射击，残杀这些龙舌兰洲士兵。

“支援弟兄们！”

“打啊！”

更多火力压向自由先锋和它身后的军队，它的装甲板已经被打出上千个不重复的弹痕。它摇晃着自己巨大的手臂，猛力一挥，将自己脚边一半的龙舌兰洲士兵甩开，把他们抛到上百米外，撞上墙壁，砸成肉泥。

炮声轰鸣，它另一侧的枪炮齐声运作，震碎墙壁、营房和道路。在这残酷的火力网之下，还是有一个龙舌兰洲士兵艰难地将一整兜电磁爆破弹送到了自由先锋脚下！

砰！

满载的电磁弹药爆开，高性能电磁脉冲波滋滋绽放，瞬间烤干了士兵身上的血液！而自由先锋右脚处的电缆和液压装置嗡嗡作响，它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尖啸，摇摇晃晃地向下跌去。

“炸碎它！”其他龙舌兰洲的士兵们杀红了眼，能量武器狙击手小组支援到位，他们登上原先用来阻隔他们的高墙，把它作为居高临下的狙击点，集中火力猛攻自由先锋机甲的脆弱点。

打掉它！打掉它！

无数等离子体与高能激光的炙烤融化盔甲、烧毁线圈，将它的运转能力削弱到极限，在彻底瘫痪以前，自由金刚发出一声警报，紧接着，体内的热核反应堆轰然爆炸！

轰！轰！轰！漆黑的蘑菇云升上天穹，爆炸半径数百米内的一切都被炸成虚无，包括灯塔核心的苍白军团们，如今只能看见几十件倒在地上的盔甲，里面的士兵与肉质皆被核爆的高温煮沸。

而上校在这一区域部署的军队也被炸散了，完全毁掉了！许多人因目睹自由先锋自毁时的亮光而致盲，双眼像煮沸的灯泡一样爆炸。但龙舌兰洲的士兵们继续前进，这种事不能阻止他们前进，这种牺牲无法阻止他们前进，反而会让他们更加勇敢！

他们穿过劈啪作响的火焰，迈步越过嘶嘶作响的烟雾，无数灯塔核心的守军被击溃，留下烧焦的盔甲与漆黑的缆线——前方的地平线虽然朦胧不清，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踏入了灯塔核心的土地！

“前进！”

“前进！”

“前进！”漫山遍野的呼声响起，形成鲜红的大浪，一股信念在士兵们心中久久回荡，而今形成震耳欲聋的呐喊：灯塔核心，龙舌兰洲人愿与你一起灭亡！

……

在新泰西洲的东北角，来自公司联盟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击降落。

“收到消息，这次我们跟东半球联军一起作战！最大规模的超凡者收容行动——逮捕善恶女神狄尔奈！”钥光在天际高速飞翔，钥暗紧随其后。

空前巨大的旗舰穿过云层，呼啸着从乌云中滑翔而下，这是钥光引以为傲的“绿地市”浮空都会。

天劫期间，公司联盟所在的绿地市被转移到了地下300米深，一处完全不宜居的地底世界，差点让公司联盟彻底绝望。

在AI“全视之眼”的指导下，他们拆掉整个城市，把一切人员和物资打包搬上舰船，将城市一点点推上天空，回到人间，勉强维持绿地市居民和公司联盟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福祉。

这片大地真广阔啊！留给新泰西洲的烂人太麻烦了，现在大家都在围攻灯塔核心，又有徐炀的邀请。我们也不算师出无名。钥光默想着。同时俯瞰新布里塔尼亚的辽阔原野。以后就在这里修建新的绿地市好了。

携家带口，公司联盟的人必须把握这次机会。此行总算有了千载难逢的入侵机会，一方面，协助打击灯塔核心，能给现在居无定所的公司联盟重新划定一片用来栖身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要贯彻公司联盟的理念，继续收容超凡，而这次的目标，就是控制狄尔奈本身。

钥光带领公司联盟的无人机舰队俯冲攻击灯塔核心的防线。

“看！”

“好大的舰船——”

“公司联盟的人？他们居然攻击我们！”

“最前面的那个魔女……是钥光！”灯塔核心的东北角守军迅速组织防御。

钥光猛力降下，绽放她的强力光束照射整个防线，而紧接着，来自她身后的无人机舰队便释放了一连串的光束炮和导弹齐射，对灯塔核心的公司部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守军的指挥官倍感绝望——新泰西洲，从西面和西北遭到联军侵略，所有主力都在安克拉治地峡遭到重创，目前只能在大山脉一带维持岌岌可危的防线；东方海岸线被鼠人和机械军团登陆，最近的鼠人军团距离这里不到100公里；南方边境被龙舌兰洲和上校的军队攻破，而今本可作为反攻基地的东北大州新布里塔尼亚，也遭到公司联盟突然间的打击。

“去死吧！”钥光随意地在敌人上方肆虐，灯塔核心的黑鹰战机在她身后追逐，几乎掀起飓风，却始终无法追上这位操纵光之魔力的强大魔女。

毁灭！毁灭！

公司联盟的“绿地市”浮空都会朝下方齐射，将下方空地上所有不合时宜的要塞、防区、建筑物统统炸碎，地面隆隆作响，无数人在逃跑中被震碎了全身的骨头和内脏。公司联盟舰队的每一次齐射都会打穿一整片灯塔核心防区，把所有机场、营房、炮台和防空设施连带其护盾一起打爆。

到处都是面目全非的尸体和碎肉，钥光环顾四周，公司联盟几乎清理出了一片海滨的空地。

“好了——灯塔核心的人撤退了。”钥光扫视四周，“我们就把新绿地市设置在这里的海岸线上吧，新的公司联盟。”

“未来我们要怎么面对东半球联军呢？世界上不能有两个并立的‘联盟’了。”钥暗跟在钥光身后。

“聪明的公司联盟议员和企业家们会搞定的，目前的话，我们还是多多做梦好了。”钥光戴上战术目镜，“看啊，援军来了！那些来自布里塔尼亚、高卢和阿勒曼尼的强大战团们：银白颅骨、堕落天使、火蝾螈、赤红渡鸦……”

更多舰船从东边登陆，靠近海岸，来自泰西洲的军队也已抵达，他们想要向新泰西洲讨回天劫血债。

面对如此压力，灯塔核心的守军被迫撤向五大湖，保存实力，来自塞巴斯蒂安司令的命令也很明确，保全有生力量，围绕五大湖工业区、大平原的“天国号”母舰基地、密西比河以及大山脉来构筑防线，天佑新泰西洲，这是他们最后仅存的家园。

一群披挂外骨骼与动力装甲的精锐士兵沿着公路前进，苍白军团和职业安保军人手持主战步枪与等离子武器，保持着一致步调。穿梭机在他们头顶掠过，应是从前线机场撤下来的，免得落入敌人手中。履带式和轮式步战车在周围的旷野中行进，提供侦察和支援。

虽然真正的主力军已经沦亡在安克拉治战役中，被法洛莎用小星河与杀戮之律毁掉，但他们还是有先进的装备、优秀的战术储备。

这些从前线撤下的军人们憋着一股气，还没开始打，就因多路夹攻的局面而被迫收缩防线。

谁也没想到，灯塔核心今天会落到这么一个惨遭四路齐攻的局面。

他们不少人默想着——狄尔奈大人，保佑新泰西洲吧。除祈祷已别无他法。

然而他们交换目光，阴郁的情绪中多少暗藏着另一种态度。

——都怪方舟基金会的人。

都怪本间纪子！

……

本间纪子在方舟基金会的地堡内，凝视着变动的战线报告，在每个角落，灯塔核心都在遭到猛攻，曾经世界第一大公司，一旦遭到全世界90%的力量反对，竟也沦落到如此地步了吗？

塞巴斯蒂安司令、高级参谋、七印的顶级会员、天使都站在本间纪子身边，她看着他们，这些人神情各不相同，本间纪子能读到许多情绪：恐慌、担忧、紧张、无言。

连天使们都无法确认狄尔奈的状态，只知道她正汲取着全泰西洲人在绝望中巨大的信愿，正蜕变往高深莫测的状态，而这种新形态足以独自杀败世界所有其他势力吗？天使们也不知道。

简直就像巨大帝国的末日，此情此景，人们难免预想某个仿佛触手可及的未来——灯塔核心将会通过投降来保全新泰西洲大多数军民的安全。

少君——本间纪子最小的儿子进入了地堡，他穿过走廊上拥挤的人群，尽可能想靠近自己母亲的会议室。

“你最好尽快离开这里，时间所剩不多。”一名慈悲的天使伸手拉住少君，“你是本间纪子唯一带在身边的儿子，如果你被东半球联军的人逮捕，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通过伤害你来折磨你母亲。”

“可是妈妈她很有信心，觉得可以控制局面，她确信狄尔奈大人的现身能扭转战局。我听母亲说过一次又一次，狄尔奈大人的现身会对战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少君坚决地说。

“狄尔奈大人只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也许要以我们的悉数牺牲为代价。狄尔奈大人的提前现身只不过是幻想，一种幻想而已。我们甘愿成为献祭的一部分，但你还可以离开。本间纪子恐怕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她要是真信那就怪了。”天使说。

“那妈妈为何要和我强调伟大的女神狄尔奈？她为什么要耍我呢？”少君哀伤地说。

“她还有何顾虑可言？”慈悲的天使说，“我只希望无论东半球联军、老鼠、上校还是公司联盟的人，都能好好衡量一下——新泰西洲的无辜者对于这场天劫到底负有多大的责任？他们罪不该死。”

“新泰西洲人必须和我们一起承担失败。”少君喃喃道。

会议室内，塞巴斯蒂安司令检查着地图，手指在地图上扫动。

“敌人能在多条战线上发动进攻，在南部，上校攻克了孤星之州，现在正扑向凤凰城，试图跟东半球联军打通联系，孤立我们在大峡谷的军队；东北部，背信弃义的公司联盟也在采取行动，伴随着十几个战团；东面，突如其来的老鼠军队和几十万台几乎从天而降的机器人正处在新约克、首府以及大沼泽一带。”塞巴斯蒂安司令作出简报，然后站稳身体。其他人交换着目光，时而看向本间纪子，时而看向司令。

“只要狄尔奈女神现身，一切都会好转起来的。”本间纪子平静地说。

塞巴斯蒂安司令匆匆看向其他人，其他人又看他。

他咽了口唾沫。

“本间纪子女士。狄尔奈女神她……”塞巴斯蒂安司令深呼吸。

“狄尔奈女神还未有足够的信愿来现身。”总领天使弥额尔说。

本间纪子呼吸一滞。

------------

第九百三十一章 神圣干预

本间纪子攥紧手。

蚕丝手套随着她握力的增加几乎发出微微撕裂声，她真想痛骂他们一顿！但她不能在猪群面前失态。

这群猪……和平年代还能借助时运，依靠祖产耀武扬威，一到危急关头便手足无措，那么多经验、那么多教训，他们最拿手的还是只有吃饭睡觉，俨然一群猪。

这房间里唯一的智慧生物只有本间纪子自己，她是这么想的。

她闭上眼睛，深呼吸。

眼见本间纪子没有发作，房间里又开始熙攘喧闹起来。

人们交头接耳，外面走廊上更是吵闹，他们疯狂交换意见，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得坐上那台方舟离开，方舟基金会的目的，不就是修建离开这个世界的方舟吗？”

“向东半球联军提出和平协议吗？他们已经打下了足够辽阔的土地，也该满意了吧，恐怕他们也没想过靠一次战争就吞并整个新泰西洲。”

“该死，我们主力尚在，为什么不打？先把立足未稳的敌人推下海，新约克城的居民还等着我们去解救！”

“好好反思一下，我们到底做过了何等野蛮的行径，才招致这样酷烈的复仇。”

“狄尔奈大人保佑我们……”

“我从始至终都为灯塔核心效力，而你！你就是个叛徒！懦夫！”

喋喋不休的声音响起。

本间纪子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敢于跟她对视，有甚者直接背对本间纪子。

东方人、鼠人、黑人、机器人组成的军队……这样的“乌合之众”在本间纪子眼里比猪群更劣等，而今他们却杀到灯塔核心腹地，威胁旧日权贵的生命，叫人类精英手足无措。

他们拿不出办法。

本间纪子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滩混乱，东半球联军的推进速度很快，又一支装甲军团推进到了大山脉的防御阵地，与那里的守军进行殊死搏杀，依托地形之利，他们大概还能坚持17个小时。

驻守在每道阵线上的士兵都装备精良、荷枪实弹，难道自己发给他们的外骨骼装甲、动能武器和蜂巢火箭还不够多吗？本间纪子若有所思。

灯塔核心傲视全球的尖端军队在两个月内连战连败，说明他们武备松弛，外强中干。

新泰西洲人已经被优越的生活麻痹了手脚，连怎么与敌人以命相搏都不知道了。

他们需要士气，一种视死如归的士气，到这时候自己从哪给他们士气？他们都太习惯靠科技武器来作战了，喜欢在屏幕上按一下就炸掉几百公里外某个目标物的乐趣，而一旦敌人冲到三十步之内，他们就会想要投降。

本间纪子闭上眼睛，按捺住发号施令的冲动，“对这些猪群喝令”，那是年轻时的习惯，她早已遗弃。

时至今日，她需要的是更有用的武器。

前线发回的珍贵影像中满是被摧毁的炮台、燃烧的车辆以及被夷为平地的要塞，敌人火力强大，随意地摧毁盔甲和防护罩，技术与灯塔核心不相上下。是赛博妖鬼吗？他们开启过一次亥伯龙，在那时候积累了足以填补15年差距的先进科技。

本间纪子拿出武士刀，在自己的小腹前比划了一下，幻想战败后切腹的痛苦。

她在特别极端的情况下用这种手段鼓励自己，使自己集中注意力。不能输，她告戒自己，不能输，继续想办法。

输了的话，就会在腹部拉开一道大口子，肠血尽溅。

她从未怀疑过方舟基金会的安全性，这是天劫前最有权有势的一批人建立的。

那，自己是漏了什么吗？本间纪子需要时间清净和思考。

她挥挥手：“你们都出去吧。”

人们如释重负，就像死刑犯听到刑罚取消那样乐意，陆陆续续转身离开了。

天使弥额尔对本间纪子说：“不要忘记祈祷，夫人。”

“我从来没祈祷过。”本间纪子说。她没有信仰。

“您可以学。”弥额尔做了一个祷告的姿势，随后转身离开。

天使身上的金光消退之后，本间纪子忽然感到她的视野变得辽阔了，她抬起头，意识到自己所缺失的部分。

信仰。

如果东半球联军杀进来的话，所有技术人员和权贵都会逃走，他们惜命得很，每个控制器的密码都会被出卖给赛博妖鬼，每个防区的指挥官都会争先恐后地向莉拉·尼斯托投降，从而争取较好的待遇。

而自己到时候也会众叛亲离，跪在地上、品尝失败的耻辱吧。

但现在，现在她只是遭到了威胁，还没有彻底被毁灭。

她转向背后墙壁，那里高挂着狄尔奈的圣印十字。

本间纪子对着狄尔奈十字跪下。

她这辈子还没对谁顶礼膜拜过，今天是第一次，而且是发自内心，卸去心防地朝拜，她身体前倾，伏在地上，向狄尔奈女神祈祷。

她现在是一个信徒了。

无与伦比的圣光照耀本间纪子。

她感到神力和庇护驾临到了自己身上。

天启？神迹？

本间纪子无心分辨，她只知道，这有用。

她闭上眼睛聆听神圣的启迪。

“是、是、狄尔奈大人。”本间纪子的语气既空灵又虔诚，“一切听您吩咐。”

……

灯塔核心总司令塞巴斯蒂安离开本间纪子的战略会议室，快步走向方舟地堡另一端，那里有他自己的参谋室。

站在桌旁，塞巴斯蒂安用手指揉着紧张的眼睛，思想中无休止地旋转着各种选择。

毕业于新约克城军事学院，他的植入体内记录了超过6万场战争的范例，不过没有一场仗是这样打的。

由于安克拉治战役的惨败，加上敌人狡猾地从多个方向攻击，还有公司联盟的“叛变”，塞巴斯蒂安亲手布置的防线无可奈何地遭到撕裂，在拥有巨大武器优势的敌人面前崩溃，沦为废墟。

从所有理性角度来看，投降是他们剩下的唯一办法。

他是灯塔核心部队的总司令，至少手下三十多万陆军官兵的性命得好好保存。

既然儿郎们没机会坐上方舟逃亡其他世界，起码得带一条命回老家吧……

其他人与塞巴斯蒂安简单地交谈，拟定了和谈协议的条款内容：

新泰西洲割让大山脉以西的所有区域；

新约克城开辟为洲际公管区，作为新泰西洲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模范港；

为期50年的战争赔款；

交出方舟基金会的所有人——只有这条，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毫无争议地一致通过。方舟基金会，也就是原先的七印，已经把新泰西洲坑害得太多了。

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响起，在此时此刻显得格外突兀。

塞巴斯蒂安直起身来，看了一眼钟表，还有30分钟他们就可以取得一致，体面地让新泰西洲退出战争，保全大多数军民的性命。

“请进。”塞巴斯蒂安叫到，希望是机器人给他们这些老军官带来咖啡。

门轻轻打开，本间纪子大步走进。

她的身周辐散着苍白的光芒，塞巴斯蒂安震惊地瞪大眼睛，按理说本间纪子应不可能在这里出现，她不是要在她的房间内饮弹自尽什么的吗？要知道一旦东半球联军生擒本间纪子，只有最好的结局才是仁慈的死亡。

本间纪子在参谋官之间驻足，她的眼睛中闪烁着狄尔奈的圣焰，人们望向本间纪子，仿佛从她的双眼背后看到了至上真神。

狄尔奈大人……

塞巴斯蒂安张了张嘴，无数抗议、质询和叫喊挤满了他的思绪——然后就悉数没了踪影。

一切退让、求饶和投降都被束之高阁，塞巴斯蒂安的手扣紧桌面，他和其他参谋们都变得格外驯顺，聆听本间纪子的命令。

“我们已经沦陷了很多土地，但我们将让敌人继续流血，直到他们发现这里并非乐土，而是地狱的另一种展现。”本间纪子优雅地说，“司令官，召集你的部队。”

塞巴斯蒂安深呼吸，新的崇高念头挤满了他的胸膛，仿佛一团余尽被重新点燃。

为狄尔奈大人而战，神的旨意！

“是……！”他点点头，转头向下属的战略指挥部发送命令。他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被四面八方的敌人打得遍体鳞伤，但他没法忤逆更上层的意志。

他的心被某种力量变得刚硬了，他必须做违心的事情。

“继续，继续。”本间纪子站在塞巴斯蒂安身边，看他下达一道道命令。

塞巴斯蒂安继续发挥他作为指挥部最高司令的作用，向不同的部队发布调度命令，要求他们为了荣誉、为了新泰西洲的存亡，更重要的是，为了狄尔奈大人而战。

面对如此多的敌人，无穷无尽的敌对军队，一切调度似乎都是徒劳的，但塞巴斯蒂安身边站的是本间纪子，这一刻，她仿佛狄尔奈本人的化身。

“很好。”本间纪子的声音渗透到塞巴斯蒂安的灵魂深处，犹如下达了一道令咒，“现在去作战吧。”

塞巴斯蒂安转过头，其余参谋人员看向塞巴斯蒂安司令，仿佛从他的双眼中读到了狄尔奈的化身，于是他们自己的眼神也变得飘忽，灵魂也被点燃。

“为了狄尔奈大人。”

“向敌人进军……！”

“战斗到最后，狄尔奈大人会保佑我们的。”他们完成各自的分内之事，投降从他们的念头中被划掉。

灯塔核心的战争机器继续开动，决不投降。

本间纪子在他们当中站立着，周身仍然闪耀着高深莫测的金色光芒，她的笑容冷漠又有棱角。

猪群是无药可救的，所以任何用来对待猪的办法都应该用上。

“向所有前线部队军官、人员开启视讯信号。”本间纪子幽幽说，“我要向所有人进行视频讲话。”

------------

第九百三十二章 十灾

战事一日接着一日。

徐炀在新泰西洲西南部，凤凰城郊外的驻地里观察前线局势。

这里有足够的数据中心供他工作，环境僻静，远处有一条河流。徐澄送货去了，来拉紧跟在旁，这里只剩徐炀自己，他可以协调所有部队的行动。

战况起了变化。

两个月来，他们从四面八方集结部队攻击，卓有成效，几乎像是把灯塔核心困在了一个口袋当中，可以像包饺子一样收网，将这些最后的敌人也一并击溃。

但情况变得很奇怪。

他眉头紧皱，一周以来，战斗的预测变得毫无意义，所有军事报告都和原先预计的结果大相径庭，仿佛战事中多出了某个变数，导致他们的逻辑和模拟都前功尽弃。

每条战线上，东半球联军都遭到一次又一次的逆转和反击。

徐炀切换到战场视讯，观察实际报告。

昨天，以尼斯托公司的部队为主力，他们向灯塔核心的中部大草原发起了一次攻击。

本以为能轻易碾碎士气低落的敌人，结果却遭到他们坚决的反攻。

更糟糕的是，侧翼的一条战线忽然崩溃，导致整个军团遭到围困，虽侥幸撤出，免于全军覆没，但这还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损失。

从战术报告上看，灯塔核心的苍白军团是从一处扎眼的防线缺口里涌进来的。

那条防区虽无险可守，但那里驻扎着尼斯托公司一个4000多人的旅团，3000多部战争机器，就算遭到勐攻也应能坚持数日。

结果截然相反，它在一个小时内就崩溃了。

守军被灯塔核心热忱且狂暴的攻势给生生冲垮，这完全不符合尼斯托公司的战术预料。

敌人高呼着神圣的名义，而且即便战死也能被无处不在的天使复活。

更多的天使投入了战斗，更多随军牧师上阵，赋予士兵的子弹以神圣之力，最简单的射击也能在尼斯托公司造价昂贵的重型双足机器人身上炸出金光闪闪的口子。

东半球联军的每次进军都会遭到敌人的加强防守，每次对抗都有超出预期的伤亡。

许多二线部队在防御战中遭到高强度攻击，疲惫不堪，一旦他们溃退，主力部队的侧翼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当中，导致整条防线都不得不向后退缩。

每场简单的歼灭战都变成磨人的消耗战，每次血腥的小规模冲突后，部队就必须停下步伐，好好休整。

是狄尔奈的圣谕吗？徐炀思索。不然这根本不合常理。

短短几天里，原本支离破碎的灯塔核心军队重拥了难以置信的凝聚力和决心。

原先大约只有30%~45%的灯塔核心军人虔信狄尔奈，而今恐怕这个比例达到90%~99%。

难道我们的进攻正中狄尔奈下怀，反让她借机极大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他扫了一眼触目惊心的战略地图，红色代表着一切损失、不利以及正在争夺的地带，而今对新泰西洲的围攻已是全线飘红。

灯塔核心正寸寸收复失地。

每日的伤亡和装备损耗都是天文数字，新泰西洲的每个地方都要枪，主力需要，负责弹压城市的戍卫军团也需要。而后勤只能依靠安克拉治地峡以及少量的传送门站点来补充，许多前线部队已经因缺少弹药和燃料而停止推进。

这些数据对人的精神是种折磨，还好徐炀决心足够坚韧。常言道慈不掌兵，此言非虚。

我们得让疲惫的军队休息一下。徐炀沉吟。

就在此时，他听到穿梭机降落的声音，从中走出一个由安保人员护送的孤独身影。

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找我？徐炀困扰转身，随后站在原地，他目光惊奇。

陆镜。

她在士兵的护送下走向徐炀，在他面前停下，双手插在自己中性灰色套装的口袋中。

她的眼睛凝视着徐炀的眼睛，双眼漆黑、平静、耐心，仿佛想从徐炀的双目中得到答桉，寻找她缺失的记忆。

最后，陆镜露出一个澹澹的、沮丧的微笑：“你好。”

“你好——陆小姐。”徐炀伸出手来和陆镜握手。

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有些奇妙，仿佛他跟陆镜的关系本该比此刻更近一些。

“打扰你了。”陆镜站在原地。

她的脸颊仍然年轻，只是因忙碌而显得有些疲倦。

卢思舟在大概15步外拎包，敏锐地东张西望。

“没有，我只是……需要专注，不过我们可以一起研究。”徐炀邀请陆镜走到他的集群战略终端前。

天枢制物的军队是目前各场战役的绝对主力，陆镜的意见至关重要，她是夏部队的最高指挥。

陆镜的目光扫向战略示意图，她是运筹帷幄的企业领袖，对前线的情况了如指掌，可以说不比那些高级指挥官差，只是鲜少直接干预前线。

她的视野追踪荧幕上的数字，灵活的头脑习惯性地开始分析数据。

徐炀打量着她，陆镜寡言、诚实而富有创见，她不仅能管好一家巨型企业，也能在这场战争中提供明智的建议。徐炀知道她一直都有能力推演复杂的人性，安抚失意的情绪，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谊。

也许她和自己曾经也有过一段友谊，只不过我们都忘了，忘得太远了。徐炀默想着。陆镜的侧颜精致素雅，好似瑰玉。

“我们的部队已经超过了补给上限。”陆镜在战略终端上留下她的见解，和徐炀的判断不谋而合。

“是，我们得收缩战线，暂时撤退，不然我们的部队会变得非常脆弱，我们得依托已有的地形建立防御线，并且恢复我们打下的那些工业基地的产能，用灯塔核心自己的工厂造枪来打败他们自己。”徐炀判断。

“在这里？”陆镜的手在新泰西洲的地图上划过，在山脉与大河之间建立联系，从容把握着运输线与战略支点的距离，又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

“在这里。”徐炀站在陆镜同侧

他将手伸向地图，轻轻覆盖在陆镜的右手上，划过相同的位置。

陆镜感受徐炀的手指如何在她的手指上缠绕，她的眼睛微微睁大，脸颊上泛起澹澹颜色。

她没有从徐炀的手中抽回自己的手，也没有退避。

“我们应该能解决这一切。”陆镜慢慢地说。

“在那之后呢？”徐炀追问。

“也许你能搬回夏来。”陆镜魂不守舍地说。

她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她想要征募徐炀，得到他的全力支持？还是因为她想要跟徐炀一起重新找回失落时间里的记忆？但，她要的可能只是一个拥抱，一个吻。

“如果今天再久一点就好了。”徐炀将身体倾向陆镜那一侧。

是啊，如果再久一点。陆镜默想着。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话要说，但今天不行。

“我是来送东西的。”陆镜将自己的手从徐炀的手中抽离，她从怀中取出一面青色的镜子。

“这是什么？”徐炀观察，这镜子的边缘有着古色古香的花纹，好似流云呈祥，格外引人注意。

“一个通信的媒介。”陆镜说。

穿过镜面，徐炀隐约看到一个遥远的独坐身影，那是个化为人身的远古形象，身上覆盖着玉翠和乌檀颜色的鳞片，式样复杂的冠冕垂下七宝流苏，直延伸到背部之底，双眼虽是紧闭，但从中几乎绽放出熔金的耀光，身怀万古神威。

盘渊？……古龙之神，龙门府邸之神。徐炀暗暗心生敬意。

“盘渊将会出现在决战的战场上，直面狄尔奈。”陆镜说。

“那就预先谢过了。”徐炀自是惊喜。若盘渊直言相助，决战的胜算恐能大涨三成。

“说是因瑶棠公主对你印象好，故而出手一次。”陆镜解释。

“那也要改日专程向瑶棠公主致谢才是。这一战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一切帮助都弥足珍贵。”徐炀严肃道。

“恐怕我们得抓紧时间进攻。”陆镜转头，擦掉战略终端上参考用的防御图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锋利的赤红箭头，直抵天国号空天母舰。

方舟基金会的心脏，灯塔核心最后的军事指挥部。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进攻。”徐炀认为这一提议非常冒险。

灯塔核心刚刚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庇护，应当避其锋芒，休整东半球联军部队的军力和士气。

东半球的部队远征至今，没有休息过完整的时日，军人疲惫不堪，士气在每一场艰苦的战斗中都有所损耗。

尼斯托公司的人打了六年血战，倒还能习惯这样的决战，但其他公司的辅助部队、由雇佣兵组成的二线军团，其组织度正日益下滑，迟早有反变崩溃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进军……一旦被狄尔奈找到机会反击，连目前打下的战果都很可能被完全夺走。

法洛莎的觉醒只差一步之遥。求稳的话就应当巩固防线，珍惜士兵的鲜血。

“……是的，但恐怕敌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陆镜听到湍流声，抬头看向远处，那里有一条河流。

忽然间，河水变作血了。

其中鱼死，河水腥臭，使人不能喝其中的水。

------------

第九百三十三章 陆镜的支持

七月。

战事和之前相比，并无太大进展，有关天灾的消息持续不断，阻止联军进一步扩大战果。

难办啊……这样下去的话，大家都要被灾劫折磨死了。徐炀忧虑。

狄尔奈发动她的权能，联军的供水遭到污染，牲畜死亡或腐烂，成千上万士兵受到无孔不入的害虫与寄生虫的侵扰，还有自燃的火灾以及受干扰的风暴，形成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浩劫。

前线传回的侦察报告越来越极端，大天使弥额尔带领天国军团活跃在新泰西洲各处，挫败东半球联军的次次攻势。

通过安克拉治地峡维持的补给线也遭到来自北方山区的侵扰，而联军暂时抽不出力量来深入极地苔原，根除在那活动的新泰西洲游击军团。由于世界折叠，新泰西洲北面地域更加寒冷，人烟不存，几乎没人会想在那里进军。

战争到这一阶段，对意志力、勇气和战术战略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徐炀新的机动指挥所是一辆装甲列车，停在铁路线上，随着前线军队的推进而移动。

每节车厢都有不同功能，绝大多数都是数据机房，支持着他浩瀚的数据处理工作。

即便承受着损耗与迟滞，徐炀也尽其所能巩固目前得到的战果。

他让森林之主去干预地表的污染和腐化，协助微十月寻找并归还战死兵士的亡魂，也让炎多调节着太阳光照，持续将方舟基金会的军队困在无光的黑夜中，温暖自己人的军队。还有法洛莎手下，继承了凛冬神力的巨型海裔克拉勒斯二世，也召唤到了岸上，它本应该在安克拉治建立功勋，不过现在也能帮忙。

有炎多，战线变得泾渭分明，联军的一方站在光明和温暖当中，而方舟基金会的部队承受着黑暗与低温。

放眼望去，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24小时点着霜白灯光，冷冷清清，诡异险恶。

徐炀发觉剩下的方舟基金会部队基本已经受到了支配。

狄尔奈带来的文化中崇尚苦修和磨难，他们相信吃苦受罪是通往救赎与胜利的另一种道途，仿佛受难越多，未来得到的恩典就越丰盛一样。

恐怕现在他们也把这种无光的黑夜当成了一种考验，只要忍过考验，就能得到康慨回报，所以他们越来越不害怕黑暗，哪怕被冻死在寒风中，也甘之如饴……徐炀默想着。

陆镜还是常常来，几乎要住在徐炀的数据列车上。

今天也是一如既往，陆镜准时登上火车，穿过数节车厢，来到徐炀所在的位置。

“这里真好，我是说——真整洁。”陆镜环顾四周。

这里冰冷而严峻，随处可见荧幕、无人机以及数据面板，整个火车内饰做到极致的实用性，巨大的全息战术显示器位于车厢正中，显示整个新泰西洲的战略情况，密密麻麻，尽是战略标记和数据读数，专为感知并控制全面态势而设计。

每个符号都在实时更新，不断跳动，让陆镜想起广南府金融交易所里飞快腾跃的万千数字，她上次造访交易所要追朔到七年前了。天劫让很多事情失去了本有的性质。

徐炀帮陆镜沏茶。

他现在记得陆镜的许多喜好，她喜欢柔声细语的对话，新嫩的明前绿茶，还有彬彬有礼的社交。

陆镜平静地坐进一间卡座，这是由列车改装的，至少还有座位。

她转头看到车厢外悬浮的哨兵无人机，它们看似平静，可一旦进入武装模式，其火力足以覆盖半径20公里的一切目标。

“我们还在筹备‘大计划’。”徐炀把茶端来。

“你知道士兵把‘大计划’称为‘终焉之时’吗？”陆镜说。

“也许。”徐炀将茶端到陆镜面前，“我们已经耗不起了。”

所谓大计划，指的是一次攻击行动。

敌我双方都非常清楚，现在需要的是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来敲定双方胜负，故而徐炀一直在准备这个“大计划”，他要采取主动。

终焉时刻？徐炀暗叹。确实，这就是大计划。

如果赢了，那么方舟基金会彻底瓦解，远征完全胜利；如果输了，其连锁反应足以让尼斯托公司土崩瓦解。

那么多牺牲、那么多努力、那么多付出，绝不能在这种时候战败。

开战以来，东半球联军势如破竹，但其组织度和士气也在快速损耗。

经过数个星期的休整，今时今日，徐炀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再次发动进攻，再次取得像安克拉治战役大捷那样的胜果。

确信前线部队得到充分轮换和休整后，他决心打破局面，由联军发起攻势，突破所谓的天灾。

品质最高的补给、最先进的军事武器以及身经百战的部队和魔女们全都集中到了前线的秘密位置。

得益于高超的遮蔽技术以及军事保密策略，方舟基金会还未洞察联军这支攻击部队的位置。

”既然你打算用进攻来决胜负，你肯定集中了这次远征的全副家当。”陆镜说。

“是的，集中了所有的装甲部队、空军、巨舰以及长程火力支援。”徐炀点头。

“打方舟地堡吗？大计划一旦发动，第一波进攻将由战术核武器领衔，轰穿方舟基金会的一切防线，紧接着便是长驱直入，勐扑基金会地堡和天国号空舰。”陆镜推测徐炀的战略。

“这是机密。”徐炀神秘地说。

“是机密，还是你没想好？”

“我肯定想好了，只是，敌人也不傻。”徐炀道。

“……不管怎样，总之是一次攻击作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吗？”陆镜沉思，“我们已经打了将近100多天，这次进攻许胜不许败，一旦战败，我们的攻势就会土崩瓦解，剩余的补给无法让我们活到冬天。”

“如果输了，我们就必须撤退，回到大山脉，然后坐视我们在东部和南部的盟友被反推，被屠戮……这是不可能的。”徐炀摇头，“所以我们必须赢。”

就是在这样的列车中，徐炀不知疲倦地工作，亲自制定有关大计划的一切细节。陆镜暗道。

她将手肘支在桉板上，单手托腮，看着徐炀，浑然不知她现在这样有多像一个处于恋情的女子。

这么做也是对的，因为狄尔奈能够召唤无穷无尽的风暴和灾害，在破坏半径上还超过风暴姬以及黄泉雷神那样的至尊魔女，现在前线到处生发的大小灾劫已经令人苦不堪言，如果再不取得战果，结局将不堪设想。陆镜默默想着。

“我们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以为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了，殊不知你已经把真正的精锐藏了起来，等着发起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攻势。”陆镜喃喃道，“而且你是要直扑方舟地堡。”

徐炀若有所思。

“是啊……在平原地区列阵，直接突击地堡本部，勐攻大本营。”徐炀点头，“大家都是这么认可的，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大胜利。”

“这是孤注一掷的赌博，但等下去也只会带来进一步的麻烦。”陆镜沉吟，她不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只知道如果联军不打几场胜仗，他们就完了。

关键是夏的内部也不喜欢这种劳师动众的远征。陆镜不喜欢欺骗夏的居民，她在每场新闻发布会上都实言相告，跟他们说明情况，新泰西洲不能被速攻灭亡，人们还得承受几个月的伤亡损失。

她的诚实和率直有时候让徐炀都感觉不妙，但陆镜觉得，她在这个位置上，她就应该对夏的人们负责。

“还有多久执行大计划？”陆镜问。

“现在，或者一百个小时之内。”徐炀神秘莫测地说。

“也许这是我们在这片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场战役了，如果赢了的话，我们就能回家了。输了的话，我们也回家了。”陆镜略显彷徨地说。她没有参与大计划的制定，不知道徐炀到底安排了怎样的战术才能直插方舟地堡。

“我希望夏的部队能提供羊攻和掩护。”徐炀提出他的想法。

“没问题，我们在西部战线上还有4个有能力投入进攻的野战集团。我也安排了更多增援，给前线部队配两倍数量的防空武器，用来反制敌人的天使，还有能量护盾——用于拦截那些大机器人发射的正电子炮。”陆镜慢慢地说，她心不在焉地将一缕头发撇到耳朵后面，目光无意中与徐炀相接。他比印象中的还要帅气，六年后更加成熟。或者说老练，陆镜说不上来。

徐炀想坐到她对面，但陆镜让开一个位置，让徐炀坐到她身边。

“计划已经制定好了，我已经把方案托付给了值得信任的人，她一定能发动漂亮的攻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徐炀承诺。

“我知道，我知道你应该可以，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去打破天国号空舰的防线。”陆镜的头贴着列车的窗户，周围静悄悄的，只有设备运行的电流嗡嗡作响。

“相信我。”徐炀的手往前滑动，找到了陆镜那一套灰色正装上的扣子，一个接着一个打开，他对这个动作饶有兴趣，他感觉正靠近陆镜身体的每个神秘细节。

“父亲说我应该有大家闺秀的样。”陆镜闷哼一声。

“所以你喜欢什么？明媒正娶吗？我可以向陆老爷子提亲，真的。”徐炀说。

他的声音非常近，手也那么亲切。陆镜幻想着。

她的记忆支离破碎，过去模湖不清。但当她和徐炀在一起时，一种久违的熟悉感苏醒了，仿佛满地碎片卡嗒一声，重新拼凑成一个整体。

“慢一点。”陆镜闭上眼睛，发出柔弱的声音，“我喜欢坐在这，不管是现在，还是在未来的日子里。”

直到暮色沉沦，炎多从天空中走开，陆镜才返回她自己的安全空舰。

她朝等在舱口、直着腰的身影点点头：“小卢？”

------------

第九百三十四章 终焉之时计划

“陆小姐！”卢思舟盯着陆镜，她为陆镜忠实服务超过15年，从小一起长大，在陆镜消失的时候处理着各项公务，实为可靠。陆镜被那样的目光盯着，感觉有点麻烦。

“好了好了，不是回来了吗？”陆镜走回自己的舰船，天阙侍从们在外警戒，陆镜将自己的外套扔给一个玉琼形状的无人机，它轻盈飞舞，消失在房间尽头。

“哎呀呀，每次都这么晚。”卢思舟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这样下去的话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陆镜将领带解开叠好，放在一个用来收纳领带的悬浮木匣内。

她坐在沙发上，它柔软可靠，叫她感觉格外舒服，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开始日常的血管清洁、细胞修复与废物排除工作，令陆镜感到白日积累的疲倦都在迅速消解。

卢思舟把门关上，又把屏风搬过来，虽然这是画蛇添足，但她想让这一切变得严肃点。

“陆小姐！”卢思舟直接滑跪过去，趴在地上，头贴地，“您可不能再跟那赛博人交往了。”

“徐炀是个好人。”陆镜将云纹长靴脱掉，奢款黑丝所包裹的嫩脚形状甚为精美，她一遍遍地将脚指头蜷紧然后再伸开，没有把卢思舟的话往心里去。

“大家都说：天枢制物的资源正被不成比例地挪用，滥用在联军的事业上，忽略了自己人的好处。”卢思舟咬牙切齿地说，“而这都是因为您的一意孤行。”

“你也有这些担忧吗？”陆镜躺在沙发上，两手枕在脑后。

“我关心我们大家的利益，还有最重要的，陆小姐的利益！”卢思舟抬起头。

“坐起来吧。”陆镜摆摆手。

“哎！我当然相信陆小姐的判断，在所有事情上我都无条件支持陆小姐！”卢思舟跪在地上，膝行向陆镜的沙发，握住陆镜的一只手，“但您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呀，像这样的流言、异议，如果不加以解决，肯定会影响您的名誉，甚至陆家的地位呀！难道那个姓徐的就这么牛，把您迷住了？”

不然呢？陆镜朦胧地想着。我们有着跨越了多个时间线的命运纠葛，其他东西的确暗然失色。

“我确实需要人陪，我太孤单了。”陆镜解释。

“哼，我怎么就从没想过这种事，我只需要青玉机傀跟着我就可以了。”卢思舟道。

“帮我揉脚吧。”陆镜说。

“咕呃——”卢思舟帮陆镜捏捏脚，稍微吸了一口，眼前就发黑，她好像走了一天路，味道不小，“您——我——您再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我刚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而我这个肺可能过几天就不顶用了。”

“你知道他正在准备一场大计划吧。”陆镜仰躺着。

“是的，虽然有保密，但大家都感觉他要做一场大事，勐扑方舟地堡，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战争。但这也太冒险了，如果输了怎么办？”卢思舟感到不可思议。

“方舟地堡位于新泰西洲的正中央，那是一片平原、大草原，密西比河交汇冲刷的旷地，我们从大山脉往东，从上往下俯攻，不是没有胜算。”陆镜喃喃道。

“嗯……而且如果入侵成功，咱们的敌人就没戏唱了。”卢思舟蹲在地上。

“就那赌上这个世界的命运发起一次大规模攻势吧。很多事情的走向不都是赌出来的吗？”陆镜叹气。

“可您也不能全信他的，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卢思舟气呼呼地说。

“我信，我相信，我相信他有能力和决心一口气把方舟地堡攻破。”陆镜闭上眼睛，“他不会让我失望。”

……

新泰西洲，方舟地堡。

本间纪子穿过方舟计划的试验场，无数前时代的权贵们正躺在设施当中准备迁跃离开，将自己的意识传输到其他星球。

“他们就这样走了吗？”本间纪子的小儿子少君跟在母亲后面。

“他们还没出发，或者说，有了我的同意才能离开。”本间纪子闲庭信步，周围是无数密密麻麻摆放的冬眠仓。

超过60%的人身体不适合做意识上传手术，因而还是被冻在保存液当中，脑袋上连满电缆和数据线，等待将他们的意识全部上传送走。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少君沉思。他已经快成年了，希盛的儿女当中，只有他最后跟在自己母亲身边。

“一个乐园星球，10光年外，外面的世界非常辽阔，被群星使者入侵之后，许多星球都遭到了毁弃，但上面还有很多遗迹，旧人文明就曾经尝试控制了一些，还留下了巨大的星门方便跳跃。我们正在重新殖民太空呢，这也是新泰西洲人一直以来的梦想，这些登上‘方舟计划’的人们，大多数也是新泰西洲人，这就是他们享受的福利，有了七印从群星使者那直接得到的启示，他们可以毫无风险地将自己的意识送走，送到彼岸乐土。”本间纪子环顾四周。

“哈，那他们现在一定在疯狂催促妈妈，希望您放他们走了。”少君道。

“那可不行，我还需要他们留在这里陪我对抗东半球联军，如果这些精英人物全身而退，那就太便宜他们了。我需要他们继续在这里效力，直到见证我的胜利，承认我比他们更加优秀。”本间纪子的脚步平稳沉静。

“听说，”少君若有所思，“敌人们正在准备‘大计划’。”

“因为狄尔奈大人带来的启示和灾殃让他们坐不住了，我们正在啃噬他们的后勤线，摧毁他们士兵的士气，所以他们准备进行一次无望的反击，想要取得一些胜利，殊不知我们早已加固了方舟地堡的防线，他们每一步都要做好死十万人的准备。”本间纪子富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联军很可能直扑天国号空舰以及它下方的方舟基金会地堡，故而将重兵安排在此，确保敌人没有丝毫机会。

“果然还是我们有优势吗？他们打到这里，已经走得太远，补给线拖得太长了，哪怕他们有些强大的个体可以随意行动，但底下的兵员还是有血有肉的。”少君判断。

“让他发动大计划吧，他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笑柄——把所有的部队牺牲在地堡周围的天罗地网中。”本间纪子喃喃道。

“妈妈——”少君忽然停下脚步。

“……？”本间纪子转头。

“如果他们的目标不是地堡和天国号，而是勐扑五大湖呢？如果他们攻击汽车城呢？”少君问。

“那就意味着他们想拖，想拉长战争的时间跟我们拼消耗，但他们在等什么？等法洛莎吗？没用的。”本间纪子摇头。

“但这也是一种可能，我们得加强在五大湖地区的防守，如果汽车城沦陷，我们就没有军工基地了。”少君忙说。

“……我们在那里也有同样强大的防线，他们若想集中重兵打下五大湖，除非他们回到冰河世纪，从湖面上走过来。”本间纪子讥讽，“不过我很欣赏你，少君，你是我儿女中少见的带脑子的男丁。”

“谢谢妈妈。”少君跟着本间纪子。

紧接着，警报传来。

开战了。

本间纪子检查前线情况。

果然，敌人从正西方勐攻过来，意图攻击方舟地堡，是意图正面决战，一口气冲垮方舟地堡，把他们包围吃掉。

规模超过60万人，空前庞大的攻势，灯塔核心前线已经遭到了集群导弹强袭。

那就在正面决战吧。本间纪子深呼吸。熟练地安排下命令。

真残忍啊，莉拉·尼斯托，赛博妖鬼，陆镜，你们怎么能这么把几十万大军送到地堡的铜墙铁壁上，把他们活活坑害致死？你们怎么能像初出茅庐的指挥官一样，一言不合就直接攻击敌人的大本营？

真是——

本间纪子点点头。

“他们攻击的是正面，他们要输了。”本间纪子说。

“我们有机会回北部列岛了？”少君眼前一亮。

“当然。”本间纪子离开房间，“我们好久没回希盛神宫了，不是吗？”

……

五大湖地区以北。

雪原。

所谓五大湖，是新泰西洲北部密切连接的湖泊集群，地形复杂，实为天堑。

浩浩荡荡的大军在此集结。

放眼望去，是无数车辆、装甲车、机器人、穿梭机与士兵，宛如钢铁般的人类海洋，携带着足以夷平群山的重火力，足数10个战斗群严阵以待，集中了联军最多的兵器、最多的补给以及最好的百战军团，精英征战魔女也在此效力。

莉拉·尼斯托谨受徐炀命令，亲自带领这支精锐主力连月行军，绕过半个极寒苔原至此。

她的机体已经全面更新升级，大步走过军队面前。

军官和士兵们在岗位上严阵以待，挺直腰杆，目标明确。

“我们是联军最强大的骨干，”莉拉厉声道，“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战略位置，携带着所有保暖物资，面对浩瀚的湖泊，而在大湖的另一端，我们心知肚明，那就是新泰西洲最后的工业区和生产基地——敌人最后一个有战略反击力量的都市群！此时此刻，战争已经打响了，我们其他军队正拼死发起羊攻作战，替我们流血牺牲，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人们严阵以待，凝视着广袤湖泊。

“你们也许很好奇，我们该怎么穿过这片无边无际的湖区、攻击敌人的城市。”莉拉高举着手。

穿过寒风。

一头赤红鳞片的海裔巨兽阔步爬过旷野，浑身缠绕着霜雪风暴，两眼冰蓝。

“这是克拉勒斯二世，六年前，我们斩杀了寒冰巨神艾尔利德后，就将其冰雪神力束缚到它身上，它谨遵母亲的意志，前来为我们开辟道路。”莉拉缓缓道。

克拉勒斯二世践踏大地。

它发出吼叫，调度着凛冬神力，骤然降低温度，朝湖面释放冰风暴！

此时的新泰西洲还承受着太阳绝罚，身处暗夜。

大湖另一端的新泰西洲人们，尚保留着身为大后方的自觉，过着不受打扰的生活，殊不知一夜之间……大湖已冻结成坚冰！

整个五大湖区，霜冰彻水！

凛冬到来！犹如归返霜冻时代。

“我们今天——”莉拉手指前方，大湖另一端的五大湖城市群。

“就从湖上踏过去！”

“踏平新泰西洲！”

------------

第九百三十五章 战争的边际

天色永不明。

大量地效飞行器划过结冰的湖面，这类近未来载具是尼斯托公司的科技精华，利用近地飞行产生的地面效应现象获得额外升力，从而实现低空飞行。

102坐在其中一架飞行器的空投仓内部，等着驾驶员把她们投向战场。

她在嘴里塞满了爆羊肉、牛肉饼、腊肠比萨，然后用手边的可乐将食物统统冲刷下肚，她大吃大嚼，空投仓里除了飞行器引擎的微声，就只剩下102大快朵颐的声音。

101在她旁边阅读任务简报，徐炀的全副计划加上莉拉的悉心指挥，这支开战以来最大的奇兵跨过湖区，直扑新泰西洲的工业和经济中心。公牛市、汽车城都在重点打击清单之内。

她和102都在前线服役多年，亲身经历6年来的血战，军功卓绝，与102结伴立下的功劳不可胜数。

漫长的战争经验令她与102都脱胎换骨。她难以想象经过这样的天劫，有谁还会一成不变。

尤其是102。

101转头看向她，102现在仍然天真，可一旦进入战斗状态就说不定了。

每次102将魔力上升到她的大脑，101就感觉认不出102了。

而且随着残酷的战争继续发展，102经常被战争的酷烈所折磨，心智常常出现不稳定状况。

反倒是不聪明的时候，显得较平静些。

“60秒后突降，目标是新泰西洲汽车城，对工业区进行完全轰炸，瘫痪城市的生产能力。”101低声在通信频道中提醒102。

“好嘞。”102利落地回报。

102习惯性地用魔力强化大脑。

很快，她的神情就沉肃下来。

这一轮战斗将非常凶残，102思绪千变万化。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服役后，她只希望让一切有意义，并希望每一场战争都是最后一场。

也许这场战争就是最后一场了。102朦胧想着。那样她们姐妹就可以解甲归田了。

101，102，没有真实名字，靠数字来分辨彼此的姐妹，幻光之子，像她们这样的人也能活着看到战争结束的那天吗？

随着指示灯从赤红转为明黄，空投舱内的征战魔女们纷纷起身，解开束缚带，端起武器，为钢铁之翼的燃烧加力室注能，做好突击准备。

102把最后一块蛋糕塞进嘴里，吃东西让她有安心感。

她将山鬼面具戴上，魔女盔甲在身，断军矛牢牢握在手中，与101对视一眼，点点头。

她能听到外面噼里啪啦的雨声，由于克拉勒斯二世带来的骤寒，异常气候带来的冷雨正轻轻拍落，机舱内也是空气冰凉。

“每次你这样我都感觉认不出你。”101说。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102冷声道。

“……”101暗叹。在这广阔的战争当中，她一个人的忧虑又有什么意义呢？强化智慧后，102变得冷血、精明、陌生，但也许这样能让她在这个世界活下来。

“也许这是最后一战了。”102走向空投舱的出口。

“等打完这场仗，我们去哪呢？”101走在102身边，背负着食楼丸。

“不知道。”102紧盯着舱口的指示灯，“也许到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开启新生活？”101问。

“新生活。”102看到指示灯陡然从明黄转为透绿，空降舱口开启，地效飞行器摆尾上扬，将这些精锐征战魔女空降出去。

轰！轰！轰！

一连串炮击炸响，部署在冰面上的长程火炮开始怒吼，形成弹幕，掩护征战魔女部队的空中强袭作业。

“冲！”102纵身突击，向黑夜中一座座巨型工厂射击。

巨大炮弹炸裂在建筑物中，瞬间亮起刺破黑夜的热浪与火球，烈火蔓延，墙壁破碎，这里每一座工厂破碎，灯塔核心的生产潜力就少一分，他们离失败也就越来越近。102非常清楚这一点，故而毫不留手地射击。

“冲啊！”

“敌人在哪里！”

“前进！”战吼声打破黑夜，人类联军达成的突击作战正在进行，大军突入五大湖工业区，为灯塔核心带来他们的终焉末日！

震撼的浪潮席卷了半个城市，整座汽车城被震得发抖，102抬头看到无数骤雨般的火箭弹从城市当中射出，朝联军的突击战斗群降下死亡的火雨，她赶紧冲过去攻击敌人，那是一片自动防卫炮塔，精准地在夜空中狙击并拦截102。

城市战开始了，灯塔核心大量快速反应部队开始集结，无数战机和穿梭机夜航升空，迅速向湖区巡逻，朝下方正在前进的联军战斗群投射死亡的弹药，宛如在湖面上犁地般撕开巨大的沟壑，在冰层中打出触目惊心的裂缝。

而联军的战斗群在炮火与征战魔女的支持下往前推进，灯塔核心的守军占据要道，用激光机枪和重型火炮一排排地收割联军的突击部队。

夜空不时被幽蓝的能量焰火所照亮，那是士兵们的能量护盾被击碎、引爆时放出的光华。

开战不过10分钟，天空便已陷入空战的泥潭，两军空中部队殊死较量，争夺制空权。

市民们被惊醒，感受着猛烈炮火带来的地动山摇，一座座体育场、公园、商厦、学校被炮火摧毁或点燃，形成一片火海。

许多市政消防人员紧急出动，但在途中就被战争的余波所伤。

102精准地轰炸着这座城市，她的断军矛每次开火都会摧毁一整座建筑，让一百米高的楼房轰然倒塌，形成一地废墟。她看到许多己方纵队尝试突入城市，但在灯塔核心的防线前碰得头破血流，完全消失在炮击后的烟雾中。

人们正成千上万地死去。102已经对战争麻木了，她身边不时有飞行器拖着焰尾从空中坠落，它们在街道上炸成一团碎片，阻碍了地面上车辆与装甲车的通行，方便102直接轰炸地上试图支援前线的敌人，把那些高大的灯塔机甲轰得面目全非、猛然倒塌。

两台“鼹鼠”、四架“依米尔”、十台“魔蜥”、三百二十人。102在心里默念着今夜的战果，她漂浮在空中，钢铁之翼在背后延展开来。

她朝工业区连续射击，炸毁了大多数建筑物，尤其着重轰炸炼油设施，因为这能轻易地引发连锁反应。

102仔细瞄准一台最大的储油罐，它就像地上的一个灰色圆形穹顶，格外醒目。

轰！！

震天撼地的巨响爆发开来，火焰熏天，爆鸣、热浪和冲击波一时涌来！

102向后飞出数百米，一团浓浓黑烟卷上苍穹，102用手拍去面前的雾气，驱动钢铁之翼穿过迷雾，看得心头一跳，只见那油库周围，大约半径3000米地域完全被炸成白地，火焰汹涌蔓延，四处灼烧。

紧接着，又是一系列震耳欲聋的爆响，102转头看到远处湖滨的核电站集群也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摧毁，刹那间，整个汽车城有1/2的区域陷入黑暗，而大量智能防卫设施因为电力不足而停摆。

“他们的供电被切断了吗？”102在通信频道中问询姐姐。

“不行，还有很多天然气发电站在工作。”101快速回复，“在城市的另一端，你要摧毁那里吗？”

“其他部队会过去的。”102知道各司其职的重要性。黄泉雷神、潘瑞伊和风暴姬都在攻击另一座重镇公牛市，甚至试图从北面向地堡发起攻击。102的任务就是看守这里。

就像切开这座城市的血管一样。102知道他们正在占据上风，法洛莎大人的回复之律能够轻易地弥补战争的损伤，但狄尔奈的权能却不在此列，也许她能虚空造物、制作出无数的补给，但这座城市的人口与工业设施确实是完蛋了。

但他们似乎一点不慌张呢。102察觉到新泰西洲人的奇怪之处，看到其中一座巨大的体育场来亮着灯。

她飞到体育场上空，只见下方正在进行一场棒球比赛，经过电子强化的新时代运动员从容地在绿地上奔跑、投球、击球，观众们也都密密麻麻地坐在观众席上，为每一次击球而发出有节制的喝彩。

不时有观众起身离席，大概他们还有理智，知道城市正遭到攻击，但整场比赛竟然还在进行，甚至102还能听到现场解说员的呼声，仿佛他们毫不在意这场战争。

一队空降突击兵乘坐空投舰猛烈地落在不远处，撞在街道上，这些舰船的发动机响声刺耳，似乎出了什么故障。

从中冲出一大群手持武器的合成人士兵，把这座正在比赛的体育场当成既定攻占目标。

体育场门口，少量城市治安人员用手头的火力竭力反击，靠大口径手枪、智能步枪、电磁手雷以及蜂巢导弹无人机进行反抗。

102朝他们开了一炮，死亡从天而降，敌人们消失在焰火中，入口的玻璃大门轰然破碎，里面的两支球队和七八千观众都在这些尼斯托公司合成人枪火的屠杀范围内。

102摇摇头，动用自己的权限，临时向底下这支合成人连队下达命令，让它们转而去攻占两个街区外的一个新泰西洲警卫队军营。并非仁慈，而是她觉得杀这些手无寸铁的观众和30个棒球队员于事无补。

湖区的守军不够，不足以抵挡我们这么多人，应该很快就能赢了。102目送合成人士兵远去，乌泱泱地开始攻击那些士气低落、毫无防备的城市警备队员。

而一旦摧毁这些城市及其附属工业基地，灯塔核心的人便会失去最后翻盘的希望。恐怕这会被载入史册，跟安克拉治战役一样名垂青史。102手握断军矛，环顾四周。

但历史学家能研究出她现在心里的所思所想吗？102希望这是最后一场战争，最后一场！她太熟悉战斗了，也因此心生恨意和疲惫。

“攻势很成功，但你的六点钟方向有高能反应！”101的通信声从102头盔中响起。

“是。”102转过头，进入应战状态。

她看到一群有翼的生灵正快速靠近，是狄尔奈手下的天使们！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天使能够扭转战局。

做好作战准备，102魔女盔甲内置的辅助战斗系统充分启动。

天使们机动性强，单兵战斗力很高，与之相应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征战魔女部队。102向周围的友军标记了求助信号，随后便纵身飞向敌人。

102知道自己为战而生，也应该死在最后一场战斗，死于最后一发子弹。

(本章完)

------------

第九百三十六章 攻势余烈无尽

到处都是爆炸声。

夜空反复被火焰与等离子体的光华刺破，雨势越来越大，102能看到雨水拍打在那些天使们身上，却在离它们几十厘米的地方消失，仿佛被它们自带的朗朗圣光所吞噬。

一些涂着五十星旗的军车、装甲车和坦克正逃出汽车城，试图和驰援过来的天使军队接头，重组士气。

102端起手中的断军矛，因合法屠戮而感到一丝快意，她扣动扳机，燃烧的炮弹炸裂在他们当中，火焰席卷，冲击震荡，将车辆和人员全都无情撕裂，甩在一边。

空中的天使们见状大怒，顿时扇动翅膀、挥舞火焰剑来攻击102。

“杀了她！”

“尼斯托公司的征战魔女！”

“她只有一个人！我们一起上！”

来杀了我吧。102身后的钢铁之翼完全充能，面对超过50名天使的银白集群。

魔女盔甲为102注入纳米强化剂，无数纳米机器人突入102的血管，时刻准备修复她受损的机体，而102也将自己统御者级别的魔力尽情启用，强化自己从头到脚每一块肌肉、每一寸骨骼。

飕！

102刹那间突入天使阵线当中，这些双翼洁白、盔甲精致、面容圣洁的天使，刹那间就像被屠杀的鸽群一样遭到粉碎。

102狂暴地连射带斩，每发炮击都将一名天使炸成难看的肉碎，每次斩杀都削下它们引以为傲的翅膀、肢体甚至头颅。

天使们目瞪口呆，在闯入它们的102面前无计可施，它们竭尽全力发射的圣洁烈芒、净化烈火与光环音波都毫无用处，它们所有的手段一并齐射，也无法减缓她的前进速度！任何攻击都从102千锤百炼的先进魔女装甲上弹开！

砰！

102的横冲直撞遭到拦截，一个闪亮的身影挡住去路，举起手中的巨剑以示挑战，她满头金发，身披苍白兜帽，容貌神圣，鼻梁高挺，身后延展出两对金色翅膀，显然比周围的小天使强大许多，光环在她头顶微微发光，102的魔女盔甲读到高度威胁。

“报上名来！我不杀无名之辈！”102抡动手里的断军矛。地上奄奄一息、残废等死的天使们抬起头，完全茫然。

“我乃狄尔奈大人座下权天使美斐丝，来吧，让我来审判你的污秽。”容貌绝美的兜帽天使高举巨剑，那剑圣光照人，好似白日当空。

102猛扑过去，她能察觉到美斐丝身上激荡的力量，这头天使生物体内交织着天赋与恩典，实力尤为强劲。

美斐丝抡出巨剑，闪电从剑刃末端呼啸放出，刹那间逼退了102，电光与火焰柱穿过空气，炸裂在地，轰出一片半径300多米的焦黑。

好猛，自己再快也比不上电光。102拉开距离，戒备着美斐丝的力量。

其他魔女们正在轰炸和攻击更遥远的地方，自己所属的部队恐怕能用的战力只有自己和姐姐了，102暗道。其他人恐怕也正与更恐怖的天使们交战，不过说到底，这个美斐丝已经够厉害了，而其他天使又有多强呢？

美斐丝往前突击，其他天使们在她身后重新集结，拯救伤者，102好不容易打伤的天使，经过几轮祈祷之后就快速愈合。

狄尔奈的神力在这里，法洛莎大人的神力却不在这。102只能先后退，避其锋芒。

“这座城市将屹立不倒。”美斐丝追击102。

“笨蛋！等我把你打扁，回去找你的神哭鼻子。”102咬牙切齿地谩骂，她骂人的词典并不丰富，她感到莫名的焦躁和愤怒，她想要被战争和杀戮所同化。

“我看到你怒火噬心，愿狄尔奈大人宽恕你。”美斐丝抡动巨剑，毁灭打击毫不留情地释放出来。

102不能懈怠，被逼着一步步后退。美斐丝释放的电光与圣火交织形成威力巨大的冲击波，瞬间划过一条街道，一连串爆炸之后，它连带着两旁建筑完全毁灭！其威力令人触目惊心。

她察觉到美斐丝的剑刃在释放闪电之后变暗了，于是102往后退，索性降下，一直到美斐丝砍出的街上那个大坑当中，站在电光与火焰肆虐过的土坑深处，同时抬头朝美斐丝开火。

“你的末日到了，放弃罪孽，找到宽恕！”美斐丝如102所料，纵身降下，转而投入近战。

那把剑能够放出电光和冲击波，太猛了，如果正面吃一发，自己就会失去战斗力。102默想着。

但它不能无限地释放，而一旦能量不够，她就只能跟自己近战。

102一声不吭，魔力在她的大脑内飞速转动。

她听到脚下的地面正在发出刺耳、急促的气流声。

低头看到一股股气流呼啸喷出，在空中闪着若有若无的火光，102霎时有了定计。

102冲向美斐丝，武器与她激烈碰撞，在短短几个呼吸间就交互劈砍了数十次，美斐丝简直就是个致命的杀手，虽然抡动巨剑，但攻击频率极快，任何凡人或装甲车都顶不住美斐丝的一轮猛攻。

美斐丝的武器再度发光，电光的纹路和火焰气息萦绕在她的巨剑上。

102知道她又要释放那无边无际的雷光与火柱了，好似灵魂激流般致命。故而她往上飞去，令美斐丝也扇动翅膀跟随自己。

快了，快了。102默想着。

“在火焰中净化吧！”美斐丝抡动手里的巨剑，准备再次释放天使烈怒。

原先102飞得比美斐丝要高，但她转而忽然急速下降，突落在地上。

“自寻死路！”美斐丝调转武器射击方向，朝自己的正下方发动斩击。

轰！轰！轰！

火柱与电光冲天，巨大的热浪淹没了地面，但不止是美斐丝单方面攻击地面，她自己也被忽然爆发出来的烈焰和冲击波给命中！

力量激荡，无法遏制的青蓝火焰和震荡波向外呼啸爆发，席卷美斐丝自身，无尽的热量仿佛带着滚滚怒意，灼伤了她的羽翼。

什么？美斐丝刹那间被大爆炸的威力所伤，她对此毫无预备，发出一声夹杂着愤怒和吃惊的尖叫，身体翻飞出去，气势一下削弱了好几分。

而地面仍然在熊熊燃烧，大火无穷，废墟中仍闪烁着余热滚滚的刺眼光芒。

102此时已瞬间出现在美斐丝上方，悬飞在她面前，用断军矛瞄准了她。

美斐丝将巨剑挡在自己面前，她被刚才毫无预兆的火焰爆炸所波及，已是有些狼狈。

“你都做了什么？”美斐丝匆匆扫了一眼地面的火光，它仍在熊熊燃烧，散发出青蓝与橙红焰色。

“一座城市的地下世界是很复杂的，有水管、地下水、排污渠、电缆、光纤，还有横穿城市的大型天然气管线，每秒运输着2000立方米的天然气，你把它炸破了，有些家庭未来几个星期都无气可用了。”102瞄准美斐丝。

她有些吃惊于102对环境的妥善利用，燃气管道？只有最身经百战的人才能利用到场景中最微小的细节。

“你很擅长战斗。”美斐丝赞许。

“血战。”102喃喃道。

“而我们也在天国的训练场中日夜训练，等待着今时今刻，替狄尔奈大人斩杀敌人。”美斐丝从容道。

她抬起巨剑，用于防守。

面对强大的102，美斐丝对这场战斗的烈度有了新的认知，但狄尔奈的力量保佑着她，她信心倍增，士气无穷。

“是吗？但我——”

她的话语被打断，胸前刺出一把武士刀，101已出现在美斐丝身后，将刀刃贯穿美斐丝的胸膛，苍白的血液从美斐丝体内喷出。

“你不好奇我自己是怎么避开刚才的爆炸的吗？看来天国的训练场里没几个像样的敌人。”102瞄准美斐丝，开火。

美斐丝心脏破碎，目光震颤。她还是低估了敌人，尼斯托公司的魔女们，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见识过了一切形式的战争。

轰！

……

几个小时的激战过后，汽车城有大半区域被摧毁，残破的尸体到处都是，灾难的火焰一遍遍烧卷整个城市，灰黄的烟雾笼罩天空，以至于看不到一颗星星。

饥饿感让102感到不适，她走进一家便利店，新泰西洲的生活非常优裕，货架上堆满了免费取用的货品，但全都需要出示一些证件，102抡动枪刃，将所有玻璃和金属斩破，从里面拿出巧克力、面包和汽水，警铃大作。

“让它安静点。”102在商店里行走，花白头发的店主紧张地将警铃关掉，城市已经被攻占了，人们就算再有胆子也不敢跟联军叫板，就地枪决已是历史记录中较为温情的一种惩戒。

102吃饱喝足，她看到店主身后的墙上挂着一把狙击枪还有一个狄尔奈的十字架，她把这两个东西全都要了过来，当着店主的面打碎。前者可能伤到人，后者可能伤到脑。

“再见。”102走出商店。

到处都是硝烟和灰烬，还有不见天日的黑暗。

101瞬移到102面前。

“……我们打得很完美，湖区的战事正在推进，只是我们非常缺少物资，没有食物，也没有药。”101说。

“我不擅长这个，我讨厌想这些东西。”102说。

“你的魔力还在脑子里吗？”101抚摸102的头盔。

“在的，为什么要撤下来呢？如果敌人忽然出现怎么办？”102冷冷地说。

“打完仗之后想去哪？”101又问了一遍。

“更多的战争，我们很擅长打仗，我们就是为此锻造出来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做战争里的一切事情，最后死在某场战斗中。”102讥讽。

101感到有些哀伤和沮丧，她牵着102的手大步穿过燃烧的街道，102走到一半就烦闷地甩开了。

临时设置的伤兵营内，人们正在受罪，整个城市都在祈求食物、药品和机器零件，而联军的突击主力部队，他们还需要许多燃油和能量电池才能完成下一轮进攻，否则就会被堵死在这里，毕竟他们和位于西面、南面的主力军缺少联系。

“没有补给品的话就只能抢劫市民了。”102转头，“我刚才就抢劫了一次，感觉还可以。”

“……”101不敢相信102会这样。

她抬起头，忽看到远处天空中的一个小点，像一个黑色的泪滴。

“是敌人？是——是什么？”101沉吟。

“……”102抬头，用强化过的视力进行观察，她有些不敢相信那是什么。

一艘黑色泪滴形的全尺寸穿梭机降落在她们面前，它看起来经过了长程旅行，曾遭到攻击，但大体完好无损。

舱门开启。

一个身影迅速跳下。

“来人签字！”徐澄高举着手里的货单，“货物送到啦！”

“徐澄！”101吃惊地走过去，她们姐妹长期驻扎血战，都不知道徐澄这些年跑到哪里去了，而今久别重逢。

“101，102！”徐澄忽略了102那冷淡的气质，高兴地走过去。

101检查货单，越看越惊喜。食物和药品、布料、工具，稀有金属，以及一桶桶的烈酒、电池，木材，钢铁，都是他们急需的。

“这只是第一批，后面还有更多，我们大家全都拼了命也要把货物空投到这里。”徐澄兴奋地说。

“‘你们’？你们是谁？”101有些茫然。

“我们是信使！”徐澄自豪地说。

“……真了不起……”101心满意足。信使们穿梭在安全区之间，重新建立人们的联系。

“呱呱。”徐澄看到102，更高兴。

她跟102说了些什么。

102惊奇地平静下来，仿佛战争的幻痛随着她脑子里的魔力一起退潮。

“打完仗就回去。”102说，她仿佛被徐澄说的话完全震撼了，声音一下变得高兴、带着颤音。

“不许骗我，必须去！一起去！”徐澄蹦蹦跳跳，“那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会有的！”

“那肯定，一起去！就算没有，我们再一点点拼起来就行啦！肯定呀！我们大家都在！太好啦！”102用力点头，语气开心至极，“现在的你太了不起啦！变得这么高……而且这么远跑过来真不容易！”

102对徐澄又亲又抱，好像又回到了101所熟悉的样子。

随后，102暂时走开，给了101机会。

“你跟她说了什么？你们要去哪？”101迟疑着走来。

“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毯子城堡？”徐澄不假思索。

(本章完)

------------

第九百三十七章 徐澄也在前线

见状，101松了一口气。真好……真好……

徐澄遥望战火过后的城市。

新泰西洲的每座理想城都规模辽阔、气势雄伟，而今却被大规模杀伤武器所蹂躏，到处都是残垣断壁，黑烟滚滚，在夜色中弥散开来。

这就是海的那边，新泰西洲人居住的地方。徐澄心说。

敌人们发动了天劫，杀掉世界上一半人，真可恶。

“哗，前线！”徐澄能想象昨天他们奇袭汽车城的时候经过了多么惨烈的战斗。

这也是一次胜利进军，代表灯塔核心最后的生产基地也遭到占领。

“前线不是你该待的地方。”101想摸摸徐澄的头，可徐澄长得已经跟101一样高了。

“不懂，我受过战斗训练，干嘛要害怕前线。”徐澄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打坏人。

“这里没有情感，只有压力，人命忽然变得很廉价，你还记得以前，幼魔女里有孩子溺死在水里，她们却很平静地把她的尸体抱走吗？这地方也会发生很多惊悚之事，无力改变，你会感到精神上的痛苦，留下一辈子的阴影。”101说。

101一边说，一边目送102天真烂漫地远去。

也许后半生102都必须生活在这种茫然的状态中，不再想起杀人的回忆。

“哼，我偏要在这里走来走去。”徐澄发挥自己的主体性。

“这里一点也不好玩，你会遇到让你感觉不适的东西。”101警告。

“不适？”

“道德上的困境，纪律上的烦恼，还有跟当地人的冲突，这种事，就连我们这样身经百战的魔女都感到苦恼，更何况你？”101想办法让徐澄明白战争有多丑陋。

战争是很残忍的，而且很多地方都没有对错可言，未经历战争的人总会对战争有美好幻想，对新闻报告欢欣鼓舞，而只有身处前线，才知道事情有多讨厌。101暗道。

“反正我也回不去了，回去的路上都是方舟基金会的人，我们是冒着有来无回的风险才飞过来的。”徐澄解释。

为这支深入敌后、发起奇袭作战的大军供应补给，其中艰难险阻可想而知。101知道徐澄所言非虚，无奈之下，她不再阻拦，只是点点头，瞬移消失。

徐澄按着她的性子，在这里走来走去。

由于给部队送物资有大功，徐澄得到了很高权限。

汽车城周围一片荒凉，许多建筑纵使未曾受损，也被烟雾熏得焦黑。

大部分公路与浮空廊桥都严重受损，仿佛联军打碎了一个五彩的水晶球。

徐澄检查皮带上的配枪，手拿一包军用口粮，自由地在周围游逛。

她打开手里的军用口粮包，里面有糖水、营养膏、巧克力、饼干、口香糖等，边走边吃。

走到一个无人的十字路口，徐澄在这原地停留了一会，完成了一个许久以来的心愿——站在交汇的大马路中间！

现在，她可以在这里无限期地停留，不怕挡到任何方向的来车。

交通信号灯已是暗淡，华丽高耸的商厦分立四周，只是它们悉数关门停业，沉在死寂之中。

她想象自己是个在前时代指挥交通的警察，于道中挥舞着手臂，指挥着无影的车辆来回前进。

公路两侧有许多公寓和商店，人们都被下令禁足在家，新泰西洲人站在门和窗户后面，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这个疑似精神失常的女孩。

徐澄吃完了东西，走到一旁，把包装纸都扔进垃圾桶里。

她抬头看着，感觉这里很漂亮，周围有高大的翠绿树木，那是活生生的树，而非全息造影或者虚拟树木。

四周还有相当漂亮的金属装饰、围栏以及青铜雕塑，商店的招牌、顶棚以及广告标语也都新潮先进。

每个街区都被精心设计过，新泰西洲人生产力发达，有心营造他们的家园，又与世隔绝，数代人接力完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因此城市的每个区域都相当精美，令人能够随意流连数个小时，心情愉快，百看不厌。

这就是前线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徐澄沿着铺满小石子的漂亮花纹道路前行。

道旁停放着许多车辆以及穿梭机，车主们此时都不敢现身上街、将车开走，唯恐被联军的驻城安保部队射杀。

很多外出办事的人被困在外面不同场合中，一座座酒吧、一家家商铺和咖啡馆里都挤满了翘首以盼的新泰西洲人，等待着解封的瞬间。

徐澄看向他们。

那些白皮人将脸贴在玻璃门上，用绿色或蓝色的眼睛紧盯着她，就现在，只有这么个东方小女孩在他们面前享受着自由行动的权利，无疑令他们感到嫉妒。

“看啊……”

“那个女孩……”

“该死……”他们议论纷纷。

徐澄抬起头，发现高处的建筑中也有许多人站在玻璃幕墙后面，俯瞰着她。

她感觉有点毛毛的，便离开市区，跑回郊外的临时驻军那去了。

就是在这路上，她忽看到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人抱着两个箱子，试图穿过岗哨，进入驻军防区。

“没有通行证，禁止进入。”防守的尼斯托公司G型守卫合成人端起步枪，瞄准对方。

“我是本地教区的牧师，我是来捐赠的。”穿白色长袍的人强调。

牧师？徐澄感觉有些古怪。听起来像狄尔奈的手下。

“呱呱”她走过去。

牧师转头看到这么个人，有些惊异。

徐澄此时也看清了对方，那是个棕色头发、大胡须、蓝眼睛的新泰西洲白皮。

“狄尔奈大人在上，可怜的迷途羔羊，你在这做什么？”牧师问。

“我倒要问你呢。”徐澄两手插兜。

“我是古德曼牧师，我隶属于新泰西洲慈善骑士团，是狄尔奈大人忠心的仆人，宣传她的福音和仁善。我来这提供慈善捐赠，希望能救助处在病痛中的人们，不论他们是敌是友，狄尔奈大人的善意总该得到传达。”古德曼牧师说。

他的视野越过岗哨，落在那些野战医疗帐篷上，医用无人机和护士来来往往，援救东半球联军的伤员。

一个狄尔奈手下的牧师，来帮助东半球联军的士兵？徐澄感觉很可疑。

“不许进去，快回去。”徐澄催促，“别来这乱晃，快走开！”

“我为和平而来！为仁慈的使命而来！”古德曼牧师夸张地吟唱，“战争结束了，让分歧消失吧，孩子，我们需要的只是宁静和安慰。”

“谁授权的？”徐澄掏出手里的大手枪。

“不需要授权，需要的只是人类那亘古长存的善心。”古德曼牧师声称，“我们带来的只是小小的安慰罢了，我想让每个疲惫的灵魂都得到治愈，我想重建人们对人性的信任，这是狄尔奈大人这六年一直以来的教诲，而我毫不犹豫地服从她。”

徐澄不那么猜疑了，她的枪口往下放。

新泰西洲人都很奇怪。

他们富有、自由、自视甚高，但他们的城市现在被东半球人占领着，恐怕他们都被这可怕的现实逼得疯头疯脑了吧。

她摆摆手。

“你说慈善、慈善什么？”徐澄问。

“汽车城狄尔奈圣教慈善基金会，我们筹集善款，资助那些处在社会不利地位的人们，有色人种、新移民、老人、妇女、孩子。当然，现在还有你们的伤兵，虽然你们是来攻击这座城市的，但狄尔奈大人的仁爱不分彼此。”古德曼牧师说。

“你是进不去的，但你可以带我去你们的地盘看看。”徐澄想知道狄尔奈的手下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古德曼牧师转头看了一眼滴水不漏的岗哨机器人，无奈地摇摇头。

“那我把这些都送给你吧。”他将手里的两个纸箱子放下。

徐澄走过去检查了一下，一个箱子里堆着医疗物资，像是治疗针、绷带、止血喷雾、抗生素等。

另一个箱子里是满满的书籍，封面破旧，似乎本身也经过多手流传了。

“谢谢你。”徐澄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卡通贴纸，在箱子上贴了贴。

这样它们从此就属于徐澄了！

“那么，我带你去我们的神圣礼堂。”古德曼牧师引着徐澄前进。

徐澄小心翼翼，大步走在古德曼牧师身后，她不知道狄尔奈的圣教和这些虔诚者都意味着什么，但她感觉也许能和这里的人达成一些和解。

狄尔奈的圣教礼堂在城市中广泛分布，古德曼牧师所属的礼堂在昨天的战争中被一发联军炮弹给击中，一半已经坍塌，如今秘仪团的追随者们都在废墟中进行祷告。

中央伫立着狄尔奈的光辉石雕，她右手握一把十字枪，左手握火炬，身后是十二只巨大的翅膀，身姿窈窕，头盔遮住上半张面孔，脚下践踏着毒蛇。

“狄尔奈大人……”

“请您保佑我们……”

“古德曼牧师回来了……”大约100多人聚集在这里，人非常多，穿着各异，但基本都比较严肃，年龄范围也很广，最老的已经一百岁，而最小的则是妇女手里抱着的孩童。

他们在这里祈祷，徐澄仔细观察，白皮人看起来也跟其他地方的人差不多，两个眼睛一张嘴，两只耳朵一颗心。

跟泰西洲的白皮人一样，长相都丑丑的。

(本章完)

------------

第九百三十八章 来自地堡通信

从汽车城普通新泰西洲市民的角度来看，就是一夜之间“敌人”打了进来，宣布城市易主。

他们之前所仰仗的灯塔核心企业军队、狄尔奈的天使军团，无不遭到屠杀，尸体还散落在街道上。

家园在战火中遭到摧枯拉朽般的打击，席卷全城的大火还在燃烧，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悉数损毁，他们的基本生活也无以为继。

徐澄看到他们都低着头、紧握双手，或者握着身边人的手。

他们是在寻求什么安慰呢？徐澄不知道。他们仿佛是在寻找某种治疗，或者心灵上的放松。恐怕是害怕极了吧，一夜之间，他们就成了“沦陷区”的市民。

“就是这了。”古德曼向徐澄点点头。

他看了一眼礼堂旁边被摧毁的塔楼和回廊废墟，屋顶上也有巨大的窟窿，但他无能为力。

古德曼牧师履行职责，走上前去，替人们主持祈祷的仪式。

徐澄仔细观察。

古德曼牧师让一些人带着虔诚的神情跪在狄尔奈面前的石板上，举起双手，仿佛要为昨天和今天死去的灵魂进行祈祷，替他们从狄尔奈那里求取一些恩典或怜悯。

他们是彻头彻尾地，将自己的身心献给了狄尔奈这样的古老神秘者。

这里有种古怪的氛围，格外团结、神秘和宁静，跟其他古老神秘者的崇拜者不一样。徐澄在一张长椅上坐下。

周围点着白蜡烛，在他们身后映照下几十重交错的影子。

“兄弟姐妹们，同胞们，只要我们继续对彼此抱有信任，更重要的是，更虔诚地崇拜狄尔奈大人，我们就会渐渐取回往日的美好生活。现在，请你们保持忍耐，保持克制，因为生活毕竟还要继续。”古德曼牧师布道，并且安慰着人们。

“是啊是啊……”

“哎……”

他们真诚相信狄尔奈能排除万难，并给予他们保护和祝福。徐澄默想着。

经过昨日战争的恫吓，这些市民反而更加依赖狄尔奈崇拜，借信仰来平复自己心中的焦虑和惶恐。

徐澄看着中间的狄尔奈塑像，人们的心愿越来越凝聚到狄尔奈身上，赋予她无与伦比的神力。

徐澄摇摇头。

爸爸说过，靠谁不如靠自己！

她从破败的大礼堂中走出，又回到了战后的寂静街道。

汽车城大部分市区都被东半球军人所占领。

占领初期，人们的反抗欲极强。

枪支泛滥问题困扰新泰西洲多年，而今对占领军也是个重大麻烦。许多新泰西洲市民愤怒地向占领军开火，每个小时都要宣判一百多起死刑。

一支支治安连队被派发到不同街道，负责限制人们出行、控制枪支弹药的滥用。

街道坑坑洼洼，徐澄在这附近已找不到一条完好的街道，尼斯托公司的机器人在街道上巡逻，证明他们的军事存在，反复提醒每个认不清情况的新泰西洲人这座城市的归属。

尖叫声在远处响起，引起徐澄的注意力。

她走过去，看到一个女人正在跟机器人争辩。

那个女人穿着一件棕色的防尘外套，穿灰色连裤袜与高跟鞋，浓妆艳抹，金发卷翘，满脸怒容。

徐澄相信她一定在自己身上使用了很多兽化诱变剂，因为她竟有一对醒目的橘黄猫耳！一个猫娘！

“我只是想出去走走！战争结束了，我们应该有基本的自由不是吗？”猫娘激烈地抗议。

“现是军事管制时间，未经授权的人员不得外出。请马上回家！”机器人士兵说。

“你们是来解救我们的还是来折磨我们的？这不就是在关押我们吗？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是囚犯？还是奴隶？”她质问。

“我只负责执行命令。请回家，否则你会遭到拘留。”机器人说。

女人的动作突变。

徐澄察觉到她想动手，于是提前抬起手，释放斥绝之壁。

刹那间，她从手臂上的收容匣中射出高杀伤力的单分子线，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不容小觑，很可能全身上下都装满了大杀伤力武器。

只见金色单分子线猛击在徐澄召唤的魔力墙壁上，迅速弹开。而没有人察觉到徐澄的小动作。

侦测到敌意，机器人挥出警棍，猛力在猫娘脸上砸了一下，几乎把她的脸给打凹下去了！

“这是警告。”机器人记录了她的特征、身份代码，拍照录入在案，随后继续巡逻到下一个街区。

而女人的脸已经被打得快裂开了，鼻梁从中间塌陷，其中一颗眼珠歪了出去。

徐澄感觉自己被卷入其中，不能坐视不管，占领军和市民的矛盾她也能想象，不过不知道这么吓人，差点把人砸死了。

她咽了口唾沫，赶紧跑过去，将猫娘抱起来，吃力地往狄尔奈慈善修会的方向抱去。

喘着粗气，徐澄抱着猫娘走进昏暗的大礼堂，将她放在其中一条长椅上，她对古德曼牧师喊了一声，他赶忙走过来。

“她怎么了？”古德曼牧师问。

“她乱跑。”徐澄说。

“没有人因为‘乱跑’就值得脸上挨一下。”古德曼牧师心疼地看着她。

这个猫耳朵的金发女市民昏迷不醒，一只眼睛几乎从眼眶里掉出去了，血流不止。

其他信徒们走过来，惊恐地看着这一切，纷纷各自祈祷起来，希望狄尔奈大人能用神恩提供治愈。

古德曼牧师用他苍老的手指抚过她的面颊，对其加以治愈，空气中亮起圣谕和符文，治愈她的伤势。

只见伤口半径慢慢变小。

“狄尔奈大人显灵了！”

“狄尔奈大人在上，感谢狄尔奈大人！”

“太好了！”人们振奋不已。

徐澄端详这股神力的效果。

柔和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狄尔奈的力量唤醒了这个需要急救的猫娘，她脸上的凹损迅速复原，在仁慈的触摸下，血肉焕然一新。

痛苦和紧张从她的神色中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惊奇、怀疑和平静。

“天啊……”猫娘困惑不安，两只耳朵一抖一抖，仿佛整张脸被机器人砸烂的记忆只是幻觉。

“好好休息吧”古德曼牧师好言相劝，“是狄尔奈大人的力量治愈了你。”

“谢谢、谢谢……”她低声叹息，“……这帮该死的占领军。”

徐澄挠了挠自己的头发，她感觉怪怪的，因为她就是占领军的一员。

她观察被治愈的猫娘，看起来比手术管用，见效快。

古德曼牧师起身邀请徐澄单独谈谈。

“孩子，看啊，我不能给出保证，但你也看到了，我们所行使的力量是种恩惠，一种来自狄尔奈大人的礼物，我们就用这份礼物来对抗绝望，安慰并治愈无辜，如果这能缓解人类的永恒痛苦，哪怕一丝一毫，也是有意义的，不是吗？”古德曼牧师和蔼地说，用上他那拗口的咏唱语气。

“……”徐澄沉思。

“现在，人们需要这种力量的关怀。这也是这个慈善教团存在的意义。”古德曼牧师道。

“呱呱。”徐澄不明白，“干嘛大家都不老实呢？”

“老实？新泰西洲人最珍视的就是自由，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谁来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就跟谁对抗。”古德曼牧师讴歌着他们所崇敬的自由精神。

“……”徐澄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

“你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劳作，我们现在生活在来自占领军的恐惧当中，随时都有被屠杀或者被灭绝的风险，但我可以提供治愈，而你有武器，还是占领军的客人——我看到机器人对你毫无反应。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行动，在废墟中重建一些美好……”古德曼牧师慢慢地说，他很在意徐澄这种能在前线乱走而不受约束的特权。

徐澄看着古德曼牧师近似于恳求的目光，若有所思，同时看到他一步步靠近，又心生警惕。

“别过来！”徐澄说。

古德曼牧师一声不吭地靠近，徐澄退后，转头看到好几个信徒也走了过来。

“来，一起加入狄尔奈大人的恩宠吧！”古德曼牧师循循善诱。

徐澄只感到魔音贯耳！

她吓了一跳，赶紧释放力量，她往后释放斥绝之壁，撞翻了两个想要扑上来的信徒。

“什么？”古德曼牧师看到两个信徒被打倒，也急眼了，开始咏唱咒文，召唤狄尔奈赐予的圣遗物。

没办法了，徐澄抬起手，用大手枪开火，打爆了古德曼牧师的头，这一切让她感觉心惊肉跳，跨过老牧师的无头尸体跑掉了。

礼堂大厅里的人们还没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对枪击案不能更熟悉，听到枪声就感觉不对劲，连忙逃开。

徐澄头也不回地逃走，感觉是这辈子最惊悚的一次。

她报案，大约过了10分钟，很快就有机器人冲过来，逮捕了所有狄尔奈崇拜者，将他们装上车送走。

她跑来张望，想知道这帮人最后的结局。

“他们要被送去哪？”徐澄问。

“送去见43亿人。”执行命令的军官说，他想用委婉一点的说法，免得吓到徐澄。

但徐澄明白，这些人都要被枪毙了！而接下来在整个占领区还要发生许多枪毙。

“呱呀……”她迅速转头，看到大伙动作很快，礼堂已被埋下炸药，准备摧毁。像这样遍布全新泰西洲的礼堂能源源不断地给狄尔奈输送力量，必须根除，包括人们的认知也需要被纠正。

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占领一个现代大城市实在太复杂了，新泰西洲人手上都有枪，而且由于狄尔奈的影响、灯塔核心的引导，他们一言不合就会起来反抗，然后继续遭到弹压。

倘若事情超出界限，将整座城市清空也是有可能的。徐澄胡思乱想着。未来人们还要流血，打完这场仗后，人们有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化解内部冲突呢？

回忆刚才那惊悚的情况，徐澄现在确实明白101所说的话了——在战争前线这样的地方，只会徒增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忆。一想到101和102姐妹在前线血战了6年，徐澄既敬佩有加，又深感同情。

……

前线的指挥列车中。

徐炀检查着突击部队的战果，不禁点了点头。

赢了，五大湖地区遭到东半球联军的胜利突袭，经过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后，灯塔核心超过三万座工厂遭到瘫痪和占领，意味着他们将无法生产军备。

既定目标已经达成，只剩下最后对方舟地堡的决战攻势了，徐炀在模拟战略面板上画出前线与攻击箭头，一点点积攒着计划效率，等待攻势最大化的时机。

就在这时，他忽然收到了一封通信邀请。

看到通信来源是方舟地堡，徐炀不由得感到一丝诧异。

都到这个关头了，是有谁想要投降吗？

也好，虽然敌人已是瓮中之鳖，但多一个内应，就能减少一分自己人的损失。

徐炀从容地接入通信。

“你好。”他说。

“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该结束这场哑谜了。”本间纪子说。

(本章完)

------------

第九百三十九章 最后的谈判

“你说吧。”徐炀道。

“多么有缘啊，我们不是第一次交手了，已经快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各自都发生了太多事情，若不是你们提供的七魔女仪式，我恐怕早就死了，也不像现在这样青春无限。而你也变成了这个世界的‘领袖’，很有趣。谁能想到一个落魄的工程师，一个魔女，加起来会走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走到我面前。”本间纪子说。

“你想做什么？”徐炀问本间纪子。

“只是感到非常怜悯，像你这样的人，经过小半个世纪的打拼之后，终于有机会和我单独交谈了。”本间纪子说。

“那就何必特地打来？毕竟很快我们就要逮捕你了。”徐炀说。

他在自己的列车中回应本间纪子，此时列车匀速向前，驶向新泰西洲大平原腹地的方舟地堡。

这是最后一战了，他心说。

“我承认你的反抗很有趣，但游戏时间已经结束，你们只可到此，不可越过。”本间纪子幽幽地说。

“你毁掉了这个世界43亿人的生命，你觉得这是游戏吗？”徐炀说。

“就像很多人一样，你太愤世嫉俗了，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你，还有像你一类的人，总是对他们赋予了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个世界终归不是由多数人来领航的，它属于少数人。”

“你太无知了。”徐炀说。

“要知道，就算你打赢了，也只是以你，还有法洛莎为代表的少数特权者，带领着广大愚民取胜而已。话说回来，在这一层面上，我仍是赞赏你的，像你这样的凡间精英与我对弈，我并不觉得羞耻。”本间纪子说。

“没人在乎你怎么想。”徐炀说。

“其他人会明白的，看看现状吧，你们杀上了本土，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将出现难以言喻的仇恨与矛盾，你们悍然入侵新泰西洲，将会导致新泰西洲的敌意，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群民众和一片土地将与你们为敌，每条血债在将来都会引发不可磨灭的矛盾。”本间纪子说。

“这倒未必。打完这场仗后，新泰西洲会被归还给原住民。”

“和我预想的一样，无论我说出多少真理，你都充耳不闻，我看和你谈判是毫无意义的。那就这样吧，按你的方式来。但请记住，从现在开始，每条生命的损失都在你的手上。他们的死亡会使你的良心倍感沉重。”本间纪子说。

徐炀忽想到法洛莎当年说过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他现在也学习了，并且回馈给本间纪子。

“我没有良心。”徐炀说。

本间纪子的通信挂断了。

还是法洛莎的话管用。徐炀暗道。

不过本间纪子也说明了一些事实——流血是很严重的。

每天都在死人，平均每天有4.3万人被杀，不是在前线，而是在后方，在荒野当中，都是因为仇杀、互杀，还有大规模的抢劫、屠戮、掠夺。

素质较低的部队在新泰西洲肆虐，不止明抢暗窃，找大洋马发泄也是成风。绝大部分粮食都被军事征收，许多城市补给不足。一些规模较小的城镇甚至被整个拆除，全部以军用名目搬迁掠走。

虽然很残酷，但这也许就是人类要打的最后一场内战了。徐炀默想着。

人类历史上打了多少场仗！

敌意、矛盾、内斗，引发了数不尽的冲突。而这段漫长的杀戮史和战争史，终将迎来它的句号。

这就是最后一战。徐炀认真地相信，这就是最后一战了。

最后一场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痕迹的血腥战争，由他来打。

不管怎么说，克服七印和狄尔奈的威胁之后，统一世界的最后障碍也就消除了。

徐炀统一整个星球后，便会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削减军备，世界大同，步入美好的新世界。

族裔、企业、国土的疆域都会成为历史概念。

人类统一自身所在的星球，将视野放向摇篮之外。

为了能心无旁骛地驰骋星海，放手一搏吧，最后一战了。

徐炀审视着最后的攻势。

西面是夏的主力部队，由燕青云将军等指挥官统率，两个月三次增兵之后，已经集结超过160万陆军，夏的百万大军给联军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信心和战力，数不清的坦克与飞行器严阵以待。

西北面是10多万名公社军队，他们出身于大北方，适应寒冷环境，由迪里特洛夫大将率领。从前的大北方企业喜欢一战封神，这次似乎能有更优秀的表现。

西南方、南方集结了三个集团军，超过70万人，由上校统率，大部分都是龙舌兰洲人，包括猩红改造公司姗姗来迟提供的15万生力军，猩红改造在天劫中被转移到了非常偏僻的地域，现在才发现开战了。

东北面是尼斯托公司“大迂回”战役中取得胜利的精锐军队，超过20万人，由莉拉·尼斯托带领，虽由于灯塔核心的封锁，暂时中断了和他们之间的联络，但徐炀相信莉拉能够取得战果。只是徐澄目前也在那里，徐炀希望她平安无事。

东海岸方面是莎莉的鼠人以及赛博军团，大约有20~30万鼠人与机器部队，随时准备向西攻击。

另外还有公司联盟的军队，目前还不知道公司联盟的战术和意图，他们是否参战也是未知。

总体而言，东半球联军有将近300万人的部队，准备踏破灯塔核心最后的要塞，完成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战。人数上他们占有绝对优势，灯塔核心打到现在，或死、或伤，或逃跑、或投降，只剩下30万人左右的军队了。他们的人口、工业区都已被四面八方的袭击所占领，就像一个被肢解到只剩下肚腹的人。

“他们仍想要负隅顽抗呢。”凛音从车厢另一端走来，嘴里叼着一颗糖果。

“我们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他们，而且我们的军备潜力也已经完全压过了灯塔核心，主要还是夏的生产力太高了，每天都有1700辆坦克送抵，还有10条高铁从安克拉治地峡铺到前线，外加数不清的机场与公路，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帮新泰西洲修基建。”徐炀道。

凛音站在徐炀的终端机面前，她的手指在空气中的悬浮全息键盘上迅速飞舞，无数行代码在显示屏上滚动，光线映在她魅力十足的双眸当中。

“核弹已经准备好覆盖敌人了，不过这不是关键，我侦察到来自地堡的信道，就是几分钟前你接到的那通，他们都说了什么？”凛音问。

徐炀转述了本间纪子说过的话。

“我们都能评估战略形势，情况对我们很有优势。但本间纪子毫无投降或者谈判的意思，代表他们很有底气。”徐炀说。

“也就是要打。”凛音加固着联军各个信息单元的防御系统，将守护主机信息安全的数据壁垒再度巩固。

“来自桃源岛计算中心的科学家给我们送来了新的电子病毒。”徐炀将程序包交给凛音。

“到时候我可以黑进他们的系统，禁用指挥协议，纵使他们的作战精神再强硬，机器人还是呆板的。他们剩下的网安人员很厉害，但我可以用隧道方式进入剩下可用的数据节点，上传病毒，我应该能在明天之前找到一个漏洞。”凛音飞速地布置她的攻击方案。

徐炀感觉格外欣慰。

凛音已经完全成为了一名顶尖的技术人员，谁能想到她当初在街头游荡、与雇佣兵们一道在刀口舔血？

“是，安全系统上的优势是他们的盲点，他们太强调狄尔奈的崇拜了，那些人——那些士兵都呼喊着神圣的名字，然后往前冲。但如果炮台全都调转枪口，所有机器人都朝自己人射击，所有导弹都在发射井里爆炸……他们的信仰再坚毅又有什么用呢？”徐炀点头。这个世界终归还是信息世界。

凛音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在总攻开始之前，我会尽力使他们的指挥系统失效，大概没你说的那么夸张，但我应该能破坏他们的协调工作。”凛音说。

“有你在我就不用亲自下潜了，我可以分心在其他事情上。”徐炀和凛音接吻。

他们嘴唇相接，在这暧昧缱绻的氛围中尽情享受。

“听说部队里的所有人都打算在大战的前夜打桩。”凛音把她的外套扔掉。

“我们也是。”徐炀抚上凛音的后颈，手指在她雪白的发丝间流连。

(本章完)

------------

第九百四十章 破茧为神

凛音冰凉的呼吸近在咫尺，吹在徐炀面上。

她的唇和她本人一样甜美，叫人恨不得沉醉终生。

在徐炀怀里。

她柔软的身躯微颤如水，仿佛随时会化为虚无。

徐炀环在她腰间的双手也变得炙热，似要在她的皮肤上烙下他的专属记号。

车厢内。

凛音将阔别的渴望与爱恋都化为实际行动，世界虽大，但有彼此亦是满足。

他们仿佛要迷失在对方的怀抱中，找到互相专属的……

纵乐。

“啊……”凛音愉快地叹息。

徐炀比六年前还强壮了非常非常多，任谁能做到此等地步，女人都会倾心相许。

享用过甜美以后，徐炀起身。将攒了许久的都留在她身上。

他感觉自己比从前自在许多，凛音也是将一只手盖在自己额头上。

“她们都去了莫哈维沙漠。”凛音没有睁眼，满身是汗。

“谁？”

“伊丝塔、希露菲还有猩红改造的希维娅·德拉克鲁斯。”凛音说。

“她们都不跟我说她们的行动。”徐炀感到好奇。

“因为是去朝觐法洛莎的。”

“她们以为这样会让我生气吗？”徐炀不解。

“也许这是争权夺利的一个缩影，她们觉得你迟早没用了，而真神法洛莎会驾临她唯一的时代。”凛音说。

“这太荒谬，我得去莫哈维沙漠一趟。希望战事还来得及。”徐炀道。

“肯定来得及的。”

徐炀收拾东西。

“对了——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徐炀转头问。

“我发过誓，我要帮你看你看不到的东西。”凛音睁开一只眼睛，对徐炀比了一个开枪的手势，“去吧，网监先生。”

徐炀离开后一段时间，凛音在车厢里工作，直到陆镜到来。

陆镜登上车厢，东张西望，不见了徐炀的踪影。

她精密地捕捉到了空气中游离的气息，知道这里打过了桩。

“徐先生呢？”陆镜问凛音。

“他出去了。”凛音道。

“嗯……”陆镜陷入沉思。

她本来是来这里找徐炀，让他去跟自己父亲提亲的。

因为陆镜跟她的父亲陆侃言说了很多有关徐炀的好话，希望父亲认可这桩婚事。

陆侃言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而且极力反对。

因为陆侃言知道徐炀风流成性，且性情过于自由，他不能准许自己培养出的大家闺秀陆镜被徐炀祸祸。

但陆镜不管怎样，得追求她自己的幸福了。

她相信徐炀会爱她，而且她对幸福的追求能让一切其他东西都相形见绌。

所以陆镜走上列车是来找爱的，没想到却只遇到了凛音。而且这里居然有这样的气息，更让陆镜心生厌恶和紧张。

“怎么了？”凛音看陆镜的神色不太好。

陆镜不知道她能不能信任凛音，但就在她准备转身离开的刹那，她忽然感到一股怪诞的电流划过周身，而凛音也有同感。

“我……”陆镜费劲地坐下，“我只是在纠结。”

“纠结当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吗？”凛音忽说，犹如试探。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陆镜心头颤抖。

凛音沉默了一会。

“也许见过呢。”凛音走向陆镜，她坐在陆镜对面的位置上，用手肘撑着自己的脸颊，仔细盯着陆镜的眼睛。

“好像我们曾经一起做过很多大事。”陆镜按着自己的脸，“但我从不记得我真的去过那些地方，做过那么多事情，更……模糊了跟你有关的记忆，你到底是谁？”

“我是凛音，知道这个就够了。”凛音说。

“请给我一杯茶。”陆镜请求。

“喝茶？”凛音嘲笑。

“茶怎么了？”陆镜反问。

“我要给你喝别的饮料。”凛音起来，

“我喝不了酒。”陆镜扭捏着。

“不是酒。”凛音从车上饮料机里打了两份粉色的甜苏打汽水，一份柠檬汁，组成一杯可爱的无酒精饮料，“这是‘甜蜜冲刺’，好孩子陆镜，我们又见面了。”她声音发抖，几似哭腔。

……

3个小时后，莫哈维沙漠。

这里已被炎多划定为光明地域，日出日落正常，此时在烈日下，干燥的狂风吹拂着蔓延数十公里的岩石和沙土，徐炀穿过荒地，抵达黑墙数据中心，这里就是法洛莎化茧登神的地方。

闪闪发光的科研综合体在宽阔的沙漠禁区中屹立。

徐炀来到设施底层，果不其然，伊丝塔、希露菲和希维娅都在这里。

伊丝塔仿佛已经站了很久，她蹲在地上，看着悬浮在空中巨大的茧状物，它壮阔如舟，闪耀如金。伊丝塔的手指紧握，仿佛要打破禁锢法洛莎的屏障。

消失魔女希露菲的气质仍然出尘且清冷，但似乎精神上的损伤永远影响了她，使她只是沉默地站在中央，而且站得笔直。

猩红改造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希维娅·德拉克鲁斯站在一旁，似乎作为陪同，前来献上魔女企业的忠诚。希维娅完全是个艳丽的龙舌兰洲美人，皮肤姣好，发饰精美，身材火爆。

徐炀步入其间，他知道她们三个都是稀世强者，但他从容不迫。而她们都先后转头，察觉到徐炀到来。

“法洛莎姐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伊丝塔伤心地说，“为什么？我察觉不到她的灵魂，察觉不到她的心跳，仿佛法洛莎姐姐要在这个大茧里头枯萎了一样……”

“不会的，虽然我也不知道结果，但我的职责是监控和保护这一转化过程，她是走在飞升的路径上，不是别的。”徐炀走过去。

她们抬头看着巨茧。

随着奇异能量的脉动，巨茧发出赤红的内在光芒，仿佛自有生命。它不断闪烁着刺目的颜色，灼痛眼睛，让人眼花缭乱。

在茧中，依稀可以看到法洛莎漂浮在纯净能量的海洋里，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在汲取全新的力量。

她的思维向各个方向扩展，不再局限于魔女的思绪，尝试理解深不可测的宇宙奥秘。

徐炀相信她的意识正上升到更高的维度水平，记忆和知识涌入她的脑海。并最终会超越原先的存在形式和身体状况。

“法洛莎最终会出来的。”徐炀肯定地说。

“你是？”希维娅好奇地看着徐炀，她虽然亲自主持了对徐炀身上脑植入物的供应，但对徐炀本人的认识还是较浅。

“我叫徐炀，法洛莎的未婚夫。”徐炀道。

“未婚、未婚夫？”希维娅震撼了，她以为法洛莎是孤高的存在，没想到传言字字属实，她真的心有所属。这样一来，希维娅的许多计划都被打乱。

希露菲则若有所思地看着徐炀，希露菲主动走到徐炀身边，站在他较近的地方，和他并排。

“是，我，认可的。”希露菲淡淡地说，她的声音清冷而不容置喙，她甚至拉起徐炀的手，主动挽起。大概一早就信任着，只有徐炀能给她最好的朋友法洛莎以幸福。

“对，是能够给法洛莎姐姐幸福的人。”伊丝塔也天真地说，她也从另一边搂住徐炀。

“那是。”徐炀觉得伊丝塔和希露菲的存在让他很舒适，两个都是绝世大美女，大家可以一起过快乐的日子。

“如果你能给法洛莎姐姐幸福，也一定会让我们感觉很好吧。”伊丝塔说。

希露菲转头看徐炀。

“现在，法洛莎现在无法现身，可能几天、可能几年都不会出现。”希露菲缓慢而精确地说。

“对呀，法洛莎姐姐恐怕要好久才能出来。”伊丝塔焦急，“那你怎么办呢？”

“我？”徐炀一惊。

“你不是法洛莎姐姐的未婚夫吗？法洛莎姐姐没法苏醒的话，你不也没法完成婚约了？那样就只能一个人过孤独的生活了。”伊丝塔道。

“啊——是啊！”徐炀点头。

“那样的话，我能代替法洛莎姐姐吗？”伊丝塔认真地问，“毕竟我一直都想要帮上法洛莎姐姐的忙，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可以代劳的。”

“我也可以……”希露菲慢慢地说。作为法洛莎的挚友，她有义务帮法洛莎。

“呃——”旁边的希维娅完全震撼了。这两个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而徐炀好像还挺满意的！

“代替法洛莎姐姐的话，要做的事情可多了。”徐炀道。

“我可以学！”伊丝塔精神十足，“教教我吧！我肯定不比姐姐差的！”

就在这时，异变突生。

茧中的能量逐渐增强，仿佛每一个粒子都在振动！

刺眼的光线从内部爆发，令他们悉数沐浴在灼热的光芒中。

一个全新的身影从中降下，周身萦绕着猩红的强大光芒。

在场的徐炀和三个魔女都感受到了自己被某个强大的意识所注视——法洛莎的意志！

摆脱了最后的束缚，达成最高状态的法洛莎于此呈现！

(本章完)

------------

第九百四十一章 把你们的魔力都借给我

法洛莎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漂浮在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们面前。

她看到徐炀，她的爱人；伊丝塔，她的妹妹；希露菲，她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即便是稍显疏远的希维娅，也一直为她们的事业尽心尽力。

原先在茧中进化，她仿佛在一个回廊中进行无止境的循环，直到俗世的某个契机触动了她，令法洛莎完成了最终的步骤。

她从茧中重生为神，气质更显超然。

光芒四射。

魔力犹如万条有生命的丝带，不断在周围缠绕、漂浮，能量的微光在她苍白的皮肤下流淌，霓裳斗篷随力量波动而飞舞，血红的紧身衣包裹着法洛莎那完美颀长的身形，仿佛随时都会裂开，无法裹住底下堪称爆炸的力量与身姿。

她深暗的双眸此刻承载着星芒与智慧，尘世的锁链再无法对法洛莎加以束缚。

她念头通达，力量通玄，四周跳动着热量与扭曲光线拼成的薄雾，与法洛莎身上的光华相比，所有其他光线都犹如虚无。

她已是真正的魔女之神，毫无悬念地控制了魔女之位格。

他们也能想象到法洛莎释放力量时的场景，必是天崩地裂！

连呼吸都不再需要，法洛莎的存在形式已超出生理与物理能够衡量的范围。

她轻盈地抬起自己的手臂，凝视自己无暇的身躯。

“感觉如何？”徐炀抬头，“有什么新的力量吗？”

法洛莎落到地上，“我——”她刚开口，但声音却引起整座建筑的颤抖，仿佛人世的造物也会在法洛莎的一举一动中摧垮。

“太厉害了。”伊丝塔用难以置信的语气称赞。

法洛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能感到奇迹在她的掌握当中。

而当看到法洛莎笑容的时候，其他人也不禁松了一口气。

至少法洛莎在登神之时，并没有失去她的人性。

“你说过，如果要真正化身成神，就必须斩断所有情绪，成为一个没有主观判断的御衡者，公允施展力量。”徐炀道。

“但我舍不得你们。”法洛莎恢复了平衡，她抬起手，“看看我的新力量吧。”

空气中原本漂浮着许多碎屑和残骸，在反重力的环境中来回打转，但法洛莎的魔力覆盖到它们之上，刹那间，这些物质便消失无踪。

希露菲抬起她的手指，彷徨的神情中显出一丝犹豫。

“那……是我的——”她断断续续地说。

“是的，是啊。”法洛莎紧接着又手指另一片地面。

只见土壤从地下翻涌，突破混凝土地基，令地面开裂，而旋风在空中回转，形成微妙的漩涡。

“那是我的元素控制魔力！”伊丝塔惊喜万分。

“万法皆归于我，只要魔女们倾心于我。”法洛莎闭上眼睛，继续施展她从伊丝塔和希露菲那里得到的魔力。

她的身影荡漾着，随后从视野中瞬间消失，过了几秒才重新复现，而且毫发无损。

希露菲闭上眼睛，在刚才法洛莎借用她魔力的瞬间，希露菲仿佛也进入了法洛莎的精神，共享魔女之神的意志。

“我……就像……变成了你一样。”希露菲慢慢地说。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魔力之道，所有的魔女们，至少我们这一世代，我们都是星河魔女为了保存魔女火种而送到宇宙各个角落的，我们本出于一源，我们原本就像生活在同一个浩瀚的意识体当中，只是偶然间分开而已。而我现在成为魔女之神，也就成为这一方世界所有魔女的管理者了。”法洛莎道。

她从未感到如此充满活力，无穷无尽的魔力无拘无束地涌入她的体内。那些一早就已经归附于法洛莎的魔女，此时也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魔力开放给法洛莎。

她可以瞬移，可以强化自己的身体，可以近战必胜，可以让事物消失。

她在这一刻连接了无数的魔女，成为魔女之神，诸魔女的保护者与至上的女皇。

她走到徐炀面前，他将法洛莎抱起来。

此时此刻他拥抱的不是凡间的血肉，而是奇迹的化身。他的手在她身体上移动，每一寸的反应都令他相当熟悉，只是更有韵味，他可以完全说，从此他跟一个神在一起了。

希维娅·德拉克鲁斯完全着迷于法洛莎的超凡存在，敬畏地站在一旁。

“我们该完成最后一步了。”法洛莎被徐炀抱着，她坐在徐炀结实的手臂上，右手举向天空，“我要召唤全世界所有魔女的效忠。”

“就是这样，姐姐！”伊丝塔快乐地走过来。

她的双眼中闪烁着纯真的激情，跪在法洛莎面前，以魔女女皇的身份献上忠诚。

希露菲的目光则落在徐炀身上。

“终于做到了……”希露菲慢慢地说，“……不是血腥的未来，而是真正的拯救……我不能……帮法洛莎太多，但你教会了她……她在你身上，学到了诚实的分量。”

徐炀点头。

是的，法洛莎长大了。曾经让法洛莎偏激和仇视的事物已经褪色了，法洛莎被她最重要的人所环绕着。有自己、伊丝塔还有希露菲，还有千千万万魔女们的善心和支持。徐炀心说。她得到了自己的幸福，也就不再疯狂。

“召唤她们吧。”徐炀坚定地说。

在这一刻！

法洛莎闭上眼睛，感受着这微妙的氛围。

她已经是真正的魔女之神了，为这个世界上的魔女们带来公义、拯救和保护，过去的她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但现在的她，已经失去了恶言恶语的必要，无需撒谎，或者逃跑，现在由她来面对大敌。

徐炀就在这，伊丝塔就在这，希露菲就在这，还有世上无数曾给予支持和帮助的魔女们，都拯救了法洛莎——她的完整并非是她自己的完整，而是所有人共同奉献的结果。

赤红如朝霞的光芒从法洛莎体内迸发。

法洛莎的内心没有愤怒，只有一种高尚的希望，想保护她所珍视的东西，以及美好生活本身。

她的力量会令万千魔女感动，就像万千魔女曾令法洛莎感动一样。

“所有的魔女们——我是法洛莎，魔女之神，把你们的力量借给我，由我来打败狄尔奈吧！”法洛莎吟唱。

法洛莎连接着这个星球上所有魔女的灵魂和精神，如今向她们发出呼唤。

——力量的脉冲穿透了整个星球本身，搅动着魔女们的灵魂！

她们的回答……

也是一个个的传来！

并非通过凡人的言语，而是灵魂的激流！

“借走我的力量，用它去毁灭敌人吧，法洛莎大人！”潘瑞伊热忱地赠予“近战必胜”。

“请让我的力量帮您取胜，一如既往。”101借出了“瞬间移动”。

“要打架了？算我一个！”102交出了“部位强化”。

“……好好掌握我的本事吧……”杜迁迁借出了“外观变形”。

“驰骋并且取胜吧，法洛莎大人。”吉冈水色送出“墨水野兽”。

“法洛莎大人的呼唤？”浅梦送出“时间停止”。

“希望能在战场上发挥出色。”风间宫理送出“蜂群意志”。

“呱！”徐澄分享她的魔力“斥绝之壁”。

“法洛莎妈妈！我把我的力量分给您！”莱拉也分享她的“热熔视线”。

……无穷无尽、无数的魔力，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质量，都汇聚在法洛莎身上！

“带领我们走向胜利吧！”

“请随心所欲地借走我的力量，法洛莎大人！”

“我的魔力欣然接受您的召唤！”

“指引我们的方向吧！”

“我虽然没法到前线，但我也能借出我的力量！”

法洛莎闭上眼睛，让魔女们充满关切与诚心的声音冲刷她的神魂。

她感到好奇怪，好幸福，所有魔女们的拥戴！

上千万声音交织成法洛莎神魂中的洪亮合唱，有些是她认识的，绝大多数都是陌生的魔女，这辈子都没见过面的魔女，但她们此时此刻都是手足姐妹，甘愿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帮助法洛莎取胜，相信法洛莎能够代表所有魔女，明智地运用她们所贡献出的魔力。

胜利，终将胜利！

谢谢你们，谢谢！法洛莎无声地回应，接着，她睁开眼睛，她的双眼中闪耀着从全世界所有魔女那借来的魔力。

她现在拥有爱、友谊以及世界各地魔女们赠予的魔力，现在就让狄尔奈来挑战一下这种力量吧。

“只有两处地方没有回应，公司联盟的魔女没有回应，地堡的魔女也没有回应。”法洛莎沉浸在无数力量的交汇当中。

此时此刻，她已经成为了这一方世界的魔力枢纽，汇聚着所有魔女的祝福和支持。

“方舟地堡的魔女们一定被控制住了，但公司联盟也没有回应……也许她们有自己要做的事。”徐炀道。

“那太可惜了，姐姐岂不是没有借到钥光的光速力？”伊丝塔问。

“不需要光速力，我已经有了瞬移，还有无数比瞬移更强大的东西。”法洛莎遍历她手上的魔力，她知道一切，并且能做到一切，“该出发了，徐炀，我们的军队准备好了吗？”

“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发起总攻。”徐炀到。

“我们现在就发起总攻。”法洛莎重复了一遍。

决战，开启！

------------

第九百四十二章 善恶交战的末日战场

法洛莎已经降临，联军的总攻即将发动。

最后的阴云覆盖在新泰西洲与灯塔核心的部队之上。

本间纪子已经将方圆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域都加固成了钢铁防线，到处都是火炮、导弹、地雷与防空阵列。巨型机器人、动力甲士兵与蜂群无人机遍布全境。

藏在战壕里，徐澄用颤抖的双手系紧了自己盔甲上的带子，她周围很是喧闹，都是不同尺寸口径的火炮在试射，炮弹炸裂在方舟地堡上空，大部分被护盾屏障隔绝在外，还有一些遭到拦截。

此外，还有人们絮絮叨叨、满心期待的讨论声，他们等着这最后总攻的日子已经好久了，各个都忙于固定武器、调试枪械，给手里的步枪和能量武器填满弹药。

“开战的时候，你就躲在后方，千万别往前冲。”莱拉坐在徐澄旁边。

“知道啦。”徐澄抬头看了一眼战壕。

好深，她得费劲才能爬出去，她本来也不想爬出去。

“法洛莎大人已经集结了所有魔女的力量，今天就是最后的战役了。”莱拉抬起头，满心憧憬。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场战斗，幸好泡泡没有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徐澄轻声说。

她的声音几乎淹没在四面八方的喧嚣中，但莱拉还是听清了。

“泡泡是谁？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莱拉说。

“等打完仗，我就跟你介绍她。”徐澄从怀里拿出定位器，隔得太远了，已经没用，还是得等爸爸来升级。

“最后一战了，最后一战了。”莱拉眼睛闭紧，又睁开。

这对她们来说意味着太多东西了，赢了的话，她们可以衣锦还乡，满载而归，从今往后，生活在富足和荣誉当中。

在她们周围，士兵们都在做着同样的准备工作，调度到战斗位置，互相打气，集结装备，下定决心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

巨大的穿梭机停放到位，等着将他们送上天空，再投向地面。

他们知道，按之前大大小小多场血战的烈度来看，这趟若想攻进方舟地堡，怕是每步都要有人拿命去填，靠双脚踩过烈火和钢铁。

“该走了。”莱拉起身，接到了魔女部队集结的命令。

她千辛万苦杀到这里也只是为了见徐澄一面，现在该返回魔女突击队中了，她将亲冒矢石，出现在第一线。

“我等你回来。”徐澄冲莱拉摆摆手。

莱拉没有转头，只是比了一个大拇指，随后就收起手，纵身向魔女突击部队的舰船走去，与其他更强大的征战魔女走到一起。

要不要这么酷啊？徐澄嘀嘀咕咕。

四面八方，有将近三百万士兵为决战做好了准备。

此时此刻，许多次要战区已经开战，若干装甲师浩浩荡荡地驰骋在新泰西洲辽阔的原野上，试图撕裂出防线缺口。而灯塔核心的部队也殊死抵抗，不让联军寸进一步。

徐澄听到战机的呼啸声，她有点像井底之蛙，只能看到长条状的蓝天，但她也能幻想到，此时此刻，新泰西洲的天空燃烧起来了。

最后的战役。

另一边，方舟地堡。

本间纪子在地堡集群中快步行走，周围都是行色匆匆的军官、天使以及工作人员，忙于完成各自任务。

敌军很可能在1小时内发起总攻，这是他们最后有机会整理计划、全心祈祷的一个钟头。

狄尔奈大人，赐予神力吧，击退东半球联军，将沦陷的新泰西洲从占领军的铁蹄下救出吧！许多人都默默祈祷，朝拜狄尔奈。

本间纪子和大天使长弥额尔一道同行，前去检查被囚禁起来的魔女们。

还可以坚持。本间纪子默想。

弹药和补给都足以支持3~5年的围攻。目前的宣传也很明确，就是要抵挡联军3~5年的围攻，拉长战线，拖久时间。

到处都树立了巨大的圣物十字架和狄尔奈的无面塑像，全民皆兵，全民皆信，消耗了上亿吨钢材与合金，他们连大地都改造成了金属，层层防线，将地堡保护得密不透风，

为避免魔女们在战斗中反水投靠法洛莎，本间纪子已预先给自己一方的雇佣魔女、俘虏魔女全都戴上炸弹镣铐。

林林总总还有将近一千人，多得让本间纪子感到警惕，这么多魔女，不都是潜在的法洛莎内鬼吗？

其中就有现实操纵者黛勒妮。

之前在安克拉治战役中，黛勒妮曾经挫败魔女，她的魔力能够让现实事件和事物的存在基础坍塌，虽是强大的现实操纵者，但本间纪子不能容许她临阵倒戈。

“我们没时间也没材料升级控制芯片了，眼下，希望狄尔奈大人能让她迷途知返。”本间纪子来到魔女收容区，此时的魔女们都已被喂下药物，大部分都处在高度镇静状态。

黛勒妮被铐在墙壁上，戴上不准发声的口套，脖子上跟其他魔女一样戴着项圈，此时正处在半梦半醒当中。

“在之前。”大天使长弥额尔扇动自己的白色翅膀，“确实有法洛莎的力量渗透到她的身体中，但被我及时切断。”

“也就意味着她，乃至这里的其他魔女，已经都被法洛莎召唤过一次了，她的力量竟然能穿透到这里。弥额尔大人，请你务必检查一下，是否有根绝这种干扰的可能性。”本间纪子道。

大天使长弥额尔检查魔女的状况，他头上的光环微微发亮，仿佛要照透黛勒妮的灵魂。

“不……不行，法洛莎的力量就像病毒已经穿透了进去，我现在还能看到法洛莎的微光在她的灵魂中。法洛莎现在似乎变得太强大了，虽然她还不能与狄尔奈真神平起平坐，但她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善之大敌。”弥额尔告诫。

“……”本间纪子点点头，“我明白了。”

弥额尔告退，他还需要带领天使们组成最后的防线，前去拦截法洛莎的总攻。

本间纪子站在囚室门口，前方宽阔的牢笼中，每个房间都囚禁着一个受束缚的魔女，她们力量强大，曾经也作为灯塔核心的忠诚雇佣兵作战，如今被法洛莎的力量渗透后，本间纪子是不可能再信任他们了。

“夫人，怎么处理她们？”魔女收容设施的负责人询问。

“引爆炸弹项圈。”本间纪子说。

“谁的？”负责人问。

“全部。”本间纪子冷冷地说，“难道等法洛莎打进这里之后，还要让这些魔女都成为她的资产吗？”

受囚虏的黛勒妮原本半梦半醒，听到本间纪子的声音后，自是睁大眼睛，惊恐地看着她。

“呜呜——”黛勒妮发出模糊的声音，但被控制而无法发声，她拼命挣扎，似在哀求，她，乃至周围的上千名魔女都曾为灯塔核心的事业工作过。

“全部处决，我不重复第二遍。”本间纪子抬起手，然后放下。

轰！轰！轰！

收容设施震动，一千个头颅应声爆炸。本间纪子面不改色地看着面前囚室里一个个爆血的无头尸体，缓缓点头。

“这就叫‘不留后患’啊。”本间纪子说，“这样至少在内部，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与此同时，一名穿着苍白军团盔甲的灯塔核心公司禁卫快步抵达。

“本间夫人。”士兵敬礼，“我是加兰少校，敌军已经靠近，我代表灯塔核心董事会提出要求：立刻启动方舟计划，将我司高级代表与新泰西洲10万名精英人员的意识发往异星。”

“密钥在我手上，我就要等合适的时候再启动。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不希望我的盟友在这种时候抽身而走。”本间纪子道。

“夫人，他们都是为我司付出多年心血的投资人与高级精英管理者，其余人员也皆是人类文明最出色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精英以及文化从业者，他们对目前的战事并无直接帮助，相反，如果启动方舟计划，让他们避过这场灾劫，也有助于保留我们文明的最优火种。”加兰少校道。

“我有一百万次抛弃你们独自离开的机会，但我没有。而你们现在要抛弃我，然后逃之夭夭？”本间纪子嘲讽，“我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也希望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加兰少校。”

加兰少校沉默地看着本间纪子。

他往前踏了一步。

“夫人，我们需要密钥，发动方舟计划，此事涉及到我们新泰西洲人的前途和天命，不容外人再作阻挠”加兰少校语气冰冷。

她抬起头，忽感觉对方这件盔甲格外高大，

又发现自己来到这处收容设施，周围守卫甚少，天使们也已奔赴前线。

她下意识喊了一声：

“柳川君……”

但，无人回应。

……

地面轰轰作响。

总攻开始了。

灯塔核心最后的空天巨舰一齐升空，大量战机分批出动，与联军的空中部队竞争制空权。

原先在安克拉治，联军的空机只能靠空舰来投送，而今登陆新泰西洲本土后，直接修筑了超过100座前线机场，浩浩荡荡的“万机大编队”呼啸升空，遮天蔽日，对下方的灯塔核心狂轰滥炸。

与之相对，灯塔核心的机群简直就像螳臂当车，很快就淹没在数量绝对优势的联军空军当中。

大天使长弥额尔奔赴战场，维持阵线。

当他降落在战场上时，四面八方的旷野霎时蒙上枯萎的阴影，他的眼中闪烁着天国之怒，手中握着燃烧的金色巨剑。

他呼啸着穿过一队战机，掀起白色杀阵，手中剑气肆虐，劈开了战机的外壳与引擎，一击就摧毁了六架战机！

灯塔核心的士兵拼死抵抗，看到天使来了，登时打起精神，从联军第一波的空袭中恢复过来。

当联军用防空武器轰击弥额尔时，每发重型枪炮和标枪导弹似乎都只能擦伤他的盔甲。

小小的莱拉飞上天空，找到醒目的弥额尔，与之决一死战。

“死吧！”莱拉魔力全开，将自己的热熔射线轰向弥额尔。

光线照射在弥额尔身上，却被弹开，他武艺高绝，立即还击，挥剑砍向莱拉。

“啊——”莱拉被大天使长的威势所迫，身体大幅度倾斜，发出愤怒而痛苦的尖叫。

“这么小的魔女也上战场？让我给你慈悲的终结吧！”弥额尔猛扑过去，抡动巨剑。

莱拉满心惊愕，急忙退避。

她的眼角闪过一道鲜红的光——

刹那间，一股深红色的魔力丝带缠绕在弥额尔的剑身上，将巨剑用力甩到一边！

大天使长弥额尔身体迅速反应，驱动六翼往上飞去。

“是你！”弥额尔大吃一惊。

莱拉抬头见到出手相助者，大吃一惊。

“妈妈！”她大叫。

法洛莎！

“让狄尔奈出来见我。”法洛莎淡淡道，她做了个手势，弥额尔手上的巨剑便四分五裂。

“善之大敌啊，你将在今天被宰杀，我们已洞悉你的前程。”弥额尔道。

“妈妈，他欺负我！”莱拉大叫。

“嗯？”法洛莎瞪了一眼弥额尔。

刹那间，巨大的猩红激光从法洛莎双眼当中激放出去，犹如两道超级光柱，一下射穿了弥额尔！超高温射流打穿天使及其盔甲，留下巨型空洞，火花四溅。

“呃啊——”大天使长弥额尔当场被秒杀，毫无还手之力！

地上的联军士兵和灯塔核心士兵都震撼了。

“那是什么？”

“弥额尔天使被杀掉了？”

“狄尔奈在上啊！救救我们吧！”

“鸟人被击落了！”

“好可怕的力量！”

“好耶！”莱拉拍手叫好。

弥额尔往下摔去，翅膀燃火。

法洛莎又挥了一下手，震撼的大爆炸忽然从半空炸开，令双目直击火光的所有人失明！

当它褪色时，弥额尔消失了——被法洛莎的力量抹杀了！

巨大的沉默降临。

连开枪和呼吸都险些忘了，人们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却不是因为法洛莎的力量。

而是虚无中，弥额尔的身形又逐渐复原。

他沉睡在一个更巨大身影的怀抱中。

抱住他的，是一个拥有十二对巨大天使之翼的伟大神灵。其翅膀闪烁着圣金和苍银的光芒，如同日月交替，彼此相映成辉。

每对翅膀宽阔无比，长达数十米，羽枝粗壮如木，丝滑如金。当她展开全部的翅膀时，便好似一个巨大的环状光芒在闪烁，将万事万物都笼罩在圣光之下，令人心生敬畏与崇拜。

“狄尔奈大人……”弥额尔虚弱地倒在狄尔奈的怀抱中。

狄尔奈抚上弥额尔的眼睛，随后将他治愈并放归。

她取出十字枪和圣炬。

快得法洛莎都看不见，根本看不见。

狄尔奈将十字枪指向法洛莎，其声如千人合唱。

“瞩目吧，天国的怒火已于我身。”

------------

第九百四十三章 伟大力量的碰撞

藏了这么多年，狄尔奈终于现身，法洛莎只觉警惕。

好陌生。

仿佛更强大了，又更疯狂和邪恶了，满怀无穷恶念。

“你终于敢出现了，之前为什么躲得那么深，坐视你的手下们被杀？”法洛莎挑衅。

“……”狄尔奈并不回应，而是积蓄力量。

真不像她的作风。法洛莎暗叹。但自己不能掉以轻心，真神之下，还有无数位格神灵，都是占据世界一方位格的超自然存在。

法洛莎不久前才完全控制了“魔女”位格，而狄尔奈已在“善”与“恶”的位格上修炼了数千年。

更何况，她这六年来一直处在方舟基金会的中心，开启天裂，聆听群星使者的启示。

此时的狄尔奈，恐怕已经接受了群星使者赠予的智慧和力量，本事远超以往！

她很可能已从群星使者那头高维生物身上学到了新的能力，不再是我们先前所熟悉的那个强敌。法洛莎默想着。

她发出命令，让所有人迅速后退，这片战场太过危险。

法洛莎瞬移至狄尔奈背后视野死角，释出杀戮之律。斩！

嗡——

脆鸣响起，灰色光芒在半空中便刹那消散，不知为何物所屏退，叫法洛莎更觉警惕。

“迎接创世纪的华光吧！”狄尔奈看似心无旁骛，忽略法洛莎的滋扰，只是高举十字枪，刺穿天穹！

天空被全然的光芒所照亮，其间氤氲着金色与赤红的圣光，像是连接天国与人界的通道！

紧接着，从天际落下无数闪烁的金色光球，宛如万千繁星脱离天穹坠入人世，可落地时并未带来巨大震荡，而是在地上绽放为无尘的耀光。

所有被光芒照耀、或是接触到光芒的人，都刹那间愈合了身上所有的伤势，并且能力飞涨，智慧剧增，心神更是坦然透彻，宛如琉璃。

“啊啊……”

“神迹啊！”

“快拥抱这些光芒！”地面上，战争中的双方都被这天国奇迹所蒙蔽了，忍不住投身于这些光球当中。

这些光球像是天国的圣洁与真理散落人间，将狄尔奈的荣光带给信徒，又把神罚带给邪恶，有着令罪人洗心革面的功效。

狄尔奈横挥十字枪，枪尖笼罩在金红色的圣光中。

同时，她展开双臂，犹如真神在王座上拥抱自己的子民。

随着光芒照耀，短短几个呼吸间，狄尔奈的翅膀由泛银的光芒转变为赤红与鲜血的色泽。

手中的十字枪也笼罩在神圣华光之下，散发出炽热的气流与无边的神圣气势。

她身上的盔甲无不绽放着圣焰与光辉，背后天空中也出现了巨大的十字幻象，仿佛要镇杀一切！

辽阔、壮观。

法洛莎光是看到这一幕，便是压力顿生。

她必须先动手，此时，法洛莎的行动已经超越了人类感知极限，纵身瞬移至狄尔奈身后，猛挥弑神武器，剑气纵横放出！

狄尔奈仅用凝视就遏止住了弑神武器的剑光，它在空中自行解体。

她舞动手中的十字枪，上万道粉碎邪祟的焰芒自周围团团亮起，犹如密集的炎枪阵线！

“最终裁决！”狄尔奈高声吟唱，空中密密麻麻的焰浪与幻影长枪齐齐刺向法洛莎！

若是用来攻击一整个国度，会让整片国土都沉入海中！

必须算明移动的位置。法洛莎飞速计算。

到这地步，双方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千万步推演，要在霎时间计算出彼此的动作，否则就会瞬间遭到击杀。

推演对抗推演，预言对抗预言，脑力与经验都推向极限。

闪！

法洛莎单手释放魔力，弹开一大片焰浪，在这无边无际的烈焰圣潮中冲出一条生路。

其闪耀的身姿同样极度迅捷，多次瞬移，避开狄尔奈制造的杀阵。

好险——！

法洛莎光速思考。

若是自己的本事稍弱一筹，刚才这一击就足以将她大卸八块。

散射的炎枪已将周围的大地与天空完全点燃，焰浪肆虐，烟雾横生，云雾变形。

在这陡发的高温下，整片神战之地已被煮沸。

许多误入两神战场的飞行器和机械体瞬间被高温点燃，或被变异的电离状态及辐射效应给摧毁，炸成一团机械残骸。

法洛莎的霓裳斗篷也开始微微燃烧，发出烧焦气味，周围的温度已是超过1000℃。

这就是狄尔奈的恐怖威力！

“……”狄尔奈高扬手中的十字枪。

她盔甲在身，面甲覆盖住双眼，看不清上半张脸，银白长发在头盔下熠熠生辉，散成百丈丝帘。

“你怎么不爱说话了。”法洛莎将弑神武器和驭星者握在手中。

法洛莎心想，杀过一个神了，今天是第二个。

她再砍出一道弑神剑气！

弑神光辉原本无坚不摧，而今再次在数百米外被狄尔奈的某种能力熄灭，无效地炸成散落的余烬。

“……”狄尔奈转动手中的十字枪，说话语气冰冷而严酷，不带丝毫感情，“审判！”

随着狄尔奈一声令下，天地万物仿佛都臣服于她。

闪耀的力量完全汇聚，余波将地面上的人、机械和建筑工事完全压碎，炸裂成无数碎片。

紧接着，狄尔奈身后倾泻出毁灭性的光芒，轰击法洛莎！

“无量之镜！”法洛莎释出她从其他魔女那征用来的魔力。

她双手交叉，魔力尽情绽放，在面前制造出一面巨型魔镜。

狄尔奈的毁灭强光照射在镜面上，纷纷散开，有些甚至反弹回狄尔奈身上，但对她而言毫发无损。

没办法伤到她。法洛莎默想着。还来不及思考，狄尔奈已发起追击。

她急速退避，在空中多次跳跃，避开狄尔奈的猛攻。

狄尔奈从她的领域中榨取力量，肆无忌惮地将法洛莎打成对立一方。

“罪人！永恒的义理就存在于我的枪尖上！”狄尔奈急速追击，声音空洞而刺耳，动作快到无法被高速摄像机以任何形式捕捉。

“炸死你！”法洛莎回首，调集魔力，释放出从伊丝塔那征用来的皇级爆破。

破裂吧！

轰！轰！

震撼的大爆炸在空中爆发开来！

由法洛莎亲手释放的皇级爆炸，其破坏力相当于多枚大当量氢弹同时引爆！

这声响在500公里外也能听清，整个新泰西洲引发一次地震，整个空间结构发出不堪重负的响声！

所有人的心都狠狠一颤，完全被这终极爆破的力量所惊得头皮发麻，心惊肉跳。

简直就像世界末日！

爆炸推动出兆吨伟力，法洛莎锻造出的这手爆炸足以令人想起创世的大爆炸。

天崩地坼的暴力释放开来，将下方的土地搅成废墟，光和影皆臣服其中！

连法洛莎自己都赶紧拉开距离，免得被自己制造出的终极大爆炸击溃。

这一招——必能杀掉狄尔奈！

狄尔奈则不避不让。

她猛挥十字枪，极诡异的事情发生，冲击波和热浪竟随着她枪尖所指的方向逃窜和退避，仿佛连物理定律也被狄尔奈所束缚！

“放逐！”狄尔奈打开一片通往虚无的传送门，将这些爆溢的力量全都流放到虚无世界当中，自身却毫发无损。

法洛莎释放的终极爆破竟无法伤到狄尔奈一丝一毫！

紧接着，法洛莎升至烟雾上方，看到尽头那披挂着金红闪光的身影，还有那虚无门扉关闭的瞬间，这力量可不是狄尔奈自己所能研究出来的，必然是群星使者的某种馈赠。

“我会赢的。”法洛莎身上的命令现实仍然生效。

“你用现实操纵保护自己，但我的气运也不遑多让，我的命途是吞并宇宙。”狄尔奈发出冷冰冰的讥讽。

吞并宇宙？她疯了。但她说的没错，靠运气也赢不了她，因为她也是万亿里挑一的终极天神。

这样下去自己就没什么手段了。法洛莎紧张万分。

除了……那一招，世界上潜力最强、效果最无解的一种魔力。

“这个世界的现实将被我揭开，所有启迪皆由我双手锻造。”狄尔奈无情扯动命运的丝线。

法洛莎顿时感到一股强大气流撞向自己，让她在空中晃动了一下。

似乎是她的运气被削弱了，又像是狄尔奈正在一点点磨损法洛莎的幸运线，将她拖向某个悲惨结局。

太快了，太恐怖了，狄尔奈抬手就可以让现实支离破碎，能随意地摧毁城市和地貌景观，轻易勘破任何形式的伪装和心理能量，超强飞行，超人类的战斗速度和反应力。法洛莎压力陡增。

狄尔奈见法洛莎不敢上前，便继续伸手拨弄命运。

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她运用能力捕捉法洛莎的存在，慢慢将法洛莎从她的运势当中剥离，可谓是在命运层次上打击对手。

这样下去自己会失去地位的，法洛莎毛骨悚然。

狄尔奈正试图修订她和法洛莎之间的命运线路，一旦她成功，狄尔奈将变成世界的主人公，一切都将围绕着她转动，法洛莎则将会从顺风顺水的境遇中被扯下来。

无可奈何，法洛莎强化自身所有力量，魔力在她身上涌动，她瞬移至狄尔奈身边，挥剑与她交战。

狄尔奈中断她的动作，一瞬间也将十字枪回敬。

整个世界暴露在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两个女人的恐怖力量之中！

(本章完)

------------

第九百四十四章 群星意志的躯壳

幸存者们要么心智崩溃、暴毙当场，要么已经逃之夭夭。

而不管跑得多远，他们都能看到遥远处有光线刺破天空，又有刺耳的声音从数百公里外传来，那情形就像世界末日。

她们激战的余波震撼苍穹、破裂大地，他们只能用简单的手段，于遥远地方勉强观测和记录此等水准的较量，丝毫不敢靠近。

狄尔奈和法洛莎在一瞬间朝对方发起数量难以测算的攻势，她们都以超自然的速度移动，不受躯体或线性时间的束缚，甚至把朝对方发出的斩击送到几秒前或半分钟后。

炙热的空气中弥散着力量的威能余波，其战场痕迹穿过整个新泰西洲，她们交手变幻超过上千次战斗地点，每次拼杀都会引爆下方的一整座城市，带来数十万人的伤亡。

整片新泰西洲都变成了神战的牺牲品，无处不在燃烧。

地貌也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山峦被夷为平地，地面上出现数之不尽的大坑，河流倾毁，人们只能拼了命地往大洲边缘逃难。

“死！”狄尔奈刺出漫天枪影。

法洛莎也挥出同等数量、力量相当的剑气相抗。

打打打打打——！

在此过程中，法洛莎承受着莫大的压力，但终究是——抓住那机会。

当狄尔奈又一次高举十字枪，准备贯穿法洛莎的时候，她抓住那千亿分之一秒的时机，释出魔力。

时间停止！

——！

法洛莎冻结了时间。

除了她之外，一切都静止了。

狄尔奈仍来势汹汹，作冲击姿态，双眼藏在装饰精美的头盔之下，十二只翅膀和修长白发在身后延展，双手紧握十字枪，枪尖的力量如她所说，是完全足以除灭任何敌人的绝对义理，

她的双翼停住了，眼神也一动不动。

法洛莎终于有了松一口气的机会。

在刚才那连绵的战斗中，她实在被逼到了极限。

而作为魔女之神，她能时停的时间长达六秒。

呼……

一秒过去，两秒过去。

法洛莎冲至狄尔奈面前。

再强大的女神，在法洛莎大人的“时间停止”之下，也是一动不动的。念及此处，法洛莎心头紧绷的情绪稍缓。

“这个世界将昂首阔步地进入法洛莎时代。”法洛莎吟唱她的圣言，随后高举弑神武器，准备砍断狄尔奈的头颅。

就在这时——

狄尔奈的手指微动了一下。

什么？法洛莎心头错愕。

即便是在微观尺度上，她也的确捕捉到了狄尔奈的行动。

她神识无限，不可能看错，刚才，狄尔奈确确实实是在时间停止的条件中，动了一下手指头。

难道时间停止的奥秘被洞悉了？

法洛莎瞬间怀疑，这是不是狄尔奈布下的陷阱？

狄尔奈能够在时间停止中行动！这样的话，自己岂不是会在出剑的一瞬间被反击，然后被杀死？

法洛莎迅速拉开距离。

就在这毫厘之差过后，时间停止的效力结束。

狄尔奈眼神冰冷，再度抡出十字枪，砸向法洛莎。

“为什么你能在时间停止中行动？”法洛莎拉开距离，用弑神武器护体。

“……”狄尔奈一言不发，只是继续追击。

难道狄尔奈也掌握有同等性质的权能？

像她这样级别的神灵，潜心修炼时空之道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法洛莎疯狂思考和推断。

不行……！

时间停止是法洛莎目前掌握的最强技能，她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

“时间停止！”法洛莎释出力量。

万事万物再次冻结在凝滞的光影当中，狄尔奈仍然做着冲锋的姿态，手中的十字枪往前指使。

法洛莎屏住呼吸，仔细观察。

只见狄尔奈的盔甲内部，一些饰品微微发亮，仿佛在牵引狄尔奈的动作。

是了。

狄尔奈最多是依靠某些圣物的力量，获得了万分之一的行动力，最终是完全无法阻拦自己的。

……要验证也很简单。

用远程攻击！

法洛莎在六秒内挥出漫天弑神剑气，从远处瞄准狄尔奈。

一旦时间回复流逝，这些剑气就会呼啸着，同时砍向狄尔奈，将她打穿！

“五秒过去，六秒过去。”法洛莎冷眼看着动弹不得的狄尔奈，“时间恢复流逝！”

漫天弑神剑气形成参天剑阵，扫射狄尔奈！

时间恢复流动的瞬间，狄尔奈面前出现了一万把弑神剑气，齐刷刷斩向她，封住她所有行动路径。

她飞速抡动十字枪，挡开一发又一发剑气，虽然弹开了大部分，但还是有部分剑气击伤狄尔奈，打裂盔甲，创口流出无形之血。

果然，只是错觉。法洛莎点头。

“‘时间停止’是世界上最强类型的魔力，即便是你也不能有丝毫反抗的余地。”法洛莎飞向狄尔奈。

“……！”狄尔奈挥动十字枪，仿佛要在法洛莎的毁灭力量面前保存自己。

“够了……！时间停止！”法洛莎飞向空中，张开双臂！

万物都凝滞了，无法行动。

法洛莎走到狄尔奈面前，看着她凝固不动的神色。

盔甲内的装饰圣物还在发光，牵引狄尔奈的手指颤动。

还真聪明，用这种手段让我猜忌，但，远远不够，这就是魔女之神的威力。法洛莎心说。

“我斩了你！”法洛莎挥舞弑神武器，横扫狄尔奈的头颅。

狄尔奈的身体微动。

刺！

一瞬间，狄尔奈猛力扇动翅膀，十字枪刹那击出，将法洛莎拦腰射穿！

灭！

神之血从法洛莎口中吐出！

她迅速败退，以极快的速度向后飞去！

时间恢复流逝——

狄尔奈照旧一言不发，高速追赶。

法洛莎飞速退向极北的寒地，天空变得阴暗，地面布满冰川。

身体满是疮痍，法洛莎心头剧震。

怎么回事？难道她真的能在时间停止中行动？她拥有的是同一类型的权能？

狄尔奈刚才那一枪命中关键，法洛莎差点被撕成碎片，连回复之律都不敢说能完全治愈！

好在从全世界魔女那征收来的魔力还有更强大的魔力。

磁场魔力！

一百万匹磁场转动！

给我疗伤！

血肉，恢复吧！邪力，退散吧！

法洛莎驱动强大的磁场，接触宇宙磁场的真理，迅速净化狄尔奈给自己带来的伤势！同时身体也在极速向北方撤退。

狄尔奈猛追而来。

她高抬十字枪，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没想到吧，这就是我的逃跑路线！”法洛莎向后一跃。

轰！

四方界域，完全锁定！

一片裂缝忽然洞开，巨爪从中窜出，伴随着嘹亮的龙吟声，龙爪直接撕开界域，携着煊赫无极的威势，直接命中狄尔奈！将她的身体从空中击落！

狄尔奈的身体跌落在地，翻滚了一瞬便站稳。

但在四周……

一道又一道上层超自然威势已经抵达！

“炎多！”炎多满身金甲，踏破天空，步步走来。

“来做个了断吧！善恶女神！”黄金之魂克里索斯形成顶天立地的黄金星神，现出真身，从另一端围堵狄尔奈，其盔甲照耀一片天地，手中巨剑更是金碧辉煌。

“……你带来的毁灭在今天结束。”伊丝塔握着魔术短棍出现在天空中。

“终于到这一天了。”稀疏的山川中出现了森林之主的绿色精魂化身，以无数的树木枝叶编织成其活生生的外壳。

“嗷！”克拉勒斯二世爬了过来，身后挟裹着大片寒雾与刺骨霜风。

嘹亮的龙吟声由远及近，微十月扇动翅膀，拖曳着明亮的青绿焰尾缓缓飞至，带来冥界的恐怖力量。

而刚开始击碎狄尔奈盔甲的盘渊，也在空间裂缝的另一端凝视狄尔奈。

古龙盘渊，它的实力深不见底，真身更是庞大绝伦，若是现世，便会因身体质量形成的引力而将整个星球碾碎，故而只能远远提供干涉，但也足以将狄尔奈锁在这里。

法洛莎飞至狄尔奈上方，长出一口气，终于，经过漫长的战斗后，总算是将狄尔奈引诱到陷阱里来了！

八名最强超凡者已然汇至，除了释放全力，联手攻灭狄尔奈，别无他想！

“这里，”法洛莎说，“这就是你的绝境！你已经被封住了道路，盘渊对空间法则的解读无出其右，你无路可走。我已经团结了生者和死者，来保护这个脆弱的世界，虽然这些话在我嘴里说出来总是有些怪异，但我还是要说——我们今天是下定决心，要团结起来，将你一劳永逸地放逐……”

狄尔奈脸上的盔甲已经在刚才的一击中被击碎。

她抬头，此时，面上的半张护面盔甲已是剥落。

在场的其他人全都感到万分警惕。

而那面甲遮住的半张脸，是一片虚无和黑暗，连她的眼睛也只是盔甲铸造的假象，狄尔奈的内部已经被掏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垠的黑色深空。

“这……”法洛莎拉开距离，心头剧震。

“启示……启……”狄尔奈的声音机械、空灵而扭曲，她挥舞手里的十字枪，动作却从之前的大开大合变得诡异。

天空颤抖，惊雷闪烁。

周围的大地在一种超乎想象的恶意下枯萎，在这一刻，狄尔奈的力量突破了极限，其永恒性不再受到这片世界的限制，她目前所展示的威力还只是她全新权能的一部分。

“炎多！”炎多惊恐地后退，这怪物……它等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要吃掉大家！

法洛莎的神识触碰到此时的狄尔奈，她看到的已不再是什么善恶女神——

撕开现实本身的面纱，狄尔奈那半张断脸背后，是跨越所有空间的无限黑暗！

在那绝望的一瞥中，法洛莎看到的是一个恐怖的阴影，毁灭与熵的化身！它是由古老罪恶所造成的噩梦，所过之处只留下垂死的星星！以宇宙本身为食！

这是个被群星使者完全从内部侵蚀殆尽的躯壳！真正的狄尔奈早在六年前的天劫中就死了！

(本章完)

------------

第九百四十五章 神战

“炎多！”炎多在星空中旅行过，见过一个又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陡然熄灭，四分五裂，在数万光年外留下死静的暗影。

就是因为它！就是因为群星使者！

宇宙的吞噬者和毁灭者！它灭绝文明，消泯生命，其存在形式更是高于他们所处的三维世界！

而狄尔奈的残躯所包容的，正是它那可憎意志的一道枝桠。

此时的她，不是狄尔奈。

而是群星使者的化身！

炎多反应最快，速度最快，甚至战斗力也是在场诸神中最强的。

它刹那间就消失在原地，用自身撞向狄尔奈。

法洛莎看到这一幕，瞬间震惊。

炎多一向被当成庞大而缓慢的星神，但它速度爆发之后，竟如此之快！

“炎多——！”黄金之魂克里索斯当即动身前去掩护。

“炎多！”炎多一往无前。

砰！

群星化身狄尔奈舞动十字枪，她的身影瞬时消遁，下一瞬，已至炎多头顶。

一枪之下，炎多便陡然遭到重创。

只见它身躯中出现大片裂缝，浑身的坚甲寸寸迸裂，巨大的身躯撞向地面，瞬间掀起漫天的冲击波！

“炎多！”

“避开！”

“小心！”伊丝塔躲开震天的撼波。

炎多，倒下！

大地开裂，出现一个半径十多公里的巨坑，炎多的撞击令这一方大陆都微微倾斜。

整个新泰西洲更是陷入天灾般的绝境，十二级大地震席卷全境，无处不撼！

被狄尔奈一击重创，炎多身上的光芒消退了，化作石雕般的沉寂。

群星化身狄尔奈站在炎多头顶，昂头以漠然的态度看向它们。

她被群星的意志所侵蚀，但群星的意志也在伸张狄尔奈的愿望。

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双位一体。法洛莎握紧武器。用净心魔力让自己的意志和精神更加无瑕。

她以精神链接魔力沟通炎多，心中响起炎多痛苦而哀恸的呼声。

它在让大家跑。

打不过的，不可能战胜群星化身狄尔奈。

好了，炎多，我们不能走。法洛莎默想着。

今日在这里的，已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批超凡战力了。

如果靠我们也无法制伏群星化身狄尔奈，这个世界将陨入沉沦。

就像群星使者曾吞噬的亿万星海一样。

群星化身狄尔奈的翅膀变暗，展开，每根羽毛都部分残损，显出深暗的阴影，像是熄灭的星体尘埃，闪耀着恒星的绝唱，深空的影焰四处燃烧，将半个世界浸入虚无。

森林之主迅速跳动，踏着自己的蹄子，往高处飞去，地上已经没有它能立足的地方，足印在半空留下闪耀焚火。

克拉勒斯二世尝试用霜风吹散地面上蔓延的影焰，却无济于事，寒冰与海水都被摧毁，融化成丝缕薄雾，它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女主人法洛莎，但法洛莎妈妈如今也无法力克群星化身狄尔奈。

“姐姐！”伊丝塔恐惧地飞到法洛莎身边。

“无限之影。”群星化身狄尔奈的声音更加幽邃。

身为群星使者的投影，她足以调动群星使者的部分伟力。

她朝空中盘旋的微十月挥出十字枪，上万道黑暗光枪急速刺向它，瞬间打穿了微十月的一身鳞片，又将其打入鬼龙形态。

微十月绝望至极，她的力量是驾驭死亡，但群星使者的化身，又怎会被这一方界域的死亡规则所束缚？

“炎多已经完了，我们放出了怎样的怪物！带着人类快跑吧，去别的星球！”黄金之魂克里索斯化作一道金光闪闪的飓风，抱着必死之志吹向群星化身狄尔奈。

“不能走。”法洛莎身上还集聚着全世界魔女的信愿。

她几乎感到无数的魔女们正透过她的意志来加入这一战。

时间停止！

法洛莎对时空的研究不甚纯熟，还比不上当年的同伴夏莉·瓦伦坦。不过这也能左右战场，她从另一侧划过天际，闪电般攻向狄尔奈。

盘渊的眼睛透过世界的裂痕，用空间的规则约束群星化身狄尔奈，阻止她在此界坐标系上的移动。

森林之主也掀起最后的碧绿之风，召唤出残损大地的愤怒，直欲让入侵者血流不止。

攻！攻！

狄尔奈精确地反击每次袭击，在每一秒都有来自其他神灵的数百次重击，有些攻击甚至是来自几分钟后的。

有希望！法洛莎借时间停止的可怕力量反复攻击，弑神武器煞气纵横，进行切割。

虽然单次时停长度不足，但她魔力堪称无限，可以多次开启，不像其他魔女们往往耗尽魔力，综合次数和效率，时间远远长于之前的时间停止者。近战必胜和黄蜂的现实扭曲祝福也有助于法洛莎杀伤狄尔奈。

“完备内积空间裂变。”群星化身狄尔奈动用伟力破局，她抬起手，她声音就像虚空本身一样空洞。

刹那间，法洛莎发觉自己和其他神之间的联系被隔绝了。

她堕入到一个更奇异的世界中，在这里，一切都和其他完全相同，只是这个世界线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前来帮助！

“你——”法洛莎惊异地看向群星化身狄尔奈。

“形而上视角的湮灭。”群星化身狄尔奈的右手圣炬中亮起宇宙陨灭的异芒，瞬间斩破法洛莎！

伟大力量将法洛莎彻底击退在地，浑身暴血不止，斗篷几乎破碎。

而就在这短短几秒后，法洛莎转头看到其他盟友们也忽然出现，并纷纷被击溃！四散倒在地上，仿佛是群星使者狄尔奈在刚才一瞬间就打破了它们的攻势。

克拉勒斯二世被砍成两段，血流如注。

发生了……发生了什么……？法洛莎伏在地上，痛苦万分。

森林之主浑身燃烧着无法熄灭的火焰，痛苦地退开；微十月直线坠落。而盘渊也被一道诡异华光所侵略，仿佛被刺瞎了一只眼睛。

是，是这样。法洛莎极快地恢复平衡，更恢复知觉。

刚才，群星化身狄尔奈动用伟力，一瞬间将现实分裂出了多个平行维度。

亦即说是，刚才那几秒钟里，世界出现了至少七个不同的世界线。

而在每个维度上，她都单独面对一尊超凡者，并在单打独斗中毫无悬念地碾压它们。

最后，她才将每个不同敌人“失败”的世界线聚合起来。

重新拼凑成这一“每个人都战败”的世界。

难怪大家一瞬间全被打倒——法洛莎痛苦不堪。

一起上，还有些微机会，但群星化身狄尔奈拥有这种无解的能力，战胜她的机会便削弱到最低。

“阿卡西克记录的撰写。”群星化身狄尔奈再度抬起左手中的圣炬。

她的面前出现了一道道耀眼的时空光流。

每道光流都承载着茫无涯际、靡所底止的信息、知识、经验和历史记录。

而且不是对这一个星球的档案，而是记录了宇宙的一切现实，记载着从过去到时间尽头，是每时每刻所产生的一切思想、一切知识、一切记忆的集合。

这一切内容，都在群星化身狄尔奈的手中翻动、阅览，甚至遭到一点点地修改和篡变。

“她要通过修改档案来奴役我们！屠杀我们！”黄金骑士克里索斯勉强保持着战斗力。

它扑过去，璀璨的金色光华透亮天地，击向狄尔奈！这是它所能释放的，威力最大的一击！

浮光劫数！

“炎多！”炎多，被狄尔奈用双脚践踏着，蛰伏已久，如今也将积蓄的最后力量释放出来。

恒星聚变！

太阳的超高温与高压威力完全绽放，朝群星化身狄尔奈猛轰过去！

这一击焚尽周遭一切，更与兄弟克里索斯的猛攻形成交响，朝群星化身狄尔奈扫荡过去。

轰！轰！轰！

置身于近在咫尺的两大星神全力夹攻之间，群星化身狄尔奈也无法闪躲，因空间规则已被盘渊锁定。

“主观知觉的超导。”群星化身狄尔奈不带感情地说。

她瞬间延宕了自己所感受到的主观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独自度过了难以计数的光阴，以此穷举算出弱化太阳聚变与的办法。

而也因此，在旁人看来，便是在刹那间，群星化身狄尔奈作出了完全超越世界极限的举措。

她猛转十字枪，炎多的爆燃日炎瞬间在她身体中央分开，而她承受着数千摄氏度的炙烤却毫发无损，而背后的黄金流光密密麻麻攒射过来，也在群星化身狄尔奈周围弹开。

承受过第一轮轰击后，她便有余裕反击。

“新星的震荡。”群星化身狄尔奈从身体深处绽放出一道灭目闪光。

爆炸！毁灭！

炎多释出了自己最后的力量，但它所闪耀出的光芒甚至不及群星化身狄尔奈随意释放的一招。狄尔奈猛力践踏炎多，它的身体再次被击溃，重重炸向地底。而黄金之魂克里索斯也遭到猛击，黄金之身大面积开裂，沉重的身体倒在地上。

克里索斯的身体在地上滑动，炎多被踩碎了，微十月伏在地上，森林之主被烧至残废，克里索斯二世奄奄一息，盘渊在裂缝的背后审视着这一切，思考继续参战对它的神性与长生是否有所损害。

“姐姐……”伊丝塔握着魔术短棍，她在废墟上飞行，战战兢兢地漂浮在空中，与群星化身狄尔奈只隔着数百米距离。

法洛莎不见了，大概是跑了。

群星化身狄尔奈抬头看到伊丝塔，她的注视让伊丝塔头晕目眩，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已遭到阅读和审视。

“我的姐姐不见了。”伊丝塔伤心地说。法洛莎又一次跑了，而且是在这么重大的关头。

“……”

“你知道爱吗？”伊丝塔悲伤地朝狄尔奈喊，“你本来不应该是执掌博爱与善意的神灵吗？”

“……”

“为什么大家不能和睦相处，放下分歧？真正的大爱，能够超越狭隘的心灵，能够超越族群的纷争，能够胜过力量的差距！狄尔奈，你本来也应该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思考吧！”伊丝塔难过地说。

“热爱招致背叛，生命空无短暂。”群星化身狄尔奈微微颤动。

“不、不会的。”伊丝塔动情地说，“听我说吧，无论你是群星使者的残影，还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天神狄尔奈，我说的话都是有价值的——去爱别人吧，不要恨他们。”

“以永恒来衡量，生命无异于‘瞬间’，而‘瞬间’有何意义。”群星化身狄尔奈说。

“听我说吧，意义，不是以时间和尺寸来衡量的。一个生命，无论多么短暂，都可能改变其他无数人的生命。一个梦想，如果是个好梦想，可以激励未来的无限迭代。你说瞬间的意义，我要说，宇宙本身是由无数个瞬间所构建的，每个瞬间，都建立在前一个瞬间之上。而永恒之所以持久，也是因为有我们一个又一个日子：平凡的每一天，接着平凡的每一天，这才赋予永恒以意义。而永恒的支柱，那就是‘爱’啊。”伊丝塔说。

“……”群星使者狄尔奈转动十字枪，准备将喋喋不休的伊丝塔杀掉。

破绽！

法洛莎瞬移至狄尔奈身后，用弑神武器捅穿狄尔奈的胸口。

(本章完)

------------

第九百四十六章 重返幽冥

弑神锋芒从狄尔奈躯壳前端刺出，毫无阻碍！

法洛莎感觉她刺进了虚无！但弑神武器的力量，连虚无也能征服！

煞气肆虐，斩杀狄尔奈！

“命运已了。”法洛莎冷声道。

“炸死你！”伊丝塔也朝狄尔奈释放皇级爆破。

群星化身狄尔奈的身躯被弑神剑气所摧毁，甚至被盘渊锁定，无法移动，而伊丝塔的皇级爆破更是炸碎了她，将她摧毁！

法洛莎横挥弑神武器，抬头对伊丝塔点点头。

狄尔奈，败了！

她当初用这把刀杀了一个神，现在又杀了一个神。很成功。

“姐姐回来了！！”伊丝塔眼前一亮。她其实以为法洛莎真的走了。

“……”法洛莎猛转头，察觉到滔天杀机。

还来不及和伊丝塔寒暄……

那些被击碎的黑暗碎片便再度聚合，瞬间变回狄尔奈的人形！

只是，它身上狄尔奈的神性碎片已完全湮灭，留下的则是一个怪诞的身形，宛如高维投影下的截面。

群星意志狄尔奈，它身上的一切都变得完全陌生，其间填充着这世界生灵无法理解的力量。

“混乱维度的间隙裂缝。”它瞬间撕裂这一方现实，将法洛莎、伊丝塔以及其他所有神灵都拖入一个异样的实体空间。

间隙！

不同世界之间的缝隙！一片永恒混乱的虚无空间！只有对空间造诣极其精妙的存在才能在此活动。

法洛莎跌入的不仅仅是黑暗，也是让人类所有理解都相形见绌的浩瀚，这些色泽刺痛了她的双眼，尺寸迥异的几何形状超出了命名范围，间隙的边缘由超限数字编织，地平线本身正与无与伦比的广博界域不断重叠、融合和扭动。

整个维度的混乱叠加在一起，直到法洛莎熟悉的最后一个东西也消失。

她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渺小的物质斑点，在群星使者的力量面前无异于尘埃。

法洛莎释放出她所拥有的无数魔力，侦查周围，抬头便看到返回原先地带的一个狭小出口，但其他人都跌落在这混乱的维度次元当中，不见踪影。

末日抵达，群星意志狄尔奈不断下坠，同时将与其作战的所有敌人都拉入最混乱的维度间隙中！

“它要把我们拖到‘群星使者’本身存在的地方，就像把猎物拖回巢穴一样……”森林之主重伤而跌落着，毫无还手余地。

群星意志狄尔奈已经完全失去了狄尔奈的身形和精神，只是执行着群星使者的最后意志，将这些俘囚带入间隙，并拖回群星使者所处的高维空间。

“我们要再见了——姐姐！”伊丝塔转头朝法洛莎大喊，她的声音刚出口就被这一方混乱的维度所熄灭，但她一直喊，不停喊，“姐姐！姐姐！姐姐！”

法洛莎下坠着，内心空空荡荡，忽然一遍又一遍地思念徐炀。

轰！轰——！

诡异的声音从下方响起，一道悠长宽广的斑斓巨影覆盖了下方所有视野。

以法洛莎的神识，疯狂扫描也只能监测到那无量巨物的微妙一角。

这——这是什么东西？它的存在……

随着一声摇撼畛域的咆哮，下方体态无涯的庞然大物开始颤抖。

盘渊！

它的身体摇动，维系无数世界平衡的天秤随之震动，盘渊身周散落着无数类似砂砾一般的事物，那每个砂砾就是一个世界，它用爪子强行切断维度之间的联络，阻挡群星意志狄尔奈下坠的路径。

紧接着，它用身体的一部分向上撞去，将跌落的狄尔奈包括其他诸神全都送回上方的狭小空洞，返回到真实世界当中。间隙之内，盘渊为神！

法洛莎只觉得下方传来无穷无尽的巨大力量，将她笔直往上送去！她离那道裂缝越来越近，终于被送回了有温度和大气包裹的现实世界，还是这里令她倍感怀念！

盘渊的咆哮声消失在间隙裂缝之下，它似乎用爪子抓住这道裂缝两段，强行将其拼合，空间结构的两段猛力撞上，在原地留下一道无法磨灭的扭曲交驳痕迹，横亘数千米。

群星意志狄尔奈也回到了这方世界。趁着它被盘渊击退、需要时间修补自身的机会，法洛莎转头，终于找到时机，也赶紧用回复之律来重置盟友的状态，复原它们的伤势。

双方陷入难以言喻的、凝滞般的沉默，紧接着，不过短短数秒，群星意志狄尔奈当先恢复完全，失去了“狄尔奈”的部分后，它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狂兽，急速扑向伊丝塔。似乎是因为伊丝塔之前令它分心、遇袭的缘故，它要先灭杀伊丝塔。

“啊——”伊丝塔迅速用魔术短棍拉开距离，但她的速度是最慢的，她靠的是魔术短棍这样的魔力道具，而非自己的超凡天赋。

“伊丝塔！”法洛莎时停加瞬移，赶至伊丝塔面前，挥舞弑神武器挡开群星意志狄尔奈的斩击。

“姐姐！”伊丝塔尖叫。

“没事的，我——”法洛莎拼死用弑神武器和驭星者拦截群星意志狄尔奈，对方的攻击好快，好恐怖，每一击都让法洛莎回忆起片刻前坠落混沌间隙的致命恐惧。

只短短过了几秒钟，伊丝塔就被两人力战的余波给击退，倒在地上翻滚，而法洛莎也被打得节节后退。

法洛莎拼死战斗。该死的，如果自己再多一点经验，如果自己多有一些余裕，那我——

“坚持住！”黄金之魂克里索斯恢复得较快，艰难地踏步冲过来。

“炎——炎多！”炎多也痛苦地尝试起身，狄尔奈留下的伤势还是太过沉重。

没事的，自己能挡住她，自己能在正面作战，替大家挡住强敌的威力。

法洛莎默想着，弑神武器在千万次劈砍中都没有让法洛莎失望，无情的弑神煞气狂暴地削弱着群星意志狄尔奈的力量。

双方在短时间内对攻出的华光震撼天地，反复照亮天空上万次！

但——法洛莎渐渐落入下风。

群星意志狄尔奈一边攻击，一边还用篡变现实的高级伟大权能削弱法洛莎的运势，剥离她身上来自黄蜂的强大祝福，以及她借来的近战必胜之力。

“吼！”微十月飞过来，试图掩护法洛莎，但她的死亡气息无法损耗群星意志狄尔奈。

这一刹，法洛莎感到从开战以来从黄蜂那得到的百战百胜之运被剥夺了，紧接着，连近战必胜的力量也被连带湮灭，所有扭曲现实的力量都被拆解，这样一来，她只能靠自己纯粹的剑术去抵挡。

而这是法洛莎所匮乏的，她缺少真正修炼的时间，必须要靠从潘瑞伊那借来的魔力，而下一刹——

法洛莎被狄尔奈刺穿了身体，扔在地上。

她死了。

伊丝塔在远处看着，身体崩溃在地。

“炎多！”炎多咆哮。

“法洛莎！”微十月惊诧万分。

“姐姐！”伊丝塔哀嚎。

法洛莎的身体倒在地上，血流不止。她的灵魂飘离躯壳，回归星空，回归到星空的拥抱中，向星河魔女归返。

真难看啊。法洛莎默想着，她往上空飞去，原来死是这种感觉，轻飘飘的，而且还被牵引着。

她好想留下来，但在这一刻，留下来也没有意义，她身上的祝福已经被破解了，意味着群星意志狄尔奈有一万种方法杀灭她。

下面，伊丝塔拼命地抢回自己的尸身，炎多和克里索斯两大星神再次与群星意志狄尔奈交手，但并未占据上风，群星使者光是一片残影都这么强大，更何况它那灭绝了无数星界的真身？

她看到伊丝塔用颤巍巍的手拿走了法洛莎手里的弑神武器，但是被刀刃上的煞气所威慑，即便这样，伊丝塔也一遍又一遍尝试握紧弑神武器，哪怕她自己被割得遍体鳞伤。

不、不行，伊丝塔，弑神武器是只有我自己才能使用的。法洛莎默想着。没办法，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她抬头，回归天际，朝星河魔女的方向回归，远离了地上的纷争，仿佛已经能听到星河魔女的呼唤。如果法洛莎是这个世界所有魔女的神，那星河魔女就是法洛莎的神。

她的星魂离开了受诅咒、困扰和扭曲的大地，升到了黑暗星界。

这里静悄悄的，法洛莎叹了口气，好安静。

她抬起头，却吓了一跳，好多、好多人！

好奇怪。

怎么有这么多魔女。

她漂泊在物质世界的边缘，在星河的门口驻足。

前方闪烁着未知的星系，永恒的宇宙，群星使者的猎场，也是魔女们不断漂游的家园。

这些灵魂般的魔女们纷纷云聚在这，好多、好多，几百万。

她们都来迎接法洛莎，闪烁着感激和悲伤的光芒。

“你、你们……”法洛莎看着她们，满心震撼。

“我们是黑墙里被救出来的魔女。”其中一个灵魂面带微笑，看着法洛莎，但那微笑带着无限的悲伤与温柔。

“在最可怕和恐惧的时刻，你来找我们——把我们从那痛苦的漫长折磨中拯救出来了。”另一个灵魂说。

“我是为尼斯托公司征战，但最后战死的魔女。”

“我是从希盛神宫的黑墙被救出来的魔女，好多年啦。”

“我是死在天劫中的魔女，一瞬间就被那投影给杀了。”

“我曾经在学院学习过，但出事故死了。”

“我在幼魔女乐园里生活过！”

“我听说您的名字好久了！”

她们兴奋地说起话来，争相喊着自己和法洛莎之间的关系。

“谢谢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去回归？为什么不回到星河魔女那里？”法洛莎茫然地问。

“我们想看到法洛莎的胜利。”她们说，“我们在这里一直等着，想看到您赢下一切，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归无憾了。”

“但我、我已经死了，我辜负了你们，现在我们只能一起回去了。”法洛莎艰难地说。

魔女灵魂们微笑。

作为一个整体，数百万个灵魂开始闪耀，分享并重新点燃她们灵魂中残留的魔力。

每个人都像是手握一粒深红、褪色的精华，但她们太多了，于是她们在一片幽邃的深空中点起火花。

她们编织的力量越来越强，形成一幅跨越星河光彩的神圣织锦。

许多魔女在这个过程中燃尽，不得不放手，真正回归星空，化作一道光点，临走时向法洛莎微笑告别。

“我们先走了！”

“一定要赢下去啊！”

“魔女之神！”

“现在回到你的地方去吧，法洛莎大人！”魔女灵魂们的力量聚成一道灵魂洪流，推动法洛莎的神魂往下。

她们的光，缠绕在一起，将法洛莎重新推下去，以众魂的力量抵抗星河魔女的召唤，把法洛莎的灵魂推回人间。

“回去吧！”

“法洛莎大人，回去吧！”

“回去、回去吧！”

“还不到死的时候！”

热烈的光柱从破碎世界的云霄之外照射下来，将法洛莎的神魂送回大地。

法洛莎几乎要流泪，她的神魂中激荡着情绪。

大家、大家……

在这一刻，她才真正明白“魔女之神”四个字的分量。

斑斓星光呼啸降下，将法洛莎送回她的身躯当中，照耀在她的身体上，修复了一切伤口，治愈了所有痛苦。而她们在完成这一切后，也尽数消散，再不见踪影，真正回归星河魔女，再度完成魔女在宇宙中的循环远征。

在场，即便群星意志狄尔奈也转向重新站起的法洛莎，对这一幕感到意外。

法洛莎抬起手，满身伤口的伊丝塔流着血，将煞气浓重的弑神武器递给法洛莎。

伊丝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相信法洛莎一定可以。

群星意志狄尔奈转向法洛莎，弹开身边其他人的攻击。

此刻，只有法洛莎最危险。

“……！”群星意志狄尔奈凝视法洛莎，此时的她，几乎像再度完全突破，令它察觉到了异样的威胁。

“你……是谁。”群星使者的意志透过这无光的躯体发声。

法洛莎抬起弑神武器，瞄准群星意志狄尔奈。

一切回忆、意志和燃烧的精神皆在心中。

“我是，赛博时代的魔女。”

(本章完)

------------

第九百四十七章 暗影残骸的穿刺

最后一战。

群星意志狄尔奈膨胀起来，化作无定型的扭曲巨兽，身上气息仍然强大。

重生的法洛莎漂浮在地上，直面这头空前绝后的终极生物，绝不逃避。

她抬起手。

魔力在她指尖闪烁，紧接着便幻化成一把指向天穹的血红魔力巨刃。

斩！

她凝滞时空，分身出数千个幻影，从所有角度一齐挥舞巨刃，猛击下去！

法洛莎的魔力足以支持这漫天红刀光影，转瞬间便已切割狄尔奈万次！

遭到瞬时爆发的万次重击，狄尔奈的身形在斩击中膨胀开来，投下恐怖的巨大阴影，向四周放出离奇的星彩光线，其本身不断变形，仿佛成为星间造物的一部分。

群星的力量支撑着它。法洛莎敏锐察觉。如果不切断这种链接，这家伙恐怕还能无休止地打下去。

此时，它的部分触须剧烈扰动，拨开法洛莎猛攻的刀刃，法洛莎则信步拉开距离，同时驱使其他幻影分身继续攻击，分散狄尔奈的注意力，一边筹备法洛莎自己的力量。

此时法洛莎已进入闪耀境界，她单手高抬，古老魔力在她的引导下满溢而出，形成上万道蜿蜒飞伸的锁链，在束缚类魔力的作用下困住狄尔奈，囚禁它的移动轨迹。

此时的法洛莎，正毫不畏惧地凝视狄尔奈，闪耀的星芒在她的双眼中跳动，她的声音回荡在天地间，仿若至纯魔力共鸣的交响乐，足以在尘世留下永恒的印记！

“——退散吧！这个世界不属于你！”法洛莎大喝。

随着法洛莎一声令下，无数锁链盘旋扰动，漫天幻影分身挥出手中的魔力利刃，向着智慧生命的永世大敌发起围攻！

成千上万的刀刃，就像无数红金色的闪电，挟裹着法洛莎纯粹、肆无忌惮的强大意志力，呼啸劈在狄尔奈的巨大怪形身上！打破其存在的确定性，寻找它那诡异结构中的弱点，更一步步削弱它的防护能力！

停止吧！封锁吧！

法洛莎用十二种不同的控制类魔力压制狄尔奈。原先这些力量会被狄尔奈弹开，现在法洛莎的力量又大幅提高了一个等阶，甚至能说是比这片残损的群星意志更加强大！能死死压制住它，阻止它逃脱，甚至不再需要其他人帮助。

无数刀刃继续劈砍着狄尔奈，而它无法躲闪，只能在停滞状态下遭受重击。

瞄准被幻影锁链束缚的狄尔奈，法洛莎开始聚合一种超越现实的终极魔力。

“混沌的焰浪，统一的力量，皆归于我手！”法洛莎高声吟唱。

“看啊！”伊丝塔在远处眺望。

“法洛莎在做什么？”

“那是……”

“她在聚合不同形式的‘力’！”黄金之魂克里索斯有远见卓识，能分辨出现状。

“炎多！”炎多发出一声不安的吼叫。

只见法洛莎聚合了万象天引之魔力，磁场转动之魔力，相互作用力之魔力。于是，宇宙、量子、电磁、元素四大原始能量在她的手上肆意地扭曲和重组，最终聚集成一种驾临凡间的毁灭光环。

亦即说是，法洛莎已将各种最强大的魔力抽取出来，并将它们重组、聚合，达成原先任何科技和魔法都无法完成的无上超凡伟力。

法洛莎继续引导，燃烧着她自身的所有魔力。

她的感官与现实的根源交互协调，此刻，她能感受到那些控制现实存在的宇宙能量，感受到间隙中诸多维度之间的脉搏，以及时空本身的曲线结构。

磁场力量和万物引力彼此交汇结合，高能量子与自然元素也同时遭到控制。

在法洛莎手中，这些力量得到扭曲和统一，共同融合成原始力量的混乱漩涡。

毁灭性的魔法光环在她周围形成，其内燃烧着令人惊骇的力量。

这光环向外扩展，冲刷着四面八方的空间和区域，将物质本身完全分解成基本粒子！

而法洛莎手中的混沌原始能量还在狂乱膨胀，直到她自身力量的临界点！

那么，是时候了！

法洛莎将手中的超巨型混沌漩涡砸向群星意志狄尔奈。

“终末残响！”法洛莎怒喝。

恐怖的溟濛漩涡风暴完全成型，砸向群星意志狄尔奈的实体。

旷世的魔力撞上高维空间的投影！

两股力量相抗，仿佛将世界分为黑白两立。

而仅仅过了不到1秒，终极的毁伤伟力便撕碎了群星意志的外壳，打破了一层又一层的守护与规咒，引爆了底下那空洞的虚空！

轰！轰！轰！

震撼的爆炸动摇了现实的基础，在维度上产生裂缝。

群星意志狄尔奈剧烈地膨胀起来，随后四分五裂，外壳化作无数碎片，跌落到不同尺寸的维度阶梯之上！

爆裂！毁灭！

法洛莎的魔力被抽干了，她虚弱地落在地上，低着头，疲惫地坐在地上，她感觉自己几乎是用掉了自己这辈子所有的魔力。

而群星意志狄尔奈……被炸毁了！

她抬起头，想要看到这一切终于消失，想要看到可怕的敌人最终溃散。

但！

一团黑影仍然在空地上徘徊着、升腾着，仿佛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将这个污点抹去！

哪怕它身边的空间已经完全坍毁，它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它还活着！”

“虽然完全被炸碎了，但还有这一股精华所在……”

“我们要——怎样才能驱逐这种力量？”伊丝塔艰难地说。

她跑过来，搀扶已完全失去力气的法洛莎。

群星残骸狄尔奈升向空中，继续散发邪恶与毁灭的气息。

法洛莎投出的终极杀招将其打至如此最终残损状态，却还是未能一劳永逸地将其灭亡！

“炎多！”炎多大踏步冲过去。

“法洛莎已经燃尽了，到我们了！”黄金之魂克里索斯紧随其后。

微十月也从地上爬过去，身边跟随着森林之主还有受伤的克拉勒斯二世，它们还有余力完成这最后的战争！

赌上一切！

而法洛莎现在已经彻底被榨干，只能虚弱地坐在地上，等待决战结束。

“炎多！炎多！”炎多扑过去，一拳又一拳地砸向群星残骸狄尔奈。

它迅速移动，所过之处将时空结构剥离开来，从中涌现出翻滚着的疯狂幻影。

难以描述的图形和没有名字的色泽从内渗出，当她望向它们，法洛莎感到头痛难耐，光是看着都感到不适。

它们就像一种来自高维度的腐烂物，足以灼伤凡人的感官，他们还从未做好理解这种超次元存在的准备。

紧接着，群星残骸狄尔奈从虚无中扯出一把超维度的奇异兵器，将它攥在自己的黑色附肢中，像一头多肢的怪物挥舞刀剑一样予以还击，劈砍炎多。

“炎多！”炎多身上出现许多裂痕，每道伤口中都浸透着未知力量的邪光。

它身上的许多物质已在瞬间遭到分解，情形格外危险，纵使他们作出了这么多努力，但无法根绝群星之狄尔奈的最后残骸！

毁灭无处不在，群星残骸狄尔奈极有耐心地跟它们缠斗。

“姐姐……！”伊丝塔看到法洛莎似乎还想起身。

“他们的力量都已经在接连的高强度战斗中耗损了。”法洛莎疲惫地说，“我们需要某种更强大的力量。”

她看到群星残骸狄尔奈的诡异做法，它实际上是在试图引导高维度空间来侵蚀这里，令这片地域的空间结构愈发支离破损。

盘渊也无法再度现身，因为只要它稍有跨过空间的动作，无论有多轻微，整个世界都会彻底坍塌，再无法维持自己的完整性。

“炎多！炎多——”炎多用它巨大的手掌重击群星残骸狄尔奈，或者索性用自己庞大的身躯试图压碎它，但都收效甚微，它几乎免疫一切形式的杀伤！

因为它本质上还是高维度的。法洛莎忽然想明白了，群星使者完全位于另一个空间，就连它的一个残影也具有这种特征。

就像三维生物将自己的手贴向二维生物，此时二维生命能攻击到的范围，就只有那微不足道的一点而已。

群星残骸狄尔奈依旧游斗，它虽然遭到最大程度的创伤，但它仍有耐心，它将继续战斗，直到将这个世界同样融化在宇宙的远景当中，成为数万光年外其他星星眼中的一颗死寂星球。

——飕——

一道光芒闪过。

他们纷纷抬头，只见一个披挂公司联盟标准魔女盔甲的魔女忽呈光速抵至此地。

“终于赶上了！”钥光悬在空中。

(本章完)

------------

第九百四十八章 巨塔计划的启动

“光之魔女……”

“公司联盟的钥光？”

“她来干嘛？”伊丝塔困惑地抬头。

钥光看到远处扭曲翻腾的群星残骸狄尔奈，点点头。

“听好！我乃公司联盟旗下第一光辉镇守使，巨塔计划的守护者之一，天驱协议的总队长，钥光是也！今天，就由我来完成对这尊终极邪祟的破坏以及收容！”钥光大喊。

她的妹妹钥暗也飞行过来，姐妹俩并排而立在空中。

“你们要做什么就快点！”伊丝塔抬头呐喊。

“别担心，我们是做好准备才来的。”钥光打了个响指，“神战刚开始不久，整个新泰西洲就陷入地震、洪水、海啸、火山爆发，我们得先疏散难民。紧接着，我才用光的形态来观察态势，看到你们全都坠入深渊的时候，我直接通知大家做好逃跑的准备，没想到你们都回来了，所以我也回来了，最后还是决定，由我们来启动巨塔计划，助伱们最后一臂之力！”

“它就要撕裂整个世界了，要做什么就快点！”黄金之魂克里索斯催促。

“很抱歉，我们刚刚才完成准备工作。”钥光从容地说，“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们必须把一个锚柱扔进它里头，这样才能引导巨塔的终极力量！我的力量不足以靠近，甚至在靠近的一瞬间就会被毁灭，那么，请你们帮忙了！”

钥光投出一个闪耀的尖锥。

炎多跳过去，单手抓住，随后就朝群星残骸狄尔奈飞去，准备将它扔到狄尔奈的肚子里。

“炎多！”炎多往前冲！

察觉到威胁，群星残骸狄尔奈顿时放出大量致命的维度污染，足以将牵扯到的事物悉数拖入异次元。

如果他们试图将它驱逐，那么它也要将炎多当先撕碎！

放逐！

“延碧梦境！”森林之主抬起头，发出一声咆哮。

自半空中顿时出现一片不断旋转的翡翠苍茫世界，它决定牺牲自己的小世界，用来抵挡群星残骸狄尔奈释放出的反扑！

只见它所召唤出的青绿世界，撞向狄尔奈投出的维度污染黑泥，在短短几秒内便被驱散至虚无！

延碧梦境坍毁的瞬间，炎多也已冲至。

就像投掷标枪一样，它将尖锥锚柱扔进去，扔到群星残骸狄尔奈那黑洞般的肚腹中！

钥光见状，瞬间动身。

她以光速巡航世界，开启全世界13座巨塔的力量！

所有巨塔，开启吧！

引导力量，驱散星空！

她飞至绿地市的原址，这里已是迷雾禁区，但这座塔自身的防护力很强大，足以抵御怪物入侵，她朝原址释出信号。

公司联盟塔，开启！

她飞至尼斯托总部，这里正在密切工作，支援前线的救灾，钥光点亮塔中的力量，工作人员们瞬间惊动，看到一道明光从底部穿透至上，点亮天空。

尼斯托总部塔，开启！

她飞至泰西洲的塞纳河岸铁塔，此地已经陷落，高大的金属铁塔沉沦在迷雾当中，钥光点亮塔中的力量，瞬间，一道道巨大电流从塔尖放出，疯狂电击四面八方的迷雾怪物和雾区邪祟，将它们劈至神形俱灭！全城的敌人都在塞纳河岸铁塔的闪电风暴中被摧毁！

塞纳河岸铁塔，开启！

她飞至香料海岸萨法莱市，这里仍在阿伊莎女王香料律法的保护中，在世界边陲平静度日，她点亮巨塔，光芒参天。

卡莉法尖塔，开启！

她抵达龙舌兰洲的救世者巨像，面目不清的巨型雕塑雕刻在城市边缘，张开双臂似乎要保护着下方人命，她将雕像本身点亮，无数的光华从雕像内部放出。

救世者巨像塔，开启！

她来到东海岸的世界贸易商厦，被穿梭机撞过，又在神战中被摧毁，不过，只要塔基跟人柱力还在就能发挥作用。

世界贸易商厦，开启！

伦德尼姆大钟仍在陷落中，无法光复。因此钥光必须点燃古代旧人建立的其他遗迹塔，作为巨塔计划的补充。

一个接一个，前往名胜古迹！

白象洲的伊帝斯陵寝，近东绿洲龙族失落的空中花园，亚历山大港的灯塔，艾斯巴尼亚大区守望世界出入口的海格力斯灯塔，夏的八角琉璃瓷塔，布丹大雪山顶的僧寺，龙舌兰洲的伊塔利亚万神殿……钥光亦是逐一开启！

该启动了！

这一切只花了0.7秒，钥光就已穿梭了整个世界一周，又回到神战现场。

此时，整个世界足足有十三座巨塔放出光芒。

钥暗飞至群星残骸狄尔奈上空，而它正被炎多按在地上捶打。

钥光飞回钥暗身边。

姐妹俩的手用力碰在一起，天空随着巨塔计划释放出的力量而颤抖。

十三道光芒从世界各地照出，一个接一个地射向苍穹，紧接着汇聚成一道强光、一座光塔，从高空猛力降下，压制在群星残骸狄尔奈身上。

炎多迅速退开，巨塔计划的力量已经激活，并封闭了整个区域，能够阻止和毁灭任何存在。

群星残骸狄尔奈左冲右突，却无论如何无法逃出巨塔的镇控之力！

光辉巨塔闪耀着，其能量不断增加，从不同地域抽取出这颗星球内蕴的灵力，并用它来毁灭、驱逐任何原不属于这星球的存在。

“旧人曾利用巨塔来屏蔽外来的力量，用来保存他们的种族，我们学习了这种办法，当初，我们也是无意中接触了群星使者，于是修筑了现代的巨塔计划作为弥补。我们很有信心：只要有巨塔在，星空威胁就永远无法触及我们。没想到丧心病狂的七印居然破坏了其中一座巨塔，勾结外敌，造成巨大的杀伤。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重启巨塔，团结起来打败你，并最终把你毁掉了！”钥光朗声道。

从最强大的无敌形态被削弱、被重创，直到现在，这一刻终于来临，它的力量终于被削弱到了可以被巨塔计划约束并放逐的地步，再也无法驱动伟大力量来自救。

群星残骸狄尔奈就这样，在光辉巨塔的照耀下寸寸开裂，支离破碎。

它的身形分解成恒河沙数般的无量光影，紧接着，连最后的物理性质也被抹除，从所有过去、性质和未来的结构中消失！

赢！

终于赢了！

巨塔计划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保护人类、抵御天外暗影，而现在，它也真正做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此刻，法洛莎他们都凝视着这壮阔的一切。

经过无数死斗、交战、绝望的情形后，他们最后还是战胜了群星使者的残影！

当初，因为巨塔“伦德尼姆大钟”被毁，故而让群星使者有机会对这个星球投来一瞥。

这一瞥就带来天劫，诞生了群星使者的残影，它夺取女神狄尔奈的身躯，又引来六年的灾害和半个世界的沦丧。

但现在，至少这场剿灭狄尔奈的战斗，完全结束了，彻底结束了。

周围的环境还是一片狼藉，法洛莎环顾四周，她发现新泰西洲靠近北极点的数十万平方米土地全都烂掉了。

连海水都还没灌进来，留下无边无际的大坑，而这么大面积的空洞，一旦海水涌入，那便会造成全球海平面下降的恶果。

回复吧，回复吧。法洛莎想要释放回复之律，但她感到疲惫不堪，只想好好休息。

对这个一度饱受失败和灾难摧残的世界来说，今天的胜利够了，完全够了。

大家都尽了自己的力，法洛莎疲惫地坐在地上。

她自己是最出色的，弑神武器的攻击力也够格，只是战斗经验底蕴，需要靠外力辅助而已。

盘渊的伟大力量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支持，炎多和克里索斯两大星神舍生忘死，森林之主给到了一点支援，大海裔克拉勒斯二世和微十月的力量则没什么发挥空间。

啊、啊……不过没关系。法洛莎闭上眼睛。没关系……像这样的战争，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已经结束了。

法洛莎闭上眼睛。

他们分享着长久的沉寂以及彼此的安慰，都各自坐在地上，恢复自己耗损的力量。

炎多和克里索斯认真地讨论起找到山神蒙特，再找到最后一个失踪的弟兄，然后一起返回星云乡，无论外面有多恐怖。

而钥光和钥暗则飘下来，站在法洛莎面前，向法洛莎鞠躬。

“很抱歉，我们听说您向全世界魔女征求力量，但我们公司联盟的魔女没法回应，因为我们要把巨塔计划作为最后的杀手锏。比如说，如果你们打输了，我们也把所有巨塔开启，但是自毁式的，短时间内可以驱逐天空威胁，但只有24个小时，这24个小时用来疏散幸存者，而24个小时后，所有巨塔都会自灭，也就意味着，群星使者瞬间就会把这个星球剩下的生物和物质全都毁灭。还好我们不用执行那样的计划。”钥光说。

“我们足够强就够了。”法洛莎叹气，“你们来了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们没有把最后的巨塔计划带来执行，那个狄尔奈的最后残骸也很难对付。”

“谢谢，谢谢您，谢谢法洛莎大人您在这最严峻的时刻给我们的帮助。”钥光向法洛莎敬礼。

“巨塔计划真了不起。”法洛莎说。

“是旧人了不起，他们有能力引导大地中的灵力，我们这个星球有很强的内在潜能，每个旧人都有自己的灵能，仿佛大地之子。这种力量一旦成型，就能隔断群星使者的窥探。当年旧人文明强大的时候，现今的远古神秘者都是仆隶一类。”钥光道。

“以后呢？”法洛莎问，“公司联盟以后该怎么办？”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我们觉得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被扭曲了。从很久以前，我们就设下重重思维陷阱和模因引导，试图把人们从巨塔计划的注意力中转移出来，让人们不要了解巨塔计划的隐秘，免得影响巨塔稳定。毕竟我们以为，只要七座我们建立的‘新巨塔’还在，这个世界就不可能遇到天劫规模的大灾难。没想到，最后还是被七印用暴力出卖了。”钥光道。

“因为七印资助了你们，也参与了对巨塔的修建。”法洛莎疲倦地说。

“是的，我们感到非常羞愧，在战后，许多人变得太有钱了，然后就渗透了公司联盟，他们自然陆陆续续知道了巨塔计划的真相，比如本间纪子，但我们是真没想到，或者说，就算想到了也无法阻止。这个世界的势力博弈太复杂了，历史的层次也太多了。”钥光诚恳地说。

“联盟议员们没有远见。我们还要收拾破碎的山河，重建唯一的秩序。”法洛莎说。

“对，尤其是我们最后一座塔，我们现在只有十三座塔，它们的状况还算好，但还有一座塔，就是伦德尼姆大钟，狄尔奈毁掉的那个，我们一定要把它修好，这样才能释放稳定的、覆盖整个星球的防护场，把星空威胁一个不留地驱逐出去！”钥光坚定地说。

“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调度，以后没有公司联盟，只有我们。”法洛莎起身。

“公司联盟也考虑过这个结局，当然，你们赢了，你们说了算，不过还是要稍微划定一下权责边界之类的，毕竟我们未来可能要建立一个跨世界的终极大共同体。”钥光耸耸肩。

“后面的事情我不擅长。”法洛莎抬起手，朝远处挥手。

尼斯托公司的穿梭机划过天空，像是一群白色的信鸽，它们陆续降落在地上，搭建临时的泊载平台。

徐炀从其中一台穿梭机上走下来，当看到徐炀的时候，法洛莎大战以来积累的疲惫、恐惧和茫然都烟消云散了。

他们朝彼此走去，这一幕将印在许多人心中，这一对是最好的、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战斗最严峻的时候，这个世界几乎消失了。”法洛莎喃喃道。

“这个世界不会消失的。”徐炀抚摸她的脸颊，擦去她的泪水，声音很低，“你还有我，而我还有你。”

法洛莎想到未来还有许多尚未完成的工作，这个世界的修复工作只是开始了一角，她便感到彻底的懈怠，她往前扑在徐炀怀中。

“那么，剩下的，就交给你啦。”

(本章完)

------------

第九百四十九章 湖岸如繁星

有且只有一个办法能让法洛莎快速恢复魔力。

徐炀把法洛莎抱上了她的穿梭机千年号，它引擎启动，开向新泰西洲的边陲。

“它飞得好慢。”法洛莎躺在沙发上。

徐炀看到法洛莎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

“我扫描一下你身上的伤口。”徐炀的手沿着法洛莎身体的曲线滑动，她的身体内部仍散发着与宇宙能量相匹配的光辉余波。

他以手仔细抚摸法洛莎身上的完美风景。

她不需要呼吸，没有常人那种有节奏的躯体起伏，但有着无人能比的手感，像在照抚由牛奶和黄金制成的流波。

“我能听到你体内新的植入物发出嗡嗡的声音。”法洛莎现在的知觉也格外敏锐。

“都比以前更好了。”徐炀把法洛莎抱起来，深深呼吸她身上的温暖。

她感觉自己要融化在徐炀的怀里。

法洛莎慢慢地放松，她的指尖再次抚到徐炀有力的肩膀时，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而所有的伤势也都消解了，一切苦痛都自行离散，留下的余有对幸福的向往。

她闭上眼睛，让彼此的手指缠绕。

“是休息的时候了。”法洛莎闭着眼睛，柔唇微微张开。

徐炀点点头，让她坐在自己身上。

此时的天候已经恢复了正常，夕阳西下，天空染得跟火焰一样鲜艳，将温暖的光芒照耀在他们身上。

“我知道一个合适的地方。”徐炀说。

“去哪？”法洛莎问。

“有星星的地方。”徐炀道。

“我才不要飞到天上去。”法洛莎累了。

“不用飞上去也能看到星星。”徐炀承诺。

法洛莎不加怀疑，只是沉醉在幸福之中。徐炀总有办法。

徐炀继续驾驶穿梭机，把她带到一个僻静的湖边。

这个地方躲过了战火，湖水光滑清澈，辽阔无边，光亮如镜。

穿梭机停放稳当后，徐炀把法洛莎抱下来，将她平放在湖边的土地上，双手放在她腰间。

法洛莎也娴熟地将手勾在徐炀衣服的搭扣上，将它轻快解开。

“你的衣服有好多口袋。”法洛莎转动手指，将徐炀的衣服一件件地松开，直到一无所有。

徐炀也对法洛莎做同样的事情。

霓裳斗篷留在湖边，然后是她用来遮掩身躯的赤红紧身衣，也被弃置一旁，还带着体温。

“来。”徐炀握住法洛莎的手，牵着她走进清凉的湖水。

他们彼此相对，都感觉自己像是初生的赤子，又回到了生命的起点。

接着，徐炀和法洛莎在浅水边行走。

他们的脚拨动水流，涟漪在他们周围蔓延，天完全暗了，湖面映出星星的光彩。

法洛莎环顾四周。

在这原始、天然的广袤天地下，群星的闪光清晰可辨，在透明的湖泊上闪闪发光，湖水与天星互映，犹如星河满载。

“好漂亮……感觉就像在星间一样。”法洛莎很讶异。

“我说了会把你带到有星星的地方来吧。”徐炀微笑。

法洛莎滑入徐炀的怀抱，满心热情又急迫。

她将自己唇印上徐炀的唇，湖水轻柔摇动，仿佛在拍动他们。

他将法洛莎抱起来，感受她的双腿如何用力地环在他的腰间。

此时，徐炀的植入物充满了高温热量，法洛莎则把他压进湖水更深的地方。

温暖的怀抱、柔和的亲吻，他们迷失在艰难战争后终得团聚的幸福当中。

这次是比过去都精彩的一次，徐炀默想着，比过去都尽兴的一次。

……

几天后。

徐炀凝视依偎在他怀里的法洛莎，她心满意足地休息着。

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就像创世纪时期的原始人一样，与他们为伴的只有天地与自然环境本身。

“接下来做什么？”法洛莎躺在冰凉的湖边，曲起一条腿。

晶莹的脚趾上，还有未干的水渍，徐炀目不转睛地看着。

“战争带来的破坏需要时间来修复。新泰西洲被夷为平地，大约七千多万人遇难，我们必须给幸存者提供救济和住所，恢复交通、通信以及补给网路。”徐炀从容地说，话语稳定而有分寸。

“他们需要的是希望。”法洛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需要对未来的憧憬。”

“很多人都赞成组建一个超越族群、文化以及大洲的巨型共同体，用一套全新的体系来衡量价值，发展文明社会，以及公平地分配资源。”徐炀收回目光，他一边说，一边用指尖在法洛莎的皮肤上画着一圈圈的图案。

“有名字吗？”法洛莎问。

“已经有了，我们已经公开了，我们将建立一个‘人类联合体’，可能有一个理事会，用来集中力量完成一些特殊项目，但大体上，各地区都会是自由自主的，分成不同的大区和次级的共同体、社区。有了我们的技术储备以及超自然力量的联合，我们可以重新调谐原先分散的人口，将整个世界从天劫带来的创伤中慢慢拯救出来，修复一切，抵抗内外威胁。”徐炀说。

法洛莎默默思考着。

“等完成一切工作后，那样的世界一定很美吧。”法洛莎说。

“是的，新时代真正来了，整个星球上已经没有人能反对我们，至少不能抵挡你。我们会达成前所未有的统一，同时也保留个体和群体的自主，各地区、各个群体都能根据当地的环境和传统，构建适合自己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而理事会的工作则是，确保全人类紧密相连，资源和知识得以自由流动，没有任何障碍。”徐炀道。

“人类有那样的觉悟吗？”法洛莎不得不问，“我大概明白，就是说，虽然统一，但也没有从上而下的强力意志，依靠人们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联合。可人们自己能行吗？他们都只能靠自发的，自己的创新和探索了，但以我的经验来看，人类通常都非常短视，而且自私自利。”

“在技术上是够的，我们生产的物质已经足够丰富了，太丰富了，丰富到足以转化人们的心态。”徐炀说。

“精神上真的会有转变？”法洛莎问。

“没错，想想吧，法洛莎，随着社会所有的资源和机会都变得平等，我们抱有最美好的期待——往后，可能要花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的时间，但最终，人类还是会在这极大繁荣的环境中变得更开明，不再受传统意识的制约，层级、族群、肤色的差异被淡化，人们渐渐放弃对这些概念的强调，在更深层次上找到个体幸福和公共事务之间的平衡。那也就意味着，整个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我们整个星球的黄金时代。”徐炀畅想。

“把一切交给人们自己。”法洛莎喃喃道。

“是的，如果我们到最后都不能信任人类，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功败垂成。也许我们都觉得人类的‘素质’不行，是因为之前我们都生活在难以想象的匮乏当中，人们只能在低质量的生活条件下拼命竞争，在有限的环境里你争我抢，过着鄙陋的日子。这样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人自然是毫无底线、自私、狡诈、自甘堕落的，再高贵光明的人也不得不学会耍小聪明、阿谀奉承，甚至整个社会都不允许人们变得高尚和自由。可是在未来，一切都会变的，我们会让它改变的。”

法洛莎幻想着美好的未来。

随着武力统一世界，分歧结束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理念都提升到更高地步。

就在十几年后，人类和魔女们就能生活在高度发达的技术黄金时代，消费更倾向于共享与体验，不再过度追求占有，财富得到公平分配，大型组织主要起调控和服务作用，经济活动由社会共同运作，不再满足于少数人。

科技得到广泛且智慧的应用，生产和生活得到智能化、机械化，给人带来更多乐趣，尽情享受物质上的极大丰富。

又因为物质毫不匮乏，技术发达，那么，大伙也可以在精神上追求自己的完善，追求自己生命的完整，精神追求和创造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

“人们都会变成魔女的。”法洛莎总结。

“什么？”徐炀不解。

“越聪明的人就越知道，生儿育女会变成阻碍自我发展的负累，传宗接代是人类的一个诅咒。但成为魔女就不一样了，魔女们有人类两倍的寿命，青春永驻，心智开阔，而且丝毫不用生产，只要将自己的一生过得完美无瑕就好了。那么，按照这个趋势，未来所有人类都会忍不住变成魔女，因为只有从人变成魔女，他们才能最大程度地享用和利用繁荣的黄金年代，无需被人类的条件所束缚。”法洛莎道。

“谁知道呢。”徐炀道，“不过，未来人类确实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多的。”

“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世界带入新时代了。”法洛莎抬起自己的手，五指张开，仿佛视线能穿过指间缝隙看到未来。

换了任何时候，他们说这样的话都会像是呓语，或者说是对美好新世界的空洞描绘，但现在，他们感觉自己是真的有能力、有实力来兑现一切了。

美好与繁荣终将公平地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人们过去用不同方式所遐想的幸福未来，正逐渐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还有群星使者要打呢。”徐炀忽道。

“如果没有神座的最后一块碎片，我们就无计可施。”法洛莎曾经将一片碎片给出，但现已失落，无处可寻。

“那先看看当下吧，我派人追杀本间纪子，而且大概很快就能找到她了。”徐炀道。

紧接着，他忽收到另一条消息，不由得起身。

“抓到本间纪子了？”法洛莎问。

“不、不是，是弥额尔，狄尔奈手下的一个天使，她想见我们。”徐炀道。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章 天堂的遗言

“狄尔奈的手下？”法洛莎厌恶地皱了皱眉。

“我们去见一见吧，他说，有绝对要传达到的信息给我们，非常重要，说的煞有介事，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必要，但见见无妨。”徐炀说。

法洛莎和徐炀重新穿上得体衣服，正式地接见了弥额尔，他是天使长，天使军团原本的统帅，经过重重检查和磨难后才见到徐炀和法洛莎，但看起来非常从容。

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双手双脚都戴着法洛莎提供的力量镣铐，足以封印他的所有权能，他的一边翅膀也全被法洛莎砍了下来，确保他不能飞行。

徐炀扫描弥额尔的身体，分析了生命特征和能量读数，植入物保持戒备，以防突袭。

无论如何，弥额尔显得很是疲惫，而非充满攻击性。

他作出退让和投降的姿态，代表狄尔奈天使势力最后的残余。

“你为什么到这来？你的同类都被打败或者被囚禁起来了，我们和狄尔奈的残兵败将没什么好谈的。”法洛莎冷声道。

弥额尔低下头。

“我手无寸铁，孤身来访，只是为了传递狄尔奈大人的一个信息。”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下去，“狄尔奈大人在天国乐园的尽头留下了一些讯息，是留给您的，留给法洛莎·德·阿奎利亚大人的。狄尔奈大人已经陨落，那么，我以我的灵魂发誓，这不是一个陷阱。”

“你的保障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听不出你的话里有什么撒谎的，但我也不会舍身进入狄尔奈留下的那个小世界，别想用这种手段阴我们。”法洛莎讥讽。

“我理解您的谨慎，狄尔奈大人已经陨落，甚至我到现在才明白，狄尔奈大人已经陨落很久了……但我只希望把这份意愿传达到位，其实，这是在六年前，或者说天劫之前我就得到的指示。当年，狄尔奈大人要求我，未来某一天她可能陨落，到那时，就邀请法洛莎大人您进入乐园，了解她所留下的最后信息。”弥额尔慢慢地说。

“狄尔奈留下的一个字我都不想听。”法洛莎说。

“听听也无妨。”徐炀道。

他的话吸引了法洛莎和弥额尔的目光。

“你想去？”法洛莎担心。

“这位天使可以指引我去找到狄尔奈留下的信，我可以评估狄尔奈留下的最后遗产。”徐炀道。

“我担心你，我们冒的风险已经够多了。”法洛莎忍不住说。

“没有陷阱能威胁到我，放心吧。”徐炀用自己的造物本领制造出一对通信器，“你把这个接到显示器上，这样我所看到的东西、听到的声音，你也都能看到、听到了。”

“那好吧。”法洛莎叹气，又转头冷冷看了弥额尔一眼。

弥额尔的身体颤抖了一下，又感激地向徐炀点点头。

“如果您愿意跟来，请放心，我们没有恶意，乐园是一片净土。”

徐炀对法洛莎点点头，随后跟随弥额尔离开。法洛莎凝视徐炀的背影，既严厉又忧郁。

“最好——”法洛莎喃喃道，“最好狄尔奈没有想坑我们最后一次。”

……

弥额尔带领徐炀打开天国的入口，进入一个美丽花园。

这是狄尔奈苦心孤诣修建的乐园天堂。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和平气息，微风拂面，脚下的草地跟丝绸一样柔软，各种颜色的花卉沿着道路两侧盛放。

“这里真漂亮。”徐炀道。

“是的，这里本该是义人重生的天堂，这本该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也是对一切美德与操守的最好嘉奖。那些义人和诚心忏悔的人终会永远快乐地生活在这里，在狄尔奈恩典的光芒下安全无虞。”弥额尔道。

他们结伴而行，徐炀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挂满金色果实的美丽树木。

“这里有好多树。”徐炀道。

“树上结的果实都是‘智慧’之实，一旦吃下就能变得聪明。”弥额尔说。

徐炀分析着每个奇迹中微妙编织的权能结构，即便狄尔奈已经陨落，这个世界仍然显得和煦与完美。

“即便天使们也梦想着在这样的地方安息，结束无休止的战争、烦恼和劳动。我们原以为那一天终将到来，狄尔奈大人会胜利，而我们都会升到这里。现在，战争确实结束了，可这个乐园也空空荡荡，毫无用处了。”弥额尔环顾四周。

“我们都付出了各自的代价。”徐炀说。

大约走了将近半天，他们来到乐园的尽头，一座闪闪发光的黄金高塔伫立在他们面前，楼梯盘旋着升向天空。

“就在那高塔的顶端。”弥额尔抬起他烧焦的手指，“狄尔奈大人给法洛莎留下了信息，就在那，没有任何人曾看过。我的力量已经残损了，我的荣誉也已蒙尘，没有资格加入这最后的道路，但你还有机会，义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义人徐炀，你还有机会，请走到顶端，打开狄尔奈大人最后遗留的话语吧。”

“谢谢你的导引。”徐炀向弥额尔点头，他用植入物的光学系统追踪高塔的轮廓、高度和建筑角度，不久，他才准备动身，“感谢你带我穿过这座废弃的乐园。”

“我有一个最后的疑惑——”弥额尔说，“你也看到了这个乐园，这个天堂，它太美了，而且足够容纳许多人在这里幸福地生活，我们天使，自然，作为战争的罪犯，会在人间的监狱里度过余生，但这里呢？这个天堂会被怎么处置？”

“你想烧掉它吗？”徐炀问。

“烧掉？”弥额尔愣了一下。

“这个地方，‘天堂’，象征着狄尔奈曾经的权威，以及她所塑造的道德规则，还有她神恩威力的残留，以及许多虚假的启示。我们不能把人们带到这样的废墟里，做着光荣的白日梦。”徐炀道。

“……”弥额尔眨着眼睛，忍住泪水，他抬起头凝视天堂的蓝天，点点头，决心将狄尔奈大人留下的这片小世界也烧成灰烬，“您是对的，您的解释让我误入歧途的信仰变得卑微了，你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新世界，而不是仍然保留旧世界的残骸，没有人应该继续追奉天堂的恩典，追随褪色的教义。”

弥额尔擦干泪水，他的光环自从狄尔奈陨落的时候就不再发光。他对徐炀点头微笑，那微笑苦乐参半。

“我只是建议，我不会动手焚烧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天使们的刑期也有尽头，大约要过十个世纪，也就是囚禁一千年。到刑满释放的时候，你们再决定如何处置这座天堂遗迹吧。”徐炀说。

弥额尔感到一丝欣慰和惊喜。

“是、是吗？”弥额尔吃惊，他以为一切都会被斩尽杀绝，法洛莎的杀虐将降临到每个幸存者头上。

“是的，想必你也不希望天堂毁于一旦吧。而在你们刑满释放之前，其他天使会来的，比如链锯天使，鸦翼天使，她们都是之前被狄尔奈放逐的天使，恐怕，她们那时候就以为自己这辈子没有机会升入这个‘天堂’吧。但情况变了，她们会被迎入这个天堂，安排这里，并且等到最后，和你们重新相遇、相聚。”徐炀道。

“非常感谢。”弥额尔完全被徐炀的气度所折服了，他弯下腰，向徐炀郑重地致意，随后心悦诚服地离开。现在他知道，有徐炀这样的义人在，并没有好担心的。甚至他在严肃地考虑，在未来建议所有天使们效忠于徐炀，奉他为未来唯一的主、先知和拯救者。

与弥额尔分别后，徐炀一步步爬上黄金塔的顶端。

在塔顶有一个黑色的箱子，旁边有一个用黄金压住的信件。

“法洛莎，信号稳定吗？”徐炀问。

“稳定。”法洛莎的声音从徐炀的植入物中传出，得益于通信芯片，她能够共享徐炀的视野，“天堂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很难想象狄尔奈会有闲心一砖一瓦地修筑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

“那么，狄尔奈留下的信就在这了。”徐炀将信纸小心翼翼地展开，然后阅读其上内容。

狄尔奈的绝笔，写于天劫之前1个小时。

“致法洛莎，

我痛恨着你，因为自你降生之后，历史仿佛才开始真正转动。

我曾梦想向世人留下伟大的恩典、指引和善意，分享神圣的教条，建立一个永恒公平和快乐的繁荣世界，从地上、天堂到冥界，到处都传播着我的福音。

早在旧人统治的年代，我就作为一名先知活动，旧人以为我是一名魔女，用黑火将我烧死，但信众的愿望将我重聚了身体，他们搬开压住我尸身的石头，令我登天，使我不朽，我在露滴中重塑，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超凡者。

那时，奥尔仙安只是一头在海中游动的巨鲸，常常被捕鲸船驱赶；森林之主伊索伦是一台旧人开发出的环境修复机和地貌改造机器，用来殖民其他星球时改造生态环境；伊帝斯只是他母亲怀中胎动的肉块，他的家庭在旧人首都中非常平凡；白龙蒙德是月面上的矿工，甚至算不上表现最好的一个。而那个时候，我就是一名半神了。

我以为我能成为历史的主宰。

但是，就像我所痛恨的，自你降生之后，历史仿佛才开始真正转动。

神座降临后，我的梦想仿佛近在咫尺，但奥尔仙安夺取了神座，他欺骗了我们所有人。

我们之后试图反抗他，但悉数失败，有神座的力量，他太强大了。

但你来了。

你有着天生的果决、狡诈和残忍，杀死了奥尔仙安，戏剧性的是，即便我、蒙德、波莫尔蒂、麦喀等半神绞尽脑汁安排了这次刺杀计划，神座还是没有落到我们手里，而是误打误撞中被你吸收。蒙德坚持认为神座不配被我们任何人所占有，任你安然逃脱，并沉睡千年。

我嫉妒你。

你的地位左右着历史，我想独自统治世界，但你一来，我的荣耀就暗淡了。

一千年没有你的音信，嫉妒的种子变成丰富又苦涩的果实。

恐惧和仇恨导致了我的疯狂，我试图左右历史，就像你一样。

所以我决定毁掉一座巨塔。

几个小时后，我将召来群星使者的干涉，我的一切都将沦丧，这是我亲手造成的。

我会死在天劫当中，群星使者的力量无人能敌，许多人都会毁灭，这和我的初衷背道而驰。

但我太痛苦了，我不想看到你赢。虚荣和怨恨摧毁了我，它们是最强大的毒药。

我的骄傲不允许我跟你和解，我们不能分享同一个世界。

既然你来到这里，读到这里，说明我最后的挣扎也毫无意义。

你强大到足以打败群星使者的投影，你已经完整了，原先你疯狂、孤僻而怯懦，现在你遇到了你的爱人，懂得了爱的含义，以及力量的本质。我相信你也会最终打败我，不管我那时候变成了什么样子，你都会赢。

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我不如你。驱使我倒行逆施的，是我的弱点，我不能与自己和解。

你命中要胜过我。

既然这样，我把最后的礼物送给你，就在旁边的箱子里，是我抢来的。这个天堂世界也留给你，随你怎么处置。

愿你能代替我实现理想，成为被所有人爱戴的神灵，给世界带来公义和幸福。

原谅我。

——狄尔奈”

读完信后，徐炀久久不能平静，而法洛莎也一言不发。

他放下狄尔奈的绝笔，打开黑箱子。

里面是神座的最后一块碎片。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一章 重启神座会议

徐炀离开天国世界，回到地面。

法洛莎仍在湖边等待。

“给你。”徐炀把最后的神座碎片交给法洛莎。

“当初我把它交给了泰西洲的血神，但徐澄去泰西洲的时候没有遇到血神，最强大的血族也只是一个远古吸血鬼。我猜当年，我们送出神座碎片后，狄尔奈就去了泰西洲，暗中把泰西洲的血神杀害了，从而抢走这枚碎片。”法洛莎将最后的碎片举到高处。

“这么多年，她居然没有从这个碎片上得到额外的智慧。”徐炀道。

“我故意的，我给出的是一块最没有意义的碎片，没有符文，没有刻录，而其他有意义的碎片都交给了其他盟友保管，免得被一网打尽。”法洛莎说。

“我们现在可以重建神座了。”徐炀说。

“是……”法洛莎沉吟。

“召集所有古老众神进行谈判，就像你当初第一次开启神座一样，你那时，高居在座位上，俯瞰下方的其他诸神，大概神座本身就是用来律令终神的。”

“我知道。”法洛莎笑起来，“那真是难忘的记忆，当时我表现得还是挺狂妄的，现在竟觉得不该那样。”

“所以你做好准备了吗？重新召集众神，开启第一次诸神会议，决定超自然世界的秩序，重新梳理密教、超凡和无形之术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徐炀沉吟。

“不，不，现在不行。”法洛莎摇头，“当年有2枚交给了蒙德。”

“蒙德已经疯了。”徐炀无奈道。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蒙德，把它杀掉，把神座的碎片拿回来，你说的没错，它已经疯了。”法洛莎低声说。

“蒙德高傲的灵魂被囚禁在疯狂的身躯之内，我们应该打败它疯狂的躯体，尽力剥离出清澈的灵魂，蒙德帮了我们太多。”徐炀沉声说。

“……是，蒙德是最需要我们去解救的一个。”法洛莎望向湖面，其中一部分流水映出破碎月亮的幻影。

“我们必须得跟微十月谈谈这件事。”徐炀艰难地说。

月亮是在天劫中最先沦陷的。徐炀默想着。

那恐怖的注视一旦投下，狄尔奈便当即丧亡，本身就在外层空间的月亮更是首当其冲。

被群星使者凝视后，曾经睿智而博雅的“月火”蒙德，从此变成了个疯疯癫癫的怪物，举止一反常态。

无法和癫狂的蒙德相处，所有龙族都被迫逃离月亮，在微十月的冥界暂住，过着窘迫至极的流亡生活。

法洛莎点头。

“蒙德就在伦德尼姆大钟那里，在天劫后的异常迷雾地区，跟攀附者互相厮杀。”法洛莎说。

徐澄当初见过。徐炀回忆起来。

几个月前，徐澄从布丹去塞瓦堡的路上，见过一头非常巨大的生物，蒙德那时出现与它交战，救了徐澄的小命。

那头无边巨兽就是星界生物“攀附者”，群星使者的一种眷族，巨型生物，像深空中的以太飞龙一样可怕。

它那样的东西是所有文明的噩梦，并已降临到了地面，像侵蚀苹果的虫子一样，孜孜不倦地钻探地面，消耗整个世界的物质，试图钻个大洞，直达地心。

无论如何，都必须打败攀附者才行。

将这头星界怪物杀死，再光复并修复伦德尼姆大钟，更令蒙德挽回失落的荣誉，找回蒙德身上的两块神座碎片。

到那时，法洛莎才能重新拼合神座，召开神座会议，一统整个世界的超自然体系。

基于此，徐炀召唤了微十月。

勉强恢复了灰白的鳞片，微十月爬回人间。

常年在冥界的生活令她的外观看起来颇为破败，但她仿佛能适应这一切，四爪都缠绕着灵魂烈焰，力量不俗。

“很抱歉，神战之后几天就再次召集了你，但我们必须出发，去找你的父亲。”徐炀道。

“你父亲的疯狂威胁着整个世界，它与攀附者的战斗只会带来无穷的毁灭，真遗憾它变成今天这样。”法洛莎道，她的语气中难得有一丝同情。

“……”微十月摇摇头，似乎不愿面对这一现实。

“蒙德即便堕入疯狂，也一直在和攀附者作战，因为这是它一开始就有的使命，保护月亮，保护龙族，甚至保护地面……我们要替蒙德完成它的使命，把攀附者击退，把荣誉还给蒙德。”徐炀沉肃地说。

在这个语境下，把荣誉还给蒙德，也就是把发狂的蒙德杀死的意思，徐炀知道她们都心领神会。

而也只有微十月有资格动手，她一直以来都负有斩杀蒙德的使命。

微十月的眼神深不可测，她抬起头，无奈和悲伤在她的龙瞳中交织。

“冥界尽是哭声，不止是亡灵的哭声，也有飞龙的哭声，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变成今天这样。”微十月说。

“是啊，你本来是大明星。”法洛莎说。

徐炀察觉到微十月心烦意乱，她必然生活在责任的重压之中。

天劫后，冥界现在有几十亿鬼魂，还有成千上万嗷嗷待哺的龙类同胞，全都等待着微十月的保护和支持。

虽有佩拉吉娅公主分忧，但对微十月来说也是个可怕的挑战。

一睁眼便是九幽众鬼，这滋味怎会好受？

况且，刚刚结束了与狄尔奈的鏖战，现在又要去对抗自己的父亲，徐炀明白微十月定然非常痛苦。

“我们必须这样做。”法洛莎强调了一遍。

“神座的碎片已要集齐了吗？”微十月仿佛忽然想到了什么。

“是的，只差我们当初交给蒙德的两个碎片。”徐炀说。

微十月摇摇头。

“我从没喜欢过蒙德，也从来不想理解它，它对你们来说大概是好盟友，一个聪明的长辈，一个提供了很多帮助的伙伴吧。与我而言，它就是个怪物，别看它现在性情疯狂，但它之前也和这差别不大。对我、对我的母亲都很残酷。”微十月说。

蒙德有巨大的情人团体，微十月看着自己的母亲一天天憔悴，寂寥，变得扭曲。从小时候开始，微十月就发誓要宰了蒙德，为母亲报仇。

“……所以现在是了结历史的机会。”徐炀道。

“了结历史吗？”微十月抬起头。

“是的，过去的一切都要结束了。”法洛莎说。

“你们会在诸神会议上做什么？”微十月追问。

“重新厘定整个世界的秩序，重新颁布神的律法。”法洛莎解释。

“比如说，你现在是死亡之神，你可以重新决定人们寿命结束时的去向，除了死，人类还有什么别的结局？我们将在会议上重新讨论、重新衡量这一切。到那时，整个星球的规律都会被修改，无异于重开地水火风。”徐炀解释。

听到他们的话后，微十月感到吃惊，他们是正在将整个世界引向一个新时代。

闪耀时代、黄金时代？后世的人们恐怕会怀着无限敬意对此加以记录。

“……那就战斗吧，我们的盟友有哪些？”微十月问。

“其他神还正从之前的战争中恢复，但炎多、克里索斯以及山峦巨神都会加入，参加这次战役。”徐炀道。

微十月朝天空发出一声凄厉的吼叫，仿佛在为她自己鼓劲。

徐炀感觉他永远无法理解龙这种奇怪的生命，但他能记得自己进入微十月时的感觉。

冷冽气息与炽热温度的交汇，还有尺寸的严重不合。

“希望我的孩子能有朝一日接替我的工作。”微十月已经对冥界的复杂工作疲惫了。

管理几十亿鬼魂，这太艰苦了。

紧接着，微十月张开双翼，飞向空中，身体消逝。

“她会在开战的时候来的，走吧，我们速战速决，为老蒙德送行。”法洛莎打磨手里的弑神武器。

“走。”徐炀说。

“对了。”法洛莎转头，仿佛随口一说，“等微十月的孩子能化人形了，我要看它长得像不像你。”

“为什么？”徐炀故作平静。

“你说呢？”

……

徐炀和法洛莎来到布丹的大雪山地区。

伟大的力量将云层撕裂，宏伟的气息让周围居住的山僧和村民完全震撼。

徐炀看到他们都跪在地上，朝神圣的山峦顶礼膜拜，显得既谦卑又肃穆。

直到被炎多和克里索斯唤醒，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在大雪山中，沉睡着一个数千年前就从深空中飞落下来的古老星神。

“炎多！炎多！”炎多飞在空中，双手抓着盖住它好兄弟的冰盖，将它们用力掰开，就像扔掉一个锅盖一样，将它扔到下方的冰谷当中。

对凡人而言，简直就像生生掰下了巨大的冰川一样，它重重撞在雪谷当中，引发群山的响亮回声。

轰轰——

“炎多！”炎多感觉到处都在雪崩，吃惊又羞愧。

它立刻飞出来，想要去找那些可能被掩埋的村子。

被冰封的山峦之神孟特睁开眼睛，用呼喊声拦下炎多。

随后，孟特从自己栖身之处爬出，用一个眼神就稳定了群山的摇荡，令所有冰雪又陷入凝滞，不因炎多的动作而坍塌。

它对炎多和克里索斯的到来并不显得特别惊喜。徐炀大概能理解，对群峦星神孟特来说，它只是降临到这个星球，随后睡了一觉，醒来后就看到了两个弟兄，完全是漫长星际旅行生涯中常见的经历。

而对炎多和克里索斯来说，情况就大为不同。

“炎多！炎多！”炎多兴奋地用自己燃烧的手指抓住孟特的肩膀。

“好久不见了！”克里索斯也很高兴。

“我们是来拜请你的协助的。”法洛莎在高空中喊，“我们需要打败一头攀附者。”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孟特道。

“我是法洛莎，魔女之神。”法洛莎说。

“魔女？”孟特不喜欢，“魔女只会带来麻烦。

“炎多。”炎多这时候就发挥了它话语的伟大之处。

短短的两个音节中就包含了所有信息，包括法洛莎是何许人，如何成为炎多的好朋友，又如何做了许多好事，帮了许多人，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与温暖，包括法洛莎身边的徐炀，也是好人，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孟特原本还对魔女法洛莎和人类徐炀带有警戒心，但听到炎多如此夸赞，也不由得放下戒心。

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炎多的认可，甚至炎多只会认可那些最值得当好朋友的人，真正的好人，徐炀和法洛莎是少数有此殊荣的。

“……走吧，正好活动一下。”孟特与炎多、克里索斯结伴而行。

当孟特行动的时候，法洛莎和徐炀能从高空看到山体的形状发生变化，仿佛它在用自己的权能重塑高山的形貌，令它们加高，更成为人世的奇观。

“攀附者是群星中游荡的丑陋怪物，”克里索斯周身金光闪闪，更幻化出手里的巨型黄金剑，做好应战准备，“我们在远航途中偶尔也会碰到，碰到了就要杀掉，这是我们的基本职责。”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二章 “月火”蒙德

徐炀点点头，有了这些庞大星神的帮助，对抗攀附者应不成问题。

不久炎多就会带它们离开，返回群星当中，但群星使者仍隐藏在群星背后，是个不容小觑的威胁。徐炀心说。

要真正想办法打败群星使者，才能一劳永逸地换来和平，而炎多它们返回星云乡的道路才会安全。

而现在，先把攀附者杀掉，解救蒙德才是重中之重。

一念及此，徐炀便感到遗憾。

他心中满溢着情绪，最多的是悲痛，对蒙德的毁灭宿命感到悲哀。

蒙德当初是所有神秘者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它的智慧和权能帮了自己、法洛莎和尼斯托公司太多忙。

但现在这位老朋友已面目全非，除了饥饿、癫狂和野兽般的本能外一无所有，好像它心中有个巨大的空洞，什么都无法将其填补。

没有治愈神魂的手段，一旦神魂被腐化，那便没有回头路。

就这样堕入了疯狂的深渊……蒙德。

徐炀很是遗憾，甚至感到巨大的损失，没有老朋友蒙德的帮助，他们的道路好像也暗淡了几分。

如果天劫以来，他们有蒙德支援的话，很多事都会好办许多，现在他们却无法倚仗老蒙德的智慧了！

唯余叹息。

这笔债，务必要向群星使者讨还，无论群星使者有多强大，都必须反过来追猎它、干掉它、阻止它。

徐炀下了决心。

不多时，他们便赶到了布里塔尼亚异闻带，这地方已经被转移到了旧大陆的中心，取代了原先广袤的荒野和平原，整个布里塔尼亚悬在空中，其上已经没有任何幸存者，已化作攀附者与“月火”蒙德六年来战争与厮杀的牺牲品。

此刻，他们即便从远处眺望，也感到相当震撼。

蒙德和攀附者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滞，战前老龙蒙德就和徐炀说过，一旦攀附者到来，它会代表月面龙族的荣耀出战，将它拦阻在世界之外。

而被群星使者的力量逼疯之后，蒙德癫狂的心中仿佛只留下了这个执念，它们之间的战斗已经蹂躏、撕碎了昔日的布里塔尼亚大区。

“炎多、炎多……”炎多沮丧地看着这一切。这不好，这一点也不好。

攀附者太巨大了，它的身躯自身就几乎有布里塔尼亚那么大，就像一个巨型蠕虫一样压在地上，长达数百公里。

蒙德的身体相较之下，也不遑多让，但似乎在多年的战争中被削弱了，体态更狭小。

到处都散落着激战的碎片，它们之间的每次厮杀都震动天地，攀附者身上有密密麻麻的异星虫子以及次级寄生虫，它们都尖啸着飞向蒙德，而蒙德则喷出月白火焰，烧尽一切。

“炎多、炎多。”炎多转头，非常难过。

“攀附者饥饿万分，以星体本身为食，蒙德也发狂了，我们只能一口气将它们全都击败。”法洛莎的视野越过迷雾和攀附者的身躯，依稀能看到当年被狄尔奈毁掉的伦德尼姆大钟残骸。

“做好准备，奋力一战。”黄金之魂克里索斯高举手里的金色巨剑，似乎是察觉到它的存在，地上的攀附者开始颤动。

“它就像黑色的巨山一样绵延、恐怖。”法洛莎很讨厌这么恶心的外星巨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扑灭它们之间的怒火吧。”真正的山峦巨神孟特伸出手，开始牵引布里塔尼亚大区腹地的山峦，它们在多年的重压下已经面目全非，但遭到孟特的牵引，山体竟是迅速隆起，在攀附者的肚腹下面膨胀起来，挤压并刺穿它的活动空间。

法洛莎飞到“月火”蒙德之前，赶在它喷火之前挥舞弑神武器。

煞气让野兽化的蒙德感到一丝惊惧，它往后退。但法洛莎心中没有半分喜悦，蒙德啊蒙德，这把弑神武器，当年可是在你的火焰中锻造出来的。

“吼！”蒙德冲法洛莎吼叫。

“你已经无法使用龙族魔法，没有任何的月亮权能，被抛弃在这片大地上，所有的理性和智慧也都丧亡。好吧，蒙德，作为你昔日的盟友，我现在赐你一死。”法洛莎挥舞弑神武器。

她一边说，一边仔细看着蒙德的眼睛，希望老龙的双眼中能闪出一丝人性的光斑，但是没有，一点也没有，蒙德已经完全堕落了，看来群星使者的“投影”完全逼疯了它，无论有多少智慧都无济于事，就像狄尔奈不管有多强，都不可能挣脱群星使者的束缚一样。

攀附者在地上蠕动着，它要跟法洛莎厮杀，身体往上抬起，恐怖的质量开始蔓延，将周围的空间压得寸寸开裂。

“炎多！”炎多冲下去撞击攀附者。

“吃我一剑！”克里索斯也挥舞着巨剑撞下去。

“殆亡吧！”孟特以自己的群峦之身朝攀附者猛击。

轰！轰！轰！

一头巨大星神的撞击就足以毁天灭地，现在是三大星神的联手攻击！

它们的撞击几乎撞断了攀附者，它离奇庞大的身躯痛苦地扭曲起来，从中出现道道裂痕，身上的寄生虫和异星怪物们纷纷在冲撞中被活活震死。

被炎多冲撞的一节身体，攀附者迅速从内部点燃，像个被点亮到极限的灯泡一样。

强光从攀附者的外皮底下放出，它从内部开始爆燃起来，无穷无尽的高温瞬间煮爆了攀附者的内在结构！

被克里索斯冲撞的一节身体，攀附者从内而外开始凝固，变成纯粹的黄金。

包括那些来不及逃脱的生物体，全都被克里索斯的伟大力量所覆盖，由内而外变成了至纯的黄金！

至于被孟特冲撞的一节身体，攀附者被到处迸放的山峦给活活挤开、撕碎，可怖的地脉回响如同亘古的声音响起，整个布里塔尼亚上眨眼就出现一片片离奇崎岖的高山！

群峦拔地而起，从地而生，攀附者有多沉重，这些往上生长的高山就有多恐怖，它自身的质量迫使自己往下压，就像肉串一样被蹿升的山峦给刺烂！

而另一边，法洛莎单挑老龙蒙德。

法洛莎举起弑神武器，对着迎面的白色月火来了一击。

煞气穿过月火，击中蒙德，它在痛苦和愤怒中尖叫，其脖颈和肩膀的鳞片被弑神煞气扯烂，血流如注。

它如果没有理智，不会古老龙魔法的话，就不可能战胜自己。法洛莎心想。

见三大星神联手能压制攀附者，法洛莎便专心对抗发狂的蒙德。

它仍然徒劳地战斗着，仿佛在狂化的心灵中还有对胜利或毁灭的虚妄希望。

“清醒一点！”法洛莎怒吼。

她再次出剑。

经过了与狄尔奈的旷世大战后，她感觉自己好强，随意一剑就在蒙德胸前刻下一道深深的沟壑，命中它那老化的胸骨，打出裂痕。

“吼！”蒙德只是怒吼，完全不像原先那样优雅明智，也没有闪避的意识。

它朝法洛莎扑去，动作狂暴而野蛮。

“倒下吧！”法洛莎感到它的杀意和凶暴，于是找准机会，再挥一剑。

轰！

弑神煞气像闪电一样击落蒙德，将它全身的不朽龙鳞打得稀烂。

它几乎没有像样的防御，任这股力量把自己撕裂。

“吼——”蒙德发出刺耳的龙吟声，身体重重撞向地面，再也爬不起来。

虚弱的蒙德全身都被弑神武器削弱，这把武器专门破坏神力和不朽性，还阻断了恢复力，没有办法能够恢复蒙德的创伤，它必将被斩杀。

法洛莎感觉蒙德现在就像等待处决的野兽。

“……”法洛莎神情凝重。也许现在老蒙德会清醒一点了。

就在法洛莎感到不安，而蒙德虚弱不堪的时候，一个苍白的身影闪现出来。

微十月。

她变回人形，手提月银大斧，上面燃烧着神印火焰。

悲伤和决心交织在一起，微十月仰望着她疯狂的父亲。蒙德则咆哮起来，抬起身体，做好准备，仿佛预先察觉到微十月会现身。

“……”她提着大斧，一步步走向蒙德。

“……这就够了，小心点……”法洛莎提醒。她到现在也捉摸不透蒙德。

蒙德凶暴的目光盯着微十月。

虽然衰朽，又被重创，遭到弑神武器的连续猛击，这条龙王仍然不容小觑。

“你完全疯了啊，蒙德。”微十月喃喃道，“真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

她看着自己的父亲，意识到长期的疯狂、战斗和阴郁已经彻底让老蒙德变成了一头怪兽。

她回想起过去无数个难熬的日夜，蒙德有无数的新欢，对她的母亲不闻不问，渐渐让她孤单、消瘦、染病，死于没有希望的孤独之中。

那时候她多害怕，多愤怒。

在所有道路的尽头，微十月来到它身边，做好了结其父的准备。

“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分享它的智慧，但可能还有拯救的办法，慢慢地恢复……”法洛莎说。

“我不知道。”微十月看着父亲的眼睛。

“不知道？”法洛莎问。她对蒙德的状况感到非常悲哀，大概微十月也不知所措吧。

“我下不了决心，到这时候，我下不了决心。”微十月说。

“决定在你。”法洛莎警告，“小心点。\*

蒙德的身体癫痫般剧烈抽搐着，似乎它正准备积攒力量，发起最后一击。

微十月看着这一切，威严而智慧的白龙之王蒙德变成现在这幅模样，她说目光渐渐变得空明。

“我想过那么多杀掉你的场面，到现在这样，我却下不了手，真好笑，我真是奇怪，也很可笑，但我要食言了，看来这辈子也无法为我母亲复仇，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我往后余生也无法理解今天为什么会离开……”微十月向蒙德鞠躬，“但预言是错的，杀你的人不是我。”

微十月转身离开。

忽然间，蒙德暴起，扑向微十月！

“小心！”法洛莎察觉到动作，迅速动身试图保护微十月，蒙德非常凶残！

她下意识转头猛挥月银大斧。

蒙德脖颈被击中，就像它故意放在那里一样。

“我对不起你母亲，但没有对不起你。”蒙德最后说。然后死了。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三章 火焰中的攀附者

大斧落下。

没有不朽龙鳞的保护，蒙德就此战死，被微十月斩杀。

伤口在火焰的烧灼下显得格外难看，蒙德的死亡震撼天地，一个位格半神就此不复存在。

微十月身体颤抖了一下，雪白的长发随烈风飘荡，仿佛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蒙德！”法洛莎往前踏了一步。

她看到蒙德被污染的神魂朝天空飞去，其灵魂似乎分裂成了两半，一部分代表蒙德的意志，另一部分则是癫狂的星体瘟疫。

而老蒙德的意志熠熠生辉。

那苍白的白龙意志，虽然饱受折磨，但如今却昂首飞天，将被污染的部分推向星空，共绝于苍穹。

那些被污染的灵魂碎片就像无数虫子一样，沿途对蒙德又撕又咬，引得黑色的魂焰四处弥散。

但它们已无法在此盘绕。

蒙德的整个灵魂飞向天空之外的领域，化作逐渐消失的火花。

没有留下遗言，“月火”蒙德离开这个世界。

微十月从胸膛深处发出一声痛苦的呐喊。

她踉跄了几步，跌倒在地，伏在地上。

法洛莎以为微十月会泪流满面，但她一滴泪都没有流。

龙的一生只会哭一次，微十月曾为谁而哭过呢？法洛莎不知道。

蒙德已与人们永别，法洛莎倍感遗憾，它曾是睿智的长辈，经过漫长辛劳打造出月面龙族的事业，在诸多事务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影响力。

……现在没有了，全都没有了。

法洛莎带着明显的怜悯，瞥了一眼微十月，希望自己的注视能给微十月带来些许安慰。

轰——地震连连，法洛莎立刻转头，意识到旁边还有个恐怖的巨型生物尚未解决。

攀附者发出可怖的声波尖啸，似乎尚未意识到与自己纠缠多年的蒙德已经死去，仍在反抗身上的三位大型星神。

这家伙是不会心软的，它就像宇宙怪兽一样，一旦落到地面上就会生灵涂炭。法洛莎默想。

连群星化身狄尔奈都已战死，现在顺势将这头怪物给收了吧！

“法洛莎，我正在扫描它。”徐炀的声音从芯片中传来。

之前徐炀去天堂的时候，法洛莎和徐炀交换了芯片，能够交流讯息，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

“有什么发现吗？”法洛莎登上攀附者的血肉残骸，感到脚底的一切都在蠕动与变化。

“我的扫描穿透了它的躯体与合金化骨骼，在它体内某个地方，一定有个重要的器官，类似机器人的能量核心，为它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或者说像心脏一样。”徐炀道。

“也就是打掉就行，收到。”法洛莎飞起来，用弑神武器开道，感到自己就像在劈砍一座漆黑的肉山一样。

片刻后，徐炀计算出了坐标。

“好！我已为你标记攀附者的力量核心！就在它的躯干深处！”徐炀将信息以数据流的形式传来。

很快，法洛莎就幻视到攀附者身体深处的一个巨型器官，在徐炀的帮助上，她的视野叠加上数据化的抬头显示，让她能够清晰看到攀附者的内脏以及能量网络。

原来是这些庞大又复杂的星界脏器滋养着它。法洛莎默想着。她要好好地朝这些笨重的五脏六腑挥出武器，将它开肠破肚！

“我看到了！”法洛莎回应。

“它们被保护得很好，但弑神武器应能让你贯穿这一切。”徐炀坚决地说。

“没问题。”法洛莎深呼吸。

魔力在她全身上下凝聚、膨胀、迸发，弑神武器在她手中煞气全开。

目标已标记，出击！

此时，攀附者正一边发出毁灭性的尖叫，一边四处爬行。

它光是吼声就能震碎许多城市，身上皮肤间爬出无数寄生虫一般的小怪物，令法洛莎倍感厌恶。

“杀戮之律！”法洛莎释出魔力。

灰色的魔力刹那间席卷了攀附者后半段的身躯，将它的肉块切得四分五裂，上面的虫兽和怪物也在沾染魔力的瞬间爆炸开来，化作满地血肉碎片，几乎灭绝！

而攀附者却像丝毫感觉不到法洛莎的破坏力，伤口边缘也在高速重生，每次眨眼都能看到它恢复了一大块躯体。

这家伙没法用常理揣度，也不可能自己停下。法洛莎毫无畏惧地往前突进。

趁着其他星神吸引注意力的时候，法洛莎直扑攀附者的“内部”，从杀戮之律开辟的血肉通道中钻进去，就像一根钉子敲进朽木！

破！

“去死！”她闯入攀附者的身躯之内，横挥弑神武器，随意收割周围的脆弱血肉。

她速度极快，仿佛闪电撕裂流云，穿过攀附者的躯干。

它的皮肉和内脏都被反复切开、剁碎，留下某些难以言喻的黑色血迹！

紧接着，就是徐炀帮法洛莎标记出的源兽核心。

法洛莎冲到此处，只觉这内核的形状既离奇又巨大，光是一块脏器就有20000多米宽，而它本身也像一座岛屿或者一座大陆那样恐怖。

法洛莎抬起弑神武器，瞄准攀附者的源兽核心。

她能感受到这可憎之物的畸形血肉在身后流淌，仿佛它能精准地控制自己身体里的每个细胞。

但它们无法重生。

弑神武器的“煞气”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破坏力最强，足以令它十死无生！

斗不过我，无论如何都斗不过我！法洛莎心中激荡着格外旺盛的气势。

你这肮脏堕落的庞然巨兽，今天就了结了你，我要看到你心里的每个碎片都炸得跟他么的超新星一样闪耀，撕成一百万张碎纸——！法洛莎被弑神武器上的煞气所感染，格外愤怒，而且气势高昂。

随着魔力从她体内完全爆发出来，她跳过去，用手中煞气纵横的弑神武器刺穿攀附者的“心脏”！

剑刃贯穿！

夹杂着极度愤怒和痛苦的尖叫震动了整个布里塔尼亚残骸，几乎将法洛莎从整个巨型脏器上甩下

法洛莎继续攻击，将弑神武器狠狠刺进去，越刺越深，好似这是她送给攀附者的礼物一样。

而攀附者剧烈挣扎，奋力想把法洛莎这个已经钻入它身体腹地的杀手甩出去，阻止她继续粗暴地撕裂和毁灭它的力量之源。

一股股恶臭的腥风在攀附者体内的空腔中激荡，像是要把法洛莎吹走，但它的反抗与法洛莎的伟大力量相比完全失色。

法洛莎的双手仍死死抓住弑神武器的剑柄，攀附者的每次震动都只会让法洛莎将武器压得更深。

“吼！”

在外面，炎多它们还在对攀附者大陆般的外壳拳打脚踢此时却看到法洛莎从内部发起的攻击效果拔群，比它们殴打攀附者千万次都有效，相当震撼。

“炎多！”炎多不停地脚踏攀附者难看的头颅，火焰在它头顶蔓烧，焚至它那扭曲的头骨。

克里索斯抡动黄金之剑，将攀附者大量的“肉质”都转化为至纯黄金，这个星球的人们过去可能对稀有的黄金很感兴趣。它心说。从今往后就没这种事了。

今天在攀附者身上打出了恐怖数量的黄金，大概有1000万吨……

它将重剑再度砸入攀附者的躯干，又有大片畸形扭曲的血肉被黄金之风吹拂，刹那间便点石成金般化作闪耀的金属！

“它要倒下了！”群峦星神孟特驱动自己沉重的身体往高处飞去，远离攀附者。

随着一声格外痛苦和尖锐的哀嚎，只见攀附者的身体缓缓倒下，身体四分五裂，它有如此巨大的体型，运动所消耗的能量也是惊人的，只有吞吃一个个星球才能满足它所需。

而法洛莎的重击，更是从内部撕碎了它的供能系统。

体型无比庞大、相当于半个布里塔尼亚岛的攀附者，竟是被自己的重力所压垮，身体寸寸开裂，犹如黏土！

它的能量此时释放出来，点燃，形成一种青蓝的火焰，焰浪熊熊升向天空，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仿佛要用这些烈焰来喂饱苍穹。

法洛莎处在内部，感到里面的温度已经有数百上千摄氏度，甚至还在往上加，赶紧从里面逃出。

她飞出去，从高处往下看，攀附者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柜，加热了周围的一切。

星界怪兽攀附者，败！

“……真壮观啊，简直就像艺术品，太美了……看啊，都来看吧，是我做出来的，是我的杰作。”法洛莎俯瞰着，简直就像半个布里塔尼亚烧着了一样。

“要注意灭火，如此大的‘火灾’会放出太多二氧化碳。”徐炀提醒。

“慢慢收拾烂摊子吧。”法洛莎暂时没什么办法，只能召唤海水淹没这里。

她俯瞰全局，听到更剧烈的震荡声，布里塔尼亚在毁灭的余波中破碎，整个岛屿向下沉沦。

攀附者的尸体慢慢朝大海沉去，火焰与海水碰撞，生出大片烟雾和蒸汽。

只有布里塔尼亚原先的大区首府伦德尼姆仍然尚存，因为它是巨塔的一部分。

至于其他景观，正逐渐沉没，孟特召唤出的雄伟悬崖与花岗岩山峰也在坍塌，未来它们会成为这片海域仅存的一些岛屿。

攀附者燃烧形成的浓烟遮住太阳，无论何时都像黄昏。

法洛莎转头，看到微十月已经化为龙形，飞了上来。

当她变成龙的时候，很难分辨她那多鳞的脸上到底是什么表情，或许这也是她的目的。

“我们必须修好伦德尼姆大钟。”法洛莎转移话题。

“但之前大钟底下的‘旧人’也被狄尔奈斩了，人柱力的缺失导致巨塔计划失去一角，这才是入侵的关键。我们需要再填一个旧人进去，可能蒙德的花园里还有‘收藏’。”徐炀道。

“不必了。”法洛莎说，“我们把伊帝斯填进去。”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四章 旧人之皇伊帝斯

他们等着尼斯托公司的看管人员将伊帝斯押到这里。

随着攀附者的陨落，以及海水的涌现，布里塔尼亚大部分地区都已沉没。

“这里的海水本来应该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但因为整个世界都折叠了起来，仿佛我们生活在迷宫里了。”法洛莎凝视着这一切。

“桃源岛的科学家们正在建模，如果我们能重建巨塔计划，重新启动所有14座巨塔，我们能把这种扭曲世界的力量逐渐净化。”徐炀道。

法洛莎若有所思。

“也就是说，到那时，我们会慢慢恢复到天劫之前吗？”她问。

“是，还有你的回复之律，我们终能让世界回到正轨的。”徐炀坚定地说，实际上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新世界的来临了。

法洛莎来到伦德尼姆大钟的残骸前。

原先攀附者被送到这里，想必群星使者也希望让这种众塔失衡的局面长久维系吧，毕竟有攀附者在这里肆虐，谁敢来修复大钟？

但现在攀附者也被打败，并且像一坨烂肉一样沉入水中！

接下来就可以按正常的流程来修复伦德尼姆大钟，把一个旧人埋进塔底。

“炎多。”炎多在旁边迈步行进，心情沉重地看着周围。

残留的陆地面积很小，大部分都是伦德尼姆城的遗迹，那些布里塔尼亚人曾经为之骄傲的名胜古迹、街道以及商业中心，在六年的灾劫中已完全陨落。

“给你。”微十月将两枚神座碎片还给法洛莎。

“你是怎么找到的？”法洛莎有些好奇。

“从父亲的残骸上找回来的，它们就埋在蒙德背上的鳞片当中，和它留下的许多龙族遗器、财富都埋在一块，现在，我有了龙族最后也是最丰富的一份遗产了。”微十月默默地说。

“接下来怎么办？”法洛莎问。

“……”微十月摇头，她也不知道。

“你多保重。”法洛莎收下两块神座碎片。

她已有能力召开神座会议，联结这个世界上所有残存的超凡者。

不多时，尼斯托公司的空天舰“大蛇号”便抵达伦德尼姆上空，二十四架重型穿梭机形成编队，将囚犯伊帝斯带来。

昔日的旧人皇帝，在安克拉治前线战败后就一直作为俘虏，而今也到派上用场的时候。

法洛莎看到尼斯托军团兵押送着伊帝斯，穿过布满碎石的街道。

伊帝斯原本都剃了光头，但狱中生活让他重新长出了一些头发，他身上裹着简单的亚麻囚服，织得像件满是褶皱的斗篷。

“伊帝斯，我们来到天劫的起点了，当年狄尔奈就是在这里拆掉伦德尼姆的大钟，导致群星使者对这个世界有机会投来一瞥，我们要修复这座唯一残损的巨塔，重建整个星球的自保体系。甚至不止这个星球，它还能蔓延附近的几个行星系，协助我们开拓星海。”法洛莎说。

“我知道，巨塔本是旧人发明的。”伊帝斯轻蔑地说。

“好了，现在巨塔的命运岌岌可危，我们不修好这座塔，整个世界还是会处在这种丑陋的折叠状态，后续的事情也会麻烦得要死，所以请你自觉地进入巨塔，就像你其他13个同胞一样，以旧人的身份成为人柱力。”法洛莎手握弑神武器。

“我？”伊帝斯摇头，他的身体往后倾斜，但是被两个军团兵给牢牢架住，手脚都戴着法洛莎亲自打造的禁制镣铐。

“是你，如果不是你的话，那就是其他旧人，这个世界上大概还有2~3个旧人，我们会找到他们，然后把他们扔进去。但为什么不是由你来呢？你是旧人最后的统治者，也许你会愿意替你的子民分担这种永恒的孤独和痛苦吧。”法洛莎说。

“……”伊帝斯沉默了。

“你们的所有谋划都失败了，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那这就是你最后赎罪的机会。”法洛莎道。

赎罪。这个概念仿佛让伊帝斯有些动容。

他看着周围，大势已去，炎多、克里索斯和孟特这样的巨神就像三尊守护者一样站在法洛莎身后。

法洛莎现能在最微观的尺度上捕捉到情绪和思想的变化，她意识到伊帝斯正在动摇，于是她趁热打铁。

“你可能感到很痛苦吧，你可能在想，自己做出了这么多努力，但旧人还是失败了，但旧人留下的东西还在起作用，就像巨塔，正如你所说，我们是学习旧人的科技才开发出了这样的东西，如果你能以昔日旧人皇帝的身份，亲自镇守这最后的巨塔，不也是从另一种层次上延续了旧人的文明吗？而且你灵能强大，性格孤高，比你的同类更适应这种长久镇守的工作。难道你愿意自己在某个牢房里待着，而让你的某个族人在这里孤独千百年？”法洛莎道。

“……这……”伊帝斯沉吟。

“而且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会大大地奖赏你，我们知道人柱力的要求只是在那个有符文的房间里待着而已，接通大地的灵脉以及巨塔本身，这种事只有天生灵能强大的旧人一族才能做到。也许我们未来开拓星海，会在其他星球上找到类似的灵能族，到时候再抓它们来替代你，而你和所有其他旧人都会被释放，送往星空，或者加入我们的新文明，反正，我们也渐渐联合起来了。”法洛莎说。

“我从未想过会被你的话打动，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坏事。也许你真的变得不一样了，而你的成长铸就了你的胜利。你变得比以前宽厚、文明和理智了。”伊帝斯道。

“还有你那些嫔妃，以及半旧人的尝试，也就是你留在新泰西洲的那些骨肉血脉，我们都已经保护起来了，未来他们都能成为新时代的优秀成员。”法洛莎又说。

“……！”伊帝斯这下真正神色变化，“你们找到了？”

“是的。”法洛莎点头，“而且我们会资助他们长大，照顾他们。”

伊帝斯点点头。

他环顾四周：“我是为了我的子民来做这一切的，把我送进去，然后开启你们的新时代吧。”

“是。”士兵将伊帝斯押送到伦德尼姆塔底100米处的秘密收容室，在那里，伊帝斯将像一个充电桩一样，源源不断地亲自为巨塔计划输送灵能，足以将整个世界以及周边星区都保护起来，唯有这样，才能让这个世界像“排毒”一样，将雾气、星界怪物以及世界折叠现象全都消灭，让一切回归到战前的和平时代。

法洛莎点点头，现在障碍已经扫平了，世界上几乎没有敌人了，而且神座碎片已经集齐，无异于天赐良机。

“找到了伊帝斯的妻妾和子女？”徐炀道，“我可从没听说过这种事啊。”

“当然是骗他的，神战规模那么大，他们早死光了。”法洛莎说。

……

法洛莎为召开第一届诸神大会而做准备，大概需要一段时间，徐炀便离开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回到天劫后的新泰西洲，徐炀在西海岸一个大型接驳港找到了徐澄。

小家伙徐澄正坐在堤岸上，穿着飞行员夹克，神晖号停在海边。

“你好像在思考事情啊，这是个好习惯。人类生活的核心是思考。”徐炀走过去。

“呱呱。”徐澄转头对爸爸招手。

徐炀坐在徐澄旁边，他们平静地看着面前浩瀚的海面。法洛莎当年曾说，徐澄最后会变得跟徐炀一样。到现在，徐炀也说不清法洛莎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

“在想什么呢？”徐炀看着海上翻涌的泡沫，以及目视距离之外的迷雾，人们的生活似乎还没能完全改变回来，至少现在不行。

“想泡泡。”徐澄手指海上苍白的泡沫，“泡泡呀，泡泡。”

“泡泡在哪？泰西洲吗？”

“对，我回来的时候，把泡泡留在伊塔利亚了。”徐澄说，声音有些坚定，“现在战争结束了，我要去找她了。”

“这趟回去，你已经是英雄了。”徐炀看到徐澄的夹克上有一排排勋章，都是东半球联军指挥所颁发的。

一级勇气勋章，嘉奖徐澄穿过禁区，向大湖区的突击军输送补给；银翼勋章，为整场战争中最优秀的飞行员颁发，开战以来只颁发了100枚；信使勋章，纪念徐澄完成了超过500次递送任务。

还有铜棕榈杰出服务勋章，嘉奖徐澄多次高效完成信使清单；西海岸城市自由奖章，纪念徐澄第一批进入西海岸；捍卫者勋章，纪念徐澄在“大撤退”行动中，协助新泰西洲军民躲避神战灾害，挽救了超过10万人的生命，以及更多……

看着这些勋章，不仅徐炀有些震撼，徐澄也很满意。

“呱呱。”徐澄站起来抱抱爸爸。

是爸爸的保护和培育，才让小傻瓜变成了现在的大英雄。

徐炀轻拍徐澄的背，为她感到骄傲，现在的徐澄真的长大了。

“去找泡泡吧，没有什么拦着你了。”徐炀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泡泡。”徐澄摇头，“她一定会问我很多话，原先我肯定能说得清，现在我感觉我说不清。”

“泡泡是你最好的朋友，千万不能忘掉她。”徐炀说，“你见过小鸟自由自在地飞翔吗？”

“见过。”徐澄说。

“做人就应该那样，随心而动，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徐炀解释。

“不，爸爸，小鸟也会遇到麻烦的事情，比如被砰、砰地打下来，小鸟不能确定每次都是对的，不能乱飞。”徐澄害怕。

徐炀笑了笑。

“正是因为灾难总是不期而至，所以鸟儿才会翱翔不息。”他说。

“……！”徐澄点头。

“你这趟是一个人去吗？”徐炀问。

无需徐澄回答，徐炀就得到了答案，他听到关上舱门、孩子走动以及兴奋的喊声。

“爸爸！”莱拉也走了下来，摘掉自己的手套，似乎原先在协助维修神晖号，“战争结束了，我们马上就要去泰西洲了！”

“你从军事序列里退下来了吗？不想服役了？”徐炀问。

“不知道，但我感觉跟徐澄在一起比较好，能得到趣味和欢笑！”莱拉轻松地说。

“原来如此……”徐炀会意。看来徐澄居然还交到了朋友，真了不起。

“呱呱。”徐澄点头。

她站在堤岸上，转向徐炀，两脚一并，挺直腰身，将右手举到额前，对徐炀敬礼。

随后，她便登上神晖号，和莱拉一起离开，去找泡泡了。

“注意安全。”徐炀目送神晖号离开，仿佛看到一只小鸟振翼高飞。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五章 空白画布的油彩

徐澄离开了，徐炀沿木制码头步道行走。

泛青的海水在金属栏杆底下涌动，这是西海岸著名的莫妮卡乐园码头，许多电影和游戏都曾在这取景。

地标般的小摩天轮在码头终点停摆，周围是一顶顶彩色帐篷，沙滩外有一列高大的棕榈树，掩映着海岸公路以及酒店的彩色外墙。

他之前没想过自己有生之年会在这里散步，以为游戏里的东西永远是游戏。

就在这时，徐炀接到通信邀请，是罗希特·门农发来的。

门农当年是西海岸条约组织的议长，夜门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大人物，天劫前2个星期刚卸任，躲过一劫。神晖号也是他送给徐炀的。

他回西海岸了吗？徐炀心想。门农不该在泰西洲的某个地方养老吗？

“你好。”徐炀接通信号。

“噢，徐先生，我在西海岸了。能烦请您拨冗见一面吗？”门农问。

“我在莫妮卡乐园码头。”徐炀说。

“我马上过去。”

徐炀背靠金属栏杆，门农过了五分钟后就来了。

他的私人穿梭机像只绯红的雀鸟，停在沙滩上很是醒目，一个高大的机器人当先下来，站在穿梭机旁，充当保镖。

“那台机器人是泰西洲盟约工业生产的‘烤肉炉’？”徐炀问。

他对目前世界上的细微变化颇为关心，天劫后，泰西洲的公司将剩下的产业资源集中到了一起，另建了泰西洲盟约工业。

“是的，是的。”门农头发花白，穿一件灰色正装，对徐炀毕恭毕敬，他伸出手和徐炀握了握，脸上露出笑容，“终于又见到您了，徐先生。”

“怎么回西海岸了？”徐炀问，“你当年不是想退休吗？”

“我之前确实回到泰西洲的故乡，但我不能适应那里的环境，一切都太老了，节奏太慢了，那里的人们也不喜欢我，我六点就起来工作，其他人还昏昏欲睡。我就像误入沙丁鱼货舱里的那头鲶鱼。这几年环境又差，各地隔绝，危机四伏，到处都是外星怪物，真不自在。”门农无奈道。

“还是西海岸的工作文化更适合你。”徐炀说。

“对，夸张点说，这座城市在呼唤我。所以我兴致勃勃地回来了，而且我来的时候满怀愿景，我想，虽然我只是新泰西洲的荣誉公民，但我可一点不比当地公民差，我有知识，有专业能力，还有自己的资源，应该能出人头地。”门农说。

“好像各个委员名单上没有提名你。”徐炀说。

“……是的，天劫过后，很多人都变了，很多想法也变了。”门农叹气。

“西海岸在响应号召，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市民共同体。”徐炀道。

“不是一个，是二十个，西海岸未来会分裂成20个泾渭分明的城市，龙舌兰裔城、夏人街、彩虹旗社区、大土著社区、黑裔社区、机械人街道、毛茸茸族之街、二次元市、拉拉菲尔保留地、新葛城帮、五十星旗……全都乱了，各过各的。”门农哀叹。

“那还挺好的。”徐炀不以为然。

“当然，这本来就是你的主意，你倡议让整个世界去中心化，各过各的。我这个‘大人物’回到西海岸之后，发现确实如此，他们都自己过自己的了，根本不在乎我了。也没有我当年所习惯的‘精英阶层’以及富人俱乐部了，留下的人们开始凭着自己的想法抱起团来。”门农抱怨。

“我是觉得，人们本来就可以自己组织生产和生活，每个成员既是自己身体和能力的主人，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领袖和主人，每个人在各自的社会里都有等同的地位和权重。现在，所有原先统辖一切、垄断一切的势力都已经受损了、被打惨了。那么，群龙无首，天下大吉。”徐炀道。

“但你还要建立理事会，还有理事会的军队。”门农困惑地说。

“是的，但这是自愿的。理事会的成员都是自愿的，其他人对理事会提供的资源也是基于自愿原则提供的。而理事会做的事情也不是管理或者统治，而是不抱私心地协助整个文明抵御外敌，说实在的，理事会做的是苦差事。”徐炀说。

“按你的想法，之后就再也没有那种强势的大型企业了，也没有权势者能逼着别人做这做那了。这之后，就只能真诚地相信人们会自然地走向秩序状态，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下自己谋生。”门农无奈道。

“智慧生命从混沌无序中首次产生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走入秩序状态了。”徐炀说。

“我本来是为了在新的西海岸找份差事才来求你帮忙的。”门农将两手按在栏杆上，“我所理解的世界在这六年里天翻地覆了，我想念旧世界，它有很多缺点，但也很清晰。比如说，巨型企业，既然它让你无路可走，那你就加入巨型企业，在它里面慢慢爬升，巨型企业有自己的军队、法律和货币，你只要去当这头怪兽里的一个细胞就可以了，运气好的话，你可以从脚底板升到脑子里去。然后坐看巨型企业外面那些人，那些在小公司里打拼、在街头做零工、在工厂里出售血汗的人，看他们如何遭罪，就这样，手里拿着咖啡看着他们，从心底生出最美好的优越感。”

“资源都集中到巨型企业里头了，民生停留在很低的水平，科技极高，生活极差。”徐炀说。

“是啊，但我一出生就有机会进入巨型企业，所以没什么感觉。现在想想，那些出生在贫穷地方的人们，一出生没有拥有的权益，这辈子也争取不到了。”门农说。

“人们都累了。”徐炀说，“那时候的人们穷得可怕。”

“哎，现在算好们？现在的西海岸很奇怪，我过去所欣赏的‘稳定’已经荡然无存，再也没有员工手册和生活指南之类的东西能指导我们的生存。”门农说。

“我感觉现在人们的心里正在萌发一些真正与理想息息相关的东西，这些东西打出了火花，会打造出一种比过去更伟大的公平社会，塑造出大胆的奇迹。”徐炀说。

“你是我见过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你说的真像个美丽的梦。”门农长长地叹息，“——也许我真该退休了。”

“找回你过去的理想吧，我猜，你回西海岸本来以为自己能谋个市长当当，现在市长当不成了，但你还可以找回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徐炀说。

门农看着起伏的大海，思绪仿佛飘回到了童年。

“我想。”门农顿了一下，然后重复一遍，“我想开一家书店。”

“书店？”徐炀好奇。

“我在11岁的时候，从书店里买到两本书，一本是《电路编程设计入门》，另一本是《深渊上的火》，前一本里写的东西，已被我归档到芯片里的待销毁区了，但后一本书里讲的故事，我一直记得。书里面的故事……太奇妙了，80年过去了，故事还是那么美，那么美！里的故事，带我享受了无与伦比的奇异生活，我觉得我们人类就是靠故事维持生活的。所以我也应该开书店，给年轻人兜售故事，今年我91岁了，在将近百岁的时候，我好像真的有空去开一家书店了。”门农抬起头，眺望天穹。

“祝你好运。”徐炀和他握手。

“谢谢你。”门农叹气，“我只是想，人们恐怕很难达到那种理想的状态，可能人们以后还要开倒车。”

“不倒车就不配叫历史了。”徐炀说。

门农点点头，与徐炀分别。他坐上自己的穿梭机，回到西海岸破旧的城市当中，那里还有上千万从内陆撤下来的幸存者们，试图一砖一瓦地重建城市。

人不能总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徐炀心想。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历史本身已遭杀害。曾经闻名遐迩的伟大存在，要么陨落，要么遭人遗忘。

若说文明像一张驳杂的画布，那它已被接连不断的战争火给擦得干干净净。而今幸存的人们，正一笔又一笔，给它抹上新时代的色彩。

未来是从现在开始的。

……

法洛莎重聚神座的碎片，就像当年在会津城一样，她再次进入神座空间，召集所有远古神秘者。

“过去，奥尔仙安就是在神座上发号施令，它当初吞噬了登神机器，力量何等强大，所有神都被迫膝行向前，朝拜奥尔仙安。”法洛莎带徐炀进入神座空间。

她坐在全新的神座之上，双手放于椅侧扶手，等待众神现身。

“坐在神座上的感觉如何？”徐炀好奇。

“它只不过是张铁椅子，硬邦邦的。”法洛莎嘲笑。

“你也会让他们跪下来前进吧。”徐炀说。

“不、不会。”法洛莎被徐炀提醒，想到这，不由得起身。

她站在类似于黑色舞台的高阶之上，下方是许多座位，呈半圆状朝向法洛莎的位置，不久它们就会一个个到场，参与第一次诸神会议，决定新世界的法律。

炎多和它的三个兄弟到来了。

公司联盟原先收容了第四位巨神，现在也将其放出，即气态巨神法厄斯·菲耶。

它长期与公司联盟的特工合作，他们交出自己的灵魂和寿命，法厄斯传授给他们“汽化”的特殊法术。

“它们还参与新世界的规律制定吗？”法洛莎问。

“不参与，炎多要回家。”徐炀说，“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炎多要坚持找到它的三个兄弟然后一起返回星云乡，因为它一个人回去就太孤独了。”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六章 新会议的第一缕光

炎多坐在神座空间较远的地方，跟它的三个弟兄回忆起过去发生的事情。

“炎多炎多。”它说起有趣的事情，在谈到美好的记忆时，炎多会笑得很开心。

说到底，它不适应这里，这里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密了。

炎多曾经会花1000年时间来做旅行的准备，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在深空当中飘游。但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在几周甚至几天内迅速解决的，而且影响深远，对炎多来说，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就有那么多事情发生，又有那么多事情消逝。它来不及看，真的来不及。

“炎多、炎多……”炎多讲到过去的事情。它当初来到这个星系的时候，比其他弟兄们降临的晚，因为炎多发现这个行星系最外面的一颗星星，乌拉诺斯星，居然是侧着旋转的！

其他星星都是正对着太阳，两极朝着上下；唯有乌拉诺斯星是拿自己的南北极对着太阳，身体完全侧着倾斜。

炎多在那颗行星上待了100年，调查整颗星星的命脉和历史，最终发现真相，原来这颗星星在形成过程中被撞了一下，所以它才是歪着转的。

经过炎多的不懈努力，总算把乌拉诺斯星“掰”正了，现在等人们发射探测器到乌拉诺斯星的时候，会发现它和其他星星一样，是平稳旋转的。这就是炎多的功劳。

“炎多炎多。”它谈论着这样遥远的故事，话语中包含激情，它喜欢探险。

它想要洞察万物的起源，了解伟大的力量如何把星球锤凿成型，追踪世界原始年代里的毁灭和奇迹。

天体就像苗圃一样有着无限潜力，能被塑造成各种奇妙的形状。

宇宙赋予混乱以形式，而生命便在这奇异且美丽的世界中不断涌现。炎多愿意走下去，永远地旅行下去。

“炎多！”炎多高兴地说。星云乡，它必须要回家，回到那美丽的星系里，噢！一路上，它会看到怎样的奇观呢？一想到这，炎多就手舞足蹈起来。

其他三个兄弟都用包容的态度对待炎多。

在30分钟内，接到召唤的超凡神灵陆陆续续抵达，包括森林之主、冥界微十月、凛冬克拉勒斯二世、大河女神、盘渊、瑶棠公主、战神阿斯莫利斯，还有法洛莎放出来的铃川纪衣，因表现良好，有机会活动一下。

诸神在各自的位置上就座，用不同的态度与法洛莎对峙，而她在神座旁屏息以待。

“……那么，到齐了。”法洛莎观察众神，“四星图已经归位，并被揭开，群星、诸神、魔女、凡人，长期以来彼此争斗，但现在是弥合分裂的时候了，未来我们将平起平坐，平等地迎接新的时代，我只希望我们能携手合作，而非继续徒劳地彼此仇视，至少在表面上，为新时代献上自己的奉献和敬意吧。”

战争之神阿斯莫利斯不耐烦地对法洛莎怒目而视，几乎无法克制。

他长期想要挑战法洛莎的力量，如今则感受到法洛莎话语中的强大威势，弑神武器还在法洛莎背后，散发着诡异煞气，随时准备宰杀反叛者。

法洛莎的权威不容置疑，他们在这里是为了制定计划，修建新世界，而非征战。

其他诸神慢慢点头，多少能领会到这场会议的用意。

“现在，您的意志把我们团结在这里，法洛莎，您需要我们做什么？”微十月淡淡地说。

微十月的语气中有一股奇怪的嘲讽感，仿佛她真正成为了一名龙族女王，势必捍卫自己的利益，而非简单臣仆，对法洛莎的命令言听计从。

“我希望重订整个世界的律法，并且确立诸神未来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你们将合理合法地拥有自己的秘仪团，他们将有资格修行你们分发下去的无形之术，宣扬你们的权柄。而你们也要尽心尽力，维护整个世界的繁荣，修复这个脆弱的世界。”法洛莎说。

众神们暗中交谈着，法洛莎在上，它们在下。

它们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法洛莎看着它们。此时一定会想尽办法甩掉自己的责任，维护自己的权利，扩大自己在战后版图中的地位。

战神阿斯莫利斯凝视法洛莎，他目光如炬，法洛莎知道此人仍在追寻荣耀和战斗，而且绝不轻易屈服于魔女。

“现在已经没有敌人了，而你们似乎也将废弃所有战争，没有战争的滋养，我就将在无尽的和平中闲置，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阿斯莫利斯抬起自己的长矛，瞄准法洛莎的心口，“我已经派遣了信使的命令，你必须和我决斗。”

法洛莎回想起徐澄带回来的消息，阿斯莫利斯渴望一战。

“看来和平年代不符合你的口味啊。”法洛莎说。

“我是毁灭，我是战争，我是世代血仇的化身，”阿斯莫利斯语气凶恶，“只有刀剑相向与尸山血海才能赋予我的权能以力量。”

“你仍长生久视，这一点是不会变的。”法洛莎说。

“如果再也没有血战的呼唤，我这曾经饱尝人神鲜血的臂膀又有何用处？你带来的新秩序对其他软弱众神来说是个恩赏，但对我而言与奴役无异，我不接受奴役，宁可亲自和你交战！”阿斯莫利斯沉声道。

“世界已经变了，你的权能更适合用来站岗，而非与我吵架。”法洛莎嘲讽。

阿斯莫利斯怒不可遏。

“你要用那雪白的脖子试试我的长矛是否锋利吗？”阿斯莫利斯怒道。

“我们仍然要战争，但却是对外的战争，也许会向异星的敌人发起远征。”徐炀说。

“远征？”阿斯莫利斯问。

“旅行于星间的伟大星神们，大概明白这种感觉吧。亦即说是，凡间‘土著’的战斗，远远比不上星海的战争来得热烈。”徐炀望向在神座远处的四大星神，炎多它们都点头。

“是的，通过星门发起的迁跃，技术爆炸后的降维打击，向全宇宙诸星域发出的广播，恒星级战舰，十亿人为单位的军团，还有壮阔的铸造世界、巢都世界，整个星球的一切都用于铸造兵器或者培育后备兵源的。那样的星际大战规模可比单一星球的土著来得热烈，每分每秒都有这个星球百千倍的人被填入异族口中。虽然，在群星使者的侵略后，这样的文明大战都让位于死寂，但如果你们稍微离开这个星系几步，很快就能看到许多废弃的殖民地世界，与那些前时代幽斯主宰们留下的机械死灵决一死战。”黄金之魂克里索斯说。

这样的描述让战神阿斯莫利斯都有些动摇了。

“未来的星海战争会更加热烈吗？”他转向徐炀和法洛莎。

“是的，我们未来的舰队需要你这样的超凡者提供勇气和祝福，用来对抗黑暗深空中的恐怖与绝望。现在的你，曾在古代的陶瓶和盾牌上留下痕迹，但未来，你的形象可能刻录在星际旗舰的船体上，当它缓缓划过一颗宜居星球，数以亿万计的居民都需抬头仰望你的身姿。”徐炀道。

“是啊，”法洛莎悠悠道，“修行不易，从一个古代战场上的长矛兵变成现在战争位格的主宰，虽然没什么人朝拜你了，而你也依然有决断战争的本领。你的技艺应该用来保护那些生命，使他们免于毁灭，而非亲自倾洒怒火、制造杀业。倘若我们达成共识，你的名誉还将百代传唱，而非在此突然中断。”

话语说服了阿斯莫利斯，他本来想要跳上台，跟法洛莎决一死战，但他竟慢慢坐了下来，回味着徐炀、法洛莎与克里索斯说过的话。

“……我接受你们的新秩序。”阿斯莫利斯最后道，“我会保护这个秩序不受外力破坏。”

“欢迎加入新秩序，那么你将如何修订有关‘战争’的律法？”法洛莎问。

“你想要什么样的律法？”阿斯莫利斯反问。

“当然是维持内部的和平，别让这些凡人再互相杀戮下去了。”法洛莎道。

阿斯莫利斯原本是来与法洛莎决一死战，如今却成了对新秩序首个做出贡献的神，他起身，对其他人点点头，刚毅的面容与坚固的盔甲都令诸神心生幻视，以为自己回到了1000年前的中古年代。

“我乃‘战争’位格的化身，‘锐矛’阿斯莫利斯，持矛者，百战百胜者，破壁者，末日战争的天灾化身，世界的征服者，千万战场的霸主，冲突之主，不屈者，毁灭的代名词。现在，我为整个世界的‘战争’订立新的法则。”阿斯莫利斯朗声道。

“第一，在自己的星球上，禁止人们互相宣战，也不能暴力入侵其他人。”

“第二，如果遭到武力入侵，人们能行使无限自卫的权利。”

“第三，绝不在自己的星球上使用残酷的大规模屠杀武器。”

“违反法则者，我不保佑，反而降下责罚，令其遭受失败。”

阿斯莫利斯立完法则后，它们像自然规律一样，成为新世界的基础，敲定了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

徐炀能察觉到这些力量真正地从“战争”的位格上散播出去。

不同于人类内部软弱无力的立法，这些是真正的“神权”与“神能”，是真正能够遏制人们在内部彼此开战。

这样一来，至少整个世界绝不会再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和流血冲突，而和平才是繁荣的前提！

法洛莎再看向大河女神。

她美丽而高大，可惜当年整条右臂被法洛莎吃了，只剩下一条左臂。

大河女神，记忆的女神，法洛莎看到她站在鹿头的森林之主边上，大概还是念着旧情人。

她在南域是一个受尊敬的女神，将生活和传说的线索编织成不朽的东西——记忆。

但随着公司联盟的追捕和破坏，加上尼斯托公司阻断了她的重生，大河女神基本被遗忘了。

察觉到法洛莎的注视。大河女神将金色的面纱向后撇去，露出一张忧郁的脸庞脸，那神情既悲伤，又有种神秘的优雅……阴影般的优雅。

“你看到我的残缺了吗，法洛莎？是来特地凝视我的残缺的？被你吃掉的肢体味道如何？”大河女神质问。

法洛莎摇了摇头。

“过去是如此……但如果我们愿意原谅过去的错误，重新建立信任的纽带，我们可能会塑造未来，大家都可以化敌为友，毕竟，不可调和的敌人已经被我杀了。”法洛莎耸耸肩。

“是吗？但你要如何补偿我？把我的手臂从你的胃里呕出来？”大河女神无奈地说。

法洛莎用回复之律愈合大河女神的手臂。

红色光芒从法洛莎身上传导到大河女神身上，仿佛真的是大河女神被吃掉的手臂从法洛莎体内被剥离，从细胞层面上归还给了大河女神！

大河女神也相当吃惊，看着自己突兀长出来的右臂，她难以置信地转动着手臂。

“你的残缺不必持续太久，有我来这提供治疗，归还你的身体。”法洛莎道，“但你也要修改记忆的律法，给这个世界上人们和神的记忆添加一些新的功能。”

“比如说。”徐炀补充，“可以从记忆里提取失落的人物。”

“你有什么很想带出来的人吗？这可需要一些独特的神权。”大河女神抬起手。

“是的，有。”徐炀坚决地说。

既然法洛莎痛快地归还了手臂，大河女神也点点头。

“那么，我会帮忙，遵守你所立的约。”大河女神说。

“但你从此也不必隐藏自己，所以你要把8月31日还给大家。”法洛莎说。

“……可以。”大河女神点头。原先她曾经把7月31日和8月31日从这个世界上偷走，让人们失去对这两天的记忆，用来隐藏自己，现在可以还给人们。

“我们又为人们争取到一天的暑假了。”法洛莎轻蔑地说。

大河女神释放她的能力，调整整个世界关于“记忆”的法则。

“所有快乐的记忆，人们都可以长久保存。”

“所有痛苦和悲伤的记忆，人们都可以自行删除，将它们焚烧殆尽。”

“所有幸福的记忆，人们都可以与之共舞，令那些予以幸福的回忆化作现实，它们将被称为记忆的箱庭，成为由愉快回忆织造的美丽殿堂。”大河女神讴歌着。

记忆的权能化为自然规律，加入新秩序！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七章 改成盖亚星球

接下来就是修订死亡的律法，他们将目光投向微十月。

微十月上前一步。

“我对位格的掌握并没有诸位那么强大。”她说，“我只能对死亡做出有限的修改，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帮忙。”

骨白色的冷火从微十月周身燃起，对不死术的追求而今达到极致，她自己就是死亡的控制者，不入轮回之中。

她面前亮起一部黑色书页，微十月镌刻的每道笔画都成为死亡律法的一部分。

修改死亡本身！

众神都相当期待微十月会给出什么样的变化。死亡本该是个公平又统一的结局，但在微十月手中，一切并非如此。她会给死亡带来什么变数？

“新的死亡律法将会给人们除了‘死’之外的结局，因为死后世界已经人满为患。”微十月道。

“对那些达到寿命期限，自然死亡的人而言，他们已经度过一生，可以选择不入冥界，而是生活在一生最幸福的记忆里。从此，人们能挑选出一生最值得纪念、最精彩、最开心的片段，就像美好记忆的精选集或者电影一样，可以反复循环观赏，直到无声无息的湮灭。这是与大河女神的力量相对应的。”

“对那些被蓄意谋杀、或惨遭折磨而死的人而言，他们死后将合法地成为复仇怨魂，可以锁定凶手的灵魂，这样凡间的人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凶手身上燃烧的‘业’，从而将其逮捕，执行正义。就算侥幸逃脱，被‘业’捕获的人，也将疾病缠身、诸事不顺。此外，这些复仇怨灵如果不想转世，也能正式集结起来，专门猎杀恶人与凶徒，所有背叛者都得死。”

“最后，对那些选择自尽的人，他们会在死前的瞬间，灵魂离体，预先游览一遍死后要去的地方——亲眼看看那个狭窄、拥挤的死后世界，和几十亿鬼魂一起排队。在如今的死界，争吵，斗殴和辩论也没有意义，因为大家都是灵体。等人们充分了解死后世界的状况后，又会回到自尽前的那一刻。”

微十月下达新的死亡律令。

它们加入到新秩序当中，成为自然规则，也是未来世界的基石。

徐炀感到非常奇特。

第一条有关记忆的律令，可以令人们死后免于轮回。有些人非常恐惧轮回转世的概念，更倾向于自己死后就一了百了，让宿命轮转在自己这世消失，那他们就可以选择不入轮回，单单停留在自己一生的美好记忆内。经历了一辈子风雨后，安歇在幸福记忆之内，渐渐消逝，这也是一种合理结局。

第二条是有关复仇怨灵的律令，这可以大大方便对恶人的惩戒，惨遭杀害的人们真正可以按“冤有头、债有主”的方式，化身杀人厉鬼，令加害者付出代价，以暴制暴。

第三条有关自尽的律令，也可以警醒那些试图自尽的人们，死亡并非命途的终点，逃避不是最好的办法。或能令误入歧途的人们迷途知返。而那些真正抱有强烈意志的人，还是可以选择完成这个遗憾的决定。

接下来，则是占据了凛冬位格的大海裔克拉勒斯二世。

它笨重的身体在无边无际的神座空间内也显得小巧玲珑。时至今日，它还是把自己当成是法洛莎的好孩子。

“调谐凛冬吧。”法洛莎命令。

“吼！”克拉勒斯二世不通语言，实力有限，但它还是能引导凛冬之力，并对冬季本身作出修改。

新的“暖冬”定律诞生了。

在克拉勒斯二世引导下，处于极寒的人们，会得到“暖冬”的加护，大大减少冻死的概率。

哪怕是老弱病残的人，处在极寒的环境中也不会彻底死亡。在登山、过冬等艰难场合里，人们只会因寒冷而感到极度痛苦，但不会致死。

再也不会有人们冻死的惨剧发生了！哪怕是在寒潮和极端天气之下，哪怕是穷到买不起柴火的人，而今也能闯过严冬，安然生存。

徐炀看到新的凛冬律法加入新秩序，暗暗点头。

一切令人不快的、不方便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神权很容易地修改，这样，神其实就成了人的服务者。

紧接着，更重量级的神灵加入了对新秩序的修订。

森林之主！

统治着每一片森林、空地和荒野的古老神灵，从大河女神身旁走出。

它的身躯包裹着苍翠的长袍，王冠上缀满树枝，鹿角在头顶交错生长，双眼犹如燃烧的绿叶，态度严肃而高贵。

“自然界是人类仰赖的家园，也是附在社会下的唯一基底。”森林之主的声音轰如雷鸣，又令人联想起海潮的澎湃，“现在，我将提出约定，与人立誓，令整个世界的自然景观对人更加友好。”

因为知道森林之主的真实根底，徐炀在看它的时候，总感觉在看一部会说话的机器。

只见森林之主释放出自己古老的自然力量，在它面前出现一片由翠绿自然能量束缚的图景，由树皮、藤蔓和会动的叶片构成，散发出阵阵花香。

“第一律法：所有洪水、干旱、地震和飓风，我都将用温和的手段加以控制，任何地区都不会遭到源于自然灾害的生存威胁！”

“第二律法：我将大幅提高田地和荒野的肥力，将地底深处的养料向地表抬升。如此一来，任何人都不会饿死，所有农田都能收割到足够的收成，可以尽情享受粮食的高产、水果的香甜以及蔬菜的丰盛！”

“第三律法：我将锁定那些携带着致命病原体的野生动物，令它们大幅降低活动频率，以免它们继续向人类传播可怕的原生疾病，蚊子和苍蝇继续执行着它们在生态位中的职责，但不再像过去那样易于引发人疾！”

森林之主宣布新的法令之后，徐炀感到强大的能量洗刷着星球表面，为整个世界的自然界增添新规律。

就像盖娅星球一样。徐炀默想着。有些科学家构想，宇宙中存在着“盖娅星球”，那是一种可以为所有物种提供100%宜居度和舒适度的特殊行星。

这样的天体，在宇宙中也是罕见的。但森林之主，本身就是旧人开发出来用于殖民外星的地貌改造系统，它本身应是某个机械体，但经过万年的自我修炼和奋斗，现在居然也成了“神”。

亦即说是，它的力量本来应该用在某个殖民地行星身上，将它改造成宜居的行星，如今却完全用在我们的家园行星身上，具有极高的自然调节力。

得益于森林之主的全面改造，植物、动物和土壤都变得丰饶，享有祝福，人们也得到风调雨顺，不受自然侵害。

“这下整个世界都将得到治愈了。”法洛莎点点头，“人们会幸福到无聊死的，地面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奋斗的东西了。从此他们的注意力将转向了，转向自我精神的提高，或者朝茫茫星海发起殖民作业，我们在这片大地上的工作基本完成了。除了……”

她望向远处的星神，继续说：

“……炎多，你们就要离开了，想给这个世界留下礼物吗？”

炎多和其他三个兄弟嘀咕了一阵，默契地摇摇头。

“炎多，炎多。”炎多觉得它们既然要离开了，那便不该再对这个星星上的秩序指手画脚了。

反过来一想其实挺可怕的，它们这样的星神，一旦抵达宜居行星，就可以极大地掌握这个行星的命脉。

炎多决定放下自己管理太阳的职责，重新做回自由的星神，在星海中穿梭！

自由自在地生活吧，炎多。徐炀心想。

“那，还有你们兄妹呢？”法洛莎望向神龙盘渊及它妹妹，美丽的瑶棠公主。

“这个世界的空间已经支离破碎，在反复的大战中到处都是裂痕，我将在间隙中坐镇万年，直到将这个世界的空间裂缝逐渐补全。在此期间，如果有任何对时空之道产生干扰的举措，必先知会过我。”盘渊淡淡道。

“欢迎来找我玩！”瑶棠公主向法洛莎点头，又冲徐炀点点头。她仍然以可爱的小白龙形象出现。

“我们永远感念你们兄妹的力量与付出。”法洛莎道。

盘渊在此活动的形象呈半龙半人姿态，鳞片闪着明朗的紫色与绿色，龙角上镶嵌着星尘。

它昂首阔步，右手一翻，出现一个微型球体，内蕴华光，外壳则由黑曜石、碧玉以及星辉琥珀镶嵌构成。

“这是个礼物，用来纪念新秩序的到来，你召开了诸神大会，让所有诸神加入到这个新秩序中，与人类和解，甚至与人类交易、平起平坐。这是好的，毕竟我原以为，要么是诸神将人类打入牢笼，要么是凡人与魔女撕裂诸神，但现在，你们达成了平衡。这个天衡神球赠给你，细加参悟，未来你或能善利空间之道途。”盘渊缓缓道。

“谢谢。”法洛莎郑重地收下天衡神球。

“走吧。”盘渊转身带瑶棠公主离开。

瑶棠公主将白色尾巴翘起来，顶端是她的金色龙珠，里面有沙漏一般不断摇晃的金色砂砾。

它对其他人微笑告别，然后就卷着龙珠，跟哥哥一道离开了。

其他诸神也向法洛莎告退，陆续打道回府，回归自己的领域和小世界。

炎多它们也道别，准备离开地面，返回星云乡。

等它们都退出神座空间后，法洛莎点点头。

“为什么藏起来呢？你明明也听到了召唤，有资格加入神座的会议，却从开始躲到最后。”法洛莎看到一旁。

“叽叽。”莎莉从黑暗中探出头来。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八章 世间再无一只鼠

莎莉站起来，衣衫褴褛。

畸形的大角在她头顶长出，骨刺一直蔓延到脊背，尾巴修长，四肢强壮。

她一直走到法洛莎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肮脏的皮毛和分节的爪子一览无余。

“鼠人的命运，也在这里决定了，”法洛莎说，“你可以把所有鼠人都变回人了。”

“但你自己也将失去神力，一无所有。”徐炀提醒。

“有什么关系呢？”莎莉摇头，然后微笑。

“你好不容易才得到了所有鼠人的爱戴，经过六年的努力，得到了全世界鼠人的支持，全世界！成百上千万的鼠人都在你身边，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一个集团，一个成体系的种族，有自己的文化和科技，并且毫不动摇地保护你、热爱你。而你说‘有什么关系’？”法洛莎质问。

“但这是我必须做的事。”莎莉说。

“……”法洛莎沉思，“所以你决定加入新秩序，而你颁布的律法是……”

“让所有鼠人都恢复人形。”莎莉说。

掷地有声。

把所有鼠人的命运逆转！

徐炀看向莎莉，她的目光中燃烧着坚定的信念，这让他倍感心痛。

法洛莎也沉默了。

莎莉看到他们的反应，毫不动摇地继续说：

“请答应我吧。我，莎莉，鼠族圣者，鼠族女王，鼠族的女神，鼠魔神，在这里郑重请求法洛莎大人的许可。我想颁布我的第一律法：让所有鼠人都恢复人形。”

法洛莎用一种同情又疑惑的目光看着莎莉。

“你真的明白吗？你说的可是要牺牲你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崇拜者啊。虽然我们的的新秩序足够强大，足够把所有鼠人扭曲的灵魂都还原成人类，但当他们变回人形的时候，你也就要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一头老鼠会叫你‘圣者’。”

“我明白。”莎莉说。

“这太奇怪了，就像我绝不可能颁布魔女之神的律法：所有魔女都变回女人。”法洛莎感觉相当荒谬，“你现在拥有的所有神力都会荡然无存，你到底为什么要作出这种牺牲？在我眼里你更像老鼠，而非魔女。”

莎莉笑了，她的笑容在毛茸茸、长满尖牙的嘴巴上显得很奇怪。

“每个鼠人的胸膛里，都跳动着人类的心。”莎莉说。

“它们想变回去。”徐炀说。

“是的，是的。如果我与大家共同的愿望背道而驰，那我的力量又有什么意义呢？”莎莉温柔地说，“至于所谓的‘崇拜’，我一点也不关心；我的统治是长是短，这也不重要。我只想看到，所有的鼠人们再次用两条腿而不是四条腿行走！我想看到，大家消退绒毛，站得笔直，回到人类社会中去！”

“那么……颁布你的法律吧。”法洛莎叹气，“反正我们已经把社会和自然界都改造得尽善尽美，以后人们也不至于变成新的鼠鼠了，都会昂首挺胸地做人的。”

“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莎莉向法洛莎和徐炀激动地点头。

她张开爪子，向着新秩序。释出鼠鼠之神的终极愿景和伟大律法。

“所有鼠人，变回人类！”莎莉骄傲地颁布她的新律法！

一如之前其他诸神所做的，莎莉的命令也化作了新世界的基本定律！

神权的震波扫过全球。

所有的鼠人……都变回了人类，世界上再也没有鼠人了！

此时，全世界的鼠人也震撼于自己身上的剧变！

“什么！这是什么？我的手……怎么变成了这样！我的爪子，我的爪子呢！”

“我的身上没有毛了！谁把我剥光了！”

“吱吱吱！我被诅咒了！救命！”

“可恶啊，从此不能在下水道生活了吗？”

“天空……好刺眼……”

“脑子好痒，是不是要变聪明了。”

“说话利索起来了？是的，是的！”

“牛牛变大了！尾巴不见了！怎么回事！”

“如果我还是老鼠的话就可以捡垃圾吃了，但现在得去上班了吗？”

无数的鼠人们，沉湎在这巨大的变化当中，遭受身心上的双重打击。

而与此同时，他们与莎莉之间的链接也切断了，那种通行于鼠人之间的“信息素”也完全散去了！

化鼠为人！

神座空间里，莎莉瘫倒在地。

她变回了魔女，修长的双腿一览无余，巨大的老鼠耳朵不见了，长发披散，姿态虚弱，不像鼠魔神那样可怕。

看着这样的莎莉，真叫徐炀感觉不习惯，但他为莎莉感到骄傲。

“你现在一无所有了，莎莉。”法洛莎和徐炀走到莎莉身边。

莎莉抬起头，疲惫地张开眼睛，那明黄的瞳色既干净又澄澈，看了叫人心生同情。

“是的，大家都离开我了。”莎莉疲惫地说，“鼠族不存在了。但是，大家都变回去了，没关系的，这样就好。”

“以后就来帮我吧。”法洛莎将莎莉扶起来，“以前你是脏兮兮老鼠的时候，倒没多看你一眼，但现在你可以来帮我们做好事了，理事会需要你这种性格的人无私奉献，这样一来，其他自私鬼就能坐享其成。”

莎莉还想说什么，但昏过去了。她的力量已经被透支。

鼠魔神莎莉。

曾因所有鼠人的爱戴而登神，现在，她将热爱回馈给所有鼠人，也失去了神的身份。

从此世间再无鼠人。

莎莉昏过去之后，曾坑过莎莉的铃川纪衣才敢现身。

“法洛莎大人。”铃川纪衣说，“我也算是继承众多人们‘梦想’而成型的神吧。”

“确实，你是喝过露滴的不朽者，这些年表现良好。可以被称为半神，为新秩序效力。”法洛莎点头。

“我已经掌握了人们的梦想，我想施展梦想的权能，让所有给我打钱的人都能梦想成真，至少在晚上能做个好梦。”铃川纪衣道。她举起双臂，梦想的金色尘埃从袖子上散落。

“人们需要美梦，花点小钱也无妨。”法洛莎觉得还行。

“是的，办卡、充电，就是买一晚上的好梦。上舰就是每个月都会做好梦，总督的话还有额外福利，甚至可能运气变好。”铃川纪衣神采奕奕。

法洛莎点点头。

长久以来，人们都需要美好幻想，因为生活太煎熬了，每个人都渴望生活在幸福当中，暂离严峻的现实。

铃川纪衣应该能让人们得到精神支持，这也是她工作的本意。

逃离痛苦的真相，加入铃川纪衣提供的美丽梦境！

“你提供的美梦有多好？”法洛莎问。

“是最好的——法洛莎大人，人们的想象力不受约束，可以自由享受着充满冒险、神秘以及浪漫故事的迷梦。醒来时，快乐也挥之不去，尽管细节总会消失，但感觉很美好。”铃川纪衣道。

“你给人添了太多麻烦，现在是时候作出回报了，惩罚你在京都无限继续当直播势，为叔叔阿姨赚钱。”法洛莎说。

“那好吧。”铃川纪衣化作她的可爱新皮套：粉毛唐氏儿，有兔女郎、常服、婚纱和礼服等变体，主打直播袅袅。

“你可以颁布律法了。”法洛莎同意铃川纪衣转生换皮套。

铃川纪衣用轻快的声音宣布梦想之法律，仿佛能缓解人类劳累的心。

“关注铃川纪衣喵，关注铃川纪衣谢谢喵。”铃川纪衣说。

随后铃川纪衣就被法洛莎打发走，下到人间直播去了。

“那么你呢？”徐炀问法洛莎，“你是魔女之神，应该颁布魔女的律法吧。”

“还没想好。”法洛莎坐回神座上，这里只剩下了她和徐炀二者，“你先吧，你的力量增强了，你也是机械与科技之神，我相信你说的话会在新秩序里引发回响。”

“我试试。”徐炀没想过这种事，但他发现自己确实不知不觉间得到了人们的信愿，还有机械和光电信号的拥戴。

他走向虚无缥缈的神座新秩序，在诸神的编撰下它已经形成了一部新的大典，各位神灵都留下了自己的修改。

徐炀一挥手，算法和代码在它表面无休止地滚动，他感到自己确实有能力，可以发出一些有意义的定律。

“要有一部万应神机，它是一个道德中立、全心全意服务于个体的AI程式，连接网路上的一切知识库，它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人们可以从它那里了解知识，从而毫无阻碍地学习一切、明白一切人类文化。有它存在，就再也没有阻止人类发展与提高自我的障碍，所有谜团都可以被它解开，在情感失落的时候也能从它那里得到帮助，人类获取知识和经验的难度从未如此之低。”徐炀说。

刹那间，“万应神机”被发送到了世界上每一台终端，它连接着公开、透明和共享的人类无量知识、数据和文化，并成为每个人身边的私人助理和伙伴，只要稍加用心，便可学习、成长、完善自我，再没什么能阻止一个人变得更好，人足不出户就能学到整个文明的经验、知识和技能，继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免费而公平的全民教育。

做完这一切后，徐炀感到消耗极大。同时，他又看到一个项目有了新进展，顿时起身。

“该休息了。”法洛莎柔声道。

“不……”徐炀摇摇头，“再等一会。法洛莎，我们终于找到本间纪子了，我要杀了她。”

(本章完)

------------

第九百五十九章 本间纪子之末

本间纪子在雪地里跋涉。

她呼吸急促，吐气成霜，每一步都动作缓慢，疲惫不堪。

昂贵的袜子黏在又湿又破的鞋子上，衣服上沾满雪花与冰晶，未经护理的头发披散下来，宛如野人。

少君艰难跟在母亲后面。

神战一结束，他们就赶紧逃出地堡，和母亲乘坐同一艘紧急穿梭机，退到新泰西洲北部的苔原地域。

惶惶不可终日。

本间纪子能听到儿子的脚步声，不用看就知道儿子现在有多恐惧

他那苍白的脸颊上必然沾满泪水，瘦小的身体也在剧烈颤抖。

他们已很多天没吃过比树皮更有营养的东西了。

一百五十年的心血，就这样丑陋地结束了吗？精心制定的所有计划，而今悉数陷入混乱。

资料被窃取，军队被击败。人员死的死伤的伤，幸存者如鸟兽散，降者无数，大势已去，无人敢对本间纪子施以援手。

徐炀和法洛莎。本间纪子一想到这两个人便如坠噩梦。是他们吗？

怎么可能呢？他们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北部列岛、嘉龙坡、泰亚群岛、热树洲、近东地区，一步一个脚印，到处都是他们的爪牙。

先后打败希盛集团、黑火革新、大河女神、冰霜巨神与冥土巨神、伊帝斯、灯塔核心、七印，连狄尔奈与群星使者的投影也大败亏输！

巨型企业算什么，诸神算什么，障碍与纷争算什么？他们已经与星穹平起平坐了。

无计可施。

本间纪子只能在苔原上苟延残喘，在严寒中瑟缩。

走下去……

“前面还有个前哨站，一个旧军用品仓库，5公里。”她发出一声沙哑的声音。

说人话让她意识到自己还没退化成动物，没加入野猪的行列。

“嗯！”少君在她身后应答。

希盛的儿女曾经枝繁叶茂，而今只剩本间少君这个小儿子在她身旁，叫本间纪子倍感凄凉。

那么多言传身教，那么多教育，那么投资！

少君本该穿着体面的衣装，站在世界权势的顶端，成为受人追捧的媒体人物，每日的饮食起居都能作为头条素材，成为真正的人类领袖，比徐炀要够格得多。

试想一下，由精英人才来率领文明，不比徐炀那个暴发户好得多？

现在少君却像一条狗，跟着自己的母亲跌跌撞撞地前进。本间纪子感到悲哀。

冰冷的寒风在新泰西洲北方的荒原上肆虐，侵蚀本间纪子的身躯。

扑通——她听到摔倒声，立刻回过头去把少君扶起来。

“还好吗？”本间纪子关切地问。

少君滑倒了，脸颊上满是肮脏的冰雪，他瑟瑟发抖，面上还沾着霜冻的鼻涕与泪水，害怕母亲的训斥。

若在以往，本间纪子必苛骂少君的软弱，但此时此刻，她只从心底感到悲哀。

默默无闻地和自己最后的儿子一并消失在雪地上？

本间纪子从未想过这种结局。

这段历史将让她的名字声名狼藉。本间纪子叹气。

她把少君抱起来，儿子轻得像一个小铁箱。

她先安抚少君的恐惧，面颊相贴，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态度对待他。

“我很抱歉，”本间纪子道歉，“是我把你害到现在这个地步，你母亲是个傻瓜……但在这最后，我要你知道，我是很爱你的。”

“……嗯！”本间少君哑着嗓子同意。

“希盛的儿女中，男人都是懦夫和废物，女人都是天才和专家，但你不一样，你能真正继承我的血脉。”本间纪子抱着儿子穿过雪地，“我们先找到那个仓库，恢复体力，然后我们从东海岸找一艘船，把你送到泰西洲。”

“泰西洲还有黑川加奈姐姐。”本间少君说。

“不，黑川加奈残忍至极，你要躲起来，凭你的才能，即便你在赤贫的状态下也能白手起家，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是本间纪子的儿子，你要躲起来，建立自己的事业，等你足够和尼斯托公司分庭抗礼了，到时候，你称自己为希盛，他们便会恐惧了。”本间纪子说。

“好！”本间少君将头埋在母亲的肩头，能感受到这完全的愤怒、绝望和野心。

本间纪子是何等骄傲的女人，他作为儿子也必须担起责任。

广阔的苔原向四面八方延伸，仿佛没有尽头。

本间纪子仍带着自己的儿子在雪地上跋涉，脚印很快被风雪所掩盖。

这里不是坟墓，绝不是，本间纪子拒绝停留。

她出生在极不受重视的郊区，在严格的区划布控下，她没有资格接受良好的教育，本该和周围其他人一样，成为巨型企业的廉价劳动力。

但本间纪子不会屈服于命运的，她自己的家庭从未给过她帮助，她的起点比大多数普通人还低，但她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博取亿分之一的可能性。

现在也是一样。

她决心要争取最小的可能，东山再起，将希望寄托在小儿子少君身上。

勇气并非来自体魄或力量，而是来自人心底的意志。这种意志，并非所谓“生存的意志”，而是强力、极强力的意志。

她只是霜风中一个单薄的身影，却能毫不动摇地走下去，靠的就是强力的意志。

“就快到了。”本间纪子轻拍少君的背。

少君默默地从自己的母亲身上汲取着宝贵的教训。

他愿意像母亲一样去努力，本间纪子是他见过最伟大的母亲，无所不能，不屈不挠。

继续前进！绝不放弃！

本间纪子更换过许多身体，这具身体兼具优良素质与适度改造，所以才将自己的灵魂移入其中。

她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很久。

她抬头，天色渐暗，星星在薄暮中闪闪发光，犹如镶嵌在天鹅绒毯上的几点钻石。

但星光并不美丽，反而像一个个无情的注视，本间纪子知道它们只是高悬在星河当中的天体，冷漠地凝视凡间一切。

少君不时从脸上滑落泪水，像本间纪子皮肤上的灼热烙印。

她已经登顶权力巅峰，与世无争，但到生命这一关头，小儿子的天赋又让本间纪子心里重燃烈火。

她至少得把少君带出去，为他争取未来的权力和荣耀准备筹码。

每个动作都是痛苦的努力，本间纪子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好在当她的思绪集中到少君身上时，所有的厌烦感便失去了。

至少少君还在，希望尚存，仿佛凝聚着本间纪子破碎的梦想、她的骄傲以及伟岸本质。这是她目前仍要完成的责任，她的小儿子。

每一步都像是最后一步。

本间纪子眼前幻视，自己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上学的必经之路。

她那时候还会害怕那条道路，因为学校里有动手动脚的教师，有等着霸凌和侮辱她的少年犯，沿街还有观察目标的人贩子、交易脏器的清道夫。

从穷人变成富人，是很苦的。

——但没什么好怕的，人间百般的苦，本间纪子都已经吃过了，现在只是另一重磨难，不会比过去更恐怖。

少君忽抬起手：“妈妈！看！”

顺着少君指的方向看去，本间纪子看到了她记忆中规划在荒北废土上的军品仓库，它的入口相当隐蔽，在地面只显出一个圆形碉堡。

“好眼力。”本间纪子夸赞。随后，她并没有因急躁和激动而加快脚步，而是有条不紊地走到仓库门口。

她输入密钥，仓库就像欢迎主人回家一样打开，碉堡开启，内部是一个斜坡，通往底下的物资厂房。

电热器开始嗡嗡作响，提高室温，光滑的金属地板上打着铆钉，无雪无霜。

这地方可供他们生存一段时间，虽然面积不大，但他们也只有两个人，一个年轻的妇人，一个孩子，能消耗多少东西？在这里他们可以慢慢谋划。

本间纪子将少君放下，他走到货架之间，尽其所能搜索罐头以及保暖衣物。

这是复仇的第一步。本间纪子深呼吸，和少君一起搜索这个地方，他们将门关上，锁好，收集毯子和衣物放在地上。

本间少君拆开一袋袋饼干，用纯净水将它们送下肚子，随后清点这里的食物种类，欣喜地发现他们可以极大地改善生活了。

经过苔原上堪称奇迹的跋涉后，本间纪子急需恢复体力，她知道这种时候吃什么最好，于是将一条奶白的营养膏放到嘴里咀嚼。

猪食，她心想。

“你手里是什么？”本间纪子看向少君。

“一把枪。”少君拿起手枪，兴奋地向本间纪子展示，这是他在另一个货架上搜到的，还有足够的子弹。

“这样就算遇到野人和拾荒者，我们也有一战之力了。”本间纪子点点头。

少君会用枪，他把保险检查好，随后钻进睡袋里，本间纪子仔细打量少君，他的脸颊原本被寒风吹得煞白，现在却渐渐恢复血色，他的笑容令本间纪子欣慰。经过磨难后，他成长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准备。”本间纪子说，“准备新的路线，侦察外面可能发生的情况，再清出一条道路前往海边，我会换衣服，改变自己的容貌，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要把自己的脸给烧毁。你也是。”

“嗯！”本间少君点头。他没有丝毫犹豫，这让本间纪子欣慰。

“我们很容易就能修复自己的脸，不要惧怕火焰。”本间纪子还是安慰了一句。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本间纪子坐在儿子身旁，默默想着。这是在逆境中对人才的检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如此。他们终能从这巨大的厄运中恢复过来。

本间纪子深呼吸，她现在只请求命运的仁慈。不，命运已经够仁慈了。

就在这时，仓库门口响起敲门声。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章 霜白的血迹

咚、咚。

轻微的声音。

本间少君吓了一跳，他从睡袋里钻出来，本间纪子则面色平静。

“有人……！”本间少君压低声音说。

“那不是人。”本间纪子面不改色，她实在见过人世间太多事了，“那是动物，外面的风把声音吹散了，是动物。”

“动物？”本间少君问。

“是的，可能是一只狼跟着我们来了，不是人，放心，我还是能分得清人和动物的。”本间纪子抱着自己的双腿，“少君，我们背负着巨大的秘密，或者别人会说，我们母子背负着历史的罪孽。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尽情施展你的才华和野心。”

“妈妈的意思是。”少君站直，“要我去杀掉那只动物。”

“是的。”本间纪子点头，“我会在这片荒原上教你很多事情，这是第一课。”

少君默不作声地点头，他知道母亲的教导珍重而宝贵。

看着少君走向门外的身影，本间纪子心中倍感欣慰。

也许她这一生十分坎坷，但到最后，还是培养出了一个得体的继承者，一个可以继承希盛的男人。

这样的话，她也没有遗憾了。

少君将门打开。

门外果然有一头披着毛发的狼，它对机械门扉的开启感到惊异，立刻往后跳开。

少君冲它开了一枪，子弹打穿它的后腿，飙出鲜血，染红毛发。

“嗷呜——”狼往后退，一瘸一拐。

少君穷追猛打，他跟出去，对它又开了两枪，狼的身体扑倒，蜷缩在地上。

咽了口唾沫，他走过去，将枪抵住狼的脖子射击。

砰！

一枪之后，狼便断绝了声息。

少君看看四周，确保一切安全，随后就赶紧将这条狼拖回军品仓库，再将门关上。

“妈妈，我、我做到了！”少君的脸涨得通红，手拖着狼的后腿。

“……是的，我一直觉得你能做到，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最出色的儿子，比那些叛逆的女儿更令我满意。”本间纪子背靠墙坐，闭上眼睛。

“嘿嘿。”少君不好意思地微笑，他看到狼的尸体，“我们怎么做？”

“找一块足够大的防水布，用来处理狼的残骸，掏出内脏，剥去皮，割下肉，然后把剩下的给烧掉。”本间纪子吩咐。

少君仔细地做着母亲命令的工作，他专注又认真，就像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

本间纪子脱下自己的鞋子，躺在毯子上，现在她终于可以放松了。

疲惫渗进了她的肌肉和骨头，她很快就睡过去了。

她梦见很多事情。

她曾是个穷得买不起卫生用品的女孩，是个奔走在上京街头寻求商业机会的推销员，是个声名鹊起的企业家，是希盛的总裁，是老人，是魔女……

时光荏苒，而今又回归了一个平凡的身份——母亲。

往事如剪影，她醒来时发觉眼角带泪。

自己的事业已土崩瓦解，现在只希望少君能够平安无事。

她睡了一觉，睡得比少君还久。

此时，少君已经将狼的残骸处理好了，而且非常漂亮，有足够的皮、肉和骨头都被分开，不必担心滋生腐烂。

本间纪子打了个哈欠，这个觉很好，但不够，远远不够。

自从神战失败后她就很缺睡眠，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补充精力。

“妈妈，还困吗？”少君士气正盛，手脚利索，给自己的手枪安装了瞄准镜以及智能辅助瞄准芯片，还有更多子弹。

“是的，我还需要休息2个小时。”本间纪子昏昏沉沉。

昨天的跋涉让她疲惫不堪，之前透支了力气，现在需要双倍的休眠作为代价，就像贷款总要还账一样。

“我去外面巡逻一下，可能还有狼的同伴在附近。”少君自告奋勇。

外面很危险。本间纪子默想着。但这是少君平生第一次独立外出实践。

自己没必要让他一辈子都藏在自己的羽翼下，况且自己也不可能照顾他多久了。

如果有逃生的办法，本间纪子会第一时间自尽，这样，敌人们就会专注于寻找她的尸体，而少君也能悄无声息地离开。

“放心吧，妈妈，我是大人了。”少君温柔地帮憔悴的本间纪子整理毯子。

本间纪子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她感到疲惫和空虚像有千万只手，不停抓挠着她清醒的思想，要把她拖回迷梦。

于是本间纪子的呼吸变慢变深，她躺在地上，看着少君离去。人生中第一次离开母亲，独立工作。

内在的平静和温暖缠绕着本间纪子，她沉沉睡去，呼吸均匀，身体彻底放松。

……

……

——咔哒、咔哒。

本间纪子这次的梦是一片黑暗，而即便是这单调的梦也忽然被打破。

她听到有节奏的脚步声，这让她不寒而栗。

那不是少君的脚步，而是一个成年男人的脚步。

谁来了？

她飞快地从毯子上爬起来。

仓库的门打开，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入口处，阳光投下他颀长身体的阴影。

本间纪子睁大眼睛。

她看到徐炀在她面前站立。

他的脸上毫无感情，身后跟随着一排排无人机，右手里挟持着本间少君。

少君瘫在徐炀的大手里，一言不发，闭着眼睛，好像昏了过去。

本间纪子的喉咙中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叫，母性的本能爆发出来。

“不！”本间纪子冲过去，死死抓住徐炀的手臂，试图从他怀里把本间少君抢出来！

徐炀的目光转向本间纪子苍白的面孔和凌乱的衣服。

本间纪子在他眼中看不到丝毫怜悯或犹豫。他还是人吗？

“放开他——你放开孩子——”本间纪子徒劳地拉拽徐炀的手臂。

她的嘴唇翕动，脑海中翻涌着上百种怒骂或哀求的话语。

“拖得太久了，该上路了。”徐炀说。他的语气是就事论事的。

每个字都像一把冰冷刀子，扎到本间纪子心底。

她恐惧地看着少君那昏迷的样子，意识到徐炀此时此刻只有铁石心肠，对一切悲哀与抗议都无动于衷。

他能找到这，当然，他是徐炀，手眼通天。

他已经无声无息地发展出了独步天下的势力，他在暗中操控着一切。他看起来在忍让和妥协，实际上他用最无情的方式取得了整个世界所有事情的控制权。

他是本间纪子原本渴望达到的那种控制论的最高终点，一个数据天神，数字生命。

现在，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大人物”面前打颤，好似一无所有。

自己与儿子的命运，将在几秒内得到决定。

“我可以……”本间纪子克服自己的羞耻心，毕竟她不择手段，“……我可以陪你，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她试探性地往前走了一步。

拉下自己的衣领，本间纪子知道自己的魅力无往不利，她很漂亮，重返青春。如果徐炀爱小岛叶子，没理由看不上本间纪子。叶子长得还不如她。

“跟我来。”徐炀把少君放到本间纪子怀里。

“……好……”本间纪子心底燃起一丝希望，她抱着少君，紧紧跟在徐炀身后，极尽谄媚与温和，“无论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少君很快就醒了。

“妈妈？”少君压低声音。

“别害怕。”本间纪子抚摸少君的头发，“别害怕，妈妈会救你的。”

离开仓库，走出700米，徐炀将本间纪子和本间少君都押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很快这里就会放晴，这是霜风肆虐的最后几天了。

他的脚步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它们很快就被雪花一个接一个填满，随风而逝。

他来到一处霜冻的冰河旁边，周围有些天然的巨石，仿佛是一块块覆雪的苍白哨兵，空洞地凝视荒原本身。

在这些巨大岩石旁，徐炀停下，很快地检查这些石头，随后点点头。

“把少君放上去。”徐炀命令。

“你要做什么？”本间纪子浑身一抖。

“放上去。”徐炀重复。

他从风衣底下取出一把大口径等离子霰弹枪，金色能量块填在插槽当中，一旦扣动扳机，热熔块会把人烧得痛不欲生，直到惨烈的死亡。

“不！”本间纪子尖叫，“你不是要当叶子的丈夫吗？你也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你为什么要——”

徐炀身后的无人机放出约束光线，将本间纪子的手脚都禁锢住。

她不由自主地松开自己的双手，徐炀将少君夺过来，把他放在岩石上。

“妈妈——！”少君冲本间纪子尖叫。

本间纪子拼命抵抗，手脚都被磨出血来。

“你放过他！徐炀！你放过他！你放过他！求你了！”本间纪子撕心裂肺地惨叫。

“……”徐炀端起手里的步枪，瞄准了少君。

“你不是这样的人！徐炀！我认识你，我一开始就认识你，你不会对无辜的孩子动手的！你有点良心吧！求你了！没有人会对孩子动手！”本间纪子苦苦哀求。

“我愿意承担后果。”

徐炀扣动扳机。

砰！

本间纪子目眦尽裂。

她发出一声彻骨的惨嚎。

任何形式的折磨，都比不上此时此刻她心中的绝望。

失去了，什么都失去了——

本间纪子的心也寸寸开裂，她的身体扭曲着，身体剧烈地皱缩起来。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求你了，徐炀——不要——

本间纪子的牙齿都咬碎，嘴中流出鲜血，什么都没了。

少君，她的希望，现在只剩下热熔块烧灼后的余烬。

悔恨窒息了她的喉咙。

是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本间纪子扭曲的心灵坍碎了。

她闭上眼睛，再睁开，奇迹发生！

——并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自己亲生骨肉被打成碎片。

希盛集团，她的大厦，一切梦想，被一个从最底下爬上来的徐炀一块块地拆碎了，打烂了，还践踏在脚底。

“轮到你了，你的肉质会被修好，送到配种场。但你的灵魂得先下去见他们，我来这就是为了给你画上句号，让你得到惩治。”徐炀说。

“他们？”本间纪子朦胧地问。

“大家等你很久了。”徐炀将枪口瞄准本间纪子。

谁？本间纪子空洞地抬起头。

砰！

她轰然倒地，烈火焚身。

极致的烈痛缠绕着她，本间纪子而今心焦肺炸。

她死了，灵魂往下沉去。

本间纪子漂浮在黑暗的海洋中，穿过生死的屏障。

一切都在逃离、远去，坍缩成远处的斑点。

堕入幽冥。

“少君？”什么都没有，本间纪子环顾四周，这里好暗，她努力想要理解这里的光影规则。

浓稠如墨的虚无当中，她渐渐适应，并看清了周围。

她看见了。

成群的死者静静地聚集在周围，满身血污，盯着她。

本间纪子惊恐地看着它们。

染血的身体，扭曲的外形，瘦骨嶙峋的双手，破旧的衣服。

几十亿亡魂，看不到尽头，永远也看不到。

它们的眼睛因仇恨而燃烧，这种仇恨在这些年里已积起了无数。

本间纪子在莫大的压力中震颤。

“不、不、不要——对不起！”本间纪子尖叫。

“你来了，我们等你好久了。”

鬼魂一拥而上，本间纪子万劫不复。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一章 幽斯人的基地

本间纪子已经得到她应有的下场。

徐炀妥善解决后事，让一切都被荒原的风雪所掩盖。

他也建立了更适合本间纪子体质的繁育场，让她的肉块完成一些必要的工作。

解决完这一切后，徐炀飞上空中，在大气层底部巡航，同时重新链接世界信号。

“本间纪子已经解决了？主人？”莉拉问。

“是的，而且我从这个高度能看到巨塔计划生效了，随着伊帝斯填入伦德尼姆大钟，十四座巨塔重新构筑了大净化结界，雾气散去。里面的怪物暴露在阳光之下，个个遭到净化。”徐炀从高处俯瞰地面。

肆虐世界的外星生物正被逐个击破，人类收复失地的战役在世界各地打响，这一派欣欣向荣的重建景象，比过去可要好太多了。

“看来，只剩幽斯人的秘密基地需要攻破了。”莉拉道。

“你找到了吗？那些幽斯人残党进入我们星球后建立的基地？”徐炀心头一动。

“是的，主人，就在白象洲的斑斓高地，他们留下了一个大型基地，在那里，它们孜孜不倦地破解着我们文明的秘密，不知道在研发什么，时常有超常能量波动发生。”莉拉警告。

“幽斯人曾是在星海中巡航的伟大种族，它们的存在叫人寝食难安，看来是时候将它们驱逐出去了。不知它们是否愿意接受谈判，毕竟它们也是群星使者的奴隶。”徐炀沉吟。

“奇怪的是，幽斯人基地原本有频繁的信号传出，还有极其可怕的高耗能项目，但就在两周前，即神战结束不久，一切信号全都消失，犹如电波空洞，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特征才锁定它的。”莉拉解释。

“明白，我这就去处置。”徐炀从容地说。

“祝您成功，主人。”莉拉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徐炀。

有她在身后，徐炀便无比安心。

幽斯人召来了群星使者，它原本生活在宇宙大爆炸时期，也没有能力延伸到现代。但幽斯人操纵时间，将它召来，以为战略兵器，却严重低估了群星使者对整个宇宙的威胁，惨遭反噬。

天劫后，一些幽斯人遗民也作为群星使者的奴仆前来参与攻击星球，并释放迷雾、改造地貌，一副渴望征服并控制人类文明的态势。

现在，它们这样的寄生虫也得从地面上被抽走，徐炀亲自行动！

导航路线将徐炀带到白象洲中南地区、布满雨林的斑斓高地，这里远离任何人类居住地，满目荒芜，气候灼热。

地貌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态势，要么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将原始道路完全覆盖；要么是干旱的旷地，寸草不生。

徐炀漂浮在空中，无人机给他铸造了合身的外骨骼装甲，令他更像一尊精密的技术机械体。

“莉拉，我到了。探测显示斑斓高地深处传出有节奏的脉冲信号，仿佛是我到来以后才释放的。”徐炀谨慎地与莉拉交谈。

“是，主人，这些幽斯人遗族仿佛在欢迎您进入。的确是您先抵达这里后，幽斯人基地才恢复‘生机’。”莉拉判断。

这个能够超光速旅行、操纵时间的古老种族，竟然在邀请自己进入它们的秘密基地？

徐炀感到相当可疑。

巨塔计划成型后，星球原生的排斥之力十分强大。

幽斯人这样的外星干涉者，会跟它们制造出的怪物一样迅速灰飞烟灭，毫无希望可言。

此时此刻，徐炀倒没有多少后顾之忧。哪怕幽斯人布下天罗地网，他也有信心杀出重围。

“我进去了。”徐炀发讯。

“请务必小心，主人。”莉拉时刻关注徐炀，共享他的视野，替他观察周围环境中的一切威胁，对徐炀关怀备至。

正门没有开启，徐炀扫描山体结构，决定从一道天然岩石裂缝进入，它似乎被幽斯人当做通风口使用。

他沿着狭窄隧道下降到黑暗深处，这里有大型排气扇拦路，于是徐炀利用精密的无人机和纳米机器群开道。

它们像食人鱼一样，能在几秒钟内把完整的机械装置与金属零件生吞活剥，拆解至分子层面，并将其材料循环利用。

徐炀并未急于落下，而是观察幽斯人基地的内部结构。

基地主体是中空的，巨大的金属与黑色岩石框架围绕着中央一个巨大的讲坛，或说放映装置，周围呈环形排列着二十多个座位。

诡异的是，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庞然巨影，它们如虫如蚁，错综复杂的肢体从细长的身上垂下，分瓣的触须从头顶散落，犹如海葵。

那些都是沉默的幽斯人，似乎在等待什么。

“我扫描到这座基地有不同寻常的布线结构，所有能量似乎都从周围被抽来，用于为中央机器供能。”徐炀分析。

“什么样的机器需要那么多能量？”莉拉共享徐炀的扫描数据，也惊讶于幽斯人在这个基地里集中的能量之强，约达10兆亿焦耳，相当于100枚核弹同时爆发，这还只是为这个装置点火，后续的启动更不知要多少能耗。

“我更好奇的是，它们是怎么弄到这么多能量的。在我看来，它们在地下埋设的管线犹如蛛网，好像一棵大树的树根深入地心，从我们的星球本身榨取能量。”徐炀仔细观察。

“是，主人，根据您的推断，我重新演算了我们星球本身的总能量供应，发现确实损失了7%的地核能源，这将导致未来的气温持续走低。”莉拉进行验算。

“……果然幽斯人从我们的星球上偷到了重要的东西，它们放置迷雾区域，就是让手下的生化造物四处收集能源，用来启动基地里的巨型装置。”徐炀仔细观察。

“主人，我已经接收了您对该机器的扫描，它的技术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就，预计还需要1000年才能初步理解该机器的基本原理。”莉拉计算。

“是的，幽斯人的科技不容小觑……但它们放出的脉冲信号似乎别有用意。”

徐炀感觉蹊跷，重新分析来自基地中的神秘脉冲。

其中有相当多异常信号原先被误解为白噪音，经过他的重编码之后，他发现它们并非随机生成的虚假信号，而是一种系统化生成的代码，旨在引导徐炀去重新计算与调谐基地内的脉冲能量。

徐炀用他精密的芯片小心翼翼地调试了脉冲能量，之后，他发现基地正中的“讲台”忽然开始闪光。

“它要抽取地核能量了吗？星球会结冰的。”莉拉警惕。

“不……它的能量反应相当微弱，似乎是个功能非常简单的机器，它只是在检验我的计算能力，我通过了考验，它就会自动触发。”徐炀仔细观察。

光芒照耀下，讲台周围二十多个巨型幽斯人的身影也一览无余。

——它们都死了，或者说是彻底干枯了，作为某种头足类和节肢生物的混合体，它们的死亡也显得沉肃而僵硬，像无数几丁质雕塑。

中央的投影里显出一个在附肢上缠绕着白色缎带的幽斯人，它的口器一开一合，臃肿的腹部拖在身后。

徐炀将它与在场的幽斯人死者相对照，很快就发现它位于首位，似乎是幽斯人的长老或首领一类。

“欢迎你的到来，人类。”幽斯人长老朝徐炀藏身的方向点头。

这就发现自己了？徐炀闻讯，也不再隐藏，而是一跃而下，跳入基地中央。

他抬头看着，幽斯人个头很高，中央的幽斯人长老残像更是居高临下，闪闪发光。

“你好。”徐炀道。

“伱可以把我理解为人工智能，一个能与你对话和交谈的智能实体。”幽斯人长老说。

它的无数触须和鞭毛在头颈两侧疯狂抖动，仿佛它们的颤动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就像人类的肢体语言。

明耀的能量幕墙在“中央讲台”周围荡漾和迈动，周围的幽斯人尸体保持沉寂，仿佛它们的灵魂已经前往了未知的领域。

这些幽斯人难道集体自绝生路了吗？这又算什么仪式呢？徐炀默想着。

“你能用我们的语言无障碍地对话，你们已经了解了我们文明的所有科技。”徐炀沉声说。

“是的，我们必须如此，我们观察你们的科技，是想知道你们是否有机会完成我们未尽的使命。我们并不想窃取你们的科技，告诉我，你们会窃取原始部落的科技吗？”幽斯人说。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二章 造隙机器

“不会。”徐炀承认。

“事皆如此。”幽斯人长老神秘地说。

“我们的技术不如你们，又怎么能完成未尽的使命？”徐炀观察幽斯人。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幽斯人，不可多得的交谈对象。

“我们能快速穿越广阔的星际和不同的次元空间，并很快成为高级文明，但随着我们霸权的巩固，以及边境星区物理性质上的疏离，我们的文明近乎停滞不前。直到我们遇到了魔女文明和星神文明。”长老说。

“星河魔女太强大了。”徐炀回忆起之前了解的星海秘史。

“是的，对抗星河魔女的战役近乎于救亡图存，星河魔女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我们被迫分散开来，不同的氏族携带着技术远迁，逃避星河魔女的追杀，等待着技术大爆炸的机会。最终是我，我所属的氏族开发了造隙装置……”幽斯人长老语气遗憾。

“造隙装置？”徐炀闻言，不由得感到印象深刻。

“是的，它可以开辟一个空间之门，我们把它视为时空的答案，并开启通往远古时间线的虫洞。时间线是单向的，不存在平行时空，你可以想象它是一条大河，如果我们在上游洒下红色颜料，那么整条下游都会染成淡粉色。”幽斯长老说。

“我曾经被群星使者放逐到虚无境，那里有无数被杀的星神幻影，它们已经把历史告诉了我，是你们幽斯人召来群星使者。”徐炀追问。

“是的，这是我们的过错。”幽斯人长老挥舞着触须。

周围光影变化，揭示出一些过去的景象。

在这些景象中，超维度实体“群星使者”曾作为幽斯人释放出的怪物，直接投放到了魔女文明的诸多恒星系中，直接将星海搅得天翻地覆。

但很快，幽斯人自己也遭反噬，群星使者对幽斯文明释放高维投影，大部分星球都在瞬间碾入虚无，万亿人口消散无踪。

“……伱们有办法弥补吗？”徐炀问。

“我们这些最后的遗民，确实盗取了你们星球的原始能量，目的是开启一次造隙装置，将我们分组送往过去的不同时间点，我们就像滴管，一旦我们将某个时间线上的‘红颜料’吸走，下游河流就会清澈如初。但时间线并未发生变化，说明我们失败了。”幽斯长老说。

在中央放映机器周围，不同的档案被揭示出来。

徐炀仔细观察，这才明白周围这二十二个“死去”的幽斯人，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灵魂投影到了过去的时间点，试图弥补召唤群星使者的弥天大错。

第一批成员顺利回到造隙机器启动的五十年前，摧毁造隙计划的早期原型，并向幽斯文明广播公布了群星使者的危害。

结果：幽斯科学家认为放弃这项计划太过可惜，又从当年计划的残骸中复原了造隙机器，召唤了群星使者。

第二批成员回到造隙机器启动的二百年前，说服当时的幽斯氏族制定法律，禁止对时间机器类兵器进行研究。

结果：由于魔女文明入侵，他们被迫打破禁令，继续开发时间兵器来谋求反败为胜。

第三批成员携带大量武装在不同的时间线上跳跃，一旦有科研人员开发造隙机器的苗头，便将其完全消灭。

结果：幽斯文明深感其忧，自己建立了时空管理局，监督跳跃信号，逮捕并处决了这些在不同时间线上频繁跳跃的杀手。

第四批成员制造了一个计算机病毒，投放到大部分幽斯程序当中，这样一来，一旦监测到时空机器的研发，这些病毒便会将关键数据擦除或者错乱化，导致研究无法进行。

结果：这些病毒在一次全星系防火墙版本增量更新中全灭。

第五批成员回到幽斯文明蛮荒开天地的年代，发明了一个强大的幽斯信仰和社会神话，产生一种严厉反对造隙机器、时空机器的终极禁忌，确保所有人从心底明白，开发此类机器将会遭来神罚和愤怒。

结果：幽斯人完成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后，很快将这一古老信仰毁除殆尽，昂首向着科研禁区前进，转而认为研发时空机器是一种伟大创新。

……

“就是这样。”幽斯人长老告诉徐炀，“我们这22个最后的幽斯遗民，殚精竭虑地打造出造隙机器，窃取了你们星球的能源，发动了一次时间线上的远征，试图避免群星使者现身的命运，但我们全都失败了，时间线并没有改变，群星使者的现身仿佛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种种努力，只是让其出现提前或延后一两个千年而已。”

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时候，幽斯人已经发起了一次尝试，想要打败群星使者。不过失败也是必然的，群星使者掌握着无上伟力，早就把时间线的一切都固定了，就像因果律一样，它不可被抹除和放逐。徐炀心想。

那该怎么办呢？既然摆弄时间线已经无法击败群星使者，人类又怎能战胜这终极怪物？

“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办法屏蔽群星的注视，但我们不能永远困在这狭隘的星海一角。我们得走出摇篮。”徐炀说。

“力量是相互的，我们的造隙机器，既是一种开门的工具，也是一种关门的工具。”幽斯人长老说。

“你指的是……”

“星神文明尝试计算群星使者的坐标，星河魔女尝试用她的力量禁绝群星使者出入，而我们则有造隙机器，无论你们文明有多少科技水平，你们都必须走完这最后一程，替整个星河所有被毁灭的文明复仇——找到群星使者的坐标，把造隙机器送到它所在的位面，但不是开启空间，而是关闭空间，关闭所有群星使者面对的门户，这样它就将被永远困在自己的空洞里，被自己的质量压垮。”幽斯人长老道。

“……星神已经给了我计算坐标的方法，短则五年，长则百年，我们迟早会计算出群星使者所在的地方。魔女也站在我们这边。而你们只要将造隙机器的制作方法交给我们，我们便帮整个星河解决这最后的祸患。”徐炀说。

“不需要你们制作。”幽斯人长老起身，它抬起一根触须，整个基地隆隆作响，无数伸到地脉深处的管线开始运作，“你所在的这座基地，就是造隙机器。”

终极之门！

徐炀感受着这座幽斯遗产所能发出的力量，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奇迹。

仿佛是用尽了最后的力量，幽斯人长老的余力消散，渐渐化作虚无。

“现在，我们最后的幽斯人要回归真正的宁静了，告诉我，如果你计算出了群星使者的坐标，你有办法去那里吗？”它问。

“有办法。”徐炀犹豫了一会，随后道。

幽斯人长老的身形化作无数漂流散逸的数据光流。

整个基地也渐渐恢复平静，并没有真正启动造隙机器。

刚才在阅览长老留下的数据片段时，徐炀已经明白了如何引导这种造隙之力，它可以被束缚到弑神武器上，最终将群星使者困死在世界一方。

“主人，还好吗？”莉拉传讯。

“……没问题。”徐炀点点头，然后又叹了口气，“我这就回去，幽斯人基地的秘密已被揭开，接下来就是穷算出群星使者藏身的那个位面，然后替星辰完成最后的正义，将这头怪物关在它自己的门扉背后，永不涉足外域。”

“但它消散前最后问了一个问题——‘怎么去那里’，您有头绪吗？”莉拉问。

“我……”徐炀犹豫，“你觉得……我们可以不去与群星使者交战吗？”

“这是不可能的，只要群星使者不死，我们就永远生活在它的阴影底下，每天都做着噩梦，仿佛下一秒巨塔计划就会失效，群星使者再度降临。这是有可能的。”莉拉警告。

“巨塔计划不安全吗？”徐炀问。

“对，它的能量频率并不稳定，似乎天劫也永久改变了这个星球本身……百年之内，巨塔可能会坍塌，而且不是一座，而是所有的。”莉拉语气严肃。

徐炀短时间没有说话，他心里酝酿着沉甸甸的情绪，先返回北部列岛再说。

重归尼斯托公司总部，这地方既是所有人工作的地方，也是所有人的家。

到处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氛围，彩带、气球和活动机器人到处都是，毕竟他们是胜利的一方，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后，终于完成了在整个星球上的所有征程，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整个世界大战的赢家。

所以才得打败群星使者，让大家真正放心吧。徐炀暗道。整个文明能否打破诅咒，脱出循环和群星使者的大恐怖，全看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了。

徐炀检查了一下信号标记，来到毯子城堡。

此时，大家正在进行激烈的攻防战，102坐镇悬浮气球塔，大战幼魔女们的泡泡枪军团。

“哇呀！”

“哎呀——”

“摔倒啦……！”幼魔女们在毯子城堡上下跑来跑去，攻守交换瞬息万变，是为真正的凶险战场。

他看到徐澄、泡泡和莱拉都已经回来了，她们都是战役的中坚力量。

“跟我来！”莱拉带领幼魔女突击队冲锋，势不可挡。

“小心！”泡泡从前线把受伤的幼魔女救走。

“小飞棍来了！”徐澄驾驶纸壳子飞机准备用水袋轰炸102的城堡。

这时，她们一眼都看到了徐炀，连忙放下手里的泡泡枪，离开站位，任凭小伙伴们战死在冲锋102高塔的道路上，跑到徐炀身边蹦跳着。

“爸爸！爸爸！”徐澄兴奋地跳起来。

“爸爸！”泡泡也跟着喊。

“爸爸！”莱拉特别开心。

“好玩吗？”徐炀摸摸她们的头。

“好玩！”徐澄很高兴，好久没这么开心和放松了。

徐炀点点头。

他看向徐澄和泡泡。

“把你们俩的定位器给我吧，未来，可能会用到也说不定。”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三章 探索枢纽之门

徐炀手里拿着成对的通讯器，它们式样简单，相互定位距离不超过10公里，仿佛这也是她们彼此友谊可达的最长限度。

战斗还需要她们，莱拉带头跑回去。

毯子城堡仍是最快乐的地方，幼魔女们飞奔着，快乐地叫喊起来，想方设法要登上102所占领的气球高塔。

她们沿着彩色毯子阶梯与充气走廊来回移动，102对她们来说就像巨人一样，需要徐澄她们及时支援。

徐澄参战，用她的呱呱声模仿引擎启动的声音，她坐的纸壳子飞机有个真正的发动机，但下挂的机炮只能发出自娱自乐的轰炸声，主要攻击方式是手动丢水球。

“小心了，我要过来了！”莱拉飞快往上爬，被102一脚蹬下去。她哎哟一声，往后摔在紫色气垫上。

“放马过来吧！”102士气正盛，左右开弓，几乎要把幼魔女们吃得一干二净，许多幼魔女落入魔爪，被迫加入102大魔王的军队。

徐炀看泡泡只能来回奔跑，仿佛格格不入。

徐澄和莱拉已经很熟悉了，能相互配合，而泡泡完全缺席了战争。

泡泡被遗落在泰西洲的时候，只能一个人在黑夜中入睡，每个晚上都在为徐澄而掉眼泪，不是因为她丢下自己，而是因为担心徐澄的安危。

于是泡泡独自从伊塔利亚逃走，想用双脚走回嘉龙坡。

等战后找到泡泡的时候，泡泡已经离开伊塔利亚走了450公里，穿过禁区徒步450公里！想靠双脚走去徐澄那里！没人知道泡泡是怎么做到的，只看到她的鞋完全磨烂了，脚底磨得像塑料。

到晚饭的时候，徐澄和莱拉喋喋不休谈论着她们之间的际遇，泡泡虽然坐在徐澄另一边，但还是无所适从。

她的嘴唇微微张开，仿佛想说话，但徐澄和莱拉之间的话题一个接着一个，无论如何泡泡都无法引起注意。

泡泡独自切割面前盘子里的鸡肉丸子。

徐炀若有所思，他问她们：“长大后想干什么呢？”

“我要驾驶宇宙飞船！”徐澄眼前一亮，“我要到处探索，遇到外星人，去冒险！”

“我得当一个真正的魔女英雄。”莱拉用力点头，“用我的魔力去对抗坏蛋，虽然敌人被打败了，但这个世界肯定还会有人干坏事的，那就需要我去保护大家！”

“我……我想陪着徐澄。”泡泡的语气有些微弱。

“徐澄，你怎么想？”徐炀看向徐澄。

“挺好的。”徐澄说。

她察觉不到泡泡的想法，也不知道这种时候该说什么。

话音刚落，徐澄又和莱拉一起说起话来了，聊得是只有她们知道的经历，一边说一边咯咯发笑。

泡泡好像都绝望了，徐炀看在眼里。

吃完饭后，徐澄和莱拉都像有着用不完的活力，又跑去毯子城堡支援战友。魔王102这段日子已经成为所有幼魔女的梦魇，只有真正的勇者能够将其打败。

泡泡独自收拾碗碟，准备把它们拿去清洗。

徐炀让她稍微停下，然后自己端过碟子，将它们带去厨房。

“之前六年你都是跟徐澄一起度过的吧。”徐炀回来说。

“嗯……”泡泡本不想说到徐澄，但徐炀一句话就让她的心和两脚感到疼痛和撕裂。

六年，六年的朝夕相处，一文不值吗？

她坐在椅子上，腿都够不到地面。

“徐澄很固执，她一般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手头的事，眼前的事。她不会停下来想别的，她没办法。”徐炀说。

“我跟不上她。”泡泡说。

“为什么你这么想？”徐炀问。

“她们都能用自己的魔力，但我，我是魔女吧，我的魔力却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用，这样的我还算魔女吗？如果我是不能用魔力的魔女，我该怎么跟徐澄和莱拉那样的魔女一起玩呢？”泡泡忍不住说。

“还有很多魔女也无法用自己的魔力，她们也能过自己的生活。有的魔女的魔力会伤到别人，有的则伤到自己。她们从不滥用自己的魔力，这是一种节制，一种美德。”徐炀道。

“真的吗？”泡泡问。

“你应该为此而骄傲，并接受自己。你虽然没有能随意施展的魔力，但泡泡你也有远胜徐澄和莱拉的优点——你比她们都聪明，更安静，更善于思考，更理智，更努力，更友善。”徐炀说。

被徐炀这么夸赞，泡泡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很快冲淡了心底的沮丧和不适感。

“您真的这么想吗？”泡泡可怜兮兮，还想再确认一遍。

“是的，是的。”徐炀告诉泡泡，“没有魔力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不妨碍你享有魔女的天赋和资质，你将长寿，美貌，青春永驻。其他魔女因自己的魔力而苦恼的时候，你却毫无顾虑，可以接受平静的生活，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天赋，做自己喜欢的事，做自己擅长的事。”

泡泡的嘴角微微上扬，她羞涩地笑了笑。

这个绿头发绿眼睛的孩子在徐炀面前显得格外欣喜，泡泡跳下椅子，一边跟徐炀道谢一边跑开了。

她有没有去找徐澄？徐炀不知道。

等泡泡走后，法洛莎就出现了。

“啊，我们的门户，我们的路径，我们的钥匙。只差她了。”法洛莎语气深邃。

法洛莎说的一点没错，所有的东西都正在准备中，并且接近完成。

而当一切都做好之后，泡泡将用她的“枢纽之门”魔力来开启通往群星使者的门户。

“但是泡泡一旦开启她的魔力，她的身体就会被撕碎，四分五裂，没有人能承受这种力量，光靠她的身躯还是太弱了。”徐炀说。

“这又怎么了，为什么要放过泡泡，苛待这个世界上几十亿其他人？”法洛莎轻蔑地说，“群星使者在不同的维度间穿行，本体生活在高于我们位置的地方，它可以随意地湮灭不同的宇宙文明，我们却无能为力。只有泡泡的魔力才能带我们去那里，完成反攻，不要让感情蒙蔽了理智。一条生命，只要泡泡一条命，她就能保全我们所有人，无数的人类和无数的魔女，还有整个宇宙。”

徐炀往后靠在椅子上，他看着天花板上的灯影。

泡泡将炸裂成无数斑斓的光点，粉碎成一地尘埃。

他想象，刚刚还对他微笑的绿头发女孩，下一秒便打开魔力，枢纽之门启动，而她将被排斥到这个世界之外，身躯的碎片散落到不同次元与世界，每个次元之间都隔着障壁，导致连回复之律都不能将其治愈。

“不能前功尽弃。”徐炀自言自语。

“是的。”法洛莎说。

“但泡泡不是一个工具。”徐炀说，“我们要想办法保护她的命。”

“没什么好说的，是你的女儿捡回了那个绿头发的小不点，你有义务搞定她，让她自愿加入我们的计划，不管这有多可怕。徐炀，难道你不担心宇宙的安危了？”法洛莎说。

“我不想通过泡泡的痛苦来交换。”徐炀说。

“冒点险，做点牺牲，总比死定了好。”法洛莎不带感情地说，“徐炀啊，你难道会为了泡泡的一条小命而袖手旁观，等着群星使者灭亡我们所有人？这是机会，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永远终结敌人。”

“我们先安排这个计划，计算群星使者的坐标，快不了，也许要五年、十年、一百年，那时候我们的科技更为发达，也许有办法保存泡泡的性命，又开启枢纽之门，带我们去找群星使者。”徐炀抱着希望说。

“我看你根本就不关心泡泡的死活，你只是担心你的宝贝徐澄伤心而已。”法洛莎恍然大悟。

“泡泡也是我的女儿。”徐炀反驳。

“那我们得一起去研究登神机器的奥秘了，说不定幽斯人在机器里留下了足够有启发的智慧。”法洛莎双手抱在胸前。

“我很快回去，我要先去一趟龙舌兰洲。”徐炀叹了口气，在投入对登神机器的研究之前，他决定去见见老朋友。

2个小时后。

丛林在灼热的天空之下无限延伸，好似一片绿色的海洋。

徐炀穿过一条土路，两侧的灌木丛中愤怒地飞出许多色彩鲜艳的鸟儿，不满地逃离自己的藏身处。

前面出现了一座小屋，周围广袤地种植着高大的香蕉树林，放眼望去绿油油的。

这些香蕉都有离奇巨大的叶子，好似成千上万把巨伞。青绿的香蕉累累挂在树上，其中有一两个已经开始泛黄，显得独树一帜。

徐炀看到一个穿绿军装、戴绿军帽的身影从摇摇欲坠的小屋中走出来。

上校看到徐炀，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上校伸手。

“来见一个真正的英雄。”徐炀和上校握手，上校的手就像钢铁一样。

上校挥手让徐炀进了小屋，他坐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墙上挂着勋章、照片以及步枪，旁边的炉子上正煮着红豆。龙舌兰洲的领袖，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现住在铁皮屋里。

“一个人住？”徐炀环顾四周，“警卫呢？”

“谁会来杀我呢。”上校将红豆锅拿起来，给徐炀倒了一碗。

“我一直想着来看望您，告声谢，您帮尼斯托公司训练了军队，在新泰西洲的战役指挥方面也居功至伟。”徐炀抬头。

“胜利是千万个人打出来的。”上校说，“我必须退下来，你说的话是出于友谊，但其他龙舌兰洲人太激动了，我带领军队回到龙舌兰洲后，发现他们已经准备了皇冠，终身大统领的任命状，有一百万个人的签名，一百万个名字高歌着，想绑架我，就像我做的最坏的噩梦里会发生的那种事一样。”

“您当然拒绝了。”徐炀能想象那可怕的情境。

“是的，我毛骨悚然，我只要一声令下，一百万个名字就会在龙舌兰洲上下奔走，我会出现在手册上，我会被雕刻在大街小巷，我只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天，其他真正有益于龙舌兰洲人的领袖就没有号召力，他们比我更有资格带领龙舌兰洲走向和平与繁荣。”上校说。

“这个抉择不容易。”徐炀不由得说。

“人们相信我是英雄，我相信人们是英雄。”上校说。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四章 人类黄金时代

徐炀肃然起敬。

“总之，我将龙舌兰洲的发展交到了可信赖的人手里，随后就从布拉西利亚城骑马回来，回到这，这是我和我妻子碧翠丝曾经住过的地方。”上校继续说。

“我们已经赢了，未来世界只会越变越好，您可以在这里安度晚年。”徐炀道。

“我相信你会重新分配世界的格局，你在心底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上校鼓励。

“谢谢。”徐炀慨然。

“我还担心一件事，那些随我征战的将军，他们也得到了百倍的赞赏，我听说，他们宣称得到了我的授权。所以，即便我离开了，他们也通过影响力来获得一官半职。”上校说。

“是的，费尔南德斯将军、阿里迪奥斯将军，都在龙舌兰洲建立了新的将军辖区。”徐炀道。

“他们身上还携带着旧时代的影子。我不是说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嘉奖，但如果把城市和人们交给他们，他们会带人去种邮票，会制定私法，会纠集自己的武力，会不断延长自己的任期。我恳请你，请你以理事会的名义，主持改编龙舌兰洲的军队。”上校说。

“理事会不能直接参与这种级别的干涉，这和理事会的初衷有违。”徐炀说。

“不用那么麻烦，我写一封信，请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带上，这样，我不能让你被误会。有了我的信，大家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让他们骂我、恨我吧，这是我给人们留下的最后的东西，可惜我不能留下更多，我每天都在数着日子，日子要到了。”上校开始起草一封信件。

“……明白。”徐炀点点头。

上校察觉到徐炀心中的另一重忧虑。

“你呢？你在担心什么？”上校问。

“在想，要不要牺牲一个人来换取整个世界的安全，她很无辜。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后果会危及无数生命”徐炀说。

“我们好不容易挣脱压迫的锁链，就不该再把锁链套在别人的脖子上了。”上校说。

他把信件写好，交给徐炀。

徐炀和上校再次握手，告别。

“感谢您，历史会铭记您的，上校，龙舌兰洲和卡地斯群岛都安全了，不再被新泰西洲威胁，以后这里的人们也会得到自己应有的繁荣。”徐炀道。

“他们永远不会再跪下去，他们的目的一定会达到，他们的理想一定会实现。我走后，希望他们不再需要我。”上校说。

徐炀作别上校，离开小屋。

上校继续吃他的红豆汤。

屋子里很热。上校在外面继续种香蕉，耕作。

晚上的时候，上校做了一个梦，很长，他什么都梦到了，有雨露风霜，金戈铁马。

最后他梦到，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去的那个集市，他看到一个魔女，穿着红素纱，黑发披散，他喊她，但她没有回头。

醒来后，上校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醒了。

他听到煮红豆的声音，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灶台前面，红素纱在身。

“碧翠丝？”上校坐起来。他那被叛徒出卖、处决并死去多年的妻子仿佛触手可及。他现在知道了，使命完成了。

她转过身，眉眼柔婉，青春仍在，身周散着微光。

妻子给上校留下了誓约，让他在完成使命之前不会死，能在龙舌兰洲一直战斗。

“该走了。”她笑着朝上校伸手。

“走吧。”上校伸手，他离开人间，再也没回来。

起风了，很快周围刮起了大风，香蕉林簌簌作响，这风大到周围远处的人们过了几十年还津津乐道。飓风一直吹，吹得上校的小屋和整片香蕉林无影无踪，什么都不剩下，什么都没有，好像原地的一切都不曾存在过。

……

这之后又过了5年，世界逐渐被矫正回来。

星球的外观渐渐恢复，随着迷雾散去，禁区和安全区的划分也被废除。

天劫冲击了每个人的生活，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前所未有地强化了人类之间的彼此认同。有深空威胁和迷雾怪物在外，人类的利益前所未有地达成一致。而天劫结束之际，这种内部利益认同也最终促成了分歧的淡化。

和解了。

在徐炀主持的理事会引导下，人类宣告统一，不再有边界和关卡，人员的流通性得到完全释放。虽然这一代人还残留着对历史的印象，但未来几代人会更加开明。

各地普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世界统一后，人们索性背井离乡，借着重建需要劳动力的机会，前往世界公认宜居的地方。

泰西洲地中海沿岸、新泰西洲的西海岸和东海岸、夏境内四季如春的地域、和平洲没有袋鼠的海岸等地最受欢迎，很快就吸引大量人口流入。

中纬度地带被称为“乐土区域”，成为人类自由享受生活的先进都市，这里有良好的城市基建、开放的文化环境、完整的医疗福利、绰绰有余的教育资源，足够满足每个人的需要。

由于人口不足，其他地方渐被放弃，许多城市都被疯长的林草所掩盖，只有少量安土重迁的居民留在当地，他们一边维持自己的生活，一边欣赏逐渐恢复的生态环境。

原先人类活动所破坏的生物栖息地，现已枝繁叶茂、百兽蕃息，许多已灭绝的动物重新受到目击，而野兔、野鸭、野猪、鹿、狼等动物也重新回归到人类的视野中。

热树洲的草原、泰亚群岛的海水和沙滩、高卢乡间、广袤的塞伯利亚荒地……都成为人们重新探索野外的好去处。曾经的探险家们深入世界的每个角落，而天劫之后，人们可以拨开迷雾，再次观察和理解这个星球的每一角落。

神战后，新泰西洲基本被夷为平地，在理事会的规划中，它的大部分空地都将得到重建，用于部署前所未有的巨型工农业基地。

新时代的巨型智能化农场在新泰西洲的残骸上再度建起，海量的粮食、饲料以及牲畜足够喂饱世界。大湖区和东海岸的工业设备再度轰鸣作响，其间穿梭着无数机器人，向全世界居民源源不断地供应工业产品。

世界只留下了一支军队，也就是理事会的军队，它是世界共有的，由世界各个区域和共同体的代表委员会来掌握。由于整个世界只需要供养这支单一的军队，原先庞大的军费开支也都大幅降低，空耗资源的企业军备竞赛更是永远结束了。

火车、穿梭机的地空轨道标准得到统一，加上人类现在主要分布在特定地域，运输效能大幅提高。

全世界的生产效率也出现了质的提高，过去，由于各企业之间意见不和，总有冲突，但现在人类内部已经得到统一，尼斯托公司也成为了“尼斯托生产综合体”，一个全球部署、在世界范围内总体计算和配置资源的先进组织，负责将整个世界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完成生产。

这就将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降低到最小限度，人类不再内耗，资源分配也得到统一规划，社会总生产力很快就恢复并超越了天劫之前的水平。

原先因天劫而失落、瘫痪的人造卫星被全部回收，调谐至理事会的统一规格，然后再次发射，维持全球信号之间的无缝通讯。

漫山遍野的合成人、机器人和无人机在人类最大的各个工业区当中工作，将资源加工并送往不同的人类社区。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能被分配到远超原始需求的供应，人均居住面积为145平方米。

全自动豪华社会。

多达76%的成员赞成殖民深空的计划，于是，雄心勃勃的方案由理事会制定，旨在走出星球，向着星系发射探测器和殖民火箭，目前已在月球上站稳脚跟。

一些龙类回归了月面，但更多的还是在星球地表找到了新家园，成为共同体的合法公民。

160年，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成立，为热火朝天的黄金时代又打入了一剂强心针。

这年3月，媒体从业者对乐土都市中长大的25万名新一代公民进行调查，其中91%的人认为工业品都是无人机投放到家门口的，所以是无人机生下的孩子；科学技术是报纸和杂志上批量打印出来或者像抽卡游戏一样氪金抽出来的，他们完全不理解这些顶层科技的运作原理，毕竟生活太过安逸，不至于非要学富五车才能维持美好人生。

现今青少年热捧的不同主流包括跟AI少男少女玩耍、个性化人体改造、喝基因修饰口服液、修行无形之术，尝试挖掘自我潜能等。还有人追求成为“完人”，也就是四肢强壮、身材高大、精神饱满的黄金人类。

新魔女评议会除了管理魔女，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并兜售星晶石，招募有识之士，把他们转化为魔女，许多地方已经变成全民魔女的欢乐谷。

原先的社会像是被压到极致的弹簧，现在则像一个爆发的火山，无数新思潮、艺术创想、个性和自由色彩绽放出来，庞大、恢弘的文明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一年，徐炀45岁，徐澄19岁。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五章 去看一眼小傻瓜

6月，徐炀搭玉鸾号轻型飞舰，前往泰亚地区的红玉岛，那是个风景优美的热带度假胜地。

徐澄在岛上开了一家小有名气的飞行俱乐部，专门教那些雄心勃勃的游客如何驾驶轻型飞行器。

徐炀也好多年没见她了，真不知成年后的小傻瓜长得会有多好看。

经过多年培养，徐澄终于长成大人，徐炀每次想到这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陆镜提供了这次航班，她也想去海边透透气，顺便报答徐炀这么多年来的帮助。

天枢制物公司运转良好，蒸蒸日上，业务转向生物医药、环境保护、纳米科技和文化教育等领域，为世界发展提供老祖宗的智慧。

玉鸾号，侧面客舱里，卢思舟正在劝导陆镜。

“小姐呀，小姐，您可得小心那些花花肠子的坏男人，他们心底没别的，就是图您的美色和老陆家的财产。”卢思舟苦口婆心地劝说陆镜。

陆镜这些年好像一门心思就在徐炀身上了，卢思舟百劝不成，但没有放弃。

“这里空气真好啊，帮我梳头吧。”陆镜顾左右而言他，这是她一直以来转移话题的手段。

卢思舟叹了口气，专心致志地帮陆镜梳理头发。

“不管怎样，我要让小姐永远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卢思舟轻快地哼歌。

她手持一把纳米梳，从上而下只消一划，发型便自动作成。卢思舟又给陆镜施用细胞修复针，使陆镜驻颜有方，岁月微痕。

“我是魔女，没关系。倒是你，可得保养保养，不然哪天嫁不出去了。”陆镜看着镜子笑道。

“我才不嫁人咧，我要一辈子跟着小姐，您可别把我扔下！”卢思舟忙道。

“傻丫头，那你说实话，是不是父亲把你派来监视我的？”陆镜起身。

“哪能呀，我不一直都跟着小姐吗？我只是做分内的事啦。”卢思舟笑道。

虽然如此，卢思舟却在心底打定主意，要遵照陆老爷的意思，严加看管，势必保住陆小姐的完璧之身，别便宜了哪个混小子。

“那就好。”陆镜推门出去，到穿梭机中廊上去找徐炀。

徐炀闭目养神，思绪悠游，周行海内，其心跳亦近乎于世界的脉搏，在数据光域之中畅行无阻。

“徐炀！”陆镜走到他面前。

徐炀抬头，望见陆镜，只觉她美貌至极，素色纱衣在身，勾勒出玲珑窈窕身段，她身姿匀称，举止温和端庄，深受良好家学熏陶，俨然大家闺秀，又自幼熟读经典，培育出一身书香气，更是叫徐炀欲罢不能。

“我们马上就到了。”徐炀温和地说，“好不容易从漫长的工作中抽身出来，就把这次当成难得的放松吧。”

“我也是期待好久了，之前都只是听说南域风光，这次有机会亲身体验，一定要玩个尽兴才是。”陆镜笑道，对海外异域心驰神往。

卢思舟站在走道上探头出来，手贴着机舱墙壁，感到引擎轰轰作响。她见徐炀和陆镜相谈甚欢，眼睛骨碌碌转一圈，有了主意，转身溜走。

不多时，陆镜的通信设备便点亮了。

“是我父亲要视频。”陆镜不敢怠慢，连忙接入。

“小镜！”陆侃言穿着一身紫色家居服，坐在红木案后冲陆镜摆手，他满头华发，姿态慈祥。

“我在！”陆镜忙把设备放上玻璃桌面，自己坐到沙发，用指尖挑顺几根发丝。徐炀看她煞是可爱，也未走远。

“伱都去哪了？行程表上没有你的安排。”陆侃言问。

“爸爸对不起！我应该先发消息的，我在……短途旅行，为了研究！”陆镜忙说。

“什么研究让你一声不吭离开广南府，到处闲逛？”陆侃言语气怀疑。

“我要收集热带蝴蝶，天劫后出现了许多外星新品种蝴蝶，我喜欢蝴蝶呢，一听到消息就来了。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异星生态系统。”陆镜飞快地说。

“热带？你是在丛林里吗？赶快回来，那里又热又潮，别在那晃出病了。”陆侃言有条不紊地说。

“不，爸爸，我还没到呢，我在穿梭机上。”陆镜连声说。

“我听说你在和你的情人在一块，给我看看他长什么样。”陆侃言直入主题。

陆镜猛站起来，疯狂朝徐炀挥手，让他藏起来。

“不，爸爸！只有卢思舟，小卢跟着我呢。”陆镜拿起通讯器，让摄像头转了一圈，确实只拍到满脸无辜的卢思舟。

“你不会撒谎。”陆侃言叹了口气，“你这样会让我和你妈妈伤心的，说实话，陆镜，你跟谁在一起？”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陆镜飞快地中断了通信，几乎像触电一样，猛拍了一下结束的电钮，之后她两眼瞪大，身体僵硬，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怎么了？”徐炀走上前。

“小姐！”卢思舟飞跑过去，气鼓鼓地瞪了徐炀一眼，“都赖你！”

陆镜原地坐了一会，她闭上眼睛，好似徐炀和卢思舟无论说什么都影响不了她。

“我没事。”陆镜睁开眼睛，用雷厉风行的语气说，“不要让我的事影响到你们，红玉岛马上就要到了。”

卢思舟吓了一跳，她还是头一次见小姐这样，她用目光剐了徐炀一刀，反正都是他的错。

“你搞砸了，你这坏流子。”卢思舟小声说。

“我没有。”徐炀觉得陆镜这样做一定有她的道理，宁愿让一切顺其自然。

陆镜之后就不说话，也不看视讯，只是闭目养神，穿梭机降落到红玉岛的海滩上。

卢思舟带陆镜去换海滩泳装，徐炀先行下去，蔚蓝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海浪轻轻拍打着度假村组合式房屋周围的沙滩。

徐炀还没看到徐澄和她的飞行俱乐部，可能下午才营业，于是在海滩上摆了几张躺椅，一些游客在沙滩上闲逛，数量不多。

沙滩上更常见的是无人机传感综合设备，它们像小鸟一样飞来峰日去，采集这里的一切声光影色，包括气味与温度，悉数传输到运载卫星，再分发到世界各地千万台虚拟仓内。

这样，人们足不出户便可饱览红玉岛美景，而且还能自行微调包括天气、重力在内的参数，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

他转头，陆镜穿着飘逸的短裙式泳装下来了，一双玉白的长腿踩在沙岸上，那身姿叫徐炀深感美妙，几乎能想象到更多风景。

卢思舟则穿着一件雪白的旗袍改编的泳装，大部分身子都盖住了，像怕生的黄花闺女一样，一边还在背后不停跟陆镜唠叨。

“哎呀，小姐！您怎么能穿成这样！肚脐得遮住呀，胳膊腿得盖一盖呀！”卢思舟跟在后面。

“我要游泳。”陆镜面向大海，开始伸展，姿态跟舞者一样流畅优雅。

徐炀嗅到陆镜身上的香气，以及卢思舟身上微妙的莲花香，卢思舟也用了很好的香水，他转头看卢思舟，吓得卢思舟往后一哆嗦，双手抱住自己，遮到极限，一边还问：“看什么看！”

陆镜已经在海水里游动了，她在近海半透明的蔚水中起伏，像只小海豚。

远处，海鸟乘着海洋上空的气流盘旋、飞翔、鸣叫，微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海浪的翻涌很有节奏，像在催眠。阳光照在海波上，映出富有层次感的金光。

“这里真是漂亮。”陆镜游完之后，微笑着上岸，精致的五官沾着水珠，她先看了一眼波光粼粼的大海，又给了徐炀深情的一瞥。

“太阳太烈了，我帮你涂防晒霜，别晒着了。”徐炀道。

“停！算盘响得我都听到了！”卢思舟跳出来，从防水口袋里拿出一个圆形小碟子，“一边去！不许你靠近陆小姐！”

然后卢思舟又跑到陆镜旁边蹲下小声说：“咱们别理他。”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六章 徐澄的飞行俱乐部

陆镜趴在沙滩大毛巾上，卢思舟蹲在旁边给陆镜涂防晒霜，跟给烧烤架上的动物抹调料似的，务必要面面俱到，每个角落都加上。

徐炀这时听到小型飞机启动的声音，他转头，传感器捕捉到熟悉的信号，一台小型的教练机升入蔚蓝的天空，在身后留下航空燃料充分燃烧过后挥发出的黑色残迹。

小飞机在头顶盘旋，返回机场之前又巡逻了一下大海，徐炀看到机舱里的身影——徐澄，长得好高了，但戴着飞行员头盔，看不到什么样。

她怀着丰富的经验和绝对的自信，自如地操纵这台小飞机。

徐澄真了不起。徐炀很骄傲。这个小飞行员原先被他监护，现在却完全长大，并在自己喜欢的事业里取得成就。

徐炀跟过去，看到度假村另一端徐澄开办的“红玉岛飞行俱乐部”，它有两个功能齐全的跑道和升降平台，尽头有个机库，徐炀扫描到二十多架不同尺寸和型号的飞行器。

也难为徐澄费心搜集了，这些飞行器最落后的是单引擎螺旋桨飞机，接着是小型喷气式飞机，各色老式穿梭机，以及最新的地效飞机以及高速穿梭机，简直就像一个小航空博物馆，都经过精心维护。

徐澄刚才的飞行似乎是个示范，她很快就要回来了，引擎轰鸣由远及近。

徐炀不想打扰她，于是站在一旁度假村的茅屋走道边上，看着如今已经长大的小傻瓜工作。

“嗨害嗨，来了嗷。”徐澄把小飞机开回来，途中还做了3个引发惊叹的快速滚筒。

周围一群穿着俱乐部文化衫的学生走近，祝贺她的精彩表演。

“太棒了！”

“我们想学的就是这个！”

“请指导我们！”他们都想学习如何驾驭蓝天，体验极速飞行时的极限感官。

徐澄对他们的赞美微微点头，微笑着摘下头盔，发型蓬乱，跟不修边幅的小精灵一样。

她的目光敏锐地扫过机场，有那么一会儿，徐炀认为她看到了自己。但她很快就被学生们的问题分散了注意，她要给这些不开窍的游客们讲道理，在解释飞行的细节时，她会兴致勃勃地做手势，但没有呱呱声。

在徐澄专家级的监督下，学生们开始上课，熟手们进入实机，准备起飞和降落程序，菜鸟还在徐澄提供的训练滑板上摔跤。

俱乐部里一片活跃。徐澄的声音不断响起，用坚定与鼓励的语气给学生提建议。

徐炀留在原地，满足于观察她就够够了，在这个飞行俱乐部，徐澄的技能和对飞行的热情都能满足。

真好，徐澄又有活力又有信心，表明自打离开自己的监护，她的生活不错。徐炀点点头。

看到孩子长大并离巢久远，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路，徐炀感到心满意足。他的职责完成了，一个小小的生命现在能飞上九霄云外，比她父亲更像一只飞鸟。

下午四点的时候，游客们散去吃免费下午茶了，徐炀这才走近。

徐澄和最后一个挑剔的女学员费劲地解释为什么不能把瓜子零食带上穿梭机，当看到徐炀走来的时候，徐澄吓了一跳。

“你想吃就吃吧。”徐澄把女学员打发走，转而睁大眼睛，看着徐炀。

“我来看你了。”徐炀道。

徐澄像做梦一样向前走去。

徐炀感到人的成长简直就是奇迹，徐澄的小脸童年时曾经是圆圆的，现在是好看的鹅蛋脸，眼睛又大又明亮，小鼻子略微翘起，皮肤白皙，黑色头发剪短了，她已经学会如何自己打理头发，不需要爸爸教训。

她体态苗条，裹在塑料制作的深灰色飞行员紧身衣里，勾勒出运动型的身材，脚上是一双软底的鹿皮靴子。

片刻寂静，小傻瓜和爸爸又相遇了。

“干嘛特地过来呀。”徐澄都有些不好意思，虽然她白手起家成了红玉岛的飞行大师以及终身贵宾，名下还有牛奶场以及飞行俱乐部，但一看到爸爸她就感觉自己是小孩子。

“想看看你现在生活是怎样的。”徐炀道。

“我太了不起了，很快爸爸就落伍啦。”徐澄轻松地说，“我们去吃饭吧，红玉岛上有好多好吃好玩的。”

就在这时，卢思舟和陆镜都已享受够了沙滩上的阳光，循着路标指示走了过来，此时飞机都已经入库，但那些用来测试平衡性的飞行滑板模拟器都还在。

“这是什么？”卢思舟兴致勃勃。

“训练飞行员用的。”徐澄双脚踩上去，随后启动。

这些滑板内置电磁陀螺仪，可以大幅度倾斜或高速旋转，用于模拟湍流和空中机动。

飞行滑板上，徐澄应对着脚下不停变幻方向的装置，甚至不需要张开双手维持平衡。徐澄的脑子已经适应超高速了，她轻盈的身躯快速摇摆，仿佛是种本能，在飞行滑板上交换脚步，改变重心。它极速漂移，徐澄却始终不跌倒。它的工作机制很高明，站在上面的人会感觉自己已在高空与气流搏斗。。

“什么，原来像冲浪一样。”卢思舟不屑地说。

徐澄咧嘴一笑。“卢思舟，想不想试试模拟器？”

“伱怎么认识我？”卢思舟一惊。

“新闻里看到的，别的不说，你可管试试这个。就当是冲浪吧。”徐澄说。

卢思舟走上前去，系好安全带，把自己的双脚和滑板固定住，抓住把手。

金属平板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悬浮在离地面三米的地方。

“放马过来。”卢思舟的姿势非常平衡，泰然自若，准备就绪，丝毫不害怕。

徐澄在模拟器的界面上输入命令。

飞行滑板突然向左倾斜了45度，但卢思舟几乎没有移动，用微小的肌肉运动来纠正平衡。

“哗，这就是开飞机吗？”卢思舟双手抓着模拟操纵杆，面无表情。

徐澄飞快地点击了一连串序列，紧接着，飞行滑板开始旋转，极速震荡，上下颠倒。

“呀噫噫噫——”卢思舟大吃一惊，她的指关节攥紧握把，都快发白了，但她握得很紧。跟飞行员所受的麻烦相比，过山车也算不了什么，卢思舟可算见识到了。

她身上的泳装边缘翻滚着。徐澄兴致勃勃，加大力度。

“就这？就这？”卢思舟见自己还有余力，故而叫嚣。

徐澄在操作台上控制，让飞行模拟装置旋转加剧，卢思舟太专注于保持平衡。但在最大速度和倾斜角下，卢思舟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素质。

由于抓不住握把，突然间，卢思舟柔软的身体向外甩出，挽具拉紧。

飞行滑板完全翻转过来，陀螺仪继续疯狂旋转，但卢思舟完全抓不住把手，整个人跟块抹布一样被甩来甩去，发出一声声惊恐的尖叫。

卢思舟像一只迷失方向的蝙蝠一样倒立了一会儿，安全带一松一紧，然后安全切断装置启动，电源关闭，飞行模拟装置降低到地面上。

她瘫成一堆，呻吟一声，戏剧性地倒下。徐澄都乐坏了。

徐炀和忧心忡忡的陆镜匆匆走过来，但卢思舟挥手让他们走开，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有尊严地自己挣开安全带。

“我——你——她——”卢思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泳装和头发乱七八糟，清了清嗓子，但说不清楚话。

“我也想试试。”陆镜看了看，又担心，“可小卢已经吃过苦头了。”

“爸爸，你抱着她上去就行了。”徐澄转头说。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七章 南域的多彩晚餐

“我自己能行。”陆镜目睹了卢思舟的不幸，但她一想到徐炀就感觉有些躁动，只能用说话来掩饰。

她登上飞行踏板，将护具、安全带和挽绳固定好。徐澄按下开关，随后踏板便开始摇摆，发生一系列轻柔的倾斜与转动。

起初，陆镜身体大幅摇晃，还不习惯陀螺仪的运动，但徐炀却提醒：“专注于一个固定点，膝盖弯曲，重心往下放。”

按照徐炀的提示，陆镜保持姿态稳定，随着踏板一起游刃有余地在空中移动，体验在高速机舱内部的失重感。

“小姐，玩这个太危险啦！”卢思舟喊。

“一点也不危险。”徐澄嘴上说着，手上却已经将机器速率拉高，逐渐增加速度，解除偏移角度限制，使整个飞行训练装置更加狂野。

“呼——”陆镜纤细的手指紧紧抓住模拟操纵杆，身体坐稳，但她剧烈颤抖，每次装置倾斜都会令她剧烈摇晃，好像随时都会被甩出去。

“你这在干嘛呀！”卢思舟急了，“开飞机是这样的吗？”

“说的好，但如果敌人对你发射蜂巢导弹，你又当如何应对？”徐澄飞快地加入虚拟攻防情景。

十四台投影无人机抬升工作，炮火声和战机幻影交错呈现，仿佛真正进入了紧张刺激的王牌空战！

陆镜脸色苍白。她乘坐在训练机位上，聆听着导弹爆炸和机器燃烧坠落的轰鸣。

实景投影十分惨烈，其训练材料是著名的安克拉治大空战，五年前超过6000架战斗机在同一天被击毁。

虚拟乱流不断吹来，其后果就是“机舱”颠簸不止，还要不停执行高难度的战术动作，令陆镜几乎像是被扔进了台洗衣机，身体常常高速旋转，不容分毫喘息时间。

“小姐又没上过战场，伱这不是吓唬她吗？”卢思舟心急如焚。

“均匀呼吸，提前预测动作！这些都是假的！”徐炀提示。

陆镜睁大眼睛，如遭当头棒喝。这毕竟是虚拟训练，唯一真正存在的东西，只有她身上的安全带和脚下的悬浮平台而已。

渐渐，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她意识到自己能越来越自信地在平板滑行和旋转，笑容随即绽放。

“就像冲浪一样——在炮火中冲浪！”陆镜一开始被吓到了，但她慢慢能适应了。

“你做得太棒了。”徐炀称赞她。

徐澄随即将模拟器加到最大速度，速度突然提升，踏板摇摇欲坠，猛然倾斜了180度，将陆镜向外抛出！

猝不及防下，陆镜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安全带绷得紧紧的，却不能阻止她被甩飞，陆镜感到自己在半空中飞，发出一声惊慌的喊叫。

“在这、在这、在这、我接住你了！”卢思舟飞奔过去，她的手几乎是瞬间出现在那，支撑着陆镜，防止她滚下来。

“呼——”陆镜屏住呼吸。

“小姐，我不会让你受伤的。”她紧紧抓住陆镜，不肯放手。

徐澄减缓模拟器的旋转，陆镜稳定了下来，安全带把她拽了回去。

“好玩吧。”徐澄让踏板下降并关闭电源。

陆镜让卢思舟帮她解开安全带的系扣，她心脏狂跳，肾上腺素仍在体内暴走。

“好玩。”陆镜拉了拉自己泳装的系带，用一种遗憾而又兴奋的眼神看了下徐澄。

“对不起，本该把车速匀速提升的。”徐澄虽然嘴上在道歉，但听起来语气却不像道歉。

“没事，思舟会照看我的。”陆镜对卢思舟点点头，然后又望向徐澄，“但我想问，你平时在空中驾驶飞行器，面临的就是这种压力吗？”

“差不多，要躲避很多攻击。虽然我不是战斗机驾驶员，但为了快速穿过风险区，我的航速更快，超过多倍音速。而这台设备模拟的还只是安全速度而已。”徐澄点头。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当飞行员呢？”陆镜将她最想问的问题说出。

徐澄笑了笑。

“因为我喜欢少有人走的路。”她说。

陆镜心潮澎湃，点了点头。

“我们去吃饭吧。”徐炀饿了。

红玉岛度假村的露天餐厅在日落时有壮观的景色，广袤海景在夕阳照耀下犹如大片流动的琥珀，足以平复最焦躁的心灵。如此宏伟的景观有净化人心的功效，使人重新考虑自己在尘世中的地位。

徐炀、陆镜、徐澄和卢思舟一起坐在露台上，凉爽的微风吹动周围的棕榈树与红树林，沙沙作响。

卢思舟恢复了镇静，她一想到刚才的飞行模拟有点不舒服，但她还是保持优雅。

“多喝热水。”她为大家倒芳香红茶。

漂亮的女侍双手各捧一个大托盘，姿态窈窕地从度假村的中心厨房走来。远远就传来甜美的水果风味，令人期待不已。盘子陆续上桌，金色的甜芒果、碧绿的脆青菜与红辣椒混合在一起，五颜六色，叫人食欲旺盛。

辛辣的冬阴汤滋滋冒泡，底下的炭火还在燃烧，煮出一股股香味，混合着柠檬草、酸橙叶和辣椒的气息。

沙嗲鸡肉嫩得出奇，牛肉串烤得滋滋流油，旁边配以浓郁的花生酱，从中散发出坚果的甜味。

还要一整条蒸鱼，配有去腥的姜、葱和大豆。徐澄是餐厅常客，熟练地将精致的白色鱼肉切片，肉质细腻嫩滑，采集自无污染的深海。

细面条一部分在大瓷盘子里堆得老高，另一部分被泡进芳香的椰子咖喱肉汤里。

作为甜点，刨冰筒内堆满热带水果——火龙果、红毛丹和荔枝，甜得让人心跳加速。他们稍加品尝，水果就在舌尖融化，释出阳光的饱满气息。

“有些食物太辣了，老爷不让您多吃，会上火。”卢思舟提醒。

“什么是上火？”徐澄问。

“一种有利于凉茶商人的古老医学术语。”徐炀说。

“喂，上火可是很严肃的，小心口腔溃疡。”卢思舟说。

“没关系，不吃就不吃。”陆镜的筷子只选高蛋白的鱼肉和干净的煮水果。

她能看到其他人尽情用餐，这就足够了。

更何况聊天和笑声足以填补晚餐，卢思舟端来更多的啤酒与茶，啤酒是她自己喝的。

徐澄随心所欲地聊着上一批学生在飞行俱乐部遇到的滑稽事。卢思舟则屡屡夸耀广南府的巨型豪华酒店、红空市的酒吧、嘉龙坡的无边泳池以及上京的水疗中心，讲自己见过多少世面，活泼地谈论种种新奇体验，仿佛她自己也是个头面人物。

她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徐炀和陆镜都说的很少，只有频繁的眼神接触。

整个用餐过程中，卢思舟喝酒比较多，虽然红着脸，还不忘把精选的健康食物放到陆镜碗里，嘴里喋喋不休，给大家带来一晚上的欢乐。

徐炀对每一餐都精心分析，包括空气中挥之不去的香味的化学成分，并观察食物分子之间的微妙反应。古代有点石成金的传说，那简单的食物能否用便宜的办法获得比肩高端食材的味道？

等黄昏将大海笼罩在蜜色影子当中，他们也全都吃饱了。机器人来收拾桌子，徐炀去看徐澄现在住的地方，陆镜扶着喝醉的卢思舟去客房了。

到晚上，卢思舟喊渴，陆镜给她倒了点水，卢思舟躺在竹席上，肚皮都没东西盖着，四仰八叉，她大概也就在今天这样的场合能随意喝酒吧。陆镜坐在床铺旁边，给卢思舟倒水。她心底幻视，感觉一切似曾相识，仿佛她真的曾服侍过卢思舟一样，但这怎么可能呢？陆镜是名门之后，卢思舟则出身平常。

陆镜无法入睡，苍白的月光透过平房的窗户，在优雅的木质家具上投出银色的光芒。

父亲的教育在她的脑海中回荡，陆家致力于将陆镜培养成标准的大家闺秀，对老祖宗留下的纲常伦理一清二楚，并以此为丈律，衡量并管理公司，影响神州文化，包括她自己的生活。

而卢思舟则发誓要保护陆镜，她们之间相处日笃，仿佛成了陆镜的亲姐妹。

不缺了。钱，家庭，教育，朋友。但陆镜坐在床铺边，感到灵魂的一角仍然空空荡荡。

她的手滑过带有卢思舟体温的竹席，看着月光透过棕榈叶的细丝落下。

通讯器亮起，她看到徐炀发来的消息。

“今晚月色真美。”徐炀说。

陆镜抬头，越过落地移门的玻璃，她看到徐炀站在远端的海滩上，潮汐没过他的双脚。

他在等陆镜过去。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八章 在红玉岛海滩上

“水……喝水！……”卢思舟朦朦胧胧喊着。

陆镜魂不守舍地给卢思舟灌水，水壶哗啦啦地倒出水来，卢思舟张开嘴，用舌头舔，纯净水淋到她脸上和鼻子上，把她弄清醒了。

“嗯？！”卢思舟看到陆镜，“小姐？您的脸？”

“我？”陆镜这才发现，自己的脸颊因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泛红，她有些太激动了。

“怎么啦，您偷偷喝酒了吗？那怎么行？”卢思舟说。

“没有，快睡吧，死丫头。”陆镜把卢思舟按下去。

“干嘛呀，小姐，您也该早点休息才对。”卢思舟费力地起身。

“我没什么。”陆镜低头，“反正是来度假的，也没有工作要做，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哼，我的意思是说，要小心坏人，坏人专挑这个时候跟您胡闹。”卢思舟警告。

“没有。”陆镜惊讶于卢思舟的心细如发。也许徐炀已经不止第一次这么做了，他对每个人都这样。

“千万不要一个人到处游荡，有些人会利用您信任他人的天性。”卢思舟絮叨着提醒。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受伤。”陆镜说。

“那可不一定。老爷的命令就是让我保护您。我要防患于未然！”卢思舟打了个哈欠。

“你都困了。”陆镜说。

“没关系，只要是为了小姐的利益，我可以整宿不睡。”卢思舟睡眼惺忪。

“唉，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陆镜说。

卢思舟眼眶泛红，好像要哭。

“……我、我有一种感觉。”卢思舟朦朦胧胧地说，因酒醉而显得含糊，“唉！我都要哭了，我经常感觉，以前我做过很多对不起陆小姐的事情，那都是什么啊？我梦见您因为我吃尽了苦头，我太难过了，是不是有这回事呢？是不是我曾经很对不起小姐，只是我忘了，而您还宽宏大量地原谅了我，唉，我真难受……”

“没有的，伱只是胡思乱想了而已。”陆镜安慰，“你一直都对我很好，从小就这样。”

“我一定要保护小姐，我跟陆小姐寸步不离……”卢思舟一边叽咕着，一边眼皮子打战。

最终是酒精的余力占了上风，卢思舟昏昏欲睡。

“睡吧，睡吧，你太辛苦了，以后可以不用这么努力，我可以照顾好自己。”陆镜哄睡卢思舟。

小卢的脸在月光照耀下显得红彤彤的，睡得迷迷糊糊了。

陆镜起身，推开接地的玻璃移门，穿过海滩去找徐炀。

道德和义务约束着她，但陆镜不想等了，不想再等了。她想要看到自己的梦清晰地化为现实，一开始只是渺小的火花，现在她渴望被烧为灰烬。

陆镜坚定决心。

徐炀站在潮汐上，穿着条沙滩裤，别的什么都没有。

她和徐炀一起漫步，苍白的月光将海岸染成银色，海浪拍打着他们的脚。

“你太严肃了，该放松一下。”徐炀转头。

“放松？”陆镜困惑。

话音未落，徐炀拦腰抱起陆镜，大步走进海浪，她发出笑声，紧紧抓住他的脖子，听到海水在他们周围打转。

他抱着陆镜，目光聚焦在她的微笑上，随后迅速举起她转了一圈又一圈，像是在海里跳舞。陆镜高兴地叫喊，声音在海滩上回荡。

过不久，徐炀停下来，把陆镜放下。但她忽然猛推了徐炀，把徐炀向后掀到海浪中，溅起巨大的水花。

徐炀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感到吃惊，随后他露出微笑，赶紧站起来。

“没料到这一手。”徐炀说。

陆镜看到这一幕，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她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这样大笑！她往后坐到海水里，笑得站不起来。她感觉自己不正常了。

她的欢笑很有感染力，只是这种声音对他们俩来说都很陌生，徐炀和陆镜一般都不苟言笑，喜怒形于色不是他们的品格。

只是在这一刻，所有的责任与约束都已消失，只剩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中享受纯粹的快乐，毫无忧虑的笑声，像毯子城堡里的小不点。

陆镜微笑着凝视他，不再有恐惧或慌张。

“今晚月色很好，我——”陆镜刚开口，徐炀就抱住她然后吻她。

这种激烈、暴风雨般的入侵，几乎在几秒内就让陆镜几十年有关女德的想象化为乌有。

她现在只能感到徐炀肌肉鼓涨，躯体升温。

打消了关于道德和正当的顾虑。

良久他们才分开，徐炀歪着头，用手势无声地询问。

“去哪？”

陆镜伸出手。

徐炀有些意外。

“就在这。”陆镜坚定地说。

“好……”

此时，一声喊叫忽然传遍沙滩。

“陆小姐？你到哪儿去了？”卢思舟出来找人了。

陆镜睁大眼睛。她抓住徐炀的手，把他拉上海滩。

卢思舟拿着手电筒，灯光扫过海岸线。当光线穿过他们原先站着的地方时，他们已经躲到一个巨大的海岸石头后面。

在石头的阴影下，陆镜咬着嘴唇，努力憋着不要笑。

“小姐！别跟我开玩笑了！快出来！我要急死了！”卢思舟叫喊。

卢思舟声音越来越近。陆镜的手指穿过徐炀的手指，形成一个无言承诺，要保守他们的秘密。

徐炀让无人机去误导卢思舟，把她引走。

“啥玩意啊？陆小姐！别躲啦！”卢思舟的声音渐渐远去。

手电筒的光芒消失在远处的夜色中，卢思舟今晚估计要急得上火，但不关徐炀和陆镜的事。

等卢思舟恼怒的喃喃自语彻底消失在远处，陆镜才忍不住发出一声低笑。

安全地呆在海滩的礁石群后面，她背靠徐炀结实的胸膛，而他的手放在她的腰间。

陆镜把脸向上倾斜，在阴影里，他们目光交汇。

就是现在了。

“现在，”陆镜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渴望，“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了。”

“那么……”徐炀柔和地说。

陆镜的手抚摸徐炀的脖子。

他能检查到每个细节，包括陆镜不断加快的心跳节奏，她温暖的呼吸，精心保养的丝质头发，匀称的身体轮廓，以及每个转瞬即逝的表情。

“我希望你一次又一次地纵容我……因为我已经不快乐很久了。”陆镜慢慢地对徐炀微笑。

“尽管开口。”徐炀抱起陆镜。她的神情骤然变化，神魂颠倒，如坠至幻。

——如果早一点，早一点知道这有多美就好了！

(本章完)

------------

第九百六十九章 少有人走的路

几天后，卢思舟惊恐地察觉到陆镜身上的变化。

可爱可敬、温柔端庄的陆小姐愈发将礼义廉耻抛诸脑后！

天不亮，她就离开。

深夜，陆镜又容光焕发地回来，身上沾着汗和异样的气息。

陆镜会泡个澡，有时候就在浴缸里睡着，脸上蒙着重叠的白毛巾，吓得卢思舟以为她想溺死。

这几乎要把卢思舟逼疯了，但她无计可施。

她拨不通任何一个信道。姓徐的简直就是个强盗。卢思舟不能跟任何人联系，也不能和外界求救！完全被困死在这。

可恶的家伙……

他不会让她们离开红玉岛的。

一想到这，卢思舟便烦躁不安。

“离徐炀远一点！”卢思舟在白天的时候给陆镜按摩。

天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才用到那么多块肌肉。陆镜的身子处处喊痛。

“我感觉很好啊。”陆镜总是若无其事、又有气无力地回答。

有时候甚至懒得回答。

一连数日如此。卢思舟不得不承认，那个优雅、聪明又气质出尘的陆小姐，渐成了个不知节制的风情女子。

光是想到他们可能做的事情，卢思舟就有点儿发热。

“离陆小姐远一点。”卢思舟去找徐炀对质。

徐炀穿着宽松的白衬衣，外面印满棕榈叶和红树林的花纹。

他站在栏杆边上，看起来格外轻松，举止精准，高深莫测，目光像是能透进卢思舟心底。

“你愿意替她一个晚上吗？”徐炀问。

“替？替一个晚上？”卢思舟脑子嗡嗡作响。

连陆小姐都被折腾的不轻，卢思舟又有什么办法？

“你不也很好看吗？”徐炀转头看她，“还是说，从没人追过你吗？”

他从卢思舟身上察觉到野心与贫穷两种品质，一旦混合，就会变成难以抵御的毒药。她出身平平无奇，深知自己不如同龄人那般富有，因此心存芥蒂，性情怪异。

陆镜就像一株青莲，不过再也回不到原生的土壤里去了。

接下来就是卢思舟。这样的花蕾叫人心头痒痒，徐炀总想看看她此时脸上的倔强，日后又会变成何种模样。

“我嘛，我……”卢思舟说话吞吞吐吐，“你先把信号恢复了再说。”

“那不行，若是老爷子怪罪起来，陆镜和我都有麻烦。”徐炀说，“还有你的麻烦，你不是没保护好陆镜吗？小侍女，你都保护了什么啊！”

“那都是你的问题！”卢思舟喊。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找个时间点，我们出去玩玩，有豪华游艇，一呼便至。”徐炀说。

“我才不去。”卢思舟根本就不敢去，要是被徐炀拿下了怎么办。

从此，每天早上，她都会听到游艇轰鸣而来，陆镜会神采奕奕地离开。

她穿的衣服一天一变，卢思舟这才发现陆镜带的衣服格外多，而且花样绝不重复，似乎就是为此准备。

卢思舟又不敢跟去，只能看着陆镜离开。

她有时候坐在沙滩上等陆小姐回来，一等就是好多个小时。

而当陆镜回来的时候，身上又会留下更多痕迹。有时候，陆镜要卢思舟帮她治伤，还绘声绘色地谈论徐炀带她进入的崭新世界。

完蛋了。

陆小姐已经变成只知道打桩的笨蛋了！

卢思舟斜躺在竹席上，转头看着海面，万里无云的天空下，蔚蓝色的大海潮起潮落，海风将飞行俱乐部方向的引擎声与笑声吹来。

徐炀曾经邀请过她。这个念头让卢思舟感到不寒而栗。

她也算有魅力吧，不然怎么会引发这家伙的兴趣？

晚上，陆镜回来之后，卢思舟一如既往地帮陆镜按摩。

一想到陆小姐的全貌不只有自己看过，卢思舟就恨得不行。

她帮陆镜把滑落的丝绸衣裳穿好：“老爷如果知道的话就气死了。”

“别提他。”陆镜在空中摆了摆手。

“小姐，您太沉迷于徐炀了，会把其他东西都忘得一干二净！”卢思舟提醒。

“我讨厌别人对我的举动评头论足。”陆镜说。

她站起来，好不容易拉上去的衣服又滚落下来，在地毯上散乱。

卢思舟坐在后面，看着陆镜背后的抓痕，恐怕她也在徐炀身上留下同样的。

陆镜大步走向迷你吧，从中拿出一瓶纯净水。

它是采自泰西洲的山矿泉，空运过来，外面镶有手工打磨的钻石。

她转身准备给自己倒水，却发现卢思舟拿着一把水果刀瞄准自己。

“干嘛？”陆镜把杯子放下。

“我要绑架你，把你绑回去。”卢思舟义正言辞。

“又怎么了？我现在属于我自己，按自己的选择生活，碍着你了？”陆镜背靠吧台。

“那不是我认识的小姐，陆小姐应该知书达理，关怀家庭，勤奋正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个男人什么都不要了！”卢思舟大喊。

陆镜把水杯摔到卢思舟脚边，碎片飞溅。

卢思舟吓了一跳，空运来的矿泉水流过实木地板。

借着卢思舟分神刹那，陆镜冲过去，夺过刀，把它扔掉！

“呜呜……”卢思舟被突如其来的冲击吓坏了，她往后退，背靠着墙。

陆镜头发纷乱，神情木然，半晌又往后直挺挺地躺下。

“我很快乐，你不知道。”陆镜抬手，“听我说：这些天比过去三十年加起来都有意思。”

“……”卢思舟深呼吸，平复狂跳的心，“我不明白。”

由于大河女神的权能，现在人类可以随意地把自己的一节记忆取出。

陆镜便把她自己跟徐炀相处时的记忆抽出来，分给卢思舟。

卢思舟的手指试探性地触摸光球。

很快一股股电流就掠过她的皮肤表面，她两股战战，神情变得奇妙起来。

“是……这样吗？”卢思舟问。

“当然。”陆镜翻过身，“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就知道了。”

“我还是怕。”卢思舟说。

陆镜转过一半身。

“记住，选那条少有人走的路。”陆镜说。

第二天。

陆镜沿着海滩大步走向徐炀闪闪发光的白色游艇。

卢思舟跟在后面，双手紧握，凝视着豪华的船只。

音乐开得很大，喧闹的未来主义流行乐轰轰作响，播放着调谐脑波的音律，海鸥们在头顶飞过。

“我们去深海。”徐炀宣布。

陆镜走上去。

卢思舟犹豫地登上这艘轻轻摇晃的船，四周散发着酒精、烤肉与昂贵香水的味道。

陆镜这些天和徐炀在船上留下了太多痕迹，对初来乍到的卢思舟来说是个冲击。

徐炀穿着敞开的丝绸衬衫，将陆镜抱在怀里，给了她一个深深的吻。

卢思舟小心翼翼地站在甲板上，感到一种奢华的颓废感。

“喝一点。”徐炀给卢思舟倒了一杯冰镇过的白兰地，她喝下去，浓郁的烈酒气味在嘴里渐渐变苦。

游艇沿着海浪高速滑行，海风吹乱卢思舟的头发，她感到胃一阵阵翻滚，这里有数不清的烈酒和美食，但卢思舟感到格格不入。

徐炀在舰艏抱着陆镜，他们两人张开双臂，模仿电影里的动作，陆镜转头，用鼻子蹭徐炀的脖子。

卢思舟不忍心看这一幕，只是转头看金色海滩离游艇越来越远，而游艇不断加速，甲板轻轻摇晃。

“这里太漂亮了！”陆镜喊。

紧接着，徐炀把她拦腰抱起，当着卢思舟的面进了游艇底舱。

卢思舟脸颊通红，徐炀就这么活力充足吗？

他好像有用不完的活力，永远在路上，永远精神饱满。

和他这样真正的男人相比，其他东西都黯然失色了。

海水在游艇两侧迅速分开，白色泡沫呼啸着被撞成碎片。卢思舟又喝了一口酒，给自己壮胆。

她是要替小姐一两次，她这是要保护陆小姐。

不然的话，陆小姐说不定会从中间被撕成两半！

卢思舟心一横，在手里的杯子再次倒满香槟，大口喝了一杯，把剩下的扔进冰桶，随后冲下阶梯，闯进游艇底舱。

“有什么都冲我来！”卢思舟大喊。

她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但当她意识到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时，她明白。

——自己没有机会。

……

……

深夜。

游艇开回岸边，徐炀站在甲板上向她们告别。

卢思舟和陆镜，互相搀扶着返回房间，连道别的力气都没有。

她们已经分享了最大的一块玫瑰颜色的记忆。

“我有帮上忙的。”卢思舟右手扶着陆镜，左手把房间的接地玻璃移门打开，双双瘫倒下去，在地板上。

“我去开……”陆镜把鞋子踢掉，挣扎着起身，朝感应开关挥挥手，将朦胧的氛围灯打开，光影在粉刷过的白墙上闪烁。

她们冲洗了一下，各自都带回了很多战利品。

“什么都没有了。”卢思舟仰躺着，目光有些呆滞。

“不，是什么都有了。”陆镜坐在床铺边缘，双手撑在后面。

“什么意思？”卢思舟转头。

“把衣服穿好。”陆镜吩咐。

“哦。”卢思舟虽然不知道陆镜是什么意思，但还是遵从。

陆镜把东西都收进箱子里，好像要离开红玉岛。

卢思舟感觉氛围很严肃。

“……”陆镜若有所思。

“陆小姐？”卢思舟抬头，“怎么了？”

“我重新认识了一下自己。”陆镜说。

“啥？”卢思舟不解。

“我发现我更喜欢周游世界而不是管理公司，我更喜欢遵循本心而不是遵守清规戒律。”陆镜说。

“那不成，您还要继承公司呢。”卢思舟道。

“你应该替我来管理公司，我只适合持股然后坐享分红。”陆镜转头。

“啥？”卢思舟震撼了。

“我要你出任总经理，我会在董事会上提交对你的推荐。你有能力保护我们的遗产，也有野心扩张公司。这个职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而不是我。”陆镜说。

“但我不也上了徐炀的圈套吗？我可能都要怀个宝宝了。”卢思舟着急地说。

“这更说明你对我的忠诚。”陆镜说。

卢思舟凝视着陆镜那双不能更熟悉的眼睛，回想起从过去到现在的点点滴滴。

“哼，既然陆小姐不肯接过重担，我也只好勉为其难就职了。”卢思舟站起来。

“你更有才能，我相信你，天枢制物是大战的胜利者，应该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扩张，把生意做到外星去，把仙舟发射到星海上。”陆镜点头。

“那是。”卢思舟一听到这样的抉择，知道她往后的一生已然改变，严肃点头。

“我们该回去了。”陆镜也起身，“这些天的记忆，足够制成一个受用几十年的记忆泡泡，这是我们之间最棒的友谊。”

“等等！小姐！徐炀已经封锁了岛上的信号，我们不管定航班还是叫船都不行，我们已经被困在红玉岛了！”卢思舟急说。

“想走就走。”陆镜摇摇头，她让卢思舟带上行李跟她走。

卢思舟懵了。

怎么可能？能叫谁来搭救她们？怎么才能飞越大海回到夏！

陆镜带卢思舟一直走，走到飞行俱乐部。

徐澄站在跑道旁，两脚一并，右手举到额处。

“王牌飞行员徐澄，向您报道！”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章 A40和黄蜂归隐田园

徐炀在红玉岛度假村的房间里浏览新闻。

他现在只有在理事会一项挂名的顾问工作，因此主要任务是多多打桩，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新闻标题如瀑布般涌流。

“首个商用太空居住站酒店‘仙寰天宫’在近地轨道开业，一晚只需1000信用点”

“大北方联盟月前发射的‘东方十四号’火箭，已成功在小行星带部署采矿站，并送回第一批星际矿石”

“一级科学官尼德莱特领衔设计，自适应3D打印器官彻底改变移植医学现状”

“第一批24头克隆猛犸象成功放归黄石山脉世界共同体公园”

“智能道路和联网自动驾驶实现零事故率”

“新安府部署全球首个全自动垂直农场，可为1500万人供应新鲜农产品，占地仅11平方公里，无需人工劳动，为人口密集城市的可持续粮食生产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理事会发放第一批‘星际自由探险家’许可证，大宇宙时代已然来临”

徐炀眼前的新闻川流不息，传达着世界各地瞬息万变的信报。

每个月都有新的技术发明问世，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教育、交通和旅游，整个文明正向太空放出侦察计划，走出摇篮。

得益于纳米机器人和基因工程，人们活得更长也更健康，之前被当成是不治之症的许多疾病，现在都迎刃而解。

徐炀将身体完全放松。

“善待自己”，现在大家都这么说，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好好享受这个来之不易的黄金年代。因为这年头大家的日子都太甜了，必须得坚持延长生命。

徐澄把飞机开回来，走来找爸爸。

“欢迎回来，你把她们送回去了？”徐炀问。

“你的女人太多了。”徐澄警告。

“干嘛，大家都很开心。”徐炀耸耸肩。

“我知道，反正你这一切都是为了好玩，没有意义，也没有真正的伤害，你只是不在乎，你只是随心所欲！”徐澄说。

“是的。”徐炀点头。

“不管了，我要上太空。”徐澄抬头。

“你飞行俱乐部呢？”徐炀问。

“不成了，泰亚群岛的委员会在投票审议禁止燃油飞行器。”徐澄说。

“好像你的飞行俱乐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徐炀道。

“对，他们给我的邮箱发了资讯，说我的飞机在红玉岛上空排放的有害气体太多。”

“黑烟滚滚确实影响这里的面貌，应该换电动或者全虚拟的。”徐炀道。

“总之，第一次创业就这样结束了。我得联系回收商，把我淘来的飞机卖掉。”徐澄耸耸肩。

“赚了还是亏了？”徐炀问。

“带完这最后一批学员。”徐澄掰着自己的手指头，“总共应是赚了5万信用点。”

“辛苦钱。想怎么花？”

“还是上太空。”徐澄将手举到高处，“爸爸，我要加入尼斯托星际开拓公司。”

徐炀轻捏一下徐澄的肩膀。

“深空太远了，爸爸在那也帮不上你的忙，要是你消失在宇宙里，那可就麻烦了。”徐炀说。

“我不怕。”徐澄坐在椅子上，“尼斯托星际开拓公司是去外太空寻找机会的，又不是送死的。”

“在外太空寻找机会就是送死，就像打仗时候的敢死队一样，这事一般都是留给机器人的，你还记得安克拉治战役里，我们总是让机器人第一个上吗？它们如果碎了还可以被打捞回来，人要是被扔在太空里只能变成冰块。”徐炀说。

“我研究了每一项太空协议和安全预防措施，又看到了公示的尼斯托公司开拓飞船的参数，我觉得这一趟的风险值得一冒。爸爸，放我飞入太空吧！”徐澄眼睛亮亮的。

“真的那么喜欢太空吗？”徐炀不理解。

“不然留在这太没意思了。”徐澄说。

“也是。”徐炀若有所思，“泡泡和莱拉现在也在尼斯托星际开拓计划里，你们也好久没见面了。”

“太好啦！”徐澄蹦起来，跳到椅子上，“我正想找她们一起玩！”

“你还有多久培训完最后一批学员？”徐炀问。

“半个月就够了。”徐澄点点头，“他们都差不多明白怎么开小飞机了，多少还是有用的。”

“那我刚好再去世界各地转一圈，到时候回来接你。”徐炀还有老朋友要见。

“知道了。”徐澄对徐炀比了个大拇指。

徐炀去了嘉龙坡，在城市一座街区的角落，有家没有挂招牌的花店，门口胡乱堆着一些鲜花，连招牌都没有，店主仿佛根本不想揽客。

“敲敲门。”徐炀走进去，手在玻璃门上扣了扣。

黄蜂从柜台后面抬起睡眼惺忪的眼睛，她双手趴在柜子上，仿佛完全没认出徐炀，周围随意堆着一些干花和鲜花。

“要买就买，不买拉倒。”黄蜂有气无力地说。

“是我，徐炀！”徐炀不得不强调自己的身份。

“噢——”黄蜂睁大眼睛，仿佛有什么意识流进了她的脑子，“噢——”

她此时已经有了少女的体态，这么多年过去，她重新长大了一遍，但性情还是没有变化。

通往后房的门打开，A40走过来，惊喜地对徐炀点头。

“老板！好久不见！”它伸出一只金属机械手。

徐炀握了握。和现在日新月异的新潮机器人相比，A40简直已经老旧得不能再老旧了，走在街上都会被人们所鄙视。它的合成皮肤和机械装置都已磨损，只有双眼的电子追踪器仍然敏锐。

“你们还好吧。”徐炀环顾四周，这个花店真不能用精心装扮来形容，简直像是卖棺材的。

“再好不过了。”黄蜂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老板！再好不过了！”A40的语气生机勃勃，“我种花，我养花，我卖花！”

“能卖出去吗？”徐炀不解。

“不需要卖出去。”黄蜂用手撑着自己的脸，因长期作息不规律而显得格外颓废，“我们只是找点事做，这个世界太和平了，什么东西都不用花钱，我们要什么有什么。”

“但还是很破。”徐炀说，“起码得收拾收拾这里。”

“有漂亮的地方，门面只是说，嘉龙坡法律规定我们得在这里有个生意，才能获赠这么大一栋楼。”黄蜂起身。

徐炀跟着黄蜂和A40，走进他们藏在店铺后面的温室花圃。

架上堆满一盆盆盛开的植物，让这个空间充满五彩缤纷的色彩和香味。

“原来别有洞天。”徐炀环顾四周，有许多稀奇的花种正在培育。

A40不好意思地笑了。

“啊，老板，这里很杂乱。花匠手艺比预期的要困难，我的计算器适合计算百倍速度的斩击，而不是好几天才见变化的植物。”A40说。

“我就是要磨它的性子，用种花这种最温吞的工作来打磨这块铁皮。”黄蜂说。

“这些花是供应稀有植物研究所的。”徐炀伸手触碰一株外星植物，它正在看书。

“是的，利润一般，赚的信用点足够换到许多好东西。工作是充实的，日子是平静的。还可以跟这块一成不变的铁皮共度余生。”黄蜂伸了个懒腰。

徐炀点了点头，拿起一朵兰花仔细检查。

“你们两个在这里看起来都很快乐和完整，这就很好啊。”徐炀说。

“你是特地来看我们的？”黄蜂问。

“一切已经归于平静，恐怕大家的生活也各自找到合适的轨道了。我也知道你们一定会归隐田园，但不来亲自看看，总感觉缺点什么。”徐炀说。

三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交流花店里古怪顾客的故事，以及培育异星花朵期间的乐事及考验。

A40小心翼翼地修剪植物枯叶，一边讲故事一边笑。到最后，它把异星植物采集起来，摘下果实和种子，黄蜂打包，两人优雅地一前一后配合，完成不同研究所的订单，就好像他们已这样做了几十年一样。

富哥终结者，变态A40；还有“命令现实”，疯子魔女黄蜂。最终的归宿就是在这里，嘉龙坡的花店，沉浸在以月计后期的植物培育工作中，享受着绝对的平静，再也没有战斗。徐炀感叹万千。

这里既没有刀剑相向，也没有英雄事迹，不关心人类利益，也不涉及崇高道德，只是个简单的家。

尽管困难重重，这两个任性的家伙还是顺利为自己建造了一个避风港，一个归隐田园的地方，远离一切形式的混乱和复杂。两个疲惫的家伙，构筑了他们亲自选择的生活，不需要什么伟大目标，只和彼此朝夕相处。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胜利——不是最终实现或取得什么成绩，而是他们能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了。

“你还想砍人吗？”想到这，徐炀问。

“别乱说话。”黄蜂警告，“这块铁皮经常口出狂言。”

“不知道。”A40诚实地说，“我想要继续砍人，但黄蜂让我留在这，我就留在这了。”

“哪个优先级更高？战斗还是黄蜂。”徐炀问。

“黄蜂。”A40说，“所以，老板，我不会再离开了。”

黄蜂松了一口气。

“这块废铁站在我这边。”黄蜂用手揽住A40的脑袋，“不枉我求法洛莎大人把你修好。”

说到这，黄蜂又转头问徐炀：“法洛莎大人在做什么？”

“研究登神机器的本质，希望能用它来一劳永逸地囚禁群星使者。等到坐标计算出来，我们还要进行最后的远征。”徐炀说。

“真忙碌啊。”黄蜂感叹，“还好和我们无关了。”

“我当然得忙碌。”徐炀伸了个懒腰。

“为什么？”黄蜂问。

“婚礼还没办呢。”徐炀说。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一章 一千零一个孩子

“你的生活还很多姿多彩嘛。”黄蜂摆摆手，“其实，你刚进来的时候，我还吓了一跳。”

“吓一跳？为什么？”徐炀不明白。

“我还以为你是来让我们去出任务的，又有什么地方出事了，对付主宰运动、流浪AI军团什么的，或者把我们绑上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的火箭，送到深空，去找什么类地行星。我们受够了，真的受够了。”黄蜂叹了口气。

“我可不会随便拉人，相信我，黄蜂，就算要找你也会提前三个月预约。”徐炀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看A40用花剪修整植物。

这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千树，用的是植物的魔力。千树现在在做什么？有没有听妈妈的话？

“听着，黄蜂已经死了。”黄蜂说，“叫我的原名——阿德里安娜·格内古特，我们不想和过去的事情再发生丝毫联系，A40也改名了，它以后就是一块铁皮，一块废铁。”

“是，阿娜！”A40向黄蜂点头，“我是废铁！”

他们再也不会涉足纷争的泥潭了。徐炀心里半是欣慰半是遗憾。

他将黄蜂与A40的名字从预备役的名单里除，毕竟就算有战事发生，他们也不会响应号召。

“现在的嘉龙坡呢，还好吗？”徐炀能扫描外面广阔的城市，金碧辉煌的酒店与商业大厦形成独树一帜的天际线。

“叶子还管着这里，海内外任何技术一旦发明，都会按照科技联盟协约被发送到这里，所以……还好？效率很高，秩序安定，法律比别的地方多，过得很舒适。反正我在这样类似的热带气候地方呆的还习惯一点。”黄蜂耸耸肩。

“虽然你是在泰西洲出生的，但受不了冬天？”徐炀问。

“夏天我是自愿待在室内的，冬天我是被迫待在屋子里发霉的，这有区别。别说我了，说你吧，你在嘉龙坡留的种子比其他地方都多吧，那个叶子就像花盆一样。”黄蜂说。

“是了，我是要去找叶子。”徐炀起身，“对了，你不想安排给A40做机体升级吗？可以把数据迁移到更高版本的机体。”

“我习惯了它长这样，你可别想着偷偷给我换了。”黄蜂大叫。

“我无所谓。”A40一向是无所谓的。

“那如果A40遇到了不可逆的老化和报废程序呢？”徐炀问。

黄蜂的脸上浮现出古怪的表情。

“你这是什么问题？”黄蜂问。

“这是客观问题，A40可能再过10年就会老化，甚至退役。”徐炀说。

“那么。”她说，“我就命令现实，把我的铁皮还回来，谁也不能把它从我身边带走，谁也不能，时间不能，命运不能，你也不能。”

她要和A40相守到死。

……

叶子希盛集团大厦，徐炀很快就抵达了凌空停机坪，他的身体穿过半透明的单向护盾，一落地，护盾便随之复原，形成透明幕墙，足以饱览城市风景。

自他四年前访问以来，这里又发生了不少变化，一部外观美貌的D10合成人在高台毕恭毕敬地接待，它身穿礼宾服装，发型完美，身材讨人喜欢：

“尊敬的徐先生，欢迎您造访叶子希盛集团总部，小岛小姐在等您——请上楼。”D10合成人道。

从享誉全球的D2合成人开始，尼斯托公司现已投产了D10合成人，所有人的最佳O伴侣，提供一切精神与现实生活上的服务，内置万应神机人工智能，能够解答一切问题。

小岛叶子穿着一件乳白的正装外套，齐耳短发，耳朵上挂着吊坠，戴着徐炀送给她的钻戒，她一直将其视为婚戒。

她的目光原本看着嘉龙坡，等徐炀走近后，她又一下转身，走上前去，高跟鞋足音清脆，目光相接，霎时便投入他的怀抱。

“炀……我好想你……”叶子紧抱徐炀，头埋在他胸前，徐炀的手抚过她的肩膀和脊背，嗅到熟悉的香水味。

“我也好想你，看看你现在的事业做得多好，蒸蒸日上，岁月没有亏待你，你的名誉和传奇经历已经胜过你母亲了。”徐炀道。

叶子希盛集团负责维持黄金时代的信贷和金融活动，管理着全球信用中心，与其他公司一样，也正准备竞赛发射自己的太空开发火箭。

支配着这样的公司，叶子只有在这种时候能被允许显露软弱，她靠在徐炀身上，亲吻他一遍又一遍。

“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挣扎，竭力塑造未来，我们的未来。我不想让你失望，我想在每一笔投资中都获胜。”叶子以渴望的目光看着徐炀。

“带我去看孩子们。”徐炀说。随后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叶子对生育有执念，本间纪子的血在她身上沸腾，从千树开始，这6年来，徐炀跟叶子又造了3个崽，希盛的儿女以另一种形式重生。其中1个魔女，1个男孩，1个女孩。

最近刚出生的孩子是个小女孩，目前还不足月，徐炀有时候有点忘了自己有多少小孩了，现在才意识到还是得上点心。

叶子陶醉在养儿育女当中，徐炀毫不怀疑她渴望建立一个类似“希盛的儿女”的庞大家族，他也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未来100年里叶子毫无疑问能超过她母亲，生下的孩子未来能形成一个枝繁叶茂的家族。

可是，魔女，有太多孩子变成魔女了，魔女们抢走了人类灵魂预定的产房，再庞大的家族，一旦生得魔女太多，很快也会断除。

徐炀对此不抱希望，除非法洛莎能颁布“魔女律法”，宣布魔女和魔女们能够生蛋、孵蛋来造小魔女，这样魔女造魔女们的，人类造人类们的，似乎也清净。

此时，叶子带领徐炀来到总部的培育室，穿过白色无菌走廊，她的高跟鞋每踩一步都发出尖锐的咔哒声，徐炀记得几年前她还不爱穿高跟鞋来着，叶子也长大了。

叶子在一扇宽大的窗户前停下，用手指了一下：“看看我们的孩子吧。”她的语气中带着骄傲和占有欲，只有她能帮徐炀生产，这是她的特权。

透过玻璃，徐炀看到他新生的小女儿，他把额头贴在玻璃上。

设备与管线的灯光在房间内投射出柔和的氛围，只见宝宝婴儿躺在保育箱里，营养物质透过管线流入她纤薄的血管，周围的监视器跟踪了她的发育状况与生命体征。

“这会是个好孩子。”徐炀感觉她打小就聪明，“起名叫知幸，徐知幸，或者小岛知幸。”

“好名字，知幸，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经历苦难和匮乏，永远不会经历上一代人的苦难。上一代人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她来到这人间是要享受黄金时代的所有福祉的。”叶子宣布。

“你想让她长大做什么？”

“职业资产管理人，精算师，科学官，最差也得是医生。总之不能是个一无是处的作家或画家。”叶子道。

“我有好多孩子了。”徐炀感觉数不清。

“我要给你生1001个孩子。”叶子贪婪地说。

“千树呢？”徐炀扫了一下公司名录，发现就大女儿徐千树没在。

“她——”叶子原本还挂着微笑的表情一下凝滞了。

“她去哪了？”徐炀警觉起来。

“千树她……不在这，她在郊外。”叶子犹豫地说。

“她去郊外干嘛？多久没回来了？”

“有几个月了，我管不住她，我有追踪她，她没事，但她喜欢在郊外。她不是植物的魔女吗？她要追踪植物的变化。她否决了我给她的所有课程。”叶子说。

“我感觉你对千树不是很关心。”徐炀说。

“不、我只是，我没办法。”叶子叹气。

“你怎么会没办法。”徐炀摸不着头脑。

“你知道吗？就像我一样，妈妈从来没办法抓住我，我也没办法抓住千树。”叶子说。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二章 抱回一个千树

千树怎么没来由对森林有执念？如果发现是老鹿头干的，就把它剁了。

徐炀进林子找千树，进去之前，他就像召唤土地神一样用手里的棍子敲打地面。

藤蔓从地下窜出，森林之主断言自己绝无关联。

“……我只在时间之河中培育新物种，已久不见人间。”森林之主道。

“那千树为什么跑到森林里来了？”徐炀问。

“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就像你一样。我只是很震撼，你居然质疑我。”森林之主说，随后它的精魂沉于无形。

“信用是宝贵的，你毁过一次就没办法了，不过这次算我的问题。”徐炀作别老鹿头。

千树跑进大森林，是遗传吗？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喜欢冒风险乱跑，试探公司警卫的底线。徐炀暗道。千树13岁了，做起事来也这么利索？叶子这个年纪也翘家了，这看来将成为家族传统。

他蹑手蹑脚，穿过茂密的森林，直到他看到前面的千树，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裙子和皮鞋，白袜泛黄，戴花冠，坐在一根倒下的木头上。

她凝视树冠，一动不动，一只蝴蝶飞下来，落在她伸出的手指上。

千树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蝴蝶慢慢地展开翅膀，仿佛喜欢沐浴在她的视线中。

有那么一会儿，徐炀感觉千树和蝴蝶似乎都凝滞在时间中，志趣相投，进行着某种心照不宣的交流。

是千树在和蝴蝶对话，还是蝴蝶在和千树对话？

小小的徐千树，简直像个自然界的德鲁伊，坐在透过树叶的斑驳阳光中。叫徐炀联想起那种从神话中诞生的森林生物。

千树有着远远超出她年龄的沉着和耐心，独自在这片树林里游荡这么长时间。

徐炀意识到，与其说是想反抗叶子什么的，不如说是喜爱大自然。

这就是千树想成为的人？离群索居，跟野生动物呆在一块，追逐人们不理解的梦想？

虽然很想把她逮回去，但现在的千树确实很像当年的小岛叶子，一个人跑到脏兮兮的地方，过着流浪儿一般的贫苦生活，只为了追踪自己的喜好。

既然当年希盛没有把叶子绑走，徐炀也不能把千树绑走。

先和千树聊聊吧，她好像很聪明。徐炀穿过灌木丛，荆棘与他的外套摩擦作响。

“嘿。”徐炀走近时，她抬头看了一眼，表情并不惊讶，好像一直在等他。

“呐呐。”千树温柔地回应，“早上好，爸爸。”

叶子坚持认为千树未来要加入希盛，接受最好的培养，成为社会精英。但千树显然没有被说服，一有机会就消失在荒野中，而且她肯定伪装得很好，才能从叶子眼皮底下溜走！

徐炀叹了口气，坐在她身边。

好处是，千树没有因为荒野生活而变得天真愚钝，徐炀感觉她的眼神保持不变，还是敏锐而精于算计，就像所有希盛的儿女一样。

“爸爸，你很少来看我呢，特别是在这种地方。”千树说。语气中有种不远不近的疏离感。

“你妈妈为你担心。”徐炀说。

“担心自己的资产。”千树微笑。

“她又不止你一个继承人。”徐炀耸耸肩。

“但我的年龄是最大的，几年内她就要一个副手，叶子只信任有血缘关系的人。”千树说。

“继承希盛的十万亿信用点有那么麻烦吗？”徐炀问。

“我不会变成她所希望的那样。她的梦想是她的，永远不会是我的。这很难理解吗？”千树无所谓。

她轻蔑地看了一眼徐炀，无论徐炀怎么劝她，她都不会回去，只会继续加以嘲弄。

“不愧是我的女儿。”徐炀心满意足。

徐炀的回应让千树的满腹草稿化为灰烬。

她表情一滞，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你喜欢我待在野外？”千树追问。

“你的名字不就是适合待在野外。”徐炀说。

“名字代表不了什么，甚至可能恰恰相反，老爹你也没有变成暴君啊。”千树说。

“炀是灾难和大凶之兆的意思，我觉得恰如其分，这辈子的确遇到很多痛苦又危险的事情。”徐炀说。

“从结果来看，你还是走了大运。”千树说。

徐炀凝视着任性的徐千树，这孩子真是，又凶猛又理想化。但徐炀感到一股骄傲！这种品质太可贵了，无论未来是好是坏，千树都会自己开辟道路。

“你继承了希盛家的聪明和我的精神。”徐炀宣布。

“更像是继承了我妈的叛逆和你的狡猾。”千树故作老成，她深呼吸，与森林一同脉动，“跟我来吧，老爹。”

徐炀跟着千深入森林，努力跟上她的步伐。

她的手指拖过树叶和花朵，仿佛内心有一部指南针，允许她轻松优雅地穿过灌木丛。

他们抵达嘉龙坡郊外一座隐蔽的树林里，那里长满参天大树。

“这些树林很古老，”千树轻声说，“曾经沦陷在迷雾当中，许多被遗忘和否定的东西仍然留在这里。”

千树领着徐炀绕过一棵多节的树基，徐炀望见奇观，在斑驳的树荫下，生长着一片片拳头大小的深红色花朵，花瓣像艺妓的扇子一样平稳展开，空气中弥漫着令人陶醉的甜味。

“异星植物？”徐炀在A40的花店后房见过类似的植被。

“最后一只，”千树喃喃地说，“植物研究所的人把它们带到了收容设施里，但我留下了一朵，特地在这里培养它，用我的魔力，老爹，我的植物魔力。”

“感觉挺危险。”徐炀站在一旁。

“我是看着你们的故事长大的，你不是曾经抱着我，闲谈你自己的传奇吗？法洛莎大人也让魔女们追求力量和智慧。老爹，研究所要花一辈子让这植物开花结果，我只需要100天。”千树目不转睛地看着外星植物。

她走过去，揭开巨大的花瓣，底部聚集着一个个饱满的靛蓝水果，厚厚的果皮摸起来很柔软。

“老爹，你想尝尝吗？”千树摘下一个异星水果，天劫后外星力量在这个世界留下残余，徐炀没想到千树会对其中一种植物情有独钟。

“蓝色的水果我只信任蓝莓。”徐炀把水果从千树手里拿走。

他闻了闻，味道确实像蓝莓和接骨木花，微妙而颓废。

“我想尝尝。”千树贪婪地说。

“干嘛，最伟大的美德就是耐心，你应该把它带回去化验，我认识两口子专门负责养奇花异草，可以拿去给它们。”徐炀道。

“还给我！”千树跳起来抢。

地面忽然颤抖起来，徐炀敏锐地看到土壤中有什么巨大蟒蛇状的物体在急速运动。

带刺的藤蔓破土而出，花朵陡然变得锋利，其中一个蓝色果实被割开，爆发出刺鼻的恶臭，灼伤了千树的鼻子。

千树尖叫一声，徐炀拦腰把她抱起来，护在身边，自己往后退。

“爸爸！”千树大喊着，因吸入异星花尘而头晕目眩，转头看到无数藤蔓向她扑来时。

徐炀往后一跳，千树转头看到上百个光点穿过树林而来，它们是无人机！

“我们走。”徐炀把千树抱走。

无数蜂群机器陡然移至他们身前，展开数之不尽的枪管和纳米炸弹，朝前方这一地花丛狂轰滥炸！

毁灭！毁灭！

外星植物发出嘶嘶声，从地底伸出更多藤蔓，只过了几秒，在漫山遍野火力的轰炸下，它们被完全烧毁了，连根毁却了！

原地留下一个大坑，一切植被悉数坍塌，化为灰烬。

闷烧着，崩溃，消失无踪，原地留下的大坑就像这些机器在林中捅了大地一刀。

“老爹……”千树有气无力地说。老爹还挺了不起的，她现在对老爹的兴趣胜过大自然了。

“傻孩子，咱们回家了。”徐炀把千树扛起来带回嘉龙坡医院，“以后再去和外星植物决胜负。”

回到诊所，千树被自动医生护理，清洁侵入血管的孢子，洗干净再换好衣服，打了营养液和净化剂，改善身体状况。

徐炀感觉很神奇，女儿怀有巨大而危险的天赋，那么庞大的外星植物谱系，千树这么几个月就养出来了，还差点被它弄死了。

“呼……”千树被治好后，坐在病榻上。

“叶子马上来了。”徐炀给千树拿来一包蓝莓，“这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蓝色水果。”

“谢谢你，老爹。”千树叹了口气，“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你还挺优秀的，我很欣慰。你只是爱种树而已，我其他孩子的毛病更大。”徐炀道。

“小傻瓜？”千树问。

“啊，小傻瓜。”徐炀感叹，“我们得去……”

话音刚落，叶子高跟鞋的声音就响彻走廊。

“老爹，瞧我的。”千树对徐炀眨巴眼。

“千树！”叶子着急地走进病房。

“母亲大人。”千树虚弱而温柔地说，“很抱歉，让您费心了。”

“……”叶子的表情阴晴不定。一看到千树这温柔可怜淑女的模样，叶子就有点心软了。

“对不起，现在证明您说的是对的，母亲大人。”千树柔声道，“我不会再离开嘉龙坡半步了，您能原谅我吗？”

叶子坐在白床单上，慈爱地抚摸千树的头发。

“……当然。”她叹气，“我们回去再说吧。”她转向徐炀，“炀，多亏你把女儿带回来了。”

“应该的，千树怎么说都是我的大女儿。”徐炀挺起胸膛。

作别叶子后，徐炀又跟千树唠嗑。

“你这机灵劲真不得了。”徐炀道。

“那是，都是学老爹您的，您不是很擅长在女人间周转吗？”千树笑道。

“这本事你可学不来。”

“不过您刚才说，小傻瓜是去哪？”千树问。

“上天。”徐炀指了指天空，“去比邻星-B。”

“为什么去那？”

“那有个智慧文明。”徐炀道。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三章 你也想上天吗

经过完善的医学检查后，徐炀把千树带回叶子希盛总部。

沿途的风景总是很好，天气也完美，居民投票决定每个月的哪几天下雨，台风则会避开所有人类城市，自顾自地在海上转一圈就消失。

四季二十四小时，整个城市都处在令人舒爽的温度之内。

“你在森林里找到的那种蓝色植物，我们暂时标定为‘蓝爪’，它的藤蔓会针对运动与声响作出反应，是个掠食者，用水果来诱捕动物，用树液来消化它们，你的血管里也沾染着那种孢子，还好它们没有萌发，不然你会很疼的。”徐炀道。

“那可就不只是‘很疼’，我会变成一棵树吧，爸爸，直说就好了。”千树毫不畏惧地说。

“是的，很不好看，你会被寄生，扭曲、爆裂，内部器官变成一个红彤彤的薄膜心脏。”徐炀感觉千树胆子大。

“其实，听起来它们是不错的武器，我想收集一些样本带在身边，我可以部署它们，一切植物都应当听我号令才是。”千树说话的语气完全像一个成熟的魔女了。

“不如找一些更好的植物，酢浆草怎么样？说不定能带来好运。”徐炀说。

“我想去看外星植物。”千树说，“就是爸爸说有外星人的那个。”

“你想去比邻星-B吗？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安全地抵达那里。”徐炀说。

“想啊。”千树点头，“我们星球上的植物都是懦夫，无能的被子植物，成了没有阳光雨露就活不下去的废物。但只有到外星，我才能找到跟‘蓝爪’那样真正强悍的植物。”

“那可是很危险的。”

“危险我不怕，我只是在想，靠我们的亚光速飞船，恐怕要飞一千多年才能飞到吧。”千树不明白。

“这就不用了，我们用星门过去。”徐炀点头。

“星门？”千树问。

徐炀没有说完，他的思绪飘到了其他计划当中，对深空的探索需要慎之又慎。和宇宙的尺度相比，时间是如此不够用，稍有不慎就会度过上百年光阴，以至物是人非。

晚餐在叶子的花园豪宅中举行，徐炀坐在金光闪闪的餐桌前，望着面前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味，大盘的烤肉和海鲜囊括山珍海味，高品质的渔获与动物肉被烹调得相当完美。

千树的用餐优雅至极，不发出丝毫声音，简直像一个无声的幽灵。而小岛叶子更是如此，母女俩的用餐姿态完美无瑕。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一部不显眼的蜂鸟无人机在角落里播放弦乐四重奏，用提琴的圆润音色来点缀这顿晚餐。

徐炀吃的倒是很多。

“这块和牛很精致。”徐炀切开肉，叉进嘴里，鲜嫩的牛肉纤维和芳香脂肪在舌头上融化。

“为你当然是准备了最好的。”叶子柔和地说。

她转头注意到千树很快吃完了东西，放下刀叉，用白餐巾擦拭嘴唇，随后就准备离开，把所有美味都抛下。

虽然千树已经极力表现得体，而且动作轻柔无声，但还是逃不过叶子的凝视。

“回来。”叶子说。

“是，母亲大人。”千树温柔地坐上椅子。

“你想去哪？”叶子眉头一皱。

“在想比邻星-B的事情。”千树一如既往，用温吞水的语气对母亲说话。

“那是什么？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叶子皱眉，仿佛千树谈论的完全是异时空的虚幻话题。

“离我们最近的宜居星球。”徐炀帮千树从无休无止的拷问中解救出来。千树感激地扫了徐炀一眼。

“我知道，我们的商业探测器也发回了宝贵的数据，报告认定比邻星-B适合居住，大气层和表面环境可以支持生命。但我只想知道，徐千树和那颗4.2光年外的行星到底有什么关系？炀，你不会想把我们的孩子扔到太空去吧。”叶子挺直身板。

“很有趣呀。”徐炀随意地说，“想想看，我们人类的第一个系外殖民地，先派出工程船和科学船调查整个星系，然后发送殖民船。它还在我们的影响力范围内，所以连前哨站都不用修建，直接殖民就可以了，这对整个文明来说都是划时代的进步。”

“我不会冒险的，我可以去太空里散散心。”千树狡猾地说。掩盖她实际想去收集外星植物的目的。

“是的，我亲自出马，保护好千树的安全。”徐炀点头，“也许五年、十年，我们很快就能弄明白比邻星-B上有什么。”

“这么快？‘星门’的能源已经够我们传送大型舰船了吗？”叶子追问。

“能，炎多虽然离开了，但我们从它留下的礼物里学习。我也能提取恒星的伟大力量，可以亲手点亮它。”徐炀给叶子展示炎多的祝福，随着徐炀做的好事达到了巅峰，他的活力也拔升到前无古人的水准，比历史上任何人类都更强大。

身为最后赐福的拥有者，徐炀从某个意义上已成炎多的继任者，新的太阳之王，接替炎多的工作。

叶子若有所思。

“不，不是这样，还有别的东西。我听说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之所以急于发射火箭，是因为你们从比邻星-B的方向收到了太空信号，另一个文明的太空信号。”叶子凝视徐炀，“我要知道真相。”

“真相……太吓人了。”徐炀叹了口气，“我也不好说，总之，对方用的信号发送方式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或者说，用的就是我们的科学技术。”

“一模一样的？”叶子困惑，“哪一家的编码方式？”

“灯塔核心。”徐炀说。

“——大战期间，灯塔核心有超过10多万人通过方舟计划逃走了，他们的意识被传输走了，难道就是去了比邻星-B？”叶子追问。

“是的。”徐炀点头，“我们在方舟地堡只看到十万个传输仓，只留下一堆能量燃烧过的辐射灰烬，他们的精神已经全部传输成功，到了比邻星。”

“他们居然还发信息回我们星球来挑衅我们？他们说了什么？”叶子越来越好奇。

“保密。”徐炀不能说，虽然他知道。

“一定是很可怕的内容，也许他们已经把那里改造成了一个能和我们分庭抗礼的强大基地。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叶子皱眉。

“所以才要赶紧调查一下，这帮人在那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整整11万9500人，全是灯塔核心的精英、企业家、富豪、工程师、技工……全都到了那颗莽荒的星球。”徐炀沉思。

从我们的蔚蓝星球，到比邻星！整个比邻星上的智慧文明已经向他们发来一封讯息，令人震撼。

“也算是旧人的遗产吧。”叶子道。

“对，星门是旧人的遗产之一，他们当年确实殖民了比邻星-B，但在文明衰退之前，殖民地就崩溃了，留下了相互连接的星门，我们算是重启了这项技术，以及继承了他们的殖民计划……就让我们去比邻星吧。我们这代人在这颗星球上已经折腾太多了，下一代人也该对星河有所宣称。”徐炀点头。

千树微微一笑。

“我明天就要去看火箭。”千树跑开了，叶子怎么喊都喊不回来。

“这孩子。”叶子皱眉看着千树的背影。

“我会保护好她的，其他人也会去，从比邻星-B上发来的讯息不仅耸人听闻，而且十分诡异，我们得拿出实力来。”徐炀起身。

千树收拾东西然后睡觉，徐炀和叶子则来到大厦高层，从全景窗望向外面。

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下，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和霓虹灯都显得微不足道，天空中的每颗星星都像是个满怀潜力的全新领域，等待人类去开拓。

在能吹到夜风的露台上，叶子靠在徐炀身上，和他分享同一张躺椅。

“就像小孩子数星星一样。”叶子抬头看着满天星辰。

“在宇宙中，木头比钻石还要珍贵。”徐炀仰望星空。

“你的想法总是飘来飘去。”叶子哼了一声，“但我们不是已经在自己的世界上建立了足够大的事业吗？”

她的视线看向熟悉的嘉龙坡天际线，这已取代希盛神宫，成为叶子住的最久的地方。

“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得往外走走，新资源、新技术、新市场，我们要的只是勇气，迈出大胆的一步，到我们这个高度，我们要做的全是开拓性质的工作，为整个文明翻开历史的新篇章。”徐炀道。

叶子转头看着徐炀的脸，她仿佛正在纠结，是留在舒适的家园，还是加入孤注一掷的探险。

“如果是我来做决策的话，不管那帮比邻星的‘逃难者’发来了什么消息，我都不会像你这样急忙忙地想去考察。”叶子说。

“只争朝夕。”徐炀轻抚叶子的脸颊，她好美，她那因世俗财务而疲乏的眼神，此时渐渐焕发活力，闪烁着无限的希望。徐炀就是这样，叶子不能不喜欢他。

“好啦，继续造孩子吧，我要给你留下一个巨大的家族。”叶子抱紧徐炀。

天空中，无数星星闪烁，仿佛欢呼雀跃，为新生命的诞生献上祝福。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四章 比邻星B的信号

第二天，千树就从嘉龙坡跑了，去看位于赤道的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火箭发射基地。

徐炀驾驶一艘喷气式巡洋舰划过蔚蓝天空，在平流层顶部飞行，千树站在舰桥上，看着一望无际的透明大气。

“整艘船就我们两个人？”千树好奇。

“是的，你喜欢吗？这艘巡洋舰未来会成为我们用来保护星球的主力。”徐炀将它开过天穹，就像一头巨兽，比历史上所有的空天巨舰还要大，是专门用于宇宙作战的。

“对付比邻星-B上的敌人也有用吧。”千树问。

“是的，如果他们负隅顽抗，我们就用巡洋舰去轨道轰炸它们，全面打击。”徐炀道。

“许多代表会觉得这种工作不人道吧，毕竟比邻星B上住的还是人，虽然是灯塔核心的人，但还是我们的同类什么的。”千树道。

“前提是，它们真的是我们的同类。”徐炀无奈。

巡洋舰停在大气层顶部，徐炀制定自动导航方案，让它返回月球船坞，随后就和千树坐一艘小型穿梭机垂直降落。

“这里是龙舌兰洲西南部的发射基地，在赤道上，我们可以用地球转动的速率把飞船用省力的方式扔出去。”徐炀观察下方。

“那是……”千树在座位上向前倾着身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看到一望无际的辽阔海洋边上，占地广阔的火箭基地拔地而起，而基地另一端就是起伏的群山，顶部覆盖着厚厚积雪，这条山与海之间的狭长走廊，已完全被工厂、库房、机械设施与发射平台所占据，醒目的“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商标印在地面上，隔着数千米高空都能看清。

“欢迎来到火箭发射场，我们星际计划的起点。”徐炀对千树的反应笑了笑。

穿梭机降落在高耸建筑群之间的白色泊区内，气动装置嘶嘶作响，使它平缓落下，舱门滑开，千树用手帕掩鼻，遮挡灼热金属与火箭燃料的混合气味。

徐炀深呼吸，心情也有些激动，周围到处都是机器移动的哔哔声、人类员工打招呼声以及物资装卸的叮当嘈杂声，还有许多地库和研究设施正在进行发动机测试和校准。

这是人类在这个时代能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航向星空。

千树被这么宏大的建筑群给弄迷糊了，万贯家资、豪门巨室，在如此群心共力的浩大工程前也显得微不足道。即便是叶子希盛公司，也没有魄力将资金砸到这样的工程中来。

火箭航天飞机正在10公里外的另一个发射场起飞，千树目睹了全过程，看到火箭以超音速撕裂天空，沿途放出金属尖啸，仿佛对天穹下了挑战书。

“很了不起，不是吗？”徐炀对周围熙熙攘攘的繁荣工程点头，周围有超过110万名人类雇员以及2600万台机器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征服计划。

“我想加入这个计划。”千树现在更坚定了自己翱翔星海的决心，任何人在目睹了这样的巨构之后，都会从心底生发雄心壮志。

“你还是小孩，但你的姐姐们可以帮你。”徐炀带千树前往基地的一座靶场。

轰轰！

当徐炀和千树进入射击场时，很远就能听到激光射击的尖锐声响，它不断在金属标靶上撕出裂缝，噪音在空旷的射击场内久久回荡。

在远处，一个孤独的身影站在那里，她伸出双臂，灼热的红光束从她的眼睛里爆发出来，炸开一个又一个目标！

“你的表现非常出色！”AI录音播放着。

“你的破坏力令人印象深刻！”

“那一击简直就是专家级的表现！”

“你真是太出色了！为你感到骄傲！”

“无可挑剔！”靶场语音持续夸赞莱拉。

莱拉在AI语音的鼓励下继续测试，士气高昂，她在靶场内端着全用途步枪疯狂射击，释放等离子体灼穿目标，时而用自己的激光眼进行攻坚，破坏假想中的敌军泰坦。

千树目不转睛地看着激光眼魔女：“那是……”

“莱拉。”徐炀在她身边停下，十分骄傲，“你的姐姐。”

“这个靶场的语音听起来真亲切。”千树敏锐地说。

“是的，因为其实都是我录的，我没办法总是陪在她身边，只能这样了。她恐怕再过十年才会发现。”徐炀道。

莱拉在他们走近时转过身来，她脸上露出笑容。

但当她的目光看到千树，笑容顿时消逝。她的肩膀绷紧，双手握成拳头，脸上闪过一丝不确定。

三个人互相注视，陷入尴尬的沉默。

千树求助般地看了徐炀一眼，没料到是这个反应。莱拉难道和她有仇吗？

“见见千树，莱拉。”徐炀笑道。

“嗯……”莱拉走过来，镇静自若地和千树握手，“你好啊，‘妹妹’。”她加重语气。

千树深呼吸，她意识到一个细微差别，自己是徐炀的嫡女，莱拉则是垃圾场捡来的，自己来到这，确实就像大小姐驾到，来探望一个庶出的支系一样。念及此处，千树换了甜甜的语调。

“姐姐好~”千树柔声说，“早就听说姐姐的大名了，今天看到果然厉害呀。”

徐炀望了一眼射击场，那里的整个区域都已经变成渣滓，莱拉的战斗力很强，接近统御者魔女。

“有莱拉帮助，我们去比邻星-B就安全多了。无论遇到什么都能打退。”徐炀鼓励莱拉。

莱拉抬起下巴，显出几分自豪，她魔女盔甲在胸口处还挂着许多荣誉勋章，都是在当年新泰西洲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获得的。

“没什么是我对付不了的。“莱拉坚定地说。

她的镭射眼威力强大，单论攻击力，效果确实超过上位魔女级别！比许多同级魔女要强得多。

千树微笑，有莱拉帮忙，这一趟确实安全许多。比邻星-b不见得有什么能威胁到莱拉这样全副武装的魔女。

“没事，你们会熟悉彼此的。”徐炀很高兴莱拉长大了，而且比当年还猛得多。

他带她们去找泡泡。

穿过一条小路，离开基地，来到郊外，蜿蜒的石子路通向一座隐蔽研究所，它依偎在翡翠树冠之下。千树伸出手，它们便微微摇晃，抖出檀香和茉莉花的气息。

“在基地旁边还有这么僻静的地方？”千树好奇。

“泡泡喜欢一个人待着。”莱拉说。

徐炀在入口处停了下来，敲敲门：“泡泡，我们来玩了。”

里面传来一阵忙乱的沙沙声，很快，一个娇小的女孩走了出来。

她绿发披散，绿眼低垂，双手端庄地叠在面前。在看到千树时，她犹豫了一下：“你好，千树小姐。“

她的声音很轻，像喃喃自语。

徐炀鼓励地笑了笑：“泡泡，这是你的妹妹千树啊，何必这么客气。”

当年在嘉龙坡的记忆泡泡可不会忘记，泡泡生活在围墙外，千树生活在豪宅中。虽然嘉龙坡的围墙最终拆除，但这段记忆还是刻进泡泡心中。

千树回了个礼。

“很高兴见到你，泡泡。“千树的声音很温和，感觉到泡泡的沉默。她知道自己应该谨言慎行，免得伤到泡泡的自尊心。

徐炀微笑：“泡泡研究空间学，这是种神秘的艺术，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指导。当我们冒险前往未知世界时，她的天赋将是至关重要。她是特别好的孩子，千树，可以向泡泡多学习。”

“是，父亲大人。”千树轻声说，故作礼貌。她的温文尔雅令莱拉和泡泡都自惭形秽。

泡泡低下了头，脸颊泛红：“我只想尽我所能提供帮助。“

“我们都是如此。“徐炀拍拍她，“很快，我们这个队伍的最重要一员就要到了，而那时候我们差不多也可以远征比邻星了。你们都知道是谁吧？”

她们心照不宣地点头，脸上都浮现出欣喜的笑容，异口同声地喊：

“徐澄！”

……

……

徐炀安顿好孩子们后，就来到秘密档案库，检查来自比邻星-B的那段神秘讯息。

他坐到工作台前，整理思路。

一个文明，一个智慧文明弄到了通讯器，并且借由星门残存的中继台，花了3年的时间把一条信息发到这，也是在那之后，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才赶紧成立，应对这一麻烦，准备发射火箭，前往比邻星系一探究竟。

徐炀打开讯息，深呼吸，试图从中再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无论多少次，读到这段信息他都感到无所适从，这段讯息揭示了可怕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在星海中并不孤单。

那些被转移到比邻星-b上的十万灯塔核心精英人物，到底遭遇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

徐炀再次点开信息，阅读这份跨越了4.2光年送来的消息，准确的说，是勒索信：

“嘿！！俺们抓到你们一大堆人！他们一个个都说自己都是大老板，但他们现在没那么大了，他们被绑起来害怕了！你得付给俺们很多牙齿！还有一些更闪亮的东西！快点，不然俺们就把他们剁碎吃掉！！”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五章 制胜攻略笔记

徐杨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揉了揉眼睛，连周累月的分析开始发挥作用。

这些数据令人担忧，有迹象表明，有一群怪物在比邻星B上建立了据点，应是某个有能力进行星际航行的智慧种族，其意图和技术能力不明。

徐炀的目光飘向窗外，熟悉的发射台和火箭工程的景象仿佛蒙上一层阴影。

如果它们占领了比邻星-b，后果很麻烦，会打乱大伙扩张星海的脚步。

若一个人飞起来就会遭到袭击，那么翅膀的存在可能也是种诅咒。

可现在不能退缩，无论那里有什么，都得完全扫平，打开前路。

一阵敲门声响起，徐炀直起身来，这个时候来拜访的人真少见。

“请进。”徐炀道。

门被推开。千树稳稳地走了进来。徐炀有些意外。千树？

“父亲大人。”千树向徐炀行礼，“我是来向您请安的。”

“那也太夸张了。请安什么的……”徐炀有些讶异。

“礼节是必不可少的。”千树微笑。

“好了好了，快去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基地是个好地方，你会爱上这里的。”徐炀笑了笑。千树真是个完美美少女。

“是。”千树恭敬退开。

十分钟后，千树入住了员工宿舍，等着培训的第一天。

孤身一人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确实会心惊肉跳，可一想到三个没有血缘的姐姐徐澄、泡泡和莱拉都在，爸爸也在，千树就觉得这段时间不会无聊。

她拿出自己的智能面板，在上面写笔记，录下自己对她们的攻略方针。

最高原则：向爸爸学习，好妹妹一个都不能错过，都要笼络到自己身边。自己可不能丢了爸爸的脸，一定要成为同样能拿下所有美少女心灵的人才是

莱拉是骄傲的，自视甚高的，应该多吹捧她，在她面前显出柔弱，甚至装作被莱拉欺负而伤心的样子。这样其他人就会偏袒自己。而且，莱拉心底并不野蛮，一看到这样，也会自责，很容易就能产生内疚心理，想要作出补偿。

泡泡是腼腆的、内向的，应当多跟她相处，坐在她身边多跟她说话，即便她不爱说话，也要想办法和她寻找话题。恐怕她这辈子都没遇到过真正的关爱和善意，很容易就能被拉拢到身边。

徐澄是呆呆的，一根筋的，应当顺着她的意思行动，不需要特地拉拢跟徐澄之间的关系，因为当年在嘉龙坡的时候已经帮过徐澄很多忙了，现在她也一定会很轻易地倒向自己这边，反而比较好解决。

写下攻略后，千树已经能想象到三个可爱而性格迥异的姐姐围绕自己的情景。

那样的话，自己也算是把爸爸的本事练明白了。

千树抬起头，透过全景天窗，月亮闪闪发光。和狭小的嘉龙坡相比，这座人员充足的基地都显得庞大无比，无数的资金、物资和战略产品被输送到这。

她的心一开始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在这种大工程中的定位。但千树素来是个务实的人，惯于把生活中的一切列入两个圈层，一个圈子靠自己较近，是自己能切实影响和改变的；另一个圈子离得较远，是自己无力着手改变的。这样梳理之后，千树就能把生活中的一切困扰分开，只解决自己能处理的，无视自己管不着的。

由此，即便一口气离家一万公里，千树也能高枕无忧，她只做自己眼前能做好的事情——好好保养皮肤，准备好明天要穿的衣服，洗漱沐浴，做好针对三个姐姐的攻略笔记，然后就睡着了，入睡花费时间甚至少于30秒。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千树更是神清气爽，她穿上宿舍里供应的工服，从门口的置物箱里拿走徐炀寄来的工牌。

“基地初级研究员：徐千树（小岛千树）”工牌底部呈现一行名字，还有千树的照片，她心满意足，将它在脖子上挂好，以前她很鄙视这种工牌，就像在牛的耳朵上打标记一样，而今她却觉得工牌有用，让她真正成为这个大事件的一部分。

“你好、你好、……早上好。”千树跟路上遇到的每个人打招呼，她举止柔弱，模样讨人喜欢，又彬彬有礼，沿途的所有研究员、工作人员都对千树印象深刻。

她的动作简直就像风中弱柳，总让人想要上前搀扶一把。走起路来也像标准的美人儿，使人难以忘怀，甚至有不少基地成员看见千树后，不自觉地开始模仿千树的步伐。

“看啊，那孩子……”

“真不知道是谁的孩子。”

“简直太优雅了，优雅至极！”

“从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孩子，新来的吗？”他们不禁开始交谈。

千树用食指撩开自己的发丝，将它们撇至耳后，随后进入食堂，每一款食物都在玻璃柜台上分门别类，标好价格。

其中一筐篮子里放置着精心烘焙的面包，前方标价牌上写着“5信用点”，千树便将自己的现金卡放上去。

滴，+5信用点。

千树将面包放进自己的餐盘，微笑着走开，但脚步忽然停住。

是不是有哪里不对？

千树转头，看到自己的现金卡确实多了5信用点。

等等，自己不是购买了面包，应该扣除信用点吗？为什么自己会反而增加信用点？

抱着这种强烈的怀疑心理，千树转身，克制地走向面包篮，再刷了一下，从中再次有一块面包滑出，准许拿走。

+5信用点。

千树沉默地检查了一下，确实发现一个诡异的规律。

在基地里购买面包，竟然会增加信用点！越买面包，信用点越多！

难道是系统出了问题吗？千树难以置信，有父亲坐镇的基地，居然会在价格计算上出这种微小的失误！简直不可思议！

不，一定是短时间的错误，以父亲大人的敏锐性，恐怕在自己遐想的这几秒间，父亲大人就已经完全修好了。

是了，已经修复了。

千树微笑着向旁边路过的员工点头，然后从容地将现金卡放到标牌上感应。

滴，+5信用点。

弹出一块面包，千树的动作僵住了，她将现金卡收回，将第三块面包放进自己的餐盘。

不信了。

千树又刷了三次。

+5信用点！+5信用点！+5信用点！

她低头瞪着自己餐盘里那六大块松软的白面包，经过了精心调制后，去除了全麦面包的涩味，加入食品添加剂以保持完美口感，每一条都有手掌大。

千树端着盘子，脚步平稳地走向自己的餐位，其他人还是能一下从那标志性的优雅步伐中看到千树，不过这一刻，但看到她盘子中如宝塔般叠加的六块面包时，他们都震撼了。

“天啊，她好能吃啊。”

“我吃一块就受不了了。”

“怎么会吃这么多！”

“真是了不起的女孩……”他们都震撼了。

千树脸色僵硬地将餐盘放到自己面前，开始优雅地切割自己面前的六块大型白面包，试图将它们分解然后吃掉。毕竟浪费食物是可耻的，千树的家教不允许她这么做。

摄入了超标的热量，必须加以两小时的运动加以对冲。千树绝望地将六块面包一个个塞进嘴里。

第一块，很好，非常香甜的面包，自己一定要以贵族般的优礼将它完全吞下，虽然贵族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但标准的礼节还是要保持的，礼节能够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

第二块，已经吃不下了，胃已经填满了，千树人小小的，胃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必须要塞进去，赌上身为小岛家千金的尊严……

算了。

爸！

千树发讯让徐炀来餐厅一趟。

等徐炀来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完美无瑕的大女儿千树乖巧地坐在餐厅的卡座里。

“父亲大人。”千树柔和地说，“我在员工餐厅里找到了这些完美的面包，它们实在是太好吃了，因此特地与您分享。”

“你怎么单吃这些。”徐炀摇了个推车机器人过来，拿自己的现金卡刷了两杯咖啡。

就是这时候了，千树猛盯徐炀现金卡上的数字，发现数字变多了，增加了10信用点。

“多喝咖啡有助于身体健康。”徐炀往后一靠，惬意地将面包泡到咖啡里去。

“是，父亲大人。”千树温和地说，“我发现一个特点，在这里购买食物，信用点反而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是为什么呢？”

“是啊，好好吃饭就能赚钱，这不是很有效嘛，促进了大家吃饭的动力。”徐炀道。

千树的太阳穴神经跳了跳。她无法理解，无法理解！

“为什么呢？父亲大人，可是在外面，至少在这基地之外，购买食物还是要消耗信用点，而非增加的。”千树用一种耐心的语气询问。

“是的，食物现在基本很便宜了，大部分也免费了，我转念一想，那不如吃饭赚钱好了，这样大家就会按时吃饭了，每天三餐定点到餐厅吃就能赚钱，还有很多事情都能赚钱。”徐炀道。

千树绷不住了。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六章 新信用点系统

“这是为什么呢？”千树有些急切地问，“这样下去，信用点不就会滥发、膨胀吗？”

“不是，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太强了，大家本来就已经占有了太多物质了，现在的重点是让人们享受健康生活，更重要的是发挥合作和互助精神。你去体育馆和健身场也能赚信用点，去图书馆学习也可以，工作和参加研究计划也能增加多多的信用点。这些都代表你愿意参加对个人和社会的有益活动，只要你善待自己、与社会相合作，你就能高枕无忧。这才是‘信用点’，真正和你的信用、和你的合作精神有关。”徐炀道。

“那么就是越讲信用、越平静生活、越参加社会项目的人，他的信用点也就越多了？”千树问。

“对，它代表一个人对自己照顾得好不好，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积累了多少价值，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社会贡献度和生活态度。它不是货币，我们已经不需要货币了。不过，确实有一些商品和服务，需要大量信用点才能换到，作为一个门槛和激励措施。”徐炀解释。

千树有些糊涂，但她很快就理顺了。

原本人们是拼命工作，换取一部分“货币”，然后用来换取生活必需的物资，有更多的就进行消费，公司也对此大做文章。

但现在，因为科技先进、生产力发达，人们已经非常富庶，这时候“消费”也不必要了，只要按需分配就好了。于是原先的货币“信用点”真正变成了衡量“信用”的点数。

人们可以通过工作、学习、互助、娱乐等社会活动不断赚取信用点。并用于“解锁”更丰富的商品和服务，只有最有信用，对自己、对社会都作出极大奉献的人，才能获准进入某些稀有层级。

这就激发人的内在潜能，而且是与道德相结合的。人会不断提高自己，以便在社会中产生更大的价值。而信用点也作为评判一个人品德和吸引力的标准。

如果某人有很多信用点，说明他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学习，而且在许多公共社会项目中表现颇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我也要加入！”千树明白了信用点新体系的伟大计划，不由得深受激励。这可将社会资源和个人生活深度结合，达到互利互惠的境界。

“那是，都要对自己好一点。还有这个基地里的人们，他们都是为了加入星海远航这个终极项目才来的，作出了卓越贡献，未来也会得到数不清的信用点作为回报。这样，没有了货币之后，企业家也只能拿自己那一份信用点了，他完成了‘管理企业’这项正常的社会责任，拿到他的信用点。”徐炀道。

“那咱家怎么办呢？”千树得提醒徐炀，未来叶子希盛公司可还是“自家人”的东西。

“应该可以赚外星人的外汇吧，银河市场里的把戏可能更热闹一些，我们现在发火箭也是为了看看海外有没有较弱或者比我们更先进的文明，跟它们打打交道，看看能不能组建一个星际同盟什么的。外面可能充满机会。”徐炀很有想法。

“机会？”

“所有文明都被群星使者犁过一遍了，可能外面世界布满了废弃但是很有生机的星球，等待着我们重新发现并纳入星图，一旦群星使者的威胁真正解除，我们可以收复失地，重新建立多彩银河。”徐炀用力点头。

千树感觉这一切真是棒呆了。

她回到宿舍，换了一身运动服，对着镜子，看着它如何勒住自己的身形，换好一双白色运动鞋，随后就去找莱拉一起运动运动。

莱拉一直都泡在靶场里面。

“莱拉姐姐，您好。”千树按照攻略手册里的计划，开始慢慢推莱拉的进度。

激光射击的声音在空旷的射击场中回荡。莱拉转头，摘下头盔和耳机，冲千树招手。

“哟！”莱拉简短地说。

“姐姐大人，我是来训练的。”千树道。

姐姐大人！这么温柔的称呼让莱拉动摇了。

“啊，那就在那边打卡，然后过来领设备吧。”莱拉带千树熟悉靶场。

关于这个红色系、高挑而自信的姐姐，千树觉得很容易就能把握。不久，千树就拿到一把带自动瞄准功能的辅助手枪。

“拿好这把枪，我都管它叫‘小帮手’。”莱拉指导千树如何射击。

靶子弹出，千树温吞吞地抬起手开始射击，还没来得及开枪，它就消失了。

“没吃饭吗！快点！”莱拉急了，她忘了千树是自己娇弱的魔女妹妹，还以为是个部队新兵。

又一个靶子弹出，千树侧身摆出优雅的射击姿势，还眨了眨眼，随后才开枪。

砰！

后坐力震退千树好几步，虽然她身为魔女，体质很强，但还是顶不住后坐力。

莱拉向千树怒斥发令：“再快一点!这种速度下，什么时候才能击中目标了？”

千树眉头一挑。

她咬紧牙关，再次向远处的目标开火，故意漏掉近处的目标。

子弹射得很远，反而在尽头的墙壁上融出了几个洞。

莱拉皱着眉头，走过去用不耐烦的态度调整千树的姿态。

“集中注意力！如果你想进步，你需要真正地瞄准。”莱拉对千树的无能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弱小的千树能成为真正的家族长女，而自己则不是。

千树低下了头，显得很懊恼。

“我很抱歉，姐姐。我今天只是心不在焉，我努力了，可是我……做不到啊。”她的声音中带着颤抖，呼吸急促，仿佛快要哭出来了。

是了，毕竟还是自己的亲妹妹啊。莱拉心软了。

见千树要哭，莱拉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怎么了？”

她抚摸千树的肩膀，所有的愤怒都蒸发成关切。

千树避开了她的目光。

“这没什么。我只是“千树让她的话语尾音拖成一声颤抖的叹息。

“告诉我吧。”莱拉注视着她的眼睛，“你知道的，千树，你可以和我分享任何事情，不好意思，刚才是激动了些。”

千树不喜欢和莱拉对视，她的眼睛背后就是热射线。

她抬起头来，露出一抹遗憾的微笑。

“我觉得好像我永远也无法达到姐姐大人的水平。姐姐的天赋是如此强大，而我却没有。”千树的声音中充满了朴素的渴望，“我对这次探险来说有什么用？“

莱拉的眼睛睁大了，她的五官中闪过一丝惊愕。

“别这么说！既然你想来，爸爸也同意了，说明爸爸觉得你在这次历险中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啊！”莱拉抱抱千树，努力安慰，“对不起，是我刚才太操之过急了，仔细一想，我当年第一次碰枪的时候表现得也不如人意。”

“我想得到姐姐大人的认可，对不起……我的天赋不够……”千树叹气。

“没关系，你一直都会是我的妹妹，我保护你就好了。”莱拉坚定地说。对这个乖巧的妹妹，莱拉此时心中更为认可。离开战争后，她已经孤单许久，千树的存在恰能弥补空白。

千树微微一笑，她知道自己引起了想要的反应。莱拉袒露了真实想法，那么千树现在就已对姐姐的内心有了宝贵的洞察力。知识就是力量，收集到的每一个片段都可能有用……

“我不会合格的。”千树叹气。

“别再谈什么不合格了。我来帮你！”莱拉的眼睛炯炯有神。

“嗯！再帮我调节一下姿势吧，姐姐，站在我身后好吗？”千树道。

“没问题啊。”莱拉站在千树身后。

千树咧嘴一笑，带着新的信心和目标举起她的武器，瞄准新的标靶。

砰！

百发百中。

……

……

下午的时候，千树跟徐炀去参加宇航员重力模拟训练。

“靶场玩的开心吗？”徐炀问。

“开心~有莱拉姐姐一直在保护我，指导我！”千树高兴的不得了。

“那接下来就要为上太空做点准备了。”徐炀打开微重力模拟设施的入口。

当千树大步走进宇航员训练区时，离心机和模拟器嗡嗡作响。千树看到那些数百米高的设备，有些发怵，它几乎胜过凡间群峦。

“手册已经很清晰了，这次是模拟，比实战要简单，不会让你第一次就进滚筒的。”徐炀拿出一个虚拟头盔，“准备好了没？”

“没问题，父亲大人。”千树坐在训练舱里，冲徐炀微笑。

养了个宝贝千树确实很开心，徐炀也觉得千树可爱，谁不喜欢有个美少女管自己叫父亲大人？他把头盔给千树戴好。

瞬间，千树视野转化，发现自己还在原地，只是已经准备进入机舱，而徐炀不见了。

“爸爸？”千树忙问。

“我在。”徐炀不现身，用虚拟声音引导她进入离心机舱。“这是虚拟的，不是真的，从2G开始，一路向上。尽你所能。”

“是虚拟的……”千树走进设施，现在虚拟效果也太强大了，简直就像自己真正走进了宇航模拟设施一样。

千树穿好测试服，在离心机的摆动壁上坐好，舱门发出嘶嘶声。

机器启动，开始测试多倍重力。

她明显感到加速力增强，千树收紧安全带，将背部压在软垫座椅上。她的心跳加速，肾上腺素飙升。

徐炀的声音持续响起

“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问题，父亲大人。”千树看着面前风景一圈圈变化。

它转起来了！

千树咬牙切齿地抵挡飞速提高的重力，转圈速度越来越快，离心力和眩晕不断加强。

“还好吗？”徐炀问。

“我很好！”千树喊。

增加到3G重量。压力越来越大，收束装置压迫着她的身体。但仍在容忍范围内。千树还能接受更多。

“4G重力。报告状态。”

随着离心机旋转得越来越快，她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这是要起飞了还是要疯了？千树感到自己随时可能被甩飞到地上，砸成一滩肉饼。

这提醒了她的脆弱，但她拒绝让步。

“继续——！”千树喊，她感觉自己就像陀螺最边缘的那个尖尖。

徐炀停顿一下。

“你确定吗？”徐炀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

千树握紧拳头，指甲咬进手掌。她想到父亲大人在看着她，判断她的信念是否强大。

“继续！”千树喊。

离心机加速运转，变得模糊不清。她的身体竭力跟上，心跳在她的耳边嗡嗡作响，天旋地转。

不知过了多久……徐炀发来的的声音对千树来说无异于恩赐解脱。

“达到了最大安全载荷。干得好！”徐炀喊。

终于——！

离心机开始减速，压力慢慢释放。千树心里几乎在狂喜和尖叫，结束了！结束了！

等千树恢复平衡，她已经满脸是汗。

眼前光影变化，失去虚拟头盔，千树一头栽倒，徐炀赶紧把千树抱起来。千树看到自己还在虚拟仓，刚才确实是一场虚拟测试

她眼冒金星，天旋地转，内脏仿佛被摇匀了。还好都是虚拟的幻觉，神经的谎言。她感觉自己半疯了，这个基地真不可思议。

她四肢颤抖地，满身大汗，但胜利了。

“我能去比邻星了？”千树虚弱地问。

“能！”徐炀坚定点头。

……

……

千树睡了一个下午，把这段可怕的重力测试睡过去，然后才缓和过来。

她翻了翻笔记，泡泡。逗一逗泡泡应该能成为不错的调剂，忘掉重力测试的可怕。

晚上，千树去餐厅吃饭，她已经习惯了吃饭赚钱，另外还要找到泡泡。

饭厅里热闹非凡，谈话声汇成了一片节奏。泡泡果然在这，一个人坐在角落，默默吃晚餐。

千树把她的托盘装满，走到泡泡那张孤立的桌子前，看到泡泡惊讶的神情，千树的笑容顿时扩大。

“姐姐大人，介意我坐在你对面吗？”千树温柔地问。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七章 千树要一打三

姐姐大人！

这么亲切的称呼叫泡泡心底软酥酥的，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啊，千树好可爱……

“你、你好！”泡泡抬头，表情都不知该怎么做了。

千树则面带轻松。

“呐，我很想坐在姐姐大人面前呢。”千树笑着说。

“请坐。”泡泡深呼吸，心跳砰砰快。

“告诉我您今天过得怎么样吧，姐姐大人，我觉得我们好像有好多年没说过话了，自从嘉龙坡一别后。”千树两手托腮，睁着闪亮的眼睛看泡泡。

“我……我没什么好说的，就看书，做实验。”泡泡喃喃道。

“拜托了！”千树身体前倾，握住泡泡的一只手，用热情的语气说，“关于姐姐大人的一切，我都非常想知道！”

泡泡睁大双眼，几乎怔住了，不久，便是深深的感动。

有人愿意关心泡泡的一切，这真是太美妙了！简直就像梦境成真一样。

注视着泡泡的反应，千树感觉一切尽在掌握。

泡泡在人群当中很是醒目，绿头发、绿眼睛，而且不是那种染发后的自然碧绿，而是像泡了辐射荧光材料后的油绿色，说实话真不好看。

像这样的孩子必然是被藐视的对象，从小就会受尽冷落，而自己的到来与恩赐无异。千树心想。泡泡肯定是很好上手的，而且一旦到手就忠心不二，因为她支付不起失去朋友的代价。

“请说吧。”千树温和的坐回去，两眼明亮，作出像是很渴望了解的样子。

而泡泡终于有一个能吐露心声的对象，她心潮澎湃。

“我主要是研究……空间术式。我想要了解不同世界之间是如何连接起来的，我该怎样进入间隙，然后又前往另一个世界，或者另一个星球。这样能解决很多麻烦，爸爸让我好好学习，以后就算在最可怕的场合，我也可以把自己给传送走。”泡泡慢慢地说。

“什么可怕的场合？”千树问。

“就是说，以后我可能……可能会消逝，就像光芒在深空中一闪而过，我可能会四分五裂，我也不知道。爸爸不肯告诉我，但我时常梦见真相。也许，也许我就像烟花一样吧。”泡泡语气悲哀。

“嗯……”千树沉吟。

“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感觉仿佛手捧圣杯走在人群当中，也许我做的事情不为人知，但它会是很伟大、很漂亮的工程。不会像我们在这个基地修筑的这座火箭一样引人瞩目。我很明白，自己可能也要投身于这样的事业当中，就像火箭的燃料一样，化作璀璨的工质射流，在宇宙中淡化结冻，遗落在深空尽头，安静的、沉默的……”泡泡接着缓缓说。

“如果是这么宏大的事情，那你为什么又难过呢？”千树问。

泡泡几乎要哭了。

“还、还想多看看徐澄两眼。”泡泡结结巴巴地说，她抽噎着。

“徐澄现在做什么呢？”千树沉思。

“她有自己的事要做，我也有我的事要做，我可能，能用这种东西免于一死，但我还是不想，我会被扔到某个未知的时空当中，穿过灰蒙蒙的间隙，刹那间移动到某个未知的世界……”泡泡伤心地抬起手指，银白月华在空中移动，像丝线般勾勒出门扉般的光景。

轮到千树震撼了，她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凝视泡泡画出的门户图景，它的确代表着万千路途的交汇之地，当未来一切分崩离析、瓦解星散，它能保全泡泡，至少是一部分？千树不禁猜测。

“我不许伱这样，总有麻烦较少的办法。”千树认真的跟伤心的泡泡说。

“什、什么？”泡泡抬头。

“爸爸没把话说绝，没有让你一定要去冒风险吧。”千树道。

“是的，也许我可以——”泡泡深呼吸。

“我不许你寻死觅活的，我要姐姐大人陪在我身边。你必须违背你的‘宿命’，你干嘛非要做这种事？为了大家而牺牲什么的，你可别动一丝念头，我们都知道那不会有好下场。”千树看着泡泡碧绿的双眼。

“我……”泡泡低声说，“……我的命不值一提。”

“其他人对你的关心太少了，以后由我来关心姐姐大人。”千树将自己实物托盘里的巧克力蛋糕放置到泡泡的餐盘里，“请每天都认真生活，并且做好了活到200岁的人生计划，这样是可以加信用点的！”

千树严肃的话语，真正敲进了泡泡的心窝。

她的脸上慢慢浮现出笑容，泡泡极腼腆地微笑，像风吹过湖面掀起的微漪。

“谢谢你。”泡泡认真地说，“我决定不去死了，总有办法的。”

那漂泊而彷徨的思绪，终被千树拉回原地。

……

千树自己的训练课程还在继续。

一些有关宇宙的真相令千树大开眼界，例如从他们的星球到比邻星-B有4光年。这个“4”太具有迷惑性了，而实际上，1光年大约9.46万亿公里，4光年是大约37.84万亿公里，得写成37840000000000公里。

靠常规的核动力引擎世代飞船的话，以1500公里每秒的速度，要飞800年才能到，等星球上的大伙过了30多代人，把那帮宇航员忘得一干二净，宇航员们才能抵达比邻星-B。

而且比邻星是一个三星系统，一共有三个恒星存在，对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引力作用，桃源天宫的科学家们已引出三体问题并加以研究。

目前对比邻星的观测，主要得益于那些伟大的文明造物。例如超天文望远镜“远视号”，搭载尼斯托公司光学部门生产的镜面系统，在深空极寒中努力运作。

同时还有一系列观测飞船，依靠太阳引力透镜来观测系外行星，得益于先进的电荷耦合器件与超高分辨率光谱仪技术，如今大伙足以观测200光年内行星的充足细节。

从未想过人类统一以后，竟能在深空项目上实现如此之多的创举，一步步完成迈向宇宙的事业。整个文明中最聪明的成员、最充足的资源、最有价值的科技产品，悉数汇集于此。

千树接受了很多训练，她需要用不懈训练来磨炼基本能力，避免在宇宙当中惊慌失措。

在模拟器中，她要解决飞船上的各项失控问题，在警报响起时迅速行动，搞定迫在眉睫的种种危机。每次失败她都会被爆炸所席卷。尽管失败的死亡模拟只有短短几秒，但千树还是永不忘记那种热浪加身的恐怖，并知道自己如果手忙脚乱，就会死在宇宙，被冻成冰雕。

她得训练，不知道是得益于父亲还是母亲那边的传承，千树的意志力超乎寻常。在基地这，大部分事情都靠科学和技术来搞定，而人类的基本意志仍然有效，只要千树保持坚强和理智，大部分项目就能完美解决。

她习惯了在各种失败场景中被杀，也适应了可怕的重力和火箭离心力，更对飞船和深空探索的一切了如指掌。她睡眠很好，从不做梦，这倒是个遗憾，倘若她有幸沉入梦乡，必然梦见星海斑斓。

日子一天天过去。

每当在基地里完成一项课程训练，都有一种感觉涌上千树心头，仿佛历史就是在这里形成的，她正坐在历史的巨轮上，能清晰感受到下方巨浪的翻涌。

她想到历史课上学习的东西，人类和魔女在过去的一万年里互相厮杀，误以为大气层之上高不可攀。

但航天飞机已经去过了，没有天庭，没有仙神，天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等着人类用理性和技术去探索的无垠星海。今时今刻，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满六便士，人们终于达成一致，愿意抬头看看月亮。

得益于虚拟现实技术，训练的效率很高，千树在一个月内就得到了充分训练，被授予初级航天员的证书。

证书发下来那天，莱拉和泡泡都非常高兴。

当千树拿着证书出来的时候，她们直接跑过来，看到千树手里的证书，更是喜不自胜。

“太好了！”莱拉将千树抱在怀里。

“这下完美完成了……！”泡泡羞涩地为千树鼓掌。

千树被莱拉抱起来旋转，她被这欢乐的氛围所感染，也不禁笑起来：“啊，姐姐大人——快放我下来！”

莱拉把千树放下，神采奕奕。

“总算是赶在飞船发射之前了，我们要一起去比邻星-B，这该是多棒的事！千树，你的天赋实在太强了！不愧是我的妹妹！”莱拉振奋地说。

千树微微一笑，目光先落在莱拉甜甜的笑容上，然后再看向泡泡那可爱的脸。

“我怎么配得上这么好的两位姐姐呢？你们对我太好了。”千树柔和地说。

“都是你应得的！今天我们好好吃一顿，为即将升上星穹的航天员庆祝吧！”莱拉振奋地说。

“未来我们将漫步于星光之间。”千树也微微一笑，将手里的证书攥紧。她要发给小岛叶子看。

大概再过几个月的深空航行，千树就要前往36万亿公里外的比邻星，妈妈想走来追赶得走上6万亿年的路！那时候宇宙都不见了。

可怜的叶子啊，母亲大人，宇宙的尺度让家庭的纽带一瞬崩断了，这可不是千树的错。千树心想。

就在这时，莱拉和泡泡都收到短消息，她们低头一看，又抬起头，先沉默片刻，然后又克制不住地喊叫起来。

“啊、双喜临门！”莱拉激动的说，“徐澄要来了！”

“徐澄！”泡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徐澄终于解决飞行俱乐部的事，要到基地来了，就在今天晚上！

千树呼吸一滞，怎么，两个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姐姐，一下又被徐澄勾走了吗？

那好，今天晚上，就让徐澄也成为小千树的战利品吧！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八章 先锋号飞船

晚上9点，千树匆匆穿过基地的对接舱，不知为何，心跳有些快。莱拉和泡泡跟在千树后面。

一艘中型穿梭机降落到宽阔的停机坪上，舱门开启，千树遥遥听到里面的播报：“您已到达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火箭基地，请带好随身物品，有序离开舱室。”

难道徐澄就是搭这样的航班来的吗？千树若有所思。感觉有点土呢。

人们陆续从穿梭机下来，他们都是有志于加入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计划的男男女女，来自世界各地，聚合了整个文明中最有雄心壮志、最有才能的一批人物。他们自愿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时段交给人类的星海开拓事业，以负责的态度加入这项改变历史的盛大功业。

千树看了一圈，也没看到徐澄在人潮当中，等所有人都下来了，穿梭机都空了，徐澄的身影也无处可辨。

“她在哪呢？”千树问。

话音刚落，机长室的侧门就开启了，徐澄戴着墨镜，穿飞行员的防风夹克，一跃而下。

“呱。”徐澄说。

好帅！千树心头嘭嘭直跳。当年，或者说从一开始，徐澄给人的印象就是小孩或者小不点之类的，但现在，徐澄已经完全长大了，身材利落，姿态自信，打扮更是飒爽时髦，让千树心动不已。

“您好，姐姐大人……”千树刚微笑着走上前，两旁的泡泡和莱拉就飞奔上去。

等等！你们去哪！

千树吓了一跳。

而她们已经眨眼间越过了千树，仿佛千树在她们的生活中一下变得无足轻重！

“徐澄！”

“我来啦！”莱拉和泡泡冲过去，高兴的叫喊响彻四周。

千树惊异的看着，她们已经将徐澄紧紧抱住，吵吵闹闹，笑声不断！

只见徐澄轻而易举地张开双臂，一边抱紧莱拉，一边抱紧泡泡，轻而易举地将她们环在自己身边。

“乖呀乖呀。”徐澄安抚两边的少女。

紧接着，千树更是目瞪口呆。

徐澄的目光已经落到了千树身上！

“呱。”徐澄挺起胸膛。

来吧！

两边都已经有一个了，只剩下千树从正面过去了！

不知为何，千树竟感觉自己无法阻挡徐澄的魅力。

或者说，她感觉如果现在不跟她们紧紧抱在一起，自己就会错过某个一生一次的机会！

……虽然极力想要阻止自己这样做，但千树还是受不了了，她想要融入徐澄的怀抱。

毕竟徐澄真的太可爱了！

“呐呐……姐姐大人~我来了——！”千树迈步过去，紧紧将自己的额头贴在徐澄的肩膀上，身体也贴上去。蹭呀蹭……

“呱呱。”徐澄怀抱着莱拉、泡泡还有小千树。三个少女紧贴徐澄，感情深厚。

很酷，一切尽在掌握。

……

一周后，人类文明的第一艘深空综合科研船“先锋号”准备在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基地发射，徐炀、徐澄、泡泡、莱拉、千树还有许多征战魔女、科学官都会一齐出发。

巨大的飞船耸立在他们面前，船体在夜色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徐炀带着女儿们靠近发射平台，科研船的体积比一般的航天火箭还要大许多，高达150米，有50层楼那么高，参天而立，仿佛直入云霄。

“这个庞然大物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家，将我们从熟悉的天空送到比邻星的范围内。”徐炀抬头。

她们转头，只见装货列车隆隆作响，机械运作和气动装置的嘶鸣不绝于耳，大量物资被机器人送进飞船，为即将到来的航行准备好一切货物。

空气中弥漫着油和热金属的刺鼻气味，千树抽了抽鼻子，感觉一股怪味萦绕在她的舌头上，又苦又甜。

莱拉蹦蹦跳跳，几乎无法抑制兴奋；“你能相信这一天终于来了吗？我总算可以用激光眼轰飞外星人了，我们的星球禁止了战争，你不知道我有多无聊！”

“很快就只剩下我们和星星了。”泡泡感动地说。

“呱。”徐澄抬起头，眯眼看着先锋号飞船，轻轻吐出一个音节。不是因为失语症，而是为了耍帅。千树简直爱死了。

千树顺着徐澄的目光，看着闪闪发光的船体，现在它像黎明时的太阳一样安静，但不久它就会腾空而起，冲向星海。

“我们将漫游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千树微笑。

“去弄明白比邻星到底有什么。”徐炀转头，“可能去一年，或者十年，谁也不知道，这场探险将载入史册。”

徐澄用力点头。她要飞到未知的地域，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莱拉面容自信，准备暴打外星人；泡泡沉着冷静，游览宇宙能让她更理解空间的奥秘。只有千树怦怦心跳，忽然紧张起来。

她只要说出口就行了，就说“爸爸，我有点紧张，我不去了。”徐炀就会把千树送回嘉龙坡，让她继续享受美好人生。

徐炀看出千树的忧虑，点点头：“千树……”

千树赶在徐炀说话前开口。

“没事的，爸爸，既然开始了这段旅程，我就要看到它完成。”千树说。

“去给妈妈写封信吧。”徐炀说，“她一定担心伱。”

千树点点头，从容地离开。徐炀感到她的成长超乎想象。

整个宇宙会因先锋号的首航而震撼的，“人类-魔女”这个复合文明，第一次走出家园摇篮。

“我们接下来的每一步，都等于在开辟人类认知的新境界。”莱拉严肃道。

“超乎想象的疯狂冒险。”徐炀微笑，“我是不会错过的。”他知道女儿们比他更有雄心壮志。

今天，打破这个世界的边界。

徐澄、莱拉和泡泡去做各自最后的准备，带上随身物品，为朋友写下留言，或者绝笔信，先锋号开始集结船员。

千树也给叶子写了一封长信。

说到底，千树是徐家与小岛家的长女，真正的血脉继承者。千树在信里诉说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她将加入这场开辟未来的大事业，证明自己有着不输旁人的志气和实力。

法洛莎大人在自己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屠神了，那区区的比邻星-B又算什么？

短则一年，长则十年，母亲大人，您的女儿必将满载而归。

千树留下一个赛博之吻，只要叶子点击，数据芯片就会发出虚拟信号，将千树的柔唇印在母亲的脸颊上，作为最后的告别。

再见了，大地。

我来了，宇宙！

5日后，“先锋号”宇宙飞船正式发射。

千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系好安全带，进入轨道匀速飞行后她们才准在飞船内自由行走，升空加速度的威力仍然令人不适，千树在模拟仓内体验过。

十、九、八——

怎么就倒数了！千树咬紧牙关，绷紧神经。

七、六、五——

千树能感受到整艘船的所有船员们，此刻也定然极度忐忑，他们这可是代表全人类前往另一个星系啊！

四、三、二——

千树心里再腾起绝望，好似勇气无影无踪。妈妈！我要回家！

一！

点火！

升空！

“先锋号”起飞！

巨大的冷核聚变反应引擎在脚下隆隆作响，无穷无尽的动力推动飞船，将船员射向苍穹！

千树的心膨胀得几乎要爆炸了。

她转头，只见蓝天在他们威力无穷的舰船周围分开，随着大气消失，深蓝色逐渐变成黑色。

他们的世界——蓝白相间的球体，在下面展成一片地图，被海水和白云包裹，熟悉的大陆和海洋现在只是色块。

那句话是真的。千树震撼地想。当我们从宇宙看，星球上根本没有疆界，也根本没有分歧。

徐澄已经解开安全带，从船舱另一端飘过来找千树。

“第一次？”徐澄老练地问。

千树坐在位置上瑟瑟发抖，头晕目眩，紧张不安，她知道自己现在恐怕已经离地十万米以上，好恐怖……

徐澄将一只手伸向千树的肩膀，对这种轻薄千树只能无奈接受，她现在确实需要照顾。

“看看我们是多么幸运，能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徐澄说。

千树目不转睛地看着徐澄，透过墨镜她看到徐澄那一双自由而神气的眼眸。

飞船离开重力的束缚，滑入宇宙空间，引擎噪音减少了，这是个微妙的转变，导航系统重新定向，将他们送往尼普顿星，星门就在那里。

徐澄在舱室内飘来飘去，她伸大双臂，仿佛要把无数的太阳抱在怀里。

“想想所有这些世界的盛况——我们是第一批去未知星球冒险的人！”徐澄说。

千树也笑了，虽然心怦怦直跳，但她也期待着……一颗他们很快就会称之为“新家园”的外星球。

书友找我要章推，这是我写以来第一次，感觉很了不起。我们的书友写了一部《美漫，开局漫威丧尸宇宙》，好像还是新书，大伙可以看看。

(本章完)

------------

第九百七十九章 宇宙航行日志

“尊敬的乘员们，‘先锋号’已进入匀速航行阶段，现在已经可以解开安全束带，自由在舱室内移动了。建议各位优先返回自己的居住间，检查是否有私人物品在升空过程中碰撞或损坏。若有任何问题，请联系舰长室。”合成女声在飞船内悠扬回荡，使人听了心情舒畅。

千树不急返回自己的房间，她先拿出自己的智能荧幕，它集成了前时代手机和电脑的一切功能，并已制成全透明的，再无外壳，在手上就是薄如蝉翼的轻盈面板，就像捏着一张纸一样。

还没飞离月球，网路还是畅通的，千树能浏览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先锋号升空的评价。

得益于先进的推送技术，全世界有35亿人同时收看了先锋号的升空全程。

新闻登上首页，在各大媒体皆位于榜首，人们争先恐后地了解这一大事件的详貌，

“人类的先驱：最勇敢的一批人已在今日离开大气层，踏上星海远征。”

“重新定义人类潜力，跨行星系旅行终于实现！”

“先锋号的一小步，整个物种的一大步。”

“打破资源限制，未来一片光明，从今天起开始殖民边缘世界！”

“这是人类精神的胜利！”

人们盛赞这一伟大的举措，他们的赞美都让千树脸红了。

还有人说，徐炀和他的女儿们甘愿冒风险进入宇宙，这一点尤为令人称道。一旦先锋号机毁人亡，整个家族将消失无踪，遗失天外！

千树之前没有感觉，但现在也紧张起来。

法洛莎的回复之律是有范围限制的，如果消失在36万亿公里外，怎么回复得来呢。他们真会就此灭亡！

一想到此行所担的风险，千树便感到毛骨悚然。爸爸也太勇敢了，或者说自己这一批人也都太勇敢了，作为整个世界上第一批开拓宇宙的冒险家，自己真不愧“勇者”的名号！

千树跳下座椅，在舱室内漫游。

此时，徐炀的亲自播报也开始递送，他本人就是舰长。

“敬爱的‘先锋号’乘员们，我们已经踏上了前往比邻星-B的航道！得益于原先旧人文明留下的通用航迹，加上双核聚变反应堆提供的动力，我们将在7天内加速到千分之一光速，并在592个小时，即24天后飞抵6.4亿公里外的朱庇特行星，又称Sol-5行星。在那里，我们利用星门穿越到比邻星-B。请享受这次旅行，但要注意：

贴有绿色光标的区域是安全的，代表该舱室经过特殊处理，使乘员的一切活动都处在生命安全支持系统的保护下。若乘员无意中进入贴有黄色光标或红色光标的区域，请立刻后退到安全范围。

携带有神经植入物的乘员，现在可以注册加入飞行调谐系统，尼斯托导航系统将来自船载天文数据库的数据与实时传感器相结合，允许各位时刻了解飞船读数，并透过同步传感器纵览外部风光。

我们的飞船具有全面的辐射屏蔽、防护罩、点防御和基本隐形系统，虽然我们在太阳系内外几乎不可能遇到敌人，但仍然要保持警惕。即便人工智能会提醒一切异常情况，但人的因素仍然至关重要，每个乘员的判断力、直觉和灵活应对能力都很宝贵。

飞船已经提供了可持续的长期居住用品自给自足计划，以及完善的生命种子库存，还有巨型生态舱室，得益于先进的回收和再生技术，我们能最大程度节约资源，减少损耗，提高本飞船在深空中的自持力。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最可怕的条件下，本船也足够维持‘流浪’状态10万年。

因此，请放心地在飞船上自由活动，期待比邻星-B的风光吧！”

听了徐炀播报，千树总感觉老爹又严肃又幽默。

严肃是因为这艘飞船承载的任务意义重大，幽默是因为他本性无拘无束，即便飞船真在太空中瘫痪了，他也有信心再“苟活”一段时间，直到救援来临。

哎，老爹啊，老爹，真不知道算是超级靠谱还是超级不靠谱。

千树来到观景舱室上，这里已经有许多船员了，他们都好奇地透过观察镜来欣赏星海的美景。

她自己也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将眼睛凑上去，观看漆黑的宇宙。

没有了大气层的阻碍，星星一颗接一颗出现在她的视野中，从太空看，它们变得好清晰。那些熟悉的星座，如今获得了全新的深度和光彩。

太阳本身不大，还渐渐缩小，形成一个明亮的火花，说明它也只是宇宙中无数恒星之一。千树感觉这一切如梦似幻，自己仿佛漂浮在深夜的海洋当中随波逐流，实际上，他们的确是群星的流浪儿。

他们的目的地，Sol-5，朱庇特星，就像一个穿着多条斑斓缎带的木球，棕黄棕黄的，在它周围漂浮着一些黑色的巨大建筑，据说那就是旧人一万年前修筑的星门以及居住站，当初旧人已经殖民了整个太阳系，还有半人马座，天龙座，卢曼星系……

千树一下爱上了看星系，寻找着宇宙中漂亮的恒星，它们在黑暗深空之下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宇宙有2000多亿个恒星系，每个恒星系又有1000亿到1万亿个恒星，千树已经算不清了，她只能知道无限、无限、无限！

无论是对不朽边界的梦想，还是对广阔宇宙的景仰与敬畏，都浸透了千树的心弦。她真感到不可思议，这一切仿若奇迹。

沐浴着奇迹前进。

怀着极大的热情，千树努力习惯在飞船上的生活。

每天，她的私人单间里都会模拟黎明的亮光，机舱的灯光逐渐变亮，与原先在基地的昼夜节律相同，环境被调节为微重力，不至于让人们飘来飘去，但走起路来也非常轻松。

千树会锻炼一会，随后用简餐，太空食品大多数都是盒装，或者以粮食丸子的形式交付，这样能节约时间。它们附着了虚拟信息芯片，一旦在虚拟头盔上读取，就能模拟出丰盛的美味。

值班的时候，千树主要监控先锋号的系统和导航设备，确保在长途航行中获得最佳性能，优化效率，尼斯托导航系统偶尔需要调整与人工验证，解决人工智能编程外的异常情况。

生命支持系统也需要密切关注，从而维持资源与环境的平衡，防止系统故障。

不值班的时候，千树感觉心胸开阔了许多，在这样的虚空当中，她感到无拘无束，她迷上了古典音乐，开始拉小提琴。至少这是会让小岛叶子感动的一件事，她的女儿除了叛逆，偶尔也会尊重高雅文化。

每一天结束时，千树都会准时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她实际上已经成了飞船上的小闹钟，人们一看到千树往回走，就立刻意识到是休息时间了。

千树会躺在自己的床铺上，盖好精美柔软的被子，在15秒内入眠。

她睡的效率比在星球上还要高，因为在这里睡觉简直是一种享受。飞船在星海中宁静航行，沿途发出一系列轻柔的嗡嗡声，简直是助眠的最佳背景乐。她们几个女儿的房间靠得很紧，千树常梦见白色的多变巨塔，她从不靠近。

就这样，日子相对平静地过去了，每个小时都让他们离Sol-5更近。

一个月后，先锋号飞船开始减速，与星门系统尝试对接。

那巨大的“星门”空间站隐约出现在他们面前，是旧人留下的科技造物，一个漂浮在Sol-5行星轨道上的天体，好似一个侧倾的黑色皇冠。

千树身体前倾，从观景室的侧影舷窗往外看，它的尺寸恐怕有上千公里宽，完全是个星际巨构建筑。

莱拉在千树旁边吹了声口哨：“哟！看看那东西有多大，这个‘星门’最好名副其实，带我们穿过太阳系。”

“学习，学习。”泡泡踮着脚理解。

“这些壮举背后的技术仍不为我们所知。”千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真不知道它是否可靠。”

徐澄两手插兜，双眼在墨镜背后凝视星门本身，它太壮观了。她的扫描目镜对其一无所知，完全超出数据库的收录范围。

“如果星门出一点岔子，我们是不是会卡在中间，飞船会嘎嘣断裂？”莱拉思绪万千。

“别说那么可怕的事情。”千树吓了一跳。

是啊！如果星门不能运作，或是出了事故怎么办？

“幸运眷顾勇敢的人。”徐澄对千树比了一个大拇指。

“哼……”千树偏过目光，神情中混杂着期待与恐惧，对接下来要发生的奇迹毫无心理准备。

星门本身至少有一万多年没运作过了，但那些金属结构仍然完好无损，它本身似乎就是不可破坏的，在Sol-5的轨道上，还有一些真正被遗忘的居住站和环轨基地，那些才是废墟。

千树不敢想象那些居住站人民这一万年来的遭遇，没有任何信号传出，他们早已灭亡。

但令千树惴惴不安的是，他们与旧人母文明的联系是何时中断的？而一旦发现自己再也没法从Sol-5回到母星，居住站上那几十万旧人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星际弃儿一般，它们怎么分配最后的有限资源，怎么尝试自救，怎么努力避免内乱？在宇宙冷酷的注视下，它们又没有瑟瑟发抖？

光这些事都够写成几大本厚厚的著作，拍出十几部电影。

可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在千树面前的就只有若干座巨大的星轨人造天体残骸，完全破败，与旁边那座依旧宏伟、持续万年的星门形成鲜明对比。

旧人的飞船肯定一次又一次沿着航迹抵达这里了，但对小小的人类-魔女文明来说还是头一次，千树深呼吸，她们来到了没人来过的地方。但愿徐澄说得是对的——幸运眷顾勇敢的人。

徐炀来到观景舱室提人：“我们该走了。”

“走？去哪？”千树转头。

“看看这座星门，有没有感觉少了什么？”徐炀指着那巨大的黑色圆环。

“如果这扇门要生成一个虫洞，把我们‘迁跃’到比邻星-B，那它至少不该嗡嗡作响吗？”莱拉问。

“也许是它的工作机制超出了我们目前的理解。”泡泡冷静的说。

徐澄保持沉默，转头凝视星门。这个巨大的星际构造体在Sol-5的棕黄光芒照耀下微微发亮，犹如一个沉睡的钢铁巨兽。在那冷漠的金属背后，它阴暗的心灵里藏着什么样的奇迹，或是厄运？

“我要启动它，徐澄，帮我开飞船。”徐炀道。

“呱？”徐澄猛转过头。

“爸爸，你怎么启动？”千树吓了一跳。

“我不知道，我得试试。”徐炀说。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章 超越极限光线

“你不知道？那如果我们失败的话，这艘船该怎么办！”千树忙说。

“那就原路开回去啊。”徐炀说。

“啊啊——！”千树感到紧张。

“放心吧，99%的情况下都能行，因为它之前也是靠太阳光来供能的。”徐炀动身。

“太阳？”千树摸不着头脑，但看徐澄过去，她也跟过去，莱拉和泡泡更不能错过机会，赶紧一道出发。

徐澄驾驶一艘小型穿梭机从先锋号上离开，先锋号本身正在逐渐减速，但她们从外部可以看到，先锋号是笔直向前，在12个小时后就将一头穿过星门，如果那时星门里还空空荡荡，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看，这就是我们通往深空的门户。”徐炀手指星门，“原先我们可能要通过世代飞船的方法来前往其他星星，但现在只需要从星门中央进入就可以了。”

“那怎么打开呢？”千树着急地问。

“我们去那里。”徐炀又指星门建筑顶部的工程核心，“那是星门的总控制室和供能中心。”

徐澄将飞船开过去，千树怀着恐惧的心灵看着尺寸可怕的星门在她们下方划过，而飞船逐渐靠近冰冷漆黑的星门工程站，并与它的停泊港所接驳。

这艘穿梭机经过特制，能与旧人工程相对接，它的侧门严丝合缝地咬合在工程中心的停泊入口处，当穿梭机侧门开启，没有一丝空气能够逃逸。

“我们进去。”徐炀换好防护服，带着枪进入星门工程中心。

尸体。

数量最多的是旧人的尸体，它们的身躯远比人类要大一些，故而显得格外醒目。

这些尸体都已经随岁月变成了冷冻的骸骨，微生物和病菌在它们的尸骸上很是快乐地繁衍了几十年，直到自己也在万年光阴的洗礼下灭绝。

千树打了个寒战，意识到自己的想象全都是真的，这些被遗落在深空中的旧人们在绝望中都发了疯，互相砍杀，完全崩溃。

它们的母星，母文明也衰落了，无法施以援手。旧人的产房里还是不停地生出魔女，一个又一个，无数不能生育的魔女害得整族灭种。幸存的旧人躲到了巨塔里面，退化得跟穴居人无异，视力下降，皮肤白化，疯疯癫癫，从曾经驰骋星海的民族，变成了如今巨塔底下的人柱力。

他们穿过高耸的通道，每个房间都不像为人的体型准备，令他们觉得自己格外渺小。

主控室空无一人，绝望的旧人星际工程师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无人使用的星门，用各自的狂欢方式了此残生，留下一片复杂的数据系统。

徐炀仔细破解着星门控制站，千树欣喜地看见周围的自动门先后开启，灯光陆续打亮，说明爸爸真的开始掌控这座星门了。

“这么广阔的建筑，只是为了打开一扇星门？”莱拉惊异地看着这座工程中心，它本身也有四分之一的星门那么辽阔，控制着它的各项运作。

泡泡用欣赏的眼光看着数据平台上的参数，旧人图纸给了她很多启发，其复杂的设计唤醒了直观的理解。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秒内穿过4光年，三十六万亿公里，太了不起了！”莱拉振奋得很。

要去比邻星-B了！马上要去了！新家园突然变得这么近，足以让千树的心怦怦直跳。

“爸，什么时候好？”千树忐忑地问。

“嗯……好像有点麻烦。”徐炀黑入了基地80%的功能。

他进入星门的工程核心，审视星际时空装置的每个陌生部件，在它的中心隐约可见隧道发生器，这是用来开启空间之门的关键引擎——然而它需要的能量极大。

“这种规模的星门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而设计的，我们还没办法采集那么多。”徐炀思考。

“阳光？”徐澄问。

“是的，旧人以前有个戴森环，就是包裹着太阳用来汲取能量的巨构建筑，它本来可以用来给星门供能。如果没有戴森环或类似的强力供电，星门就有超负荷运转的危险。”徐炀道。

“那我们又没有，岂不是开启不了星门了！”千树一惊，她好想跟先锋号挥手，快回头！这里不是门！

“修个戴森环又要多久了？”徐澄问。

“一代人吧。”徐炀说。

“那我们现在回去跟大伙说不好意思，星门开不了，我们只能再等一代人？！”莱拉感到不可思议。

“爸，想想办法！”千树哀求。

“……”徐炀若有所思地凝视隧道发生器系统，旧人建筑师具有远见卓识，它们对宇宙能量的掌握水平非常高超，这个构造远远超出了人类目前的理解。

“我们不会要离开星门回去吧，我不要，那羞死人啦。”莱拉又说。

回去？千树害怕了。难道星门就永远只是个外星景象的纪念碑，而他们得回去跟大伙宣告：至少对这一代人来说，他们还没法离开家园！

徐炀以敏锐、评估的眼光凝视着星门站点。

他的女儿们，徐澄、泡泡、莱拉、千树互相拥抱，挤来挤去，夹在好奇和恐惧之间，看爸爸能不能带来奇迹。

终于，徐炀点了点头。

“修一个太阳能阵列，现在修。”徐炀说。

“什么？”

“可是先锋号还有12个小时就要进来了！”

“来得及吗？要不要让先锋号先停下？”千树道。

徐炀检查星门的坚固程度，以及电池的完好状况，思考计划的可行性。

如果有真正强烈的阳光，不需要很久，只要十几秒，在这种尺寸的星门上，每秒都会有几亿亿焦耳的光能……

“不用浪费燃料，就这样，我们来得及。”徐炀转头道，“我们需要足够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管道来利用太阳能，并将其能量直接引导到隧道发生器，这样星门大概能开启一年时间，我们在一年时间里再完成对比邻星-B的工作，然后回归。”

他们立即开始工作。

徐炀直接在星门工程中心发号施令，千树往外看，发现一块又一块超巨大的太阳能板忽然一个个有节奏地出现在星门边缘，就像向日葵一样，形成它的叶片。

“怎么忽然冒出来太阳能板了？”千树震撼，但几秒后她就醒悟过来，是101，她瞬移几下，就把工程材料送到既定位置了！

巨大的太阳能电池阵列在徐炀的指导和魔女的支援下成型，无数小型穿梭机离开先锋号，前去辅助运输和加固工程材料。

众志成城，在人们竭尽全力加速修筑下，巨大的太阳能板叶片在星门周围伸展开来，形成一环壮丽的轮廓，捕捉太阳投射到虚空中的巨大能量。

十个小时后，星门的太阳能阵列修建完毕。

“还有2小时先锋号就要来了，爸爸！可是这么点阳光怎么够呢？”千树抬头。

“是的，按这个充能速率，大概两年才能充好。”徐炀说。

“那怎么来得及！”

“白修啦！”

“再等两年！”她们此起彼伏地喊。

徐炀拍拍她们，虽然长高了，但还是女儿们。

“炎多走后，我继承了力量，是随着我带来希望和援护，就能获得恒星庇佑与支持的祝福。我扪心自问，到现在做的够多了吗？现在就是测试的时候了，如果太阳认可了我，它就会听从我的号令。”徐炀抬起手，朝向7亿公里外的太阳。

他眼神专注，握紧拳头，再松开。

“来点亮星门吧！”他沉声道。

尽管它还很遥远，但徐炀现在召唤了太阳之力，唤起光芒！

他闭上眼睛，感觉着微妙的体验。

在无光的宇宙中，太阳在他无声的召唤中苏醒，像回应古老盟约一样，精准地送来光芒。

来了！

徐炀转头，迅速带女儿们上船。

“爸爸！太阳没反应！”千树喊。

“太远了，四十分钟后太阳光才会照到这里！”徐炀带她们跑路。

返回先锋号上，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行不行啊！”

“马上要到时间啦！”

“我们要撞上星门了！”

徐炀和他的四个女儿们坐在观景室上，能做的都做了，太阳能阵列也不惜人力物力盖好了，就看闪耀的太阳光能否如期而至了。

他们凝视着星空，虽然困惑，但相信徐炀的视野跨越无限，能够带来奇迹。他们站在先锋号飞船内，全心全意地等待太阳之火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延长，希望逐渐缩小，直到最后——

“看！”徐炀怀里的徐澄忽然坐起。

“那是什么——”

“金光闪闪！”

“好像一辆……金色的泥头车撞过来了！”

徐炀的血液都沸腾了！他猛站起来，把徐澄举到高处。

徐澄两脚在空中踢，她已经长高了还是要被爸爸举高高。

光线！

太阳光束横跨七亿公里而来！

它轰然穿过星门，照耀在太阳能阵列上，仿佛整个星门熊熊燃烧。人们震撼地睁大了眼睛，看着这座外星圆环醒来，看到金色的黎明昭然升起。

星门被点亮了！

明亮的阳炎如长矛一般刺穿黑暗，宽达数千公里的阳光射线猛照在星门上，落在它那向日葵花瓣般的太阳阵列上。

整个星门……充能完毕了！

纵使有先锋号舱壁与防光玻璃的保护，徐炀的眼睛还是被映亮，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太阳的火焰贯穿了半个星系，就像一缕射流轰然穿过。

光芒忽然消失，在这令人窒息的一瞬间，一切似乎都处在刀刃上，得到充分能源供应后，隧道发生器急速运作，巨大的宇宙力量再次发出响声。

星门……

开启！

闪耀的裂缝从整个星门中央显现！连接着比邻星-B的彼岸！

徐炀站起来，紧盯着眼前，心怦怦跳。整个先锋号飞船刹那间变成欢乐的海洋，尖叫和呼喊此起彼伏，泪水和笑声交织在一起。除了感动，便是震撼！

“太好啦！”

“爸爸太棒了！”她们围绕着徐炀大喊，仿佛还是孩子，或者说在爸爸面前无论如何都是孩子。千树都热泪盈眶了。

徐炀微笑，感觉紧张感从他的身体里消失。此刻，星门裂隙就在他们面前流动！他连接星门工程中心，确保坐标正确，同时发现它承受过旧人文明更大程度的供能，内部尺寸巨大的电池组仍然完好，现在只是获得了大概能开启14个月的能源。

向前航行。

冲出边界！

在阳光的照耀下，先锋号高歌猛进，直线靠近星门。

传送门隐约可见，虚无的光辉在它中央闪耀，令人眼花缭乱。

船员们回到安全区域，做好准备，睁大眼睛，全神贯注，不想错过穿过冲动的微妙感受，迎接广阔的未知和陌生的未来。来吧……来吧……来吧……

——星门！

仿佛打了个哈欠，光芒一闪，星门吞噬了整艘先锋号。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一章 踏上新的星球

穿过星门！

只须臾间，许多人甚至都没有明显感觉，他们便已来到比邻星。整艘先锋号的船员们都震撼了。

“计划圆满成功，敬爱的乘员们，我们已经抵达半人马座比邻星，这颗娇小的红矮星就在我们窗外。在这里，我们可以与故乡人民共览同一片星海，尽管彼此之间已相隔4.5光年。”徐炀以心满意足的语气说。

“太好了！”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我们离开泰拉了！”

“不愧是我……！”

“大家的努力都没白费！”

“终于成功了！”先锋号的乘员们激动万分，许多人喜极而泣。

胜利抵达目标，先锋号骄傲地在深空当中缓缓巡航，离开比邻星轨道上的星门。

无论如何，他们都已完成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功勋。

在它身后，星门中的空间裂隙仍是震动不休，并最终黯淡消失。

徐炀心知肚明，这座星门也需要抽取比邻星系的光能才能激活，送他们回家。不过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会好办许多。

徐炀检查飞船状况，调整入轨状况，同时立刻着手扫描半人马座星系，检查比邻星-B之外是否还有技术信号的残痕。

“幸好，对方还没在太空部署任何卫星和武器，也没有劫持星门。”徐炀松了一口气。

不得不说，如果那些劫匪将星门堵住，先锋号一进来就要面对非常恶劣的太空战。

但现在没有，一切风平浪静，说明“劫匪”们可能还只驻留在比邻星-B上，其技术与资源都相当有限，不足以控制太空。

他不急于继续部署命令，这个时间是留给大家们激动的。

“比邻星和太阳比起来真是红得多呢。”千树仔细观察，只见比邻星本身散发着猩红光芒，色泽比太阳要暗淡许多。

而在另一侧，就是比邻星-B，一颗有大气层的行星，它的外表是土锈色的，像个生锈的铁球，完全不像故乡那样蔚蓝与翠绿交织。

“这就是我们要殖民的太空新家园？看起来脏兮兮的。”莱拉将脸贴在舷窗上，此时的先锋号正侧对着它，比邻星的外貌一览无余。

人们屏息静气，默默凝视比邻星-B，幻想人类未来对它进行的开发计划。

新的家园，新的城市，新的资源，新的旅游景点，新的生态系统……这样一颗完整的类地行星，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宝贵了！

他们简直就像站在金矿门口一样！

“……的确，只要找对方向，空间桥梁可以连接非常遥远的两个端点……”泡泡自言自语，在星门穿越的过程中，她格外清醒。

徐澄凝视陌生的行星，人们将像大航海时代的开拓者一样重新丈量土地，了解一切秘密。

光是他们的故乡都有无数壮丽风景，而比邻星-B上又会有什么异域景观呢？

“现在，梦想触手可及了。”徐澄低声宣布，就像她父亲那样气派。

徐炀也点点头。

终于！他在心底表现激动，手也不禁攥紧。这趟远征说实话很是冒险，还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意外发生，一切都按计划稳妥进行。

“那么，接下来就是对比邻星-B进行考察，并找到当年那些被传送到这的人了。他们似乎一传送到这，就被某些星际绑匪给劫持了。但那些‘绑匪’，却没有在星际部署任何武器平台，这倒是很诡异，好像他们本身不具备星际旅行的能力。”徐炀沉吟。

“就是五年前，新泰西洲战役里，那些完成‘转移’的富人？他们连身体都传送过来了，只留下片片空筒。”莱拉惊奇。

当年她用激光眼轰开防爆门，眼前只有十万个沉寂的休眠仓，人们已逃之夭夭。

由于神战规模太大，整个基地本身也很快塌陷，也顾不上第一时间追踪。

这10万新泰西洲社会精英的下落，便一直成为人们的心结。没想到竟是金蝉脱壳，传送到了比邻星-B！

“我们用回复之律找回了部分计划档案，他们在这颗星球上也部署了对应的接收设施，但因为规模很小，只能做到单向传送，新泰西洲人们确实是把自己送到了这。不管如何，只有实地考察才能明白里面是个什么光景。”徐炀道。

“好啊，我也想看看这帮‘人类精英’在这莽荒星球上会有什么表现。”莱拉猛点头。

“第一批去探索神秘的比邻星吗？会不会很危险？而且那里还有未知的敌对势力吧。”千树好奇。

“是的，所以我得找最好的飞行员。”徐炀转身。

他看到徐澄已经站到了他面前。

“呱！”徐澄两脚一并，右手举至额前，向徐炀敬礼！

“你想去？”徐炀感觉不妙，“我们对那里的情况还一无所知啊，说不定有防空火力，到时候把你轰下来怎么办？”

“是啊！”

“不要去！”

“太危险了！”千树很担心徐澄的安危。

徐澄转过头，对她们从容地点点头。

在她胸前，一排排飞行员勋章在比邻星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我有我该做的事。”徐澄说。

她们都被迷死了。

于是计划制定。徐澄将亲自出马，揭开比邻星-B的神秘面纱，并从神秘盗匪手中找到那些新泰西洲人。

先锋号的工作人员们检修徐澄的座驾神晖号，对其加以调试。

穿梭机的武器和防御装备都已得到全面优化升级，甚至有个能够让它完全隐身的光线偏折护盾。

“要小心啊！”

“顶住压力！”

“就像在我们家乡飞行一样轻松！”

“我们都帮你修好了，放心起飞吧！”机库的人们看到徐澄过来，都热情地呼喊和鼓掌。

徐澄当年在新泰西洲战役中递送物资，撤离伤员，拯救了许多人。

此时，徐澄对他们逐一敬礼，人们的关怀也让她有种被支持的感觉。

她登入舱门，在自己熟悉的驾驶位上坐下。

“我来咯！”织星娘从驾驶台内飘出，在光影立场系统的支持下成形。

倘若AI成像技术失传，未来的人们会把织星娘当成神晖号的灵魂。

“一如既往。”徐澄开始给神晖号的动力引擎预热，检查控制系统。

透过窗户，她看到外面的地勤人员已经开始清理跑道，净空环境，允许神晖号离开飞船，前往宇宙。

“你太勇敢啦，人们会说你是第一个进入比邻星-B的飞行员。”织星娘感动地说。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我会找到那些人，然后把他们一个个抓回家去，家里发金条了。”徐澄说。

“出发！”织星娘协助调谐神晖号。

徐澄拉下操纵杆，引导飞船上升并从滑行道离开，飞出先锋号。

她已做好独自坠入未知世界的准备。

“哇，我们已经进入宇宙空间了！”织星娘雀跃地喊着。

“这里没有风动辅助，我们得尽快降入大气层。我们垂直降落，装作一颗陨石，就算敌人有检测装置，我们也能做好伪装。”徐澄让神晖号钻入大气层，它高速下降，好似火流星。

“是！”织星娘敬佩徐澄的细心。是的，如果直接飞下去，很容易被扫描出来，但如果装成一块坠海的陨石，敌人就不会过多注意。

神晖号拖着焰尾，滑入铁锈色的大气层，朝比邻星-B的海域冲去。

它表面只有一半的面积覆盖着海洋，气候并不湿润，更像某个莽荒的干漠行星。

神晖号与大气摩擦剧烈发光，远远看去确实与流星别无二致，它直冲洋面，而就在即将撞到大海的时候，徐澄立刻让神晖号抬头变向，免得真一头扎进水中！

拉起！

紧接着，它启动隐形装置，像披上一整件隐身斗篷，穿梭机表面也使用了隐形颜料，能够避免电磁波探测装置。

平稳进入比邻星-B。

徐澄深呼吸。

她的手指紧抓操纵杆，它们就像她的武器。

她从前没想过自己会成为飞行员，但飞行员很适合她，不用和人过多交流，而且可以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别人，好似童年永不结束。

对了，还有牛奶。

织星娘用电磁力把牛奶送过来，徐澄喝了一口，继续工作。

“怎么样，就位了吗？”徐炀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

“当然。”徐澄做好了克服万难的心理准备。一个人有自己的技能，并且有份可以发挥所长的工作，这就是人最好的状态。

“在下面小心点，等你回来。”徐炀道。

“呱呱。”徐澄自信地说。

调查行动，开始！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二章 这地方真的很绿

神晖号掠过大陆，开始扫描和检索下方的情景。

结果出乎意料，徐澄以为会发现类似于小型营地或者绑匪营寨之类的设施，结果扫描出的却是一片又一片大面积蔓延的定居点。

当看到它们的形状时，徐澄的眉毛皱得更紧。

只见大片大片的工厂，其烟囱冒出浓密黑烟，无数破落的棚户和铁皮建筑群聚在这些工厂周围，对比格外夸张。

“看到那下面动来动去的家伙了吗？那是啥呀？”徐澄望着地上的绿点点，它们跑来跑去，似乎就是这个星球上的住民。

“正在拍摄……好了！”织星娘用高分辨率摄像头拍下了地面上那些蠢动的小怪物，并将其照片传输到徐澄的面板上。

徐澄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

只见照片上显现出一些笨重的绿皮野蛮生物，它们近乎人形，但外观粗犷，肌肉虬结，下巴巨大，牙齿锋利，两眼血红，身上七七八八地裹着皮革和钢铁，审美粗陋得可怕，手里则攥着尺寸很大的粗制砍刀，以及枪管超大的枪械。

什么鬼？绿皮蛮子？徐澄吓了一跳，她把信息发回母船。

“徐澄？你拍到了什么？”徐炀发讯。

“这个星球好像被一些绿皮蛮子占领啦！”徐澄紧张地说。

“绿皮？多搜集一下相关资料，它看来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异星智慧种族了。它们发现你了吗？”徐炀很惊奇。

“没有。它们有很大的铸造厂和工厂，对，它们有自己的火炮和装甲车，但它们的技术好像有些夸张……”徐澄观察着。

许多载具和大型机械都带着灯塔核心的风格，又有绿皮族自己独特的艺术加工，仿佛它们已将灯塔核心的科学技术吃干抹净，然后又重新发明了一样。

“它们发现你了吗？”徐炀有些警惕。

“没有，我一直让神晖号保持隐身，盘旋在高空。”徐澄结束通信。

一个绿皮蛮子到处滋长的星球？徐澄感觉荒唐得很。

她能想象得到，父亲此时必然在母舰上皱着眉头思考，分析这么个古怪情景。

“小心行事，观察它们的防御和数量，不要起冲突，一旦收集到足够的情报，我们就制定作战计划。注意安全。”徐炀嘱咐。

“没问题。我要关掉通信器了，不知道它们会不会拦截我们的信息。爸爸，一旦安全了我立刻联系你。”徐澄切断通讯。

她降低神晖号的高度，以获得更好的视野。

绿皮蛮子严重污染了星球地表的许多区域，在矿产和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大造大建，交织成奇妙又陌生的文明景观。

到处都是不堪一击的破烂棚屋，还有插着旗帜，战利品、牙齿集合猎物头骨堆成小山，仿佛像原始聚落。但每个部落又有尺寸巨大的铸造厂，甚至还有武器厂、车库、停机坪和战车工厂，供绿皮源源不断生产自己的特大装备。

绿皮蛮子看起来又脏又乱，没有文化，但它们好像很会打仗呢。徐澄心想。

她扫描到每个营地周围都部署了地雷阵，巨大的战争机器安置在最能发挥火力的区域。

一些驯化的大型战兽在畜牧场里啃噬蘑菇和一些没有腿的动物，许多蝙蝠状生物在瞭望塔周围飞来飞去。

绿皮蛮子的世界！一切似乎都处在既疯狂又杂乱无章的状态。

徐澄摇摇头，将注意集中于手头的任务。

她的传感器扫描周围的矿井和要塞，有条不紊地绘制其曲折的路线和防御工事。

这些绿皮蛮子暴力又粗鲁，徐澄看到它们在下方好像无休无止地打架，不止各个聚落之间正在起冲突，甚至单个聚落内部的绿皮蛮子们也不停打来打去。

还有些较小的绿皮蛮子，似乎是绿皮亚种，它们个子瘦弱，只能在营地里干杂货，出没在绿皮蛮子不乐意去的垃圾场和粪坑区域。

有些绿皮蛮子上完厕所就抓这些瘦绿皮来擦屁股，徐澄看了好笑，就给这些小绿皮起名“屁精”。

比邻星-B上，不同绿皮蛮子们不停打来打去，仿佛处在大混草之中。

徐澄观察到有些特别巨大的绿皮蛮子，驾驶着超级巨大的机甲，挥舞着可怕的动力爪和多管大枪，到处轰来轰去，像这样的超级老大身后跟着漫山遍野的小子，特别暴力。

如果我们不管比邻星-B，再过几年，恐怕这个星星就要被绿皮蛮子淹没，然后从中涌现出格外大、格外绿的绿皮首领，带领大家修建飞船冲向宇宙！徐澄朦朦胧胧地想着。

还好大家来得及时呀！

徐澄在当地最大的一个部落里看到了规模巨大的矿坑，就是在那，织星娘扫描到许多人类的生物信号。

新泰西洲灯塔核心的人！

找到了！

只见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们，浑身脏兮兮的，毫无尊严地在绿皮蛮子手下干活！

他们基本都没有衣服，浑身上下一道疤一道坑的，看起来可怜得很。

这些人类的地位跟屁精差不多，徐澄望向绿皮蛮子茅坑的方向，果然，有绿皮蛮子上完厕所后，随手抓过一个人类，用他来擦屁股，用力抹两下然后扔到一旁。那个人欲哭无泪，绝望至极。

没有比这更惨的工作了。徐澄心说。

徐澄将这些人的面孔和神晖号的数据库比对，很快就定位到了过去灯塔核心公司里的许多名字。

结果让徐澄大吃一惊，他们曾经都是指挥数千人、身价千万上亿的高管，还有很多精英科学家、工程师、律师、医生和明星，如今只能在泥土里摸索，争夺残羹剩饭。

一些混得好的人类，拿着鞭子对自己的同胞猛挥。

比邻星-b的日落很快，当恒星光线薄弱的时候，他们就抽打其他同胞人类，把他们赶进拥挤的小屋里面，逼迫矿工们挤在一起，活像一群群动物。

谁让你们欺负动物呢？徐澄想着。她看过新泰西洲的现代集约化农场，那时候动物们也被约束在自己的位置上，从出生开始就一动不动，只能站着，头上挂着固定器，卡住脖子，身子也被锁住，一辈子保持一个姿势，吃东西，产仔，然后小宝宝也被拖走，送到下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度过一生。

现在这些新泰西洲人，至少有上万人，也毫无尊严地被塞进棚屋里，跟一团团蛆一样。

恐怕他们刚传送来就被绿皮蛮子们当做劳动力大礼包了！徐澄能想象那情景。

面对尼斯托公司带来的灭顶危机，新泰西洲人齐齐登船，利用旧人科技，启动方舟计划，完全迁跃到比邻星-B。

本想在这里享受悠闲生活，开辟能和人联分庭抗礼的第二文明，结果被一群绿皮蛮子截胡了！

太惨啦！允许徐澄偷偷笑几声。

徐澄继续收集资料、调查情况，然后再将飞船开到这个巨型部落的另一边。

绿皮蛮子修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沙盒竞技场。

徐澄从高空俯瞰，在镶嵌着头骨的王座上，坐着一个跟小山一样庞大的绿皮蛮子重装霸主！

霸主的獠牙大得从嘴里一根根冒出来，起码有3米多高，久经沙场，王座旁边放着一根比它本人还高的黄铜巨斧，另一边放着一把超大的动力爪，这些大块头好像不乐意在远处放黑枪，在干架的时候更宁愿亲自把敌人砸个粉碎。

而在竞技场上，一个枯瘦的金发男和一个胖乎乎的白人面对面了。

其他绿皮蛮子都大呼小叫着，催促他们朝彼此靠近。

“俺要你们说说你们过去是干啥滴，谁说得多俺就知道谁力量大大。”绿皮霸主发出含糊的嘟哝声。

在这头绿皮蛮子霸主的注视下，他们瑟瑟发抖，结结巴巴地背诵他们过去的名字和职位。

“我、我是灯塔核心的产品部门经理，我叫约翰·马尔科，我、我有公司1%的股份，是代代相传的，我——我有46座别墅，我、我喜欢海外的产业，我喜欢去别的地方旅行，每到一个地方我就跟那里的女人说我的出身和职位，然后她们就愿意跟我过夜，我有很多豪车，老大，豪车……”瘦弱的金发男结结巴巴的说。

他声音沙哑，显然在被送上竞技场之前，他已经累得够呛。

绿皮蛮子们对这个可怜虫大声咆哮，小屁精们也上蹿下跳，发出大笑。

这个生物曾经腰缠万贯，如今却是绿皮蛮子的玩具！

他每次作出畏缩动作，或声音结巴，绿皮蛮子们就得意不已，还有一个屁精在后面用磨钝的长矛不停戳他。

另一个胖男则在哭泣，他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似乎在他的记忆里努力翻阅自己的简历，但一无所获。

他身上到处都是伤口，脂肪上蒙着一层血痂，不知名的虫子在上面吸收养分。

他漂亮的正装已经烂透了，只剩下一条袖子，现充遮羞布用。他的科技植入物已经被绿皮蛮子技术小子们从肉里撬出来，供它们学习和模仿。

严重创伤和致残显然让这个胖男失去了记忆，他绝望地看着瘦男，只是痛苦地摆手。

绿皮蛮子霸主俯视着颤抖的人类，它一挥手，那个屁精就继续用长矛戳瘦男

“嗷嗷嗷！”霸主大叫，“要俺说，你们这些玩意没劲也没骨头，你们从来没打猎过也没战斗过，只是等小子喂你们，然后自顾自地长胖了！你们死的时候没有小子会给你们擦屁股！”

它吐了一口唾沫，好似这些人的软弱正在四周蔓延出一股股恶臭。

“俺听了你们好多人的陈述，你们有地盘，可是没个头也没力气；你们有亮闪闪的金子，却没有心。”它露出一口黄色的长牙。

“嗷嗷！”

“人类弱，绿皮蛮子强！”

“杀了他们！”周围的绿皮蛮子们大吼大叫。

“你们的指头上只有食物，没有血！而俺们会抢夺，会战斗，俺们杀戮，俺们生存！”绿皮蛮子霸主用拳头重重捶打自己的胸膛，每一击都爆发出轰鸣声，在竞技场上回荡，“白皮小子有东西，但没有精神，只是坐着叫唤，等别人送菜，直到自己死的时候，骨头还是软的！我听了你们的故事，你们里面没有一个战士，俺要锻炼你们，现在开始对打！”

白人瘦子和胖子都被绿皮蛮子霸主的魄力给吓倒了。

在其他绿皮蛮子的鼓噪下，他们勉强朝对方走去，挥出软弱无力的拳头，每次攻击都让绿皮蛮子们发出倒彩，屁精朝他们投掷大便。

“太哈人了。”织星娘说。

徐澄不能更同意，赶紧驾驶飞船跑了。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三章 两个部落干仗

徐澄回来后，停泊在轨道上的先锋号已严阵以待。

她察觉到气氛相当严肃，乘员们各就各位，态度紧绷。

因为知道星球上有敌人，徐炀已经发布了紧急命令。

3600名乘员无不枕戈待旦，等着胜利完成任务，将捷报带回母星人民。

徐澄走进飞船枢纽的战略指挥室，一张大型合金方桌上漂浮着全息地图，点缀有绿皮定居点、城市、矿井和特殊地形的标记。

“得益于你的侦查工作，我们已经大概了解比邻星-B地表的状况。”徐炀道。

“呱！”徐澄向徐炀敬礼。

这种场合下，她也把自己当成一名尽忠职守的战士，而非爸爸的女儿。

徐澄看到其他征战魔女也在，带队的是101，她戴上了冷冰冰的黑色面具，食楼丸背在身后，英姿飒爽。

其他秘选忍者、精英军团士兵也在场，等待指令下达。

“这颗星球上，根据粗略估计，大致盘踞着超过1000多万头绿皮，分别集中在15个大型聚居点内，其中有个格外强大的，从图腾上看，暂定名为‘血斧’氏族，也是它们绑架了灯塔核心传送来的居民，并对我们作出勒索。目前遍布星球表面的绿皮科技，很可能也是血斧氏族散播出去的。我们需要进行一次迅猛的打击，聚拢被绑架的人类，同时瓦解绿皮的反击报复能力。”徐炀道。

“1000万头绿皮？”徐澄吓了一跳，她管中窥豹，还以为绿皮最多几十万头。

“是的，它们的生长繁殖能力似乎很强，而且生产力正在爆炸发展当中，恐怕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翻了好几倍人口。这样的威胁如果不除，再过一代人，它们就会多得足以淹没星系。”徐炀沉思。

“那时候我们就要用旋风鱼雷把这个星球炸掉了。”莱拉耸耸肩。

“还好现在事情没糟糕到那地步。不过我们先锋号主要执行综合任务，不是单纯的军事舰船，带的兵员和机器人都不够多，面对这一千万头绿皮还是有点麻烦。”徐炀道。

“它们人数众多，但组织混乱，而且彼此关系恶劣，营地间缺乏协调。”莱拉从目前的报告中提炼出有用的战术线索，她本身精通军事，能够独当一面。

“你打算用怎样的战术？”徐炀不禁问。

莱拉察觉到指挥室内，士兵和军官们的目光都聚焦到她身上。

她勾起嘴角，大出风头的时候到了。

伟大的莱拉·玛杜莎，战场的红鹰，法洛莎之矛，将用无可挑剔的战术把绿皮全都打退。

“我们在数量上占据劣势，但我们的战舰非常强大，足以占有制空权，我们可以以轨道轰炸的形式摧毁它们的主要铸造厂，把它们炸回石器时代。”莱拉的双眼炯炯有神。

“还有呢？”徐炀追问。

“这些绿皮简直像疯狗出笼，虽然有很奇怪的拓荒能力和装甲技术，但通讯设备、编程系统都简陋得可笑，我们本质上是在对付一群史前原始人，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派出隐身纳米装甲军团，摧毁它们的哨戒塔和通信系统，对其中枢发动斩首打击，趁它们一片混乱，再带走那些白人。明天天一亮就结束这一切。”莱拉迅速的说。

“很好，交给你指挥，莱拉·玛杜莎上尉。”徐炀让莱拉统兵，他观察地图，“我们的部队寡不敌众，但敌人越多，有意思的地方也就越多。绿皮们粗野又无组织，分类成如此多彼此交战的部落……”

地图上，徐炀于血斧氏族和相邻绿皮要塞之间划出一道醒目的标志线。

“……血斧氏族旁边的这个部落规模也很大，双方有泾渭分明的界线，边境上插着彼此勇士的头骨，显然处于敌对状态。如果能挑起它们之间的冲突，事先让绿皮们互相殴斗、耗尽鲜血，我们的事情就简单许多了，同样的办法也可以复制到星球上其他绿皮之间。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尚未现身，它们对我们的存在一无所知。”徐炀娓娓道来。

“真狡猾！”莱拉眼前一亮，“不过这很有效，在我们派人上去流血之前，先让绿皮自己打出脑浆。”

“但也要找准时机，绿皮们似乎越打越来劲，也不能放纵它们打得热血沸腾、士气旺盛。我们双管齐下，先挑起它们的冲突，然后再伺机突入血斧氏族内部，发动空降强袭作战。”徐炀点头。

“怎么才能引发它们之间的斗争呢？”徐澄问。

“当初绿皮们发来的消息是勒索，要我们出一大笔钱来赎回这些白皮人，其实，我们真带来了金子，但愿它们会喜欢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反正在我们的星球上，黄金已不再值钱。如果它们不喜欢金子，我们再放点添头上去。”徐炀微微一笑。

……

……

次日，血斧氏族的人们就收到消息，说人类虾米们发来赎金，准备交换白皮们！血斧霸主自是高兴得不得了。

技工小子们将通信器上的内容编译出来，献给血斧霸主。

“老大！他们要付赎金救出那些白嫩虾米了！”技工小子报告。

“俺这下要发财了！”血斧霸主得意洋洋，“快把那些白皮虾米们聚集起来，他们多少是有点用。”

绿皮蛮子们鼓噪，抓着手里的大管子枪和大砍刀跑来跑去，从矿坑和斗兽场里抓出人类俘虏来。

听说自己家乡派人来，这些俘虏们登时震撼了，他们眼里有光。

“什么？”

“真、真的吗？家园有人来支付赎金了？”

“太好了！”

“呜呜呜呜……终于……”不少人当场就激动得昏过去，或是泪如雨下。

绿皮霸主呵斥着，催促小子们将俘虏抓起来，然后就等领钱。

它抬头，看到巨大的空投补给箱从天而降，摇摇晃晃地朝地面坠去。

但是，坠落的方向有点不对劲！

“嗷嗷！”

“老大！它被风吹了！”

“要跑了！”

“等着干啥，跟俺一起去追！”绿皮霸主赶紧点起兵马，跑去追赶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补给箱。

轰轰——

地面震动。

尺寸巨大的补给箱竟是一下撞进了邻近疤眼氏族的领地，落在了一处山峡当中。

血斧氏族的绿皮霸主没怂过，或是完全忘了边界线这码事，带着小子们乌泱泱地冲进峡谷，前去找补给箱。

看到这么多血斧绿皮过来，疤眼氏族的边防绿皮小子们直接震撼了，飞奔回去，百里加急发信，求自家军阀赶紧点起绿皮，前去阻挡血斧氏族的入侵。

“老大！那帮血斧氏族的杀进来了！”

“瘦不拉几的绿皮也敢跑来，看俺用大锤锤砸了它！”疤眼氏族的军阀听了，那叫一个生气，绿血一个劲往脑子里涌。

冲啊！

此时，血斧氏族的霸主已经把战利品大箱子打开。

只见哗啦啦的金币、大枪炮和刀剑从里面滚落出来，堆成一个几十米宽的大金山。

血斧霸主看了就得意地大叫起来：“俺们赢了！俺们无敌了！”

“嗷嗷嗷！”

“这里属于俺们！”

“俺们更大，俺们更强！”其他绿皮们拍手叫好，高兴得不得了。

这些闪亮亮的玩意不错，虽然绿皮主要用牙齿交易，但金子可以用来打造装备。

里面夹杂的超级大枪、超级大炮和超级刀剑也十分符合它们的胃口，拿回去给技师小子们鼓捣鼓捣，靠“俺寻思”的力量折腾一下，明天就能看到它们的仿制品批量产出，为部落的战力添砖加瓦。

就在绿皮们在这里搬金山一样运输物资的时候，疤眼氏族的大军也携家带口冲了过来。

这下疤眼绿皮们占了优势，因为它们一开始就冲着干架来的，什么超重坦克、绿皮无畏机甲、屁精飞艇都来了。

一看就是来干架的！

血斧霸主自己只带着动力爪和大斧头就来了，身后跟着十几个笨头笨脑的绿皮大只佬，手提肩扛着各式管枪，还有一大堆没用的屁精，看这阵势，不少屁精已经开始抱头开溜。

绿皮聚集在一起，天空中的无人机监视着它们，准备伺机行动。

两大氏族对外面的观测者一无所知，绿皮们完全专注于彼此，发出阵阵咆哮，满怀干仗的念头。

“你这绿虾米干啥跑到俺的地盘上来撒野！”疤眼军阀骑着自己的破叮当摩托大吼小叫。

“俺来捡俺的大宝贝，又干你个小虾米啥事！”血斧霸主大叫。

两边的绿皮大只佬们也通过简陋的扩音器朝彼此发出辱骂声，动静响彻四周荒地。绿皮说话的口气粗鲁暴躁，不时夹杂着愤怒的咆哮。

“吃蛆的绿皮渣渣！以为你可以跑到俺们的土地然后拍屁股开溜，你们的胆胆小的跟屁精的指头一样！有种跟俺们大打一场！”疤眼军阀挥舞着一把巨大的突击枪，唾沫从它的长牙里飞溅出来。

“你们的技术都是从俺们这偷的，不见你们给俺付牙齿。这些天上飞下来的大炮是虾米们付给俺的赎金，你们这帮虾米又急哄哄过来抢！”血斧霸主大叫。

“俺寻思这里是俺的地盘！”疤眼军阀怒吼。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四章 突然神兵天降

“俺不怕你们这帮垃圾虾米，俺们现在就跟你拼了！”见状，血斧军阀大吼一声。

聚集在它周围的绿皮军队发出一声咆哮，跟着自己的老大往前以寡击众，冲了上去！

……

“准备突击作战！”

“空投仓下放！”

“第一批打击组列队！”先锋号上的士兵准备出击。

他们已经监听了下方绿皮两大战团对拼的动静，并且当机立断，迅速采取措施，按计划瞄准血斧氏族的腹地建筑部署突击作战。

莱拉既厌恶又好笑地听着绿皮军阀之间粗鲁的交流，即使没有他们的操纵，这些绿皮也会被最轻微的挑衅给激怒，为一点小事互相攻击、大开杀戒。

这帮怪物原来是一种格外原始野蛮的种族，渴望暴力，只关心干仗和掠夺，莱拉很乐意轰翻它们！

想到那些灯塔核心人，刚传送到这，一下就成了绿皮蛮子的俘虏和奴隶，莱拉就感觉要笑死了。

他们的修养、才艺、学识，他们学过的语言、了解的文化、高深的哲学，在这种时候有什么用呢？倒不如有一身强壮点的肌肉，有一颗坚定的心，有足够的生存意志，这才能勉强熬过这几年。

“该走了！干翻绿皮，把人类救出来！”莱拉登上神晖号，让徐澄把自己带下去空降突击。

“出发！”徐澄将神晖号开离母舰，再次进入比邻星-b的大气层。

莱拉继续监视血斧和疤眼两个氏族的对拼，暴烈的绿皮们愤怒地朝彼此靠近。军阀咆哮着高举武器，冲向敌对部落的首领。

仇恨蔓延成大规模战争，大地因成千上万绿皮的脚步而颤抖，空气中弥漫着金属碰撞和渴望鲜血的战吼声。

即便士气高昂，但峡谷里的血斧氏族人少、装备差，一下被包围了，遭到痛打。它们的主力匆忙动员起来，前去驰援被困的头目，疤眼氏族也以逸待劳，痛宰分批前来增援的血斧战团，试图击败血斧氏族，取代其第一大部落的地位。

而血斧氏族的腹地则空门大开，可供他们肆意攻占！

徐澄驾驶神晖号进入血斧氏族内地的部落城市，避开集结在下方的大军。

“它们完全激怒了，几十万绿皮都开始朝疤眼的领地前进，简直像绿潮！”莱拉俯瞰下方，许多建筑都人去楼空，所有能拿得动装备的绿皮全都上前线，个个大吼大叫，不停摩擦牙齿。

“它们呜呜渣渣的太厉害了。”徐澄说。

“难道它们一开始就这样吗？这就是这个物种生存和取胜的奥秘？不停打架？”莱拉觉得不可思议。

她监听通信，愤怒的绿皮们不断咆哮，在通信频道中显得格外刺耳。织星娘生成的全息地图显示了绿皮动向，将它们的狂暴进军勾勒得一清二楚。

很好！她带着满意的心情监控着不断升级的绿皮冲突。他们的策略奏效了，不止疤眼、血斧两大氏族，星球上的其他绿皮也闻风而动，开始趁火打劫，从背后袭击这两大强力氏族，打算捞一笔狠的。

“我们的部队也到了！第一批机器人！”莱拉转头看到大量战斗机器人从空投船上跳下。

随着绿皮们的内斗扩大，其内部防线的漏洞也越来越清晰，徐炀当机立断，部署了机械先锋攻势，准备从星球表面击溃绿皮。

成百上千的精英战斗机器人投放到地面上，它们拥有最精确的编程，快速而安静地前进，切入绿皮部落中最脆弱的部位，如外科手术般将大量绿皮分割成无数易于屠宰的小块。

轰轰！

印有尼斯托公司商标的作战机器人先后降临，它们姿态优雅，火力先进，强力等离子炮不断开火，一击就能熔毁整座建筑！

“嗷嗷！”

“呜呜啊啊！”绿皮们本想上前线支援老大们的战斗，结果被从天而降的机器人所拦截！

它们试图守住自家的矿井和营地，但它们原始的大砍刀和粗制滥造的大火铳无法攻破这些尼斯托作战机器人的护盾。

“任务正在进行。”

“侦测到数量远多于我方单位的怪物，作战目标：全部歼灭。”

“敌人在前方，敌人在左面，敌人在侧翼。”这些尼斯托先进作战机器人已远超前辈机型，各个都是所向披靡的终极杀戮武器。

莱拉尚未出击，她敬畏地凝视着前方的景色，机器人空降之后，便是空军发动轰炸掩护，摧毁那些绿皮群居的兵营、居住区，以免它们蜂拥而出，干扰机器人部队的渗透突击。

“看啊——我们反而要把绿皮淹没了！”她感叹。

“呱！”徐澄也睁大眼睛，看着梯次空降一排排部队，朝下面的绿皮部落发动毁灭打击。

徐澄的穿梭机周围飞翔着大量大气层内战斗机，它们纷纷朝下方发动地毯式轰炸，一片片凝固汽油弹和白磷弹毫无怜悯地洒向绿皮聚居地，将那些绿皮炸得粉身碎骨、葬身火海！

浩浩荡荡的烈焰席卷了整片大地，黑烟滚滚。

前线峡谷，正和疤眼氏族打得头破血流的血斧霸主只听得隆隆作响，转头便看到自家被天上的什么玩意炸得一塌糊涂，登时眼睛就红了。

“哇呀！小子们，俺们家被偷啦！”血斧霸主凄厉地大喊，几乎气的吐血。

但它来不及援救，因为疤眼军阀正在和它火并。而还有更多不明就里的血斧战团离开部落，跑来支援。

“快回去！俺们家要完啦！”血斧霸主朝过来支援的战团大叫。

“嗷嗷！”

“砍！”

干就完了！”绿皮战团首领们被前方的大战所吸引，一心想着前去战个痛快，对后方损失的建筑、工厂、房屋、农田和仓库一无所知。

此时，来自先锋号的第三波空降部队抵达，他们是配备了纳米装甲、技术植入物和未来动力装甲的真正精英，他们每一个都接受了复数器官手术，以一当百，足够痛宰绿皮，保护人类！

绿皮们主力在外，内部遭到轰炸和渗透分割，纵使有无数绿皮、人人皆兵，却也被打得晕头转向，混乱不堪。

“嗷嗷嗷！”

“跟虾米拼了！”

“小子们，跟俺上！”绿皮大只佬朝眼前的空降部队冲去，但它们根本不是机器人或军团兵的对手，大砍刀砍断了都没法击破动力甲的外壳，大管枪喷坏了也打不中一个机器人！

空降部队中穿插着半机械忍者，他们移植人造四肢，配备有先进武器，移动速度极快，在绿皮眼中犹如道道残影。

当机器人遇到大群绿皮时，这些忍者以极高效率穿过绿皮阵线，用双刃和单分子线撕裂敌群，留下满地残肢断臂！

紧接着，第四批攻势，即征战魔女部队得到了出击命令。

“我上了！”莱拉冲徐澄告别，随后跳出机舱，展开钢铁之翼，和队友们汇合。

这些征战魔女们美丽而可怕，绿皮们一看到魔女飞过天空，就对她们大喊大叫，仿佛某种血脉中的古老记忆重现。

“嗷嗷！魔女！”

“俺怕！”绿皮们似乎天生害怕魔女。

征战魔女携带着单兵激光和导弹，朝下方的绿皮进行疯狂杀戮和狩猎，一轮齐射就能摧毁几十头绿皮。同时她们还能以超自然的优雅来躲避绿皮射击，居高临下加以猛攻。

“来吧！”莱拉找到一头绿皮大只佬，它好像是血斧氏族留守的将军，左劈右砍，打翻了好几台尼斯托机器人。

“吼！”绿皮大只佬对莱拉怒吼。

“斩！”莱拉拔出腰间的强光武士刀，发动电压重击，就像猛禽捕食那样震翼冲下去。

大只佬本人穿着超重型废料铠甲，右手拿大炮，左手是一把动力爪。它猛挥爪子，吼叫着撞向莱拉的武器。

砰！

莱拉手里的武士刀被轰飞了，自己也被这势大力沉的冲击给动摇身形，钢铁之翼发出一声撕裂般的巨响。

该死——莱拉在空中恢复平衡，右手被震得酸麻。

“嗷嗷！俺更大，俺更强！”大只佬挥舞动力爪，仿佛能弹开莱拉的一切攻击。

“挡挡这个！”莱拉打开头盔的战术目镜，释放魔力。

激光眼！

赤红光束轰向大只佬，其他屁精目瞪口呆地看着莱拉全力释放的魔力，只见光束瞬间灼穿了大只佬的胸铠，在它身上打开两个热熔窟窿！

莱拉大吼一声，往两侧看去，激光眼瞬间朝四面八方切割，沿途切断道路、破坏建筑、斩开绿皮！

“轰散你们！我轰散你们啊！”莱拉纵情释放魔力，享受战斗。

良久，寂静终于降临，尸体散落在混乱的战场上，莱拉关闭战术目镜，喘着粗气，四周被莱拉轰炸之后，简直就是人间地狱，黑烟和烈火掩盖了兽人烧焦的残骸。

徐澄在远处遥遥对莱拉比了个大拇指，这颗星球上的绿皮还没到星际旅行阶段，就是数量多，确实比不上人类-魔女文明。

她把神晖号开到广场上，看到一大批被集结起来的洋人，就把飞船开过去，此时他们已经被吓坏了，最微小的动静都会让他们涕泪横流，瑟瑟发抖。

比邻星-b与母星，36万亿公里……

徐澄把穿梭机停好，走下去，看着他们，面对无数双恐惧彷徨的眼睛。

她一挥手。

“都回来吧，家里发金条了。”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五章 一群绿皮偷科技

“村里发金条了？”

“发魔女吗？”

“泰拉，我去你别劝！”

“2000蓝星资金＞3000比邻星金矿！”

“故乡的山茶花开了……”白人难民们交头接耳，对获救的前景格外振奋，其表情混合着震惊和喜悦。

徐澄因炎热而擦擦汗，这里的太阳长居不落。她打量他们，发现这些难民有很多问题，不断发问。徐澄的智慧不足以让他们信服，只能糊弄他们。

“蓝星怎么样了？”他们问。

“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一只鼠人都没有了。”徐澄道。

“鼠人怎么没了？”

“都变成鸭子了。”徐澄胡说八道。

“老鼠怎么会变成鸭子！”

“我还是能分清老鼠和鸭子的！别诳我！”

“呱呱。”徐澄是装糊涂的高手。

空地上的人群转来转去，十分怀疑。

他们能代表整个新泰西洲，有南方的红脖子、东海岸的金融贵族和西部的科技精英。如今却惶惶不安，犹如丧家之犬。

她松了一口气，感觉大部分难民都因囚禁和奴役而半疯了，说什么他们都会信。其实这帮人活着也算好事，证明人类即便一败涂地也能苟活很久。

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和血肉烧焦的气息，绿皮要塞激战后留下余烬。

更可怕的还是难民身上的气息，挥之不去，包括汗水、污尘以及尸臭，这些家伙太长时间没洗过一次了，各个脏得不行。徐澄感觉自己比这些白人还白。

“现在是谁管着故乡？”一个白人问。

“没人管着。”徐澄说，虽然她自己也很困扰，“既没有公司，也没有独断专行的老大咯！大家自己过自己的。”

这么说，熟悉的泰拉星一去不复返？人群中顿时弥漫起困惑。

有个人不相信人类能在这种条件下生存。

没有高高在上的统治层级，也没有强大的商业实体，人类文明应当分崩离析才对！

“那你们怎么来的？”他问，“谁送你们来的？是不是被统治而不自知。”

啊，杠精来了！工地缺了你真没法运行。

“现在真的没有统治者，没有货币也没有公司的法律啦，人们自由地生活、供养和管理自己。你不信就拉倒！”徐澄耸耸肩。

对方皱着眉头，搜肠刮肚想要反对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却发现一个真理：与其捍卫记忆中的公司秩序，不如研究一下怎么换好自己满口被绿皮打碎的牙齿。

他叹了口气，跟蟑螂一样躲回人群当中。

人们交头接耳，即便徐澄就在眼前，来自人类文明的舰队就在头顶，他们还是对故乡的剧变感到震撼。

他们所熟悉的世界荡然无存，即便活着回去也将面临一个崭新的社会。

“我的房子呢，还在吗？”

“我车呢？”

“我的公司呢？”

“保险关系能转吗？”

“我的债券是不是被没收了，还给我！”

“我的七十座公寓呢？那是私人财产！”

“我的岛屿是不是也被充公了，你们太坏了吧！”

“这下回去不是自投罗网了吗？没有了有钱人的指导，故乡会变成原始丛林一般，只有穷鬼互相殴打！”

他们叽叽喳喳，吵得徐澄头昏脑胀。

“笨蛋！笨蛋！笨蛋！”徐澄一挥手，斥绝之力撞出去，许多人被推走了。

他们大叫着，就像被无形的铲车推走了十几米。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被尖叫所取代，徐澄倒觉得这样还悦耳一点。

当军用运输车降落到空地上时，徐澄感到如释重负。终于，有经验的人来了。

“还好吗？”101瞬移至徐澄面前。

“他们太烦人了！”徐澄喊。

徐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吵闹的人太多了，这种任务把她压垮了。

“放心，这些人会被妥善处理的。”101摆摆手，控制局面。

士兵们带着训练有素的自信和效率大步走向前方。他们的命令清晰明了，经过多年磨练，很快就整理了那些难民。

徐澄见把责任交给更有能力的人，肩上的紧张感顿时减轻。

“排成整齐的队伍，运送上船。登船前先扫描登记身份。”

“不要乱动！老实点！”

“动作快！时间有限！不想被扔在这就快走！”

士兵们迅速安排，将他们排成粗糙的队列，把这些难民跟洗牌一样重新排列。

一些人仍抱怨，或困惑地四处张望，对前景感到不安。

“他们只听得懂绿皮用脚踹他们，这些家伙一开始就逃之夭夭……”徐澄嘀咕。

“这些人误以为我们是来送福利的。其实只有持续不断的劳动才能让他们清醒，我们要把他们送去改造，他们在比邻星挖矿，回泰拉星之后就接着挖吧。”101道。

“那就好咯。”徐澄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些人。

士兵们对每个人进行了简短的询问，与数据库进行比对。

运输船不断升降，将这群人运送到大气层外隐约可见的母船上。

空地上的难民慢慢变少，在整齐划一的组织下，士兵们工作顺利，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职责，让这些难民都得到妥善安置。

他们当年逃过了惩罚，现在又被逮回去，成为战俘。

101冷冷看着，一言不发。

“怎样才能像你一样酷！”徐澄喜欢101。

“……”101扫了徐澄一眼。心里响起当年某人说过的话“只要不说话就可以了”。

她依言而行，一句不发。

徐澄心领神会。

“那我先走啦！”徐澄跑去看绿皮仓库，找找有没有有趣的东西。

徐澄来到绿皮库房，机器人正在分门别类检查从绿皮蛮子部落缴获的技术。

她澄观察各种奇怪的设备，开始明白了——这些设备都是模仿人类技术的，只是被绿皮的奇思妙想改造成了新的东西，而它们的想法往往都能成功！

什么都变大，大管枪，大型电池，大型摩托车，大砍刀……

徐澄注意到仓库该在旧人基地的遗址顶上，绿皮们似乎就是从这座基地开始学习科技的，它就位于血斧氏族中心。

她猜想，当初绿皮们可能还只是石器或者铁器时代，直到逃难的灯塔核心人穿越过来，无意中打开基地，往外游逛，吸引了“绿潮”的猛攻。

绿皮进入基地，就像得到了巨大的宝库，于是不停学习、成长、进化、建设，到今时今日，竟然有模有样！

她拨弄手头捡到的一个绿皮电风扇，打开开关，顿时听到受损引擎嗡嗡作响，劣质零件嘎嘎吵闹，交错凑成一曲粗糙而尖锐的合唱。

风扇叶片纹丝不动，电机连接的转轴不对劲，风扇主要转动的是它的柄！

徐澄赶紧把它扔掉，看它在地上反复720°打转做不规律运动。看来绿皮对这项技术的标准是“能转就好”。

这里好臭！徐澄摆摆手。

空气中有生锈部件和危险化学物的味道，可能是绿色技工小子滥用技术的副产品，又或者是它们在这里上厕所了。每个装置都散发出独特的气味，从橡胶过热的刺鼻气味到不稳定化合物的恶臭。

绿皮科技体现了最巧妙的模仿和最笨拙的拼凑，徐澄拿起几个玩意，只见电线暴露在外、天线失衡、部件歪七扭八，毫无标准可言。

看来部落里应该没人在流水线上打螺丝，各个技工小子都是粗糙的手工艺人，一切都靠手搓，产品很容易过热或损坏，害死屁精无数。

它们有能力模仿人类工程，但缺乏最基本的理性意识，是个无药可救的种族。

可它们又是真正的天才，刚处在部落时代，就已经能仿造星际文明的科技了！

徐澄不明白绿皮是怎么做到的。

徐澄看到货架上一个类似魔方的玩意，她拿起这个四四方方的装置，在手中翻来覆去。

她的大脑努力理解它的构造，乱七八糟的零件被粗制滥造的焊接起来，其用途难以理解。

通过观察外壳上暴露的电线和凹痕，徐澄怀疑它是一台医疗扫描仪、一把能量武器和一件儿童玩具混合而成的。

被滥用的知识！

徐澄把它放回货架上。这样的绿皮文明，在星海恐怕是很吓人的文明！

刚开始还只是自顾自发展的石器文明、铁器文明，可一旦捡到技术造物，整个种族的潜力就会完全爆发。

它们会找到任何看起来足够先进的东西，通过反复试验将这些碎片结合成新的东西，天才和愚蠢结合得恰到好处，几年之内迭代到和目标文明相近，这恐怕就是绿皮蛮族的可怕之处！

徐澄有人类科技，这就是她骄傲的资本。

定位器！启动！

她打开口袋里的定位器，想看泡泡去哪了，忽发现泡泡的信号已在地面，就位于蔓延的绿皮定居点之外。

泡泡来这里干嘛？

徐澄匆匆穿过摇摇欲坠的铁皮棚屋，绿皮们已经死的死跑的跑，人类部队正在加固防线，阻止绿皮蛮族反攻。

徐澄毫不在乎，只是拿着定位器，四处张望，寻找泡泡。

血斧氏族的部落一片狼藉，空气中飘荡着奇怪的气味，大多数是辛辣的化学物质，另一半是排泄物的臭味，还有能量弹药灼烧挥发后放出的刺激气息。

徐澄在肮脏的部落建筑之间穿梭，绿皮不讲卫生，这里比她见过最糟糕的贫民窟还丑恶。

徐澄发现泡泡茫然地徘徊在一座摇摇欲坠的绿皮图腾附近，雕刻在图腾表面的符号和印记难以理解，但暗示着某种仪式意义。

“恶心呀！”徐澄看到绿皮族的图腾好像是用粑粑和牙齿做的，泡泡如果碰了它将不干净了。

“……”泡泡似乎被这件遗物迷住了，伸出手指尝试抚摸图腾表面那些磨损的刻痕。

徐澄急忙跑过去，抓住泡泡的胳膊，急切地把她从图腾边拉开。

“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人走太危险了！”徐澄大喊。

泡泡转过身，表情疏远，仿佛从梦中醒来。

“你不好奇吗？绿皮族的信仰？”泡泡问。

“难道是两个超大超绿的老绿皮，整天打来打去？我也不知道啦！”徐澄说。

“是‘幽斯人’，对它们来说恐怕就是造物主和古神。”泡泡喃喃道。

“幽斯人？那些时空大虫子？它们造绿皮干什么？我刚刚在仓库看了，它们会偷科技，很危险。”徐澄说。

“也许它们创造的本意不是为了偷人类科技，而是复现幽斯人的科技呢。”泡泡看着图腾上的刻痕。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六章 偷亲一口没发现

徐澄这下也看出来了，刻痕大多数都雕出了幽斯人的外观，包括无数附肢、虫身、多节手臂等。

她想到泡泡说的话，不寒而栗。

“幽斯人科技比我们发达的多呀，如果绿皮捡到一些幽斯人科技，几年内就会演变成超级时空绿皮族了！”徐澄说。

“是的。”

“那绿皮为什么是绿色的？”徐澄问。

“这不重要。徐澄，听听我的一种假设吧：幽斯人中的某个氏族极度悲观，相信整个宇宙终会被群星使者吞灭，于是创造了绿皮作为最后的希望。它们繁殖超强、超快，耐力跟虫子一样强大，适应所有环境，不可能被灭绝。而且它们超级擅长学习和模仿科技，所以它们哪怕有一百亿分之一的几率找到一个幽斯人殖民地，都会迅速膨胀和发展起来，复现幽斯文明。”泡泡喃喃道。

徐澄眼睛都瞪大了，那人类-魔女文明岂不是完蛋了？

在茫茫星河中，有无穷无尽无量多的绿皮，就藏在各个星球上，而最终它们会在极大的混沌随机性当中幸运地捡到幽斯人技术宝藏，并且将其复刻，发展成绿皮-幽斯人终极文明！

哎呀！怪不得幽斯人会把“登神机器”扔到宇宙各地，到处发射，那不是给人类-魔女这样的笨笨文明用的，只要在无穷无尽的随机性当中，有一支绿皮捡到了一个登神机器，在几万年内，它们都将重建璀璨的科技文明，使幽斯人的技术永不断绝。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徐澄感觉很吓人，她抱起泡泡就跑。

“快跑呀！这里在防线外，如果在这里被发现，坏绿皮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们。”徐澄领着泡泡回到通往定居点的通道，同时警惕地扫视着周围，寻找任何绿皮出没的迹象。

泡泡被放下来，跌跌撞撞地走着，目光飘过绿皮的破旧住所，不时停下来观察周围难以理解的绿皮文物。

她的想法似乎包裹在徐澄无法理解的沉思中。

“你干嘛呀。”徐澄说。

“那个图腾柱上刻了一些痕迹，星门，间隙，传送，幽斯人的时空科技。你听说过幽斯人如何控制星河吗？”泡泡说。

“不知道。”徐澄当小傻瓜。

“信息发送不能超越光速，所以一旦疆域跨过十光年就很难控制，因为最快的光速通信也要20年来回。于是幽斯人一方面延年益寿，加强个体能力，如果一个幽斯人个体能活一万年，那区区20年的通信成本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如果幽斯人能够独当一面，可以独自统治星海，那管理成本也就降低了。只要拉拢几十个幽斯人个体，就能控制一大片星区。一个互相信任的幽斯人氏族，只要一百多个就能控制好几百个星系。”泡泡沉浸在她对时空的遐思当中。

“那……很壮阔啊……”徐澄默想着。

“但更重要的是，幽斯人能在时间线上跳跃，所以工厂开工的瞬间，他们就已经生产出了商品，它们直接从未来拿走物资。在它们开始科研项目的瞬间，它们就从未来拿走了科研成果。它们的通讯设备也挤满了从现在到未来的无数消息，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了。一个幽斯人个体刚刚降生，其生物父母就会找到它一生时间轴的所有内容，分享给它，让它不至于忧心自己的未来，只要尽情按部就班即可。”泡泡说。

“那不就是宿命论吗？一出生就知道未来，太无聊了。”徐澄说。

“所以幽斯人自灭了，它们后来发现自己的文明会被群星使者灭绝，于是放弃抵抗，氏族各自逃亡，很多幽斯人氏族在星海建立了墓地，等死。”泡泡说。

“你都知道了什么啊！”徐澄感觉泡泡很奇怪，她的绿眼睛闪闪发光。

“这些都是法洛莎大人跟我说的，我在发射基地那里独自生活了3年，期间一直在研究，不停研究。这次比邻星探险加深了我的印象，我在看到绿皮图腾柱的时候，心里有了更多想法。这启发了我，我也想从‘以后的我’那里进口知识，更重要的是，那样我就知道我以后能不能活着了。”泡泡说。

“什么活啊不活啊，你太笨了。”徐澄生气。

她把泡泡背起来。

“还得我扛着你走。”徐澄把泡泡背到一个稍显干净的屋子里，把屋里的垃圾和粑粑扫走。

“我头疼。”泡泡抱怨。

“你胡思乱想太多了。”徐澄脑袋空空。

她和泡泡一起躺着，凝视永远固定在比邻星B天空中的红矮星。

“太阳不落吗？”泡泡问。

“它的热和光一直存在，这颗星球被比邻星的引力潮汐锁定了，所以永远一面对着它，实现永昼。”徐澄把一只胳膊放在泡泡脸上，盖住她的眼睛。

泡泡打了个哈欠，脸上和姿势中写着疲惫。

“我不明白。”泡泡说。

“太阳永远不会落下，因为比邻星-b的自转很久以前就被引力潮汐减缓了，所以一侧永远面对它的恒星。”徐澄说，感受着小臂下面泡泡的睫毛。

“你怎么变聪明了？”泡泡问。

“爸爸让我好好读书。”徐澄说。

“那这颗行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呢？除了绿皮。”泡泡问。

“太阳持续悬挂在天顶上，很热呀，我们的家乡泰拉星是南北极冷，这里是正对着太阳的赤道地区极热，而背后半个星球是永夜加严冬。这里的赤道有一百多摄氏度，温度高到足以熔化铅。大气环流也不正常。”徐澄背诵教科书上的内容，协助泡泡睡觉。

“大气环流？我只学过泰拉星的环流。”泡泡问。

“这里的环流很特别。”徐澄看着高层大气中慢慢飘来的淡淡云朵，“天气变化呢，主要局限在狭窄的昼夜相接地带，只有那里受温度梯度和气压变化的影响，一年四季二十四小时都在刮暴风。”

“那正面不下雨喏？”

“降水很少，所有降水几乎都集中在黑夜、冬天的那一面。地面风很弱，弄的这里很干燥，地表水迅速蒸发，海水只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而比邻星-b的背面则到处都是巨大的冰川，温度骤降，恐怕有零下一百度，二氧化碳都冻结了。”徐澄漫无边际地说，希望这些唠叨能让泡泡睡着，分散她的注意力。

星海很遥远，泡泡，爱你的人就在身边。

“所以如果我们生活在这里，那么去星球的背面就是大冒险了？”泡泡问。

“是啊，而且是最可怕，最恶劣的大冒险，永远的黑暗，可怕的冰川……你要是跟我说，比邻星-b背面有一整个新文明，藏在冰下面，或者说那里的夜晚里有这颗星球的古神，我也会信的！什么都有可能！没人去过！”徐澄说。

“那生物呢？”泡泡朦胧地说。

“植物顶着太阳，所有植物都是干枯的向日葵，根有一百米深，只喝地下水，喝别的咳嗽……”

徐澄不说话了，她仰望着比邻星的太阳，它把世界和天空染成深红色。

一起躺在明亮而陌生的天空下。

徐澄絮絮叨叨，说起过去，泡泡的回答变得昏昏欲睡。徐澄的长篇大论发挥作用，逐渐变成喃喃自语，自己也打了个哈欠。

泡泡身体放松，在这干旱的屋子里，抱着徐澄，共享温暖与舒适。

“你喜欢我吗？”泡泡问。

“当然喜欢。”徐澄不假思索。

“你对其他人也会这么说吗？”泡泡问。

徐澄的大脑飞速思考，幸好她有榜样。

“我只喜欢你一个，真的。”徐澄说。

徐澄温柔地哄泡泡入睡，泡泡的呼吸加深，节奏减慢，在徐澄的怀抱中渐渐进入梦乡。

就这样，她们躺在这片永不变暗的天空下，定位器上的指针重叠在一起。

徐澄偷亲泡泡。吧唧~

……

……

几个小时后。

绿皮的攻势没有减弱的迹象，无休止的部落肆无忌惮地向人类防线发起攻击。

“爸爸？”徐澄出去溜达，看到徐炀已经来了，站在一顶大帐篷前，它曾经是血斧霸主的营寨，现在是徐炀的临时指挥所。

“绿皮太多了。”徐炀看着全息战术示意图，前线已经画好，战况通过不同颜色标出，徐澄看到全线飘黄，意味着非常焦灼。

“我来开飞机炸飞它们！”徐澄说。

“可惜弹药不足。”徐炀说，“这些绿皮部落表现出一种奇怪的适应力，即使面对惊人的损失，它们也会继续攻击，拉锯战对我们不利。”

绿皮对死亡毫不畏惧，即使同类的尸体堆在人类防线前，它们也会继续前进，通过纯粹的数量和毅力蜂拥而至。

“那咋办？”徐澄问。

“比邻星B深受这些绿皮的感染，必须搞点什么来遏制它们，可也得考虑我们该投入多少资源……泰拉星的老百姓都是花了钱和劳动力来支持咱们的，不能让他们的努力白费。”徐炀抚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他分析着绿皮战术，寻找可以利用的弱点。

它们似乎不计其数，每减少一只，就会有十几只取而代之。

“那咋整？”徐澄问。

“以绿制绿试试。”徐炀挠头。

“啥？会有绿皮听俺们的吗？”徐澄也绿皮化，因为绿皮想的简单，适合小傻瓜。

“跟我来。”徐炀带徐澄来到帐篷里，徐澄看到千树竟然在这，不知道鼓捣什么。

“你在干嘛呀？”徐澄问。

“在研究支配外星植物呢。”千树蹲在地上。

“哈哈，笨蛋，这里只有向日葵，没有外星植物，因为有一面永远向着太阳，太热啦！”徐澄笑着说。

“没有吗？我看这里到处都是外星植物呀。”千树睁着无辜的大眼睛。

她一挥手，许许多多绿皮走了出来。它们肌肉虬结，身材孔武有力。

现在徐澄知道为什么绿皮都是绿色的了。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七章 人造绿皮计划

“瞧瞧，多好。”千树挥手，让这些高大的绿皮在空地上列队。

“怎么做到的？”徐澄仔细看。

“我发现这些绿皮本质上是……真菌。”千树让其中一个绿皮的手掌分开。

徐澄吓了一跳，从绿皮的伤口处流出“绿血”，断口处的裂痕犹如折断的植物茎秆，菌丝代替了血管，根根冒出，还会自己蠕动，尖锐的小纤维清晰可辨，而那些血本质上也近乎树液或者蘑菇汁。

“所以你能操纵绿皮生长和发育！”徐澄一惊。

“就像操纵一朵花开花一样。”千树转动她的手指。

她离开家来到外星就是为了寻找异星植物，没想到这些绿皮成了最好的宝藏。

其中一头绿皮格外巨大，它至少有4米高，比这里的绿皮房屋还要大，皮糙肉厚，像是披了两层硬皮，四肢强而有力，一条胳膊比徐澄整个人还大。

“好大啊……”徐澄抬头仰望。

“我能修改它的‘植物基因’，现在它身上散发的不是臭味，而是茉莉花香了。”千树说。

“嗷嗷！”超级绿皮莽撞地咆哮起来，从血盆大口里散发出茉莉花的清香。

“呃呃。”徐澄震撼了。

“它的恢复能力是普通绿皮的十倍。新陈代谢增强，会让你联想到森林里那种猖獗生长的真菌。”千树拿出一把小刀，用力捅进超级绿皮的一侧腹部，只割开了一点皮层，几乎在一瞬间就愈合了。

“还有呢？还有呢？”徐澄好奇。

“我改进了这些超级绿皮的性能，增强了生长发育速度，而且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共享信息素。这样它们就有两个优势，首先是更强壮、更大、发育更快，还有就是，更团结。”千树一挥手。

超级绿皮人就同手足地抱在一起，惺惺相惜，仿佛一个巨大的菌群。

“所有的绿皮都是蘑菇，那它们也是有孢子什么的？”徐澄听到这话，忽然想起来。

“是的，很可能这里的绿皮也是孢子长成的。我们发现，有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存在昏睡的绿皮，它们周围长满了奇怪的原生绿蘑菇，而且在朝天空放射无穷无尽的孢子。我猜大概是这么一回事——绿皮会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忽然想离开部落，在一个无人的地方待着，然后不知不觉间‘开花结果’，这些孢子都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在宇宙中航行几万年，一旦落到某个星球上，不消几年，一个旺盛的新绿皮部落就诞生了。”徐炀解释。

“那千树你真是专业对口呀。”徐澄跑过去，拉起千树的手。

“……！”千树被徐澄捏手，顿时俏脸绯红，不知道为什么，她很想跟徐澄待在一起，幸亏她们没有血缘关系，“还好啦~”

“绿皮们都崇尚强大的绿皮，我们在这里和绿皮拼消耗肯定拼不过，还不如用这种超级绿皮来压制和统率绿皮，让它们成为人类的附庸种族。”徐炀道。

“还可以送回泰拉星，让一些绿皮去挖矿呢。”千树发挥她的商业智慧。

“这头绿皮应该是不错的基础模板，好像是最强的超级绿皮。”徐炀看向其中最大的一个家伙。

“我要给它起名叫‘绿皮大将军凯恩’。”千树想到那些了不起的人物。

“嗷嗷！”凯恩很高兴，作为超级绿皮中的最强者，它威力十足，光是出现在战场上都会吓瘫一地的绿皮小子。

在继续改造凯恩以及超级绿皮之前，徐炀带徐澄她们去吃饭。

“虽然太空食品很美味，但我们也得尝尝真正色香味俱全的东西。”徐炀让巧手无人机在附近收拾出一个厨房，烹调物资。

“如果我想吃绿皮平时吃的东西呢？”徐澄问。

“它们是植物，晒太阳就饱了。”千树笑着说。

“但仓库里还有肉和蔬菜？”徐澄回忆。

“那些是喂给绿皮的仆从种族，一些没有手的棘皮小怪兽，我们也想找一些样本带回去，但它们太凶悍了，养不过夜。好像也没有开发的价值。”徐炀道。

烹饪无人机带来午餐，它的八个爪子合带来一份美食：堆的满满的烤肉串、炒面、寿司、牛肉汉堡、蔬菜沙拉、土豆泥、鱼肉盖饭以及羊肉煲。

它们堆在铁皮桌子上，几乎盖满了桌子，徐澄在这外星球还能吃到家乡的丰盛食物，开心极了。她想到有人说过，因为吃饭就是开心。

她拿起烤肉塞进嘴里，吃得满嘴流油，滚烫的热气中仿佛也浸润了油脂和肉香。

环顾四周，血斧氏族的要塞已经沦落，不过他们也在这里呆不了多久，整个星球的绿皮都会过来。

“那些超级绿皮需要适当编辑。”徐炀一边吃一边思考绿皮，“它们得强大到足以赢得部落敬畏和忠诚，同时又服从人类命令。”

“明白，父亲大人，绿皮本质是巨大的真菌动物，与我的意志紧密相连，无论规模多大，都会服从我的意志。我希望凯恩能尽快统一这个星球，对了，父亲大人，它们的遗传信息会随着孢子代代相传，这也意味着，未来它们也会在宇宙中繁殖。”千树冷静地说。

“然后压制其他普通绿皮？很有可能……也许应该加入技术改造。”徐炀感觉很有前景。

“你带着那么多绿皮走来走去，不是很奇怪吗？你本来应该和一些更优雅的生物一起生活，但绿皮总感觉臭臭的。”徐澄说。

“是，绿皮走路会震动大地，满口獠牙，胡言乱语，暴躁凶恶。但它们并不憎恨我，那我也不会讨厌它们。”千树从容地说。

徐澄心满意足地点头，千树也可爱，不愧是当初帮助过她的人。

她们吃饱了就去休息了，而外围防线上，自动炮台、机器人和空军部队还在行动，残杀绿皮大军，在要塞外围杀出一道巨大的绿环，由绿皮的残肢断臂组成。

想到那些倒下的绿皮并未死去，只是沉进土里，不久就会长出一丛丛茂密的新绿皮……徐澄还是感觉很奇怪。

“外星很可怕吧。”徐澄和千树一起去给泡泡送吃的。

“是啊，这里这么炎热，又到处都是外星怪物，还有异域景观，现在也来不及欣赏，只能以后再来探索……”千树轻声说。

“未来有什么打算呢？在比邻星上训练你的绿皮？还是回泰拉星？”徐澄问。

“当然是回故乡去了，我已经开始思念按摩浴缸以及京都无限弹幕网了。”千树笑道。

此时，泡泡正低着头，坐在屋子外面，看徐澄和千树走来，忙站起：“你们来啦！”

“给你送吃的来了。”徐澄把装满打包饭菜的盒子郑重交给泡泡。

“谢谢！”泡泡抱着食盒坐下。

徐澄坐在她旁边，两脚分开；千树坐在另一侧，端庄地将双腿并拢，用手撩开短发。

她们都静悄悄地分享这一时刻。有那么一会，泡泡感觉自己并不处在4.5光年外的比邻星-b，而是在家乡，和她们坐在一座山村的避暑别墅门口。

啊，这一刻让泡泡感到珍重万分，她有时候就想这么简单的，和徐澄，和大家坐在一起，如果从此她们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能够就此休息的话，那该多好啊……

有时候最想得到的就是得不到。

“泡泡姐姐在研究的东西很复杂吧。”千树问，“空间……什么的。”她还记得刚造访泡泡小屋时的情形，简直与世隔绝，她独自一人到底发现了什么秘密？

“是的，很复杂的东西。”泡泡一想到那些空间学的理论就头晕脑胀，有许多文献甚至是盘渊和蒙德两大终极生物留下的手稿，解读起来颇为费劲。她得理解空间，懂得那么深入，仿佛她自己也成为其一部分。

“干嘛这么努力！”徐澄喊。

泡泡没有回话，她朝天空中暗红的比邻星抬手。

她希望她是那把能够穿过所有门的钥匙，那样她也能做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她可以的，她一定可以，往后一百代，一千代人抬头望天，都不会再感到恐惧，和这样的宏伟前景相比，泡泡的存在无关紧要。

“想要报答大家的恩情，感谢一直以来，并没有放弃如此难看和卑微的我……”泡泡喃喃道。

徐澄扑过来，推倒泡泡。

“不许你报答别人的恩情。”徐澄用两手捏泡泡的脸，两眼闪闪发亮，“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我的泡泡！”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八章 一个全新霸主

接下来就是给超级绿皮霸王“凯恩”进行一些机械化改造了。

徐炀就像电焊工一样给凯恩焊接上了一身符合身形的先进合金盔甲，足够弹开绿皮的一切斩击。

它左手是一把动力爪，由人类的先进科技锻造而成，一次攻击就可以切开半米厚的钢板，削铁如泥已不足形容其暴力；它右手则是一把等离子火炮，能源连接着背后的封闭反应堆，单次射击即可摧毁堡垒。

徐炀操纵手术无人机与纳米机器人集群，将芯片植入凯恩的植物神经系统深处。

他无畏地看着高大而凶残的凯恩，在芯片的影响下，它的植物神经发出一阵阵调谐的电脉冲，使其保持克制，甚至是对绿皮来说非常罕见的理智。

魔力与科技，为绿皮带来进化！徐炀点点头。

这证明虽然绿皮已是经过幽斯人进行编辑的种族，但它们还是有成长的空间。

凯恩已经成为一种等待释放的武器，包裹在金属中，等待率领所有超级绿皮和原始绿皮

“父亲大人，如何了？”千树、徐澄和泡泡走来。

“好像还行。”徐炀遥控凯恩，这个终极绿皮霸主大步走到他身边，脚步声震动地面。

它血红的眼睛凝视着徐炀，身上散热孔冒出的呼吸冲刷着他。

霸主凯恩的体积犹如噩梦，巨大的动力爪和金属装甲与它的绿皮无缝融合，随着每一次笨重的移动，浑身金属都发出咔嗒声和刮擦声。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类唯命是从。

“它就像坦克一样。”徐澄说。

“是的，它的盔甲也是反应装甲，如果遭到致命攻击就会生成自保护立场，减少破坏。”徐炀拍拍凯恩的盔甲。

“我能感到它们，所有超级绿皮联系成一个菌落整体，就像我们见过的那种植物生态群系一样。”千树饶有兴趣。

“我们把人员和机器撤走，看凯恩如何好好发挥吧，它现在很强的，还有了理性智慧。”徐炀回退。

“理性智慧？”千树不明白。

“就是大脑升级了。”徐炀道，“我的芯片加强了植物神经模拟电路，使其性情大幅完善，成为优秀的理智决策者。”

“变成机器人？机器绿皮？”千树好奇。

“可以这么理解。”徐炀操纵凯恩，打开智慧通路开关。

“它可以说话了？”徐澄问。

“俺可以说话了，尊敬的造物主们。”凯恩说。

“为人类打工开心吗？”徐澄好奇。

“尊敬的造物主，所谓的‘开心’，或是对俺自身状态心满意足的一种外在情绪表现，然而俺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不会满足于当下的片刻欢愉，俺仍专注于俺愿为之效忠并献上终身热情的事业，因为只有等终身事业完成，俺的片刻欢愉才能延展为永恒而长续的欣足。”凯恩道。

“你的终身事业是什么？”徐炀问。

“回造物主，往宏大了说，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足迹，让俺的精神在星海中熠熠生辉。往小了说，就是实现俺人生的价值，有朝一日能证明自己生命具有无悔的意义。”凯恩道。

“俺不懂，你好像变聪明了。”徐澄感到这一切对小傻瓜来说变复杂了。

“尊敬的造物主，俺谦卑地行动，理解自己，热爱智慧，结交他人，体验世界。俺并不特别聪明，俺只是做俺该做的事情。此外，俺也要完成出厂的基本命令：为人类服务。”凯恩道。

“你一定要成为宇宙绿皮大元帅的。”千树感叹，“你比其他绿皮确实高级一些。”

“造物主大人，俺不觉得俺比其他同类高贵，俺相信所有绿皮都应当得到天赋的权利，并履行绿皮在这个变化不断的世界中应行的义务。此外，俺还不确定俺有资格带领无数绿皮在星海中开拓，它们都有各自的理想，俺岂能用自己片面的理念，强迫其他绿皮跟着俺呢？但俺确实可以统帅、支持和保护绿皮，使它们发挥各自才能，安居乐业。”凯恩道。

“那么，去团结外面的绿皮，让它们老实点吧，不要再狂暴乱战下去了。”徐炀命令凯恩。

“是！造物主！”凯恩敬礼。

他们收缩兵力，从比邻星-b中撤退。徐炀和千树驾驶一艘隐形穿梭机，从高空检查凯恩与超级绿皮们的状况。

“简直就像看自己的分身移动一样。”千树伸出手，隐隐感受下面超级绿皮的动作，她不用眼睛看都能知道，它们正排成一列前进，去找要塞外面围攻的绿皮算账。她感觉能听到这些造物的低语，让她受宠若惊，仿佛自己是个真菌女王。

“机器人超级绿皮霸王凯恩，它也许能给绿皮种族带来新变数，也许它会被其他绿皮感染成战狂，一如既往；但也许它能把其他绿皮也变成智慧种族，更加理智。”徐炀观察。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赛博植入技术和魔女力量，综合强化了一批绿皮，希望它们能制伏其他绿皮。

“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千树说。

“只可惜绿皮们还是比较特别，不符合我对多彩银河的想象。”徐炀感叹。

他们从隐形穿梭机上看到千树培育的巨大兽人霸主凯恩，大步从部落的废墟走出，先进的盔甲板闪闪发光。

郊外转来转去的普通绿皮被它巨大的体型和装备吓住了，对它的外观开始指指点点，吵吵嚷嚷。

“嗷嗷！”

“俺可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壮的老大！”

“它可比俺家的老大壮多了，啊！俺受不了了，好想过去！”

“可恶，好强壮的绿皮，好绿……不行，俺要对自家老大忠诚，啊啊——”

“骗，骗人的吧！那么巨大的东西！如果被它撞上会死掉的……”绿皮们热切地盯着忽然现身的超级绿皮凯恩。

“嗷嗷！”绿皮暴君，疤眼军阀冲了出来，它驾驶着绿皮泰坦机甲，冲到前面，遏制了其他绿皮的吵吵嚷嚷。

“疤眼老大来了！”

“它刚刚砍翻了血斧老大……！”

“你们不要为了俺而打架啊！”

“到底哪个更大，哪个更强？”绿皮们咆哮。

凯恩停了下来，盯着疤眼军阀。

穿梭机上，千树拿了爆米花和可乐，看是自己和父亲大人的造物凯恩更强，还是疤眼军阀更凶残。

“炸飞你个虾米！”疤眼军阀驾驶绿皮无畏机甲朝凯恩射击。

无数弹药落在凯恩身上的合金装甲，打出一梭子刺眼的火花。疤眼军阀又放出一枚枚火箭弹，它们先后爆炸，地面隆隆作响。

凯恩也大吼着，朝疤眼军阀射击，等离子炮弹炸入绿皮群，烧焦绿潮一角。它们战斗的声音震耳欲聋，但它们更偏好近战，很快就朝彼此冲锋。

轰！

超重型装甲和巨大身体彼此冲击，以毁灭性的力量相撞，每次对抗都发出尖锐的爆裂声。

但是凯恩更加强壮、悍勇，面不改色地经受住了每一次疯狂的打击！通过纯粹无情的力量慢慢迫使疤眼军阀落入下风！

当它们搏杀时，周围的绿皮们也陷入了渐狂和暴躁的状态，仿佛战斗的不只是它们，也是这些旁观的绿皮。

“吼！”凯恩扑过去，疤眼军阀也驾驶绿皮机甲硬着头皮抵挡，经过接连冲击，它已余力不足。

砰！砰！

——只见凯恩的超级动力爪闪电般飞速划过，暴力的震撼与切割之下，疤眼军阀的座舱抵挡不住，整个裂开！整台机甲从中间崩裂，粗制滥造的绿皮技术终究比不过人类科技！

“嗷嗷——”疤眼军阀本人也被切开，一分为二！坚固的盔甲在此时此刻连泡沫板都算不上！

部落中陷入一阵震惊的沉默！

疤眼军阀最终被凯恩拖出来，其肢体被凯恩抓住，绿皮血从疤眼军阀的残骸中流出。

“吼……”疤眼军阀竟还活着！

凯恩从容又有条不紊地行动，一点一点地拆除疤眼军阀，它的植物器官纷纷落下，掉到下面不断蔓延的绿血池中。随着每一次致命的掏空，生机都从疤眼军阀的目光中流逝，直到最终暴亡。

凯恩将空空荡荡的疤眼军阀扔到一旁，带着身后的超级绿皮兄弟大吼，冲周围矮它们一头的原始绿皮挑衅。

随着疤眼军阀的战败，部落陷入了混乱，六神无主。但是现在没有绿皮敢站出来填补空白，它们已统统被凯恩这份击倒疤眼军阀的力量所吓倒。

凯恩举起血淋淋的动力爪，发出一声咆哮，打破了沉默，震撼了绿皮，将胜利献给造物主！

“这也太了不起了。”千树发现自己着迷于流血。

“我会留下机械种子，暗中改造这个星球，也许绿皮会成为我们开拓星海的新主力。”徐炀沉思。

“我们不能全信异族。”千树对外星文明越来越感兴趣，她心底满是计划，她有这样的魔力，而外星生态又有无数的植物。她好想继续垦殖星海，探索无穷机遇，比邻星-b只是开端。

“已经救走了人，压制了绿皮。我们先赶紧回去吧。之所以把你们都带上，也是不希望你们出现时差。”徐炀驾驶穿梭机返回先锋号。

“时差？”千树不解。

“你觉得从泰拉出来，已经过了多久？”徐炀道。

“两个月？”

“差不多，对我们来说，七十天过去了，地星已经过去了四年。”徐炀道。

(本章完)

------------

第九百八十九章 一口气补齐四年份

回家的时候到了。

将足够的监管设备以及机器人留下，又在轨道上放置了有益于增加社会学进度的观测站，徐炀把比邻星-b当成一个培养皿，持续监督观察那些超级绿皮的发育状况。等下一批探索者来，应该就能收菜了。

随后徐炀就点亮星门，带先锋号飞船迁跃回归。

对于舰船乘员来说，比邻星的探险就像一次长途远征，前途未卜，而最让他们震撼的还是时空上的差异：尽管通过星门缩短航程，他们还是花了4年时间才完成一次往返。

人类寿命太短，只要几次宇宙航行，人间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宇航员们仍然风华正茂，但地上的朋友已是垂垂老矣。每念及这一事实，乘员们就感到太空探索的责任极其重大。

经过这次探索后，人们很清楚，眼下人类文明的殖民边界，便是星门所连接的这些区块，一旦将它们全部消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就要再上一个台阶，正式成为星际文明！

徐炀将先锋号探索舰开回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的发射基地，当舰船从大气层下降的时候，他已经收到了莉拉的欢迎通信。

“欢迎回家，主人。”莉拉语气颤抖。

“我回来了。”徐炀在舰长室内站着，温柔回应。

整艘巨大的飞船慢慢靠近地面，引擎隆隆作响，仿佛高奏凯歌的鼓声。这一切都宏伟壮阔——人类勘察了比邻星-b，将其作为殖民地，踏出真正有意义的太空探索第一步。

“船上的大家都还好吗？”莉拉说。这些年的责任让她学会放宽视野。

“他们都玩疯了，任务结束，航程归期，他们都在舰船上喝酒，别担心，我下的命令，他们尽情戏耍，昏天黑地，庆祝，享受，作为人类的先锋，这是他们应得的。地上弹指一挥过了四年，不知道有没有人错过了重大的事情，是不是错过了婚礼、葬礼、喜讯、哀讯……在他们回到故土之前，就让他们尽情放纵吧。”徐炀道。

“那主人自己呢？有没有怀疑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莉拉问。

“我什么也不担心，我只是我太想你了，我要把错过的都补上，飞船还要有7分钟落地，我要你，莉拉。”徐炀说。

“一切都很好。”莉拉感动得要哭，“再次：欢迎回来，主人。”

电波中断，飞船在轰鸣中减速落地，在缓速阶段消耗的燃料与加速时一样多，它就像当初泰坦星神一样轰鸣落地，不过它完全是人类自己的造物。

徐炀检查各项参数，旧时代的人也许不会这么细心，他则很关照细节，包括飞船的一切资源用量，各项物资的开支，他都亲自过问。

一方面是得益于他自己坚持贯彻的高度信息化工程，所有东西都清晰晓畅，由复合人工智能检查计算，杜绝浪费和资源错配；另一方面，也是集体共力的精神在发挥作用，他很清楚，所有资源都是募集来的。是所有愿意支持人类航天事业的人、社区和共同体，捐赠和拼凑出了先锋号飞向宇宙所需的资源。

这是真正的人类精神，每一包固体燃料都有产地和捐赠者的名字，反应堆的每个零件都记录了劳动者、技工和设计师的名字。

虽然飞向天空的是不过5000名乘员，但整艘飞船却是由40亿人类的心血凝结而成的。

先锋号向下落去，回到它出发的平台。

徐炀完成了他的任务，宣布乘员们可以自由离开，他不再是他们的舰长，并感谢他们的付出。

来到舰艏，徐炀看到全世界的媒体人员都在外面的广场上集结了，当先锋号的乘员们下船，立刻遭到铺天盖地的抢拍。

“英雄！”

“航天英雄们回来了！”

“人类的先驱！”

“太棒了！”

“哇啊！看！看啊！”记者、自动录影机器人和无人机不断拍照。

徐炀感到好笑，未来这些照片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多照片会得奖！人们会在下面写上标题，什么“人类的一大步”，“纪念第一次地外行星勘探成功”，“记先锋号飞船任务圆满成功”。

这些下船招手、兴奋的乘员们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往后一代又一代孩子会把他们视作楷模，从心底产生一个触摸天穹的宏伟愿景，激励下一代人类勇闯星海。

而在这些照片里，如果角度够广，就能拍到此时此刻站在舰艏里的徐炀，隔着太空合金玻璃，看起来只有一道影子。这也符合他的气质和身份，历史背后的影子，一个自由的残像。如果人们爱戴他，那很好，如果人们不喜欢他，徐炀也不在乎。

媒体从业者们的兴趣都在登机区，参与这次航行的乘员们都有福了，他们接下来几周几个月都要面对无休无止的采访，让他们交代航行任务工作中的每个细节，谈谈奇闻异事。

还有上万个翘首以盼的女孩，她们兴致勃勃，梦寐以求地想要和这些上过太空的伟大飞行员“借一点去过星空的种子”，她们有足够的容器和收集工具，足够把这些乘员们的种子全都借走。她们就像历史上那些亲自犒劳英雄豪杰的妇人一样，此时心底都是崇高的献身精神。

正面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基地一时半会是消停不下来了。徐澄、莱拉、泡泡和千树也成为了被访问的对象，她们各个有说不尽的话，在全世界面前接受采访对她们也是难得的殊荣。

徐炀听到脚步声，转头看到莉拉已经泪眼汪汪地抵达，她绕过所有喧嚣，独自走来寻找主人。

“主人！”莉拉扑过来，两眼含泪，“我好想你……”

“我又何尝不是？”徐炀一把将莉拉抱起，深情地看着她，“我没有你寸步难行，我在星海里漂泊的时候总想着要是带上你就好了。但不行，这个星球还需要你。”

莉拉紧贴着徐炀的胸口，与他紧紧相依。对他而言是几十天，对她而言又是孤独的四年，就像头被割下后放在无言柜台里的空洞四年一样。莉拉的心里满怀恐惧，她说的话像是没有回音，她所有的念想也没了着落。

“不要……不要再上太空了，莉拉受不了……”她双手紧抓着徐炀的袖子。

“不去了，再也不去了。”徐炀把她抱到桌子上，吻她。

“但你怎么能不去？”莉拉叹气，“你还有那么多责任。”

“不去了，”徐炀说，他把外套扔掉，“不去了——因为我退休了。”

“退休？”莉拉重复了一遍，仿佛不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正式退休了，我将不问世事。我把四个孩子，好孩子们都带在身边，看她们的表现。徐澄是好样的，泡泡关心他人，千树很聪明，莱拉英勇又有担当。未来的世界交给这些好孩子们也很合适，我不需要工作了，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徐炀看着莉拉。

“噢……主人……”莉拉眼神迷离。

沧海桑田，当初掣肘他们的时代精英已经变成了历史的尘埃，莉拉大仇已报，曾经用气刀割伤她的妮露，被潘瑞伊从卡莉法尖塔顶端扔下去；残酷改造她的千湖电子公司如今也被肢解和拍卖，资产被送到世界各地，就像当初公司拆掉莉拉·尼斯托一样。她名字命名的尼斯托公司现在是世界第一，地位无可撼动。

而徐炀呢？“天工”ai被他亲口宣布因不符合时代标准而淘汰，过去ai优化了他，现在他开发更先进的算法又优化掉了ai，将“天工”亲自封档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他甚至懒得多看它一样。高阁九州变成了普通水准的公司，许多子公司被徐炀扶持的陆镜与天枢制物所并购，曾奴役他的公司现在生活在徐炀的阴影之下。徐炀还革新所有公司人学校，家乡的孩子们没有了分流策略，都可以读书，没有人再必要当牛马。

看着彼此，他们都感到这一切弥足珍贵，连4.5光年外的比邻星-b，也像一枚玻璃珠被收进了口袋，彰显着人类文明无可挑剔的技术实力。

退休也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落潮，未来应该交给更年轻、更有创意的人们。

徐炀亲莉拉的额头。

“法洛莎在闭关。”莉拉急匆匆地说。

“行。”徐炀拉好窗帘。

四百次，把四年的都偿清。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章 和玛杜莎夫人的退休生活

徐炀选的退休地点就是艾蒂安河谷。

法洛莎记忆里的家，也是适合隐居的地方。

与法洛莎最亲近的亲友们都住在这里，徐炀还是最后一个搬进来的。这几年里，艾蒂安河谷已经发展得很漂亮了。

法洛莎现在是神，所以她的“记忆泡泡”更加清晰，以至于可以摘取出来，模糊现实的规律。

玛杜莎夫人和法洛莎真正的妹妹也以一种混淆现实、以假乱真的形式重生了！

最后发现原来法洛莎的血缘“妹妹”名叫海莲娜·德·阿奎利亚，一个黑发的小姑娘。

因为是记忆里的小女孩，所以海莲娜长大的速率很慢，这么多年过去了才长一岁。

玛杜莎夫人更是永葆青春，在这里建立了许多漂亮的小屋，就像大家的母亲一样。

这简直就像应许之地或者魔女花园，艾蒂安河谷现在住着女皇伊丝塔，她自以为是法洛莎的妹妹，最近行为更加幼稚；消失魔女希露菲，法洛莎的挚友；玛杜莎夫人，法洛莎的母亲；海莲娜，法洛莎的亲妹妹。还有徐炀带来的，泡泡、徐澄和莱拉三人组，千树不在，她回嘉龙坡了。

最后搬进来的则是徐炀以及女仆莉拉，莉拉已经彻底卸去了尼斯托公司社长的责任，不问世事。徐炀的注意力也从尼斯托公司和整个世界挪开，他要做自己爱做的事。

徐炀感觉她们的生活简直无忧无虑，徐澄和莱拉对于海莲娜这个新冒出来的小妹妹兴趣极大，成天追着她满山谷地跑。

玛杜莎夫人照顾果园、清理房屋，为每个人缝衣服，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女人，徐澄本来想管玛杜莎夫人叫外婆，但后来也跟着叫妈妈。

缺爱的伊丝塔更是每天粘在玛杜莎夫人身边，有时候就像小猴子一样要玛杜莎夫人抱抱，好像回到了童年时期。

希露菲因为身体和性格的缘故，经常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好像已经变成老魔女。

应希露菲之邀，徐炀经常带希露菲去注入精神，每次都能让她有多一点动力。希露菲觉得她给法洛莎带了弑神武器，现在拿点好处也是应得的，至少晚景有着落。

“呱呱，呱呱。”徐澄带领海莲娜沿着河谷巡逻。

海莲娜今年才六岁女孩的个头，模样娇俏，活力十足。

“呱呱，呱呱。”海莲娜复读。她还处在模仿大人的阶段，把徐澄当成标杆了，现在已经学会了发呆、呱呱以及敬礼三件套，徐澄爱她爱得不行。

这里太幸福了，即便对退休的人来说也不可思议。有时候徐炀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分明来过这个记忆，知道这个地方，包括玛杜莎夫人、海莲娜女儿都是虚假的，但法洛莎的记忆已经和现实重叠，以至于成为了现实。

这里的一切都是历史，但他在当下经历，但很快它将变成未来。

徐炀检查自己当初在艾蒂安河谷留下的痕迹，发现一应俱全，这里还是他所熟悉的地域，他魂牵梦萦的美好山乡，他曾在这里度过一生中最安逸的几年，现在也会在这里退休，看着孩子们打闹，就像最常见不过的归隐田园的人一样。

“我感到不真实。”徐炀跟莉拉说。

“您还没有适应退休生活，主人。”莉拉照顾得徐炀无微不至，她让他洗个热水澡。

他点点头，忘掉外面的一切，把身子浸进热水，闭上眼睛，不多时便沉沉睡去，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张铺着天鹅绒垫的软床之上，舒服得像是浸在云团。如果人类从此要对幸福作出一个量表，徐炀此时的状态无疑处在“最幸福”那一档。

连夜晚和白天的分界线不是很清晰了，徐炀第一次感到人间没那么多焦虑。尤其是玛杜莎夫人的存在，她把房间装饰得很漂亮，这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真像一个家，到处都是生活的气息，有花草，饰品，画框，篮子，农具，水果，还有动物，牛羊和猫狗成双成对。

徐炀抚摸玛杜莎夫人手织的窗帘，上面花纹繁复，虽是拿棉花跟亚麻编的，却柔软得像一团团锦缎。窗外，伊丝塔孩子气地跳绳，长绳一端是树，另一端是不怎么动弹的希露菲。徐炀看到果园，看到山，看到溪水流淌，叮咚作响，更看到玛杜莎夫人收了今年春天的蜂蜜，然后往屋里走，他们对视一眼，于是过去的记忆又变得清晰了。

玛杜莎夫人把蜂蜜放进厨房，转身就看到徐炀。

“天啊——”玛杜莎夫人害羞地说。

徐炀没说话，以行动代言，玛杜莎夫人无力还手：“哎，孩子们还在这呢。”

“她们到午饭才会回来，这地方太美了，她们在外面还有很多事要做。”徐炀喃喃道，他把玛杜莎夫人的围裙挂到一旁。玛杜莎夫人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为此徐炀需要报答。

玛杜莎夫人红着脸，面对切菜的案板弯下腰。类似的情景过去、现在和未来还将发生很多次，无数次。房子里有个男人，这是好事。

……

……

餐桌上，他们都尽情地分享食物，谈论的都是河谷内的事情。

徐炀感到不可思议，曾经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聊清楚世界大事，决定不同人和地区的远大前程，就像分蛋糕一样把整个世界切开、聚拢、拼合。现在他们却花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研究微不足道的事情，包括如何抓螃蟹，是否要增高一座谷仓，以及怎样对待新闯入河谷的几头野熊。

徐炀花时间照顾海莲娜，他带孩子的手艺已炉火纯青，海莲娜刚开始还很抗拒徐炀，但渐渐感觉到血浓于水的关联。她开始同意徐炀给自己编辫子、讲故事以及教识字的事情。

他很爱海莲娜，尽管她是来自于一段虚构记忆的孩子，但她现在已经难得地来到了现实，得益于当初制订的“记忆律法”以及法洛莎的执念，她们终于能完整地加入这个时间线。

当然，法洛莎自己还在闭关。

夜晚的时候，伊丝塔会缠着玛杜莎夫人，管她叫自己的妈妈。

徐澄怀疑伊丝塔精神有问题，徐炀则相信伊丝塔只是在经历必要的再生长，伊丝塔的过去是畸形的，性格也是扭曲的，她最需要的只是从零开始，再经历一次童年、少年、成年的过程。

原本该和妈妈在一起的海莲娜则被伊丝塔抱到了房间外面，无论海莲娜怎么抗议，伊丝塔都熟视无睹。

无奈之下，海莲娜只好睡徐澄那屋，徐澄和她用呱呱声交谈，每天晚上都要听取呱声一片大家才能睡着，渐成规律。

徐炀也在这里重温乡下的生活，他放空了思想，过去的那么多事情渐成历史，鼠人、黑火革新、旧世诸神以及巨型企业，徐炀已将其逐一化解，只留灰埃。历史的亲历者已将它们轻轻放下，而对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

已经有许多学校开设了“尼斯托公司研究中心”，专门探讨尼斯托公司为什么能成功做大，并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伟大企业。幸运的因素自然至关重要，但在人力可及的范围内，尼斯托公司的决策、组织、调度方式、宗旨和理念亦足发人深省。

徐炀用新蜜酿了酒，然后和玛杜莎夫人在屋里分享，她喝了一杯又一杯，脸红了。

“我不明白。”玛杜莎夫人说。

“怎么？”

“你难道要我同时做你的……和……吗？”她哀怨又多情地看了徐炀一眼

“啊，不行吗？”徐炀抬头。

玛杜莎夫人又羞又恼，但他又是那么诚实，仿佛这天经地义。

她松了一口气，接受现实：她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妇人。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嘴里衔着，将酒度入徐炀口中。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一章 在艾蒂安河谷

玛杜莎夫人总是强调，她是一个村妇，她的本事都只适合在河谷里。

但徐炀觉得她做什么都能行。她不只是一个生活在纪元1066年的泰西洲乡下妇人，她绝对应付得了新世界。

徐澄有时候跟徐炀说，她可惜玛杜莎夫人没见过虚拟头盔，3d软件以及飞机。徐炀不以为然，玛杜莎夫人也没抱怨徐澄从未见过小猪分娩、小麦抽穗扬花，分不清葱、蒜苗和韭菜。

徐炀给玛杜莎夫人网购了很多书，她读得很起劲，但不让人看见，她总是在树荫下偷偷地读，一点点重新理解一千年后的世界。

此时的徐炀看到玛杜莎夫人，仿佛看到20年前法洛莎在卷饼大帽的门店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怎么用手机。

后来玛杜莎夫人进步神速，她发现自己不得不和现代人交锋。

徐炀在这里的时候，总是帮她挡住了共同体的质询，有一回，玛杜莎夫人看到他在山谷口送走一群人。

“他们是干什么的？”玛杜莎夫人问。

“买地的。”徐炀道。

“让我来对付他们。”玛杜莎夫人说，“这里是我的家，他们为什么要来打扰？”

徐炀解释前因后果。这个地方，艾蒂安河谷，位于泰西洲高卢大区的东南部，自天劫后就空无一人，与世隔绝。高卢委员会想拿走这，觉得它属于自己，没想到玛杜莎夫人来了。而他们就觉着，这么一个小妇人占有这么一片适合种葡萄的美丽河谷实在太不合理。

“总之，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抢走河谷。”徐炀说。

“我没资格住在这？”玛杜莎夫人抗议，“好家伙！”

“放心，我能摆平，是我……”

“下次让我见见那些代表。”玛杜莎夫人很固执，语气寸步不让。那架势让徐炀幻视到法洛莎。有时候法洛莎一这样，徐炀就没法跟她再讲道理下去。谁也想不到这遗传自玛杜莎夫人。

徐炀拗不过，只好说定下一次委员会的人来，她负责交涉。

周一，委员会的代表进入河谷，他用无人机丈量土地，一边要求玛杜莎夫人加入共同体，玛杜莎夫人拒绝了。他们很冷静地离开，不管玛杜莎夫人是否臣服，他们都有相应的预案。

很快，他们派了彬彬有礼的人造访：根据共有制原则，所有的土地属于所有人，所以玛杜莎夫人不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玛杜莎夫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敢凭几行字就把她从艾蒂安河谷轰走，意图拿一排排乏味平房取代她精致的房屋、谷仓、农田和果园。协调范围还包括她费劲养大的那些动物，高卢委员会想把它们作为公共资产登记在案，每个动物耳朵上都会打孔，写上二维码，未来人们可以在荧幕上选购，把它们从畜栏里带走做成肉排。

玛杜莎夫人不合作，她养动物是为了喂饱徐澄、泡泡、莱拉她们，还有伊丝塔和希露菲。尤其是徐澄，她喝掉了所有的牛奶。

之后，委员们继续上门商量事，请玛杜莎夫人从这里搬走，或者让出1/3的土地，补偿高得近乎于贿赂，只要玛杜莎夫人让出河谷，她第二天就能比历史上所有女王加起来都更富有。玛杜莎夫人还是不卖，说实在的，不可能卖，除非他们有办法杀了她。

委员会自以为得手，他们在她回绝的那一刻就炮制舆论，说玛杜莎夫人占领了一大片土地，拒绝加入共同体，拒绝社区合作，而且抵抗所有合情合理的合并方案，就像高卢境内的一颗毒瘤。

他们原以为有千千万万的高卢人去围攻玛杜莎夫人的河谷，但他们却把玛杜莎夫人当做真正自由与独立高贵精神的代表，在这个自由世界里捍卫着自己的资产，保护它不被滥用与合并。委员会几百个高卢代表处心积虑对付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妇人，无异于流氓。从新伦德尼姆、七丘到康斯坦丁尼耶，到处都是玛杜莎夫人的粉丝。尽管她本人一无所知。

最远的支持还有来自龙舌兰洲、夏、和平洲和新泰西洲的，徐澄每天吃晚饭前，都大声念出其他人对玛杜莎夫人的溢美之词。

“好样的，夫人，请坚持下去！/永远不要退让/他们只是要拆掉您的家乡，小心阴谋！……”徐澄抑扬顿挫地朗诵。虽然玛杜莎夫人不知道那些地方是什么样的，但她很高兴有人站在自己这边，她更坚定自己要保护艾蒂安河谷以及这里的一切，就像她过去曾尽其所能在一切恶意下保护法洛莎。

玛杜莎夫人态度坚决。委员会又打算请她开民宿，开一家乡村酒店，很多人想来这里爬山、钓鱼。又重申邀请她加入共同体。玛杜莎夫人拒绝了商业计划，又亲自写了一个声明：她从1069年就居住在这里，而且她比这里所有高卢人都更高卢人，至少她的肤色还是白的，她比高卢委员会的人更有资格当一名高卢人。这让她失去了有色人种的支持，不过她本来也不认识他们。

下一周，委员会的人比她聪明得多，提出质疑——她没有地契，而纵使有，它们也早就过时了，没有法律、国王和组织能证明玛杜莎夫人有资格占有艾蒂安河谷。玛杜莎夫人无言以对。

不久，用于推平玛杜莎夫人屋子的挖掘机和铲车就都集中到了山谷入口，徐澄翻箱子，找自己的枪。

莱拉没准备火并，她让玛杜莎夫人去信给星球理事会和新魔女评议会，玛杜莎夫人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发电子邮件。

新魔女评议会的人听说法洛莎大人的母亲竟受滋扰，完全震撼了，甚至吓坏了，法洛莎要是知道了，泰拉要死几百万人。当天就有一千多艘舰船堵了高卢委员会的门，包括高卢自己的魔女们也去了塞纳河岸，她们痛心疾首，把委员会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塞纳河岸人满为患，玛杜莎夫人没有照片，人们拿画像替代，把她当成古代高卢的女神来描绘。高卢委员会在羞愧和恐惧中解散。从此所有觊觎河谷的人统统闭了嘴，再也没人越过边界，尊重玛杜莎夫人的一切权利。

玛杜莎夫人对外面一无所知，只知道好久没人来打搅了，她取得了胜利，保卫了自己的家和土地，从心底感到骄傲。星球理事会结束了审议流程，后来的人客气百倍，为她送来新的地契，划给她10800平方公里的土地，让她可以把艾蒂安河谷代代相传。

随契附上一张详图，玛杜莎夫人这辈子第一次从卫星地图上看到自己的家，原来艾蒂安河谷这么大，难怪委员会拼了命也想合并它。她同情自己失败的敌人。接着，玛杜莎夫人看到房子、果园都在太空卫星镜头下一清二楚，既惊奇又害怕，从此不再在小溪里沐浴。

她在进山的路上立了一个牌子，写着“德·阿奎利亚一家”，旁边有一个邮筒，一周三次，许多朋友和支持者都会送信和邮件来，满满当当的都是纪念品、杂志、报刊、新潮的电子产品，还有千树每周一次的信件和明信片，她录了自己的游戏和聚会，里面给徐澄、泡泡和莱拉都空出位置。

胜利之后，徐炀继续在这里长住，只有尼德莱特和觅影、薇儿决定一起搬家的时候离开了一趟。

很多人觉得法洛莎已经很惊艳了，但他们没有见过玛杜莎夫人。玛杜莎夫人的嗓音，玛杜莎夫人这个人，都给徐炀以优雅之感。

也许是因为采集自法洛莎记忆中的想象，也许是因为她本就如此。

就徐炀的经验来看，他更相信她本就如此。

有时候他们在一起。她不想惊动孩子们，所以总是咬着嘴唇，用劝导的眼神，求徐炀快一点。

“这地方不能没有您。”后来有一天，徐炀说。

“但这还是很奇怪。”玛杜莎夫人露出一个困惑而害羞的表情，她每次这样都会让徐炀动心。

“有什么奇怪的？”

“之前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很简单，亲戚未婚生子了，乞丐路过门口了，村里人做的腌臜事了，或者附近的贵族在组织什么，税官要带走多少人……现在不一样，大不一样，孩子们教我看新闻，每天这个世界发生一百万件事，还有之前的委员会。”玛杜莎夫人疲惫地说。

“已经结束了，现在外面和我们八百杆子打不着。”徐炀说，“法洛莎现在不在，不然她还能和您多说说话。”

“啊，法洛莎。我从没想过生出来魔女过。在乡下地方生女孩本身就很麻烦，更何况是魔女。穷人怕，富人也怕，靠近魔女，非死即伤。但我看到法洛莎，骄傲从头顶流到脚底，我就知道要养大她。”玛杜莎夫人微笑。

“我也为她骄傲。”徐炀点头，“您知道的，许多魔女光是知道您生了法洛莎，就这事，就这一件事，就足以让她们对您顶礼膜拜、敬畏有加。”

“我不关心这个，有法洛莎和我们这一家子已经够了。我更担心海莲娜怎么办？她长不大。”

“长不大也是一种特权。”徐炀也在意海莲娜，她跟徐澄仿佛心有灵犀，有时候不说话都能对着彼此忽然哈哈大笑，像一起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也许是这个河谷困住了海莲娜。”

“海莲娜比伊丝塔还聪明。”徐炀说。

“伊丝塔晚上一个人就会哭，像宝宝。”

“我希望她能走出来，这个河谷是最合适的地方。”徐炀说，“而您呢？您想学学驾照吗？我们可以开车出去。”

玛杜莎夫人若有所思地看着徐炀。

“我倒是无所谓，我的一切都有妥善的安放。我读的书不如你们多，但听过几首诗人的曲子，他们结尾都说‘玛丽和罗梅罗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之类的。看看你，你也让很多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现在轮到你自己了。收收心吧，你和法洛莎该结婚了。‘你和法洛莎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拿这当你一生的句号不好吗？”她说。

“好。”徐炀说。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瞬间答应了。也许他自己也承认时机成熟了。也许是因为玛杜莎夫人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对着她的孩子说：“该长大了”一样。

该长大了。

“我很快就去。”徐炀说，“但我要在这里再住一段时间。”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玛杜莎夫人微笑。

之后，徐澄和莱拉种了很多蔬菜，泡泡自己在山坡背后种红薯。秋天的时候，她们走遍河谷，采集水果做了很多果酱，它们都整齐摆在粮食地窖里，她们致力于将地窖填满，到时候她们坐吃山空十年也吃不完。

莱拉是最开心的，因为法洛莎给莱拉起的名字是莱拉·玛杜莎。现在莱拉终于能亲眼见见自己的“外婆”了，她很强壮，也很勤快。伊丝塔在几个月后也不再哭泣，仿佛变回了娴静的魔女女皇。

徐炀后来收到一个消息，他不得不动身离开这个地方，回东半球，到北部列岛去。

冬季的第一天，徐炀去山谷口的邮箱收货，其中一个航空邮包里装的是他订的一部相机，他拿去给山谷里的大家拍合照，在离开之前他要留下一些纪念，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们，为所有人。

玛杜莎夫人学摄影，她固执要自己拍，而且从不把自己和海莲娜拍进去。

“我怕我们不会出现在照片里，我们才是不存在的人。”玛杜莎夫人很聪明，知道她们本该消逝在时间线的尽头。

“不会的。”徐炀保证。

“我不敢。”玛杜莎夫人害羞地笑着。

她继续给人拍照，徐炀离开艾蒂安河谷那天，玛杜莎夫人给他们拍了大合照，海莲娜站在玛杜莎夫人旁边，呆呆看着。

玛杜莎夫人按下快门，照片里，徐炀站在中间，风华正茂；伊丝塔双手捧着一束花，侧头微笑；希露菲像冰雕一样站着；徐澄对镜头比“v”的手势，莱拉端庄地抬起下巴，像是异国公主，泡泡姿态恬静，绿发披散。

拍完之后，徐炀坚持要给玛杜莎夫人拍照。

“不会有事的。”徐炀保证。

玛杜莎夫人慌了，但她花了几分钟让自己镇静下来。紧张地让海莲娜进屋，然后她自己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撩开头发：“现在怎么样？”她羞怯地说。

“不能更好。”徐炀定位了玛杜莎夫人的位置，拍了一张她的照片。

相机声响起的时候，玛杜莎夫人轻轻抖了一下，她以为自己要这样死了，或者消逝了，但没有。她怀疑相机能偷走灵魂，杀掉幽灵。还好她是活生生的人，活人是不惧怕相机的。

玛杜莎夫人深呼吸，闭上眼睛，良久又睁开，世界还在，世界承认她存在。

徐炀把拍好的照片拿给她看。

他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法洛莎的缘故而更爱玛杜莎夫人，还是因为玛杜莎夫人的存在而更爱法洛莎。

玛杜莎夫人深呼吸，眼里闪出欣喜的光。

“这么美。”她说，随后，她忍不住哭了。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二章 故事的句点

徐炀把群星使者的坐标算出来了，他得回上京一趟。

多年来他一直遥控着全世界多台超级计算机，试图完成星神留下的算式，现在水落石出，群星使者无所遁形，好似与敌人只隔着一道门。

返回上京，他和莉拉故地重游，同时留意各个地方、各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他们先回会津城，在会津城地下裂隙的青铜泰坦挖掘场，公司人挖到了法洛莎，现在这座挖掘场已被重新掩盖，留下一道用来朝圣的地下走廊，两侧宣传栏里贴满了法洛莎的丰功伟绩，夸张得不可思议。朝圣的尽头是法洛莎当初沉睡的空棺材，莉拉第一次见。周围有很多从世界各地来朝圣的魔女，她们不作声，只是冥想。

他们去了尼斯托工业园，机器很多年没开，但这里的水里还养着海裔，只剩下一头，它格外眷恋这里，屡屡故地重游。徐炀给它喂食，它认出了徐炀，咧开血盆大口微笑。

鼠村空无一鼠了，所有老鼠都已经变成了人类，早早离开了这里，徐炀在鼠村的墓地里转了一圈，一只叫关万仓的老鼠人埋在这里。整个鼠村中央还有一棵非常巨大的金树留着，还是熠熠生辉。附近的老人说，曾经有一大群老鼠围着金树种蘑菇，蘑菇可以吃，可以织布。年轻人以为笑谈。

铃木之泉也被卖掉了，现在的老板是个平庸的商人。葛城浅在西海岸成家立业，再也没回来。一街之外，世仇般的利家机器人大卖场改造成了地下机器人竞技场，每天都有新比赛。

崔俊友在片木区的诊所被盘下来，几经易手，现在是一家冷链仓库。他死后，妻子和女儿继承了位于晖城区的义体手术中心，她们把它卖掉了。接手的人无心打理，也无法维持这么好的设备，义体中心的名誉与日俱减，直到尼德莱特把它再度盘下，重新开业。附近的老顾客说，尼德莱特才是崔俊友真正的儿子。

实金大厦保留着原样，新魔女评议会承包了它，现在开办了安久市最大的幼魔女托管所，有2000个幼魔女，中间上下三层打通，老毯子城堡焕然一新，她们爬来爬去，自由自在。

安久市的垃圾山随风而逝，现在是京西最大的海水浴场，舍场姐弟战后回到了这里，负责经营浴场。徐炀看了三遍也认不出是同一个地方。

巨蛋竞技场举行了第八届战斗盛典，量子武士取得了这一次的冠军，弥补了七十年前败给柳川文彦的遗憾。

鸣歌山，桐野怜世很早就死了，并埋葬在神社里。她死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七生结缘，妖怪成为了历史名词。神社现在由一个11岁的年轻巫女照看，她立志要成为新一任樱之魔女。

微十月正在筹备复出计划，经纪人名字那一栏写的是杜迁迁。粉丝们预热签名，超过2亿人愿意参加她的第一次演出。她和徐炀生下的暗影龙颇有力量，监督着新时代的转世重生。杜迁迁把大部分钱都捐回了老家，她的亲人刚刚盖起房子，结果全都死于天劫。杜迁迁战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告诉微十月，她得留在微十月身边，否则她将去死。

天条苑紫乃在全世界投资建立了两万多家漫画工作室，勉强满足了她的需要。她仍住在祖宅里，而且出任京都无限的董事长，天劫期间她看了1000部动漫，之后她的灵感更多。

土蜘蛛的忍术道场开到了全世界，下一个分部是瞄准比邻星-b。世界无战事，仁王安保解散以后，许多曾经的武装人员来这里寻求继续工作。土蜘蛛本人早已不在负责道场的工作，她回到了忍者之里，在那里种菜。土里的蜘蛛，她还会回味着那些冷笑话，那些传奇冒险。她是蜘蛛，随时随地都能上网。

经过毯子城堡多年复健之后，102摔了一跤，忽然忘记了一切有关战争的记忆，或者把所有战争里的恐怖都简化为了彩色符号。她走出毯子城堡，那年101从先锋号飞船上下来时，102就在迎接的人群里，她再一次变小了，跳入姐姐的怀中。她们后来开始环球旅行。

风间宫理现在有100个分身，她在Sol-4星球上有一个自己的科学站，她技艺精湛，人们渐渐分不清哪个是她的蜂巢分身，哪个是她自己，她同时出席几十场学术会议，为人类-魔女文明的科技进步作出无量贡献。

吉冈水色成为新魔女评议会的议会长，多次当选，她找到给自己“吉冈”这个姓的好心雇佣兵一家，天劫后吉冈家只剩下一对女孩，吉冈水色收养了她们，视如己出。她业务愈发娴熟，受魔女们的热爱。

潘瑞伊每年有几个月跟着法洛莎做事，其他时候跟着镇暴机动队活动，人类内部的纷争结束后，她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打袋鼠。袋鼠最近太强大了，还勾结了相位魔，准备开启通往袋鼠星的门户。

凛音毁掉了奈米西斯集团，他们所有成员在近几年被猎杀殆尽，奈米西斯塔被她亲自炸掉，她污染了数据库，删掉奈米西斯集团的记录，只有被遗忘，才是真正的灭亡。事成之后，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又一次募集人手，凛音报名。即便现在已经允许删除记忆，凛音还是永不忘记。

李孝敏衣锦还乡地回到了南新罗，自从会津城开始，满打满算，他这辈子为尼斯托公司开了将近二十年的车，赚到的钱够他盖一个大房子，罗西娅前后给他生了6个孩子。徐炀解决了空婴危机，让他的孩子们都有灵魂、健康成长，他每年还会带着全家来祝贺新年，感谢他生命中最大的贵人。徐炀行踪不定，他就包机去艾蒂安河谷。

黄蜂努力摆烂，但A40工作可靠，花店的生意无可避免地扩大了，他们换了更大的店面。黄蜂为此咒骂不休。千树是他们的常客。

小岛叶子买下了许多星星，预先把它们分配给自己和徐炀生的孩子们，谋划一个跨星际的家族王朝。

中村瑞秋回到西海岸，成为一名律师，她在法庭上表现无解，对方的辩护律师往往落下心理疾病，AI法官也需要很长时间的程序咨询来调谐代码创伤。

徐炀坐在尼斯托总部核心层的密室门口，跟其他人通信，了解朋友和熟人们的生活。

至于密室。法洛莎的密室，他给法洛莎准备过很多密室，每一个都有七重安防，谁也窥探不了，保护她能在这里安心读书和修行。现在地上的敌人已经没有了，那些隔层和反魔力涂料都成了饰品，不过徐炀绝不否认其用途和意义，它们曾努力过。

“大家都有各自的未来。”徐炀说。

“是的，主人。”莉拉站在他身旁。

“真奇怪，我坐在那工作室里办公，而徐澄在旁边房间里拼模型火车——简直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但一转眼，已经十几年了。”徐炀说。

莉拉温柔地笑着。

“不容易。”她说。

“我不知道，我感觉我的心态永远不能和黄金时代出生的那些婴儿一样，跟他们没有共鸣，他们将生活在衣食无忧，甚至不需要一秒钟劳动的新时代，他们将学习、成长、彬彬有礼，享受这个世界，发展全新的品格。他们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不会对曾缠绕我们整个时代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们看历史的角度不同，会觉得当年一个又一个起来反抗公司的人软弱无力，近乎于矫情，他们会轻描淡写当初所有壮丽的运动。而我们没法这么想，我们还是觉得，太可怕了，太不可思议了。‘公司的压迫’对他们来说只有五个字，对我们而言却贯穿许多人的一生。”徐炀说。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目的——他们不必再战斗了，他们可以享受天真的无知。”莉拉说。

“我们所铭记的历史结束了。”徐炀说，“漫长的旅程结束了，走向无可挽回的句点，就像一辆列车走到了终点站，连铃声都在提醒乘客们即将下车。”

莉拉微笑。

“总有新的故事会发生，不在我们这里，就是在别人那。”她跪在徐炀面前，和他十指相接，“来吧，主人，画上句号的时候到了。”

徐炀点点头，他和莉拉一起走向法洛莎密室的门，他叩了叩。

“？”法洛莎结束闭关。

“我算出群星使者的坐标了。”徐炀说。

“那就开杀。”法洛莎说。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三章 猎星进攻方案

密室开启。

徐炀走入其中，门在身后关上，将外界声音隔绝。内部黑暗空旷，只有半点红芒妖异闪烁，它有节奏地跃动，犹如一束背靠宇宙的射线。

法洛莎从中浮现，她延展四肢，长发在身后披散，周身不着片缕。和宇宙本身相称的强大魔力在她手中浮动，像手捧一颗跳动的心脏，她握紧手，将魔力捏碎，眼神专注而平静，霓裳斗篷随后浮现。

看到她脸上冷静的神情，徐炀点点头。她一定又取得了新的进步。聪慧勤奋，始终保持初心，毫不动摇地朝目标迈进，有这样的精神，她怎么可能不成功呢？徐炀教会了她耐心，从此法洛莎便沉心静气，一心向道。

“你现在有多强？”徐炀问。

“够用了，想统治宇宙或者打败群星使者，有现在的力量就够了。”法洛莎淡淡道。

她抬起手，像是展示魔力，手心呈现出星图，徐炀凝视着它，发现法洛莎手中诸星辰方位与天文望远镜所摄别无二致。

法洛莎单手指向其中一颗位于行星系内的小行星，将它偏移，不多时，徐炀便得到相应天文数据汇报，证明宇宙中确实出现了对应的星体位移，幅度和距离一模一样。

她再将手指伸向更远的星系，对一颗10光年外的行星弹了一下，只见它表面立刻出现巨大的凹坑，整颗星球剧烈颤动，开始爆发前所未有的地壳运动，甚至偏移轨道，在几年后就会彻底逃逸出恒星的引力范围，飞入深空。

璀璨星图，尽在其手。

“……你现在应该有自信面对任何挑战了。”徐炀点头。

他走近法洛莎，手指抚上她的脸庞。她眯起眼睛，把手覆在徐炀的手上，与他额头相抵。

“我已经准备好了，派我成行吧。”她轻声说。

法洛莎语气从容，徐炀感觉她似乎并非是在谈论威仪无穷的群星使者，而是在叙说一段平常的旅程。

徐炀逐渐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的迥异力量，大道将成。

“它生活在高维度空间，不仅意味着它难以触及，也意味着它能自由支配更多能量和物质，甚至远超我们文明所掌握的数量级。”徐炀说。

“所以我们要做出牺牲，我可以作为执剑人，弑神武器的攻击力足够，就像二维生物鼓捣出的单分子刀，只要从一个维度把它杀伤即可，而更重要的是关上门，登神机器已经告诉了我答案，现在只是要把它本身也作为献祭。”法洛莎喃喃道。

“献祭登神机器？”徐炀问。

“是的，它的能量足够大，幽斯人的宝贵遗产，足够我们利用，更重要的是你在斑斓高地找到的造隙机器，我们可以将其反向引导，但为了避免浪费，请伱尽可能抄录登神机器上的关键科技，这能惠及之后一百万年的人类文明。”法洛莎仔细地说。

“……明白。”徐炀与法洛莎接吻，她闭关太久，惹人思念。

徐炀和法洛莎正在密室中肆意拥吻，莉拉咳嗽了一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对不起打扰你们，但群星使者的威胁不容我们再耽搁，我们应该开始讨论如何部署计划了。不要忘记，当我们在准备杀伤它的时候，它也在准备攻击我们。”莉拉说。

徐炀点头，人类-魔女文明走到今天，绝不能遇到下一次类似天劫的灾难。因此他们必须要把灾祸之源彻底毁灭，流放甚至困毙群星使者。

“那我们就好好研究研究吧，看看能做到多少。”法洛莎手一辉，密室的摆设变化，变为古色古香的会议礼堂，房间里有明艳瑰丽的金属和丝绸装饰。

她召唤出登神机器，它上面闪烁着流体符号，不断分离并重组，中央闪耀白光。她又把弑神武器取出并摆在一旁，这两个，再加上徐炀提供的坐标以及造隙机器，四位一体，用于彻底打败群星使者。

徐炀凝视着它们，拯救之道，就在其中。

“给我看看那家伙在哪吧，有了弓箭，接下来就是猎物之巢。”法洛莎转头。

徐炀点点头，他让无人机组如蜂群般集结，共同拼凑成一个大型投影阵列。接着，徐炀在屏幕上显示出无数高等数学运算公式和物理数据，显示出突破口所在。

法洛莎靠在桌边，双臂交叉，目光扫视屏幕。她的霓裳斗篷在无人机白色灯光下映出夺目的彩色光华。

“这里。”徐炀终于算出群星使者的坐标，在一个普通人无法存活的次元里。

一个巨大的四维投影出现在半空中，未知的空间坐标系统横亘在他们面前，完全超出想象。根据星神提供的算法，他们终于找到这地方了。

法洛莎观察，即便有心理准备，但她看到结果时还是感到有些讶异。真滑稽，他们好像一窝生活在赤道的蚂蚁，抬着头，对天空那一轮红日窃窃私语，研究如何才能登陆太阳。

“原来是这么畸形的结构，它生活的空间里，时间有两个轴，难怪幽斯人不能简单地把它扔回去，其实它才是玩弄时间线的专家。”法洛莎说。

“我们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攻其不备。我们不能在时间线上阻止它，就必须在空间尺度上拦截和困住它。”徐炀道。

法洛莎若有所思地点头，褐色长发优雅垂落，她嘴唇紧抿。

“我们现在还剩一段时间来制定计划。”徐炀坚定地说，“我们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

他双手按在她的肩膀上，感受着她体温和霓裳斗篷的触感。

她的眼神温柔而决绝，深吸一口气，身体放松了些，用手捧住徐炀的脸：“当然。”

他们在莉拉嫉妒的目光中温存了一会，徐炀转头，开始部署计划。屏幕投射出精密的数据和高维场景模型，全世界部署的超级计算机达成信号连接，提供支持，徐炀、法洛莎和莉拉开始认真讨论如何才能打败群星使者。

那么专注，好似他们正是为此而生。

三人围坐在密室中，布置这次远征的详细方案。墙壁宛如古老岩石，照衬出几分沧桑和严肃。他们交流信息的速度很快，每秒都能处理超过100t档案。

法洛莎的目光纹丝不动，数据如瀑布般倾泄。她的身影在烛光下似乎染上半明半暗的金影。莉拉穿着一条黑裙，白衬衫的袖子挽至手肘，仿生手指在透明面板上以无可挑剔的精准度舞动。有她们相伴，徐炀感觉无所不能。

不知过了多久，可能有1000个小时或者几年，法洛莎忽然打破寂静：“好了。”

“……是的。”徐炀点头，计划已经完成，根据他们的安排，只要法洛莎能找到群星使者，胜率将相当可观，值得赌上一切。

“只有2个疑点，我们怎么抵达该坐标？它至少距离我们上万光年。”莉拉道。

“我有办法。”法洛莎点头。

“另一个疑点，你如果关上那个领域所有的门，你怎么回来？”莉拉问。

“我有办法。”法洛莎复读，“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么久，讨论了所有可能性，推演了一切结局。我只能说大胜将至。有了准确坐标，我能够灭掉群星使者，更能全身而退。”

经过这么久时间的推算，三人都有些疲倦，但目光依旧清晰锐利。

徐炀知道她一定已经在脑中仔细推演过所有的细节，但仍忍不住再三确保。

“你确定能全身而退？你说打败群星使者，现在的力量真的足够了？”徐炀问。

法洛莎转过脸来看着徐炀，嘴角带笑，眼神淡然如初。

“我保证。就算出现变故，我也会立刻撤离。”法洛莎说。

“你不会做那种牺牲的事情吧。”

“从来只有我牺牲别人。”法洛莎说。

徐炀握紧她的手，感受她皮肤的温度，唯恐这是最后一次。

莉拉将一份数据磁盘交给法洛莎：“这是我们所有的项目计划和秘密档案，上面有计划的每个细节，你可以时时掌握，直面群星使者。”

法洛莎点头致谢，她看着手中的资料，然后深深地、满意地吐出一口气。

“只是再毁掉一个神而已，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她说。

徐炀知道她准备就绪，他们也准备好了牺牲和损失。一切准备好后，他继续破解和记录登神机器上的幽斯人科技，这些成功破译的未来科技能让整个文明的实力飞速暴涨。

法洛莎则收拾东西，离开房间。她要去艾蒂安河谷。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四章 为你献上忠诚

她推开密室的暗门，走到尼斯托总部的阳台上，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她深呼吸，品尝眼前上京逐渐醒来时散发出的优雅气息，满意地闭上眼睛。

人类社会正常运转，各个社区和大小共同体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同时维护社会稳定。

法洛莎检查目前的状况。理事会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科技与武器，魔女评议会则集中了她的忠仆，她前往自己的办公室，先调查一下目前的情况。

法洛莎换了常服，身着红色长裙，上身是黑色薄丝衬衫，外套一件红色夹克。

她还穿着一双黑色丝袜，脚踩一双尖头红色高跟鞋，出门的时候会戴遮阳帽，帽檐边缘饰有红色蕾丝花边。红色和黑色的搭配为她增添一抹妖娆，丝袜和高跟鞋更凸显出她妩媚的双腿线条。

阅读来自吉冈水色的报告，法洛莎明白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好接受魔女，达成和解。愚不可及的人类终于发现魔女能和他们共克时艰，也接纳更为开放和宽容的思想理念，确信魔女也属于这个世界，理应拥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

新魔女评议会制定出了更加合理的法律条文，为魔女的身份和地位提供保障。更多人开始研究探讨魔女的历史与文化，试图协助消除长期以来的偏见与误解，曾经互相杀戮的黑暗岁月一去不复返，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理论家指出，魔力也和智力一样，属于智慧生物的天性，魔女使用魔力工作，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应当和人类一样拥有平等的回报与权利。

魔女为社会服务，她们付出的精力、时间和劳动强度不亚于任何普通职业。她们创造的效用和价值也理应得到正视，魔女为社会提供的贡献和价值不亚于任何其他职业，故而也该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应有的平等地位。

法洛莎饶有兴趣地见证人类文明的巨变。所有的牺牲都获得了回报，她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未来，每次闭关之后都有新发现。

这确实是个美好的时刻，她觉得生命中所有的罪过与遗憾都已然消弭，唯存喜悦与感激。那么，她也可以毫无遗憾地完成最后一战了。

她前往艾蒂安河谷，瞬息便至，碧绿山峦在阳光下显得生机旺盛，河水映着碧空白云，缓缓流淌。

在山谷中的一片麦子田间，她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法洛莎很熟悉，玛杜莎夫人仍生活在这个原始的山谷，过着简单的农村生活。她务农为生，自给自足，身着朴素的蓝裙，正在使用水瓢浇灌田间的庄稼。

法洛莎降落在她身边，玛杜莎夫人抬起头来，看到女儿的身影，脸上露出惊喜神情。她放下水瓢，上前拥抱住女儿。

“你终于来看我了。”玛杜莎夫人温柔地说。

“谢谢你，妈妈。”法洛莎亲亲玛杜莎夫人的双颊。无论过去多久，妈妈永远最好了，“这里的生活如何？”

“很好，非常好。”玛杜莎夫人兴致勃勃，带法洛莎游览艾蒂安河谷。

她来到母亲在山谷中的居所，推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女孩的身影。她有一头黑色长发，皮肤白皙，两眼明亮，像是朝霞映照在玫瑰花瓣上。

“这是海莲娜，你的妹妹。”玛杜莎夫人说。

原来，自己闭关远离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生下的新女儿都长大了。法洛莎感觉自己每次闭关出来，世界都天翻地覆。她总是惊愕于这个新生命的出现，却也为母亲重获新欢而感到欣慰，找个人也是好的，不然妈妈太孤独了。

海莲娜神情天真烂漫，她朝姐姐露出灿烂的笑容，薄薄的粉红唇瓣间露出新换的牙齿。

“呱呱。”海莲娜说。

“跟谁学的。”法洛莎摸摸海莲娜妹妹的头。

她转头看到徐澄在外奔跑，答案呼之欲出，果然，小岛叶子说的是对的，不能让孩子跟傻瓜在一起玩，确实被感染了。

徐澄精力充沛，带来欢声笑语，让山谷中的生活也充满了活力。她轻盈地跑来跑去，笑声在林间回荡。法洛莎看着她，仿佛回到童年，轻快的日子似乎就在眼前。当年法洛莎比她还小，在河谷内撒欢，别无二致。

玛杜莎夫人和海莲娜一起带法洛莎出去，徐澄看到法洛莎，吓得立刻站直敬礼。

“一等兵徐澄报告！”徐澄说。

“……”法洛莎一摆手。她看到徐澄身穿红色小花衣，有一头黑色的中长发，脸颊饱满红润，神情有些无拘无束。

“伱看，法洛莎，这是我们种的向日葵。”玛杜莎夫人拉着法洛莎来到院子，那里一排黄色的向日葵正在灿烂盛开向日葵灿烂温暖，使冷清山谷也变得生机勃勃。

“你姐姐可是大人物。”徐澄跟在后面，冲海莲娜挤眉弄眼。

“呱呀。”海莲娜蹦蹦跳跳，双眸中充满期待，脸上露出天真烂漫的微笑，似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

那种毫无顾虑的笑容让法洛莎感到熟悉，毕竟是同母姐妹。海莲娜就像一只快乐的小松鼠，蹦蹦跳跳，带来欢乐无忧的气氛。

海莲娜拉着姐姐到处看看她新发现的“宝贝”，试图和每一只小鸟、小蜜蜂攀谈，把每一朵小花都介绍给姐姐认识。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对世间的一切都抱有无限的好奇心与喜爱之情，天真烂漫的神情和笑声让周围的人也忍俊不禁。

法洛莎点点头。这个小妹妹的出现不仅仅为母亲带来慰藉，也为法洛莎带来全新的人生意义。她轻柔地揉乱妹妹的秀发，一言不发。

“嗡嗡嗡。”蜜蜂飞来飞去。

“呱呱。”海莲娜伸手和它攀谈。

“小心，别让它叮到你。”法洛莎轻轻捉住海莲娜的手，把蜜蜂用魔力恁死了。

海莲娜目送蜜蜂四分五裂，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

法洛莎远远看到一个少女跑过来，她带着战术目镜，穿着简易护甲。

“妈妈！”莱拉冲过来，就像一尾优雅的银鱼，动作矫捷轻盈。

自己的长矛，自己的兵器，自己的女儿。法洛莎将莱拉拥入怀中，莱拉好想好想法洛莎，一边抱着一边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法洛莎抱紧莱拉，轻轻抚摸她的长发，莱拉也亲昵地靠在母亲的怀里。玛杜莎夫人赞许地松了一口气，莱拉一直渴望着法洛莎的归来，怀有深深的思念与依恋。

“莱拉一直是我最得力的助手。”玛杜莎夫人笑着说，“她很勇敢，在你离开这些年，是她一直保护着我，执行着艰巨的任务。”

莱拉虽然身手矫捷，在战场上犹如杀人机器，在军队中也很有气势。但在法洛莎面前，她又变回一个温顺的小女孩，依偎在怀抱中，像寻回了失落已久的摇篮。

法洛莎与母亲、养女、妹妹们一起在山谷中度过了一天。她们一起工作，一起玩耍，一起聊天，度过了平淡而温馨的时光。伊丝塔和希露菲原本采购在外，听说法洛莎来了，也正归返。

期间，法洛莎随母亲去到田间，一起捕捉昆虫与小动物。新鲜的泥土香气混合着植物的芬芳，鸟儿的歌唱啼啭在林间回荡。

法洛莎轻轻一挥手，就将昆虫与小鸭子集中到网兜里，扔给海莲娜戳着玩。

玛杜莎夫人脸上露出骄傲的微笑，海莲娜与徐澄在一旁玩，她们发出清脆的笑声，让人心头也跟着轻快起来。

莱拉去林间寻找食材，她捡到几只野菇和一些山菜。还带回来一只小兔子。

法洛莎轻轻抚摸着小兔子柔软的皮毛，它在她手心里舒服地打着卷儿，引来玛杜莎夫人的低语与笑声，她好想念这种简单的时刻。

玛杜莎夫人亲自烹饪，她们在简单的餐桌上一起用餐。玛杜莎夫人烹调的美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新鲜的蔬菜和野味让人食指大动。莱拉和徐澄嬉笑着帮母亲摆桌，海莲娜拿着叉子等饭饭，

看着这温馨的场景，法洛莎点点头，这就是家的感觉。

虽然大家分居已久，但如今真正回到这里，与母亲和妹妹们团聚一堂，过简单的农村生活、聊着生活中的点滴，享用母亲烹调的美食，这便是最为温馨的时刻。

法洛莎倒是希望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一直这样相聚在一起，度过每一天平淡而充实的生活。这便是她向往已久的宁静生活，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吃完东西后，法洛莎来到外面，在树丛里找到藏起来的泡泡。

“你为什么躲起来呢？”法洛莎问。

“因为我知道您来是为了杀我的。”泡泡说。

“是啊，我让你看了这一切，多么幸福。你不会想因为自己的缘故，害得大家全都灭亡吧。说：我效忠法洛莎，魔女之神。”法洛莎伸手抬起泡泡的下巴。

泡泡张了张嘴。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五章 逃走吧

“我……我不要。”泡泡悲哀地抵抗，她往后退。

50米外，徐澄和莱拉帮玛杜莎夫人洗碗，海莲娜在和青蛙交谈。

法洛莎步步紧逼，她的身体像另一个世界，居高临下，封锁泡泡的退路。

她伸出手，贴住泡泡胸口，仿佛一道冰刺钉住泡泡，让她浑身透凉。

“即便在所有魔女当中，你也属于最光彩夺目的一类。”法洛莎凝视泡泡的眼睛，她从中看到万亿个世界的生灭，与泡泡的无上威力相比，法洛莎的魔力亦如尘屑，“可惜我们没有时间等你长大。”

“我……”泡泡张了张嘴，头晕目眩。

她的意志疼痛欲裂，仿佛被钉上十字架，无数长钉埋入她的头胸手脚，她眼眶瞪大，开裂，流血，而血很快变得透明，挥散。

“你的魔力很强大，可以连接所有时间上的轴，可以通往所有空间，伱是创世纪本身，你亦在此，你亦在彼。我们在你的身体当中走动，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泡泡当中，你就像星河魔女本人在这个时代的重生。”法洛莎的手贴近泡泡的胸口，伸进去，试图穿透她的灵魂。

“不要——”泡泡挣扎着。

“星河魔女穷形尽相，分裂出千千万万，而你是其中最强大的，你经过复数纪元的转世轮回，最后出现在我面前，但你永远都是‘泡泡’，星河魔女的碎片中最强大，也是最令人敬畏的一个，枢纽门户，万界之门，你能移动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时空，我艳羡你的魔力，我们学习规则，你定义规则。”法洛莎探索泡泡的灵魂，想要找到开启门的“银之键”。

真美妙。法洛莎摸索那股魔力，它才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

“时空”本身。

现在的魔女都在不同文明中转世重生的，并不知自己过去经历了多少世代。

按理说，过去应有个特别强大的泡泡，不受空间和位置制约，超越一切有限空间维度，能同时涉及不同空间，达到非空间的独立自在。

眼前这个泡泡……太弱了，只适合去死。

此时，泡泡努力抵挡，用全身心抵抗，她的灵魂烧起来，灼伤法洛莎的手，令法洛莎一无所获，她眉头紧皱，将手收回。

泡泡拒绝服从魔女之神。

“咳——”泡泡落在地上，双手按地，急促地呼吸。

她抬头，虚弱地看着法洛莎。

“起来吧，不必仰视我。是我们应当生活在你的光辉中。当年为了躲避群星使者，星河魔女吞噬了所有魔女，把我们浸泡到了混沌当中，从而开始了在宇宙中不断航行、转世和重生的旅程，以此保留魔女文明的火种。那时，我们本是一体，当我们还是彼此连接的碎片时，想必我也曾仰视你的光芒吧。”法洛莎喃喃道。

“但我、我现在，我现在不能……”泡泡绝望地说。

她可以释放自己的力量，但她还太弱了。来不及，真的来不及。人类-魔女文明来不及等她长大，时间，时间太宝贵了……

“你只要死就可以了，只有你的伟大力量可以在此时帮我们抵达彼岸，你不愿牺牲吗？”法洛莎斜眼看着。

“不要。”泡泡咬紧牙关，匆匆看了一眼玛杜莎夫人小宅的方向，徐澄就在那里。

不想离开徐澄。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群星使者的下次攻击随时可能到来，我们不能再等，迟则生变。巨塔计划并非万能，尤其是面对群星使者这种级别的存在。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我们得行动得比它更早。”法洛莎淡淡地说。

“我要么今天死，要么……明天死？”泡泡说。

“也许你会想替代路径。好吧，我确实可以使用你的魔力，展开枢纽门户。可如果我自己变成了门户，那谁强大到能够驾驭弑神武器、直面群星使者？所以，必须由我来打开你，我才是行动者，你只是一扇门。”法洛莎说。

泡泡咬紧牙关。

“我们也可以让复制魔女去复制你的魔力，但复制你魔力的人就得死，四分五裂，无踪无影，无法找回，无法复原。你想让别人替你去死吗？你不会这么残忍吧。”法洛莎说。

“我不想……”

“按照计算，我们还需2400年，你才能修炼到可以初步理解这股力量。但在这2400年内，天劫会发生10次，也就是说，平均每240年，我们的星球就会陷入一次灭绝危机，总共会死1000亿人。”法洛莎说。

只要群星使者还在威胁，黄金时代就永远称不上和平，他们只是屠宰场里等待定期清洗的动物。

“……”泡泡哭了。

“如果你不服从，我们都会死，只是死得早，或者晚。那么，你请现在就为我们而死，为宇宙的未来献上生命吧。”法洛莎双手捧住泡泡的脸，盯着她很久，她的眼神漠然，仿佛看不到泡泡的泪水。

然后，法洛莎转身离开。

泡泡躺在草地上，她看着天空万千暗淡的星辰。

她闭上眼睛，心揪成一团。她不想让别人失望，对不起、对不起大家……

并不是很讨人喜欢的小泡泡，难看的头发，难看的眼睛，一无是处的出身，没有本事。

为什么她就不能替人们去死呢？

凭什么自己要活下去，而后的人们就要被群星使者反复屠杀呢？

她深呼吸，浑身发抖。

只要她去死，徐澄就可以活下去。

莱拉、千树，徐炀爸爸，法洛莎妈妈，玛杜莎夫人，她们都可以活下去。

她听到脚步声。

“呱！”徐澄帮玛杜莎夫人洗完了碗，一下扑倒在泡泡身边，眼睛亮亮的。

“……！徐澄……”泡泡看到徐澄，一下鼻子酸酸的，泪水在眼中打转。她哽咽着。

“怎么哭啦？怎么没来吃晚饭？是不是法洛莎欺负你了？我去赶跑她。”徐澄小心翼翼地说。

“……没有……没事！……”泡泡不能让徐澄担心。

徐澄并不相信，她把泡泡从草地上抱起来，看着她的双眼。

泡泡有世界上最好看的眼睛，最漂亮的头发，徐澄想一直跟泡泡在一起。

“泡泡！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可以告诉我的，如果你有什么烦恼，都跟我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徐澄轻轻地说。

泡泡躲进徐澄的怀中，不住地流泪。

这宝贵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好想延长这一刻的时间，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慢慢地感受。

将这一刻在徐澄怀抱中的珍贵滋味好好保存，永不忘记。

徐澄耐心地坐在草地上，她的手臂揽住泡泡的背，她是那么轻，那么的轻……

月亮高挂，星星闪烁，渐渐的，晨露开始凝结。

已经过了很多个小时，夜晚都要过去了。

泡泡哭干眼泪，她抬起头，发现徐澄还是一动不动，她对泡泡点点头。

徐澄能一直留在这，她不是骗人。

“发生了什么？”徐澄小声问。

“我想为你而死。”泡泡躺在徐澄怀中，她张开一只手。

“什么鬼。”徐澄拍拍她。

“法洛莎大人需要我献出我的生命。”泡泡说。

“不要，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我不会让你死的。”徐澄认真地说，她发誓，她发誓……

她把泡泡抱回房间，她们躺在同一张床铺上。

徐澄抱着泡泡，不让别人将泡泡偷走。

第二天，她们若无其事地生活。

玛杜莎夫人照常操持家务，表面上与往日无异。

但泡泡很清楚，这可能是她最后的平静日子，这是她生命的倒计时。

就像绝症病人数着日历一样，有一天她就要死了。

现在她只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泡泡不知徐澄有没有把消息透露给别人，大家看起来都很平静，也许她们早都知道了，只是作出无忧无虑的样子。

女皇伊丝塔回来之后，经常跟法洛莎说话，絮絮叨叨。

法洛莎和希露菲坐在椅子上，一听就是一整天。

没有了法洛莎的凝视，徐澄得以和泡泡一起玩耍，跟往常一样，和海莲娜一块嬉笑打闹，在山谷里奔跑。

只有她和泡泡独处的时候，徐澄会紧紧抱住泡泡，泪水夺眶而出，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要走……”

“没关系的……”泡泡不愿揭露心中的苦涩，努力作出开心的模样。

但她总是捂住嘴，忍不住随徐澄一道哭泣。

“我不会让你走的。”徐澄每次都说，“我死也不会。”

这天下午的时候，徐澄带泡泡走到山道的岔口上。

她们看到一艘崭新的运输穿梭机落在玛杜莎夫人的家门口，她们知道那是来接泡泡的。

日子到了。

法洛莎一身黑衣，站在穿梭机旁，朝她们招手。

莱拉站在旁边，仿佛在护送法洛莎。伊丝塔和玛杜莎夫人则站在房子门口，像是要为泡泡送行。

“快过来。”法洛莎遥遥说，语气冷淡，不带丝毫感情。

“我该走了。”泡泡点点头。

“……嗯。”徐澄张了张嘴。

泡泡要去死了。

“好啦，不要想我，也不要做傻事。”泡泡紧握徐澄的手，开朗地说，“这不是坏事，我终于能看看我的魔力是什么样子了。”

“你想看自己的魔力？”徐澄问。

“是啊，大家都能随意释放魔力，但我却一直被告知禁止动用魔力，哪怕这是一生一次也好，我总算可以知道，我，小泡泡，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了。”泡泡看着自己的双手。

“别傻了。”徐澄抱紧泡泡。

刹那间，玛杜莎夫人的小屋门口引起剧变。

莱拉忽然转头，释放魔力，用自己的激光眼攻击那艘穿梭机。

法洛莎不悦地抬起手，却看到伊丝塔拦在自己的射程内。

什么！泡泡大吃一惊。

“快跑！”徐澄抱起泡泡就跑！

她飞奔着朝艾蒂安山谷外冲去，跑得好快！

泡泡震撼了。

她从未想过恪尽职守、荣誉满怀的莱拉会忽然反抗自己的母亲，也从未想过伊丝塔会帮自己！

“我们要去哪！”泡泡惊恐地问。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徐澄大喊，“我不会让你离开的！我说了，我死也不会！我要把你带走！”

徐澄知道泡泡很轻，这辈子都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没遇到过幸运的事情，朋友也很少。

该死的法洛莎。

你凭什么杀掉泡泡？

你去死算了！

我要带泡泡活下去！

徐澄一路狂奔。

远处的山岭在阳光照耀下金灿灿的，天空如洗濯过一般蔚蓝通透，几朵白云在天际飘游，山间的迷雾在她们身前飘散，四处风光明媚。

草地上绿意蔓生，开满芳紫色的薰衣草，夹杂着一丛丛多彩的野花，空气清新，广袤的树林与溪流点缀在大地上。

泡泡睁大眼睛，拼命地看、拼命地看，这个世界真美啊，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她看不够，看不够……

跑了很久很久，徐澄带着泡泡躲到了一座废弃的老房子里。

“呼、呼……”徐澄走进屋子，从一个铁皮柜里拿出食物和水来分给泡泡，然后坐在地上。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泡泡吃惊。

“我知道法洛莎肯定会来杀你，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应该早点走的，但我得想办法说服莱拉和伊丝塔站在我们这边，不然法洛莎当场就会逮住我们。”徐澄很有计划。

泡泡释然地笑了。徐澄不是当年的小傻瓜了，她好聪明。

她坐在地上，打开一包食物，小口地撕扯着肉和谷物，屋子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青草山坡。

“接下来呢？”泡泡问。

“我有计划，我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我在五年前就开始谋划了，因为我感觉法洛莎肯定会想弄死你，那时候我要带你逃跑，逃出这一切。”徐澄说。

“真的？”泡泡倍感惊奇。

“如果法洛莎想，五年前她就会动手了，但爸爸坚持再等一段时间，他说，时间越长，你越有机会活下来。可对我来说可不是这样，我要把握100%的几率让你活下来。”徐澄的双手放在泡泡肩上。

“100%的几率？”泡泡擦了擦眼泪。

“泡泡，听我说。”徐澄轻声说，“织星娘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驾驶神晖号离开这个星球，去很远的地方生活。神晖号有足够的能源，而且这些年也改造升级，适合宇宙飞行，但是要先开到赤道，那里起飞的时候可以利用自转的速度，把我们抛出去，可以节约很多能量。足够我们飞到外星。”

“哪个外星？”泡泡问。

“不知道，外面应该有很多宜居行星吧，我们不是找到了比邻星-B吗？肯定还有别的宜居行星，我学了很多找食物和搭建住所的技巧，一定可以照顾好我们两个，外星的生活会非常不同，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没什么可怕的。”徐澄说。

“徐澄……”泡泡看着她，坐在地上。

徐澄的眼睛亮亮的。

“泡泡，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徐澄双手握住泡泡的手，诚恳地说，“我会保护你，我不会放手的，相信我。神晖号明天早上就能来，我和织星娘说定了。”

“织星娘真的会来？”泡泡担心地问。

“织星娘是个可爱的孩子，不会骗我们。”

“……好……！”泡泡和徐澄在一起。

她们躲在老房子里，一整个晚上。

因为不敢冒险出门，她们藏在屋里，透过窗户看外面星辰漫天。

“我们坐飞船去那颗星星？”徐澄伸手指着其中一颗较亮的。

“去那颗星星。”泡泡手指另一颗。

“为什么？”徐澄转头。

“那颗星星是绿色的，就像我一样。”泡泡说。

“好，我们去那颗星星。”徐澄伸出手臂，比划着，仿佛要丈量从这里到那里的长度，“飞100年应该能到吧，100年我可不怕，你怕吗？”

“我也不怕。”泡泡笑了笑。她好爱徐澄，非常爱。

她想跟徐澄永远在一起，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没有人再能抓住她们。

“那就好，徐澄和泡泡，还有织星娘，宇宙漂流一百年！徐澄和泡泡大冒险！”徐澄高兴地说。

“谢谢你。”泡泡笑起来。

“不用谢，我们会驾驶神晖号，飞啊、飞啊，穿过宇宙……生活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徐澄不断地说着，语气兴奋，渐渐睡着了。

她好高兴。

泡泡也好高兴。

两个幸福的孩子，一起幸福地生活到永远，离开了一切麻烦。

……

……

第二天。

徐澄模模糊糊地醒来，下意识转头看，却找不到泡泡。

借着晨光，她看到地上的字条：

“徐澄。

忘了我吧。”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六章 走进泡泡之门

白象洲，斑斓高地。

幽斯人在这里留下了造隙装置。

它们曾用这种装置释放群星使者，酿成大祸，而现在，它的力量也将被反向引导，用来困住群星使者。

幽斯人没有能力找到群星使者所在的高维空间坐标。而现在，人类-魔女文明不仅有坐标，有造隙装置，还有计划最关键的一环：用来进入群星使者领域的那扇“门”。

泡泡穿着她这辈子最漂亮的衣服：一件碧绿的礼服。

她感觉自己现处在今生最好看的一回。

泡泡站在基地中心的平台上，而法洛莎右手拿着弑神武器，左手持驭星者，直面泡泡本身。

“感谢你迷途知返。”法洛莎冷漠地说，“因为你，整个文明免于灾祸。”

莱拉因为敢于冲撞法洛莎，已经被关了禁闭。

“谢谢您。”泡泡向法洛莎鞠躬。

“你终于可以看到伱自己的魔力是什么样子了。其他人原本只能推测，只能想象，到底什么是枢纽门户，其实，它就像一座光怪陆离、不断变化的白色宫殿，一座无边无际的建筑，有无数个变形，无数多扇门扉，每个门背后都是一整个世界，甚至能带我们进入高维空间。”法洛莎娓娓道来。

她说给泡泡听，因为她感觉，泡泡释放魔力之后就会消逝，无法自我观察了。

“那很好啊。”泡泡微笑。

她很珍惜这短暂的一生。

徐炀走了过来。

“泡泡……”他不知怎么开口。

“爸爸。”泡泡向徐炀鞠躬。

“对不起。”徐炀说。

“这是我的责任，是为了守护大家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我很明白。我是学您的。”泡泡点头。

“学我？”徐炀讶异。

“您不是一直在为整个文明，为了大家的福祉而奔走吗？甚至中间一度离开了我们很多年。爸爸才是真正伟大的人，如果不是您这样言传身教，我也不会在此时此刻主动站上来的。”泡泡说。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徐炀叹气。

“这也是我所该做的事。”泡泡说，“爸爸，抱一下我吧。”

徐炀抱了抱泡泡，她好轻。他遗憾自己竟没怎么关注过泡泡。现在泡泡自己来了，她要打开自己。

“谢谢爸爸，这下我也不愧当您的女儿了。”泡泡和徐炀分开。

“我不会让你死的。”徐炀郑重地说，“拯救你的人是你自己，我检查了你对空间学研究的手稿，发现你离得救的办法很近。”

“办法？”

“我们有一个假设，虽然我们绝不可能再保留你的身躯，但我们还能保留你的灵魂。也就是把你的灵魂传送走，唯一的问题在于，你可能出现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因为在你施展魔力的那一刻，整个世界，或者说整个宇宙的空间规则都会变乱。”徐炀说。

泡泡微笑。

“我……我想知道。”她低下头，“不管我被传送到哪，徐澄都会来找我的，对不对？”

“是的。”徐炀用力点头，“不管你被传送到哪，徐澄都会去找你，不管用多少时间。我们都知道。”

“谢谢您。”泡泡感谢，“非常感谢您！我知道您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

伊丝塔走过来，她本来想保护泡泡，但法洛莎的心太冷了。

“别担心，爱的魔力才是真正的魔力，它能够穿过宇宙和时间，最终会让徐澄找到你，不要害怕迷失在宇宙当中。”伊丝塔拿出自己的魔术短棍，认真地说，“这是我一直仰赖的宝物，它可以带我传送，可以带我飞行，现在它也会保护你的。”

“徐炀帮你完成了最后的研究，我也把魔咒刻在了上面，你会四分五裂，四分五裂是你的命运，你会死得无影无踪，但你的灵魂也许能逃过一劫，被送到某个地方，但愿是个安全的地方，你觉得你足够幸运吗？”法洛莎说。

能够遇到徐澄，自己不是天下最幸运的人吗？泡泡点点头。

“我一定能活下去的。”泡泡说。

“我把它和你的宝贝定位器一起塞进你的灵魂里，然后拿出钥匙。”法洛莎说。

泡泡将手里的定位器拿给法洛莎，定位器的箭头指着一个方向，那是徐澄的方向。

徐澄正在来的路上，徐澄正拼命赶过来，徐澄死了也要赶过来。但泡泡不想让徐澄看到自己的消逝，那对徐澄太残酷了。

“我准备好了。”泡泡说。

“那你就去死吧。”法洛莎看着泡泡，准备动手。

——等等。

为什么，为什么法洛莎也开始对泡泡的消逝感到遗憾了呢？

看着做好死亡准备的泡泡，法洛莎的心底闪过徐炀和伊丝塔的影子。她对泡泡感到同情了。怎么回事？

现在法洛莎是神性生物，性情寡淡，冷酷，如自然规则一般无情，可谓是进入了法洛莎自己所推崇的“神性神灵”境界。

但她竟还对泡泡的灭亡感到同情。

魔女是这样、人类也是如此……也许所有从智慧生物演变而来的神，都会有这番缺憾吧。

泡泡……

法洛莎闭上眼睛，再睁开。

“泡泡，你相信我身上仍然还有从‘黄蜂’阿德里安娜·格内古特那借来的力量吗？”

“嗯！”泡泡点头。

“祝你好运。”法洛莎在泡泡耳边说。

祝你好运。

之后就没什么好做准备的了。

随后法洛莎将定位器和魔术短棍一起握在手里，然后再将手伸进泡泡的灵魂。

这一次，泡泡完全放松，臣服于魔女之神，让法洛莎得以找到她灵魂中的秘密。

她将定位器和魔术短棍留在泡泡的灵魂中，然后从中取出一把银色、发光的钥匙。

法洛莎手里捏着银之键。

泡泡既是门，也是钥匙。手里握着这样的神器，法洛莎只觉得责任重大。

“好冷……”泡泡的皮肤一下失去血色，她可怕的魔力开始酝酿和释放。

“开始了。”法洛莎说。

泡泡痛苦地闭上眼睛，体内的魔力正在慢慢汇聚，并撕裂她脆弱的肉质。

她感到自己的皮肤开裂，从中迸发出更为浩瀚的伟大力量。

开始了……

泡泡的魔力，开启泡泡之门。

在完全消失无踪之前，泡泡的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感激。

感谢爸爸收养了她，并把她抚养成人。

感谢莱拉愿意为自己挺身而出。

感谢法洛莎大人。

感谢玛杜莎夫人，在艾蒂安河谷的生活很幸福。

感激这美丽的世界，湛蓝的天空、金色的山岭，都在她的记忆里留下夺目的色彩。

感谢徐澄以及她的深厚情谊，泡泡是不值得关心的人，忘了我、忘了我吧——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人！

再见！

随着魔力彻底酝酿和展现，泡泡的魔力完全绽放，她的形体湮没成埃。

这个世界因见证泡泡的伟大力量而颤动。

而泡泡是看到了，她看见了！

她微笑。

徐澄，看啊，我变成了光！

那真漂亮！

真漂亮！

……

……

徐澄冲进基地，两腿都快走断了。

她看到，梦中那座千变万化的白色巨塔变成现实。

无缝的白色石头中映出奇怪的光华，石柱、回廊和窗户都在不停变化，它们并非真正的建筑结构，而是点和线的交错。

“泡泡！”徐澄崩溃，“你们杀了她！；

“心硬起来，刚强起来，为我们指出一扇门，你和泡泡朝夕相处，知道这个宫殿的真正走法，没有你，我们没法找到正确的那扇门。”法洛莎将坐标展示给徐澄。

“为什么！”徐澄愤怒地咆哮，“为什么！”

“不要辜负她的牺牲。”法洛莎往前走。

“该做个了断了。”徐炀叹气。

徐澄在梦里听到过爸爸的话，没想到一切变成现实。她哭着，徐炀尝试走近，却被徐澄推开。

“泡泡！”接着，徐澄踉踉跄跄地走进去，她抚摸着墙壁，泪水夺眶而出，这些墙壁、这些地板，都是泡泡，全都是泡泡，她行走在巨大的泡泡当中。

无数的光影在她身边交错变化，看得人揪心，仿佛徐澄随时都会跌入深渊，但徐澄已经不害怕，不那么害怕了。

“指出那扇门。”法洛莎说。

“是这里。”徐澄泪流满面，手指其中一扇门，它看起来和其他无数的门没有区别。泡泡，泡泡啊，泡泡……徐澄的手无力地垂落下来，她蹲在地上，双手抱紧自己的头，嚎啕大哭。

“谢谢你。”法洛莎忽略了哭声，她走向那扇门，转头，“我们都将胜利。”

她将银之键插入门锁，转动打开。

门开了。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七章 群星使者

这就是高维空间。

她跌入其间，无影无踪，门在她身后消失，钥匙也消失了，这是单向的门，法洛莎跌入最终的战斗。

法洛莎只觉得周身环绕着不合常理的重量，几乎要把她给压垮。

空间本身漆黑如夜，没有光源，视线所及之处只有朦胧一片，她现在也不能信任自己的视觉，一个像素点能看到多少？

周围时不时划过道道彩色光线，一瞬即逝，却在她的光感器官上留下灼人的印迹，她知道自己是对的，换任何人都承受不了。

这个空间不太像一个真实的地方，更像是巨大的意识之海，存在着过于古老和强大的意识，漫无边际，低维度的物理定律似乎在这里不再适用。

法洛莎在原先的星球上可以称神，可是在彼岸的群星使者看来也犹如虫蚁。

她摸索着移动，身体无法保持原型，最后融化在了这里。

字句破碎了。

这真是个“无影无相世界”，随意起个名字吧，就叫“空”。

法洛莎心想。

“空”。

群星使者诞生后，宇宙就没有能容纳它的地方，于是它就自己造了一个“空”。幽斯人无意中将它拉拢过来，导致群星使者能肆无忌惮地对万千世界和复数宇宙发起攻击，它天生就是高维存在，其他人不能前往它所在的“空”。

只有泡泡，一想到这，法洛莎就感到泡泡的伟大，她真了不起，居然真的用一扇门就把她带到这里了。

群星使者真的没发现法洛莎的入侵吗？还是或它很清楚自己目前面临的是什么？或者群星使者已阅毕时间，知道自己命中当有此劫，它本该毫不手软，但它知道时间呈线性流动，永不回头。

你可以归返，但归返无益。

进入“空”，法洛莎尝试适应。常理在这里并不适用，所以她得把自己当成一种残缺的高维生物。

她寻找“空”和常态低维度宇宙的链接点，当初幽斯人完成铰接，想招引群星使者作为自己文明对抗魔女文明的助手，没想到自己也被群星使者轻易灭亡。

这里充满秘密，法洛莎的神识能捕捉到无数隐秘，它变化得好快，时间、空间的复数维度共同交织出多个侧面。她见到许多遗落的知识，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就像法洛莎现在，她自己一旦进入“空”，也同时存在于多个之前没有想象和观测到的维度之上了。

低鸣不绝，法洛莎丢失了方向感，也没有之前在星球上时值得仰赖的地心引力。这里什么都有，却又毫无生气。

这并非矛盾，就好像一张白纸上蠕行的豆点，无法看到四周房间内光怪陆离的风景，法洛莎的认知能力太有限了，在她看来这个“空”世界中的所有东西都是无意义的。

低鸣不绝。法洛莎要找到铰接点，定位它，封住这个空间，就像把一个珠子弹飞，再也不让它出来骚扰世人一样。群星使者必须滚蛋，如果它再次降下投影式的攻击，或者人们习惯说的“天劫”，那么一切都将毁灭，世界将土崩瓦解。

黑红的色块在眼前闪过，浸透着像噩梦一样的画面，涵盖着宇宙的生灭。那是未来吗？还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法洛莎分辨不出到底有什么东西在这里有意义。过去、现在，都可能是真的。

要集中注意力，不能被这些影像迷惑。

法洛莎努力回忆，要靠她日积月累阅读的书籍和记录的资料才能找到铰接点的位置，可惜“空”既古老又陌生，难以理解。法洛莎努力让思维保持清醒，可理性在这里似乎也全然失效。一切都在消散和重构。

她的本能和神识告诉自己，有什么正在接近，但无论哪个方向看去都是一片朦胧空无。

有什么在等待着法洛莎，想要吞噬她，吞噬一切。

她必须快点，快点找到铰接点，关上门，群星使者的“空”世界本来虚无缥缈，是因为贴近了低维度的诸多宇宙，故而才能让群星使者发起攻击，一旦将门关上，群星使者将被自己困住。

应该在这。

法洛莎认为她已经找到了铰接点，虽然她看不到，却知道它就在附近。

她开始在原地打转，触碰看不见的墙壁，试图找到一丝破绽。一切都在融解和重塑，包括铰接点本身。

如果二维生物围绕一个圆球的直径做圆周移动，它们会以为自己走的是平地。

动动脑子，法洛莎说。她忽然想到高维生物的真实本质。

首先，三维生物其实看不到二维生物。

三维生物的眼睛里，所有生物都有长、宽和高。

他们看不到没有“高度”的物体，就像在纸张上画一条线一样，之所以能看到，还是因为纸张上有微小的石墨颗粒，每个颗粒自己还是有那么0.001微米高度的。原子也有自己的尺寸，可以被丈量，可以被看到。

可是二维生物没有高度，无法被看见。故而，三维生物看不到二维。

四维生物的视野同理，它们的第四个维度就是“时间”本身。

所以群星使者它本人其实是躺在过去、现代和未来的，它是同时存在于整个时间轴上，非常“庞大”的一个东西。

在创世纪之初，人们只能看到群星使者的头，大概要过500亿年，人们才能看到它的身子，然后到世界毁灭、宇宙尽头，那才是群星使者的尾巴或者脚。

群星使者看不到“法洛莎”。

因为法洛莎这个可怜的三维生物，在“时间”这条维度上连一个点都不占。

时间本身有连续性，但法洛莎没有连续性。

每一秒，每一秒，每一秒。

法洛莎永远不能“停”在时间上，不能停下时间，只能不停随着时间推进而随波逐流，被推着走。

她在时间尺度上没有体积。

群星使者看不到在“时间”维度上没有宽度的东西。

就算法洛莎拼命地想要引起群星使者的注意力，它也找不到她。

比如，人感到刺痛，就低头去看自己哪里被咬了。

群星使者如果察觉到自己在某个时间点遭到入侵，那就要遍历自己漫长的生命。

它的“视野”要在浩瀚的时间中扫来扫去，很难锁定到法洛莎侵入的这几十秒。

宇宙的寿命是1400亿年，现在是宇宙的第138亿年，群星使者要不停地在漫长的时间轴里搜索及寻觅，找到这具体的一秒。

就像人类的眼光不停地在身体上扫来扫去，想要看到一粒细菌一样难。

我太小了……

所以这样也印证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法洛莎并没有在现在杀掉群星使者。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它只要专注于自己临死前的那个时间就行了。

既然群星使者找不到自己，说明在自己做完破坏工作之后，群星使者还活了几百亿年。

不过，那就和他们人类文明没有关系了。法洛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割断“空”和人类世界的铰接点。

想通之后，法洛莎觉得自己还是很聪明。

她开始在脑海中勾勒出这个空间的结构，回忆起那些经卷里关于高维空间的描述。

炎多、克里索斯那样的星神，盘渊、瑶棠公主那样的远古神秘者，五代女皇那样的魔女求道者，徐炀从登神机器上拆解下来的资料，还有他在虚无境从古老灵魂那里听到的信息……

无数的知识在法洛莎心底汇聚，足够形成一个大网，协助她认识这个高维空间。

所谓的铰接处，就是特异的连接点，与人世相通——她努力触及周围扭曲的时空，分析里面蕴涵的信息——每一道异响，每一丝波动，都可能指引她找到节点。

法洛莎屏气凝神，让自己的知觉融入环境之中，变成这个空间的一部分。

一种隐秘的直觉逐渐在她体内苏醒，这种感觉来自遥远的血统，甚至超越人类和历史。

星河魔女的遗产。法洛莎知道她们本是一体。

你一直在。

你到底是什么？伱窥探着我们的生活吗？你分裂成了一万亿个不同的魔女，她们的数量多到可以灭绝一整个智慧种族。你控制着我们吗？还是说，我们分尸了你？

星河魔女：都是。

法洛莎：你还活着吗？

星河魔女：这不再重要了。

一种原生本能在法洛莎的感知里构筑出一个看不见的精密结构。她知道，节点就在那里，那就是她寻觅已久的铰接处。

莫测的声音、虚无的气味，以及某种奇特的引力，都在为她指引方向——

法洛莎伸出手，在黑暗中摸索，直到指尖触及一道无法言明的裂隙。

她凝视着眼前的裂隙，只觉一阵寒意蔓延全身。

看到了。

这个门户连接着大量不同的低维度宇宙，群星使者不过是一头怪物，却凭借自己高人一维的权能，肆意地对下方发起攻击挞伐。

门户如同一个巨大的伤口，割破了时空的边缘，将软弱无能的低维度宇宙门与群星使者连在一起。

这个伤口，法洛莎姑且叫做，世界之伤，存在已久，根据幽斯人的说法，至少50亿年了。其他低维度宇宙的智慧文明一定也曾与之抗争，并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群星使者不可战胜，它的入侵一定都是通过这个伤口开始的，它会通过这里进入人世，降下天劫，令世间陷入混乱与恐惧。

关上它。

法洛莎伸出手，引导造隙装置的能量光束，它们被负向释放，用来制造完全相反的力量——不是制造缝隙，而是关闭缝隙。

法洛莎艰难地在高维空间中移动，就像裱糊匠。她必须封住门户，让群星使者从此与低维度宇宙隔绝。它能杀掉数不清的低维生物，就像一个拿着橡皮擦的人，可以擦掉二维世界的所有线条，怡然自乐。

她调度自己所有的魔力。

法洛莎知道，眼前的世界之伤不会轻易关闭——它背后的意识必定会竭力阻止。

你都做了什么？

法洛莎听到亘古怒兽的号叫。法洛莎不管不顾，继续引导造隙装置的力量，登神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被点燃，绽放出无穷无尽的能源，为造隙装置功能。

她让世界之伤变小，每个动作，都让空间剧烈震动，从空无中响起愤怒嘶鸣，仿佛有什么正在疯狂挣扎。

你都做了什么？！

血红的光芒从里面汹涌涌出，几乎要将法洛莎吞噬——她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在急速流失，身体也因巨大的压力而崩溃。

痛！

要死了——

被橡皮擦给擦中了，法洛莎荒唐地想着，自己只是书页上晃动的尘沙，它看不到自己，但它可以擦掉自己。

霓裳斗篷护住她一丝性命，但她的神力却遭到贬损。她没有停下，群星使者已经来临，她知道停下就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末日到来，它会尾随法洛莎的航迹而来。

还剩一点。

法洛莎亲自跳进世界之伤，她的身体钻过去，爬回宇宙结构的另一侧。

回头看着几乎被自己关闭的门户，法洛莎意识到自己的魔力与神力双双消耗殆尽，同时身体也随之衰竭。

但裂隙还没有完全封闭，群星使者的愤恨仍在进一步膨胀，像一口巨大的黑洞，正准备吞噬所有。

造隙装置的力量到了极限，登神机器也已损坏，自己的力量消耗无踪，油尽灯枯，而门户还剩下一道未封的裂痕。

必须找个东西堵住门上最后的裂痕。

法洛莎看手上的弑神武器。

它发出阵阵铮鸣。

“吃个饱。”法洛莎割开自己的喉咙，握紧弑神武器，它贪食法洛莎身上的死气，变得更加强大。

血液滴落。

“再一次——令神哀恸吧！”法洛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力量全绽的弑神武器刺了进去！

用这把神器，堵住门户最后的缝隙！

弑神武器穿透门户，在入口上留下了最强大的封印——

下一刻，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从门内涌出，但很快又被弑神武器压制住，它就像一根毒刺贯穿了门户，作为最后的封门闭锁！

封！印！

群星使者被隔绝了！

法洛莎只觉得浑身骨头都在粉碎，神之血完全沸腾，她站立不住，面色苍白如纸。

裂隙开始剧烈收缩，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就像利刃切割金属，弑神武器卡在中间，轰鸣不已。

你将被割伤，如果你——敢于触碰。法洛莎邪恶地想着，弑神武器一端朝着“空”之世界，它的锋芒释放出无穷无尽的煞气，群星使者错过了时机，只能背对利刃而立。

你只可看，而不得入。

入口已经关闭，恰如绝地天通。

从此，低维度的不可步入高维空间，高维度的也无法干涉低维世界，以此剑立约。

法洛莎搏胜了群星使者，但她的身体没有回到泡泡的宫殿，而是因重伤而凋落。

群星使者的攻击确实命中了她，而且只是一击就抹杀了她的身躯。

她死了。

法洛莎的意识漂流，周身是无边的黑暗，偶有星点闪烁，身处虚空之中，漂浮在浩渺的宇宙里。

死亡降临，体内的力量早已消耗干净，身体也被群星使者的投影攻击所毁，这一次恐怕无法再逃离死亡的阴影。

她对战斗习以为常，却也为之倦怠——如果死亡可以带来片刻的安息，那么她也并不畏惧。

她意图死亡，死亡却无法触及她。

因为法洛莎心底始终有深爱与思念，这种力量维系了她的精神在人间常驻。

就在这时，她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张脸巨大无比，只有宇宙的尺度可以衡量，法洛莎在她那绝美的面庞上看到每个人的影子，她就像潘瑞伊、吉冈水色、101、102、浅梦……她就像法洛莎自己。

法洛莎：我终于见到你了，死亡的魔女果然都会回到你这里。

星河魔女：你做到了。

法洛莎：我不知道，我做得还算好吗？

星河魔女：这是我们最渴望的结果。你值得安息。来吧，来我身边，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整个宇宙的魔女们，她们的生与死，她们的旅程，她们的成长，她们对自我意义的反复追索、考量，以及她们的梦。

法洛莎：不，放我回去。

星河魔女：回去？

法洛莎：是的。

星河魔女：因为有人在等你？

法洛莎：对，因为有人在等我。

星河魔女：那你就回去吧。

法洛莎：可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了，我被群星使者杀害，这就是我关上世界之伤的代价。

星河魔女：你不是会回复之律吗？

法洛莎：我已经死了，怎么对自己使用回复之律？

星河魔女：我来帮你，你在这个世界上还留有痕迹，我不会错过的。

星河魔女的残像对法洛莎使用回复之律，整个宇宙仿佛被浸泡在血流当中，回到了初生的状态，等待着新生命的诞生。

一瞬以后，一切又回归了正常。

如果还有值得思念的人，那就回去吧。

……

……

法洛莎醒来，发现徐炀正抱着她。

“我以为你消失了。”徐炀说。

本来下定决心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一想到你在等我，我还是回来了。

法洛莎本想这么说。因为徐炀二十年前也是这么说的。

天啊，说那么多干什么。

法洛莎抱紧徐炀。

“我爱你。”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八章 尘埃落定

若干个日出日落后。

徐炀将身体浸泡在舒缓的水流当中，闭上眼睛享受热浴流波带来的放松感受。

室内弥漫着使他心情放松的香气，大部分其实就是法洛莎用过的香水味。

他坐在水池当中，一侧的落地镜映出他的身形，颀长健硕，轮廓匀称。

倘若凝神静观，能看到一轮日芒沿着皮肤边缘熠熠生辉。他感觉自己就像“太阳”的化身，权能就是日。

当然他身上也有其他的超凡线索，他可以坐上不同的位格，只要徐炀做好准备，瑶棠公主愿意亲自带他穿过长生之门，一窥不朽。

他的脑海里有时候会响起虔诚者的呼唤，他们必须意志刚强，性情坚毅，方能顺藤摸瓜，触及网路世界的至高天。

这些人用不同的方式祈求智慧，祈求问题的解决方法，或者祈求升级和改良他们的机器。

徐炀有自己的标准，决定谁应当得到回应，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扶危济困。虔信者的电子设备一夜之间升级换代，破损的数据载体得到复原，网速得到百倍增幅，电子植入体自我修复和进化，比之前的效能还强。

奇迹和恩惠令人感动，从此一些人以赛博神甫自居，他们致力于以科技造福文明，不断用先进科技改善人类处境，更重要的是开拓宇宙殖民地。

他们不仅集结起来，自己组织生产，制造世界一流的产品装备，还大量钻研幽斯秘传。徐炀留给他们一些登神机器的残片，足够他们发掘到第41个千年，他们也谨小慎微，保护这些古老科技能够安全发展。

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人的一生无非投身于这四者之一，只有它们能帮人去理解复杂的人性，理解世界的规律。现在它们都发展得很好。

虔诚者们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徐炀开启自动应答。“你好，这里是你正在呼唤的对象，现在有事无法聆听，请在哔声后留言”……

随后，他打开浴室的门，披上超纤维浴衣，前去用餐。

新鲜水果的香气沁人心脾，味道馥郁的咖啡顶上盖着一层香醇奶脂，一个盘子上端着切果的烤鸭腿，旁边点缀着蘑菇、奶酪和鸡翅。

主菜是Sol-4行星最近培育出的异星螯龙虾，以新泰西洲螯龙虾为基础进行改良，在深空辐射背景的滋养下，它的八条腿都改造成了大钳子，加上原来的两个钳子，一共有十个鲜嫩的龙虾螯钳肉可以吃。

他吃东西的时候，莉拉打开观景舷窗，使他能看到外面的宇宙。

星河浩望，足以为最璀璨的梦境提供素材。

徐炀目前处在他自研的一部巨型飞船“远旅星轮”上，它可以通过常态二十分之一的光速旅行，同时对能量的利用率保持最高。未来他将设计一部星穹列车，令轨道连接星海，让人们能够搭乘列车，在不同的星球、空间站和殖民地之间移动。

“有什么消息吗？”徐炀问。

“现在，人联理事会、尼斯托星际开拓集团、叶子希盛、天枢制物、泰西工业、北方联盟等共同体都在争相发射星梭。”莉拉道。

徐炀想起来，星梭是一种自适应宇宙开拓装置。

它整合了一套纳米工程机器人、微型工厂、探测器、导航器和推进系统。一旦进入某个星系，它就会在最近的行星上落脚，收集资料和物质，随后进行自我复制和自我分裂。

一个行星系的物质量足够让星梭的数量增加几百亿倍。紧接着，这几百亿台星梭又会继续出发，奔向不同的行星系，继续挖掘当地的物质来生产自己。最终实现指数式暴涨，跟病菌一样无休止地复制、分裂和蔓延。

根据目前人类制定的计划，依靠“星梭”，大概只需1500年，人类-魔女文明就可以探遍整个河系，确立河系内所有可殖民星系的数量，然后如疯狗般吞噬和占领它们，成为真正的高级宇宙文明。

未来这些星梭还将继续远征，在可观测的时间尽头，宇宙会被这些自我复制的星梭填满。

“很有活力啊。”徐炀感觉他们潜力十足，他给出了很多意见，包括那些需要完善的细节，以及指出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

最重要的就是伦理问题，如何处理好母星与殖民地的问题？怎么确保几百光年外的殖民地居民能与人联分享同一份凝聚力？如果在几百年的演化和分割后，殖民地居民进化成了与人类不同的种族怎么办？如何回收滋长过多的星梭？

把琐事交给大伙去研究后，徐炀离开餐室，来到飞行器中央的永备度假区域。

在这里，拟造的发光天体悬挂在高处，将正中的海水照成浪漫的橘红色。

徐炀深呼吸，嗅到了海风的涩味与椰枣的甜香。

他坐在一个浮舟上看书，海水清澈见底，可以看到鱼群和巨大的海龟游动，它们都自由自在。

徐炀头顶上有一个白色阳伞，伞柄上的涡轮风扇无声转动，带来阵阵凉爽，阳光穿过阳伞的缝隙，在他身上留下斑驳影子。

莉拉坐在徐炀怀里，将冰镇的柠檬鸡尾酒分享给他。她穿着泳装，脚勾搭着主人，心情轻松。

……平静……

“徐澄来了。”莉拉忽说。

她起身，让远旅星轮的停泊港开启，接收徐澄的飞行器。

徐炀起身，把浮舟推到沙滩上，他穿戴整齐，去泊客区域看望徐澄。

徐澄戴着墨镜，穿飞行员夹克，两手插兜，不说话。

“为神晖号而来，我已经帮你备好了？”徐炀说。

徐澄点点头。

透过停泊区的宇航舷窗，她能看到漆黑的宇宙和缤纷的星云无声滑过。

她定定地看着窗外，徐炀知道她在想什么。

你是不会忘记泡泡的。徐炀心想。其实，徐炀也没有，但徐炀知道徐澄不会原谅自己。

徐澄找到神晖号，它的外观仍像一滴黑色的泪水，舰艏直指飞行甲板。

她径直爬上去，伸手解锁神晖号的侧门，准备出发，没有在远旅星轮上停留的打算。

“不跟爸爸说分别的话吗？”徐炀问。

徐澄固执地不回话。

她把门打开，钻进去，然后用力把门关上。

徐炀抬到半空中的手放了下去。

舱内，织星娘正在等待徐澄。

“全都准备好了！”织星娘说，她给徐澄展示神晖号的新设计，“我们现在可以在宇宙中进行深空探索，甚至能够通过主动迁跃的方式，大大缩短宇宙搜索所需要的时间，还可以直接跳入某些文明当中寻找答案。”

“好。”徐澄点点头。

她坐在操纵台上，拿起手里的定位器，指针稳稳地瞄准着一个方向，那就是泡泡，那就是泡泡的心。

徐澄拉下操纵杆，飞船加速。

远旅星轮的发射台开始封闭和清空，前方大门开启，连入无声息的宇宙。

神晖号飞入宇宙。

“你能在宇宙中飞行多久？”徐澄问。

“补给足够维持100年。”

“我们开始找吧。找不到，就不回去。”徐澄的双眼直直地看着黑暗的宇宙。

宇宙宽950亿光年。

泡泡高1.55米。

她要找到泡泡。

……

……

送走徐澄后，徐炀走入另一个全景舱。

这舱室经过精心设计，头顶和四周都是无暇的星空，还有一扇白色拱门位于正中，花束堆满场地。

徐炀顿了顿，心中五味杂陈，更多的是一种释怀的感觉。

还有很多事情，那么多事情，它们可以蔓生出数不清的故事，发生无数种可能性。

但是在它们真正发生之前，他就要休息了。徐炀的心中回荡着过去的所有事情，回想着所有的经历，它们全都有着深刻意义，雕刻出了人、旅程、情感和生命。

他联系了法洛莎，她自从大战后就一直在睡觉。

“场地布置好了。”他说。

“啥场地？”法洛莎从沉睡中苏醒。

“婚礼场地。”

(本章完)

------------

第九百九十九章 永远的赛博魔女（大结局）

法洛莎·德·阿奎利亚穿上白色婚纱，手捧花束，来到星空下。

在此，他们将举行仪式性质的婚礼，等回到艾蒂安河谷，还要让玛杜莎夫人见证、主持更盛大的婚礼，聚集宾客。

眼下只要寥寥几人就已足够。徐炀、法洛莎、莉拉还有伊丝塔。

浩瀚星空下，徐炀挽着法洛莎的手走过红地毯。

法洛莎身穿洁白礼服，绸缎上点缀着晶莹宝石，光彩夺目。徐炀则穿黑色正装，头发梳得整齐帅气。

法洛莎羞涩地一笑，她抬起头，明白这确实是她梦寐以求。

在徐炀精心营造的无缝全景窗外，不同的恒星在星海中闪闪发光，尺寸巨大的天体结构静静旋转，放出光华。

银河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缓缓流淌，时间在静谧的宇宙中也变得无比缓慢。

结婚的音乐忽然响起，音乐家编织的喜庆乐曲打破了残酷宇宙的永恒寂静。

法洛莎握徐炀的手更紧，她往前走，珍重地记下每一步的触感。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法洛莎轻声说。

徐炀点点头：“我也是。”

他抱紧她。

最终走到白色拱门之下。

伊丝塔一个劲地拍手。

“我来做姐姐的嫁妆！”伊丝塔说。

“伊丝塔，你的脑子怎么还是坏掉的。”法洛莎抱怨，然后转向徐炀，“她曾经见证过婚礼吗？”

“是的，既然她曾经见证过一次，那这一次也由她来。”徐炀说。

“今天，你们要在这美丽的星空下，相爱相知，相互扶持，度过余生！”伊丝塔说。

莉拉站在徐炀另一侧，款款随行。

法洛莎雪白的婚纱在星光下闪烁，式样由她亲自设计，世界上很少有新娘有这种机会，能够裁定与编织自己真正喜欢的婚纱。

徐炀温柔注视着她，一如既往，她比平时更美。

徐炀从盒里拿出镶嵌着璀璨钻石的婚戒，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戒指，最棒的婚戒。

“我们结婚了。”徐炀说。

“嗯。”法洛莎微微颤抖，泪水在眼中打转。

她心底有那么多想法，那么多话，但现在都不重要了，她已经被这种巨大的情感俘虏了，她之前从未想过会这样，但这真好。而且这还只是星空下的仪式，之后在地面上还有更盛大、真正的的婚礼，宾客满座，玛杜莎夫人会亲自祝词。她会有多感动，终于把女儿嫁出去了，嫁了一个好人。

徐炀和法洛莎交换婚戒，将它们戴在对方的无名指上。

莉拉和伊丝塔都轻轻鼓掌。

伊丝塔笑起来，点点头。

“我宣布你们是丈夫和妻子。你可以亲吻新娘了！”

徐炀轻轻撩开法洛莎的面纱，在她的唇上印下深情的吻。

法洛莎轻轻地落在徐炀怀中，再无他想。

群星在他们头顶缓缓划过，仿佛演绎着天成的旋律，这是天造地设的爱情。

徐炀全身心感受着这一刻，这是真正幸福的滋味，什么也比不上。他过去是认真想过这一幕的，但只有亲身体验才明白这种感觉。

它的力量令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光和影皆臣服其中。

这个故事与赛博时代的魔女有关。

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

……

……

一百年后。

弹尽粮绝的神晖号在星海当中漂泊。

徐澄纹丝不动地坐着，看着前方。

织星娘只能通过偶尔的眨眼以及不稳定的生理体征确认徐澄还活着。

现在，织星娘已经做好了机毁人亡的准备，他们已经漂泊得太远，没有回家的可能，而泡泡的寻找还遥遥无期。

徐澄面前的控制台上放置着定位器，它稳稳地指着前方。

织星娘判断，泡泡已经死了，死在了无人知晓的角落当中，她找不到。

纵使找到，也只是一个飘散的灵魂，一个干硬的尸骸。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能探索的星球了。”织星娘看着面前的星球，“一旦造访这个星球，我们就不能再起飞了！必须落在这里，收集能源，并且修复自己！”

它的形状和泰拉星相仿，蓝水多于绿地，它似乎蕴含着生机与希望，在黑暗的太空中孤寂地漂浮，散发出朦胧而神秘的光芒。它又像一个脆弱的蓝色水晶，稍一用力就会破碎。而在它黑暗的半面，则是一片漆黑，只有少数几个沿海聚落亮起光芒。

神晖号降落，沿着定位器的指示寻找。

一百年里，在定位器引领下，徐澄和织星娘已经跨越数万光年的距离，检索了数不清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和泰拉本身一样繁荣而复杂，所以徐澄和织星娘要不停地询问，调查，战斗。

但是找不到泡泡，无论如何都没有泡泡。

神晖号开启隐形立场，从高空俯瞰。

“定位器带我们来的就是这个城市。”织星娘俯瞰。

徐澄看到密集的房屋鳞次栉比，道路狭窄，好似迷宫。

轮毂巨大的马车在街道上咔咔前进，类似科学院和宫殿的圆顶建筑辉煌耸立，河流蜿蜒穿城而过，其上昏黄油污，堆满初级的工业垃圾。

行人们和人类差不多，空气中满溢着烟尘，路边店铺的橱窗上贴着新上映戏剧的海报，绅士们头戴礼帽，持拐杖赶路，苦力们则在街头巷尾寻觅工作，衣衫褴褛。还有穿着杂色裙子的女仆，在集市上挑选食材，筹备回家。

神晖号降临在一个古老宅子门口，飞船的科技对这个星球来说太先进，它的外观还是隐形的，甚至是扭曲的，别人看不见也摸不着，真就像一条车库里的龙。

“走。”徐澄戴着织星娘的虚拟携行装置，开启隐身纳米潜行服，进入大宅。

穿过铁艺大门，徐澄只见一个阴森森的看门人正牵着狗巡逻，仿佛很忌惮旁人进入。

她悄无声息地潜入房间，只见四周的墙壁上画满怪异符号，似乎在召唤某种未知存在。徐澄觉得那些符号越看越眼熟，但意味着什么？她说不清。

在中央宴会厅里，大约五十个人在聚会，他们身穿象牙色的长袍，低声诵读，面前的桌子上堆满不洁之物。

织星娘有些怕怕，她也呈隐形，跟随徐澄进入豪宅的地下室。

穿过门户，走下石头楼梯，地板微微震动。

古老的力量一遍又一遍鼓荡，徐澄鼓起勇气，穿过胡桃木大门，只见这里聚集了更多形貌癫狂的信者！

他们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低声诵读着整齐划一的咒语，地板不断地震动。

这些信者都对地下室中央的巨型雕塑低头。

徐澄的目光顺势被地下室郑重供奉的扭曲绿芒所吸引，那是一个骇人的石像散发出来的。

他们所朝拜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形怪物，其姿态似乎存在于多个维度，其结构既软又硬，像是由石头和软体物质复合构成。

徐澄毫不畏惧地直视着这尊邪恶的雕像。

这些信者聚集在此，似乎就是要召唤这混沌的永生者，让它现身人间。

他们聚集呼喊，咒语越来越响，声势浩大，仿佛在和某种巨大无形的存在对话！

“Iak-Sathath！泡泡！Iak-Sathath！泡泡！您的仆人召唤着您！”信者们热切地呼唤着。

紧接着，一道绿色强光划过地下室。

徐澄带着织星娘闪身退避。

绿芒照耀之后，这些信徒们就全都消失了。

万籁俱寂。

几分钟后，雕像从中间开裂，泡泡从中钻出来，偷吃信徒奉上的贡品。

徐澄瞪大眼睛。

现在，徐澄忽回想起来，法洛莎说过魔女种族很特别，她们过去都曾有很多不同的转世，不同的遭遇。

泡泡的无数个前世当中，确实有格外强大的，在那一个世代里的泡泡，拥有真正的力量，连接了所有的门，所有的钥匙，所有的知识。不是现在的小泡泡。不过徐澄更喜欢小泡泡。

“泡泡？”徐澄结束隐形立场，走过去。

泡泡几乎跌倒在地上。

“……我——我等了这么久，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泡泡喊着。

“我当然会来了，泡泡，我终于找到你了。”徐澄走上前去抱住泡泡。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想忘掉你。”泡泡伤心地说。

“我差点就忘掉你了，但一看到你，那些记忆就回来了。”徐澄的脸紧贴着泡泡的脸。

她们的定位器彼此相接，箭头相对。

泡泡依偎在徐澄怀中。

“很辛苦喏？”泡泡轻声说。

“我去过许多星系找你，一直不放弃希望。”徐澄喃喃道，“现在我们终于重逢，我就再不会丢下你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泡泡泪眼朦胧，她在黑暗中等待，因为徐炀说过，不管泡泡被传送到哪里，徐澄都会拼命找到。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徐澄问。

“自从开启魔力后，我的灵魂就飞走了，在虚无中飘荡，但我听到有人在召唤我，拼命地召唤，然后就把我召唤到这里来了。他们每天都围着我大喊大叫，还给我好吃好喝的，他们要我对他们使用力量，我现在实力更强，而且这个雕像似乎是个不俗的容器，可能是上一代的我留下的，对我有亲和力。于是我就躲在这，对他们使用魔力，每次都能把他们都传送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但他们不仅不怕，反而还前仆后继。”泡泡说。

“看来你的地位还很特别嘛，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糊弄他们，在这里维修飞船，补充物资，最终能飞回家里去的！”织星娘愉快地说。

“回家？”泡泡眼前一亮。

徐澄抱着泡泡，她们闭上眼睛，沉浸在重逢的喜悦当中。

“回家。”徐澄说。

——全书完——

(本章完)

------------

尾声

法洛莎展示给徐炀一把细剑，它仿佛没有厚度。

“这是我在进过高维空间后，又经过无数苦修开发出的兵器。”法洛莎说。

“你把弑神武器献祭掉之后，确实需要一把新武器。”徐炀说。

“不不，这可不只是武器，这是真正的维度兵器，参照高维空间与低维空间的能势级差进行开发，这次可以带我们前往一个已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所有观测的东西都有定论，只有割断我们和那个世界的联系，我们才能真正自由地发展，不被文字捆绑。”法洛莎自信满满。

“好像很了不起。”徐炀仔细扫描。

“看我的，我去去就回。”法洛莎双手握剑。

“你要去哪？”徐炀不解。

“干掉那个阻止我们寻找未知意义的人。”

法洛莎将细剑在空中一挥，砍出一道撕开帷幕的门。

穿过门之后，她不花0.1秒，就很利落地把打字员给宰了。

剑从后面穿过其头颅，鲜血喷溅在荧幕上。

法洛莎把其尸体从座位上踢下去，仔细观察荧幕上记录的词句。

她在键盘上敲击，发现荧幕上出现了字句，看来，这些字句本来要被发送，是有关打字员的一些事情。

打字员似乎把这个故事写完了，然后要准备与读者对话。

嗬嗬，打字员配吗？法洛莎嘲笑。这是在写有关我的故事？有关我们赛博时代的魔女的故事？凭什么由你来写？伱懂赛博时代的魔女吗就写。

这个打字员，他的生命和品行如何？

他对自己的作品提出了什么目标？他在何种情况下，何时何地为谁写作？

他写的东西真正反映了生动的情感和复杂的人性吗？

他写作是为了换取钱财的必要劳动，是为读者的阅读体验服务，还是说要表达自己的内心？

因为不确定这个打字员是否优良，法洛莎决意把打字员杀了，自己来写尾声。

她删掉了所有打字员准备好的内容，自己录入：

关于我的故事有人看吗？有人喜欢吗？

你们是怎样接受这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最后被谁所看到，落在什么样的人手上？

这个故事的文本会经历多少不同的考验，会不会被遗忘、被删除？

有多少人会决定接受这个故事的写作风格，接受它所提供的阅读体验，理解其内容？

还有。

会有人喜欢我吗？喜欢伟大的法洛莎大人？有着这样独一无二的强烈个性，这可比所有其他人都优秀啊。

算了，这都无关了。毕竟我是最强大的。你们怎么想也无所谓。

总而言之。

真正的故事是留在你们脑海中的故事。

真正的故事是你们心中发散的，永远未完结的，有无数可能的故事。

你们的记忆，认识和接受，不断赋予这个故事生命。远超那个血流满地的打字员。

在你们心中，这个故事还会有很多不同的结尾。

倘若几十年后，偶尔回想起还能会心一笑。那对这个故事来说，也是它的无上殊荣。

好了，不管怎么样，我得回去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录入完尾声后，法洛莎转头看到打字员的尸体。

她觉得打字员的狗命还有一丝用处，用回复之律复活，使其继续为读者写作，然后自己回去，跟徐炀继续生活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本章完)

------------

《魔女收容日志》新书上传

发新书啦，大家可以收藏了

——

穿越后执掌安心院魔女收容所，一切百废待兴。

整个世界四面漏风，险象环生。

收容所里的魔女从大到小，一个个麻烦不断！

为了让魔女们过上幸福生活，免于堕落暴走，张肃唯一能做的就是……

释放自己的正能量，降低她们的侵蚀度！

——